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點規劃項目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梁 蕭 統

唐 呂延濟 劉 良 張 銑 呂 向 李周翰

李 善

俞紹初 劉群棟 王翠紅

選 編

點 校 注

全六冊 第三冊

新校訂六家注文選



鄭州大學出版社

◎ 選題策劃 楊秦予
◎ 責任編輯 暴拯群
張帆
趙娟
◎ 責任校對 張勇
王雪艷
樊建偉
◎ 裝幀設計 凌青



ISBN 978-7-5645-1657-4



9 787564 516574 >

定價:215.00元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點規劃項目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梁 蕭 統

選 編

唐 呂延濟 劉 良 張 銑 呂 向 李周翰

李 善

點 校

俞紹初 劉群棟 王翠紅

點 校

全六冊 第三冊

新校訂六家注文選



鄭州大學出版社
鄭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校訂六家注文選. 第3冊/(梁)蕭統選編;(唐)呂延濟等注;俞紹初, 劉群棟,王翠紅點校. —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13.12(2014.1重印)

ISBN 978-7-5645-1657-4

I. ①新… II. ①蕭…②呂…③俞…④劉…⑤王… III. ①古典文學-作品
綜合集-中國 IV. ①I212.0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3) 第 305529 號

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鄭州市大學路 40 號

出版人:王 鋒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河南省瑞光印務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張:46.75

字數:770 千字

版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郵政編碼:450052

發行部電話:0371-66966070

印次:201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書號:ISBN 978-7-5645-1657-4

定價:215.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由本社負責調換

第三冊目錄

文選卷第二十一

詠史

| | | |
|----------------|-----|------|
| 詠史詩一首····· | 王仲宣 | 一二九二 |
| 三良詩一首····· | 曹子建 | 一二九四 |
| 詠史詩八首····· | 左太沖 | 一二九五 |
| 詠史詩一首····· | 張景陽 | 一三〇四 |
| 覽古詩一首····· | 盧子諒 | 一三〇七 |
| 張子房詩一首····· | 謝宣遠 | 一三一— |
| 秋胡詩一首····· | 顏延年 | 一三一七 |
| 五君詠五首····· | 顏延年 | 一三二四 |
| 詠史詩一首····· | 鮑明遠 | 一三三〇 |
|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 虞子陽 | 一三三二 |

文選卷第二十二

百一

| | | |
|------------|-----|------|
| 百一詩一首····· | 應休璉 | 一三三五 |
|------------|-----|------|

游仙

| | | |
|------------|-----|------|
| 游仙詩一首····· | 何敬祖 | 一三三八 |
| 游仙詩七首····· | 郭景純 | 一三四〇 |

招隱

| | | |
|------------|-----|------|
| 招隱詩二首····· | 左太沖 | 一三五三 |
| 招隱詩一首····· | 陸士衡 | 一三五六 |

反招隱

| | | |
|-------------|-----|------|
| 反招隱詩一首····· | 王康琚 | 一三五八 |
|-------------|-----|------|

游覽

| | | |
|-------------|-----|------|
| 芙蓉池作一首····· | 魏文帝 | 一三六〇 |
|-------------|-----|------|

| | | |
|-------------------|-----|------|
|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 殷仲文 | 一三六一 |
| 游西池詩一首…………… | 謝叔源 | 一三六四 |
|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 | 謝惠連 | 一三六六 |
|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 謝靈運 | 一三六八 |
| 晚出西射堂一首…………… | 謝靈運 | 一三七〇 |
| 登池上樓一首…………… | 謝靈運 | 一三七二 |
| 游南亭一首…………… | 謝靈運 | 一三七四 |
|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 | 謝靈運 | 一三七六 |
|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 謝靈運 | 一三七八 |
|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 謝靈運 | 一三七九 |
|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 | |
| …………… | 謝靈運 | 一三八一 |
|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 謝靈運 | 一三八三 |
|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 顏延年 | 一三八五 |
|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 | 顏延年 | 一三八八 |
|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 | | |
| 湖作一首…………… | 顏延年 | 一三九二 |
|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 鮑明遠 | 一三九五 |

文選卷第二十三

詠懷

臨終

哀傷

| | | |
|-----------------|------|------|
| 游東田一首…………… | 謝玄暉 | 一三九七 |
|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首 | | |
| …………… | 江文通 | 一三九八 |
|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 沈休文 | 一四〇〇 |
| 宿東園一首…………… | 沈休文 | 一四〇四 |
| 游沈道士館一首…………… | 沈休文 | 一四〇六 |
| 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一首 | | |
| …………… | 徐敬業 | 一四〇八 |
| 詠懷詩十七首…………… | 阮嗣宗 | 一四一三 |
| 秋懷詩一首…………… | 謝惠連 | 一四二八 |
| 臨終詩一首…………… | 歐陽堅石 | 一四三一 |
| 幽憤詩一首…………… | 嵇叔夜 | 一四三四 |
| 七哀詩一首…………… | 曹子建 | 一四四一 |
| 七哀詩二首…………… | 王仲宣 | 一四四三 |

| | | |
|-----------------|-----|------|
| 七哀詩二首…………… | 張孟陽 | 一四四五 |
| 悼亡詩三首…………… | 潘安仁 | 一四四九 |
|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 謝靈運 | 一四五五 |
| 拜陵廟作一首…………… | 顏延年 | 一四五八 |
| 同謝諮議銅爵臺詩一首…………… | 謝玄暉 | 一四六二 |
|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 任彥昇 | 一四六三 |

贈答一

| | | |
|---------------|-----|------|
| 贈蔡子篤詩一首…………… | 王仲宣 | 一四六七 |
| 贈士孫文始一首…………… | 王仲宣 | 一四七一 |
| 贈文叔良一首…………… | 王仲宣 | 一四七五 |
|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 劉公幹 | 一四八〇 |
| 贈徐幹一首…………… | 劉公幹 | 一四八四 |
| 贈從弟三首…………… | 劉公幹 | 一四八六 |

文選卷第二十四

贈答二

| | | |
|------------|-----|------|
| 贈徐幹一首…………… | 曹子建 | 一四九〇 |
| 贈丁儀一首…………… | 曹子建 | 一四九三 |
| 贈王粲一首…………… | 曹子建 | 一四九五 |

| | | |
|-----------------|------|------|
|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 曹子建 | 一四九六 |
| 贈白馬王彪一首…………… | 曹子建 | 一四九八 |
| 贈丁翼一首…………… | 曹子建 | 一五〇三 |
| 贈秀才入軍五首…………… | 嵇叔夜 | 一五〇五 |
| 贈山濤一首…………… | 司馬紹統 | 一五〇九 |
| 答何劭二首…………… | 張茂先 | 一五一二 |
| 贈張華一首…………… | 何敬祖 | 一五一五 |
| 贈馮文熙遷斥丘令一首…………… | 陸士衡 | 一五一七 |
| 答賈謐一首并序…………… | 陸士衡 | 一五二一 |
|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 陸士衡 | 一五三〇 |
|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 陸士衡 | 一五三二 |
| 贈顧交趾公真一首…………… | 陸士衡 | 一五三五 |
| 贈從兄車騎一首…………… | 陸士衡 | 一五三六 |
| 答張士然一首…………… | 陸士衡 | 一五三八 |
|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 陸士衡 | 一五四〇 |
| 贈馮文熙一首…………… | 陸士衡 | 一五四三 |
| 贈弟士龍一首…………… | 陸士衡 | 一五四五 |
| 爲賈謐作贈陸機詩一首…………… | 潘安仁 | 一五四六 |

| | | |
|----------------|-----|------|
|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一首…… | 潘正叔 | 一五五三 |
| 贈河陽一首…… | 潘正叔 | 一五五七 |
|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 潘正叔 | 一五五九 |

文選卷第二十五

贈答三

| | | |
|-------------|-----|------|
| 贈何劭王濟一首并序…… | 傅長虞 | 一五六二 |
| 答傅咸一首…… | 郭泰機 | 一五六六 |
|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 陸士龍 | 一五六七 |
| 答兄機一首…… | 陸士龍 | 一五七〇 |
| 答張士然一首…… | 陸士龍 | 一五七二 |
| 答盧湛一首并序…… | 劉越石 | 一五七三 |
| 重贈盧湛一首…… | 劉越石 | 一五八三 |
| 贈劉琨一首并序…… | 盧子諒 | 一五八六 |
| 贈崔溫一首…… | 盧子諒 | 一五九九 |
| 答魏子悌一首…… | 盧子諒 | 一六〇一 |
| 答靈運一首…… | 謝宣遠 | 一六〇四 |
| 於安成答靈運一首…… | 謝宣遠 | 一六〇六 |
|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 謝惠連 | 一六一〇 |

文選卷第二十六

贈答四

| | | |
|----------------|-----|------|
|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 謝靈運 | 一六一三 |
|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 | | |
| 可見羊何共和之一首…… | 謝靈運 | 一六一七 |
| 酬從弟惠連一首…… | 謝靈運 | 一六一九 |
| 贈王太常一首…… | 顏延年 | 一六二四 |
|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 顏延年 | 一六二七 |
|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 | 顏延年 | 一六二八 |
| 和謝監靈運一首…… | 顏延年 | 一六三一 |
| 答顏延年一首…… | 王僧達 | 一六三四 |
|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 | 謝玄暉 | 一六三七 |
|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 謝玄暉 | 一六三八 |
| 甞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 | | |
| 同僚一首…… | 謝玄暉 | 一六四〇 |
| 酬王晉安一首…… | 謝玄暉 | 一六四三 |
| 奉答內兄希叔一首…… | 陸韓卿 | 一六四四 |
| 贈張徐州謾一首…… | 范彥龍 | 一六四九 |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范彥龍 一六五二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

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

……………任彥昇 一六五四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潘安仁 一六五六

在懷縣作二首……………潘安仁 一六六一

迎大駕一首……………潘正叔 一六六四

赴洛詩二首……………陸士衡 一六六六

赴洛道中作二首……………陸士衡 一六七〇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陸士衡 一六七二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陶淵明 一六七三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作一首……………陶淵明 一六七五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一首……………謝靈運 一六七七

過始寧墅一首……………謝靈運 一六八一

富春渚一首……………謝靈運 一六八三

文選卷第二十七

行旅下

七里瀨一首……………謝靈運 一六八五

登江中孤嶼一首……………謝靈運 一六八七

初去郡一首……………謝靈運 一六八八

初發石首城一首……………謝靈運 一六九二

道路憶山中一首……………謝靈運 一六九五

入彭蠡湖口作一首……………謝靈運 一六九七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謝靈運 一六九九

北使洛一首……………顏延年 一七〇五

還至梁城作一首……………顏延年 一七〇九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

作一首……………顏延年 一七一〇

還都道中作一首……………鮑明遠 一七二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謝玄暉 一七二四

敬亭山一首……………謝玄暉 一七二六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謝玄暉 一七二八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謝玄暉 一七二〇

京路夜發一首……………謝玄暉 一七三二

望荆山一首……………江文通 一七二四

旦發漁浦潭一首……………丘希範 一七二五

早發定山一首……………沈休文 一七二七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

好一首……………沈休文 一七二八

軍戎

從軍詩五首……………王仲宣 一七三〇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顏延年 一七四〇

樂府上

樂府四首 古辭…………… 一七四五

怨歌行一首……………班婕妤 一七五一

樂府二首……………魏武帝 一七五二

樂府二首……………魏文帝 一七五八

樂府詩四首……………曹子建 一七六一

王明君辭一首并序……………石季倫 一七六九

文選卷第二十八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陸士衡 一七七四

樂府詩一首……………謝靈運 一八一〇

樂府詩八首……………鮑明遠 一八一五

鼓吹曲一首……………謝玄暉 一八三六

挽歌

挽歌詩一首……………繆熙伯 一八三八

挽歌詩三首……………陸士衡 一八四〇

挽歌詩一首……………陶淵明 一八四八

雜歌

歌一首并序……………荆軻 一八五〇

歌一首并序……………漢高祖 一八五二

扶風歌一首……………劉越石 一八五三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陸韓卿 一八五六

文選卷第二十九

雜詩上

古詩十九首…………… 一八六一

| | | |
|--------------|-----|------|
| 與蘇武詩三首····· | 李少卿 | 一八七七 |
| 詩四首····· | 蘇子卿 | 一八七九 |
| 四愁詩四首并序····· | 張平子 | 一八八三 |
| 雜詩一首····· | 王仲宣 | 一八八七 |
| 雜詩一首····· | 劉公幹 | 一八八八 |
| 雜詩二首····· | 魏文帝 | 一八八九 |
| 朔風詩一首····· | 曹子建 | 一八九一 |
| 雜詩六首····· | 曹子建 | 一八九三 |
| 情詩一首····· | 曹子建 | 一八九八 |
| 雜詩一首····· | 嵇叔夜 | 一八九九 |
| 雜詩一首····· | 傅休奕 | 一九〇一 |
| 雜詩一首····· | 張茂先 | 一九〇二 |
| 情詩二首····· | 張茂先 | 一九〇三 |
| 園葵詩一首····· | 陸士衡 | 一九〇五 |
| 思友人詩一首····· | 曹顏遠 | 一九〇六 |
| 感舊詩一首····· | 曹顏遠 | 一九〇九 |
| 雜詩一首····· | 何敬祖 | 一九一一 |
| 雜詩一首····· | 王正長 | 一九一二 |

文選卷第三十

雜詩下

| | | |
|-----------------|-----|------|
| 雜詩一首····· | 棗道彥 | 一九一三 |
| 雜詩一首····· | 左太沖 | 一九一五 |
| 雜詩一首····· | 張季鷹 | 一九一六 |
| 雜詩十首····· | 張景陽 | 一九一八 |
| 時興詩一首····· | 盧子諒 | 一九三四 |
| 雜詩二首····· | 陶淵明 | 一九三七 |
| 詠貧士詩一首····· | 陶淵明 | 一九三九 |
| 讀山海經詩一首····· | 陶淵明 | 一九四〇 |
|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 | 謝惠連 | 一九四一 |
| 擣衣詩一首····· | 謝惠連 | 一九四四 |
| 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 謝靈運 | 一九四六 |
|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 謝靈運 | 一九四八 |
| 齋中讀書一首····· | 謝靈運 | 一九五〇 |
|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磎石瀨 | | |
| 茂林脩竹一首····· | 謝靈運 | 一九五二 |
| 雜詩一首····· | 王景玄 | 一九五五 |

| | | |
|----------------------|-----|------|
| 數詩一首…………… | 鮑明遠 | 一九五七 |
| 翫月城西門廨中一首…………… | 鮑明遠 | 一九五九 |
| 始出尚書省一首…………… | 謝玄暉 | 一九六二 |
| 直中書省一首…………… | 謝玄暉 | 一九六七 |
| 觀朝雨一首…………… | 謝玄暉 | 一九六九 |
| 郡內登望一首…………… | 謝玄暉 | 一九七一 |
|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 | 謝玄暉 | 一九七三 |
|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 謝玄暉 | 一九七九 |
| 和徐都曹一首…………… | 謝玄暉 | 一九八四 |
|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 | 謝玄暉 | 一九八五 |
| 和謝宣城一首…………… | 沈休文 | 一九八八 |
|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 | 沈休文 | 一九九一 |
|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一首…………… | 沈休文 | 一九九二 |
| 直學省愁卧一首…………… | 沈休文 | 一九九五 |
| 詠湖中鴈詩一首…………… | 沈休文 | 一九九六 |
|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一首…………… | 沈休文 | 一九九七 |

雜擬上

| | | |
|------------------|-----|------|
| 擬古詩十二首…………… | 陸士衡 | 二〇〇〇 |
| 擬四愁詩一首…………… | 張孟陽 | 二〇〇一 |
| 擬古詩一首…………… | 陶淵明 | 二〇一二 |
| 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并序…………… | 謝靈運 | 二〇一二 |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並李善注

詠史

王仲宣 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 三良詩一首

左太沖 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 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 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 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 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 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百一

應休璉 百一詩一首

游仙

何敬祖 游仙詩一首

郭景純 游仙詩七首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己事誅殺賢良，粲故託言秦穆

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善本作共所知。

翰曰：「從死曰殉。古無此事，人所知之。」

善曰：「《禮記》曰：『陳乾昔寢疾，

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爲殉。」

《鶡冠子》曰：「達人大觀。」

秦穆殺三良，昔

善本作惜字

哉空爾爲

「二」。

濟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

虎爲殉，皆秦之良臣。故無益。徒彰非禮，故云空爾爲。善曰：《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音資。良曰：凡仕曰結髮。訾，量也。言無量也。善曰：《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臨沒要平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縋。古杏。縋，美悲切。二。銑曰：穴，墓門。縋，縻，皆繩索。善曰：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塚壙也。」《說文》曰：「縋，汲井縋也。」縻，牛轡也。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向曰：甘爲殉而不退。翰曰：劇，甚也。有所施者，爲人用也。善曰：《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濟曰：《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不虧，不虧歎也。善曰：《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楚辭注》曰：「虧，歎也。」

校勘記

「一」「昔」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惜」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惜」。贛州本亦作「惜」，校語云：五臣作「昔」。正德本正作「昔」，而五臣陳本則作「惜」，蓋從善本改。按，據詩意當以作「惜」爲是。

「二」 音注「美悲切」 明州本、贛州本同。按，陳本、正德本無此三字，蓋五臣原無此音注。尤本亦有，然依善注例，此

三字當在注文「縻，牛轡也」末，而今注在正文「縻」字下，於例不合。疑此音注爲合併兩家者，即秀州本所增添，尤又從而增之耳。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良曰：亦詠史也。義與前詩同。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隨武帝死，而託是詩。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銑曰：植自言功名不可強爲而致也，唯忠義我可安之。善曰：言功名不由於己，故不可

爲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問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爲盡忠。」

《謚法》曰：「能制命曰義。」我，謂三良也。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向曰：殘，殺也。善曰：《列女傳》：柳

下惠妻諫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爲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

憂患。平聲。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

死。」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善本作攬涕登君墓，二，臨穴仰天歎。平。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

翰曰：墓中不明，是謂長夜。冥冥，暗貌。善曰：《說文》曰：「捐，棄也。」《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竚。」臨穴，已

見上文。《說文》曰：「歎，太息也。」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閭曰：「長歸

冥冥，往而不反。」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濟曰：《黃鳥》，哀三良詩也。傷肺肝，悲之至也。善曰：《禮記》

曰：「親始死，惻怛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校勘記

「一」「攬」 贛州本作「攬」，校語云：五臣作「攬」。按，當以作「攬」於義爲長。

「二」「潛」 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作「潛」，非。按，本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善注引此亦作「潛」。「潛長夜」、「去中堂」，皆言亡歿也。

詠史詩八首

五言

左太沖向曰：是詩之意，多以喻己。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良曰：蓋思自屬矣。弱冠，年二十也。柔翰，筆也。卓犖，特達也。善曰：《禮記》曰：

「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椀賦》曰：「援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犖與犖同。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楊雄，博極羣書。」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二」。翰曰：賈誼作《過秦論》，

司馬相如作《子虛賦》。言准、擬，比以爲法則也。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銑曰：鳴鏑，矢名。羽檄，徵兵之書。

善曰：《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騎射。」《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子余反。向曰：齊將田穰苴有兵法。言我雖

非甲冑之士二，疇昔嘗覽穰苴之術。善曰：《尚書》曰：「善敕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

《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翰曰：時吳未平，臨風長嘯。若無東吳者，志高而氣勇也。善曰：《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三。」王逸《楚辭注》曰：「激，感也。」東吳，謂孫氏也。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濟曰：以鉛爲刀，只可一割，不可再用。言願當一割之任，奮策於敵國也。善曰：《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冀効鉛刀一割之用。」《韓詩章句》曰^四：「騁，施也。」左盼莫見澄江湘^五，右盼^{普覓}定羌胡。良曰：盼，皆視也。左澄江湘，謂取吳。右定羌胡，謂取蜀。蜀在西，故云羌胡。善曰：《廣雅》曰：「盼，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注》曰：「盼，動目貌。」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銑曰：此思之志也。爵，五等爵也。善曰：《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銑曰：鬱鬱，茂美貌。離離，輕細貌。善曰：《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萇《詩傳》曰：「離離，垂貌。」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濟曰：彼，謂山苗。喻世胄。此，謂澗松。喻英俊。善曰：《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韓詩內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胄，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曰：「僚，官也。」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六，七葉珥漢貂。良曰：金日磾，漢庭七葉爲內侍。張湯，子孫爲侍中、常侍十餘人。珥，插也。侍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爲飾。善曰：《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勢所有而獻之。」《列子》：俞氏曰：「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

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珥，插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爲飾。」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銑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故云不見招。偉，奇也。思歎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善曰：《漢書》：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時爲郎？」《說文》曰：「偉，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向曰：吾，思自稱也。希，美也。段干木偃息德義，文侯過其廬而軾之，諸侯聞之而畏魏。是謂魏之藩屏也。善曰：《廣雅》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蕃魏。」吾慕

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翰曰：魯仲連適游趙，秦將白起圍邯鄲，魏將辛垣衍往說趙，尊秦爲帝，仲連謂平原君曰：「魏客辛垣衍安在？爲君責而歸之。」及見垣衍，垣衍再拜，謝曰：「吾請出，不復敢言也。」秦將聞之，爲却五十里。此謂談笑之間也。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趙孝成王時〔七〕，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

說趙，尊秦昭王爲帝。」魯連適遊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爲却五十里。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善本作不字受賞，高節卓不羣。濟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辭謝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賞也。即有取者，

是謂賈人之事矣。」乃辭而去。謂不爲貴者所羈，而能解紛，又不受所賞，卓然與天下不羣也。善曰：《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八〕：「光名宣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卓爾。」臨組不肯緹善本作不字，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良曰：組，綬；緹，繫；分，受璽

印也。言仲連視此，猶浮雲之遠已也。思以干木、仲連繫己利物，以刺貪夫也。善曰：《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縹，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珪。」《解嘲》曰：「析人之珪。」將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仲連爲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銑曰：濟濟、赫赫，美盛貌。術、衢，皆道也。竟，盡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善曰：《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咸發憤〔九〕，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羅夾巷〔一〇〕。」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向曰：金日磾、張湯之家。許皇后父廣漢爲平恩侯，史良娣兄恭爲樂陵侯。此皆貴盛用事，游士皆集宿其館廬也。善曰：《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爲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爲樂陵侯。」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翰曰：鄰里皆貴族，故常聞奏樂。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鐘焉。」《呂氏春秋》曰：「帝嚳令人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竽。」磬，或爲鼓。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善本作中字所講在玄虛。濟曰：寂、寥，虛靜也。楊雄素嗜酒，人稀至其門，故云無卿相車輿也。雄方草《太玄經》以自守，故云所講在玄虛也。善曰：《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楊雄《自叙》曰：「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良曰：有人問雄，雄常法應之，撰爲《法言》，以象《論語》，故云准宣尼。宣尼，孔子也。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心壯之，每作賦常以爲式，故云擬相如。善曰：《漢書》曰：「時有人

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撰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爲式。」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銑曰：雖至百代，尚猶擅名於八方也。思以雄儉約，折以金、張奢麗，以激於當代也。善曰：《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嘲》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向曰：皓，大也。靈景，日景也。神州，京都也。善曰：《廣雅》曰：「皓，明也。」傅玄

《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天。」《地理書》曰：「崐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翰曰：紫宮，天子所居處。雲浮，高廣也。善曰：《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

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峩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濟曰：峩峩，高貌。藹藹，盛貌。善曰：《廣雅》曰：「娥娥^二，容也。」峩，與娥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

《廣雅》曰：「藹藹，盛也。」自非攀龍客，何爲歛^{許勿}來游。良曰：言我非攀龍附鳳趨競之人，何爲忽游於此。歛，忽也。善曰：《楊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薛綜《西京賦注》曰：「歛者，言忽也。」被褐出閭闔，高步追

許由。銑曰：褐，短敝之衣。閭闔，國門也。許由，堯時隱居之士。思惡世人趨競勢利，將被褐出國門，追許由之跡而履之也。善曰：《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二，陽城槐里人也。修道沖虛^二，學于齧缺。許由爲堯所讓，由是退隱遯，耕於中嶽下。」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向曰：振衣、濯足，欲去世塵也。善曰：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高嶽。」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

平聲，叶韵「一四」。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萇《詩傳》曰：「震，猶威

也。」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

翰曰：荆軻與高漸離及狗屠者飲於燕市「一五」，酒酣，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以相樂

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善曰：《史記》曰：「荆軻之燕，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良曰：荆

軻與漸離，後刺擊秦王不成，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亦與代殊。此人高觀，越四海之外，豪右之人何足可陳也。

善曰：臣

瓚《漢書注》曰：

「邈，縣邈也。」

張衡《四愁詩序》曰：

「豪右兼并之家。」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

自賤，重之若干鈞。

濟曰：言埃塵輕細也，千鈞至重也。三十斤曰鈞。言君王雖貴，軻將刺之，狗屠雖賤，軻乃與飲。事

雖屬軻，實思自謂也。思疾當時貴者盡是小人，故輕之。賤者雖賤，則有君子，故重之。

善曰：埃塵，言輕。千鈞，喻重也。

《列子》：楊朱曰：

「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

良曰：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三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一六」，昆弟不收。此由名

宦不達，而骨肉之親相薄也。」

善曰：《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大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不得遂，親不

以爲子，昆弟不收。」

杜預《左氏傳注》曰：「宦，仕也。」

《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

親。」薄，輕鄙之也。

《史記》曰：「君薄淮陽邪？」

買臣困樵采

善本作采樵字，

伉儷不安宅。

銑曰：朱買臣家貧，常刈

薪樵「一七」，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數止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不能留。伉儷，謂妻也。

伉，敵；儷，匹；宅，居也。

善曰：

《漢書》曰：

「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

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

汝功力。」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

「己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向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翳，依也。」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負郭窮巷」一八，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翳，蔓也。」郭璞曰：「謂蔽蔓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翰曰：卓文君既奔司馬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寥，虛；廓，空也。善曰：《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老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向曰：言此上四賢，豈謂不奇偉，而遺美業，光於篇籍。善曰：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其善本作在字填溝壑。英雄有屯遭，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良曰：自傷沈淪，於此見志。善曰：《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一九。《周易》曰：「屯如遭如。」《國語》曰：「古曰在昔。」《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銑曰：士居窮巷，猶鳥之在籠，皆不得志也。習習，屢飛貌。落落，踈寂貌。抱影，猶隱身也。善曰：《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鶡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踈寂貌。言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向曰：無通路，謂時無道也。枳棘，有刺之木，喻讒佞也。善曰：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緣。」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翰曰：計策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善曰：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濟曰：寸祿、斗儲雖至少，此皆無之。善曰：《國語》：叔向

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三二}。」《說文》曰^{三三}：「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良曰：蔑，輕也。思疾時棄賢賤貧，兼以自喻。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蔑，輕也。」《莊子》曰：「親友益踈。」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當沒}嗟復凋枯。銑曰：蘇秦自趙說六國，使約從，而并相之。後為齊客卿，齊大夫與秦爭寵，使人刺殺秦。李斯入秦，說秦王，秦王拜斯為客卿，後為丞相，趙高譖殺之。此者素皆貧賤之士，俯仰之間，而取榮寵，旋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無位，及其有位，不欲過分。咄嗟，嘆詞也。善曰：《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佯為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就五刑^{三四}。」《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憂歎之辭^{三五}。」啐，倉憤切。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栖一枝，可為達士模。向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取足而已，不願餘也。此則達士之模。思言位過其才必為其咎。善曰：《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校勘記

「一」「著論准」二句 尤本「准」作「準」，字同。又下有善注「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十四字。胡克家曰：「尤本誤以五臣竄入善注。」

「二」「言我」 陳本、正德本作「我乃」，明州本、贛州本同。

「三」「深」 原作「清」。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深」，與《九歎·思古》文合。今據改。

「四」「韓詩章句」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詩」作「君」。按，此原當作「薛君韓詩章句」，此本改作「韓詩章句」可，但不當作「韓君章句」。

「五」「眇」 贛州本及尤本作「眇」。字同。

「六」「藉」 尤本作「籍」。字通。

「七」「趙孝成王」 原下無「時秦」二字。尤本有，是也。今據補。「秦」屬下句讀。明州本、贛州本亦脫「時秦」二字。

「八」「班固說東平王蒼曰」 按，此八字上疑當有「范曄後漢書曰」六字。

「九」「陳咸」 原「咸」作「威」。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及本書吳季重《在元城與魏太子箋》改。

「一〇」「長衢羅夾巷」 原無「羅」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本書《古詩十九首》其三補。

「一一」「娥娥」 原作「峩峩」。胡克家曰：「當作『娥娥』。各本皆譌。今《廣雅》可證。」按，胡校是，此所引《釋訓》文。今從改。

「一二」「字武仲」 原但作一「武」字。胡克家曰：「依今本《高士傳》，當是『字武仲』三字之脫。」按，胡校是。今從補。

「一三」「修道沖虛」 原作「隨沖虛」三字。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改。按，「修道沖虛」，即《高士傳·許由》末所附詩「武仲潔修，毫邪不處」之謂也。此本蓋依尤本校改，則以沖虛爲人名矣，非是。

「一四」「震」 尤本作「振」。非。善注可證。

「一五」「狗屠者」 原無「者」字。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補。

「一六」「爲子」 原作「爲孝子」三字。明州本、正德本同。陳本無「孝」字，是也。善注引《史記》文亦可印證。今據刪。

「一七」「薪樵」 原無「樵」字。明州本、正德本同。陳本下有「樵」字，是也。善注引《漢書》文亦可證。今據補。

「一八」「負郭」 原上有「家貧」二字。今據贛州本及尤本刪。明州本亦誤衍。

「一九」「在」 原作「填」。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按，注所引《孟子》文見《滕文公下》，字亦作「在」。

「二〇」「風賦曰」 原下無「起於窮巷之間」。《楚辭》曰「九字」。今從胡克家校補。各本皆脫。按，所引《楚辭》見《哀時命》。

「二一」「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 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此十三字作「盎中無斗米，架上無懸衣」十字。按，此本蓋依尤本校改，所改是也。

「二二」「說文曰」 明州本、贛州本下有「顧，還視也」四字。按，此本亦依尤本而校改。善注上引鄭玄《毛詩箋》「迴首曰顧」，此不應當更引《說文》以重之，則所改是也。

「二三」「下斯」 尤本下有「使斯」二字。

「二四」「之辭」 尤本下有善音「咄，丁忽切」四字。按，此善音原當有，蓋因見正文中已有五臣音而刪省。

詠史詩一首

五言

張景陽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

自娛。少辟公府，後爲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協見朝廷貪祿位者衆，故詠此詩以刺之。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爲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遂絕人事，終於家。」「三」。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濟曰：疎廣爲漢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上以爲年篤，乃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訣而去。藹藹，盛貌。東都門，長安東門也。祖，祭也。凡送行而飲酒者，假祭道爲名。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較之祭也。」三。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良曰：朱軒，公卿車也。金城，長安城也。衢，道也。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銑曰：簪，冠簪也。凡束髮爲從官，散髮爲罷官。善曰：鍾會有《遺榮賦》「四」。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向曰：此丈夫，即廣、受也。善曰：《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爲累愚。向曰：廣既歸，日令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老人曰：「子孫欲及君時，頗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願丈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間，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使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宗族共饗其賜，盡吾餘日，不亦可乎？」隕，墜；揮，散；儲，積也。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五」：「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說文》曰：「顧，還。」《古詩》曰：「四坐莫不歎。」《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爲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爲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

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愚，爲愚者之累也。^{〔七〕}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翰曰：蟬冕客，謂貴盛者。紳，大帶也。宜書二疎之事於此，而常佩服矣。壤，地也。咄，嘆也。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弊。」《說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校勘記

〔一〕「云」 原與下「兄弟」之「弟」互易位置，錯簡所致。今據陳本、明州本移正。

〔二〕「善曰」云云 原此一節併入五臣翰注，但云「善注同」。明州本同。今據尤本善注複出之。善注與五臣注不全同也。贛州本此則併翰注入善，而其善注之文全錄自翰注，不知注末協見朝廷十六字乃翰釋作者之旨，非善注之文也。

〔三〕「祭也」 贛州本下有「二疏，見下注」五字。

〔四〕「鍾會有遺榮賦」 贛州本無此六字。

〔五〕「韓詩」 原無「韓」字。按，所引「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見《唐風·蟋蟀》，今《毛詩》「暮」作「莫」，則此

應是《韓詩》，下引「薛君曰：暮，晚也」云云，亦可證。本書沈休文《鍾山詩》、陸士衡《樂府·長歌行》善注引此皆作「韓詩」。今據補。無「韓」字者，傳寫脫耳。各本皆脫。

「六」「諄」原作「時」，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諄」，與《漢書·疏廣傳》文合。今據改。

「七」「愚」原作「過」。明州本、贛州本同誤。今據尤本改。

覽古詩一首

五言

盧子諒濟曰：徐廣《晉紀》云：「盧諶，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善屬文。」西晉之末，

天下喪亂，北投劉琨，琨以爲從事中郎，後爲段匹磾別駕。嘗覽史籍，至《藺相如傳》，覩其志，思其人，故詠之。善曰：徐廣《晉紀》曰：「盧諶，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顯宗徵爲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遣之。末波死，諶依石季龍，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良曰：和氏璧，天下所傳寶。趙惠文得之，秦昭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而實不欲與城，故云其價是空言也。善曰：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瑠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瑠，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平。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銑曰：將與秦璧而不與趙城，是見賣也。不與秦璧則短在

趙，是致患也。故簡才使秦，以全國命。善曰：《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己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向曰：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召見而使之。善曰：《史記》曰：「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召見，問藺相如。」《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曰：「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翰曰：軾，車上橫木。入關，入秦也。善曰：《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歎曰：『由之難化也。』」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良曰：趙使，相如也。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與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乃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王恐其毀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趙，而使相如就館。揮，奮；睨，視也。捐，毀棄也。善曰：《史記》曰：「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說文》曰：「揮，奮也。」《史記》曰：「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償趙城意，故臣復取璧大王，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請以十五都與趙。」《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連城既僞往，荆玉亦真還。濟曰：相如度秦詐僞與趙城，而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裹其璧，亡歸于趙。連城，謂十五城。荆玉，謂和氏璧也。善曰：《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僞為與趙城，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裹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璧。」爰在澠池會，二主剋交歡。^{〔四〕}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向曰：秦趙會於澠池，秦昭王欲恃其強，相如折挫其端。善曰：《爾

雅》曰：「爰，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爲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澠池。」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權。』」《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交歡。」《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威。」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曰：「端，緒也。」皆在計血下霑襟，怒髮上衝冠。翰曰：相如怒而目皆血下，髮上衝冠。善曰：《說文》曰：「皆，目眶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虎，皆裂，血出濺虎。」髮上衝冠，已見上注。西缶終雙擊，東琴善本作瑟字不隻彈五。濟曰：酒酣，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爲之鼓瑟。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爲秦聲六，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爲之擊缶。實鼓瑟而言琴者，文之失矣。善曰：西缶、東瑟，已見《西征賦》。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良曰：捨生而死者，蓋易也。處死地而能立事，難也。而相如能矣。善曰：《幽通賦》曰：「捨生取誼。」《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言處死者難也。」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銑曰：謂相如奉璧入秦時也。稜，猶奮也。彊禦，謂秦也。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于鄰國。」《毛詩》曰：「不畏彊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向曰：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此爲屈節也。邯鄲，都也。俛，低；軒，車也。善曰：《史記》曰：「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廉公何爲者？負荆謝厥讐音愆。翰曰：舍人諫相如曰：「君與廉君同位，廉君多置惡言，而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況將相乎？」對曰：「吾不畏秦王，豈畏廉將軍哉？顧獨念彊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勢不俱生。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曰：「鄙人不知將軍之至此。」厥，其；讐，過也。善曰：《史

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七，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也^八。』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尚書》曰：「思免厥讐。」孔安國《尚書傳》曰：「讐，過也。」智勇冠當世^{善本作代字}，弛張使我歎^{平聲}。濟曰：相如智勇蓋於當世。弛，解也。下廉頗爲解，折秦王爲張也。誠可歎美之。我，謙自稱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

校勘記

- 〔一〕「史記曰」至「秦王大喜」 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無此二十二字，當見五臣良注已有而刪。
- 〔二〕「史記曰」至「十五都與趙」 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無此一百字，亦見五臣良注已有而刪。
- 〔三〕「與」 原作「吊」。今據贛州本及尤本改。明州本此條善注併於五臣濟注。
- 〔四〕「剋」 尤本作「克」。字通。
- 〔五〕「琴」 原下無校語「善本作瑟字」五字。明州本同。贛州本作「瑟」，校語云：「五臣作琴」。是所見善本作「瑟」，尤本正作「瑟」，善注「東瑟」已見《西征賦》亦可證。今據以增此校語。
- 〔六〕「秦聲」 原「秦」作「奏」。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改。
- 〔七〕「者」 原作「也」。贛州本及尤本同。明州本「史記曰」云云一節已併入五臣翰注。袁本據今《廉頗藺相如列傳》校改爲「者」，今從改。

「八」「知」原作「如」。贛州本及尤本同。明州本作「知」，與今《廉頗藺相如列傳》合。今據改。

張子房詩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關中亂。義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良曰：晉末，宋高祖北伐，見張良廟毀，乃修之，并命諸人爲詩。瞻時爲豫章太守，遙以

和此。雖是和詩，而實詠史。善曰：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

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銑曰：亡國之音，哀以思。謂周之將亡，蕩然無綱紀文章也。善曰：《毛詩序》曰：

「《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卜洛易去隆替，興亂罔不亡。」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都之，以爲有德易以

盛，無德易以廢。至復興於亂道，無不亡之者，而周子孫有之，是以亡也。善曰：《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惟洛

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

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翰曰：力政，

謂秦以力爲政也，吞取九鼎而伐周也。橫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者，使子貢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

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

於此三殤也。善曰：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爲政，

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三，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苛，猶虐也。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濟曰：天下苦秦，猶終日擔重而行，思息其肩者也，故神靈下鑒漢高之德而集之。漢火德，故云朱光。纏，結也。善曰：《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南都賦》曰：「曜朱光於白水^四。」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良曰：伊人，謂子房。興王，謂漢高也。言人代天理官，子房感此而扶翼興王，使成帝業。工，官；聿，疾也。善曰：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婉婉幙中畫，暉暉^{善本作輝字}天業昌。銑曰：言子房運策於帷幙之中，使漢高帝業昌盛也。婉婉，美貌。暉暉，明貌。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易》《靈圖》曰：「攝天下之業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其理。」鴻門銷薄蝕，垓下隕攬^{楚威}搶^{七將，叶韵}。向曰：薄蝕、攬搶，皆喻項羽。至鴻門，急擊沛公。項伯夜馳告良，良與伯見沛公，公曰：「早自來謝。」沛公早從百餘騎見羽，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使擊沛公。沛公從間道還軍，使良留謝。後漢王追羽，至陽夏，漢王謂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遂滅之。皆良之力也。凡日蝕於晦朔者名薄，彗星為攬搶，皆錯亂不順之事。隕，猶落也。善曰：《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曰^五：『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不會，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薄蝕、攬搶，皆喻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為攬搶。」爵仇

建蕭宰，定都護儲皇。翰曰：高祖居洛陽宮，諸將爭功不定，以問良，良曰：「陛下所與爲仇者爲誰？」曰：「雍齒。」良曰：「請先封雍齒。」上從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此謂爵仇也。又勸上立蕭相國^{〔六〕}，故云建蕭宰。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七〕}。」良因勸上入長安。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以問良，良爲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護儲皇也。善曰：爵仇，謂封雍齒也。已見《幽通賦》。《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爲相國，勸高祖立之。」《漢書》：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上問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留侯善畫計，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八〕}，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請以爲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煩公幸卒周護太子。」竟不易。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又：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九〕}。濟曰：良嘗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謂良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與我期。」是夜半，老父至，甚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及明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天下既定，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肇，始；允，信；幽，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爲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輕舉，將乘雲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崑崙山天帝居處。善曰：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又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迺學道，欲輕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一〇〕}，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一一〕}。」鄭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一二〕}。」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爲漢畫計，奮於千載之上，清塵布於後代，有無窮之美。埃，塵；疆，窮也。善曰：《周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尤《武功歌》曰：「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惠我無疆。」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銑曰：神武，謂宋高祖。睦，

親也。三正，天、地、人之政。言宋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制成理，德被八方。善曰：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爲天正，丑爲地正，寅爲人

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

陽。向曰：《易》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慶霄，慶雲也。皆以喻宋高祖。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即河陰

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謂高祖之德可以照舜河陰，覆堯汾陽。言皆過之。燭，照；薄，覆也。善曰：明

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猶明也。《三》。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言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

堯，則堯可輕薄也。《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

天下之事無不見也。」《孟子》曰：「一五」：「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然河南，則河陰也。慶霄，即慶雲也。王逸《楚辭注》

曰：「慶雲，喻尊顯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一六，往見四子邈姑射之山。一七，汾水之陽，杳然喪其天

下焉。」鑾旌，善本作旌字歷頽寢，飾像薦嘉嘗。翰曰：鑾旌，車駕。旌，旗也。言宋高祖歷良廟，見頽毀寢廢，更使飾其形

像而祭之。薦，進也。嘗，設祭名也。善曰：《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鑾旌，鑾旗也。《公羊傳》：「秋祭曰嘗。」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濟曰：言宋高祖之意，豈徒表飾此廟而已。一八，乃思良輔翼漢祖，故復爲之，是不忘祖德矣。

宋高，漢後也。甄，表也。善曰：《大戴禮》曰：「神明自得。」一九，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

《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良曰：逝，死；作，起；

揆，度也。子，謂子房也。周行，喻宋也。言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良之意，亦慕我宗廟。善曰：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

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

詩》曰：「嗟我懷人，真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銑曰：濟濟，美貌。

粲粲，盛貌。屬車，後車也。言宋祖後車之士皆文章之士，是翰墨之場，故能詠良也。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

八十一乘^{二〇}。』《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圃，講經藝之所。」瞽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向曰：瞻自謂盲瞽之夫，不得覩此盛觀，但竦踊企望而已。瞻時在豫章，故云一方。善曰：瞽夫，宣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莊子》：叔連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詩》曰：「相怨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翰曰：四達，謂衢也。言天下有道，衢路平直，瞻自愧蹇跛，無良才以游此。瞻之謙詞。善曰：《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縶之足不良，能行^{二二}。」毛萇《詩傳》曰：「良，善也。」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濟曰：瞻自謂微人而守遠郡，由餐和氣，遂復忘此，但以舉目延首，詠太康之道。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瞻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二三}。」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校勘記

「一」「興」 各本同。按，向注「復興於亂道」，是五臣作「興」。善注中未言及此字。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商書·太甲》云：『與亂同道，罔不亡。』此『興』字爲傳寫之誤。」黃侃《文選平點》曰：「『興亂』即承首二句言。『興亂』自用《詩》『興迷亂于政』，何焯疑之，非也。」

「二」「卜惟洛食」 尤本同。明州本「卜」下有「澗水瀍水」四字，贛州本作「澗水東、瀍水西」六字。按，此《洛誥》文，以贛州本爲最合。

「三」「然昔者」原無「然」字。尤本有，與《檀弓》文合。今據補。按，善注「《禮記》曰」云云，明州本無此一節，蓋併入五臣翰注。贛州本但作「《禮記》曰：昔政猛於虎」八字，下云「同翰注」，則餘亦併入翰注。

「四」「曜」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輝」。按，本書《南都賦》亦作「曜」。

「五」「曰」原無此字。今據贛州本及尤本補。

「六」「又」陳本作「及」，上有「從上出奇計」五字。

「七」「關」陳本下有「中」字。

「八」「致者」原無「者」字。今據尤本補。

「九」「翻」贛州本同，校語云：「善作「翻」字。尤本正作「翻」。五臣則作「翻」，陳本、正德本正作「翻」。翻與翻字同，此本與明州本不著校語者，此也。

「一〇」「去而上僊」原作「而去」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去而上僊」，與《莊子·天地篇》文合。今據改。

「一一」「翻」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今《毛詩·周頌·小毖》作「拚」。本書陸士衡《贈馮文熊詩》、劉越石《答盧諶詩》善注引此亦作「翻」。《集韻》：「把拚，與翻同。」此蓋善注改引書之字以就正文耳。

「一二」「翻飛貌」原「翻」作「翻」。明州本及尤本同。今據贛州本改，以與所見善本正文相應。然則《毛詩》作「翻」，《韓詩》作「翻」。

「一三」「猶」原作「幽」。明州本及尤本同。今據贛州本改。

「一四」「周易曰」云云。明州本、贛州本併此善注入向注而脫。

「一五」「孟子曰」至「喪其天下焉」明州本、贛州本無此五十四字。蓋因向注已有而脫。

「一六」「平海內之政」原上無「慶雲，喻尊顯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十五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補。各本皆脫。按，王逸《楚辭》注見《九懷·思忠》，《莊子》見《逍遙游》。

「一七」「往見」原無「往」字。又注末「天下焉」，原「焉」作「也」。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及《逍遙游》改補。各本皆誤。

「一八」「飾」原作「節」。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濟注改。

「一九」「神」原作「禮」。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改。

「二〇」「八十一」原無「一」字。今從胡克家校及《漢書·司馬相如傳下》注引應劭補。

「二一」「不良能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何校『能』改『於』。陳同。各本皆誤。」按，此昭公七年文，今本亦作「能」，不作「於」。阮元《校勘記》云：「不良能行，猶言不善於能行也。」則「能」不當改「於」也。

「二二」「佇」原作「飲」。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皆誤。今從本書曹彥遠《思友人詩》善注引改。

秋胡詩一首

五言善曰：

《列女傳》曰：「魯秋胡娶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

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奉二親，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修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顏延年

良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旁有美婦人方採

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吾有金，願以贈夫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不願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婦晚而至，乃向來採桑者。婦曰：「子辭親往

仕，五年乃還，而悅路旁之婦人，解子裝金以與之，而忘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走，投於河而死。延年詠此，以刺爲君之義不固也。

椅^{於宜}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銑曰：椅，亦梧類，鳳皇常棲之。燕有寒谷，不生

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遂生黍也。言椅梧之樹常傾枝以候鳳，寒谷之地待人以吹律，亦猶影之與響，物而應之，雖自遠而至，因相匹偶。此言夫婦之義相感而合。懷，猶顧也。善曰：《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

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鸞。」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言椅梧佇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

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鵲冠子》曰：「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向曰：婉，美貌。幽閑，柔順貌。謂秋胡妻也。嬪，婦也。君子，謂秋胡也。善曰：

毛萇《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也。」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翰曰：志節高峻，過秋霜之厲，明惠豔淑，等朝日之美。侔，等也。善曰：貫，猶連也。傅玄《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

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其一濟曰：遇此嘉會，故欣願畢矣。欣喜也。善曰：陸

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燕居未及歡^{善本作好字}，良人顧有違。良曰：燕，安也。秋胡娶後五日而行，故云

安居未及歡。婦謂夫曰良人。違，別也。善曰：《毛詩》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孟子》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銑曰：巾，布衣之服。綬，職事所服。千里，謂陳國。王者所起，故曰王畿。善曰：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屐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爲

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向曰：昧，未明也。言未明而戒徒者早起，使左右相依而行。善曰：《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傳》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翰曰：威遲，歷遠之貌。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驚馬。」《毛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萇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其二善曰：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濟曰：余，謂秋胡稱也。怨歎此行役也。三陟，謂《詩》云「陟彼崔嵬」，又云「陟彼高岡」，又云「陟彼砠矣。」言爲登山陟險，窮盡晨暮。善曰：《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砠矣，我馬瘠矣。」嚴駕越風寒，解鞶犯霜露。良曰：嚴駕，整駕也。解鞶，息駕也。善曰：《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鄭玄《禮記注》曰：「越，躡也。」《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傳》：太叔曰：「跋涉山川，蒙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飈卷高樹。善曰：宋均《春秋緯注》曰：「涼，愁也。」離獸起荒蹊，驚鳥從橫去。善本作縱字。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離獸東南下。」悲哉游宦子，勞此山川路。其三善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亡之諸侯，遊宦事人。」《毛詩》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人爲此別，日月方向除。銑曰：徂，往；除，盡也。善曰：《楚辭》曰：「超逍遙兮今焉薄。」又曰：「愁脩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子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曰：「除陳生新曰除。」鄭玄曰：「四月爲除。」《廣雅》曰：「方，始也。」孰知寒暑積，僂俛見榮枯。向曰：僂俛，猶須臾也。春榮秋枯也。善曰：僂俛，猶俯俛也。程曉《女典》曰：「春榮冬枯，自然之理。」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

蕪。其四翰曰：蕪，草也。善曰：陸機《青青河畔草詩》曰：「空房來悲風。」《鵬鳥賦》曰：「止于坐隅。」《毛詩》

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諷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暮今日已寒。」《小雅》曰：「蕪，草也。」勤役

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濟曰：役，謂人仕。歸願，謂復還也。遵，從也。昔辭秋未素^{二二}，今也歲載華。良曰：

未素，謂木未落。載華，謂草已榮。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善曰：《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蜎蜎者

蠋，烝在桑野。」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佳人從所務^{二三}，窈窕援高柯。銑曰：佳人，即秋胡妻也。窈

窕，美貌。援，攀也。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說文》曰：

「援，引也。」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其五向曰：傾城之貌，人誰不顧，故秋胡停駕而觀。弭，按也。中阿，路之曲

也。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復得。」

《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年往

誠思勞，路^{善本作事字}遠闊音形^{二四}。雖爲五載別，相與昧平生。翰曰：闊，猶異也。昧平生，言不相識也。善

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楊德祖書》曰：「思子爲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

所說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以慰吾心。」《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識，直爲先昧平生，所以致謬。

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濟曰：秋胡望其妻而前，如鳧鳥得水草，歡躍

而進，將以目擊，冀成其心。捨，棄；遵，從也。藻，水草也。善曰：《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

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以進樂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

成。」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親。」成，爲親也。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善本作比字}金

玉聲^{二五}。其六濟曰：南金雖重，執義不受。密，絕之義也。善曰：《毛詩》曰：「龜龜象齒，大賂南金。」鄭玄《毛詩

箋》曰：「聊，且略之辭也。」潘岳《從姊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

還心。」高節難久淹，綺列來空復辭。良曰：婦既志高，故難久留。竭，去也。空復辭，無所得也。善曰：《列女

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其節。」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王逸《楚辭注》曰：「竭，去

也。」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銑曰：遲遲，行貌。造，至也。至門基，謂及家

也。向曰：見母，故云拜嘉慶。妻未還，所以問何之。善曰：《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時

來嘉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余兮何之。」日暮行采歸，物

色桑榆時。翰曰：妻自采桑而歸也。桑榆時，言日暮也。善曰：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

隅，一六，收之桑榆。」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濟曰：美人，亦妻也。秋胡慙歎已過，前持其妻。善曰：《楚

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姱。」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良曰：妻既恨之，聊述其情。善曰：《毛詩》曰：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鄭玄箋曰：「已，止也。」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銑

曰：豫，悅也。善曰：《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史記》曰：「魏王豹至國，即絕河關。」《爾雅》

曰：「豫，樂也。」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平聲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

夜起長歎。」慘淒歲方晏，日落游子顏。其八向曰：每及歲暮，常淒慘煩憂，恐秋胡顏貌日就銷落，奈何來歸失義如此。

皆秋胡子妻恨辭。善曰：言情之慘淒，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予」一七。」鄭

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翰曰：以琴瑟爲喻

也。高張必致絕絃，立節有以盡命。聲急自於調起，詞苦由乎恨深。善曰：高張生於絕絃，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

起，以喻辭切興於恨深。楊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徽。」《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演連珠》曰：「繁

會之音，生乎絕絃。」《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

矣。』」調，猶韻也，謂音聲之和。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爲別，百行愆。善本作愆字諸己。濟曰：愆，

猶失也。善曰：繁欽《與魏文帝牋》曰：「冀事速訖，旋待光塵。」《公羊傳》曰：「結言而退。」《楚辭》曰：「解佩纕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魯，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良曰：偕，俱；沒，盡；齒，年也。言怨其失義，不俱盡年。善曰：《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其九銑曰：《詩序》云：「彊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詩》曰：「厭浥行露。」言不可以無禮干有禮也。妻愧於此詩，甘赴水而死。汜，水涯也。善曰：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比之爲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爲汜。」

校勘記

- 「一」「夫」 贛州本作「妾」。按，作「妾」者蓋據五臣良注改之。今《古列女傳》作「夫」。夫，語助詞。
- 「二」「物」 陳本作「感」。
- 「三」「鵲冠子曰」 原作「鵲冠言」。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 「四」「韓詩曰」 原無「韓」字。胡克家曰：「上當有『韓』字。」按，胡校是也，下引薛君章句文可證。又下「東方之日兮」，原無「兮」字。今據本書曹子建《美女篇》、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善注引《韓詩》補。各本皆脫。

- 「五」「倭遲」 原「倭」作「透」。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下毛萇注同。按，此所引見《小雅·四牡》。
- 「六」「倭於危切」 原無此四字音注。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

「七」「從」 原下無校語。贛州本作「縱」，校語云：「五臣作「從」。陳本、正德本正作「從」。尤本作「縱」。是善本作「縱」。此本與明州本皆失著校語。今增此校語，五臣「從」讀作縱。

「八」「超」 《玉臺新詠》卷四作「迢」。

「九」「人」 原下無校語。贛州本作「時」，校語云：「五臣作「人」。陳本、正德本正作「人」。尤本作「時」，是善本作「時」。此本與明州本皆失著校語。今增此校語。《樂府詩集》卷三十六作「人」。

「一〇」「小雅」 原作「爾雅」。按，今《爾雅》無此所引文。胡克家曰：「『爾』當作『小』。《小雅》載漢《藝文志》，今《孔叢子》之第十一也。此所引《廣言》文。」今從改。各本皆誤。

「一一」「辭」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醉」。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醉」。胡克家曰：「『醉』但傳寫譌，非善、五臣有異。」今從胡校刪此校語。《玉臺新詠》、《樂府詩集》皆作「辭」。

「一二」「所」 贛州本同，校語云：「善本作「此」。尤本正作「此」。此本與明州本皆無校語。按，當以五臣爲是。《玉臺新詠》、《樂府詩集》皆作「所」。

「一三」「鄭玄毛詩箋曰」云云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此下所引乃《小雅·菁菁者莪》毛傳文，今作「鄭玄毛詩箋」者，恐李善偶誤矣。

「一四」「路」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事」。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玉臺新詠》亦作「事」，與善本同。

「一五」「此」 原下無校語。贛州本作「比」，校語云：「五臣作「此」。是所見善本作「比」，尤本正作「比」。此本與明州本失著校語。今增此校語。《玉臺新詠》、《藝文類聚》、《樂府詩集》皆作「此」。

「一六」「失之東隅」 原「失」作「日出」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東觀漢記》卷九改。

「一七」「華予」 原無「予」字。今從胡克家校及《九歌·山鬼》補。各本皆脫。

五君詠五首

五言向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二」，出爲永嘉太守。延年甚

怨憤，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喻。山濤、王戎由貴盛也，遂黜而不收。善曰：沈約《宋書》曰：「顏

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翰曰：阮籍爲步兵校尉。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數斛酒，乃

求爲校尉。大將軍甚奇愛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鑑亦洞。

銑曰：淪，沈；洞，深也。

善曰：《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動謂

之心，分別是非謂之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

沉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良曰：照，光也。籍沉醉終

日，率爾屬文，初不苦思，詞皆諷喻。寓，寄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爲務，沉醉日多，善屬文

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爲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託諷終始。」長嘯若

懷人，越禮自驚衆。

濟曰：籍游蘇門，蘇門山有隱者，籍對之長嘯，清風寥亮，故謂懷人。籍嫂常歸，相見與別，忽以譏

之「三」。籍曰：「禮豈爲我設邪？」所以驚衆也。善曰：《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寥亮，蘇門生適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三，籍曰：「禮豈爲我設邪？」嵇康《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語注》曰：「越，踰也。」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銑曰：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口不評論臧否人物。當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此延年自託以爲塗窮者。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評論臧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嵇中散

良曰：嵇康爲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翰曰：餐霞，仙者之流。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筮謂孫叔敖曰：『偶世接俗，子不如我。』」漄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飡朝霞。」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濟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之士，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靚室有琴聲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叔夜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示人有終，而實尸解。」則形解也。驗此，則康默然而仙矣。又康著《養生論》，則可謂知凝神之道也。善曰：顧愷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靚室有琴聲，恠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跡示終，而實尸解。」《桓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嵇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枯

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廣雅》曰：「凝，定也。」立俗^五流議，尋山^五洽隱淪。良曰：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犯俗，而罹流議。王烈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共入山遊戲，是則洽隱淪也。善曰：《竹林七賢論》曰：「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迂世。」《小雅》曰：「迂，逆，犯也。」《非有先生論》曰：「欲聞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山，遊戲採藥。」《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五，二曰隱淪。」鸞翮有時鍛^{所拜}，龍性誰能馴？銑曰：鍛，殘；馴，擾也。皆以喻康，亦復自謂。善曰：《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鍛，所例切。

劉參軍

向曰：劉伶爲建威參軍。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靈靈爲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六，懷情滅聞見。

翰曰：言伶懷情不發，以滅聞見，猶閉關却掃，而無事也。

善曰：言道德內充，情欲俱

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臧榮緒《晉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

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解。」《說文》曰：「懷，藏也。」《莊子》：廣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

汝神將守形^七，形乃長生。」

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戶徧切八}？

濟曰：眩，惑也。謂聲色不入。善曰：夫鐘鼓以

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既滅，聲色俱喪，故鼓鐘不足以爲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韜精日

沉飲，誰知非荒宴。銑曰：韜，藏；精，光也。沉飲，耽飲也。荒宴，謂荒廢之宴。言人不知伶非爲此宴，宴亦有以也。

善曰：《廣雅》曰：「韜，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携一壺酒。」《尚

書》曰：「羲和沉緬于酒。」孔安國曰：「沉，謂醉冥也。」《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頌酒雖

短章，深衷自此見。向曰：嘗作《酒德頌》，雖曰短章，情自此見。謂伶好飲，爲居亂代，欲晦其才，延年自解將同此美。善曰：頌酒，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

翰曰：阮咸爲始平太守。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爲竹林

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人

善本作民

秀。

翰曰：咸，字仲容。青雲器，高大者也。秀，美也。

善曰：青雲，言高遠也。《史

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

曰：「秀，美也。」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濟曰：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金聲不合雅頌，

非德政中和之善，必今古尺有長短所致。後堀得古銅尺，度之，今尺短四分。此謂識微也。金奏，謂鐘磬也。善曰：傅暢《晉

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聲高則悲」九，亡國之音哀以思，金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

今長短之所致。後堀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爲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

微。」《周官》曰：「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鐘而奏樂。」郭奕已心醉」一〇，

山公非虛觀。良曰：咸哀樂至，則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山濤曰：「咸若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

觀，見也。善曰：《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到」一二，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

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

時。」鄭玄《毛詩箋》曰：「觀，見也。」屢薦不入宦

善本作官

一麾乃出守。

銑曰：山濤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帝

不能用。荀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此亦延年自喻。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爲吏

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人官。」麾，指麾也。言爲勗所指麾也。傅暢《諸公讚》曰：「勗性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曰：秀爲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翰曰：甘，好也。淡薄，清靜也。毫素，筆紙也。謂秀志於著述。延年自喻好文也。善

曰：《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毫素之所擬。」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濟曰：好玄，謂秀讀

書，鄙賤人所解說章句。善曰：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

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祕奧，側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耻也。」《漢

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向曰：秀嘗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

園於山陽。鴻、鳳，鳥之美者。故以喻焉。善曰：《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

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軒。」軒，飛貌。張衡《髑髏賦》曰：「星迴日運，鳳舉龍驤。」

流連河裏游，惻愴山陽賦。良曰：秀嘗與嵇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山陽舊居，因聞笛作《思舊賦》。流連，淚流貌。河

裏，河內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善曰：《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譟，大雅所以流連也。」服虔

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

舟，經山陽之舊居。」

校勘記

「一」「劉謀」 原無「謀」字。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補。善注中「劉謀」同。

「二」「忽以」 疑當作「或以禮」三字，善注引孫盛《晉陽秋》可證。然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濟注皆如此，未敢遽定。

「三」「以」 原作「有」。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四」「小雅」 原作「爾雅」。今從梁章鉅校改。按，此《小雅·廣言》文。各本皆誤。又本書《海賦》善注引《小雅》曰：「迕，犯也。」此「逆」字或衍。

「五」「天下神」 原無「下」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本書《江賦》善注引補。各本皆脫。

「六」「伶」 陳本、正德本同。是五臣作「伶」。明州本、贛州本字用五臣，其善注則作「靈」。尤本正文與注同作「靈」。是善本當作「靈」。梁章鉅引《文苑英華辨證》云：「臧榮緒《晉書》：『劉靈，字伯倫。』《文中子》：『劉靈，古之閉關人也。』《語林》：『天生劉靈以酒爲名』。顏延之詩：『劉靈善閉關。』並作『靈』。而唐太宗《晉書》本傳作『伶』，故他書通用『伶』字。」按，此本則依五臣改善注中三「靈」字爲「伶」，今一律改回，以存善舊。

「七」「將」 原作「遊」。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作「將」，與今《莊子·在宥篇》文合。今據改。

「八」音注「戶徧切」 陳本、正德本無此三字。是五臣無此音注，尤本此三字在善注末，則爲善音矣。明州本、贛州本與此本同，蓋合併兩家注者移善音於此耳。

「九」「聲高則悲」 明州本無「聲高」二字。袁本同。贛州本但作一「悲」字。尤本蓋因與上句「聲高」二字重而

刪此二字，其修改之跡甚顯。皆非。此本與叢刊本同。按，此二字當有，《晉書·律歷志上》敘荀勗造新鐘律事，有「陳留阮咸識其聲高，聲高則悲」云云，當本傳《晉諸公讚》，是也。

「一〇」「奕」 尤本誤作「弈」。按，郭奕字大業，《晉書》有傳。

「一一」「至到」 尤本無「到」字，當脫。

「一二」按《宋書·樂志一》云：「荀勗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騎常侍阮咸識新律聲高，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勗以其異己，出咸為始平相。」傅暢所言「因事左遷」者，蓋此也。

詠史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銑曰：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川，河、洛、伊也。皆邑居豪華。善曰：

《漢書》：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帥。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

《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

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向曰：此有百金之子不死於市者，明經術而

取高位。善曰：《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

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翰曰：甍，屋簷也。若魚鱗之相次。善曰：《西都賦》

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仕子影華纓，游客竦

輕轡。明星辰未稀^{〔二〕}，軒蓋已雲至。濟曰：未稀，尚多也。雲至，如雲之至也。善曰：《七啓》曰：「華組之纓。」《楚辭》曰：「竦余駕乎八冥。」《廣雅》曰：「竦，上也。」《毛詩》曰：「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疏也^{〔三〕}。」希與稀通。《說苑》曰：「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書中侯》曰：「青雲浮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良曰：颯沓，衆盛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御，侍也。」吳質《答東阿王書》曰：「情踊躍於鞍馬。」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應璩《與曹長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君平獨寂寞^{〔四〕}，身世兩相棄。銑曰：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是身與世相棄也。此詩獨美嚴公，以諒當時奢麗。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五〕}。」《莊子》曰：「夫欲勉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校勘記

〔一〕「影」 原作「飄」。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皆作「影」。是五臣與善字同。今據陳本、正德本改回。

〔二〕「辰」 尤本作「晨」。蓋五臣「辰」，善「晨」。明州本、贛州本與此本字用五臣，皆失著校語。梁章鉅曰：「六臣本『晨』作『辰』，誤也。」按，梁說非。《藝文類聚》引亦作「辰」。辰與晨通。本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哲匠感蕭晨」，校語云：「五臣作『辰』。是也。」

〔三〕「說文曰希疏也」 各本善注同。梁章鉅曰：「今《說文·禾部》：『稀，疏也。』別無『希』字。此必是正文

作『希』，注引《說文》作『稀』。」胡紹煥《文選箋證》同梁說。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許書無希字，而希聲字多有，與由聲字正同，不得云無希字、由字也。許時奪之，今不得其解耳。」今各本善注引《說文》作「希」字，則其所見《說文》與今本不同也。注又云「希與稀通」，謂《說文》之「希」與鮑詩之「稀」字通也。

「四」「寔」 尤本作「漠」。蓋五臣作「寔」，善作「漠」。明州本、贛州本與此本字用五臣，失著校語。漠與寔字同。

「五」「寔」 尤本亦作「寔」。胡克家謂當依正文改作「漠」。按，今《楚辭·遠游》字作「漠」，舊注云：「一作『寔』。善所引者或為一本。又他篇善注中常有以『寔』代正文之『漠』者，本書《思玄賦》「經重陰乎寂漠兮」，善注：「寂寞，靜貌。」即是，則此字不必改也。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虞子陽向曰：《虞義集》曰：「義，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始安王引為侍郎，後遷征

虜府記室參軍。」霍去病為漢驃騎將軍，以破匈奴，義慕之，是以詠矣。善曰：《虞義集

序》曰：「義，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

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翰曰：旄，旌旄。汗馬，謂馬出汗，有功勞也。長城，秦所築，在北地。善曰：班固《涿邪

山祝文》曰：「仗節擁旄，鉦人伐鼓。」《漢書》：公孫弘曰：「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窮善本作涼字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濟曰：虜，匈奴也。幽、并，二郡名。善曰：

宋子侯詩曰：「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善本作陰字生。二。良曰：飛狐，地名。瀚海，北海

名。善曰：《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

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日。」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銑曰：羽書，徵兵檄也。

斷絕，謂路有寇，不通也。刁斗，以銅作鐺，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故謂晝夜驚。善曰：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

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鐺，受一斗，晝炊飲食，

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今在滎陽庫中。」鐺，音遙。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善本作旂字向曰：墉，城牆也。蔽日，言高

也。善曰：《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

曰：「楚王使風胡子、歐冶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

之，三軍爲之破敗。」《史記》曰：「陸賈寶劍直百金。」《楚辭》曰：「旌蔽日兮敵若雲。」雲屯七萃士，魚麗六

郡兵。翰曰：雲屯，如雲之屯。萃，聚也。以智力之士七等，聚之爲爪牙。魚麗，陣名。六郡，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

郡也。善曰：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

傳有七輿大夫，皆衆聚集有智力者，爲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爲魚麗之陣。」《漢書》曰：「趙充國以六

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濟曰：

笳，簫也，起於胡。笛起於羌。思者，其声悲思。隴，山名。善曰：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書》有《胡漢舊箏笛

錄》，有曲，不記所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骨都先自驚。之涉日逐次亡精。良曰：骨都、日逐，皆匈奴

侯王名。自驚，警伏也。亡精，失魂貌。善曰：《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驚焉。」文穎曰：「恐懼也。」《漢

書》：匈奴有日逐王。《西京賦》曰：「喪精亡魂。」玉門罷斥候，甲第始脩營。銑曰：玉門，關名。匈奴既破，故斥

候皆罷也。去病有功，而賜之甲第。甲第，謂第一之宅也。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又曰：「李廣遠斥候，

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爲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翰曰：登，升也。十六升曰庾。言粟多也。善曰：《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庾。』」包咸曰：「十六升爲庾。」百行，已見上文。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向曰：不恒盛也。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爾雅》曰：「虧，毀也。」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良曰：激楚，歌舞也。人既遷化，故云高臺傾。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衆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桓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銑曰：天子思其功德，圖形貌於麟閣上，雖千載後猶有雄名。當令者，義將效之^{〔四〕}。善曰：《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叙其姓名。

校勘記

- 〔一〕「也」 原無此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
- 〔二〕「澣」 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良注亦同。尤本作「瀚」，注同。是五臣「澣」，善「瀚」。今五臣陳本作「瀚」，蓋據善本改之。按，此「瀚」爲正字，借假爲「澣」。
- 〔三〕「敵」 原作「敵」，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當作「敵」。《九歌·山鬼》「旌蔽日公敵若雲。」王逸注：「敵多人衆，來若去也。」今據改。作「敵」者，當傳寫之譌。
- 〔四〕「者義」 明州本、贛州本同。正德本作「者義」，陳本作「勇義」，皆誤。

百一^{〔一〕}

百一詩一首

^{五言}〔二〕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

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應休璉

向曰：《文章錄》曰：「應璩，字休璉，汝南人」〔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

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爲是詩以諷焉，以刺在位者。莫不怪愕，獨何晏無怪也。意者以爲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善曰：《文章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誨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翰曰：璩自恨居下流也。善曰：《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甚也。是以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濟曰：宿，久也。誣，猶

欺也。善曰：《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寶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三略》曰：「侵誣下

民，國內誼譁。」前者墮許規切，善本作墮字官去，有人適我閭。良曰：墮官，罷官也。閭，里門也。善曰：《高唐賦》

曰四：「長吏墮官，賢士失志。」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善曰：《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蔡邕《與

袁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問我何功德，三人承明廬。銑曰：承明，謁天子待制處也。善

曰：璩初爲侍郎，又爲常侍，又爲侍中，故云三人。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

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所以占之鹽此土五，是謂仁智居？向曰：此土，謂璩之閭里。仁

智，謂有山水也。善曰：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璞曰：「隱度之

也。」《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文章不經國，筐篋口賴無尺書。善曰：《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

之大業。」《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橐簡書。」《說文》曰：「篋，笥也。」《漢書》曰：廣武君曰：

「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平？翰曰：問璩何等用而稱才學，往往爲人所歎譽也。皆有人問詞

也。善曰：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譽。問者之辭也。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

虛。濟曰：避席，離席也。賤子，璩謙稱。空虛，無也。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漢書》曰：「王邑請召賓，

邑稱賤子。」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知善本作如字。良曰：宋有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以爲大寶而藏之。周客聞而觀

焉，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礫不殊。」言周客知宋人非寶而觀之，有人知我無德而問之，其於愧也，不亦多矣。皆

諷朝廷之士，有其位無其才，能不愧乎？善曰：言己妄竊崇班，心常懷恥，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闕子》曰七：

「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八，客見，

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注》曰「九」：「如，從也。」

校勘記

「一」「百一」 原下衍「詩一首五言」五字。明州本及尤本同。今據袁本、贛州本刪。五臣陳本、正德本缺此類目。

「二」「百一詩一首五言」 原無「一首五言」四字。又篇題下善注一節原在類目下。明州本及尤本同。今據袁本、贛州本改正。

「三」「汝南人」 原「南」作「陰」。今據《魏志·王粲傳》改。各本向注皆誤。

「四」「高唐賦」 「唐」原作「堂」。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五」「所以占此土」 叢刊本校語云：善本作「所占於此土」。尤本正作「所占於此土」。明州本、贛州本與此本同，皆無校語。按，據善注「今所占之土」，則當以尤本爲是，蓋各所見善本以五臣亂之，非。又「占」下音注「之鹽」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同。陳本、正德本無，蓋五臣原無此音注。尤本善注「隱度之也」下有「占，之鹽切」四字，是爲善音。疑此合併兩家時以善音代五臣音耳。

「六」「篋笥也」 原上有「筐」字。胡克家曰：「『筐』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按，胡氏校是也。今《說文》無「筐」字。本書任彥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詩》、謝惠連《擣衣詩》善注引《說文》皆可證。今據刪。又「笥也」下，尤本有「口頰切」三字。此本將善音作五臣音，與上同，誤。

「七」「闕子」 原作「闕子」。許巽行《文選筆記》曰：「《水經注》作『闕子』。《漢書·藝文志》從橫家有《闕子》一篇。」許校是，今從改。各本皆誤。

「八」「緹巾」原無「緹」字。梁章鉅引何校曰：「上增『緹』字。」按，《後漢書·應奉傳》李賢注引此正有「緹」字。今據補。各本皆脫。

「九」「左氏傳注」原無「注」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此乃《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文。今據補「注」字。

遊仙^{〔二〕}

游仙詩一首^{五言}

何敬祖^{〔三〕}銑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爲

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以處亂朝，思游仙去世，故爲是詩。善曰：臧榮緒《晉書》

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三〕}，善屬篇章，初爲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向曰：亭亭，高貌。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栢。」劉公幹《贈從弟詩》曰：

「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善曰：《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在冬夏青青。」

《爾雅》曰：「抵，本也。」焦贛《易林》曰〔四〕：「溫山松柏常茂，不凋落。」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翰曰：吉士，劭自喻也。物，謂松柏。濟曰：玄雲，取其高也。巖石，取其固。矚，視也。善曰：《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啓》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良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於緱山乘白鶴駐山頭，舉首謝時人，數日而去。善曰：《列仙傳》曰：「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首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緱氏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爲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道以修德〔五〕。」《思玄賦》曰：「續連翩兮紛暗曖。」《說文》曰：「御，使馬也。」抗跡遺萬里，豈戀生人善本作民字樂？長懷慕仙類，眇然心緜邈〔六〕。銑曰：抗，舉也。緜邈，遠貌。善曰：《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申屠之抗跡。」王逸《楚辭注》曰：「緜，緜，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也。」

校勘記

〔一〕「遊仙」 陳本、正德本缺此類目。按，凡「遊仙」之「遊」，五臣皆作「游」，此目當依善本而存錄焉。

〔二〕「敬祖」 尤本作「敬宗」。按，五臣作「敬祖」，是也。唐《晉書·何曾傳》，曾二子，遵字思祖，劭字敬祖。本書傳長虞《贈何劭王濟詩序》稱劭「朗陵公何敬祖」亦可證。又尤本善注引臧榮緒《晉書》亦誤作「敬宗」，明州本、贛州本同。此本則已改正。

「三」「聞」原作「問」。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四」「焦贛」原作「子貢」。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焦貢」。皆非。按，當作「焦贛」。焦贛有《易林》十六卷，延壽，名贛，爲京房師。見《漢書·儒林傳》。今據改。

「五」「反道」原無「道」字。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有，與今《呂氏春秋·音初篇》正合。今據補。

「六」「眇」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眩」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眩」。胡克家曰：「『眩』字於義無取，當是傳寫之譌。各本所見皆非。」按，胡氏校是。今刪此校語。

游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向曰：「璞詩雖游仙，意雜傲誕，上下道德，信遠乎哉。」

善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

穢塵網，錙銖纓紱，滄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雖志狹中區，而辭兼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京華游俠客^{〔二〕}，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三〕}。濟曰：「朱門，貴門。蓬萊，仙山名。若，如也。」

善曰：「《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周易》

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又曰：『遯者，退也。』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爲棲^{〔四〕}。』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韜隱而赴王庭^{〔五〕}，藏養生而待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

臨源挹清波^{〔六〕}，陵岡掇^{都活}丹萸^{音啼}。良曰：「陵，上；掇，拾；萸，草也。」善曰：「毛萸《詩傳》曰：『挹，斟也。』又

曰：「掇，拾也。」《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萇，故曰丹萇。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銑曰：靈谿，谿名。盤，樂；安，何也。仙人登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也。善曰：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荊

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必取宋。」張

湛《列子注》曰：「班輸爲梯，可以陵虛。」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向曰：莊周爲蒙漆園吏，楚威王聞周賢，使使

厚幣迎，許之爲相，周笑謂使者曰：「亟去，無汙我。」故曰傲吏。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

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去。是曰

逸妻。善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

使者曰：『亟去，無汙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

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委畚而去，老萊乃隨

而隱。」進則保龍見，退則觸藩抵。翰曰：《易》云：「九二，見龍在田，龍德正中。」又云：「羝羊觸藩，羸其

角。」言退而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保中正之美，不可歸於俗務，就羸角之困者。善曰：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

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高蹈風塵外，長

揖謝夷齊。濟曰：夷、齊，伯夷、叔齊。二人恥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璞將蹈於風塵之外，不爲夷、齊守此小

節，故長揖謝之而去。善曰：《左氏傳》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

「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

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向曰：青谿，山名。道士，有道者。善曰：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

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溪之美。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銑曰：蘇秦學於鬼谷子。今所言者，璞假稱。善曰：《史記》曰：「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八。」《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翹跡企潁陽，臨河思洗耳。銑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許由逃之潁水之陽，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洗其耳。翹，高也。企，舉踵也。言思慕此事。善曰：《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下。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翰曰：兌爲閭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善曰：閭闔風，已見《西京賦》。高誘曰：「兌爲閭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善曰：靈妃，宓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司馬彪曰：「啓齒，笑也。」蹇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良曰：蹇脩，古之賢媒也。存在也。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王逸曰：「古賢蹇脩，爲媒理也^九。」《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銑曰：翡翠，鳥名。苕，枝；鮮，明也。善曰：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悅之甚也。蘭苕，蘭秀也。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向曰：綠蘿，松蘿也。善曰：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翰曰：冥，幽；霄，天也。蘂，藥蘂。挹，酌也。善曰：冥，玄默也。《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凌霄，與造化逍遙。」魏文帝《典論》曰：「飢餐瓊蘂，渴飲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

紫煙。濟曰：赤松，古仙人。鴻，鳥也。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輶」^{二〇}，馳騁眄九野。」嵇康《答難》曰：「偃佺以栢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茲亦耿介，矯翮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普白洪崖肩。^{二一}良曰：浮丘、洪崖，並仙人。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子喬以上嵩高山。」《說文》曰：「拍，拊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銑曰：蜉蝣朝生夕死，以比世人。龜鶴之壽皆千歲，以比仙人也。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爲壽也」^{二二}，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向曰：六龍，日駕也。不可頓而止之。善曰：《楚辭》曰：「貫鴻濛以束榻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叙也。」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翰曰：雉入淮爲蜃，雀入海爲蛤。言此微禽尚自變化，吾獨不能。璞恨詞也。善曰：《爾雅》曰：「感，動也。」《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龜黿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濟曰：丹谿，仙者所居。騰，升也。雲螭，龍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然而惑者望乘風雲，冀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遊列缺，翱翔倒景。然死者相襲，丘壟相望，逝者莫反，潛者莫形，足以覺也。」愧無魯陽德，迴日令善本作向字三舍。^{二三}良曰：魯陽公與韓遘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二十八宿，一宿爲一舍。璞愧無此德，迴日使反，得駐其壽也。善曰：《淮南子》：「魯陽公與韓遘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

日爲之反三舍^{一四}。」許慎曰：「二十八宿，宿爲一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渺訝切。}銑曰：吒，歎聲。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月之並過。」《儀禮》曰：「婦人拊心不哭。」吒，歎聲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游。向曰：逸，輕；霄，天；迅，疾也。言有仙者之資，必好仙者之道。善曰：逸、迅、思拂霄及遠游^{一五}，以喻仙者願輕舉而高蹈。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翰曰：清源，水源也。增，高也。瀾，大波也。吞舟，大魚也。言小水不能運吞舟之魚，俗人不足知游仙之事。善曰：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容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谷嶄巖水增波。」《韓詩外傳》曰：「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污世。』」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濟曰：特達，美貌。珪璋、明月雖寶也，以闇投人，必恐懼不受。今以仙道示俗，亦猶此也。善曰：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之珠難闇投^{一六}，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翰曰：穎、苕，皆草木也。生潛隱之處，則怨青陽之不至。生陵阜之上，則哀素秋之早及。言仙、俗殊事異，宜與此相類。善曰：言世俗不娛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臻，陵苕哀素秋之早至也。潛穎^{一七}，在幽潛而結穎也。鄒潤甫《遊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緣高松。」義與此同。《爾雅》曰：「春爲青陽。」又曰：「苕，陵苕也。」素秋，已見上文。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善曰：悲俗遷謝，故側心流涕。《周易》曰：「謂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子豐教》曰^{一八}：「詳思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平寓魯門，風煖將爲災。良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

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雜縣，則爰居是也。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

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爲政也。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一九。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

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吞舟浮

善本作涌字

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銑曰：此中神仙爲之不安，而排雲上出，但見其金銀臺

闕而已。善曰：吞舟之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

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濟曰：陵陽子明、容成公，皆仙人也。挹，

酌也。丹溜，石脂流出也。揮，以手揮也。善曰：《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銓鄉人也，好釣魚，於澗溪釣得白魚，腸中

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

也，事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

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案玉杯自來人前。」姮娥揚妙音^{二〇}，洪

崖頷^{五感}其頤^{二二}。良曰：姮娥，仙女也。妙音，謂善歌也。洪崖，古仙人也。頷，動也。聽合律，故點其頤。善曰：《淮

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二三}。」許慎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

蘇秦曰：「妙音美人，必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頷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頷，動也。」升降隨

長煙，飄飄戲九垓。銑曰：升降，上下也。九垓，九天也。善曰：《列仙傳》曰：「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

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

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今卒覩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爲交乎？』士笑曰：『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

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視之弗見，乃止。」奇齡邁五龍，千歲

方嬰孩。銑曰：五龍，皇后君。兄弟四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次曰徵龍，次曰商龍，次曰羽龍，父曰宮龍。父與諸子同

仙，在五方。言此諸仙奇齡過此矣。嬰孩，小兒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

「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

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

文》曰：「孩，小兒笑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良曰：燕昭王使人海，往蓬萊山求不死之藥，終不能得，故云

無靈氣。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善曰：燕昭使人入海蓬萊，已見上文。《漢

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

善本作見

魄。

翰曰：循環，若循環而無窮也。魄，暗也。

善曰：《說文》曰：「朔，月一日始

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尚書》曰：「惟三月，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魄生也。」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濟曰：孟秋之

月，其神蓐收。西陸，秋也。朱羲，日也。立秋，日從白道。由，從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

《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

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同道，謂

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柏。良曰：陵苕，即陵上草。女蘿，兔絲也。緣於松柏，為寒所拂，將

以萎死，故辭而去。善曰：《淮南子》曰：「斗指辛^{三三}，則寒露。」陵苕，已見上文。《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

栢。」毛萇曰：「蔦，寄生也。女蘿，松蘿也。」薜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銑曰：薜，槿花也。朝榮暮落。蜉蝣，小蟲

名。朝生夕死。此皆比人生之短也。善曰：潘尼《朝菌賦序》曰：「朝菌者，詩人以爲薜華^{三四}，莊生以爲朝菌，其物向

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向曰：圓丘，山名。奇草，芝草。靈液，玉膏也。善曰：《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桂參天。」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翰曰：王孫，王公子孫，貴者也。安期先生，仙者。言貴者饌八珍之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礪石。善曰：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周禮》曰^{〔二五〕}：「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二六〕}、曾青、礪石也。」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濟曰：當途人，謂執事也。揖，謝也。善曰：當途，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途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載翼其世者甚衆^{〔二七〕}。」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校勘記

「一」「兼」原作「無」。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當作『兼』。」胡氏所校是。「兼」傳寫譌爲「無」耳。今從改。各本皆譌。按，鍾嶸《詩品中》評郭璞《遊仙》「辭多慷慨，乖遠玄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謂其名雖遊仙，實則詠懷，善注承襲鍾嶸此意，故云「見非前識，良有以也」，則不當作「辭無俗累」可知矣。

「二」「客」尤本作「窟」。蓋善本作「窟」。贛州本亦作「窟」，校語云：五臣作「客」。陳本、正德本正作「客」。此本與明州本字用五臣，皆不著校語，蓋所見善本當作「客」，善注引《西京賦》云云可證。作「窟」者恐是後人據《藝文類聚》卷七十八引改之。

「三」「蓬萊」 王念孫《讀書雜誌·餘編下》曰：「『蓬萊』本作『蓬藜』。後人以此是《遊仙詩》，故改『蓬藜』爲『蓬萊』，不知此章但言仕不如隱，未及神仙之事。蓬藜，隱者所居，《鹽鐵論·毀學篇》云：『包邱子飯麻蓬藜，脩道白屋下。』是也。李善注引《封禪書》『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則所見本已作『蓬萊』矣。」胡紹煥《文選箋證》云：「本書顏延年《和謝監靈運詩》『幽門樹蓬藜』亦可證。」

「四」「又曰」至「山居爲棲」 原此十七字在「周易曰」上，「又曰遯者退也」六字又在「山居爲棲」下，皆錯簡致誤也。今從胡克家引陳校移正。各本同誤。

「五」「捨」 原無此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

「六」「挹」 陳本下有音注「一立」二字。又下句「掇」，陳本、正德本下無此音注「都活」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則有。按，尤本善注「掇，捨也」下有「都活切」三字，此蓋合併兩家者以善音爲五臣音耳。

「七」「先生」 陳本下有「之至」二字。按，「至」當「志」之譌，《列女傳》正有「之志」二字。今向因襲善注而刪省。

「八」「穎」 原作「穎」。今改正。下各「穎」字同。

「九」「爲媒理」 原「爲」作「而」。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及《離騷》王逸注改。各本皆譌。

「一〇」「輶」 尤本作「椿」，誤。

「一一」「拍」 陳本、正德本下無音注「普白」二字。明州本、贛州本有。按，尤本善注引《說文》「拍拊也」下有「普白切」三字，則此亦以善音爲五臣音耳。又善注中「拍，拊也」原誤作「柏，拊也」，今據正文及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改。

「一二」「此」 原作「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改。

「一三」「令」 黃侃《文選平點》曰：「善『向』當作『反』，六臣作『令』，亦訛字耳。」

「一四」「淮南子曰」至「日爲之反三舍」 明州本、贛州本此二十六字作「魯陽麾日，見《淮南子》」八字。按，此蓋合

併兩家注時見五臣向注已有而改之，非善注原如此。尤本亦作此二十六字，是也。

「一五」「逸迅思拂霄及遠遊」 原改用正文「逸翮」二句，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以存善注舊。

「一六」「明月之珠難闇投」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之珠」二字作「皆喻」。當誤。袁本與此本同，是也。

「一七」「穎」 原作「隱」。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一八」「與李平子豐教」 原無「子豐」二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蜀志·李嚴傳》裴松之注引補。按，李嚴，後改名爲平。各本皆脫。

「一九」「爲」 尤本作「言」，非。按，所引見《魯語上》，亦作「爲」。

「二〇」「姮娥」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按，姮娥，本作「恒娥」。恒娥奔月，始見《淮南子·冥覽訓》。此善注引《淮南子》作「常娥」。姮娥、常娥，疑皆宋刻避真宗諱改之。

「二一」音注「五感」 明州本、贛州本同。陳本、正德本無此二字。是五臣原無此音注。尤本善注「領動也」下有善音「五感切」三字，則各所見本以善音爲五臣音耳。

「二二」「常娥」 原「常」改作「嫦」。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許填注「常娥」同。本書《月賦》善注引亦作「常娥」。後世通作「嫦娥」。

「二三」「辛」 原作「申」。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辛」，與《淮南子·天文訓》文合。今據改。

「二四」「潘尼」及「詩人以爲薜華」 原「潘尼」作「潘岳」、「詩人」作「時人」。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當作「潘尼」、「詩人」。本書上陸士衡《歎逝賦》善注亦引有「潘尼《朝菌賦序》」。又《藝文類聚》卷八十九引晉潘尼《朝菌賦序》曰云云，「詩人以爲薜華」句正在其中。此蓋後人妄改「潘尼」爲「潘岳」，又「詩」傳寫譌作「時」。今改正。

「二五」「周禮」 原無「周」字。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尤本補。

「二六」「白礬石」 今《抱朴子·仙丹》無「石」字。

「二六」「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原無「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十一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董仲舒傳》補。各本皆脫。

文選卷第二十一

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並李善注

招隱

左太沖 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 招隱詩一首

反招隱

王康琚 反招隱詩一首

游覽

魏文帝 芙蓉池作一首

殷仲文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謝叔源 游西池詩一首

謝惠連 泛湖出樓中翫月一首

謝靈運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晚出西射堂一首

登池上樓一首

游南亭一首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一首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顏延年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一首

鮑明遠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謝玄暉
游東田一首

江文通
從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一首

沈休文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宿東園一首

游沈道士館一首

徐敬業
古意酬到長史漑登琅邪城詩一首

招隱^{〔一〕}

招隱詩二首

五言善曰：《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二〕}。」

左太沖良曰：思苦天下溷濁，故將招尋隱者，欲以退不仕。善曰：《雜詩》左居陸後，而此

在前，誤也。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向曰：荒廢之道，橫絕古今。以喻時也。善曰：《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

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

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善曰：結構，謂

交結構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

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善曰：《尚書大傳》曰：

「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

山南也。」石泉漱瓊瑤，纖鱗或善本作亦浮沉。向曰：瓊、瑤，皆玉。言水有之。纖鱗，小魚也^{〔三〕}。善曰：《楚辭》

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善曰：《禮

記》曰：「絲竹，樂之器也。」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濟曰：木叢生曰灌。善曰：《毛詩》曰：「其嘯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灌，叢也。」《南都賦》曰：「寡婦悲吟。」秋菊兼糗糧，幽蘭間重襟。良曰：菊可以餐，故云兼糗糧^四。蘭可以佩，故云間重襟也。善曰：《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曰：「乃裹糗糧。」毛萇曰：「糗，食也。」《楚辭》曰：「紉秋蘭以爲佩。」然蘭可爲佩，故以間襟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翰曰：躊躇，周行貌。煩，勞也。欲投棄冠簪，而隱於此中。善曰：言世務勞促，故足力煩殆也。《韓詩》曰：「搔首躊躇^五。」阮嗣宗《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強。」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仕臻切}。向曰：經始，經營之始。東山，思所居之東山也。木叢生曰榛。善曰：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毛詩》曰：「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銑曰：瑩，清也。善曰：《周易》曰：「井冽寒泉^六。」《廣雅》曰：「瑩，磨也。」悄^{善本作峭字}青葱間，竹栢得其真。濟曰：悄，青葱，茂盛美貌。真，謂不彫也。善曰：峭，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萐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弱葉栖霞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良曰：言竹栢之美。翰曰：爵，五等之爵。服，五等之服。皆不可以常玩，必有好惡屈伸於其間。善曰：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東征賦》曰：「行止屈伸與時息兮。」結綬生纏牽^七，彈冠去埃塵。銑曰：結綬，謂入仕也。由此而生纏牽。彈冠，所以去塵。冠既有塵，固亦多累。善曰：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綬以生纏牽之憂，或彈冠而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物之紛，可謂養生矣。」惠連非吾屈，首陽非

吾仁。向曰：「謂如柳下惠與少連，降志辱身，吾亦不以爲屈。如夷、齊不仕周，居於首陽山，吾亦不以爲仁。當思靜退，自得中道。」善曰：《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相與觀所尚，逍遙極善本作撰字良辰。善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校勘記

「一」「招隱」 原脫此類目，明州本、贛州本及陳本、正德本同。今據集注本、尤本及卷目補。

「二」「善曰韓子曰」云云 集注本在類目「招隱」二字下，有此善注及《鈔》殘文，其下已亡佚。

「三」「小」 原作「少」。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

「四」「兼」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皆無此字。

「五」「韓詩」 原改作「毛詩」。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按，此所引見《邶風·靜女》，本書《思舊賦》、《洞簫賦》善注引亦作「韓詩」，與《毛詩》作「搔首踟躕」者不同。

「六」「泉」 各本善注同。胡克家曰：「何校：下添『食』。陳同。」按，《周易·井卦》：「井冽寒泉，食。」若以釋此詩之意有「食」字爲是；若以證正文「寒泉井」之所出，則「食」字可不引。

「七」「纏牽」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王念孫《讀書雜誌·餘編下》曰：「『纏』當爲『纏』。張華《勵志詩》『纏牽之長，實累千里』，顏延之《應詔觀北湖田收詩》『取累非纏牽』，善注並引《韓策》爲證。」張雲璈《選學膠言》說同，云：「善注言或結綬以生纏牽之憂，引《說文》曰：『纏，繞也。』非矣。」

招隱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翰曰：夷，平也。躑躅，將行貌。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

蛩蛩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

「躑躅，住足也。」躑與躑同。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濟曰：幽人，隱者。浚，深也。善曰：《周易》曰：「履

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眷浚谷而勿墜。」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良曰：藻，水草也。善曰：

《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毛萇《詩

傳》曰：「麓，山足也。」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銑曰：雲構，大廈也。幄，帳也。善曰：劉公幹詩曰：「大廈

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幄浮遊。」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結風佇蘭林^二，回芳薄秀木。向

曰：結，積，佇，留也。蘭，香草也。蘭氣迴轉，薄迫於秀茂之木。善曰：《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

蘭皋與蕙林。」王逸《楚辭注》曰：「薄，附也。」《廣雅》曰：「秀，美也。」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翰曰：言

飛泉漱蕩玉石而有聲也。善曰：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雷穿石^二。」《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鳴玉，亦瓊瑤也。見

上注。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善本作醇字樸？濟曰：言靈者，美之也。又似崩頽之

響，赴於幽深之曲。曾，猶深也。良曰：此皆自然而成，故云非有假也。言賞此則可謂至樂，何事趨於榮利，而淳樸之風由茲而薄？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爲天下，鴻淳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鴻與澆同。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銑曰：苟，且；稅，捨也。從所欲，謂隱居也。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捨車曰稅。」稅與脫古字通^四。

校勘記

- 「一」「結風」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激楚」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激楚」。贛州本亦作「激楚」，校語云：五臣作「結風」。梁章鉅曰：「案詩上下文無曲名，疑向說是也。善注引《上林賦》爲證，或正文亦作『結風』，沿注譌爲『激楚』耳。」按，梁氏說是，今從其說刪原校語。《藝文類聚》卷三十六引亦作「結風」。
- 「二」「穿石」 下宜添「溜與雷同」四字。
- 「三」「稅駕」 原「稅」作「脫」。明州本、贛州本同。非。尤本作「稅」，與《李斯列傳》文合。今據改。
- 「四」「稅與脫古字通」 原「稅」、「脫」二字互置。胡克家曰：「『脫』、『稅』二字當乙。謂正文及《史記》、《方言》之『稅』即『脫』也。」今據乙正。各本皆誤倒。

反招隱^{〔二〕}

反招隱詩一首

五言

王康琚向曰：《古今詩英》題云^{〔二〕}：「晉王康琚。」而不述其爵里才行也。康琚以爲混俗

自處，足以免患，何必山林，然後爲道，故作反招隱之詩，其情與隱者相反。善曰：《古今

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爵里未詳也。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翰曰：伯夷、叔齊自竄首陽之山，老聃爲周柱下史，伯夷

之德不如老聃，則小隱劣於大隱明矣。善曰：《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

時，爲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濟

曰：謂堯有隱人，常以樹爲巢而居其間，時人號曰巢父。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

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良曰：今，謂晉也。稱盛明，美之也。云

能無，言亦有也。善曰：《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也。」班固《漢書序》曰：「山林

之士，往而不能反。」放神青雲外，絕跡窮山裏。鷗鷄先晨鳴，哀風中^{善本作迎}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

傷玉趾。銑曰：言山中鳥音風聲，足益愁思，霜降冰結，足傷肌膚，信不足好也。鷗鷄，鳥名。趾，足。善曰：《琴操》

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爲九州伍長乎？』」《莊子》曰：「絕跡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重奏曰：「陳原絕跡窮山」三，韞櫝道藝。」《楚辭》曰：「鵲鷄嘲哢而悲鳴。」崔琦《七蠲》曰：「再奏致哀風。」《楚辭》曰：「漱凝霜之雰雰。」又曰：「容則秀稚朱顏。」《毛詩》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蔣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己。良曰：從俗爲周才，索居爲偏智。善曰：以出仕爲周才，隱居爲偏智。《傅子》曰：「君子周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己。」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翰曰：隨時而行曰推分，去人自苦曰矯性。善曰：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太平大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天死，季由殖於衛，皆迫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濟曰：歸來，呼隱者，使歸於代也。期，望；安，何也。善曰：《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遊乎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校勘記

「一」「反招隱」原脫此類目，與上類目「招隱」同。今據尤本及卷目補。

「二」「古今詩英」原下有「華」字。陳本、正德本作「今古詩英」，明州本、贛州本同。按，此本蓋依善注引而添，失五臣舊矣。今刪。《隋書·經籍志四》有梁昭明太子撰《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蓋此也。善與向引各有節略。

「三」「陳原」許巽行《文選筆記》曰：「當作『霍原』，見《晉書·李重傳》。霍原，字休明，燕國人，見《隱逸傳》。」按，唐《晉書·李重傳》載此與善注所引王隱《晉書》文同，惟彼其上有「（劉）沈爲中正，親執銓衡」

之語，則「陳」乃謂劉沈奏議所陳述者，非姓氏之「陳」也。善引此欠周，而許改此亦未爲得矣。

遊覽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良曰：魏，姓曹氏。《魏志》云：「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之子，爲五官中郎將。太

祖薨，嗣位爲丞相。魏受漢禪^{〔一〕}，即皇帝位。」此詩未即位時作，謂文帝者，後人題之。芙

蓉，池名。善曰：《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之子，爲五官中郎將。太祖薨，

嗣位爲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二〕}。」

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銑曰：鄴都之西園。善曰：《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曰：

「乘，升也。」雙渠相溉灌^{〔三〕}，嘉木繞通川。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

庭。」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向曰：卑，低；脩，長也。摩天，言高也。蒼，青色。善曰：《子虛賦》曰：「上

拂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善曰：張衡《羽獵賦》曰：「風翊

翊其扶輪。」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翰曰：丹，赤；華，光也。善曰：《法言》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濟曰：謂有五色雲。鮮，明也。此皆美貌。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良曰：赤松子、王子喬，皆古仙人也。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王子喬，即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遨游快心意，保已終百年。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校勘記

「一」「魏」原作「後」。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改。按，依善注此當作「魏王」二字，屬上句讀。

「二」「善曰」云云 原此一節併入五臣良注，但作「善注同」三字。明州本同。今據贛州本及尤本複出。善注與良注不全都也。

「三」「溉灌」 《藝文類聚》卷九、《太平御覽》卷五九二引作「灌溉」。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淮南郡之於湖縣南，所謂姑熟，即南州矣。」庾仲雍

《江圖》曰：「姑熟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銑曰：檀道鸞《續晉陽秋》曰「二」：「殷仲文，陳郡人也。爲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

姊夫，玄僭立，爲長史。帝反正，出爲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

姑熟，桓玄所出，大築府第於此國南，故曰南州。其界九井山。仲文從玄於此游，故作是詩，敘其進退危懼之情也。善曰：檀道鸞《續晉陽秋》曰：「殷仲文，陳郡人也。爲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爲長史。帝反正，出爲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向曰：四運，四時也。準，平也。言四時其運行，若魚鱗之相次，其物理變化，亦各均平若一

也。善曰：《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翰曰：清秋感人，興喻之情，可盡於此。善曰：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

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濟曰：淒，寒；緊，急也。善曰：緊，猶實也。言欲成

也。爽籟驚^{善本作警字}幽律，哀壑叩虛牝。良曰：爽，清也。籟，風激物之聲也。驚，起也。清風激於幽深之處，起其音

律。牝，亦谿谷也。風入其中，成其哀也。善曰：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起其幽律，衝哀壑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

「爽，差也。」簫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

曰：「人籟^三，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警，起也。」孔安國《論語

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隕。銑曰：言歲既寒，草木無

復秀者。仲文言我無實，乃浮榮之人，自甘早隕墜也。善曰：《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賈逵《國語注》曰：

「浮，輕也。」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向曰：言己貞正，其猶松栢。而性危脆，同於朝菌。謂被桓玄所制，憂懼至

斯。善曰：松貞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曰：「薄，辭也。」《論語》：子曰：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哲匠感蕭辰^四，肅此塵外軫。翰曰：哲，智也。匠，謂

善宰萬物者。謂桓玄也。蕭辰，謂秋風蕭瑟之辰。言玄感此時，進駕於高山，出於塵外也。肅，猶清也。軫，車也。善曰：匠，謂桓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車也。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濟曰：泛，謂玄大設宴席，泛博愛士。逸爵，猶飛杯也。邀屈妙勝之人，相引而飲。善曰：《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己，故通呼曰勝引。伊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良曰：伊，惟也。余，仲文自稱也。言樂桓玄好仁之懷，使我疑惑鄙吝。祛，除；泯，絕也。善曰：《左氏傳》：公族穆子曰「五」：「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杜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哂。銑曰：言我猥以不才之身，爲冠首於阿衡之朝，恐匈奴聞之而笑我矣。此仲文自謙而美桓玄也。玄爲大司馬，以比伊尹爲阿衡也。善曰：阿衡，喻玄也。言己以凡猥妄首朝端，匈奴聞之，將見哂也。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以一言悟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校勘記

「一」「續晉陽秋」原無「續」字。胡克家曰：「陳云：『晉』上當有『續』字。」按，陳校是也。《隋書·經籍志

「二」著錄有孫盛撰《晉陽秋》三十二卷（迄哀帝），又有檀道鸞撰《續晉陽秋》二十卷，則此必當作「續晉陽秋」。今從補。各本皆脫。

「二」「善曰」云云 原此一節併入五臣銑注，但作「善注同」三字。明州本同。今據尤本複出。贛州本則照錄銑注爲善注，而云「銑同善注」。大誤。其不知「姑熟，桓玄所出」以下非善注所當有也。

「三」「人」 原作「今」。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人」。按，今《齊物論》郭注無此字，蓋善注原依詩意引此添「人」字耳。此本作「今」者，當誤改，今改回。

「四」「辰」 尤本作「晨」，注同。贛州本作「晨」，校語云：「五臣作「辰」。此本與明州本失著校語。又善注中三「晨」字，原依五臣正文改作「辰」，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以與善本正文相應。

「五」「公族」 原「公」作「曰」，屬上讀，非。今從胡克家校及《左傳》襄公七年文改。各本皆誤。

游西池詩一首

五言

謝叔源 向曰：臧榮緒《晉書》云：「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爲尚書左僕射，以黨

劉毅被誅。」西池，丹陽西也。混思與友朋相與爲樂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謝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爲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 翰曰：蟋蟀在堂「二」，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序》曰「三」：「《伐木》廢，朋

友之道缺矣。勞者歌其事。」皆思友之詩也。 善曰：《聲類》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序》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有來豈

不疾，良遊常蹉跎。

五臣本無此兩句「四」。

善曰：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予，時無筭而非我。」劉楨《黎陽山賦》

曰：「良遊未厭，白日潛暉。」

《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

高臺眺飛霞。

銑曰：阡，道也。陵，山陵。闕，城闕也。善曰：《說文》曰：「越，度也。」鄭玄《禮記注》曰：「肆，

市中陳物處也。」

《毛詩》曰：「願言思子。」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廣雅》曰：「被，加也。」言加大阜而

通城闕也。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

向曰：惠風，謂春風施惠萬物也。蕩，動也。繁囿，謂園囿繁茂也。屯，聚；曾，

重也。阿，大陵也。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景昉鳴禽集，水木湛清

華。翰曰：景昉，日斜也。湛，澄；華，麗也。

善曰：《蒼頡篇》曰：「湛，水不流也。」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

柯。濟曰：蘭沚，水渚有蘭也。芳柯，蘭枝也。徙倚，時行也。

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

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詩。」沚，與詩同。《楚辭》曰：「步步徙倚而遙思」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

何？良曰：美人，謂友人也。愆，過也。言友人遲晚不至，我將如之何。

善曰：《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

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

無爲牽所思，南榮戒其多。銑曰：楚庚桑子誡南榮趯曰：「全爾形，

抱爾生，無使汝思營營。」謂相思不已。自誠之詞。

善曰：《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趯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

營。」趯，處朱切。

校勘記

「一」「善曰」云云 原此一節併入五臣向注，但作「善注同」三字。明州本同。贛州本併向注入善，而善注文則全用

向注。非。尤本善注作「臧榮緒《晉書》曰：謝混，少有美譽，善屬文，爲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沈約《宋書》曰：混，字叔源。西池，丹陽西也。混與友朋相與爲樂也」五十字。按，此五十字蓋尤氏逕取贛州本善注文，惟刪「字叔源」三字，又添「沈約宋書曰混字叔源」九字而已。其不知謝混爲晉人，《宋書》無混傳，則誤中之誤矣。今姑依此向注而刪「西池」以下十五字，複出善注。

「二」「蟋蟀」按，上當有「《毛詩》曰」三字，由善注可知。各本翰注皆脫。

「三」「韓詩序」原無「序」字。下善注同。按，當作「韓詩序」三字，本書《閑居賦》善注引《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可證。今據補。善注「韓詩序」同。

「四」校語「五臣本無此兩句」此校語原在善注末，明州本、贛州本同。今依此本校例移正於此。陳本、正德本正無此二句。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

五言善曰「二」：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向曰：樓，即所居之樓。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

音饒。

翰曰：澤中曰瀛。星羅，謂夜也。橈，楫也。

善曰：《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遙望

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橈兮蘭旌。」王逸曰：「橈，小

楫也。」憩榭面曲汜，臨流對迴潮。濟曰：憩，息也。臺上有木曰榭。水決復入曰汜。迴潮，潮落之名。善曰：毛萇

《詩傳》曰：「憩，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爲汜。」《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隧」二，隱曲之汜。」輟策

共駢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猿響山椒。銑曰：山椒，山頂也。善曰：李軌《法言注》曰「三」：駢，並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丘。亭亭映江月，
颺颺出谷飈。音標。向曰：亭亭，月明貌。颺颺，風聲。飈，風也。善曰：亭亭，迴貌。王逸《楚辭注》曰：「瀏，風疾貌。」《寡婦賦》曰：「風瀏瀏而夙興。」斐斐氣羃岫，泫泫露盈條。翰曰：斐斐，山氣貌。羃，覆也。岫，山峯也。泫，露光。盈，滿也。條，細枝。善曰：斐斐「四」，輕貌。泫泫，垂貌。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諠囂。銑曰：矚，望；祛，除；幽，靜；蘊，積；盪，洗；諠，聒；囂，氣也。善曰：李奇《漢書注》曰：「祛，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蘊，積也。」鄭玄《禮記注》曰：「聞諠囂，則人意動作。」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向曰：晤，對也。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悟，與晤同，古字通「五」。

校勘記

「一」「善曰」 原無此二字。明州本同。今據贛州本增。

「二」「隧」 原作「豫」。今據《韓詩外傳》第三章改。各本同誤。

「三」「李軌」 原作「李弘軌」三字。胡克家曰：「『弘』字不當有。」按，《隋書·經籍志三》著錄有李軌注《揚子法言》，此因李軌字弘範而誤衍「弘」字。今據刪。各本皆衍。

「四」「斐斐」 原作「斐」字；又下「泫泫」，原作「泫斐」。今並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補改。

「五」「悟與晤同古字通」 尤本無此七字，胡刻尤本無「古字通」三字，皆傳寫脫。按，據此善注則善本正文作「悟」，尤本正如。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五言善曰：

《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鄉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

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

濟曰：京口，江口。北固，山名。靈運從宋高祖上此山樓，望江而應制。凡和天子曰

應詔。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

良曰：玉璽，謂天子傳國璽。此者戒人誠信，使敬於上。黃屋，謂人君以黃繒爲蓋。此者示

人崇高，有異於下也。

善曰：言聖人佩玉璽，所以儆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鄧析子》曰：「爲之符璽以信之。」

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也。」《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

屋左纛。」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銑曰：此二事蓋爲名教而用之，至於大道化人，在神理超遠而已。善曰：言上

二事乃爲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

束物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曰：「聰竟神理。」《方言》曰：「超，遠也。」昔

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

銑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故云昔聞也。今見者，謂宋高祖登北固

山，若飄然出於塵外，正與堯意相合也。鑣，銜也。善曰：

《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外，已見上

文。《說文》曰：「鑣，馬銜也。」言鑣以明馬，猶軫以表車。

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

吹簫。稅，捨，鑾，駕也。山椒，山頂也。善曰：

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鑾，猶稅駕也。山椒，已見上文。張

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

濟曰：組，組帷也。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筵，席也。善曰：《吳都賦》曰：「張組

帷，構流蘇。」《遊天台山賦》曰：「或倒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陰倒景，崑崙罩曾城。」並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臯。良曰：薄，叢也。麗，美也。江臯，江曲也。善曰：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蘭薄戶樹」，瓊木籬些。」然此意微與王逸注異，不可以王義非之。《楚辭》曰：「朝騁驚兮江臯。」王逸曰：「澤曲曰臯。」原隰萇^啼綠柳，墟囿散紅桃。銑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萇，軟枝也。墟，丘；囿，園也。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發乎也。桃則華。萇，與稊音義同。《廣雅》曰：「墟，居也。」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向曰：皇，宋高祖也。言宋高美此陽春而布德澤，故萬象皆光昭也。善曰：《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物咸載。」顧己枉維繫，撫志慙場苗。翰曰：《詩》云：「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喻賢人有潔白之德。食場苗，喻食祿。維、繫，皆繫也。喻羈賢人，使人仕也。靈運自謙顧己非賢，枉見繫繫而仕，循撫其志，實慙食祿而已。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濟曰：工，巧也。巧拙各有所宜。靈運謙以爲宜在放逸，終將歸於山林，而巢居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質，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良曰：曾，則，謠，歌也。靈運云素願自退，今覩山水樂之，則是縈於舊想，故覽物色而奏長歌也。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謂隱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謠。」

校勘記

「一」「蘭薄戶樹」原此句上有「朝馳騫兮」四字。胡克家曰：「何校去此四字。」按，此四字不見於所引《楚辭·

招魂》，蓋涉下引《楚辭》而誤衍。今刪去。各本皆衍。又《招魂》：「蘭薄戶樹。」王逸曰：「薄，附也。」善則以林叢釋薄字，故下注有與王義異之言。

「二」「梯」原作「梯」。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下二「梯」字同。

晚出西射堂一首

五言 銑曰：射堂，在永嘉西。靈運獨處，常不得意，作是詩也。然此以下，皆永嘉所作。

善曰：永嘉郡射堂「一」。

謝靈運

步出西掖

善本作城字

門^二

遙望城西岑。

連障疊巘

魚偃

嶠^五

青翠杳深沈。

向曰：岑，山峯也。山橫曰障。巘

嶠，崖之別名。青翠，山色。杳，闇也。

善曰：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

而高曰岑。」《爾雅》曰：「山正，障^三。」巘，嶠，崖之別名。《爾雅》曰：「重巘，隙。」《文字集略》曰：「嶠，崖也。」王

逸《楚辭注》曰：「杳，深冥也。」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

祿含

氣陰。

翰曰：楓，木名。曛，黃昏時。嵐，山風也。善

曰：《楚辭》曰：「與曛黃而爲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兮嵐氣清。」《埤蒼》曰：

「嵐，山風也^四。」

節往感不淺^五

感來念已深。

濟曰：節，時；感，憂也。

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

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良曰：羈雌，無耦也。萬物含情，尚愛儔類，如何使我離賞心之人乎？

善曰：《七發》曰：

「暮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言鳥含情，尚知勞愛，況乎人而離於賞心也？

撫鏡華緇鬢，攬帶

緩促衿。銑曰：華，白；緇，黑也。言老瘦帶緩，故促其衣衿也。

善曰：《孫綽子》曰：「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陸

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玄鬢吐素華。」《古詩》曰：「衣帶日已緩。」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向曰：安排之理，空有其言，幽獨不悶，是賴鳴琴而已。靈運以此自解。善曰：言安排之事，空有斯言，幽獨不悶，唯賴鳴琴而已。《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惟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校勘記

「一」「善曰永嘉郡射堂」原作「善注同」三字。明州本同。今據贛州本及尤本善注複出。此與銑注大不同，當合併兩家注者誤。

「二」「掖」原下無校語。明州本同。尤本作「城」。贛州本亦作「城」，校語云：五臣作「掖」字。則所見善本作「城」，今據以增此校語。《藝文類聚》卷二十八引亦作「掖」。許巽行《文選筆記》附許嘉德曰：「掖門乃宮禁之門，作『城』爲得。」

「三」「爾雅曰山正障」按，今《爾雅·釋山》作「上正，章」。此「山」當「上」之譌。障，與章同。

「四」「山風也」尤本下有善音「嵐，祿含切」四字。按，五臣正文「嵐」下原無音注，由陳本、正德本可知。此本與明州本、贛州本將善音注移於正文中而成五臣音，蓋合併兩家注者所爲也。

「五」「感」尤本作「戚」。字同。又下句「念」，《藝文類聚》引作「恨」。

登池上樓一首

五言 翰曰：靈運被譖出，時有疾，起而作是詩「二」。

善曰：永嘉郡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作前各淵沈。濟曰：虬，龍；作，慙也。虬以潛處而自保，鴻以遠

飛而去患。靈運既羈世網，故有愧慙虬鴻之義。

善曰：虬以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虬鴻也。《說

文》曰：「虬，龍有角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

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語注》曰：「作，慙也。」進德智所拙，

退耕力不任。良曰：言進德濟世，智則踈拙，退耕自給，力不堪任。善曰：《周易》：子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

也。」《尸子》曰：「爲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憂」二，此孫叔敖之德也。」徇祿反窮海，卧痾對空林。銑曰：徇，求也。

永嘉海畔，故云窮海。痾，病也。善曰：趙岐《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謂永嘉郡也。《說文》曰：「痾，病也。」

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

善本無此兩句「三」。

向曰：卧病於衾枕，暗於節候，故云褰開帷簾窺臨景物也。

傾耳聆波

瀾，舉目眺嶇嶽

音欽。

翰曰：聆，聽；眺，望也。嶇嶽，山高貌。

善曰：《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廣雅》：「聆，

聽也。」李陵書曰：「舉目言笑。」《洞簫賦》曰：「嶇嶽歸嶠。」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濟曰：初景，初春也。

革，改；緒，餘也。春爲陽，冬爲陰也。善曰：《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神農本草》曰：

「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良曰：塘，隄也。鳴禽，鶯也。

銑曰：《詩·豳風》曰：「春日遲遲，采繁祁祁。」《楚辭》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言感傷此歌吟也。善曰：《毛詩·豳風》曰：「春日遲遲，采繁祁祁。」《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向曰：離羣索居歲月多，而難處其心也。善曰：《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永久。」《穀梁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翰曰：執持雅操，豈獨於古無悶也。道驗之於我，將爲之矣。《易》云：「遯世無悶。」善曰：《莊子》：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周易》曰：「遯世無悶。」

校勘記

「一」「是詩」原無「詩」字。明州本、贛州本及正德本同。今據陳本補。

「二」「不」原作「此」。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三」校語「善本無此兩句」此校語原在五臣向注末，今依此本例及贛州本移正於此。尤本正無此二句，胡克家曰：「詳文義當有，各本所見或傳寫脫之也。」《藝文類聚》卷二十八引亦有此二句。

「四」「持操」今《莊子·齊物論》作「特操」。《經典釋文》曰：「『特』，本或作『持』。」此善注從一本以就正文耳。

游南亭一首

五言 銑曰：靈運所居之南亭。

善曰：永嘉郡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濟曰：時竟，謂日暮之時。竟，盡一日也。澄，清也。霽，雨止也。善曰：《淮南子》

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說文》曰：「霽，雨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霖雨

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二。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良曰：含餘清，謂雨後氣尚清涼也。隱半規，謂日

落峯外，隱半見。規圓，日之形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簞，清有餘也。」張載《歲夕詩》曰：「白日隨天

迴，皦皦圓如規。」久痾痾，病也。昏墊念，病也。苦，旅館眺郊歧。銑曰：痾，病也。昏，霧；墊，溺也。言病此霖雨之苦也。旅館，客

舍也。眺，視也。郭外曰郊。歧，道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痾，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

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瞶墊溺，皆困水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舍也。三。」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

池。向曰：被，覆也。善曰：《楚辭》曰：「皋蘭被徑兮斯路漸。」《廣雅》曰：「漸，稍也。」《楚辭》曰：「芙蓉始發

雜芰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未厭青春好，已觀善本作觀朱明移。翰曰：夏爲朱明。善曰：《楚辭》曰：

「青春受謝白日昭。」《爾雅》曰：「夏爲朱明。」感感感物歎三，星星白髮垂。翰曰：感感，憂思貌。感此節物也。

星星，白髮之貌。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居戚戚而不解。」《古長歌行》曰：「感物懷所思。」左思《白髮

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良曰：餌，食也。言不能進藥食，故衰疾忽然在此。

善曰：餌藥既止，故有衰病。《蒼頡篇》曰：「餌，食也。」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銑曰：言將往候秋水至，隨流而歸，息形影於舊居之山崖。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罔兩問影曰」四：「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夜代，謂使得休息也。」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向曰：亮，信；良，美；知，友也。善曰：毛萇《詩傳》曰：「亮，信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

校勘記

「一」「也」 原無此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

「二」「客舍」 原「舍」作「會」。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及《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僖公二年杜注改。按，本書《秋興賦》善注引此亦作「舍」。

「三」「感感」 陳本、正德本作「戚戚」，翰注同。按，上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節往感不淺」，五臣作「感」，善作「戚」。則此五臣亦當作「感感」，陳本、正德本所見非也。又尤本亦作「感感」，然據善注，善本正文原當作「戚戚」，作「感感」者，以五臣亂善，亦非。明州本、贛州本亦作「感感」，翰注則作「戚戚」，贛州本善注又作「感感」，感與戚二字互混矣，當以此本為最是。

「四」「罔兩」 原作「魍魎」。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以存善注之舊。今《齊物論》亦作「罔兩」。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

五言 翰曰：赤石山枕海，靈運於此進也。

善曰：靈運《遊名山志》曰：「永寧、安

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濟曰：水宿，宿於舟中也。淹，久；興，起也。善曰：

《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預《左氏傳注》

曰：「歇，盡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陰而赫然。」周覽倦瀛壖而緣，況乃凌窮髮。

良曰：瀛，海；壖，岸也。周覽於此，尚以勞倦，況若昔人陵窮髮之地哉？窮髮，無毛之地，在北海之北也。善曰：《登徒子好

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鄒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壖棄

地。」韋昭曰：「謂緣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躐也。」顧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

人舉帆揚越，以爲標的。」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銑曰：川后，波神。天吳，水伯。善曰：《洛神賦》曰：「川

后靜波。」《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黃

青。」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向曰：石華附石生，海月如鏡，皆中食，故采拾之。挂席，則揚帆也。善曰：《臨海

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賦》：「維長綯，挂帆席。」溟

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翰曰：溟、漲，皆海也。端倪，猶涯際也。輕舟而進曰虛舟。超越，輕疾貌。善曰：《莊子》

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鯢，海運則將徙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窅冥，故以溟爲名。」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

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濟曰：齊相田單攻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爲書遺燕將，燕將得，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言於王，欲爵仲連，仲連逃於海上，故云輕組。組，綬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故云眷也。善曰：言仲連輕齊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悅。既悅海上，恐有輕朝廷之譏，故云「子牟眷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良曰：忽，忘也。矜名則必危身，故於道未足。適己則不濟於代，故於物有忘。善曰：《韓子》：白圭曰：「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銑曰：孔子困於陳，太公任往吊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故不免。」言可用於物，則傷於己。靈運將依太公任之言，不爲人用，謝去天伐，以存其生。善曰：《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往吊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污，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之中。人獸不亂羣，人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校勘記

- 「一」「綃」 原作「絹」。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本書《海賦》改。各本皆譌。
- 「二」「謝承」 原作「謝丞」。明州本同誤。今據贛州本及尤本改。
- 「三」「少」 原作「小」。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五言向曰：言靈運遊山寺也。

善曰：精舍，今讀書齋是也。靈運《遊名山

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向曰：澹然安意也。善曰：《楚辭》曰：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翰曰：陽微，日落

也。善曰：《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尚早。」《正曆》曰：「日，太陽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鄭玄《毛

詩箋》曰：「微，不明也。」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濟曰：霏，日氣也。時既暮，故收歛也。善曰：霏，雲飛貌。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良曰：芰荷、蒲稗，皆水草。迭，遞也。映蔚，其色鬱茂隱映也。善曰：杜預《左

氏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薄解切。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銑

曰：南徑、東扉，即所居也。趨，疾行。偃，卧也。善曰：《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

是？」《爾雅》曰：「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向曰：思慮澹

然，志意愜當，則外物自輕，於至理無違也。善曰：《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猶足也。」《孫卿子》

曰：「內省則外物輕矣。」《廣雅》曰：「愜，可也。」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翰曰：言養生不出此道也。攝，養

也。善曰：《楚辭》曰：「願寄言於三鳥。」《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劉涓子《吳都賦注》曰：「攝，持也。」

《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五〕。」《說文》曰：「推，排也。」謂推排以求也。

校勘記

〔一〕「靈運遊名山志」原「靈運」上有「謝」字。胡克家曰：「『謝』字應去，前後所引可證。」今從刪。各本皆衍。

〔二〕「蔚」《藝文類聚》卷九引作「曖」。又下音注「皮卦」，原作「支卦」。今據陳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

〔三〕「雲者」原無此二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

〔四〕「鳥」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島」。此本蓋據《九歎·憂苦》文改之，是也。

〔五〕「謂」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爲」。此本蓋據《左傳》成公十三年文改之，是也。下「謂」字同此。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五言 濟曰：言靈運登石門山也。

善曰：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

遡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一〕。良曰：策，策杖也。絕，懸絕也。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駁。郭璞

《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棲。

疏峰枕

善本作抗字

高館〔二〕，

對嶺臨迴谿。

銑曰：疏，鑿也。迴谿，谿曲迴也。

善曰：

《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廣雅》曰：「抗，舉也。」長林羅戶庭善本作穴字，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翰曰：術、蹊，皆山路。善曰：《景福殿賦》曰：「欲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活活夕流駛色吏，噉噉叫夜猿啼。濟曰：活活，水聲。駛，疾也。噉噉，猿聲。善曰：《毛詩》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楚辭》曰：「聲噉噉以寂寥。」《廣雅》曰：「噉，鳴也。」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良曰：自言沉深冥默，豈復別理？但欲守道，使不攜離。善曰：《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沉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萸。銑曰：九秋幹，松之類。三春萸，草之類。言心契堅貞，自游於道，翫色亦同於俗也。善曰：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三〕}。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九秋，已見《南都賦》。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向曰：居常道以待終天年，處順理而安排代事，將使憂樂不能入於我也。善曰：《新序》：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吊之曰^{〔四〕}：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安排，已見上文。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良曰：同懷，謂友人也。仙者因雲而升，故曰雲梯。善曰：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仙詩》曰：「安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虛。」

校勘記

「一」「息」 《藝文類聚》卷八引作「宿」。

「二」「枕」 原下無校語。贛州本作「抗」，校語云：五臣本作「枕」。按，據善注，善本當作「抗」，尤本正作「抗」。

《藝文類聚》引亦作「抗」。此本與明州本失著校語，今增此校語。

「三」「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明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此十一字不當有，觀下注云『九秋，已見《南都賦》』可知。各本皆衍。」按，胡氏說是也。然「古樂府」十一字當取注末「九秋，已見《南都賦》」七字改之，始與正文順序相合。又本書卷三十四《七啓》、卷三十五《七命》善注亦有「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之言，不作「九秋，已見《南都賦》」，疑此注末七字爲後人依李善注例而增添。贛州本則改已見爲複出《南都賦》注全文。皆非。

「四」「失」原作「矢」。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按，所引見《莊子·養生主》。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五言銑曰：則靈運所居南山、北山。善曰：靈運《山居賦》

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求歸其路」，「迺界北山。」注曰：「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良曰：山南曰陽也。景，日；憩，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于南山之

陽。」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翰曰：迥，遠也。策，杖；徑，路也。窈窕，長遠

貌。玲瓏，明暗貌。善曰：曹摅《贈石荊州詩》曰：「轡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甘泉賦》曰：「和氏玲瓏」三。晉灼

曰：「明貌。」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善本作灋字，在冬切。良曰：俛，下；喬，高；杪，末；聆，聽也。淙，水聲。言登於

山半，下視高木之末，仰聽流水之聲。善曰：《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綜《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鳬鷖在濑。」毛萇曰：「濑，水會也。」瀝，與濑同。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良曰：蹊，徑，蹤，跡也。銑曰：丰，草盛也。言雷雨作解，竟何感動，而令草木升長，皆得盛容。善曰：《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地中有木，升。」丰容，悅茂貌。郭璞曰：「丰，容也。」初篁苞綠籊，新蒲含紫茸。而容反。向曰：竹叢生曰篁。苞，裹也。籊，竹皮。紫茸，蒲花也。善曰：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籊，竹皮也。《蒼頡篇》曰：「茸，草貌。」然此茸謂蒲華也。《江賦》曰：「擢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翰曰：海鷗，天雞，鳥名。和風，春風。善曰：《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曰：鶡，天雞。《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貌。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良曰：撫萬物變化，雖無厭倦，覽春物明媚，眷視重疊。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覽物，已見上文。眷，猶戀也。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向曰：去人，謂隱人也。但恨不與友人游陟於此也。善曰：言獨在山中，無人共遊。人，謂古人也。孤游非情歎，賞廢理誰通？濟曰：言非我情獨爲歎息，且賞此廢此，是理誰能通乎？善曰：言己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若廢，茲理誰爲通乎？

校勘記

- 「一」「求」 原作「永」。按，《宋書·謝靈運傳》載《山居賦》作「求」，今據改。各本皆譌。
- 「二」「開創」 原倒作「創開」。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乙正。
- 「三」「玲瓏」 胡克家曰：「二字當乙。」按，本書《甘泉賦》亦作「瓏玲」，胡氏蓋據《漢書·揚雄傳》改，非。

「四」「丰容也」 尤本下有善音「音蜂」二字音注。此本與明州本、贛州本因見五臣已有此音而刪省。

「五」「擢紫茸」 原作「擢紫茸茸」。贛州本及尤本同。明州本作「擢紫茸」，與本書《江賦》文合。今據刪一「茸」字。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五言銑曰：越，度也。

善曰：靈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向曰：曙，曉也。光，日光也。 善曰：《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山宿，臨旦相

呼。」《說文》曰：「曙，旦明也。」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胡犬切。翰曰：泫，露垂貌。 善曰：《廣雅》曰：

「方，始也。」逶迤傍隈隩，迢遞陟_{烏到}峴_{刑典反}。良曰：隈，曲；隩，崖也。山中斷曰陟，山嶺曰峴。 善曰：

《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爲浦澳。」於六切。《爾雅》曰：「山絕曰

陟。」郭璞曰：「連山中斷曰陟。」《聲類》曰：「峴_三，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過澗既厲急，登棧亦凌_{善本作陵字}

緬。濟曰：厲，涉也。急，急流也。山行險處，以板棧路。緬，遠也。 善曰：《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

水爲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廣雅》曰：「陵，乘也。」韋昭《國語注》

曰：「緬，猶邈也。」川渚屢徑復_四，乘流翫迴轉。銑曰：徑復，往來也。乘，隨也。 善曰：《楚辭》曰：「川谷

逕復，流潺湲。」《鵬鳥賦》曰：「乘流則逝。」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淺。向曰：蘋萍、菰蒲，皆水草。泛，浮；冒，覆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蘋，大萍也。」又曰：「冒，覆也。」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翰曰：企，舉踵也。挹，酌也。葉卷，謂初生未展。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猶今言酌也。飛泉，已見上文。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良曰：《楚辭》曰^{〔五〕}：「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靈運想此，其猶眼見也。善曰：《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六〕}。」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濟曰：蘭、麻，皆芳草，可以投贈者。言事君勤苦，空結於懷，相知之心，無由申展。善曰：靈運《南樓中望所知遲客詩》曰：「瑤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握蘭摘若^{〔七〕}，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棗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蒺藜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蒺藜，神麻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展，申也。」又：「漢家侍中握蘭。」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銑曰：言賞樂忠誠，自以為美，此事深昧，誰能辨也？善曰：言事無高翫，而情之所賞，即以為美，此理幽昧，誰能分別乎？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向曰：觀此山水，使人遺忘物慮，一悟乎道，由此而遣。善曰：《淮南子》曰：「吾獨懷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校勘記

「一」「迢」 尤本作「苕」。按，蓋善本作「苕」。苕與迢通。

「二」「為浦澳」 原作「浦為澳」。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為浦澳」，與今《爾雅·釋丘》郭注合。今據改。

「三」「峴」 原作「峴」。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峴」。今據改。又下「峴與現同」，原「現」作「峴」。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又「同」字下尤本有善音「賢典切」三字，此本與明州本、贛州本亦同正文「峴」下已有此音而刪省。

「四」「徑」 原作「逕」。明州本、贛州本同。陳本、正德本作「徑」，是五臣當作「徑」，銑注亦可證。尤本作「逕」，注同。是善作「逕」。按，此作「逕」者，蓋合併兩家注者依善本改之。今改回。又善注引《楚辭》「逕復」，原「逕」作「徑」。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尤本改，以存善舊。逕與徑同。

「五」「楚辭」 陳本、正德本作「楚詞」。

「六」「善曰」云云 原此一節併入五臣向注。但作「善注同」三字。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善注無良注中「靈運想此，其猶眼見也」九字，則善注與五臣不全同也。今據尤本複出之。

「七」「然」 原作「然則」。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無「則」字。今據刪。按，「然則」二字，善注例用一「然」字。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五言善曰：《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晉時樂園，元嘉中築隄壅水，名爲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二年爲元嘉「」。

顏延年

翰曰：延年從宋文帝游曲阿北湖，觀收田勤苦，應詔作此詩也。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
濟曰：周穆王周行天下，使有車轍馬跡「二」。夏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故云窮轍跡、歷山川也。
善曰：《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

曰：「予乘四載，隨山栞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櫟，力迫切。蓄軫豈明懋？

善游皆聖仙。良曰：軫，車；懋，勉也。言蓄車不行，豈曰明德勉厲之君？善爲巡游者，皆是聖智靈仙之主。善曰：蓄軫

不行，豈是欽明懋德之后？善遊天下，皆是睿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范曄《後漢書》：劉光奏

曰：「安皇帝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壘。善本作塵字。銑曰：帝，文帝。暉，

光；膺，當也。順時而動。天子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壘，田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人服。」《漢

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楊雄有田一塵。」晉灼曰：「塵，一百畝也。」樓觀眺豐

穎，金駕映松山。向曰：樓觀，曲阿城上樓觀。豐，茂；穎，穗也。金駕，金車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穎，

穗也。」金駕，金輅也。言上樓看穗也。映，猶蔽也。飛奔互流綴，緹殼代迴環。翰曰：飛奔，車也，或流散，或連綴。

緹殼，騎也。迴環，周行也。善曰：飛奔，車也。陸景《典語》曰：「飛車策馬，橫騰超進。」《越絕書》曰：「車奔馬騰。」

緹殼，騎也。《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吳都賦》曰：殼騎煇煌。神行埒浮景，交映。善本作爭光

溢中天。良曰：埒，等也。言天子與神明俱行，等於浮景，與日爭光，盈溢於中天。善曰：《列子》曰：「黃帝夢遊華胥

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西沉。」《史記》曰：「與日月爭光

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濟曰：開冬，十月也。此時徂落之物，

雖復殘悴，而盈於始春初化之先。言其足觀也。善曰：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觀也。開

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曰：「眷，

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良曰：

陽陸，天道也。精氣，謂太陽精也。陰谷之氣，如寒煙也。善曰：《吳越春秋》：越王曰：「崑崙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處其

陽陸。」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芊。善本作仟字。銑曰：木葉既落，霜封其

枝，故云攢素。森藹，霜盛貌。松柏重布，故云積翠。葱芊，鬱茂貌。善曰：《廣雅》曰：「攢，聚也。」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向曰：嘉歲，豐歲也。戒，備也。無年，飢年也。息人宴饗以報豐歲，通人之急以備飢年。善曰：《禮記》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畜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玄曰：「無歲，無贏儲也。」急，要也。通百姓之急者，預戒於無年之時。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翰曰：渥，厚也。輿隸，至賤者。言天子溫厚之德布於至賤及後筵。延年自謂。善曰：《說文》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卑臣輿，輿臣隸。」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逮也。」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濟曰：言從帝以觀土風而作，陳詩既畢，愧不妍美。善曰：《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繆牽。良曰：繆牽，馬轡也。太長則累於馬行。延年自言疲弱不能捷速，非繆牽所累。凌遽，捷速也。善曰：言己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繆牽。《西京賦》曰：「百禽凌遽。」《戰國策》：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六」：「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造父之弟子曰「七」：「駕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造父弟子曰：「繆牽長。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校勘記

- 「一」「景平二年」原「二」上有「十」字。今從胡克家校及《宋書·文帝紀》刪。各本皆衍。
- 「二」「使」原作「便」。今據陳本、正德本改。明州本、贛州本此節併入善注。
- 「三」「劉光」原「光」作「安」。袁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順帝紀》改。明州本、贛州本無此「劉光奏

曰」及下「安皇帝」七字，當脫。

「四」「緹縠騎也」 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皆無此四字，蓋因五臣翰注已有而刪之。

「五」「二百」 原「二」作「三」。明州本、贛州本及胡刻尤本作「一百」。皆非。尤本作「二百」，袁本同。是也。
由《後漢書·百官志》可證。今據改。

「六」「段干越人」 原無「人」字。今從梁章鉅校及《韓策三》補。各本皆脫。

「七」「造父」 原作「京父」。今《戰國策·韓策三》作「造父」。今據改。各本皆誤。下「造父」同。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

五言銑曰：此題延年侍游蒜山，觀其詩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

善曰：劉損《京口記》曰「二」：「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潤州西二里
「二」，京口在潤州。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_去臨東溟。向曰：元天，山名。北列，北方也。日觀，太山東南。東溟，謂東海。善曰：《莊子》

曰：「闕奔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名也。」《漢書儀》曰「三」：「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其高如視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溟。」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四」。

人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翰曰：秦築長城，渡河

據陽山。峽，山側也。又踐華山爲城。華山四面峻如削成。善曰：《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

東，於是度河據陽山。」王逸《楚辭注》曰：「陜，山側。」峽，與陜通。《過秦論》曰：「踐華爲城。」《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巖險去漢宇，襟衛徙吳京。濟曰：漢水，秦之關塞而居之，乃漢末有吳開國巖谷之險，襟帶之衛，皆遷徙江外，就吳之京。善曰：言巖險之固，去彼漢宇，衿帶周衛，徙此吳京。宋都吳地，故曰吳京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衛。」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銑曰：因流爲池，據山爲城，若化造神營，非人力能致。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化。」《魯靈光殿賦》曰：「神之營之。」園縣極方望，邑社揔地靈。向曰：園縣，山陵也。方望，謂祭四方羣神。地靈，地祇也。言極盡揔括於此。宋都其地，故美言也。善曰：園縣，廟園之縣也。邑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徙人以奉園陵，今所爲陵者，勿置縣邑。」然陵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揔，皆也。」《大戴禮》：天地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翰曰：宅，居；道，界；炳，光也。言帝所居之界，實光星紀之緯。辰，北方星。宋以水德，故云誕曜應辰明。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有衡霍。」《吳都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威儀》曰〔五〕：「君乘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六〕：「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爲水德，故云應也。睿思纏故里，巡駕弔舊垆。濟曰：睿，聖也。聖謂文帝也。晉之東遷，劉氏來居晉陵丹徒之京口也〔七〕，故云故里、舊垆。纏，猶懷也。弔，猶徧也。善曰：《爾雅》曰：「林外謂之垆。」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蕋。音萌。向曰：鑿山峯以通輦路。尋雲，言高也。抗，舉也。以瑤玉飾屋〔八〕。蕋，屋簷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西都賦》曰：「輦路經營。」《喪服傳》曰：「抗，極也。」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杜預《左氏傳注》曰：「蕋，屋棟也。」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萑英。音啼，善作作穉字。宣游弘下濟，窮遠凝聖情。銑曰：蘭野，美言之。萑英，初生草也。向曰：宣，徧；弘，大；凝，成也。言徧游窮遠，大爲下濟之道，以成聖人之情。

善曰：《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躬儉以弘下濟之惠。」岳瀆有和會^九，祥習在卜征。濟曰：齊桓公時，岳瀆諸侯莫不來服，故云有和會。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言我天子亦然。善曰：《國語》曰：「齊桓公，嶽瀆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人大和會。」《左氏傳》：鄭太宰石龜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善本作萌字}。向曰：漢武封太山，司馬談使南陽，至周南之地，逢子遷，謂曰：「我不登封者，命也。」昔老，則談也。遺氓，延年自謂也。言我不能從登蒜山，感慕之情亦與談類。善曰：昔老，謂司馬談也。遺萌^{一〇}，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巖耕以謝職，不獲預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周南，洛陽也。」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翰曰：言已素餐，疲倦於廊廟之列，今欲反輸國稅，事耕巖石之下。此延年之謙詞也。善曰：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曠官也。」廊，巖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曰：「巖廊，殿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揚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乎京師。」

校勘記

「一」「劉損」原「損」作「楨」。胡克家曰：「『楨』當作『損』。《隋書·經籍志》曰：『《京口記》二卷，宋太常卿劉損撰。』即此。」今從改。各本皆誤。

「二」「在」原作「左」。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改。

「三」「漢書儀」各本善注同。胡克家曰：「『書』當作『舊』。各本皆譌。」梁章鉅曰：「自『泰山東南日觀』至

『望見長安』二十八字，見《續漢志·祭祀志》注引馬第伯《封禪儀記》。今本衛宏《漢官舊儀》亦不載此文。」胡、梁二氏皆有誤。按，今《後漢書·祭祀志上》劉昭注：「應劭《漢宮》馬第伯《封禪儀記》曰：「……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梁氏則失引「應劭漢宮」四字，致使不明乘歷也。考《隋書·經籍志二》有應劭注《漢宮》五卷，又有應劭《漢宮儀》十卷，《漢宮》或亦在《漢宮儀》中。李善注引應劭《漢宮儀》多有作《漢書儀》者，如本書《金谷集作詩》注引「應劭《漢書儀》曰」云云，是也。然則此「漢書儀」，即應劭之《漢宮儀》，胡氏的爲術宏之《漢舊儀》，誤也。又按，下注「言日觀者」下，各本善注原有「望見長安」四字，當後人因蒙劉昭注引《封禪儀記》文而妄添，今刪去。「言觀日者」十字，爲善自注，以釋正文「日觀」二字。梁氏據誤本以爲「言觀暑，望見長安」亦見《封禪儀記》原文，又失察矣。

「四」「元天山」至「即見」 胡克家曰：「此十二字決非善注，各本皆同，恐誤，係五臣語而竄入也。」按五臣陳本、正德本皆無此言，恐原當在「司馬彪曰：元天，山名也」下，錯入於此耳。又，此所引《莊子》文及司馬彪注，今已佚。

「五」「斗」 原作「記」。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六」「尚書洪範五行傳」 原「尚書」下有「曰」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刪。各本皆衍。按，此爲古緯書。

「七」「京口」 原無「口」字。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濟注補。

「八」「飾」 原作「節」。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向注改。

「九」「岳」 善本作「嶽」，善注可證。尤本正作「嶽」。

「一〇」「萌」 原依五臣正文改作「氓」。今據贛州本及尤本改回，以與善本正文相應。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一首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

縣下，陳敏引水爲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良曰：《虞書》云：「歲二月，東巡狩。」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載，記

也。善曰：《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策也。《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春方動宸

善本作宸字

駕，望幸傾五州。濟曰：春方，東方也。宸駕，天子駕。言天子巡狩，自東方起也。九州之地，宋得其

五。五州之人，「二」，傾心望帝臨幸。

善曰：《禮記》曰：「東方者春。」《論語》：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

子爲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太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云五州。山祗蹕嶠

路，水若警滄流。

銑曰：山祗，山神；水若，水神也。言感山水之神，稱警蹕於川路。

善曰：山祗，山神也。《管子》

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

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向曰：神、天，皆謂帝

也。御，幸也。儀，容儀也。瑤軫，玉車也。藻舟，畫船也。言自車入船。善曰：瑤軫，玉輅也。藻舟，畫舟也。王符《羽獵

賦》曰：「天子乘碧瑤之彫軫，建曜天之華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顏。』」萬軸胤

行衛，千翼泛飛浮。

翰曰：翼，艘也。萬軸，言多也。胤，繼也。行衛，宿衛也。千艘，言舟多也。泛，輕貌。飛浮，舟行

貌。善曰：萬軸，謂車也。千翼，謂舟也。《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六尺」^三。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彫雲麗琤蓋，祥飈被綵旂。濟曰：麗，附也。琤蓋，以玉飾蓋。彫鏤雲氣附於其上。被，猶吹也。綵旂，旗名。祥飈，瑞風。吹使飛揚。善曰：《天台山賦》曰：「彫雲斐亹以翼樞」^三。《桓子新論》曰：「乘車，玉爪蓋。」《禮緯》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旂，旌旗之旒也。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良曰：江南，地名。荆豔，楚歌。河激，中流也。昔女娟者，津吏之女，趙簡子渡河於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悅之。趙女所奏，故云趙謳。言今天子之行，亦復有此。善曰：《吳都賦》曰：「荆豔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請，簡子筵之，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交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爲夫人。」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銑曰：金練，金甲也。笳，簫；，溟，海也。善曰：金練，金甲組練也。蔡邕女琰詩曰：「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被練三千。」《西京賦》曰：「囂聲震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藐眇眇眇善本作盼字靚青崖靚靚善本作盼字，衍漾觀綠疇。向曰：藐眇，迴顧貌。靚，見；，衍漾，廣大也。疇，田也。善曰：藐盼，竊貌顧盼也。衍，遊衍。漾，漂漾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並畔爲疇。」民善本作人字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翰曰：民靈，人神也。鱗翰，魚鳥也。都野，人神所居。淵丘，魚鳥所處。見天子兵甲鼓吹之盛，皆騫聳驚懼。善曰：騫、聳，皆驚懼之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淵丘，鱗翰所處也。《曾子》曰：「陰之精氣爲靈。」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濟曰：道德禮儀普徧周洽，故川岳之神亦歡欣來居此地矣。懷，來；，柔，安也。善曰：《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浸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校勘記

「一」「五州」 原無「五」字。明州本、贛州本、正德本同。今據陳本補。

「二」「長九丈六尺」 原「九」作「五」。胡克家曰：「當作『九』。各本皆譌。《七命注》所引可證。」今從改。各本皆譌。按，今本《越絕書》無此所引之文。

「三」「彫雲」 各本善注同。按，本書孫興公《遊天台山賦》「彫」作「彤」。胡克家謂此善注引誤改之。是也。然胡氏又據以謂此詩正文「彫」亦當作「彤」字，則非也。今考《藝文類聚》卷三引此詩作「雕」，字同「彫」。雕雲即祥雲。《南齊書·祥瑞志》：「雕雲素靈，發祥漢氏。」此之謂也。「彫雲」與下句「祥飈」對舉成文，然不當改「彫」爲「彤」可知。

「四」「眇」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盼」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盼」。許巽行《文選筆記》曰：「『藐盼』，當作『藐眇』，與下句『衍漾』並爲雙聲。」胡紹煥《文選箋證》說同。按，各本善注皆作「藐盼」，則善所見當如此。本書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俯仰流英眇」、又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眈眈其眇」，善本「眇」皆作「盼」，然則五臣「眇」，善本「盼」，非此一例也。「眇」乃「眇」俗字。

行樂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鮑明遠良曰：「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宦之子，而作是詩。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良曰：伐，擊也。通晨，以表天明。善曰：《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闔。銑曰：嚴，整；迴，遠；延，長；瞰，視也。闔，城曲也。善曰：《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廣雅》曰：「瞰，視也。」毛萇《詩傳》曰：「闔，城曲也。」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向曰：隅，城角；脩，長也。津，橋岸也。善曰：隅，城隅也。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翰曰：迅風，喻法令暴急也。飛塵，喻時代昏闇。善曰：《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爲余先乎平路。」擾擾游宦子，營營市井人。濟曰：言游宦子同於市井之人。擾擾、營營，皆馳逐貌。善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宦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井有市。」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良曰：謂遠仕者。金，印也。利，謂利祿。善曰：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爲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胡子妻謂秋胡曰：「子辭親往仕。」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善曰：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永。」百年，已見上文。開芳及稚節，含彩吝驚春。銑曰：夫人開布芳華之德，宜在幼稚之年，含其光彩，驚惜春序，恐時過年。

謝。吝，惜也。善曰：以草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陸機《桑賦》曰：「豐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毗《冶城賦》曰：「含彩可以寶珍。」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尊賢永照灼^四，孤賤長隱淪。向曰：尊，貴；賢，大也。照灼，盛熱勢也。隱，蔽；淪，沒也。言人貴大則長居盛熱，孤賤則長見蔽沒。善曰：《說苑》曰：「子賤至單父，請耆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上疏曰：「江淮孤賤愚蒙小生。」隱淪，謂幽隱沈淪也。容華坐消歇，端爲誰苦辛？翰曰：端，正也。言己道德不行，容華消歇，一生苦辛正爲誰也？歎恨之深也。善曰：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轆轤長苦辛。」

校勘記

「一」「昭」 當作「照」，五臣避則天諱改爲「昭」。

「二」「人」 《藝文類聚》卷二十八引作「民」。此亦避唐諱改耳。

「三」「逐」 原作「騁」。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改。

「四」「照」 尤本作「昭」。蓋善本作「昭」。按，五臣亦應避諱改作「昭」，今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皆作「照」，向注同，疑是後人回改之。

游東田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濟曰：則朓所居之東田「二」。

善曰：朓有莊在鍾山東，游還作。

戚戚苦無悰

在冬「二」

攜手共行樂。

良曰：戚戚，憂歎貌。悰，亦樂也。行樂，謂游東田也。

善曰：戚戚，已見上文。

《漢書》：廣陵王胥歌曰：

「出入無悰爲樂亟。」韋昭曰：「悰，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坐苦無悰，駕遊博望山

「三」。楊惲《報孫會宗書》曰：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銑曰：陟，升；累，重也。

臺上有木曰榭。菌，香草也。言菌閣美也。

善曰：尋雲，已見上文。

《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累，

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

遠樹曖阡阡

善本作仟仟字

，生煙紛漠漠。向曰：

曖，不明貌。阡阡，茂美貌。紛，亂也。漠漠，布散也。

善曰：《廣雅》曰：「芊芊，盛也。」仟，與芊同。

魚戲新荷動，

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翰曰：《古詩》云：「夕宿青山郭，且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步步恒

惆悵。」此言不對芳春酒以消憂，還如望青山郭之惆悵。

善曰：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山。魏武

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機《悲哉行》曰「四」：「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爲此春酒。」

校勘記

「一」「朓」原作「眺」。陳本、正德本同。今據《南齊書》本傳改正。下善注「朓」字同。

「二」「戚戚」 尤本作「感感」。按，善本當作「戚戚」，與五臣本同。宋本《謝宣城集》、《藝文類聚》卷二十八引此亦作「戚戚」。今明州本善注云「感感，已見上文」，尤本善注同。贛州本則改已見為複出本書謝靈運《游南亭詩》善注引《楚辭》文，亦作「戚戚」。然彼注引《楚辭》作「戚戚」，蓋後人或即北宋本改此為「感感」，尤又據以改正文耳。此本善注回改為「戚戚」，是也。

「三」「博望山」 尤本下有善音「惊，裁宗切」四字。贛州本同。按，此本與明州本為避五臣音複而刪此善音。

「四」「悲哉行」 原無「哉」字。今從胡克家校及本書陸士衡《悲哉行》補。各本皆脫。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首

五言「二」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

湘州刺史。」劉璠《梁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遊氣籠其上，即樊蘊若煙氣。」

江文通

濟曰：宋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廬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氛氛若香煙也。觀淹詩意，乃和王詩，此不云應教，誤矣。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良曰：《抱朴子》：「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廣成子，上古之仙人，當亦愛此神鼎也。淮南

王劉安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授以丹經。善曰：《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

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

授以丹經。」此山具鸞鶴「二」，往古善本作乘盡仙靈「三」。銑曰：洪井西有鸞岡，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之處。鸞岡西有鶴

嶺，王喬控鶴經過之所。故云具鸞鶴、盡仙靈。喻建平王來也。善曰：張僧鑒《豫章記》曰「四」：「洪井西有鸞岡，舊說云

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崗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出承淵山，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瑤草正翕**許及**艸**許力，**玉樹信葱青**。向曰：瑤草、玉樹，皆美言之。翕艸，葱青青，盛貌^五。善曰：瑤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曰：「瑤瑾翕艸。」《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翰曰：絳氣，赤霞氣也。縈，繞也。草木叢生曰薄。杳冥，深暗貌。則謂似香鑪之煙。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楚辭》曰：「杳杳冥冥而薄天。」**中坐瞰蜿蜒，俛伏視流星**。濟曰：中坐，半山坐也。俛，下也。平視蜿蜒，下視流星。言山之高。善曰：《西京賦》曰：「瞰蜿蜒之長髻。」《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頽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良曰：言人不遠尋怪異而至此山者，則知驚其耳目。極，盡也。善曰：言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至此，耳目必驚也。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銑曰：長沙，地名。曾，重也。言山高而陰遠。善曰：曾，重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蘭，言於山間以蘭藉地而坐。此意素多，臨風默然含情。善曰：多意，多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隱顯交慮，所以未申。《嘯賦》曰：「藉皋蘭之猗靡。」《楚辭》曰：「臨風懷兮浩歌^六。」王仲宣《公燕詩》曰：「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臨風，已見《月賦》。**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翰曰：隱，幽隱也。善曰：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棄榮利也。《楚辭》曰：「山中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市井，已見上文。」**奉承**善本作幸字**光誦末，伏思託後旌**。濟曰：後旌，後車也。光誦，謂建平王首篇也。言承此之末，伏思託於後車。善曰：光誦，猶華篇也。後旌，猶後乘也。

校勘記

「一」「冠軍」 《江文通集》下有「行」字。

「二」「山」 《江文通集》作「峰」。

「三」「古」 原人下無校語。贛州本作「來」，校語云：「五臣作「古」。是善本作「來」，尤本正作「來」。此本與明州本皆失著校語，今增此校語。《江文通集》亦作「來」字。

「四」「豫章記」 原「章」作「州」。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本書江文通《別賦》善注引此改。各本皆誤。

「五」「青盛」 原作「盛鬱」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向注皆作「青盛」。今據改回。

「六」「楚辭曰」云云 胡克家曰：「此九字不當有，觀下注云「臨風，已見《月賦》」可知。各本皆衍。」按，胡氏說是也。然「楚辭曰」九字當改作「臨風，已見《月賦》」六字，始與正文順序相合。此蓋後人依李善注例，而增「臨風已見《月賦》」六字於此節注末，遂前後重出耳。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五言善曰「」：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裴子野《宋略》

曰：「孝武封皇子子尚爲西陽王。」

沈休文向曰：宋西陽王子尚。

靈山紀地德，險峭

善本作地險字

資岳

善本作嶽字

靈。銑曰：紀，猶表也。資，猶因也。

善曰：《說苑》：齊景公曰：「天

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

鄭玄《周禮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

《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隱《晉

書》：荀晞曰：「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枕靈嶽。」

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向曰：終南山爲秦宮觀之儀表，少室

山近周王之城。

善曰：《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巔以爲闕。」南山，即終南也。

《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延之《西征記》曰：「二：「嵩，中岳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

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垆。向曰：鳳翔，喻宋興於淮

海之地。衿帶之固乃在建業焉。稱神者，美言之。野外曰垆。善曰：鳳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

鳳翔參墟。」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衿帶、神垆，並見上文。北阜何其峻，

林薄杳葱青。其一濟曰：鍾山在北，故云北阜。草木叢生曰薄。杳，深也。葱青，茂盛貌。善曰：北阜，鍾山也。《西都

賦》曰：「哦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赴洛詩》曰：「林薄杳阡眠。」發地多奇嶺，干雲非

一狀。良曰：發地，言起發於地也。干雲，言高也。非一，言形狀多也。善曰：《子虛賦》曰：「其山則交錯糾紛，上干

青雲。」合沓共隱天，參差分

善本作互字

相望。

銑曰：合沓，高大貌。衆峯高大，共隱蔽於天。參差分布，相望而列於

地。善曰：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巒隴有合沓。」楊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岑崟參差。」

《尚書》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注曰：「三山名。」言相望也。

鬱律構丹嶽

魚偃

峻

盧登

起青

嶂三。向曰：鬱律，直上貌。山甑形曰嶽。言構成此形。峻嶒，疊重貌。山橫曰嶂。善曰：《西京賦》曰：「隱嶒鬱律。」

嶽，已見上文。《魯靈光殿賦》曰：「崩縉綾而龍鱗。」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

其二翰曰：九疑，山名。三山，即海

中蓬萊、方丈、瀛洲之山。善曰：《楚辭》曰：「道幽谷于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崑崙，其氣魂魂。」《漢書》曰：

「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者，僊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良曰：即事，

山中之事。已多美矣。臨眺四外，復有奇跡。善曰：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濟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今此擬而作也。善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

西京。此皆假言之。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其三銑曰：隴首，山頭也。桂枝者，

桂樹枝也。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向曰：《大灌頂經》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爲山門。」侶，徒侶也。架，造盧

也。善曰：《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山足，已見上文。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翰曰：

《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言八解之池，與澗水俱流而鳴。《小品經》云：「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言

此四禪之人隱此山巖之曲。善曰：《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小品經》曰：「初禪，二禪，三禪，四

禪」四。《山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迴也。」窈冥終不見，蕭條何所善本作無可字欲五。向曰：窈

冥，深遠貌。言皆深遠不可見，使人蕭條然無所欲而近於道。善曰：《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

遠貌。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所願從之游，寸心於此足。」其四善曰：《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莊子》曰：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

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濟曰：君王，即

西陽王也。羽旆，旌類。崇基，謂鍾山。善曰：《說文》曰：「挺，拔也。旆，旌旗之垂者。旌旗以羽爲飾，故云羽旆。陸機

《樂府詩》曰：「羽旗棲瓊鸞。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銑曰：玉

趾，美言王之足也。王登于山，故曰雲隨其足。桂旗，旗名。其高與青霞相雜。善曰：玉趾，已見上文。曹毗《臨園賦》

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向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三

芝，石芝、靈芝、肉芝也。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隅

行》曰：「顧步咸可懽。《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

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於焉仰鑣^{皮苗}駕，歲暮以終^{善本作爲字}期。^{其五翰曰：歲暮，喻老也。言已於此}仰奉王之鑣駕，及老，終期隱於此也。善曰：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校勘記

「一」「善曰」 原無此二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增。

「二」「西征記」 原「記」作「賦」。胡克家曰：「陳云：當作『記』。」按，陳校是也。《隋書·經籍志二》著錄有戴延之《西征記》二卷，即此。今從改。各本皆誤。

「三」「峻嶒」 胡克家曰：「注引《魯靈光殿賦》『崩繒綾而龍鱗』，疑善作『繒綾』，五臣作『峻嶒』。」

「四」「維摩經曰」至「四禪」 原無此二十六字。明州本、贛州本同。按，此蓋合併兩家注時見五臣翰注已有而刪省。今據尤本複出。

「五」「何所」 原「何」下有校語云：善本作「無」字。明州本「何」字下亦有校語云：善本作「無可」字。按，二本校語皆有誤。陳本、正德本作「何所」，尤本作「無可」，是五臣「何所」，善「無可」。贛州本正文正作「無可」下有校語云：五臣作「何所」，是也。今於此本校語「無」下補「可」字，並移正於正文「何所」下。

宿東園一首

五言 濟曰：休文家園。

沈休文

陳王鬪雞道，安仁采樵路。良曰：陳思王曹植詩云：「鬪雞東郊道。」潘安仁詩云：「采樵往東路。」善曰：陳思

王《名都篇》曰：「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潘岳詩曰：「東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搖搖。遵彼萊田，言采其

樵。」東郊豈異昔？聊可閑余步。銑曰：閑，緩也。善曰：《七啓》曰：「雍容閑步。」野徑既盤紆，荒阡

亦交互。向曰：阡，道也。盤紆，交互，屈曲反覆貌。善曰：《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峩鬱。」槿籬疎復密，荆

扉新且故。翰曰：以槿作園籬，以荆爲門扉。善曰：謝靈運詩曰：「插槿當列墉。」鄭玄《禮記注》曰：「華門，荆

竹織門也。」《殷仲堪誄》曰：「荆門畫掩。」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驚麀居雲去不息，征馬善本作鳥字時

相顧。濟曰：飈，亦風也。麀，獐也。善曰：《毛詩》曰：「野有死麀。」今江東人呼鹿曰麀。《呂氏春秋》曰：「征

鳥厲疾。」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善曰：任預

《雪詩》曰：「寒鴛嚮雲嘯，悲鴻竟夜嗽。」夕陰帶層阜，長煙引輕素。良曰：層，重；阜，山也。飛光忽我適，豈

善本作寧字止歲云暮。銑曰：飛光，月光也。適，迫也。日月迫落，豈止歲暮而已，老將及我，不得游於斯也。善曰：《古董

桃行》曰：「年命冉冉我適。」《毛詩》曰：「歲聿云暮。」若蒙西山藥，頽齡儻能度。向曰：魏文詩云：「西山

一何高，高高殊未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言我若蒙此藥，而頽毀

之年儼或能畢於天地。齡，年也。善曰：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未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胸臆生羽翼」^{〔七〕}。」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頽年之方侵。」

校勘記

「一」 「潘岳詩曰東郊歎不得志也」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此恐有誤。疑「東郊」二字爲詩名，「曰」字宜在「不得志也」下。

「二」 「園籬」 原無「園」字。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補。

「三」 「畫」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誤作「盡」。胡克家曰：「陳云改『畫』。是也。」本書顏延年《贈王太常詩》善注引亦作「畫」。

「四」 「馬」 原作「鳥」，下無校語。陳本、正德本作「馬」，是五臣作「馬」。尤本作「鳥」，善注引《呂氏春秋》「征鳥」，則善本作「鳥」。明州本、贛州本字用五臣而失著校語。此本又以善亂五臣，非。今改回，以存五臣之舊，並增此校語。《藝文類聚》卷六十五引作「鳥」。

「五」 「疾」 尤本作「號」。胡克家曰：「作『疾』是，今《季冬紀》是『疾』字。」

「六」 「古董桃行」 各本同。胡克家曰：「『桃』當作『逃』。」按，胡蓋據《樂府詩集》校之，而《宋書·樂志》載此亦作「桃」。

「七」 「善曰」云云 原作「善注亦引此詩」，並補引向注引魏文詩末所缺三句。袁本同。蓋所見之秀州本改此善注如此。今依尤本善注複其複舊。贛州本併向注入善，而善注文全襲用向注；明州本此二節作「善同向注」四字，皆非。

游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二」翰曰：休文游道士沈恭館。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濟曰：秦皇，始皇也。漢帝，武帝也。恢，大也。善曰：《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良曰：充，滿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銑曰：銳，盡也。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九霄，九天，仙人所居處也。善曰：銳意，已見上注。《西征賦》曰：「竊託慕於闕庭。」潘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身乎九霄。」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向曰：祈年，秦所立。望仙，漢所立。善曰：《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翰曰：皆謂秦漢之主。善曰：《漢武內傳》曰：「帝好長生之道。」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銑曰：余，約自稱也。須，求；豐，大也。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也。」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善本有此二句「二」。善曰：淹留，已見上文。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濟曰：山橫曰嶂。向曰：濯，滌也。寒水，秋水也。善曰：曹子建《閑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衿。」所累去非外物，爲念在玄空。翰曰：玄空，道也。言我游此，超然自得，不爲外物累己，所念在於道也。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廣雅》曰：「玄，道也。」然道體無形，故曰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濟曰：石髓，石之髓也。得而服可長生，故朋來握

此食之。鴻，鳥名。仙者以爲駕，故賓至則相與乘也。善曰：袁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爲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都令人徑絕^三，唯使雲路通。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良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謂倒景。言我一舉而升於此，更何事適華嵩之山，而求道也。善曰：《吳都賦》曰：「逕路絕，風雲通。」張昶《華山堂闕銘》曰：「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起。」《漢書》：谷永曰：「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闕下卜師也^四，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銑曰：賞心客，謂與我賞此之友人。歲暮，謂年老也。言及老與爾同此事。善曰：歲暮，已見上文。

校勘記

「一」宋高似孫《剡錄》卷六載此詩，「道士」下有「金庭」二字。

「二」「善本有此二句」此校語原在善注末，今依此本例移正於此。贛州本有校語云：五臣無此二句。陳本、正德本正無。

「三」「徑」尤本作「逕」，蓋善作「逕」，五臣作「徑」。

「四」「闕」今《列仙傳》作「關」。

古意酬到長史溉

古艾

登琅邪城一首

五言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到溉，字茂灌，爲司徒長

史。」沈約《宋書》曰：「南琅瑯郡，琅瑯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楊，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縣境立郡。」《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瑯爲琅邪郡，在潤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向曰：何之元《梁典》曰：「徐悝，字敬業，少有才學，爲晉安內史。」古意，作古詩

之意也。酬，報也。溉爲司徒長史，登此城作詩贈悝，故悝報也。善曰：何之元《梁典》

曰：「徐勉第二息悝，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郡府。」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

善本作拒

樓蘭。

翰曰：甘泉，山名。匈奴犯塞，烽火至甘泉宮。上谷，郡名。近樓蘭之國。警，猶警

策也。抵，猶拒也。

善曰：

《漢書》：揚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

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杆泥城。」杆，音烏。

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濟曰：此江，即岷江也。茲山，

即鍾山也。豁險、鬱盤，重厚貌。言此江山比於甘泉、上谷。

善曰：《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虛賦》曰：

「其山則盤紆峩鬱。」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

良曰：巖巒，山也。言衿帶之固，盡是此山。善曰：《左氏傳》：

舅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衿帶，已見上文。《說文》曰：「巒，小山而

高。」脩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銑曰：脩，長；屬，及也。竹叢曰篁。言竹生於山上，下及於地，益山形之壯矣。

危，高也。言城上高樓如山之峻，上干於雲也。此城依山而作。

善曰：《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上干，已見上注。登

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向曰：陴，城上女牆也。遐，遠也。長安，謂丹陽城。

善曰：《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

登陴。」杜預曰：「陴，城上睥睨也。」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金溝朝灞澹產，甬甬道人鴛鸞。翰曰：金溝之水入灞澹，如江河朝宗於海。甬道，起土爲道。鴛鸞，殿名。皆西京之事。此擬而作之，故望見。善

曰：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閭闔門入。」灞、澹，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

山，西入灞水。」小水入大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岳《關

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鴛鸞殿。」鮮車驚華轂，汗馬躍銀鞍。良曰：鮮，新；驚，奔也。華轂，彫飾其轂。銀鞍，用

銀以飾鞍。言見城中車騎若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怒馬」^四，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

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愚驚，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

「銀鞍何煜燭，翠蓋空踟躕。」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濟曰：負，恃也。耿介，猶志操也。壯士之怒髮上衝冠。惟自

言少年時壯氣志操既立，怒天下未平而髮上衝冠。善曰：《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史

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銑曰：漢將竇憲破匈奴於會稽，遂登燕然山，刻石記其

功德。惟言我心懷於此。隗囂將王元謂囂曰：「請以一丸之泥東封函谷關。」言我思於開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竇憲爲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東收

三輔之地，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向

曰：漢時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文帝馳入其軍，曰：「霸上軍，兒戲耳。」惟言我不能如劉禮作兒戲，使路傍觀之而取

笑。善曰：《漢書》曰：「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帝勞軍，直馳入。帝曰：『鄉者霸上軍如兒戲。』」古樂府《日

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寄言封侯者，數所具切奇居宜切良可歎。翰

曰：李廣與衛青伐匈奴，青陰受上旨，以爲李廣數奇，無令當單于。廣竟失道，自殺。奇，謂無偶也。夫將有大功則封爲侯，當數

奇之時，良可歎息也。此皆惟之心事，以報於溉。善曰：《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

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爲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五〕。」

校勘記

〔一〕「縣境立郡」 原「郡」下有「鎮」字。今據《宋書·州郡志》刪。各本皆衍。又明州本、贛州本脫「境」字。

〔二〕「第二息」 原「二」作「三」。今據《梁書》、《南史·徐勉傳》改。各本皆誤。

〔三〕「篁」 胡克家曰：「何校云：『篁』疑作『隍』。是也。善不注此字，而以『下屬江河』注『下屬』，然則『隍』之爲城池可知也。唯五臣作『篁』，合併六家遂以亂善也。」按，胡氏說甚辯。然終無版本可據，存疑可也。

〔四〕「怒馬」 原「怒」作「駕」。今從許巽行《文選筆記》校及《後漢書·第五倫傳》改。各本皆誤。

〔五〕「所敗」 尤本下有善音「數，所具切。奇，居宜切」八字。按，陳本、正德本正文中皆無此音注，此本與明州本、

贛州本則將此二善音分注於正文字下而成五臣音，蓋合併兩家時所爲，非。

文選卷第二十二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並李善注

詠懷

阮嗣宗 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 秋懷詩一首

臨終_{〔三〕}

歐陽堅石 臨終詩一首

哀傷_{〔三〕}

嵇叔夜 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 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 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 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 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 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 同謝諮議銅爵臺一首

任彥昇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答一

王仲宣 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校勘記

「一」「臨終」 原無此類目。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五臣陳本、正德本有類目「臨終」二字。按，有者是也。《文選序》云：「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今西晉人歐陽建既在南朝宋人謝惠連之後，則其詩必不屬「詠懷」類，當別屬「臨終」無疑。無「臨終」二字者，蓋傳寫脫耳。今據陳本、正德本補此類目。

「二」「哀傷」原此類目在嵇叔夜《幽憤詩》一首前，誤也。今移正於此。詳見《幽憤詩》題下校勘記。今所見各本總目及卷目皆誤。

詠懷^{〔一〕}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良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瑰傑，志氣宏放，蔣濟辟爲掾，後謝病去，爲尚書郎，遷步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陳留》八十餘篇^{〔二〕}，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記人情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禍患及己，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觀其體趣，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阮籍，（下照抄良注至）遷步兵校尉，庇^{〔三〕}。」

顏延年 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濟曰：夜中，喻昏亂。不能寐，言憂也。彈琴，欲以自慰其心。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銑曰：帷，帳；鑒，照也。善曰：《廣雅》曰：「鑑，照也。」孤鴻號外野，翔^{善本作翔字}鳥鳴北林。向曰：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痛聲也。翔鳥，鷺鳥，好迴飛，以比權臣在近側^{〔四〕}，謂晉文王也。善曰：《廣雅》曰：「號，鳴

也。」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翰曰：由此而憂思。顏延年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離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

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五」。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力轉}有芬芳。猗^{於綺切}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濟曰：江

妃二女游於江濱，解珮以贈鄭交甫也。翔，行也。婉孌，美貌。良曰：猗靡相思不相忘者，情意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飾成此文。善曰：《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濱」六，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已見《南都賦》。王逸《楚辭注》

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婉孌，少好貌。」《子虛賦》曰：「扶輿猗靡。」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銑曰：言美貌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邑，由此容貌美好，結人心腸。皆謂晉文王初有輔政之心，為美行佐主，有如此者。善

曰：《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感激生

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我感激而生憂思。萱草，忘憂也。

蘭，香草也。言我將忘此憂，自脩芳香之行，膏沐仁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為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言

本望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篡奪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

「焉得援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

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七，君子字。」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翰曰：言臣主初為金石固

交，一朝離傷，使如此也。旦，朝也。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

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濟曰：嘉，美也。蹊，道也。藿，猶葉也。言及秋風而零

落也。言晉當魏盛時則盡忠，及微弱則陵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漢

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

一毫可悅。善曰：《說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銑

曰：荆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遲，奸臣是生。奸臣，則晉文王也。善曰：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愁悴。」

班固《答賓戲》曰：「朝爲榮華，夕爲憔悴。」《山海經》曰：「零夕之山，下爲荆杞。」郭璞曰：「杞，枸杞。」驅馬捨

善本作舍字

之去，去上西山趾。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趾，山足也。言晉無始終，不及夷、齊，故上西山也。善

曰：西山，夷、齊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向曰：言遇此時，不可相保。沈約曰：榮

悴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況復妻子者乎？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向曰：已，盡也。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

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詞也。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

然。《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濟曰：繁華，喻人美盛，如春華之繁。安陵君纏得寵於恭王，王與獵，王曰：「我萬歲後，子

誰與爲樂？」泣曰：「大王萬歲後，臣願得爲殉。」王封之三百戶。龍陽君得幸於魏王，王與共船而釣，乃泣曰：「臣釣得大

魚，而棄前所得小魚，今四海美人甚多，臣亦不異所得魚也。」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滅族。」善曰：《史記》：華陽夫人

姊說夫人曰「九」：「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

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

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

善謀，安陵善知時。」《戰國策》曰：「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棄一二，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

「然則何爲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兇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

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天天桃李花^{〔二〕}，灼灼有輝光。良曰：天天，美貌。灼灼，明貌。善曰：《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銑曰：懌，樂也。春，陽也。陽數九，故云九春。萬物悅樂之時也。磬，樂器，其形曲折。秋霜能摧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秋，殺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數成於三，故時三月^{〔三〕}，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流眄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向曰：昔，夜也。

善曰：《神女賦》曰：「陳嘉詞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廣雅》曰：「宿，夜也。」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翰曰：此情相得，願爲比翼之鳥，雙飛而游。善曰：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丹青著明誓，千載不相忘。濟曰：誓約如丹青之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陽以色事楚、魏之主，尚猶盡心如此，而晉文王蒙厚恩於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沈約曰^{〔四〕}：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五〕}，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感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歡。丹青不喻，故以方誓。善曰：《東觀漢記》^{〔一六〕}：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良曰：漢代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流沙兮九夷服。天馬來兮從無草，經千里兮循東道。」言天馬來自西北，從於東道。此言萬事不定。善曰：《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春秋非有訖^{〔一七〕}，貴富焉常保？銑曰：春秋相代，非有訖竟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

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訖，止也。」清露被
皋蘭，凝霜霑野草。向曰：春露秋霜互以相代。善曰：迅疾也。《楚辭》曰：「皋蘭被徑斯路漸。」凝霜，已見上文。

《古詩》曰：「白露沾野草。」朝爲美善本作媚字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翰曰：王子
晉，古仙人。以喻貞正之士。言世人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善曰：王子晉，已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濟曰：阿，曲；翳，蔽也。但見丘墓松柏飛鳥往來而
已。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來諸幽之道。」《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其墳。」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歎息也。辛酸，鼻也。毒，病也。善曰：《蒼頡篇》曰：

「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
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銑曰：李公，李斯也。本楚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爲丞相。臨刑，謂其子
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云悲東門。蘇子，蘇秦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
河也。蘇秦以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後爭寵於齊，爲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爲
而犯之者，亦猶求仁而得仁，誰復爲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柏，而懷李公、蘇子，以爲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

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印也。云二子豈不
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賒禍，故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柏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
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爲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
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一八」，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
見左太冲《詠史詩》。《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澨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

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今言初秋始涼，已鳴牀帷者，傷時政迫促。

善曰：開秋，秋初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

牀下。」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翰曰：感物，感時政也。悄悄，憂心也。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

《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良

曰：言此心無所告訴。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善曰：《論衡》曰：「甘議繁辭，終不見信。」微風吹羅袂，

明月曜清輝^{二〇}。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濟曰：微風，喻魏將滅，教令微也。明月，喻晉王為專權臣也。雞，

知時者。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善曰：《樂錄》曰：「雞鳴高樹顛。古辭。」《孔叢子》：孔

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良曰：漢都咸陽也。成帝趙飛燕，武帝李夫人，並善歌

舞，故託以經過也。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

之。」孝孫，劉嘉字。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善曰：《史記》

曰：「秦作咸陽，徙都也。」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善本作溢字}

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言人輕薄之情，平生經過，游

樂於魏都之中，及魏室衰暮，皆去而望晉。翰曰：季良謂魏王曰：「臣見人北面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

楚何為北面？此非楚之道。』曰：『吾馬良，吾用多，吾御善。』此數者雖具，去楚逾遠，縱黃金百鎰，資用苦多，豈可供其失路

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歸晉，其於美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善曰：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人，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之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

連畛

善本作畛字

距阡陌

^三

子母相鉤帶。

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濟

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足供其賓客。良曰：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母，瓜之子母也。鉤帶，猶連綴也。瓜有五色，其光曜日。嘉賓，邵平之客。善曰：畛，當爲畛。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

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

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

詩》曰：「我有嘉賓。」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銑曰：膏以明而受煎熬，人

以財而見患害，豈如邵平復爲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祿，何足恃賴？顧朝廷若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詞。沈約曰：當東陵侯侯

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二，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瞻己，乃亦坐致嘉

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自伐也，

膏火自煎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碯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

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向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陽山，伯夷叔齊避周之隱處。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

「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翰曰：薇，亦藿也〔二四〕，可食之。采薇士，則夷齊也。嘉樹，謂嘉美之樹。沈約曰：夷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

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年曰〔二五〕：《史記·龜

策傳》曰：「無蟲曰嘉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衿。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良曰：良辰，謂和平

也。凝霜霑衣衿，以喻衰代。言和平之時今在何處，而使衰代及人。銑曰：風振雲陰，喻晉王專權而冒上。沈約曰：良辰何

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歎息。善曰：《東征賦》

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衿〔二六〕。」鳴鴈飛南征，鵾鵒發哀音。向曰：鳴鴈飛征，喻賢臣

遠去。鵾鵒哀音，喻邪臣讒佞。鵾鵒鳥鳴，則百草不香。沈約曰：此鳥鳴則芬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臭腐耳。善曰：《楚

辭》曰：「鴈噙噙而南遊。」又曰：「恐鵾鵒之先鳴，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翰曰：商聲，

秋之聲也。草木凋素，猶商聲用事，國家衰弱，猶姦臣執政，是用傷我心矣。沈約曰：致此凋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

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商聲調〔二七〕。」昔年十

四五，志尚好詩書善本作書詩字。善曰：《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上之耳。」

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濟曰：褐，布衣。珠玉，喻道德。顏回、閔子騫，皆孔子弟子。言少時好學道德，與此游

從。善曰：《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也。」顏回，已見《幽通賦》。《史記》曰：「閔損，字子騫。」開都善本作軒字臨四野〔二八〕，登高有善本作望所思。良曰：

開都，謂出於都外。所思，謂思古之君子。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二九〕。銑曰：言自古死至於今日，故謂同一時

也。善曰：《方言》曰：「冢大者爲丘。」千秋百善本作萬字歲後〔三〇〕，榮名安所之？乃悟善本作悞字羨門子，噉

噉善本作蚩字今自嗤。向曰：羨門子，古仙人也。乃悟羨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安，可；嗤，笑也。籍憂於生理，故以

此詞自釋。沈約曰：自我以前，徂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爲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徂沒理一，追俟羨門之輕舉「三二」，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蚩，與嗤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翰曰：蓬池，池名。大梁，古梁城名。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

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濟曰：洪，大；莽，草

也。茫茫，廣大貌。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楚辭》曰：「莽茫茫之無涯」三二。毛萇曰：「茫茫，廣大貌。」

走獸交橫馳，飛鳥自

善本作相字

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銑曰：喻亂時人怖懼。良曰：孟冬之月，七

星，中星。鶉火，次星也。日月相望，十五、十六日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

曰：『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三三？鶉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二月既望。」

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向曰：朔，北也。寒霜，喻奸臣之害人也。善曰：

《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陰氣騰，則凝爲霜。」羈旅無疇匹，俛

仰懷哀傷。翰曰：代多邪佞，故我無疇匹，而俯仰悲傷。善曰：《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小人計

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翰曰：小人計邪諂以爲功，君子守正直以爲常。良曰：言我守

以正道，豈惜憔悴及己。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

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

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入於秋也。喻魏之末，權移於晉。善曰：南方爲火而主夏，

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爲炎暑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芳樹垂綠葉，

清雲自透迤。向曰：喻魏尚有餘德。透迤，長遠也。善曰：《淮南子》曰：「志厲清雲。」《楚辭》曰：「載雲旗之透

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翰曰：差馳，言相次而奔馳也。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濟曰：忉怛，憂傷也。莫我知，莫知我也。善曰：《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

「勞心忉忉。」《楚辭》曰：「國無人兮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良曰：卒，終也。不見，言不欲見。別

離，喻晉篡魏而別離也。善曰：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恐被讒邪，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不見別離。

灼灼西頽^{善本作隕字}日，餘光照我衣。善曰：《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頽。」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銑

曰：頽日，喻魏也。尚有餘德及人。迴風，喻晉武。四壁，喻大臣。寒鳥，喻小臣也。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向

曰：周周，鳥名。重頭屈尾，飲於河，則沒其頭，常銜鳥羽，然後得飲。有比肩獸曰蛩蛩，能擇美草，距虛負之而走。以喻君臣相

須而濟，有晉不如於此。善曰：《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飲

不足者」三四，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爲邛邛距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距虛負而

走，其名謂之鑿。」郭璞曰：「鑿音厥。」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苦瓜}與^{善本作譽字}名，憔悴使心悲。

翰曰：當路子，喻大臣也。皆磬折曲從，以媚晉氏，而忘致君之道。良曰：此人皆夸大與名譽，而致身趨附之地，使我惟悴而心

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蛩蛩負鑿以美草」三五，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爲者，

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綦母邃曰：

「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司馬彪《莊

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寧與鷺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濟曰：鷺雀，喻姦佞。黃鵠，喻賢才。言世人寧與姦佞相濟，其要安於爵祿，不能與賢才盡力於君，而受其黜退也。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翮，不隨鷺雀爲侶，而欲與黃鵠比遊。黃鵠一舉沖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爲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泱鬱將安歸」^{三六}。」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山^{善本作出字}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銑曰：言人皆趨權臣，無與己同。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向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喻下人值亂代，皆分散而去。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翰曰：言思同志者與舒寫其心。晤，明也。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濟曰：紂使師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亡，延投濮水而死。衛靈公宿於濮水上，聞其音，使師涓寫之。言時尚其荒淫。善曰：《史記》曰：「紂使師延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輕薄游閑^{善本作閑遊字}子，俯仰作^{善本作乍字}浮沈^{善本作沉字}。捷徑從狹路，僂俛趣荒淫。銑曰：代人輕

薄，逐勢興衰而從之。向曰：捷徑、狹路，非正道。僂俛，亦俯仰也。善曰：輕薄之輩隨俗浮沉，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善本作以字}慰我心。翰曰：王子喬，古之仙人也。鄧林，林名。濟曰：籍見時代若此，但以全身爲上，故美矣。善曰：

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辭》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爲鄧林。」《楚辭》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

「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良曰：湛湛，水平貌。楓，木名。善曰：《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三七。」

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銑曰：澤畔曰皋。青驪，馬也。逝，去也。駸駸，驟貌。以喻日去之疾。善曰：皋蘭，已見上文。

《楚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毛詩》曰：「駕彼四騖」三八，載驟駸駸。」毛萇曰：「駸駸，驟貌。」駸，七林切。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人生非久，故感我心緒。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翰

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鄂，考烈王都壽春三九。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玉爲《高唐賦》云：「朝爲行雲，

暮爲行雨。」諷荒淫之事，進諫於君。言朝廷之士隨風從流，無能如此。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

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爲朝雲。」朱華振芬芳，高

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良曰：朱華，喻榮盛。莊辛諫楚頃襄王曰四〇：「黃雀仰棲茂林，鼓翅奮

翼，自以爲無慮，不知王孫公子飛丸於高林，卒爲庖鼎之實。蔡聖侯與愛妻嬖妾馳騁乎高蔡之中，不知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己以

朱絲而見之。今君王不以國家爲事，而盤游雲夢之中，豈知穰侯受命於秦王，而投我於澠池之外乎？」於是王愀然變色，泣下數

行。言魏初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止。善曰：《戰國策》曰：「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

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爲的，晝遊茂樹，夕調酸

鹹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自是已也，南遊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

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陵

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于秦王，填澠池之塞內，投己澠池

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爲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

也。茹谿，谿流所沃者，美好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

校勘記

「一」「詠懷」 原無此類目「詠懷」二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卷目及尤本補。

「二」「作陳留八十餘篇」 按，本書顏延年《五君詠詩》善注引臧榮緒《晉書》作「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與此不同。豈劉良別有所本耶？

「三」「善曰」云云 原此一節併入五臣良注，作「善注同」三字。明州本同。其不知良注中「籍屬文」至「不能探測之」七十九字，實爲良自注，非善注所當有。贛州本併五臣良注入善，其文字則全用良注。皆非。今據尤本複出。

「四」「側」 原誤作「則」。陳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誤。今據正德本改正。

「五」「顏延年曰」云云 原「顏延年」作「善」字。各本善注同。按，當作「顏延年」。鍾嶸《詩品》評阮籍詩云：「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註解，怯言其志。」怯，畏也，去也。「怯言其志」正與此注「略其幽志」意合。則此是顏注無疑。又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阮籍集》亦引有此注，作「顏延之曰」，蓋張所見李善注本《文選》原如此也。今據以改。

「六」「江妃」 各本同。按，今《列女傳》作「江婁」。本書《江賦》善注引同。胡克家據以謂此善本正文及善注皆當作「江婁」。然《玉臺新詠》卷二、《藝文類聚》卷十八引皆作「江妃」，則阮籍詩原如此。妃與婁通。蓋善引《列女傳》改「婁」爲「妃」，以就正文耳。本書張平子《思立賦》善注引此亦作「江妃」可證。

「七」「伯」 原下有「且」字。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及《衛風·伯兮》鄭箋刪。各本皆衍。

「八」「枸」 原作「枹」。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九」「姊」 原作「娣」。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姊」，與《史記·呂不韋列傳》文合。今據改。

「一〇」「安陵君」 原無「君」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

「一一」「龍陽君」 原上無「戰國策曰」四字。梁章鉅曰：「此上當標『戰國策』三字。今本《魏策四》有此，文多不同。」按，梁校是，此當傳寫偶脫耳。今從補。各本皆脫。又下句「因泣下」，原無「因」字。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補。

「一二」「花」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善注引《毛詩》「灼灼其華」，疑善原當作「華」。《藝文類聚》卷三十三引亦作「華」。尤本作「花」，與《玉臺新詠》卷二同。

「一三」「時」 尤本下有「別」字。

「一四」「沈約曰」 原作「善曰」。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此節注首不標注家姓名，則亦以為善注。皆非。按，「以財助人者」至「故以方誓」一節，衡其文意語氣，與沈約諸條注相類，恐非善注。胡克家引何校亦謂此當是沈約注。今從改。

「一五」「安陵君所以悲魚也」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以』字下當有脫文。」梁章鉅亦曰：「兩事撮為一句，恐有脫誤。」

「一六」「東觀漢記」 原上無「善曰」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修添有「善曰」二字。今據補。

「一七」「訖」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託』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託』。贛州本亦作『託』，校語云：『五臣作『訖』。胡克家曰：『各本所見皆非也。善引鄭玄《禮記注》『訖，止也』，可見亦作『訖』。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所謂『非有訖』矣。作『託』但傳寫譌。今各本並注中亦譌『託』。考所引即《禮記·祭統》『訖其嗜欲』，注之『訖，猶止也』，不得為『託』明甚。」按，胡氏說是。今從刪原校語，並改善注中「託」為「訖」。又《藝文類聚》卷二十六引此亦譌作「託」，疑後人據以改善本耳。

「一八」「道天」 胡刻尤本則作「逆天」，非。

「一九」「韓詩」 原改作「毛詩」。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按，此所引詩見《邶風·柏舟》。《毛詩》作「隱憂」，《韓詩》則作「殷憂」，本書《歎逝賦》善注引此可證。

「二〇」「曜」 尤本作「耀」，贛州本亦作「耀」，校語云：「五臣作「曜」。是善本作「耀」，五臣作「曜」。此本與明州本皆失著校語。」

「二一」「溢」 原依五臣正文改作「鎰」。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改回，以與善本正文相應。

「二二」「眇」 原下無校語。尤本作「軫」。按，蓋善所見作「軫」，故各本善注云「軫當爲眇」。「軫」乃「眇」之假字。《太玄·蓍》「不覩其眇」，司馬光集注：「范本眇作軫。」是也。明州本、贛州本皆字用五臣，而失著校語。今增此校語。

「二三」「寔」 原作「是」。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二四」「藿」 原作「蕨」。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

「二五」「顏延年」 原「年」作「之」。胡克家曰：「何校『之』改『年』。案，以前後例之，是也。各本皆譌。」今從改。

「二六」「衣衿」 原無「衿」字。今從胡克家校及本書王仲宣《七哀詩》補。各本皆脫。

「二七」「商」 原作「音」。今從胡克家校及《月令》鄭注改。各本皆譌。

「二八」「都」 原下無校語。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軒」。尤本正作「軒」。贛州本作「軒」，校語云：「五臣作「都」。是五臣作「都」，善本作「軒」。此本失著校語。今增此校語。按，此詩原當作「軒」，觀下節沈約注「開軒四野」可知。《藝文類聚》卷二十六引亦作「軒」。五臣作「都」，誤。良注「謂出於都外」，乃強解耳。」

「二九」「代」 《藝文類聚》卷二十六引作「世」。按，此避唐諱改。下沈約注中「代」字同。

「三〇」「百」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萬」字。尤本正作「萬」。《藝文類聚》卷二十六引亦作「百」。」

「三一」「悞」 尤本作「悟」。

「三二」「莽茫茫之無涯」 今《九章·悲回風》作「莽芒芒之無儀」。芒與茫同。儀，匹也。涯，水邊也。此蓋善引書改字以應阮詩意耳。

「三三」「十月」 原無此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有，與《左傳》僖公五年文合。今據補。

「三四」「飲」 原作「飢」。所引爲《說林下》文。今據改。蓋涉正文而誤耳。各本皆誤。

「三五」「以美草」 胡克家曰：「以下少一字。各本皆脫。無可據補。陳云脫求字，但以意添耳。」

「三六」「決」 原作「決」。今從胡克家校及《漢書·息夫躬傳》改。各本皆譌。

「三七」「楓」 原下有「樹林」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楓樹」二字。今從胡克家校及《招魂》刪。

「三八」「四駱」 原作「四牡」。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駟牡」。皆誤。今從梁章鉅校及《小雅·皇皇者華》改。

「三九」「考烈王」 明州本、贛州本同。陳本、正德本作「孝平王」。按，當作「考烈王」。《史記·楚世家》：考烈王二十二年，「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是也。

「四〇」「莊辛」 原作「劇辛」。明州本、贛州本併良注入善。今據陳本、正德本改。按，莊辛諫楚王事見《戰國策·楚策四》。莊辛，楚人，非《燕策》之劇辛也。又善注中「莊辛」，原亦作「劇辛」。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善注改。

秋懷詩一首

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而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向曰：嬰，羅；矧，況；晏，晚也。善曰：平生，已見

上文。《說文》曰：「嬰，繞也。」《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翰曰：奕奕，長盛貌。爛，光貌。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貌。」

《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濟曰：蕭瑟、寥唳，皆聲也。善曰：《楚辭》

曰：「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良曰：寒商，秋風也。暖，不明也。善

曰：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辭注》曰：「暖暖，暗昧貌。」耿介繁慮

積，展轉長宵半。銑曰：耿介，專獨也。繁慮，多憂也。展轉，反側也。宵，夜也。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

寐。」《毛詩》曰：「展轉反側。」夷險難預善本作豫字謀，倚伏昧前筭。銑曰：夷，平；倚，申；伏，屈；昧，闇；筭，計

也。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鵲

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翰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嵇康《高士傳

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言我雖好相如明達天下，不欲同其慢世。善曰：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

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患」，蔑此卿相」，乃賦《大人》「三，超然莫尚。」

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濟曰：後漢鄭均爲尚書，後乞骸，謝病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

時人號爲白衣尚書。言我頗悅鄭生偃息，不欲同其爲白衣宦也。善曰：偃，謂偃仰不仕也。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

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

其身，故人號爲白衣尚書。」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良曰：觴，酒也。翰，筆

也。染筆於墨，而制作文章。善曰：《秋興賦序》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高臺驟登踐，清波善本作淺時陵亂。

銑曰：驟，數也。陵亂，謂舟馳驚也。善曰：《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頽魄不再圓，傾義無兩旦。向曰：

魄，月；羲，日也。言月既缺，一月之中無復圓也。日既傾，一日之中無更朝也。喻人老不可更少。善曰：魄，月魄也。羲，羲和，謂日也。金石終銷善本作消字，丹青黶煥四。翰曰：皆不能長久也。黶煥，光明貌。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濟曰：勉，勵也。玄髮，少年也。貽，遺也。白首，衰老貌。善曰：阮籍《詠懷詩》曰：「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嵇康有《白首賦》。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古患反。向曰：串，狎也。言因歌詠遂賦此詩，聊用布與親狎之人。善曰：《爾雅》曰：「串，習也五。」

校勘記

- 〔一〕「避患」 《世說新語·品藻》注引《高士傳》作「避官」。
- 〔二〕「此」 原作「比」。今從胡克家校及《世說新語·品藻》注改。各本皆譌。
- 〔三〕「賦大」 原作「至仕」。今從胡克家校及《世說新語·品藻》注改。各本皆誤。
- 〔四〕「黶」 尤本作「暫」。字同。
- 〔五〕「習也」 尤本下有善音「古患切」三字。此本與明州本、贛州本因其與五臣音複而刪。

臨終^{〔一〕}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銑曰：王隱《晉書》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也，爲馮翊太守。趙王

倫之爲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詩也。善曰：王隱《晉書》

曰：「石崇外甥歐陽建，渤海人也，爲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爲征西^{〔二〕}，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迎楚王偉立之^{〔三〕}，由是有隙。及乎倫篡立，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孔

善本無孔字

子欲居

善本有九字

蠻。

向曰：老子姓李，字伯陽，見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夷，

蠻通稱也。

善曰：《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皓隱

南山^{〔四〕}，子欲適西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苟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翰曰：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

所在皆可以游樂。

善曰：《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況乃遭屯

蹇，顛沛遇災患

平聲？濟曰：

而況遭亂代，屯蹇災患者而不行乎？顛沛，猶傾覆也。

善曰：《周易》曰：「屯如遭如。」

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歌曰：「遂邇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也。」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良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遽伯玉遂行，從近關而出。言伯玉識機變也。策，馳；游，從也。善曰：《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凶先見者也。」《左氏傳》：遽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人。」遂行，從近關出也。咨余沖且暗，抱責守微官。銑曰：咨，嗟；沖，童也。言我猶童稚暗昧之人，抱負罪責守此微官，不知去就安居，取害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沖，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向曰：謂趙王倫謀亂，已欲廢彼，敗則為禍，成則為福，故云禍福端。構，就也。善曰：《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枚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曰：「福生有兆，禍來無端。」《方言》曰：「端，緒也。」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絃綱，投足不獲安。濟曰：恢恢，廣大貌。四方上下為六合。絃綱，繫網索也。言趙王倫網捕忠良，將以害之，使投足無處。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跡也。」松柏隆冬瘁，然後知歲寒。銑曰：言歲寒能瘁松柏，時亂則害忠良。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凋。」《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向曰：言世路險過太行之山。善曰：《淮南子》曰：「何為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良曰：引大分，欲以抑其情。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五，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嬌善本作所字憐女，惻惻心中酸。濟曰：酷，苦；酸，痛也。善曰：《說文》

曰：「負，受貨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折蓼以答之。」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二子棄若遺，念皆遭凶殘^六。銑曰：言母亦不免，故云棄二子若遺。遭，遇；殘，賊也。善曰：《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向曰：惟，思也。若循環而無窮。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也。」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汎瀾。翰曰：揮，奮也。汎瀾，涕流貌。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七，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兮汎瀾。」瓚曰：「汎瀾，涕泣貌。」汎，與萇同。

校勘記

〔一〕「臨終」 原無此類目。陳本、正德本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亦無。皆傳寫脫。今據陳本、正德本卷目增。胡克家亦云：「歐陽堅石不得在謝惠連下，當是『臨終』自爲一類。」

〔二〕「爲」 原無此字。袁本同。今據尤本補。明州本、贛州本此節善注併入銑注，僅存「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十三字。

〔三〕「私欲迎楚王偉立之」 原但有「私欲」二字。袁本及尤本同。按，「迎楚王偉立之」六字，不當無，蓋傳寫脫耳。今據五臣銑注引補。

〔四〕「四皓」 原「皓」作「時」。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改。各本皆譌。按，阮瑀詩云：「四皓潛南岳，老萊竄河濱。」可資佐證。

〔五〕「處乎秦」 原無「乎」字。今據《呂氏春秋·處方篇》補。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此「處乎秦」及上「處乎虞」二「乎」字皆脫。

「六」 「二子棄若遺念皆遭凶殘」 原作「二子棄遺念，皆遭其凶殘」，「棄」下原又有校語云：「善本有「若」字，「其」下又有校語云：善本無「其」字。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校語云：五臣無「若」字，有「其」字。陳本正如此。按，據各本銑注「故云棄二子若遺」之言，則上句作「二子棄若遺」，下句自作「念皆遭凶殘」。各所見五臣本蓋後人妄改耳。正德本未誤，與尤本同。是五臣與善本此二句本無異也。今據改，並刪原校語。

「七」 「五章」 原作「五色文章」。今從胡克家校及本書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善注引刪。各本皆衍。

哀傷

幽憤詩一首

四言「」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爲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嵇叔夜向曰：叔夜爲呂安事，連罪收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者，人莫能見明也。

嗟余薄祐

善本作祐字

少遭不造。

濟曰：祐，福；造，成也。叔夜少失父。

善曰：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毛

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

哀瑩靡識，越在襁褓

善本作繼緜字。銑

曰：瑩，獨；靡，無；越，於也。襁褓，束襖嬰兒衣也。

善曰：《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在他境。」《淮南子》曰：

「成王幼，在繼緜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繼，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

「緜，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緜，小兒大藉也。」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子豫，不訓不師。翰曰：肆，縱；姐，嬌也。恃母兄之慈，縱而成嬌，不垂訓教，不立師傅。善曰：《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姐，與嬌同耳。爰及冠帶，憑寵自放。善本無此二句「二」。良曰：爰，於也。男年二十則冠。冠帶，亦冠也。依憑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也。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善本作上字「三」。濟曰：抗，舉；希，慕也。言舉心慕古人之道，任其高尚之志也。善曰：《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四」：「各崇所上，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五。託好老莊，賤物貴身。銑曰：老，謂老子。莊，謂莊子。賤物，賤於寶貴之物。貴身，謂卑下於人以自保也。善曰：嵇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六。志在守樸，養素全真。銑曰：守樸，守其實樸。養素全真，謂養其質以全真性。善曰：《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至也。」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向曰：不敏，猶不達也。常好善道而闇於人事。善曰：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子玉之敗，屢增惟塵。翰曰：鍾會有憾於叔夜，時呂安兄巽姦通安妻，巽爲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爲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玉，楚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子玉大敗。康此意所以憤呂巽有穢行，大將軍用爲長史，是不知人，亦如子文之用子玉不當也。惟塵，謂詩人刺進舉小人也。謂鍾會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爲小人也。屢增者，言當朝此類多矣。善曰：子玉，楚大夫也。《左氏傳》曰「七」：「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

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軍，維塵冥冥。」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大人含弘，藏

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銑曰：大人，天子也。弘，大也。言天子能含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恥。謂不察臣

下之過，致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己，而使無辜獲罪。僻，邪也。善曰：《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

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杜預曰：「忍垢，耻也。」《說文》曰：「懷，藏也。」《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

立辟。」鄭玄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為仁由己。」惟此褊必緇心，顯明臧否

平鄙。感悟思愆，怛若創痛于軌。向曰：褊心，康自謙也。臧，善，否，惡也。愆，過，怛，痛，創，傷，痛，割也。言褊小

之心，明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痛如割傷。善曰：褊心，康自謂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

《毛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為刺。」又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痛。」《蒼頡篇》曰：

「瘡，毆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說文》曰：「瘡，癰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擊人，剥其皮膚，起青黑無

創者，謂瘡瘡。」欲寡其過，謗議沸騰。良曰：康自謂少過，而謗議沸起者，謂鍾會譖之云嵇康卧龍也。騰，起也。善

曰：《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

「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川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濟曰：此自言其性常不傷害於

物，何乃頻致怨憎之辭也。此自歎也。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昔慙柳

惠一〇，今愧孫登。翰曰：柳下惠三黜無怨色，康今幽憤，故慙也。孫登，當時人也，隱居不與人事，康見之，乃謂康曰：

「子才高識寡，難免今之代。」今果罹患，故愧之。善曰：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

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

也。』內負宿心，外慙女六良朋。向曰：宿心，謂宿昔本心也。謂慕養生之道，今則辜負本心矣。慙，猶慙也。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其宿心。」《爾雅》曰：「慙，慙也。」《毛詩》

曰：「每有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銑曰：嚴君平、鄭子真，皆樂道閑居，脩身自保也。善曰：《漢書》曰：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道。」《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濟曰：晏如，無事也。善曰：蔡邕《釋誨》

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淮南子》曰：「古人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楊雄室亡擔石之儲。」猶晏如也。」咨予不淑，嬰累多虞。翰曰：咨，嗟；淑，善；嬰，繞；虞，度也。言我不善繞此，罪累之多，不可度也。善曰：毛萇

《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良曰：匪，非；降，下；寔，實也。言此罪累非下自天，實由我頑疎之性所致也。善曰：《毛詩》曰：「下民

之孽」^{一三}，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一四}。」理蔽患結」^{一五}，卒致囹圄。善本作圖字。濟曰：邪臣協用私情，擁蔽政理

之道，遂使患難結成，終致無辜繫於獄也。卒，終也。囹圄，獄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記》曰：

「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以守禁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向曰：答對獄吏，恥爲其所問。

繫，繫也。幽阻，與親友不通。鄙，恥；訊，問也。善曰：言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注》曰「一六」：「訊者，三日

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繫，拘執也。」鄙，俚也。訊，問也。實恥訟冤。善本作免字，時不我

與。銑曰：恥，謗訟之冤濫。時不我與，謂不遇明時，使我然也。善曰：《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

雖出此，而意微殊，亦不以文害意也。免或爲冤，非也」^{一七}。雖曰義直，神辱志沮。翰曰：沮，亂也。言雖義理平直而自

明無辜，而爲獄吏辱其神氣，志亦亂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澡身滄浪。平，豈云能補。

良曰：澡，洗也。言神辱志沮，雖將洗身於滄浪清水，豈能補之也？善曰：《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

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劉歆《答父書》曰：「誠思拾遺，

冀以云補。」

善本作噤字

鳴鴈，勵

善本作奮字

翼北游^{二八}。

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

疇^{一九}！濟曰：離離，和聲也。鴈，春則北游，故云順時而動。憤，怨；曾，不；疇，比也。康見此鴈鳴，得意忘憂，乃自嗟歎，

則莫能比之矣。

善曰：《毛詩》曰：「離離鳴鴈。」《管子》：桓公曰：「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

南而不失時。」《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曾，辭之舒也。」儔，等也。事與願違，遭茲淹留。窮達

有命，亦又何求？濟曰：遭，及也。知窮達在命，不求苟免。善曰：淹留，謂囚繫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

《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

生。向曰：古人有言，謂《莊子》云「為善無近名」也。奉時，謂隨時恭默也。言謹絮如此，則咎責悔禍，不生於身也。善

曰：《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形^{二〇}。」司馬彪曰：「勿脩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無陋於形也。」郭象

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曰：

「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為孝矣。」萬石周慎，安親保榮。翰曰：石奮父子五人，各二千石，天子號為萬石君，皆周慎謹

密，安親守榮也。善曰：《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

中令，奏事，事下，建自讀之^{二二}，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

輔象識》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

誠，乃終利貞。濟曰：紛紜，亂也。祇，語助也。攪，動也。雖安樂之時，必誠危亡之理，乃終其利貞。善曰：《漢書》

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

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

志不就。濟曰：煌煌，光也。靈芝，草藥，一年三開花秀，服之長生。康志尚養生，今志不就也。善曰：《西京賦》曰：

「擢靈芝於朱柯^{二三}。」《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楚辭》曰：「云有志極而無

旁^{二三}。」「《爾雅》曰：「就，成也。」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誠而反復，心內病之，誠勗將來，無爲患，皆害身之本也。聲譽於時，無使馨香也。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疚^{二四}。」疚，病也。《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翰曰^{二五}：使將來之人，采薇山曲，散髮巖岫之間，頤養年壽也。采，拾也。薇，草藥也。散髮，謂不爲冠冕所拘束。善曰：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日期頤。鄭玄曰：頤，猶養也。

校勘記

「一」「幽憤詩」原上有類目「哀傷」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五臣陳本、正德本無此類目。孫志祖《文選考異》引錢氏枚曰：「嵇康不應在子建之前，當入『臨終』一類，移『哀傷』一行於『七哀詩一首』之前。」按，嵇詩爲四言詩，曹詩爲五言詩，昭明當以四言在前，五言在後，原編排無誤。

「二」「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此下校語云：善本無此二句。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則有此二句。胡克家曰：「此與下二句爲韻，善不容無，但傳寫脫去。尤本有者是，然恐屬據五臣校補。」按，《晉書》本傳亦有此二句。

「三」「尚」此下校語云：善本作「上」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作「尚」，注同。按，蓋各所見不同也。《晉書》作「尚」。

「四」「岐」原作「歧」。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尤本改。又「章指」，原「指」作「句」。梁章鉅引段校「句」改「指」，是也。按，此所引乃趙岐《孟子章指》文，在《盡心上》。今據改。

〔五〕「庶幾也」 按，若善本果作「上」，則此下宜添「上與尚同」四字。

〔六〕「貴身也」 原下有「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九字。胡克家曰：「陳云此九字衍，觀下注自明。是也。」今從刪。各本皆衍。

〔七〕「左氏傳」 原作「傳」字。今據尤本改。按，所引乃《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文。明州本、贛州本亦無「左氏」二字，蓋所見本傳寫偶脫耳。

〔八〕「杜預曰忍垢耻也」 此七字原在「說文曰」六字下。今從胡克家引陳校移正。各本皆誤倒。

〔九〕「語」 原作「論」。胡克家曰：「何校改『語』。是也。」按，今《爾雅》無郭璞此注。本書潘安仁《西征賦》善注引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陳、胡所校蓋據此也。今從改。各本皆誤。

〔一〇〕「柳惠」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柳下」，蓋依《晉書·孫登傳》校改，非。

〔一一〕「樂道」 明州本、贛州本作「樂西」，尤本僅作「樂」字。按，此所引見《學而》，作「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梁章鉅曰：「此證『樂道』二字，當引作『貧而樂道』。今《論語義疏》本有『道』字。《集釋》亦有『道』字。《唐石經》『樂』字旁注『道』字。《史記·弟子傳》亦載『貧而樂道』。」然則尤本依今本《論語》校刪「道」字，明州本、贛州本改「道」為「西」，皆非。

〔一二〕「擔」 贛州本及尤本作「儋」。字同。

〔一三〕「之」 原作「爲」。按，當作「之」。所引見《小雅·十月之交》。今據改。各本皆誤。

〔一四〕「競」 原作「竟」。贛州本同。明州本及尤本作「競」，與《十月之交》文合。今據改。

〔一五〕「蔽」 贛州本同，校語云：「善本作『弊』。尤本正作『弊』。是善本當作『弊』，善注亦可證。五臣則作『蔽』，字通『弊』。」

〔一六〕「張晏漢書注」 原無「注」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此乃張晏《漢書注》文，《史記·酷吏列傳》裴駟《集解》引張晏曰有此。今據補「注」字。

「一七」「免或爲冤非也」 黃侃《文選平點》曰：「『免』作『冤』，極是。《晉書》同。『時不我與』，斥言司馬昭、鍾會耳。」

「一八」「勵」 《晉書》作「厲」。

「一九」「疇」 《晉書》同。贛州本作「儔」，校語云：五臣作「疇」。是善本作「儔」，尤本正作「儔」。五臣則作「疇」。疇與儔通。

「二〇」「無近名」、「無近形」 二「無」字原並作「莫」。袁本及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改。按，作「無」者，乃出司馬彪本《莊子》，作「莫」者蓋依今本《養生主》校改也。又「形」，原作「刑」。今據善注引司馬彪注「無陋於形」改回。各本皆依今本誤改。

「二一」「建」 原下有「老」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刪。

「二二」「於」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之」。本書《西京賦》作「以」。

「二三」「志極而無旁」 原作「志而無謗」。今從梁章鉅引段校及《九章·惜誦》補改。各本皆脫誤。

「二四」「我心永疚」 今《毛詩·小雅·大東》作「使我心疚」。

「二五」「翰曰」 原作「濟曰」。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回。

七哀詩一首

五言「一」

曹子建 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爲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 善曰：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謂當其時也。徘徊，謂終夜月光迴轉，四面遷照，故云徘徊也。善曰：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爲文外傍情，斯言當矣。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善曰：《古詩》曰：「慷慨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善本作客子妻二。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栖善本作棲字。良曰：踰，過也。君，謂夫也。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善本作沉字各異勢，會合何時諧？濟曰：清路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謙稱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比夫從征不息。泥在濁水之下，以自比幽思不通，浮沈既異，會合何時？諧，諧和也。善曰：《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爾雅》曰：「諧，和也。」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翰曰：西南，坤地。坤，妻道。故願爲此風，飛入夫懷。善曰：《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歎。」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銑曰：言夫行十年，復恐志改，故云君懷不開，我當何所依據也。善曰：《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校勘記

「一」此題 《玉臺新詠》卷二作「雜詩」，《樂府詩集》卷四十一作「怨歌行本辭」。

「二」「宕」 《宋書·樂志》、《玉臺新詠》、《藝文類聚》卷三十二、《樂府詩集》並作「客」，與善本同。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翰曰：此詩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音還，協韻「二」。

良曰：象，道也。豺虎，喻羣賊貪暴害人也。遘，及；患，難也。

善曰：《左

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

「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

耳陳餘述》曰：

「據國爭權，還爲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

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

復弃

善本作棄字

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翰曰：荆蠻，喻荊州。仲

宣避難在其中也。

善曰：

《毛詩》曰：

「三：一蠹爾蠻荆。」毛萇曰：「荆蠻，荊州之蠻也。」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

攀。向曰：謂初去帝都之時。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良曰：國亂，殺戮人多。

路有饑

善本作飢字

婦人，抱子

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濟曰：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也。

善曰：言迴顧雖聞其子

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

《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

以手揮之也。「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銑曰：此說婦人爲言。時遭亂，

夫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劫，故奔走飢荒，未知身死之處，棄子草中，不能相全。粲驅馬而去，不忍聽之。

善曰：此婦人之

辭也。《說文》曰：

「完，全也。」

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翰曰：下泉人，謂戰

死人。喟然，歎聲也。

善曰：

《漢書》曰：

「文帝葬霸陵。」《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向曰：淫，猶留也。善曰：《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方舟
 沂大江^{〔五〕}，日暮愁我心。濟曰：方，並也。沂流，逆流行也。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
 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山岡有餘映^{〔六〕}，巖阿增重陰。銑曰：謂日將沒，山脊之上猶映餘光，而巖曲
 本陰，今復日暮，是增爲重陰。山脊曰岡。善曰：《通俗文》曰：「日陰曰暎。」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良
 曰：狐狸，獸名。翔，歸也。善曰：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辭》曰：「鳥飛之故鄉，
 狐死必首丘。」流波激清響，猿猴^{善本作猴猿}臨岸吟^{〔七〕}。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襟^{善本作衿字}。獨夜不能寐，
 攝衣起拊^{善本作撫字}琴。翰曰：攝衣，去寢衣也。善曰：《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
 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酈食其也。」《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
 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向曰：絲，絃也。琴以桐木爲之。善曰：《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
 夫治國家可爲絲桐之間也。』」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濟曰：壯，益也。此粲自哀之言。善曰：羈旅，已見
 上文。

校勘記

「一」音注「音還」 陳本作「平」字，謂讀平聲也。

「二」「可必」 原作「必可」。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可必」，與《左傳》襄公九年文合。今據乙正。

「三」「毛詩曰」 原上有「荆蠻已見登樓賦」七字。明州本及尤本同。按，此七字不當有，下善注引《毛詩》及毛萇
 注已具釋，且《登樓賦》亦無「荆蠻」之語。贛州本正無此七字。今據刪。

「四」「完」原此下有校語云：「善本作「貌」字，其善注則作「兒」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完」，而無校語。是善本作「完」，與五臣同。「完」與「貌」之俗體「兒」字形近，此本校理者誤認之而以爲善本作「貌」耳。今刪原校語，並改善注中「兒」爲「完」。

「五」「泝」尤本作「溯」。贛州本亦作「溯」，校語云：「五臣作「泝」。是善本作「溯」，五臣作「泝」。字同。故此本與明州本皆無校語。又此本善注引《爾雅》「溯流」，原依五臣正文改作「泝流」。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以與善本正文相應。

「六」「映」原作「暎」。贛州本同，校語云：「五臣作「映」。明州本及陳本、正德本作「映」。是善本作「暎」，五臣作「映」，銑注與善注亦可證。此本正文例用五臣，而此以善亂之，非。今改回。按，暎與映音義同。此本與明州本不著校語者，蓋此也。

「七」「猿猴」原作「猿猴」。陳本、正德本作「猿猴」，明州本、贛州本同。贛州本校語云：「善本作「猴猿」。尤本正作「猴猿」。是善作「猴猿」，五臣作「猿猴」。今改「猿」爲「猿」，並增校語「善本作猴猿」。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後爲

中書郎，稱疾告歸。」此詩哀人事遷化，後詩哀帝室漸衰。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北邙

善本作芒字

何壘壘

平

高陵有四五。向曰：北邙，山名。壘壘，重也。陵，即墓也。

善曰：《廣雅》曰：「壘，重

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塚相次之貌也。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

恭文遙相望，原陵鬱_{音舞}。銑曰：漢世主，謂後漢諸帝。墳，陵；恭、文、原，皆陵号。鬱_{音舞}，草木多貌。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曰：「廕廕，肥

美也。」季葉_{善本作世字}喪亂起，賊盜如豺虎。良曰：葉，猶世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

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豺虎，已見上文。毀壤過一_{蒲侯}，便_平房啓幽

戶。翰曰：壤，土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玉環者，廷尉罪之，當棄市。帝怒其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取長陵一抔土，陛

下何以罪之？」遂止。抔，謂一掬矣。言漢家諸陵既遭季世喪亂，毀其陵土已過一掬矣。便房，冢中室也。言其幽暗之戶已開

之矣。善曰：一抔，喻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何如？」《漢書注》曰：「便房，冢中室

也。」珠_匣離玉體，珍寶見剽_{匹妙}。濟曰：珠_匣，漢家送死之物，珠玉爲_匣。言遭發虜掘，已離玉體。玉體者，貴美

之言。剽，劫；虜，獲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_匣金_鏤，體骨并盡。」《西

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_三，皆珠襦玉_匣。玉_匣形如鎧甲，連以金_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

文》曰：「剽，劫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園寢化爲墟，周

墉無遺堵。向曰：園寢，陵旁廟也。墟，丘也。墉，牆也。言廟牆皆摧，無遺一堵者。五板曰堵。善曰：《漢書》曰：

「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而爲墟。」

《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丈爲板，五板爲堵。」蒙龍荆棘生，蹊徑_{善本作逕字}登童豎。狐兔

窟其中，蕪穢不復掃_{先古切}。良曰：樵童牧豎也。濟曰：蕪穢，蔓草之類，皆無人掃除之。善曰：《關中記》曰：「漢

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注。蘇老切。頽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銑曰：頽隴，頽墳也。

萌隸，下人也。言頽墳之處並爲耕墾開發，下人所營農業園圃之事。善曰：《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

「駿發爾私。」鄭玄曰：「駿，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瞻萌隸。」昔爲萬乘君，今爲丘山土。翰曰：萬乘君，天子也。善曰：《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方言》曰：「冢大者爲丘。」《淮南子》曰：「吾死也，有一棺之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四〕}。向曰：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平，豈不悲乎？」孟嘗君淚下承睫。感恩其言，故悽愴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良曰：商爲秋氣。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

《鸚鵡賦》曰：「涼風蕭瑟。」陽鳥^{善本作鳥字}

收和響，

寒蟬無餘音。

濟曰：陽鳥，春鳥也。收息其和聲，而秋已深，故蟬

亦無矣。喻帝室之漸衰。

善曰：陽鳥，春鳥也。

《禮記》曰：「孟秋，寒蟬鳴^{〔五〕}。」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

鳴，即天涼，故謂之寒蟬。」

《楚辭》曰：「蟬寂漠而無聲。」

白露朝

^{善本作中字}

夜結，木落柯條森。

銑曰：露結爲霜也。

森，寒風振聲。

善曰：

《呂氏春秋》曰：

「秋氣至則草木落。」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

^{善本作沉。}

翰曰：朱光，日

也。天道遊北，故云馳北陸。陸，道也。浮，行也。忽西沈，言其疾沒也。

善曰：朱光，日也。

《楚辭》曰：「陽杲杲其朱

光。」《續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

文》曰：「景，日光也。」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

向曰：松柏，墓丘所生。

善曰：松柏、丘墓，已見上文。

肅肅

高桐枝，翩翩栖孤禽^{〔六〕}。

銑曰：此喻帝室政衰，雖在名位，若孤鳥栖於高桐也。肅肅，謂寒風著枝聲也。翩翩，孤鳥

兒。

善曰：

《禮記》曰：

「草木皆肅。」鄭玄曰：「肅，謂枝葉縮栗也。」

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精列}

吟。

良曰：蜻

蛚，蟲名。

善曰：

《易通卦驗》曰：

「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俗謂之蜻蛚。」蟋蟀吟，已見

上文。注曰：蜻，音精。蜩，音列。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綿思彌善本作彌思字深。銑曰：丘隴，謂其先人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哀於國，故亦思親。纏綿，謂憂思多也。善曰：秦嘉《答婦詩》曰：「哀人易感傷。」《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七，庶蹈高蹤。」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襟。翰曰：徘徊，心不安貌。向長風，見時物衰歇，復感時風衰薄，故淚下矣。善曰：《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登樓賦》曰：孰憂思之可任。《楚辭》曰：愬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歔而沾襟。

校勘記

「一」「人也」 贛州本及尤本下有「有才華」三字，又下「起家」下有「拜」字。明州本此一節併入翰注。按，此本與袁本同，善注原當如此也。贛州本則以翰注爲善注，尤蓋從之，皆非。

「二」「左」 原誤作「在」。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

「三」「漢帝」 原無「帝」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正。

「四」「往古」 明州本作「今古」，無校語。贛州本亦作「往古」，校語云：五臣作「今古」。陳本正作「今古」。尤本作「往古」，則善本如此也。今袁本與此本及五臣正德本皆作「往古」，疑後人依善本而改矣。

「五」「寒蟬鳴」 原無「鳴」及下「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十字。今從胡克家校及《禮記·月令》、本書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善注引補。各本皆脫。

「六」「栖孤」 原「栖」作「棲」。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皆作「栖」。今據改。棲與栖同。《藝文類聚》卷三十四引作「孤栖」。

「七」「恩」原作「思」。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恩」，與本書《西征賦》、陸士衡《贈馮文鵬遷斥丘令詩》善注引合。今據改。

悼亡詩二首

五言善曰：《風俗通》曰：「慎終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銑曰：悼，痛也。安仁痛妻亡故，賦詩以自寬。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

良曰：荏苒，漸盡貌。謝，去，忽，疾，易，改也。

善曰：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

貌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暑易節。」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向曰：之子，謂亡

者也。人死曰歸。窮，深也。壤，土也。永，長也。幽隔，謂幽冥之道長爲阻隔。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子

于歸，百兩御之。」《琴賦》曰：「披重壤以誕載。」私懷誰剋

善本作克字

從，淹留亦何益？僂俛恭朝命，迴心反

初役。濟曰：言此哀傷私情，欲不就仕，誰復剋從？此情淹留無益，俯仰之間且恭朝命，迴私心反初於公役也。僂俛，俯仰

也。善曰：《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辭》曰：「倚躊躇以淹留。」《毛

詩》曰：「僂俛從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翰

曰：廬，宅也。想亡者所行歷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思其人，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幃

善本作帷字

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迹

善本作跡字。

銑曰：其妻善屬文。髣髴，謂不見形象也。翰墨餘迹，平生所作之文尚有餘迹

也。善曰：《廣雅》曰：「帷，帳也。」《聲類》作「幃」。《說文》曰：「髣髴，相似，見不諦也。」《歸田賦》曰：「揮翰

墨以奮藻。」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濟曰：芳，謂衣餘香。今猶未歇。遺挂，謂平生翫用之物尚在於壁。善曰：

《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流芳。」《廣雅》曰：「挂，懸也。」悵恍如或存，周惶善本作違，直中驚惕二。良曰：悵恍，

失志也。周章惶懼，憂心驚惕然。忡，憂；惕，懼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恍，失意也。」如彼翰林鳥，雙飛善

本作栖字一朝隻。翰曰：翰林，鳥栖之林。潘安仁自比失耦，亦如此也。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戾

天。」王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三。如彼游川魚，比目

中路析先歷。向曰：比目，魚名。雙則行，隻則不行。又如魚中路分析也。善曰：《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

不行。」春風緣隙來四，晨雷力救承簷善本作檐字滴。濟曰：隙，門隙也。雷，雨水注引於屋簷，垂滴而下。善曰：

《說文》曰：「雷，承水也。」寢息何時忘，沈善本作沉字憂日盈積。銑曰：盈積，多也。善曰：宋玉《笛賦》曰：

「武毅發，沉憂結。」庶幾有時衰，莊缶方有猶可擊。翰曰：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擊盆而歌，惠子怪之，莊子曰：

「其本無生無形，今歸無形，何哭爲也？」故安仁庶幾於情知有時衰，故云莊缶可擊。瓦器曰缶。善曰：郭璞《爾雅注》

曰：「庶幾，徼幸也。」《莊子》曰：「莊子妻死五，惠子吊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

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六，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

皎皎窻中月，照我室南端。良曰：月光入窻，又發思也。南端者，室之正南。善曰：室南端，室之南正門。清商應

秋至，溽暑隨節闌。向曰：清商，涼風也。溽，濕也。言濕暑之氣逐節而微也。闌，猶微也。善曰：秋風爲商，已見上

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穎《漢書注》曰：「闌，希也。」《說文》曰：「溽暑，濕暑也。」凜凜涼風升，

始覺夏衾單。銑曰：凜凜，涼貌。升，起；衾，被也。涼風起則又思人，始覺夏被單也。善曰：《古詩》曰：「凜凜歲

云暮〔七〕。」毛萇《詩傳》曰：「衾，被也。」豈曰無重續，誰與同歲寒？翰曰：續，綿也。言豈無重綿，人已亡矣，誰

同歲寒？

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孔安國《尚書傳》曰：「續，細綿也。」歲寒無與同，朗月

何朧朧。

濟曰：言此時無人見與同處也。朗，明也。朧朧，月光臨牖也。善曰：《毛詩》曰：「叔兮伯兮，無所與同。」

《埤蒼》曰：「朧朧，欲明也。」

輶善本作展字

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良曰：輶轉，志不安也。簟，亦席也。竟，盡

也。善曰：展轉，已見上文。牀空委清塵，空虛來悲風。向曰：委，積也。清，輕也。善曰：《莊子》曰：「空

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翰曰：漢

武帝李夫人死，帝甚思之，乃令方士致神力，遂得見其形，故安仁嗟其妻無此靈可見其容貌。善曰：《桓子新論》曰：「武

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也。」撫衿長歎息，不

覺淚沾

善本作涕霑字

胃。

沾善本作霑字

胃安能已〔八〕？

悲懷從中起。銑曰：已，止也。中，謂衷心。善曰：《漢書》：

公孫瓚曰：「累撫衿。」魏武帝《苦寒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燕歌行》曰〔九〕：「不覺淚下霑衣裳。」《史記》

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來。」寢興自善本作目字存形，遺音猶在耳。良曰：寢，

臥；興，起也。言臥起之間，自想亡者如存也。遺音，謂平生所言聲也。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

記》曰：「色不忘乎目。」楊脩《傷夭賦》曰：「悲體貌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

猶在耳。」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濟曰：東門吳子死，怡然不哭。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子。妻死，不哭。此二人

妻子死而不哭，安仁有哀，故上慙下愧，不如古人。善曰：《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莊子蒙人，故云蒙

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向曰：悲情不可具紀者，言多也。善曰：《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語

注》曰：「紀，猶錄也。」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翰曰：死生，命也。長憂亦是鄙事。戚者，憂也。善曰：魚豢

《典略》：趙歧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不能閑居[一〇]。」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銑曰：曜靈，日也。天機者，言天運動有機關也。四節，春夏秋冬也。逝，猶往也。善

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

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淒淒朝露凝，列列善本作烈字夕風厲。良

曰：列列，風急貌。厲，嚴也。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奈何悼淑儷，儀

容永潛翳。向曰：淑，美；儷，耦也。潛翳，不可見也。善曰：《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己不能庇其伉儷。」杜預

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濟曰：念其妻存如

昨日之事，誰知忽已終歲。善曰：《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改服從朝

政，哀心寄私制。茵幃籌張故房，朔望臨爾祭。翰曰：改凶服從朝政之吉服，哀心不易，私存舊禮也。制，禮也。

茵，褥；幃，帳也。朔，月初。望，十五日。皆哭臨而祭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茵，褥也。」《毛詩箋》曰：「幃，

床帳也。」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銑曰：祭不幾時，月日已盡矣。衾，被；

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筵被裳一已除去，不復重陳設，服制終也。善曰：《爾雅》曰：「引，陳也。」亹亹善本作相字

月周，戚戚彌想善本作相字愍。良曰：亹亹，漸進也。戚戚，憂心也。愍，痛也。漸進歲月，已復年周，憂心相痛矣。善

曰：《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向曰：感物，謂見平生

衣服，涕泣應其悲情而落矣。隕，猶落也。善曰：感物，已見上文。《毛詩》曰：「涕既隕之。」駕言陟東阜，望墳思

紆軫。翰曰：駕言，謂駕馬。言出上於東山[一二]，望其妻墳，其思縈紆隱軫而多也。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

又《楚辭》曰「二」：「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濟曰：徘徊，心不安定也。墟，亦墓之通名。善曰：《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銑曰：遷移而立，時步而不進也。徙，遷移也。倚，立也。踟躕，不進貌。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落葉委埏^延側，枯茭^{古來}帶墳隅。翰曰：委，積也。埏，墓道；茭，草名；隅，角也。善曰：《聲類》曰：「埏，墓隧也。」《方言》曰：「茭，根也。」孤魂獨煢煢^{善本作煢字「一三」}，安知靈與無？向曰：煢煢，孤貌。安，何也。亡者孤魂不見其象，何知其有靈與無靈也。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域」^{「一四」}。《楚辭》曰：「魂煢煢兮不遑寐。」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良曰：投，致也^{「一五」}。遵，奉也。悲哀之情不能自己，致心奉於朝命，拭其涕淚，勉強就車，以歸帝宮也。帝宮，帝城也。帝城雖則不遠，然行盡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善曰：揮涕，已見上文。《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校勘記

「一」「幃」 原下無校語。陳本、正德本同。是五臣本作「幃」。尤本作「帷」，善注引《廣雅》曰：「帷，帳也。」是善本作「帷」。此本與明州本皆字用五臣，而失著校語。今增此校語。帷與幃通。

「二」「惶」 原下無校語。贛州本作「遑」，校語云：五臣作「惶」。陳本、正德本正作「惶」。是善本作「遑」，尤本正作「遑」。此本與明州本字用五臣，皆失著校語，今增此校語。遑與惶通。

「三」「栖」 原作「棲」。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以與善本正文相應。

「四」「隙」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贛州本校語云：「善本作「隙」。尤本正作「隙」。是善本作「隙」，五臣作「隙」。隙與隙字同。

「五」「莊子妻死」 原上無「莊子曰」三字。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原亦無此三字，後依《至樂篇》修補之。是也。今據補。胡刻尤本亦脫此三字。又下「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原無「而歌惠」三字。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挖補有「而歌惠」三字，是也。今據補。胡刻尤本亦有此三字。

「六」「我」 原作「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刻尤本作「我」，與《至樂篇》同。今據改。

「七」「凜凜」 原作一「涼」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皆誤。胡克家校改爲「涼風」二字，亦非。今據本書《古詩十九首》其十六改。本書潘安仁《寡婦賦》、曹彥遠《思友人詩》善注引此亦作「凜凜歲云暮」。

「八」「能」 原作「寧」。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

「九」「燕歌行」 原無「燕」字。今從胡克家校及本書樂府魏文帝《燕歌行》補。各本皆脫。

「一〇」「不」 原作「士」。今從胡克家校及本書《長笛賦》改。各本皆譌。

「一一」「東山」 陳本作「東阜」，疑是。

「一二」「又楚辭」 原作「楚辭注」。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及胡刻尤本皆作「又楚辭」三字。胡克家曰：「『又』下當有脫，無可據補。陳云『又』字衍。非也。」按，今姑從明州本、贛州本改，以存各所見本舊貌。「又楚辭曰」上，疑脫去「王逸《楚辭注》曰：大陵曰阜」十字，見《九歎·遠逝》，下引《楚辭》則見《九章·懷沙》，故其上有「又」字。

「一三」「獨」 此下原有校語「善本作獨字」五字。然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皆作「獨」，是五臣與善皆作「獨」，則此校語亦無意義，今刪此校語。

「一四」「域」 原作「城」。今據本書《贈白馬王彪詩》改。各本皆譌。

「一五」「致」 陳本作「置」。字通。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二」善曰：沈約《宋書》曰：「武帝男廬陵獻王義真，初封廬陵王，未之任而高祖

崩「二」。義真聰明愛文義，與陳郡謝靈運周旋異常，而少帝失德「三」，徐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真。義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與少帝不協，乃奏廢義真爲庶人，徙新安近郡「四」。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三年，誅徐羨之、傅亮，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可追崇侍中，王如故「五」。』」

謝靈運

翰曰：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

帝失德「六」，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詆，不任社稷。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爲庶人，徙新安郡，羨之等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向曰：曉月發，乘夜行。雲陽、朱方，並地名。

善曰：《越絕書》曰：「曲阿爲雲陽縣。」

《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七」。」《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含悽泛廣

川，灑淚眺連岡。

善本作崗字。

濟曰：悽，悲也。泛，舟行也。廣，大也。古者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連岡，平山也。

善

曰：《史記》：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辭》曰：「還顧高丘泣如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

山，諸侯葬連岡。」

眷言懷君子，沈

善本作沉字

痛切

善本作結字

中腸

「八」。良曰：君子，謂廬陵王。沈，深；切，割也。

善

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翰曰：君子道

消，羣佞在朝也。憤懣氣結者，謂少帝時王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位，追崇王爲侍中，王如故也。涼，愁也。善曰：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爲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神期恒若存^九，德音初不忘。銑曰：心於神明期恒如存也。思接德音之初，于今不忘。善曰：《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向曰：徂，往；謝，去也。永久，猶陳積也。言往去之事且速，易爲陳跡，而丘陵之間松柏森然已成行。善曰：《尚書》曰：「帝乃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良曰：延州，地名。延陵季子封於此也。季子將過徐，徐君欲季子所佩劍，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以有上國之事，未獻，心已許之。季子還，而徐君死矣，遂掛劍於墓樹焉。協，和也。龔勝，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有老父吊之曰：「嗟乎！薰以香自燒，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蘭芳，即與薰同也。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一〇}，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翰曰：解劍，則延陵也。謂人已死矣，解劍何及於事。撫墳，楚老也。謂人已夭矣，哀傷徒爲也。善曰：解劍，已見上注。潘岳《虞茂春誄》曰：「姨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向曰：疑，言；若，此也。此人，謂王也。通，言聰明好古。蔽，謂與羣邪不協，自見滅亡也。此兩者互有其相妨。善曰：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一一}。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侔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理感深情慟，定非識

所將。濟曰：考其物理，感慟深情，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之端也。」（二）。善曰：言已往日疑彼二人「（三）」，迨乎今辰，已亦復爾。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識滅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粲曰：「功名局之所將，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以能役子等爲貴，未能齊子所爲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翰曰：特兼，言甚於常者。爲枉見殺戮也。今已化滅無形，何用追崇爵位，空揚虛名也？善曰：《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舉聲泣已瀝善本作灑字，長歎不成章。向曰：舉聲嗟歎，泣已下瀝，心志錯亂，不成文章。言悲之深也。善曰：《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校勘記

- 〔一〕此題《藝文類聚》卷四十引作「經廬陵王墓詩」。
- 〔二〕「未之任」原無「未」字。尤本同。今據《宋書·廬陵王傳》補。翰注「未之藩」亦可印證。
- 〔三〕「少帝」原作「小帝」。今據尤本改。
- 〔四〕「近郡」今《宋書》無「近」字。
- 〔五〕明州本、贛州本此一節併入善注，作「善同翰注」四字，其實兩注大不相同也。
- 〔六〕「屬」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按，疑當作「少」，由善注可明。
- 〔七〕「吳邑」原「邑」作「也」。今從胡克家校及《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杜預注改。各本皆譌。

「八」「沈」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沉」字。尤本正作「沉」，贛州本同，校語云：五臣作「沈」。胡刻尤本亦作「沈」，以五臣亂善。

「九」「存」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在」字。明州本、贛州本亦作「存」，校語亦同。按，尤本作「存」，善注引《家語》「若存」，是善本原亦作「存」，作「在」傳寫誤耳。今刪其校語。

「一〇」「龔生」 原作「龔先生」。明州本、贛州本及胡刻尤本同。尤本挖去「先」字，與《漢書·兩龔傳》合。今據刪。

「一一」「謂延州」 原作「州來」二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一二」「端」 陳本下有「者」字。

「一三」「二人」 原「二」作「三」。今從胡克家引陳校改。各本皆誤。按，二人，謂季子、楚老也。

拜陵廟作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爲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

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來，每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濟曰：祀，祭祀也。光靈，祖宗之靈光盛也。善曰：《周書》曰：「助王恭明祀。」

《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銑曰：樹，立也。園、塋，皆墓間道也。善曰：《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

親。」如淳《漢書注》曰：「塋，墓田也。」逮事休命始，投跡階王庭。翰曰：逮，及；休，美也。謂及高祖即位，美命之始。延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跡階王庭。階者，猶進也。善曰：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跡者衆。」《周易》曰：「夬，揚于王庭。」陪廁迴天顧，朝讌流聖情。向曰：延年陪廁朝廷之間，爲帝顧遇，朝讌之時皆流聖情，優也。善曰：《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良曰：服，事也。言早服事，委身於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也。善曰：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爲重也。達，宦達也。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爲輕也。王隱《晉書》曰：「三：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翰曰：否來泰往，謂少帝失德之時。小人在位，王澤竭盡，悔吝形生，上下不同。善曰：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兩都賦序》曰：「四：『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銑曰：勅，誠；素，故；并，合也。言雖經帝室多難，而戒慎其身，慙高祖積故之恩，不易志節，復與文帝昌運相合，爲君臣也。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勅躬未濟。」《四子講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權。」《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翰曰：恩惠將合，非由漸漬而進，榮華會遇在於君王，以禮相逢迎，則雲霄可致也。善曰：《論語》糾滑讖》曰：「漸漬以道，廢消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濟曰：夙，早也。御，猶使也。守，待也。言早使宣嚴，備清道之制，而羣臣朝駕皆入待曙，駐禁城之間，以入朝也。束紳入西寢，伏軾出東垆。向曰：紳，帶也。西寢，寢殿也。延年自述束帶入於寢殿，伏於帝車之軾，出於東垆，則陵所也。

林外曰垆。天子乘車，車中有侍臣，故延年得伏軾於帝車之上。伏之言者，其敬甚也。善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

「赤也束帶立於朝。」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歎。」東垆，陵所在也。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

良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虛無不見也。冥漠，虛無也。葱青，草木之色。善曰：《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

立廟，月一遊衣冠。」《吊魏武文》曰：「悼總帳之冥漠。」《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

陵，起邑也。」《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松風遵路急，山煙冒壠生。銑曰：遵，繞也。路，陵中路；隴，陵

也。善曰：《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塚謂之壠也。」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翰

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物，哀敬於心，而下人思慕，被歌頌之聲。善曰：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

「容根車游載容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爲歌聲也。」然此言人之

思慕，被在歌謳之聲。萬紀載絃吹，千歲善本作載字託旒旌。濟曰：十二年曰紀。載，行也。絃吹，絃管也。有功者銘書

於旒旌之上。言高祖德音萬紀行於絃管之上，千歲託銘於旒旌之中。善曰：《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

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

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未殊帝世遠，以同倫善本作淪字化萌「一〇」。向曰：

倫，猶大也。言先帝之德，歌謳不歇，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同大化流行之萌始也。善曰：帝威靈若

存「一一」，故未殊其遠，而已質雖存，其神已謝，故同乎淪化之萌也。幼壯困孤介「一二」，末暮謝幽貞。翰曰：幼壯，謂少年

日也。末暮，謂衰老時也。延年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不能居少帝亂朝也。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爲戀文帝之明

德也。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周易》曰：「幽人貞吉。」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良

曰：軌，跡；夷，平；喪，失也。軫，車也。言發跡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高祖既沒，遭少帝之難，是發跡而失平易之道。今老

矣，如車之將歸，宜慎崎傾之險也。善曰：以車之行，喻己之仕也。發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詩》曰：「計終收遐致，

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跡夷易，易遵也。」歸軫，暮年也。《楚辭》曰：「覩軫丘兮崎傾。」

校勘記

「一」「助王恭明祀」 尤本「助」上有「各」字。按，此爲《逸周書·皇門解》之文，今本作「人斯是助王恭明祀」。孔晁曰：「言善人君子皆順是助王法也。」則「各」字當據意而增，無者是也。

「二」「墓田」 原無「墓」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

「三」「王隱」 尤本作「王逸」，誤。

「四」「兩都賦序曰」 原「兩」作「西」。按，此所引之文見本書《兩都賦序》。今據此。各本皆誤。又「曰」，原作「言」。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尤本改。

「五」「未」 原作「來」。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此句下尤本有「汲汲孳孳者」五字，或尤本校補，或所見不同也。

「六」「軾」 贛州本作「軫」，校語云：「五臣作「軾」字。此本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軾」字。尤本正作「軾」。按，善注引《莊子》「宣尼伏軾而歎」，見《漁父篇》，「宣尼」今作「孔子」，餘同，則善本正文原當作「軾」。各所見作「軾」者，但傳寫誤耳。今刪其校語。胡刻尤本注引《莊子》改「軾」爲「軾」，則誤中之誤矣。

「七」「景帝紀」 原「紀」作「記」。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八」「陽陵邑」 原無「邑」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景帝紀》補。各本皆脫。

「九」「容根車游載容衣」 原無「容」字，又「游」作「旋」。各本同。今據《後漢書·禮儀志下》補改。又下「被歌聲」，胡克家謂此三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按，此三字複引正文，當有。下善注引《漢書》以證正文「被歌」

之所出，又引應注及自注以明「被歌聲」三字其義。胡氏說非也。

「一〇」「倫」 明州本同，無校語。贛州本作「淪」，校語云：「五臣作「倫」。陳本、正德本正作「倫」。尤本作「淪」，注同。是善作「淪」，五臣作「倫」。今增此校語。淪與倫古通。又此善注中「淪」，原依五臣正文改作「倫」，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以與善本正文相應。

「一一」「帝威靈若存」 尤本「帝」作「言帝澤被天下」六字。

「一二」「壯」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牡」。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牡」。胡克家曰：「『幼壯』與『末暮』偶句，不待解而自曉，故善無注，實非與五臣有異。校語非也。」今刪其校語。

「一三」「覩」 原作「都」。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

同謝諮議銅爵臺詩一首

五言「善曰：《集》曰：「謝諮議璟。」《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

銅爵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玄暉

翰曰：魏武帝作銅爵臺，遺令施總帳，朝晡設脯糒之屬，向帳作伎，望吾西陵。

總歲帷飄井幹

寒「二」

，罇酒若平生。

翰曰：總，細布之疎者。帷，即帳也。風飄動於樓上。銅雀臺一名井幹樓。言致罇

酒於帷帳前，若平生存時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南子》曰：「大

構架，興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飾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

鬱鬱

西陵樹，詎聞歌吹聲。向曰：詎，猶不也。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芳襟染淚跡，嬋媛空復情。銑曰：芳，香也。妓人悲泣，淚濕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嬋媛者，牽引也。善曰：《楚辭》云：「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玉座猶寂寞，況乃善本作迺字妾身輕。良曰：玉座，玉牀也。寂寞，虛無也。言君王玉座尚自虛無若此，況羣妾身至輕微，何以爲久長也。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座玉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校勘記

「一」此題《藝文類聚》卷三十四引作「銅爵臺妓詩」。

「二」「帷」尤本作「幃」。字通。又下句「罇」爲「尊」之俗字。《誤文》：「尊，酒器也。」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

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爲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傳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彥昇

濟曰：劉璠《梁典》云：「任昉，字彥昇，樂安人也。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

舉秀才甲科，文章之美冠絕當時。」昉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

善曰：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

一，詞章之美冠絕當時。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翰曰：禮數絕，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不爲禮數。式，法也。范雲之德，天下以爲法則，

而瞻仰之，實爲國家楨幹。善曰：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箴》曰：「三：『式瞻清

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干也。」一朝萬化盡，猶我

古人情。向曰：一朝死矣，萬事人道化盡。然我故人之情，何時忘也？善曰：《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

極也。」《史記》：範雎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情^四。」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良曰：待時，謂不仕於齊也。

屬興運，謂樑也。言範雲爲人之英，王佐之任，故可待而任也。善曰：《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

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結歡三十載，

生死一交情。銑曰：結交之情，生死如一，不復變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歡於

二三君。』」《史記》：太史公雲：「下邳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携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濟曰：遁，

避；孽，災也。謂避齊朝衰災，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事梁武帝也。景者，美稱前人，比於光景也。善曰：衰孽，齊東

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携手遁秦^五。」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抱樸子》曰：「携

手而游，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善本有此二句^六。善曰：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傳》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

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濬冲得茂彥，夫子值狂生。向曰：王戎，

字濬冲，爲吏部尚書，得李茂彥爲吏部郎，戎以禮待之。範雲時爲吏部尚書，彥昇亦爲吏部郎，與濬冲、茂彥相類，故雲夫子值狂

生。自比，謙也。夫子，謂雲也。善曰：傅暢贊曰：「王戎，字濬冲。戎爲選官，時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毅字茂彥，重以清

尚，毅淹而通，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範雲。狂生，昉自謂也。《樸典》曰：「範雲爲吏部尚書。」又曰：「昉爲吏部侍郎。」《淮南子》曰：「壘無所鑒」七，謂之狂生。」高誘曰：「壘，持也。所鑒者非玄德」八，故爲狂生。」壘，古握字也。《漢書》曰：「酈食其，人皆謂之狂生。」伊人有涇渭，非餘揚濁清。銑曰：伊人，範雲也。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吏部之職，本以激濁揚清爲務。言雲自有分別，殊其源流，非我所能揚也。善曰：伊人，謂範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餘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九」：「涇渭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濟曰：平生暫欲分別，不忍速去，常少留言笑，以遣離情也。善曰：言將乖之初，不忍便訣，欲留少頃，以遣離曠之情也。不忍一晨，善本作辰字意，千齡萬恨生。其二「一〇」翰曰：一晨分別之意，猶不忍去，奈何千年永阻，萬恨是生。善曰：言昔日將乖，不忍一辰之意，況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良曰：詠歌，謂平生所述文章也。盈，滿也。篋笥，盛書器。善曰：《新序》：孫叔敖曰：「筐篋之事，詠歌盈篋笥。」良曰：詠歌，謂平生所述文章也。盈，滿也。篋笥，盛書器。善曰：《新序》：孫叔敖曰：「筐篋之事，詠歌盈篋笥。」《說文》曰：「篋，笥也。」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向曰：方舟濟河，有虛舟來觸，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言平生相謂嘲謔，雖有相陵，亦如虛舟。值，觸，謂嘲謔之類也。善曰：《蒼頡篇》曰：「嘲，調也。」《字書》曰：「嘲，亦調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何時見範侯，還敘平生意。其二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銑曰：範侯，則雲也。翰曰：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句。善曰：《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歷也。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濟曰：不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但追想平生安樂之事也。徒，但也。善曰：《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一二。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良曰：君子有疾撤琴瑟。寧知安然歌樂之日，非君疾病之晨也。善曰：《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

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吟」，自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瑟琴。」已矣餘何歎？輟春哀國均。其三翰曰：已矣，哀歎之甚也。秦五殺大夫死，秦人皆輟春不食，以思之。均，平也。哀國家失平正之道。善曰：《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校勘記

「一」「傳傳也」 原下「傳」字下有「舍」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今《釋名·釋宮室》作「傳，傳也」。下「傳」讀爲「轉相傳」之「轉」。蓋後人不知，依題妄添「舍」字。今刪正。

「二」「數十篇」 原無「數」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

「三」「女史箴」 原無「箴」字。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補。按，本書張茂先《女史箴》中正有此所引之句。各本皆脫。

「四」「情」 尤本作「意」。明州本、贛州本及胡刻尤本皆作「情」。按，作「意」者，蓋尤據《範雎蔡澤列傳》校改，此作「情」蓋善改引書字以就正文耳。不必改。

「五」「遁秦」 原「遁」下有「於」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漢書·敘傳》刪。各本皆衍。

「六」「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 原此下校語作「善本無此二句」。贛州本校語雲：「五臣無此二句。陳本、正德本正無。明州本校語雲：善本有此二句。尤本正有此二句。今據明州本校語改此校語作「善本有此二句」。

「七」「臺」 原作「臺」。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引陳校雲：「當作『壹』」。皆非。按，字當作「臺」。此善注曰：「臺，古握字也。」當本《說文》「握」字下雲：「臺，古文握。」「臺」、「壹」皆傳寫之譌。今據

改。下各「垂」字同。今《淮南子·詮言訓》改「垂」爲「持」。

「八」「非玄德」原無「非」字。今據《詮言訓》高注補。各本皆脫。

「九」「丁儀王粲」原無「王粲」二字。樑章鉅曰：「下當有「王粲」二字。」按，樑校是也。今從補。本書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正有此所引之句。

「一〇」「其一」贛州本及尤本無此二字。下「其二」、「其三」同此。按，此詩分三章，善本未標章次，非也。

「一一」「朱顏醺」尤本下修補有「又曰：容則秀雅稚朱顏」九字，胡刻尤本亦有此九字，而未見修補之跡。

「一二」「吟」原作「今」。今據胡克家引陳校及《九歡·憂苦》王逸注改。

贈答一

「一」

贈蔡子篤詩一首

四言「二」善曰：《魏晉百官名》曰「三」：「蔡睦，字子篤，爲尚書。」

王仲宣向曰：蔡子篤爲尚書，仲宣與之爲友，同避難荊州，子篤還會稽^四，仲宣故贈之。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良曰：翼翼，飛貌。鸞鳥，以喻子篤也。載，則也。東者，東行也。善曰：翼翼，飛貌也。鸞，喻

子篤也。《楚辭》曰：「高翱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我友云徂，言戾舊邦。銑曰：徂，往；戾，至也。舊邦，謂子篤本居濟陽也。善曰：《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

舫舟翩翩，以泝大江。濟曰：舫，船也。翩翩，船行貌。逆水上行曰泝流也。善曰：《楚辭》曰：「將方舟而下

流^五。」舫，與方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翰曰：蔚，草荒蕪貌。荒塗，以喻時亂。言時既荒亂，時行故無通也。靡，

無也。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慨我懷慕，君子所同。良曰：慨，歎也。言我歎而思慕與

子篤同。君子，謂子篤也。善曰：《毛詩》曰：「慨我寤歎。」《封禪書》曰：「懷而慕思也。」悠悠世路，亂離多

阻。向曰：時亂，人若別離相阻隔也。悠悠，遠貌。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瘼矣。」濟岱江

衡^六，邈焉異處。銑曰：濟，水名。岱，山名。子篤所居於此。衡，山名。謂荊州，仲宣客在於中。邈，遠也。言兩鄉相遠

而異處也。善曰：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衡近荊州，仲宣所居也。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濟曰：言此別離，各恨

時亂，如風流雲散，無所定止，如雨之降，不還雲中也。善曰：《鸚鵡賦》曰：「何今日之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

「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人生實難，願其弗與。良曰：言人事甚難，願則不遂。弗與，不遂也。善

曰：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瞻望遐路，允企伊佇。翰曰：遐，遠；允，信；企，舉踵望也。伊，

猶惟也。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可以望見之。」企，與跂同。

烈烈冬日，肅肅淒風^七。向曰：烈烈，寒甚也。肅肅，風急貌。善曰：《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

曰：「春無淒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銑曰：潛鱗，魚也。冬寒，故潛於泉。軒，飛貌。善曰：魚鴈，言時候也。

《毛詩》曰：魚潛在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諸歸鴈之上。軒，飛貌。苟非鴻鵬，

孰能飛翻^八。善本作翻字？濟曰：苟，且也。鵬，猛鳥也。言且非此鴻鵬，誰能飛翻離此亂時之險？善曰：因所見而言之。《毛

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毛萇注曰：鶉，鵬也。雖則進慕^八，予思罔^九。善本作罔字。宣。良曰：雖則心之進慕，願欲高

飛，我思終不見其通。宣，通也。善曰：《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予思日孜孜。」瞻望

東路，慘愴增歎。

平聲。

率彼江流，爰逝靡期。

翰曰：東路，謂濟陽。銑曰：率，循；爰，引；逝，往；靡，無也。言任

其波流，引往亦無期止。

善曰：

《毛詩》曰：「率彼淮浦。」

君子信誓，不遷于時。翰曰：誓，約也。言君子當信約

宿心，無以時險遂有遷移。

善曰：

《毛詩》曰：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向曰：及，與也。同

官爲寮。當須堅固，生死如一。

善曰：

《左氏傳》曰：

「先蔑之使也」九，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

心乎？」

何以贈行？言授斯詩。

良曰：授，與也。

善曰：

《晏子春秋》曰：

「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

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

夫蘭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麋醢」二〇，貨以匹馬，願子剋求所湛。」

中心孔

悼，涕淚漣漣。

善本作而字「二」。

濟曰：孔，甚；悼，痛也。涕淚如波漣也。漣，亦淚流也。

善曰：

《毛詩》曰：中心是悼。

《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銑曰：君子，謂子篤。如何

勿思，言當思此贈之意。

善曰：

《毛詩》曰：

「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校勘記

「一」「贈答一」

原作「贈答上」。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陳本、正德本不標此類目。今據本書及明州本卷首目錄

改。按，「贈答」類昭明原分贈答上、贈答下，五臣本卷首目錄可證。李善析三十卷爲六十卷，「贈答」類亦析爲

贈答一、贈答二、贈答三、贈答四。此本既依李善本分爲六十卷，則此宜作「贈答一」，下標「贈答二」、「贈答

三」、「贈答四」亦可證。作「上」者蓋初合併時從五臣本而未及改耳。尤本作「贈答上」，亦以五臣亂善矣。

「二」「一首」

原作「二首」。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作「一首」，尤本亦作「一首」。今據改。贛州本無「一首」

二字。

「三」「魏晉百官名」 原作「晉官名」。胡克家曰：「何校：『官』上添『百』字。陳同。案：『晉』上當有『魏』字。《隋書·經籍志》：《魏晉百官名》五卷，《晉百官名》三十卷，並載。《晉書·蔡謨傳》：『曾祖睦，魏尚書。』可見此所引乃《魏晉百官名》，非《晉百官名》也。各本皆脫。」按，所校是也。今從補。又清杭世駿《訂訛類編》卷二引《堅瓠集》云：「《蔡克別傳》云：克祖睦，蔡邕孫也。」

「四」「子篤還會稽」 何焯《義門讀書記》曰：「按詩有『濟岱』語，則向所云『還會稽』者乃憑臆妄撰也。」按，「會稽」疑「濟陽」之誤。

「五」「方」 原作「舫」。按，當作「方」。所引《楚辭》見《七諫·沈江》，字正作「方」。今據改。善注云「舫與方同」，謂此詩之「舫」與《楚辭》之「方」同也。各本皆誤。

「六」「衡」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行」字。贛州本作「行」，校語云：五臣作「衡」。尤本亦作「行」。胡克家曰：「『行』當作『衡』。今各本並注譌爲『行』，絕不可通。」按，胡氏校是也。今刪其校語，並改善注中「行」爲「衡」。《藝文類聚》卷三十一引亦作「衡」。

「七」「淒風」 黃侃《文選平點》云：「『風』與下不韻，此有誤。」按，《初學記》卷三引作「祁寒」。

「八」「進」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追」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追」。贛州本作「追」，校語云：五臣作「進」。胡克家曰：「『追』當作『進』，各本所見傳寫誤。善注《法言》以注『追慕』，是亦作『進』。」按，胡氏所校甚是。今刪原校語。

「九」「葭」 梁章鉅曰：「《春秋文七年經》：『晉先蔑奔秦。』不作『葭』。」按，蔑與葭字同。

「一〇」「麋」 原作「鹿」。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麋」。胡刻尤本作「麋」，與《晏子春秋·內篇》合。今從改。

「一一」「沔」 原此下無校語「善本作而字」。陳本、正德本作「沔」。是五臣作「沔」，濟注亦可證。善引《左氏傳注》作「而」，則善原當作「而」。今尤本作「沔」，蓋以五臣亂善。明州本、贛州本字亦用五臣，皆失著校語。今據胡克家校增此校語。

贈士孫文始一首

四言 翰曰：士孫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董卓作亂，文始知京師不可居，將家屬至

荊州，後以功封澹津亭侯，與粲友善。文始將就國，故贈以此詩。善曰：《三輔決錄注》曰：「士孫萌」，

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爲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爲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銑曰：靡，無也。夷，猶滅也。善曰：《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

國不泯。《廣雅》曰：夷，滅也。我暨其器我友，自彼京師。良曰：暨，與也。言從京師來此避難也。善曰：《爾雅》

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氏羌。宗守盪失，越用遁遑。濟曰：宗守，謂國家宗廟所守。今則盪除顛失，遠用避遑

其難也。越，遠；遁，避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注》

曰：遑，避也。遷于荆楚，在漳之湄。濟曰：荆楚，荊州。漳水在焉。湄，岸也。善曰：《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

焉。《毛詩》曰：居河之湄。在漳之湄，亦克宴起。三善本作處字。翰曰：克，能；宴，安也。善曰：劉歆《七略》曰：

「宴處從容觀詩書。」和通簾直移塤，比德車輔。銑曰：簾，竹器。塤，土器。皆樂器，吹之者。四。言與文始和通，如吹

此樂，如御車人爲車輔侍矣。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簾。」毛萇云：「土曰塤，竹曰簾。」鄭玄曰：「其

相應和如塤簾。」《左氏傳》曰：「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既度禮義五，卒獲笑

語。良曰：度，用；卒，終；獲，得也。善曰：《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庶茲永日，無_慆^慆厥

緒_六。濟曰：_六，慆，失；厥，其；緒，業也。善曰：《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曰：「荒墜厥緒。」雖

曰無_慆，時不我已。翰曰：已，成也。言雖無_慆，時屬喪亂，不成我此志，終見別離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

「已，與也。」同心離事，乃有_{逝止}。銑曰：言二人同心離事，言別也。逝，往；止，住也。善曰：張衡《怨詩》曰：

「同心離居，絕我中腸。」橫此大江，淹彼南汜。良曰：言文始將離，橫度此大江，淹南汜。汜，浦也。文始所封澹津，在

荊州南故也。善曰：《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已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

歸，不我以_七。」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濟曰：我思之既不能及，故則坐則起。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

張衡《怨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惟彼南汜，君子居之。翰曰：君子，謂文始也。善曰：《論語》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悠悠我心，薄言慕之。向曰：悠悠，遠貌。薄，辭也。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

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人亦有言，靡_哲^{善本作日字}不思_八。銑曰：人，謂古人。靡，無；哲，智也。

言賢智之人，無不思之。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矧伊嫵婉，胡

不_悽而？良曰：矧，況；伊，惟也。嫵婉，好貌。胡，何也。言天下賢智而無不思，況惟情好也，何不_悽？而，助辭也。善

曰：《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_{飲焉}_九？」晨風夕_逝，託與之期。翰曰：離別之後，願因

晨風之鳥夕往，託附遠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善曰：毛萇《詩傳》曰「_{一〇}」：「晨風，鷗也。」《楚辭》曰：

「因歸鳥而致詞，嗟迅高而難當。」瞻仰王室，慨其永_歎^{平聲}。濟曰：瞻仰王室，歎其衰微。慨，歎聲。善曰：《毛詩》

曰：「瞻仰昊天。」《尚書》曰：「以蕃王室。」《毛詩》曰：「慨其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良人在外，

誰佐天官？向曰：良人，謂賢人，謂文始也。言文始在外，誰當任天子之官。佐，任也。善曰：《毛詩》曰：「維此良

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不以天官私非其材。」四國方阻，俾爾歸藩。翰曰：四國，爲中國也。阻限使爾歸國，以爲藩屏。謂文始之澹津也。俾，使也。善曰：《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爾之歸藩，作式下國。銑曰：式，法也。下國，謂文始所封之國也。善曰：《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無曰蠻裔，不虔汝德。良曰：無以爲蠻夷荒裔之國，不敬汝德。虔，敬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虔，敬也。」慎爾所之，率由嘉則。濟曰：所之，謂之於澹津也。率，循；由，用；嘉，善也。善曰：《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翰曰：潛龍勿用，志不可拔也。靡，無；忒，差也。善曰：《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也。」悠悠澹澹，鬱彼唐林。向曰：悠悠，遠也。澹澹，水名。在文始封國。唐林，地名。鬱，深遠貌。善曰：《荊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爲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縣。」盛弘之《荊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雖則同域，邈其迥深。良曰：同域，與荊州同界也。邈，遠；迥，獨也。善曰：《爾雅》曰：「迥，遠也。」《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銑曰：《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賢者乘白駒而去。箴，戒也。喻時亂不能用文始也。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其心，人之往來，無絕爾音耗。密，絕也。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校勘記

「一」「三輔決錄注」 原「錄」下有「趙岐」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陳云：『趙岐』二字衍。岐著《三輔決錄》，摯虞作注，下云『於今時猶存』，即虞自謂作注之時耳。」按，陳所校是也。今從刪。

「二」「士孫萌」 尤本「孫」下修補有「孺子名」三字。胡刻尤本亦有，未見修補之跡。按，此三字不當有，《魏志·董卓傳》裴注引《三輔決錄注》亦無此三字。

「三」「克」 尤本作「尅」，非。

「四」「吹之者」 原作「粲之意」。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正。

「五」「義」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按，善引《毛詩》「禮儀卒度」注此，蓋善本原當作「儀」。梁章鉅曰：「毛本『義』作『儀』。與注合。」然則，尤本以五臣亂善也。此本與明州本、贛州本皆字用五臣，而不著校語，恐所見之北宋本已如此也。

「六」音注「愆」 原在下句「魯」字下。今據陳本移正。

「七」「以」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已」。非。按，此所引見《周南·江有汜》，字作「以」。鄭箋曰：「以，猶與也。」

「八」「哲」 原下無校語「善本作日字」，其善注亦作「哲」。陳本、正德本作「哲」。是五臣作「哲」，銑注：「哲，智也。」亦可證。明州本、贛州本作「喆」，其善注上所引《毛詩》亦作「喆」。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哲』，則所見善本，即北宋本作『喆』。尤本正作『喆』，注同。按，今《毛詩·大雅·抑》「靡哲不思」，《釋文》「哲」作「喆」云，「本又作哲，智也。」則善注「喆」用古本，此本則依今本改爲「哲」，失善舊矣。今改回。又，胡刻

尤本正文作「日」。胡克家曰：「此及上句皆取《詩》成文，善注因『人亦有言』連引『靡哲不思』者，猶之因『靡日不思』連引『有懷於衛』耳，與正文無涉也。」按，胡氏所說甚是。善注下引《毛詩·邶風·泉水》「靡日不思」，則其正文當作「日」自明，蓋北宋本依五臣誤改爲「詰」，贛州本校語亦誤。今據胡克尤本增此校語。

「九」「飲」原作「比」。今從梁章鉅校及《毛詩·唐風·杕杜》改。各本皆誤。

「一〇」「詩傳」原下有「注」字。按，「注」字衍。今刪去。各本皆衍。

「一一」「之」此下校語校云：善本作「主」字。尤本正作「主」。許巽行《文選筆記》曰：「何云：宋本『之』作『主』。然此篇似當作『之』。案，李氏於下篇始釋『主』字，則此篇不作『主』字審矣。」孫志祖《文選考異》亦曰：「善於下篇引《孟子》爲注，則此作『主』者，傳寫之譌耳，宋本未可爲據。且文叔良聘蜀，故當有所主，若士孫就國，則何主之有。」

「一二」「荊州圖」尤本「圖」下修補一「副」字。明州本、贛州本及胡刻本皆無「副」字。按，本書《登樓賦》李善引有《荊州圖記》，疑與《荊州圖副》同爲一書，省稱《荊州圖》耳。

贈文叔良一首

四言 銑曰：叔良爲劉表從事，使聘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善曰：干寶《搜神記》曰：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爲荊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粲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荊州劉表。然叔良之爲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良曰：翩翩，孤飛貌。率，循也。 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騅。」《說文》曰：「翩翩，飛

疾貌。」君子于征，爰聘西隣。向曰：君子，謂叔良。西隣，益州也。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隣，謂蜀

也。臨此洪渚，伊思梁岷。翰曰：洪渚，大江也。梁、岷，蜀二山名。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爾行

孔邈，如何勿勤？向曰：孔，甚；邈，遠；勤，勞也。君子敬始，慎爾所主。濟曰：敬慎其所行。善曰：《老子》

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二：「近臣，當為遠方

來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謀言必貞善本作賢字，錯七路說稅申輔。向曰：所謀出之言必正，措詞必申

匡輔之志。說，詞；貞，正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當申相輔也。申或為車，非也。延陵有

作，僑盼是與三。翰曰：延陵，謂季子。僑，謂子產。盼，叔向也。季子聘鄭，見子產如舊識，戒之以慎終。過晉，謂叔向

曰：「吾子志直，必思免於難也。」故粲以此事戒叔良也。善曰：公孫僑，子產也。羊舌盼，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

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

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勉於難也。』先民遺跡，來世之矩。良曰：跡，謂延陵之跡。可為來世之規矩。善曰：

《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尚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

覩著知微。濟曰：爾主，謂其所主之事。迪，蹈也。亦須蹈知其幾微也。向曰：華，貌；著，明；微，暗也。言探其情理形

貌，見明須知其暗機也。善曰：華，喻貌三。《越絕書》：子胥曰：「聖人見微知著，覩始知己。」視明聽聰，靡事不

惟。濟曰：目視須明，耳聽須聰，無事不思而後行也。靡，無；惟，思也。善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

明，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董褐荷名，胡寧不師？翰曰：董褐，晉大夫也。吳王夫差會晉定公，吳帶甲三

萬，欲劫晉求盟，晉人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於吳，吳乃退，就幕而會，董褐之力也。荷，重；胡，何；寧，安也。董褐既有此重名以

解國難，何得安然不為師法也？以此事喻叔良使益州，俾解國難也。善曰：《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成令

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乃大國越錄^{〔四〕}，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五〕}。』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貢獻莫人，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六〕}。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七〕}，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八〕}，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及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晉侯亞之。『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衆不可蓋，無尚我言。良曰：『天下衆事不可蓋藏，無高慢我此言也。尚，猶高也。』善曰：《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九〕}。』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平聲。銑曰：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於梧宮，而齊王有言，將必伐楚，使者有辯說逆齊王，自是齊楚舉兵相伐，遂構患禍。此戒叔良無作辯說，以逆前事。善曰：《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何恠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飲馬于淄澠，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使者爲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爲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也。』

成功有要，在衆思歡。向曰：『要，正也。成功存正直之節，在天下之衆，則思歡也。』善曰：《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又曰：『有倫有要。』人之多忌，掩之實難。濟曰：『忌，諱也。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掩蔽之，若能不逆其意，實爲難也。此深戒叔良逆人意也。』善曰：《左氏傳》：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瞻彼黑水，滔滔其流。翰曰：『黑水，梁州分則益州屬焉。滔滔，流貌。』善曰：《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江漢有卷，允來厥休。良曰：『江漢，蜀也。言彼有席卷天下之志，若彼信服王命而來，自是其美。』善曰：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一〇〕}。《漢書》：劉敬說高

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一邦若否，職汝之由。良曰：若二國否塞不通，爲之患逆，則由汝職，不違所戒者也。善曰：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毛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善本作于異}他仇。向曰：緬，遠；鮮，少；克，能也。尚，庶幾也。于，猶當也。仇，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者，皆爲劉璋所滯，少能不見留者。言皆被留也。庶幾君子，當異於他類，善自勉也。善曰：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左氏傳》：楚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杜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曰「二」：「仇，匹也。」人誰不勤？無厚我憂。翰曰：言人誰不爲國家勤勞？當自勗厲，無使我爲深憂也。厚，深也。善曰：《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粲自謂也。惟詩作贈，敢詠在舟。銑曰：同舟共濟，謂所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之也。善曰：言爲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校勘記

「一」「趙岐」 原作「趙歧」。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叢刊本改。

「二」「僑」 明州本同。贛州本作「喬」，校語云：「五臣作「僑」。是善本當作「喬」。尤本正作「喬」。胡刻本則作「僑」，注同。胡克家曰：「尤所見以五臣亂善，非也。」此本與明州本字用五臣而失著校語。又善注中「喬」字，原依五臣正文改作「僑」。今據尤本改回，以與善本正文相應。又「盼」，原作「盼」。今據正德本及尤本改。明州本、贛州本作「盼」，與「盼」同。

「三」「貌」 原作「白」。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作「兒」，乃「貌」之俗體，則由「兒」譌爲「白」耳。此本向注「華，貌」之「貌」原亦作俗體「兒」字可證。胡刻本已改作「貌」。今據改。

「四」「錄」 原作「境」。按，今《國語·吳語》作「錄」，注曰：「錄，第也。」今據改。各本皆誤。

「五」「亂」 原作「辭」。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今《吳語》改。各本皆譌。

「六」「以」 原下有「之」字。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及今《吳語》刪。各本皆衍。又下句「親」，原作「是」。贛州本及尤本作「視」。皆非。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及今《吳語》改。

「七」「主」 原作「王」。今據胡刻本改。

「八」「無卑」 原無「無」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今《吳語》補。各本皆脫。

「九」「高也」 尤本下有「我，叔良也」四字。

「一〇」「美也」 尤本下有「言江漢之君有席卷之志，信服而來，自是美，非汝之功也」二十二字。按，明州本、贛州本亦無此二十二字，蓋尤據別本所添，或爲從人之旁記而竄入。

「一一」「詩傳」 原下有「注」字。按，「注」字衍。今刪。各本皆衍。

「一二」「言憂患同也」 尤本無此五字。按，《太平御覽》卷七六八引此亦有，作「所憂同故也」，蓋尤因見上善注有「憂患同也」而誤刪耳。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濟曰：魏文帝初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楨疾，去後，楨賦詩以贈之。謂未即

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良曰：元，大；后，君也。謂武帝。南鄉，譙國，帝之舊鄉。善曰：元后，謂曹操也。至南

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立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

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故國豐沛之都。翱翔，游也。言如鳥翼之同飛。

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翱將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翰曰：四

節，四時之節。推斥，相推逐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善曰：四節，已見上文。《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

曰：「斥，推也。」衆賓會廣座，善本作坐字，明燈，善本作鐙字熹炎光。熹，火其。銑曰：熹，盛貌。善曰：《史記》：侯嬴

曰：「公子自駕迎羣衆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鐙，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熿，熾也。」熿，大

明貌。」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濟曰：製，作；萬，大也。善曰：《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

舞，千舞也。」金罍含甘醴，禮三，羽觴行無方。向曰：罍，罇也。甘醴，美酒也。羽觴，酒盃爲雀形也。無方，猶無筭

也。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辭》曰：「瑤漿密勺實羽觴。」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大康。翰

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戎馬稍息，故云大康。康，安也。善曰：《毛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四牡向路馳，

歡善本作歡字悅誠未央。良曰：四牡，四馬也。誠，志；央，罷也。善曰：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

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翰曰：前篇敘昔日游從，此述沈疾在鄴都也。嬰，纏也。沈痼疾，皆病也。竄，居也。清漳，

水名。濱，畔也。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

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自夏涉玄冬，彌廣善本作曠字十餘旬四。翰曰：冬日

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臥疾從夏至冬，相與遠踈已十餘旬也。彌，遠；廣，踈也。善曰：楊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

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翰

曰：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臥疾恐死，故云恐游岱宗也。故人，則文帝也。善曰：《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

召人魂。」《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爲四岳宗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良曰：所親，謂文帝也。篤，

厚；趾，足也。言能行步車足來看我疾，以慰我身也。善曰：《左氏傳》：遠啓彊曰五：「今君親步玉趾。」清談同日

夕，情眄敘憂勤。濟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眄，敘述憂恤。勤，勞也。善曰：《毛詩》曰：「朝夕

思念，至於憂勤也。」便復爲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便歸

洛陽，故云西隣。游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木葉落也。善曰：西隣，鄴都。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銑曰：人命

將往，如水之流，況此臥疾，遂哀分離，恐不復相見也。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向曰：謂別時相問何時爲會，期我春時。要，期也。善曰：《楚辭》曰：「無衣裘以

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翰曰：望慕相思，愁結而不解，故遺爾此詩也。新詩文，則此詩

也。善曰：蔡邕《瞽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良曰：戒文帝自勗勉，勤修令德，

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漢帝尚在。善曰：《左氏傳》曰：「忠爲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之義也。」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平。良曰：慨，謂感歎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終夜不遑寐，敘

意於濡翰。向曰：遑，暇；寐，臥；濡，沾；翰，筆也。敘意沾筆，謂作文也。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楚辭》

曰：「魂煢煢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明燈善本作鐙字曜閨中，清風淒已寒。向曰：淒，急也。

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銑曰：應門，正南門。善曰：《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

《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良曰：殫，盡也。善曰：《禮記》曰：「歲既殫矣。」

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馬之事將爲難也。征，行也。善曰：壯士，謂五官也。《漢書》：

高祖曰：「壯士行可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爲五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濟曰：言別後思懷常日所爲歡會也。善曰：涕泣，公幹自謂也〔六〕。

涼風吹沙礫，氛霜善本作霜氣字何皚皚。五來。向曰：豫思文帝在軍之時也。礫，小石也。氛，邊氣。皚皚，白貌。善曰：

《易通卦驗》曰：「異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貌。」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牛哀切。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善本作輝字〔七〕。銑曰：緹，丹黃色。善曰：緹，丹色也。華燈，已見上文。

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善曰：《論衡》曰：「興論立

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翰曰：君侯，文帝也。文雅之志，縱橫如飛。善曰：《漢

儀注》曰：「列侯爲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小臣信頑魯善本作鹵字，僬俛安能追。向曰：魯，鈍也。此自謙才不及文帝也。僬俛，俯仰也。追，猶及也。善曰：《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干》歎詠之美。」僬俛，已見上文。《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校勘記

「一」「烹」 贛州本作「燔」，校語云：五臣作「烹」。是善本作「燔」。尤本正作「燔」。各本善注亦可證。燔與烹字同。

「二」「大明貌」 尤本下有善音「火其切」三字。明州本、贛州本無，與此本同，蓋合併兩家注時見五臣已有此音而刪之。

「三」「甘」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其」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則作「甘」。按，作「甘」是也。曹丕有《于譙作詩》，當與楨此首一時唱和之作，其云：「清夜延賓客，明燭發高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觴。」旨酒，即甘醴也。楨自不用「其醴」。作「其」者，蓋各所見本傳寫之譌。今刪此校語。《初學記》卷十四引亦作「甘」。

「四」「自夏涉玄冬，彌廣十餘旬」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按，徐鍇《說文繫傳》「店」字注引此作「自夏及徂秋，曠彌十餘旬」。孫志祖《文選考異》云：「若自夏涉冬，則不止十餘旬矣，且詩三章明云『秋日多悲懷』，是秋而非冬也。楚金所據本當不誤。」

「五」「遠啓彊」 原作「薦啓強」。今據《左傳》昭公七年文改。各本皆誤。又此下所引之句「親」字，《左傳》

作「若」字。

「六」「公幹」原無「公」字。今補正。各本皆脫。

「七」「燈」按據上首「明燈曜閨中」，校語云：「善本作「鐙」字。則此字善亦當作「鐙」。今尤本作「燈」，明州本、贛州本與此本同，皆無校語，蓋各所見善本皆以五臣亂善也。又「暉」，原下無校語「善本作輝字」。按，尤本作「輝」，贛州本同，校語云：「五臣作「暉」。是善作「輝」，五臣作「暉」。此本與明州本失著校語。今增此校語。」

贈徐幹一首

五言濟曰：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銑曰：有東西掖兩門，徐在西，故云隔也。垣，牆也。善曰：《毛詩》曰：「誰謂宋

遠？跂余望之。」《洛陽故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良曰：拘，拘束；限，

限阻也。清切，猶嚴切也。天子所居曰禁。言各有拘束，阻限在於嚴切之所，中情無由宣通。善曰：《史記》曰：「景帝居

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楚辭》曰：「抒中情而爲詩。」思子沈善本作沉字心曲，長歎不能言。善

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古詩》曰：「氣結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向曰：遷，移

也。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向曰：寺，司也。謂楨主司之地。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

所止皆曰寺也。」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濟曰：塘，池；源，流也。善曰：《思玄賦》曰：「旦余沐於清源。」

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銑曰：葉，木葉也。翻翻，孤飛貌。善曰：《楚辭》曰：「漂翻翻其上下。」乖人易感動，淚善本作涕字下與衿連二。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良曰：乖，離也。皦皦，日光貌。日在天，垂照於空，若懸也。善曰：《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三。」毛萇曰：「皦，白也。」《楚辭》曰：「晞白日兮皎皎。」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翰曰：言日光照燭天下，無所偏頗，而我獨抱此深感矢志，不得與比於衆物也。善曰：《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楊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誼三。」

校勘記

- 〔一〕校語「善本作涕字」 原在正文「連」字下。明州本同。今據尤本正文及贛州本校語移正。
- 〔二〕「皦」 原作「皎」。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
- 〔三〕「無偏無陂遵王之誼」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今《尚書·洪範》作「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釋文》：「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梁章鉅引朱氏珣曰：「李注例，凡異字必釋明，此詩正文作『頗』，若注作『陂』，亦當有『頗與陂通』之語，而今無之，知李引《書》本作『頗』，殆後人依今《書》改爲『陂』耳。至『誼』之作『義』，當又衛、包以後所改也。」

贈從弟二首

五言 濟曰：公幹從弟，蓋尋究無名。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平水中石。銑曰：磷磷，水中見石貌。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

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萇曰：「清徹也。」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善本作華紛何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

羞嘉客。向曰：蘋藻，草名。涯，岸也。紛擾溺，多貌。良曰：采此蘋藻，可薦於宗廟，可羞於王公。羞，進也。嘉賓，王公

也。善曰：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藇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翰曰：懿，美也。深澤，謂流水中石也。此言豈更

無珍美之物以羞進宗廟王公，蓋美此出於幽深也。善曰：《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

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向曰：亭亭，高貌。瑟瑟，風聲。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向曰：勁，堅也。冰

霜正慘淒^二，終歲常端正。濟曰：慘淒，寒貌。端正，謂花色不變。善曰：《楚辭》曰：「霜露慘淒而交下。」豈

不羅凝寒^三？松柏有本性。翰曰：人心堅貞，亦當如此，終世不改易。善曰：凝，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

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良曰：鳳皇生丹穴，在南，故云南嶽。徘徊未安，食此竹實也。根，竹莖。莖、根，通言也。善曰：鳳生丹穴，故曰南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向曰：厭，足；凌，上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不足。喻非明時而食祿，奮翅羽上出於人也。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言高飛遠游，豈不勞苦？羞恥與小人羣於朝廷。善曰：黃雀，喻俗士也。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翰曰：言鳳皇一去，何時當見光儀，將待聖明君也。須，待也。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

校勘記

「一」「悽」 尤本作「愴」，非。善注引《楚辭·九辨》文可證。

「二」「羅」 胡克家曰：「何云：疑作『罹』。陳同。案：各本皆作『羅』，蓋傳寫譌。」按，罹與羅古字通，《尚書·湯誥》：「罹其凶害。」《釋文》：「罹，本亦作『羅』。」《藝文類聚》卷八十八引亦作「羅」。

文選卷第二十三

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並李善注

贈答二

曹子建

贈徐幹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王粲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彪一首

贈丁翼一首

嵇叔夜

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

贈山濤一首

張茂先

答何劭二首

何敬祖

贈張華一首

陸士衡

贈馮文罽遷斥丘令一首

答賈謐一首並序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交趾太守顧公真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答張士然一首〔二〕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羆一首

又贈弟士龍一首

潘安仁 為賈謐作贈陸機詩一首

潘正叔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詩一首

贈河陽一首

贈侍御史王元貺詩一首

校勘記

「一」此題原在「又贈弟士龍一首」下。明州本同。今據陳本、正德本、贛州本及尤本卷目移正。

贈徐幹一首

五言

曹子建良曰：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爲此詩「二」。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銑曰：白日，喻君也。驚風飄之，忽歸西山，喻時去不可逐也「二」。善曰：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倏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銑曰：圓景，月也。喻道不明也。衆星，喻羣小邪人也。繁，多也。謂文帝不明，羣小在位「三」，不用賢良。善曰：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衆星共之」四。《廣雅》曰：「粲，明也。」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游，游彼雙闕間。翰曰：志士，君子也。言君子小人各有所爲「五」。我亦聊且於此閭代，行游朝闕之間。夜行，喻居於閭朝也「六」。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七。《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銑曰：文昌，殿名。迎風，樓名。言高如雲起，過在天中也。善曰：張孟陽《魏都賦注》曰「八」：「文昌，正殿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春鳩鳴飛棟，流焱善本作焱字激櫺軒。濟曰：鳩鳴飛棟，喻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焱，風，喻王者教令也。櫺軒，階畔鉤欄也。喻教令從下起，而犯於上也。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颺。」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焱，與颺同，古字通。櫺，窻間也「九」。徐幹《齊都賦》曰：「窻櫺參差，來景納陽」一〇。「軒，長廊之有窻

也。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向曰：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蓬室貧賤之士誠可憐惜，謂徐幹也。薇藿，草菜名。褐，短衣。言草菜之食不充飢虛，皮褐短衣不能全其體也。善曰：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旋也。」《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墨子》曰：「古之人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曰：「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善曰：《說文》曰：「忼慨，言不得志於心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興，發也。」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翰曰：寶棄，謂徐幹也。昔者，和氏獻玉於楚王，王以爲非玉而罪之，非和氏之愆。言賢才不見用，乃君之過也。善曰：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己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跖和氏左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跖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跖，音別。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銑曰：志所望彈冠者，待知己入仕也。而今知己皆見棄置，則與幹同，故云誰不然。善曰：言欲彈冠以俟知己，知己誰不同於棄寶，而能相薦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良曰：良田、膏澤，皆比有德。言良田雖晚，無不獲者，膏澤屢降，必有豐年。言幹有美德，必當見用，無以晚歲爲意。善曰：良田、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翟義請陂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年穰穰。」亮懷璵璠美，積久德愈宣。善本作逾字濟曰：亮，信也。璵璠，良玉也。宣，通也。信懷良玉之美，彌久之歲，道愈通也。善曰：《爾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君所佩也。」璵，音餘。璠，音煩也。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翰曰：敦，重也。言榮衰不常，有才者必達，但保交親義重，餘復何言也。善曰：《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書

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校勘記

「一」「爲」 集注本作「贈」。

「二」「忽歸西山」十一字，集注本作「忽白日西流，似於飄也」九字。

「三」「羣小」 集注本上有「使」字。

「四」「共」 原作「拱」。明州本同。集注本、贛州本及尤本作「共」。按，今《論語·為政》作「共」，作「拱」者，蓋後人據鄭本《論語》改。今改回，以存善注舊。

「五」「君子小人」 原無「君子」二字。今據集注本補。各本翰注皆脫。

「六」「居」 原作「君」。今據集注本改。各本翰注皆誤。

「七」「害仁」 尤本作「害人」，非。

「八」「張孟陽」 原作「劉淵林」。今據集注本改。各本善注皆誤。

「九」「樞窗間也」 尤本作「《說文》曰：樞，楯間子也」八字。按，此疑是尤依今《說文》校改，其修補之跡甚顯。

「一〇」「來景」 原無「來」字。今據集注本補。各本善注皆脫。

「一一」「文王即位」 原「文」作「成」；又下「文王薨，成王即位」原「文」、「成」二字互倒。今並據集注本改。各本善注皆誤。今本《韓非子·和氏篇》作「厲王」、「武王」、「文王」。

「一二」「薦」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萬」，蓋傳寫之譌耳。

「一三」「田」 原作「由」。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贈丁儀一首

五言向曰：

《魏志》云：「丁儀，字正禮。」有文才，武帝辟以爲掾。」子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

意也。

善曰：《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爲掾。」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

銑曰：喻小人道長，從微起也。

善曰：《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桂枝落而銷

亡。」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翰曰：依，覆；除，庭也。履凝霜至於堅冰，謂陰謀漸長也。清風飄飛閣，喻教令自下

而上也。

善曰：

《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玉除，玉階也。《說文》曰：「除，

殿階也。」《西都賦》曰：

「玉階彤庭。」又曰：「脩塗飛閣。」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良曰：謂陰陽不和，故

雲不歸山，而霖雨成川澤也。

善曰：

《廣雅》曰：「八月浮雲不歸。」《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以

往爲霖。」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

濟曰：霖雨久滯，黍稷委死於田中，農夫何所得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毛詩》曰：「帥時農夫。」在貴多忘賤，爲恩誰能博？

向曰：

在貴，謂文帝也。賤，自謂也。博，廣也。言爲恩不能廣也。

善曰：言俗之常情也。

狐白足御

善本作禦字

冬，焉念無衣

客？翰曰：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公曰：「善。」

遂出裘發粟，以與飢寒者。此意謂文帝衣裘自足，而不念下人之無衣也。

善曰：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

貧賤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何也？』」晏子

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楚辭》曰：「無衣裘以禦冬。」《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濟曰：言思慕延陵季子心許徐君寶劍，我與爾交亦如之，非所愛惜。善曰：言延陵不欺於死，而況其生者乎？故已思慕之，冀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廣雅》曰：「惜，愛也。」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銑曰：寧，安也。謂儀云子當安其心，交親之義，不薄也。

校勘記

- 「一」「正禮」 原作「敬禮」。正德本同。贛州本此節併入善注。今據陳本及明州本改。集注本亦作「正禮」。
- 「二」「水」 贛州本及尤本作「冰」，非。按，今《說文》：「凝，俗冰。」又「冰，水堅也。」與善注引《字書》文意合。

- 「三」「玉階」 原無「玉」字。今據集注本補。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脫。

- 「四」「西都賦」 集注本「賦」作「賓」。今各本善注皆作「賦」，蓋後來改之。已見上。又下「階」，原作「除」。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改。按，本書《西都賦》作「玉階彤庭」，本書《贈何劭王濟詩》善注引同。胡克家曰：「此不知者用正文『玉除』改之，非也。」

贈王粲一首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一〕}。良曰：王粲在西，故起西游。善曰：《古詩》曰：「攬衣起徘徊^{〔二〕}。」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向曰：求匹儔，謂思王粲。無輕舟，言與粲阻越，如川廣無舟，歎惜不可濟也。善曰：鴛鴦，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辭》曰：「覽可與兮匹儔。」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喻己之思粲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善曰：傅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翰曰：羲和，日御也。逝，往也。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墨子》曰：「時不可及，日不可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濟曰：重陰，謂雨露。以喻天子也。天子潤於萬物，何懼恩澤不周。善曰：重陰，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誰令君多念，遂^{善本作自字}使懷百憂？濟曰：誰令多有思念，自懷百憂也。君子，謂王粲也。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校勘記

「一」「攬」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攬」字。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攬」。按，今五臣與善諸本正文皆作「攬」，各所見作「攬」者，當傳寫之譌。今刪其校語。

「二」「攬」 原作「攬」。明州本、贛州本同誤。今據尤本善注及本書《古詩十九首》其十九改。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五言善曰：

《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誤也。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翰曰：函谷，關名。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書》：「弘

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山峰善本作岑字高無極「一」，涇渭揚濁清。向曰：涇水濁，渭水清。善

曰：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銑曰：謂西京壯麗，殊異於天下百郡之

城。善曰：《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也。」麗，美也。謝承《後漢

書》曰：「黃琬拜豫州，威邁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太善本作泰字清。濟曰：員闕，闕名。出浮雲，高也。承

露，盤以承露者。槩，平也。太清，天也。善曰：《西京賦》曰：「圜闕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

雲。」《西都賓》曰：「抗仙掌以與承露。」《廣雅》曰：「挖，摩也。」槩，與挖同，古字通。《鶚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翰曰：皇佐，太祖也。能闡揚天子之惠，四海皆服，故無兵相交也。善曰：皇佐，太祖也。^四。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勲，飛仁聲之顯赫。」《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良曰：權家，謂兵法。言雖愛戰勝，而全國爲上也。善曰：權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興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向曰：言人在卑位，不能歌其德聲。謂丁、王二君。善曰：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德聲，謂太祖令德之聲也。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銑曰：丁儀時爲太祖掾，王粲爲侍中。儀常怨職卑，故曰怨在朝也。後植不得立爲太子，粲亦免官在家，故曰歡自營也。營，謂營生也。翰曰：貞，正；則，法；誠，信；經，常也。謂二君各爲歡怨，非忠正之法，中和自保，信可常也。善曰：言歡怨雖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樂職，誠可謂也。《漢書》：「王褒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

校勘記

「一」「峰」 原此下無校語。贛州本作「岑」，校語云：五臣作「峯」。與陳本、正德本正合。是善本作「岑」，尤本正作「岑」。此本失著校語，明州本。今增此校語。

「二」「西都賓」 尤本作「西都賦」。按，明州本、贛州本皆作「西都賓」，則各所見本原如此，作「西都賦」者，蓋後

來改之。已見上。

「三」「抗」明州本、贛州本皆涉下誤作「挖」。此本及尤本不誤。又「以」，原作「與」。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本書《西都賦》改。

「四」「祖」原作「子」。明州本、贛州本同誤。今據尤本改。按，曹操時為丞相，故謂皇佐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

五言 濟曰：

《魏志》云：「白馬王彪，字朱虎，武帝子。」黃初中與任城王及植俱會京師，

到洛陽，任城薨。後植與白馬王還國，有司以二王歸藩，在道宜異宿止也。意每恨之，蓋以大別不在數日，乃自割，與白馬王辭。植發憤遂賦此詩以贈之。善曰：《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於圈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割，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翰曰：承明，門名。後宮出入之門。逝，往也。疆，謂王所封處。善曰：陸機《洛陽記》

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恠『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舊疆，鄆城也。時植雖封雍丘，仍居鄆城。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向曰：清晨，日未出時。皇邑，帝都也。首陽，山名。善曰：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東北，去洛二十里。」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銑

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梁也。善曰：《楚辭》曰：「道壅塞而不達，江河廣而無梁。」汎舟越

洪濤，怨彼東路長。濟曰：汎舟越洪濤，心危懼也。東路，所往之東路。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西京

賦》曰：「起洪濤而揚波。」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其一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又曰：「在城闕

兮。」《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楚辭》曰：「永懷兮內傷。」大善本作太字谷何寥廓，

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翰曰：大谷，所謂經行之大谷。寥廓，廣遠也。霖雨泥我塗，亦比事阻難

如之也。雨水曰潦。浩縱橫，言其多也。鬱，茂也。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太谷在洛陽西南四。」《風俗通》曰：

「泰山松樹，鬱鬱蒼蒼。」《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萇《詩傳》曰：「行潦，流潦也。」中逵絕無

軌，改轍登高岡。良曰：逵，道；軌，跡也。既多泥阻，而絕車跡，改此轍跡，登高岡而行也。善曰：《毛詩》曰：「肅

肅免置，施于中逵。」《廣雅》曰：「軌，跡也。」脩阪善本從土造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二向曰：脩，長；造，至也。言至

雲日者，阪高也。玄黃，馬病也。善曰：《毛詩》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毛萇曰：「玄馬病則黃。」玄黃猶能

進，我思鬱以紆。翰曰：鬱紆，愁思繁也。善曰：《楚辭》曰：「願假簧以舒憂，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

也。鬱，愁也。」鬱紆將何念善本作難進字「五」？親愛在離居。銑曰：親愛，謂兄弟。善曰：《楚辭》曰：「將以遺兮

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濟曰：本圖相與同往，而中間不能俱遂此志。偕，亦同也。善曰：毛萇《詩傳》

曰：「偕，俱也。」鴟梟鳴衡樞，豺狼當路衢。銑曰：鴟梟，惡鳥，鳴爲人妖者。豺狼，惡獸，志害物者。衡樞，車轂也。

鳥獸，喻小人讒佞，志在相害，若鳴於車上，當於路衢也。謂在道不許同其宿止之處。善曰：鴟梟、豺狼，以喻小人也。《毛

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放

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內衢也。」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翰曰：蒼蠅能變白爲黑，喻佞人能變善爲惡。

謂文帝信讒，遂疎兄弟如此。

善曰：

《毛詩》曰：

「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

「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

「間，毀也。」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其三向曰：

言在朝讒人既多，欲還無路，且攬轡而止，踟躕未進也。

善曰：

《楚辭》曰：

「攬騑轡而下節。」《毛詩》曰：

「搔首踟躕。」踟躕亦何留^{〔六〕}？

相思

無終極。

善曰：

《前漢書》：

息夫躬《絕命辭》曰：

「嗟若是欲何留也？」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

善曰：

《楚辭》曰：

「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

良曰：

蕭條，草木衰落貌。匿，藏也。

善曰：

《楚辭》曰：

「山蕭條而無獸。」又曰：

「日杳杳而西頽。」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善曰：

《毛詩》曰：

「翩翩者騅。」厲，疾貌。

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

翰曰：

索，求；遑，暇也。

善曰：

《尚書》曰：

「不遑暇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其四濟曰：

見此歸鳥孤獸，皆求羣侶，而我獨與兄弟離隔，感此傷懷而爲歎息。

善曰：

《廣雅》曰：

「感，傷也。」《古詩》曰：

「感物懷所思。」《列子》曰：

「師襄乃撫心高蹈。」《楚辭》曰：

「長太息以掩涕。」太息將何爲？

天命與我違。

善曰：

鄭玄《周易注》曰：

「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

「屬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七〕}：

「咸池，天神也。」《古詩》曰：

「同袍與我違。」毛萇《詩傳》曰：

「違，離也。」謂不耦也。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

向曰：

同生，謂兄弟。一往形不歸，謂

任城王死也。

善曰：

《魏志》曰：

「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

「鄭罕、駟、豐同生。」杜預：

「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

武帝詔曰：

「梁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孤

魂翔故域^{〔八〕}，靈柩寄京師。

翰曰：

翔，飛也。故域，謂任城郡。

善曰：

《漢書》：

貢禹上書曰：

「骸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

良曰：

存者忽忽，且復過於目前，亡沒則身衰沒也。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

向曰：

晞，乾也。言人在一世，若日照朝露，其乾在須臾。

善曰：

《漢書》：

李陵謂蘇武曰：

「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

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銑曰：言人年衰老，若日在桑榆將沒，如影響不可追也。善曰：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仲長子昌言》曰：「捷疾馳影響人間也。」自顧非金石，咄丁兀咄子夜令心悲。其五濟曰：言身非金石之堅。咄咄，大驚歎聲。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叱也。」《聲類》曰：「咄，大呼也。」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夭喪也。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翰曰：丈夫志在四海，雖別萬里，如比隣而居。蓋自勉強之辭。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善曰：《鄧析子》曰：「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分，猶志也。何必同衾幃幃，帳也。？然後展殷勤。良曰：苟且，虧，失也。言恩愛情長不虧失，雖居遠而分義日親，何必共被同帳，然後申殷勤？衾，被；幃，帳也。善曰：《毛詩》曰：「抱衾與裯。」毛萇曰：「衾，被也。」鄭玄曰：「裯，床帳也。」幃，與裯古字同。憂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向曰：苦憂思成其疾疹，乃兒女之仁心，非丈夫之節也。善曰：《毛詩》曰：「心之憂矣，疹如疾首。」《史記》曰：「呂公謂呂嫚曰：『非兒女之所知。』」又：「韓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仁也。』」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銑曰：然而倉卒分離，復有死者，能不懷苦辛之心？善曰：李陵書曰：「日前書倉卒。」骨肉，謂兄弟也。蘇子卿詩曰：「骨肉緣枝葉。」《古詩》曰：「轆軻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向曰：吉凶壽考不定，使人疑之。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翰曰：託志虛無，求列仙之道，赤松子久來詭欺之說。善曰：班固《楚辭序》曰：「帝閭宓妃，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道爲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帝《善哉行》曰：「痛哉世人，見欺神仙。」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濟曰：佞臣讒邪，變故當在須臾，百年之生，誰能復持離別？善曰：《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皆有變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也。」《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呂氏春秋》曰：「人之壽，久不過百。」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良曰：吉凶難知，執

手敘情，復將何時也。善曰：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銑曰：王，謂白馬王也。玉體，謂身也。美言之，故曰玉。黃髮期，謂壽考也。善曰：《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報桓榮書曰「九」：「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其七向曰：即，就；援，引也。善曰：《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校勘記

「一」「到洛陽」 尤本誤作「日不陽」。

「二」「每」 贛州本及尤本作「毒」。

「三」「陸機洛陽記曰」云云 按，本書應璩《百一詩》善注引此文末有「然值廬在承明門側」八字。此八字不當省，不然正文「廬」字無着落，所答非所問矣。《漢書·嚴助傳》「君厭承門之廬」，注引張晏曰：「直宿曰廬。」

「四」「太」 原依五臣正文改作「大」。今據贛州本及尤本改回，以與善本正文相應。

「五」「何念」 贛州本作「難進」，校語云：「五臣作「何念」。此本校語云：善本作「難進」。尤本正作「難進」。按，《魏志》本傳注引《魏氏春秋》作「何念」。胡克家曰：「恐善本傳寫有誤。」

「六」「何」 原此下有校語「善本作可字」。明州本同。按，此校語有誤。善本自作「何」，善注可證，與《魏志》注引亦合。贛州本作「何」而無校語，尤本亦作「何」。作「可」者，蓋所見字誤，或損「亻」旁耳。今刪此校語。

「七」「王逸」 原作「天逸」。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

「八」「域」 贛州本校語云：善本作「城」字。尤本正作「城」字，其善注有「《魏志》『城』作『域』」五字。胡

克家云此五字當尤所添。又云作「城」恐所見傳寫有誤。

「九」「太子」原下有「執」字。胡克家曰：「『執』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太子，漢明帝也。在范蔚宗書《桓榮傳》。」今從刪。

贈丁翼一首

五言「二」翰曰：丁翼，字敬儀「三」，少有才姿，博學，為黃門郎。植贈此詩，以勗厲之為大度之意。

善曰：《文士傳》曰：「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厨。銑曰：豐，美；膳，食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我

有嘉賓。」城闕，已見上文。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良曰：隅，即角也。善曰：《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

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俟我於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濟曰：秦女善秦箏，秦在西，故云

西氣。齊女善鼓瑟，齊在東，故云東謳。謳，歌也。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歌錄》曰「三」：「《美女篇》，

《齊瑟行》。」《史記》：蘇秦說齊王曰「四」：「臨菑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肴來不虛歸，

觴至反無餘。向曰：肴，膳；觴，酒也。言不虛歸、反無餘者，必盡之也。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翰曰：言豈

獨親狎貴游之異人？而朋友亦與我俱樂矣。善曰：《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也。」

《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銑曰：言多良材，如海中之出明珠甚多矣。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君子義休待善本作侍「五」，小人德無儲。良曰：言君

子有義而美，則待用於時，小人縱有小德，則不能儲蓄，發於辭色以自爲大也。善曰：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侍，待也。」一曰具也。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濟曰：須，待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能守之，榮則立可待也，不能守之，枯亦立可見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六。翰曰：滔蕩，大貌。固，堅也。而時俗之人多所拘束小節。善曰：《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向曰：言君子當通達大道，無爲時儒之教，以自局促其志。善曰：《論衡》曰：「說經者爲世儒。」

校勘記

「一」「丁翼」《魏志》「翼」作「廙」。《玉篇·广部》：「廙，謹敬也。亦作『翼』。」

「二」「敬儀」當作「敬禮」。各本翰注皆誤。

「三」「曰」尤本作「有」。

「四」「齊王」尤本作「秦王」，誤。按，此齊宣王也。善所引見《蘇秦列傳》。

「五」「待」原此下無校語。明州本作「待」，校語云：善本作「侍」。尤本正作「侍」。贛州本正文誤作「侍」，校語云：五臣作「待」。今據明州本增此校語。

「六」「時」尤本作「世」。按，此當作「世」，五臣避唐諱改為「時」，注同。下「無願爲世儒」，疑五臣亦改「時儒」，向注「無爲時儒之教」可證，蓋後來回改正文。

贈秀才入軍五首

四言善曰：

《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熹，字公

穆，舉秀才。」

嵇叔夜銑曰：康之從弟秀才入軍，贈以此詩。不知其名。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翰曰：閑，習也。麗服，軍戎之服，有光暉也。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

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雅》曰：「麗，好也。」楊雄《反騷》曰：「素初貯厥麗服兮。」左攬

繁弱，右接忘歸。翰曰：繁弱，弓名。忘歸，矢名。善曰：《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夢。」

風馳電逝，躡影追飛。

善本作景

追飛

三。向曰：逝，往也。言士卒如風電之速。躡影，謂捕影也。追飛，謂逐飛鳥也。此皆言

疾也。

善曰：

《四子講德論》曰：

「風馳雨集，雜襲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方。」《七啓》曰：

「忽躡景而輕驚。」

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四。

良曰：凌，上；厲，越也。善曰：劉歆《遂初賦》曰：「登句注以凌

厲。」《廣雅》曰：「凌，馳也。」厲，上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顧盼，若以親密也。」攜我好仇，載我輕車。濟

曰：仇，匹；載，乘也。好匹，則秀才也。善曰：《毛詩》曰：「君子好仇。」南凌長阜，北厲清渠。銑曰：阜，山；

厲，越也。

善曰：

《廣雅》曰：

「凌，乘也。」王逸《楚辭注》曰：「厲，度也。」仰落驚鴻，俯引淵魚。銑曰：謂行

軍田獵也。

盤于游田，其樂只且。

子余。

良曰：盤，猶樂也。只且，助辭也。善曰：《西京賦》曰：「盤于游畋，其樂

只且。」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良曰：迅，疾；邁，行也。春木載榮，布葉垂陰。良曰：載，則也。習習谷風，吹我素

琴。濟曰：谷風，春風。習習，風和貌。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秦嘉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珍，素琴又好。」

咬咬黃鳥，顧疇弄音。向曰：咬咬，鳥聲。疇，匹也。亦如我之思人也。善曰：《毛詩》曰：「交交黃鳥。」《古歌》

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濟曰：欽，敬也。思我所敬，謂秀才也。善曰：《古詩》

曰：「馳情整中帶」五。心之憂矣，永嘯長吟。善曰：《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杜篤《連珠》曰：

「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翰曰：浩浩，水流貌。洪，大也。近國之地曰畿。善曰：毛萇《詩傳》曰：「畿，疆也。」萋

萋綠林，奮榮揚暉。向曰：萋萋，盛貌。奮，起也。魚龍瀯瀯，山鳥羣飛。向曰：瀯瀯，魚龍游水聲。善

曰：《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上林賦》曰：「瀯瀯震墜。」劉向《七言》曰：「山鳥羣鳴我心

懷。」駕言游之，善本作出遊六，日夕忘歸。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楚辭》曰：「日將暮兮悵忘歸。」思

我良朋，如渴如饑。善本作飢七。銑曰：良朋，謂秀才也。善曰：《毛詩》曰：「每有良朋。」曹植《責躬詩》曰：

「遲奉聖顏八，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向曰：獲，得也。願言見秀才不得，故愴然而悲之。善曰：張衡詩

曰：「願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責躬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銑曰：息，師徒於蘭圃。圃，園；秣，飼也。華山，山名。善曰：蘭圃，蕙圃也。《毛詩》曰：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萇《詩傳》曰：「秣，養也。」華山，山有光華也。流磻波平阜，垂綸長川。翰曰：流磻，箭

鏃也。綸，釣絲也。流箭平臯之澤，垂釣於長川。謂軍息而漁獵也。善曰：《說文》曰：「磻，以石著繳也。」鄭玄《毛詩箋》曰：「釣者以絲爲之綸。」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翰曰：五絃，琴也。善曰：《漢書》曰：「周亞夫趨出，上以目送之。」《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指。」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善本作泰「一〇」。良曰：太玄，大道也。善曰：《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泰玄，謂道也。《淮南子》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嘉彼釣叟，得魚忘筌。濟曰：叟，老也。得魚忘筌，謂其得道也。言與秀才亦相與得意忘言。筌，引魚者。善曰：《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在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郢人逝矣，誰與盡言？向曰：郢人善塗，有匠石善運斤，二人自相知，其道至妙。而郢人以泥漫其鼻，使匠石以斤斲去其泥，而郢人信其妙道，斲之，泥盡去而鼻不傷，此道之至妙「一三」。今秀才與我得妙道，相信如此。今將往矣，誰可與盡言也？善曰：《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四「，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五「。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也。」六「。』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善曰：《舞賦》曰：「夫何皦皦之閑夜，明月列以施光。軒，已見上文。」七「。微風動桂，組帳高褰。良曰：桂，衣裾也。組，所繫帳者。褰，舉也。善曰：《方言》曰：「桂謂之裾。」音圭。桂，或爲幃。《周禮》曰：「幕人掌帷帟綬之事。」鄭司農曰：「帟，平帷也。綬組，所以繫帳也。」八「。王逸《楚辭注》曰：「以幕組結束，玉璜爲帷帳也。」旨酒盈樽，莫與交歡。翰曰：旨，美也。莫與交歡，謂秀才不在此也。善曰：《毛詩》曰：「旨酒欣欣。」《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爭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濟曰：御，用也。鼓，亦彈也。善曰：《毛詩》曰：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仰慕同趣，其馨若蘭。向曰：仰慕秀才同於此趣，則相美如蘭之馨。善曰：《六韜》曰：「同好相趣。」薛綜《西京賦注》曰：「趣，猶意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佳人不存，能不永歎^平？銑曰：佳人，謂秀才。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毛詩》曰：「假寐永歎。」

校勘記

「一」「素」 原作「纍」。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皆作「素」，與《漢書·揚雄傳》文合。今據改正。

「二」「電」 明州本作「雷」，校語云：善本作「電」。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雷」。正德本亦作「雷」。按，五臣亦當作「電」，陳本正作「電」。各本向注「風電之速」可證。作「雷」者傳寫之譌也。

「三」「影」 此下原無校語。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景」。尤本正作「景」。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影」。陳本、正德本正作「影」。今據明州本增此校語。

「四」「眇」 贛州本作「盼」。尤本亦作「盼」，注同。胡克家曰：「『眇』字是也。『眇』為『眇』之別體字，不知者多改為『盼』，後又誤成『盼』也。」

「五」「中」 原作「巾」。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中」，與本書《古詩十九首》其十二合。今據改正。

「六」「游之」 此下原無校語。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出遊」字。尤本正作「出遊」。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游之」。與陳本、正德本相合。今據明州本增此下校語。

「七」「饑」 此下原無校語。贛州本作「飢」，校語云：五臣作「饑」。是善本作「飢」。尤本正作「飢」，善注亦可證。今據以增此校語。

「八」「奉」 原作「牽」。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奉」，與本書曹子建《責躬詩》合，今據改。

「九」「著繳」 尤本「著」下有「弋」字，蓋依今《說文》校添。本書《西京賦》善注引此亦無「弋」字。

「一〇」「太」 此下原無校語。明州本、贛州本校語云：「善本作「泰」。尤本正作「泰」，善注同。今據以增此校語。」

「一一」「於」 原作「魚」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今《秋水篇》亦作「於」。

「一二」「在」 原作「得」。今從胡克家引何、陳二氏校及《外物篇》改。下「所以在兔」之「在」同。

「一三」「此」 原作「比」。明州本同。今據陳本、正德本改正贛州本此併入善注。

「一四」「聽」 原作「聲」。今據尤本及胡克家引何、陳二氏校及《徐無鬼》改。各本皆誤。

「一五」「嘗」 原作「當」。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尤本及《莊子·徐無鬼》改。胡刻尤本亦誤作「當」。

「一六」「言之」 原無「之」字。胡刻本有，與《徐無鬼》文合。今據補。

「一七」「軒已見上文」 胡刻尤本作「已見曹子建《贈徐幹詩》注」十字。贛州本改已見為複出。當以此本為是。

「一八」「周禮曰」云云 原無「周」字。今據尤本補。又「掌帷帘綬」下原無「之事」。鄭司農曰：「帘，平帷也。綬」

十一字。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尤本及《周禮·天官·幕人》補正。又下「繫帳」，原「帳」作「帷」。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周禮·天官·幕人》改。

贈山濤一首

五言

司馬紹統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為散騎侍郎。」初，山濤為

吏部侍郎，而紹統未仕，故贈以此詩，欲濤薦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司馬彪，字

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尉，太始中為秘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終於家。」

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岳。向曰：椅桐中爲琴瑟。此統自託。善曰：椅桐，彪自喻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馬融《琴賦》曰：「惟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上凌清雲霓，下臨千仞谷。良曰：樹高極，上入於雲

中。霓，亦雲也。善曰：《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濟曰：孤危，謂生在幽遠，無平居寄足之地。善曰：《毛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上書曰：「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驚助角。銑曰：也，語助辭。言昔久

已來，植育於朝陽之和氣，而傾枝以待鳳皇。謂鳳皇非梧桐不棲。自言育德藏器，傾心待時，而以事君也。鸞，鳳也。鸞，亦鳳類。通言之也。善曰：《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鸞，鳳屬，神鳥也。」今者絕世用三，倥傯倥子貢見迫速。翰曰：今絕於代人所

用，常在孤危之地，故倥傯迫束，常不安也。善曰：《新語》曰：「梗梓仆則爲世用。」《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山陸。」王逸曰：「倥傯，困苦也。」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向曰：匠人不知我材，且不相顧，牙曠不知我

音，亦不收錄。言堪爲琴瑟雅器。善曰：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鄭玄《禮記注》曰：「般，伎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杜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焉得成琴瑟，何

由揚妙曲？濟曰：木不逢匠人牙曠，必不成琴瑟，不揚妙曲，則比我有材不遇時用，安得立功立事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冉冉三光遲善本作馳字三，逝者一何速。良曰：

冉冉，漸進貌。三光，日月星也。言漸進而遲走四，時之往者一何速哉。歎恐不及時也。善曰：《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逝者，見下注。中夜不能寐，撫劒起

躑躅。翰曰：劒，謂常佩之者，夜起撫之而行。躑躅，不進貌。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

躑躅。翰曰：劒，謂常佩之者，夜起撫之而行。躑躅，不進貌。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

躑躅。翰曰：劒，謂常佩之者，夜起撫之而行。躑躅，不進貌。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

怒，撫劍從之。」《說文》曰：「蹢躅，住足也。」蹢躅，與蹢躅同。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銑曰：孔子歎逝川云：「不捨晝夜，逝者如斯。」故感此，哀年命短促，志願從仕。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天嘗有血書魯端門作法，孔聖沒，周室亡。」《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向曰：卞和，知玉者。若潛隱於幽冥，雖有奇玉之璞，誰證之也？人雖有良才，無媒，難以進也。善曰：卞和，已見上文。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翰曰：假託神龍以喻山濤，欲使薦而用之，故云願神龍揚其光暉以相照燭。鍾山有燭龍，能照其萬物。善曰：神龍，喻濤也。《山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暝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五，是謂燭龍。」

校勘記

「一」「說文曰」云云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同。按，今《說文》無此文。疑當作「《說文》曰：鸞，鸞鸞也。又曰：鸞鸞，鳳屬，神鳥也」。

「二」「世用」 明州本下有校語云：善本作「人」。贛州本校語同。按，明州本、贛州本校語有誤。善自作「世用」，觀善注引《新語》可明。尤本正作「世用」。《藝文類聚》卷八十八引亦作「世用」。

「三」「遲」 原作「馳」，下無校語。明州本、贛州本作「馳」，校語云：五臣作「遲」。陳本、正德本正作「遲」。此本依善本誤改為「馳」，今改回，注同，並據明州本增此校語。

「四」「言漸進」 原無「言」字。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陳本補。

「五」「是」 原作「見」。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按，今《大荒北經》亦作「是」。

答何劭二首

五言

張茂先良曰：何劭所贈華詩^{〔一〕}，此詩之下是也。贈答之體，則贈詩當爲先，今以答爲先者，蓋依前賢所編，不復追改也。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向曰：吏道，謂理人之道也。迫，逼迫也。窘，急也。自謂拘束無暇也。善曰：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迫促。」《鵬鳥賦》曰：「愚士繫俗，窘若囚拘。」
 纓綏冠纓也。綏，所以繼纓冠者^{〔二〕}。徽纆，並糾繩之類。憲，法；踰，越也。善曰：纓綏制人，同於徽纆，國之文憲，豈可踰乎？《禮記》曰：「冠綏纓。」鄭玄曰：「綏，纓飾也。」《周易》曰：「繫用徽纆。」孔安國《尚書傳》曰：「憲，法也。」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銑曰：恬曠，閑暇也。煩促，急迫也。善曰：《廣雅》曰：「恬，靜也。」《蒼頡篇》曰：「曠，疏曠也。」良朋貽新詩，示我以游娛。良曰：貽，遺；娛，樂也。善曰：良朋，已見上文。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貽爾新詩文^{〔三〕}。」《思玄賦》曰：「雖遊娛以媮樂。」穆如灑清風，煥^{善本作煥}若春華敷^{〔四〕}。濟曰：穆，和；敷，布也。言敬祖之所贈詩，恬雅之氣如灑清風，煥爛又若春華布色。善曰：《毛詩》曰：「吉父作誦，穆如清風。」《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自昔同寮案，於今比園廬。向曰：同寮案，同官也。比園廬，謂並宅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劭爲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爲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五〕}：『同官爲寮，吾嘗同

寮，敢不盡心乎？」《爾雅》曰：「采、僚，官也。」《南都賦》曰：「園廬舊宅也。」衰疾善本作夕近殆辱善本作辱殆，庶

幾並懸輿。翰曰：衰暮之年近於危辱之事，將欲庶幾以就懸車致仕之道也。輿，車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

「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懸其安車，傳子傳孫也。」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銑曰：散髮，言不為冕所束也。重陰，木林之陰。策杖相抱於清

渠之上。善曰：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屬耳聽鸞鳴，流目翫鯈直由魚向曰：屬，傾也。鯈，小魚也。

善曰：《毛詩》曰：「耳屬於垣。」鄭玄曰：「屬耳於壁聽之。」又《儀禮注》曰：「屬，注也。」《毛詩》曰：「鸞其鳴

矣。」《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翫，猶悅也。《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從容養餘日，取樂於

桑榆。良曰：餘日，謂殘年也。桑榆，日晚。亦比年老之稱。善曰：《漢書》：疏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

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桑榆，已見上文。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翰曰：洪鈞，造化也。陶，猶作也。萬類，萬物也。大塊，自然也。言萬物皆造化所作，羣生

稟自然而成。善曰：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生稟受其形也。《鵬鳥賦》曰：「大鈞播

物。」《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孔安國

《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而萬物殖。」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濟曰：人性

明闇有異，緩速各殊。靜，緩；躁，速也。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

為輕根，靜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自

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濟曰：有識，自三十成立之後。本謂志不在馳逐功名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

「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也。」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良

曰：恬虛，謂閑暇也。善曰：《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翰曰：忝辱君祿，媿荷天子，以才輕位重，是以過任。又年將衰暮矣，故云白日已西傾。善曰：白日西傾，以喻年老也。《洛神賦》曰：日既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向曰：道長，謂道遠也。言國家以我爲任重道遠，苦智慮淺短，不當其人，心雖求成重事，困於才輕，常不就也。責，求也。善曰：《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呂氏春秋》曰：「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危。」范曄《後漢書》：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曹植《上表》曰：「爵重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銑曰：周任，古之賢人也。規，戒也。言其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謂此言明且清也。善曰：《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驚。翰曰：負，負擔也。小人之事。乘，乘車也。君子之事。使小人爲君子之事，難以安之，故華自謙，比小人居重位，爲我戒也。惕，猶懼也。善曰：《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夕惕若厲。」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也。」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善曰：感，猶荷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向曰：貺，賜；誠，志也。言華感何劭善賜其詩，今使華傾寫心事，出於中志，作此答篇。然何劭所贈是啓發茂先，則雖章句溫麗，而今俱在朝廷，尚未即隱遁，是違其情也。善曰：《西都賓》曰：「啓發篇章。」《漢書》曰：「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

校勘記

「一」「所贈華詩」原此四字作「字敬祖贈華詩則」七字。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今從陳本刪改。

「二」「綏所以繼纓冠者」原「綏」作「纓」，「繼纓」原無「纓」字。今據陳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補。正德本與此本同誤。陳本「繼」作「繫」，字通。

「三」「劉公幹」原作「徐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今據本書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改。又「詩文」，原作「詩又」。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本書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改。

「四」「煥」此下原無校語。按，明州本、贛州本有校語，云：「善本作「煥」。尤本正作「煥」。今據增此校語。」

「五」「荀林父」原無「父」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有，與《左傳》文公七年文合。今據補。

「六」「疾」原此下無校語。明州本、贛州本校語云：「善本作「夕」。尤本正作「夕」，善注亦可證。又「殆辱」下原亦無校語，贛州本作「辱殆」，校語云：「五臣作「殆辱」。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辱殆」。今據以併增此校語。」

「七」「西都賓」尤本改作「西都賦」，失善注之舊，非也。說見上。

贈張華一首

五言

何敬祖良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姿望甚長者，博學多聞，善篇章，爲太子

師，與華相善也。」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向曰：謝，去也。懸象，日月也。迭，遞也。卷舒，猶往來也。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羸縮卷舒，淪於不測。」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銑曰：與節俱至也。善曰：《論語》曰：「暮春者，二，春服既

成。」《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之貌。」楊泉《物理論》曰：「春氣騰，其風溫和。」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濟曰：敷，布也。春冰初泮，故泉涌，正可臨翫，嘉木布其華也。善曰：《西都賓》曰：「嘉木樹庭。」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翰曰：周旋，謂周流也。陋圃，謂敬祖之園。華居在西，故云西瞻也。華封爵廣武侯，故曰廣武廬。廬，宅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良曰：華好儉，雖有貴位，不傲於人，是存無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有謂富，無謂貧。」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摹？向曰：理俗在簡約節儉之道，焉摹學管氏樹塞門也。鎮，理也。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銑曰：昔曾連官，今復並居也。墟，庭落之通言。善曰：同班司，已見張華答詩。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翰曰：偕，俱也。黃髮，老壽也。逍遙，得性也。綜，猶理也。善曰：黃髮，已見上文。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舉爵茂陰下，携手共躊躇。濟曰：爵，酒盃。舉於林木茂陰之下。躊躇，緩步也。善曰：《韓詩》曰：「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向曰：何用遺忘形骸，但自相得意，如得魚忘筌也。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得魚忘筌，已見上文。

校勘記

「一」「暮春者」原無「者」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

「二」「西都賓」 尤本改作「西都賦」。

「三」「無」 原作「亡」。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按，此所引《邶風·谷風》毛傳作「亡」。無與亡同。此善引之改字以就正文之例。此本校理者不知於此，據今毛傳改回，非也。

贈馮文罷遷斥

昌夜

丘令一首

四言善曰：

《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罷。」《集》云：「文罷爲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闕駟《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翰曰：文罷爲太子洗馬，遷斥丘令，故贈以此詩。

於皇聖代

善本作世字「二」

時文惟晉。

銑曰：於，美也。言美皇聖代，時有文德以和天下者，惟我晉道也。

善曰：《毛詩》

曰：「於皇時周。」

《周禮》：

《栗氏量銘》曰：

「時文思索。」鄭玄曰：

「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人立法也。」

受命自

天，奄有黎獻。

良曰：奄，大；黎，衆；獻，賢也。

善曰：謂武帝也。

《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又曰：

「奄有四方。」

毛萇曰：「奄，大也。」

《尚書》曰：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

閭闔既

闢，承華再建。

濟曰：閭闔，天門也。闢，開也。言晉受命自天，故天門開也。承華，太子門名。言太子經廢復立，故云再

建。建，立也。

善曰：謂惠帝也。

《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閭闔門。」

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宫，在太宮東薄室門

外，中有承華門。」再建，謂立愍懷太子國儲，以對閭闔，故謂之再也。

明明在上，有集惟彥。

其一向曰：明明，美稱。在

上，謂天子，能集用俊彥在於左右。惟，辭也。

善曰：

《毛詩》曰：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奕奕馮生，哲門

善本作問字

允迪。翰曰：奕奕，美盛貌。馮生，則文罷也。哲，智；允，信；迪，道也。言智信之道而爲太子洗馬。

善曰：《方言》

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奕。」《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天保定子，靡德不鑠。良曰：保安，靡無，鑠，盛也。言天之安定子之道，無德不盛。子，則馮生也。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鑠德懿和之風。」《爾雅》曰：「鑠，美也。」邁心玄曠，矯志崇邈。銑曰：邁，行；玄，美；曠，大；矯，舉；崇，高；邈，遠也。言所行心事美大，舉志高遠。善曰：《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爾雅》曰：「崇，高也。」遵彼承華，其容灼灼。其二濟曰：遵，奉也。承華，太子所居門。言文罷奉太子之容光也。灼灼，光貌。善曰：《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嗟我人斯，戢翼江潭。向曰：斯，謂馮也。戢，斂也。如鳥之斂翼於江潭。文罷吳人，故云此。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彼何人斯。」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楚辭》曰：「遊於江潭。」有命集止，翻善本作翾字飛自南。翰曰：天子有命集止於帝京，翻飛自南而來。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有命既集。」又曰：「翾飛惟鳥。」又曰：「凱風自南。」出自幽谷，及爾同林。良曰：如鳥出於幽谷之中。相與同林，謂士衡亦為洗馬。善曰：謂俱為洗馬也。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為太子洗馬。」《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雙情交映，遺物識心。其三銑曰：交映，謂相明也。遺物識心，謂得意忘言。善曰：映，猶照也。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頍丘弭者弁，千載一彈。濟曰：頍，冠也。弁，亦冠也。千載一聖人出。聖人既出，是以彈冠求仕，則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相與交情如此。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故世以交為難也。」《毛詩》曰：「有頍者弁，實惟伊何。」毛萇曰：「頍，弁貌也。弁，皮弁也。」四。彈冠，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頍，丘葵切，與跬同音。今我與子，曠世齊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其四羣黎未綏，帝用勤止。翰曰：曠，遠也。言我與文罷遠齊王貢之歡。金石，至堅也。言交情之堅利，又能割斷金石。言堅甚也。

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向曰：羣黎，百姓也。綏，安；勤，勞；止，辭也。善曰：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實齊其歡也。范曄《後漢書》「五」：班固議曰：「自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楊賦》曰：「羣黎爲之不安。」《毛詩》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我求明德，肆于百里。銑曰：我，謂帝也。肆，置也。帝求明德之人，置於百里之職。謂縣令也。善曰：《毛詩》：「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曰：「肆，陳也。陳其功烈也。」《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其人稠則盛，稀則曠也。」僉曰爾諧，俾民是紀。濟曰：僉，皆；諧，和也。爾，謂馮君。俾，使也。言羣臣皆云罷可諧和其政理，使斥丘之人是謂紀綱也。善曰：《尚書》：僉曰：「垂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以網罟喻爲政，理之爲紀也。」乃眷北徂，對揚帝祉。其五向曰：徂，往也。乃眷北往，謂斥丘在北，對答闡揚天子之美。祉，美也。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疇昔之游，好合纏綿。良曰：纏綿，密貌。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毛詩》曰：「妻子好合。」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借曰善本作曰未洽善本作給「六」，亦既三年。翰曰：借曰，假日也。洽，猶足也。言王事無暇，常假日而游，尚未爲足，亦已三年也。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居陪華幄，出從朱輪。銑曰：居，謂常在朝之時。陪侍太子華幄。幄，坐帳朝羣臣也。太子出則乘朱輪車。善曰：應璩《與趙叔潛書》曰：「人侍華幄，出典禁闈。」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方驥齊鑣，比跡同塵。其六銑曰：方，並；驥，馬也。鑣，馬轡。言常相與並轡齊鑣，連跡而又同塵也。善曰：鄭玄《儀禮注》曰「七」：「方，併也。」《南都賦》曰：「駉驥齊鑣。」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跡前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之子既命，四牡項領。良曰：之子，謂文罷也。既命，謂奉帝命出於斥丘。四牡，四馬駕車也。項領，駕木項上也。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遵塗遠蹈，騰軌高騁。翰曰：騰，疾行也。軌，跡；騁，馳

也。善曰：《四子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疾也。」鄭玄《考功記注》曰：「軌，謂轍也。」慶雲扶質，清風承景。良曰：景，影也。言如慶雲清風，望美之也。^八又言疾也。善曰：《廣雅》曰：「質，驅也。」嗟我懷人，其邁惟永。^{其七}良曰：邁，行；永，長也。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毛萇曰：「懷，思也。」否泰有^{善本作苟字}殊，窮達有違。良曰：時陸公免官居家，故云殊違也。善曰：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逵《國語注》曰：「違，異也。」及子春華，後爾秋暉。翰曰：與子少壯時同官，故云春華。今已俱老，亦有光暉。善曰：言否泰殊流，窮達異轍，今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逝將去我，陟彼朔陲。^{善本作垂字}濟曰：逝，往；陟，升；朔，北；陲，邊也。言馮公既往，將離去我，升彼北邊。謂斥丘也。善曰：逝將去汝，已見上文。《毛詩》曰：「陟彼高岡。」朔垂，斥丘也。《爾雅》曰：「朔，北方。」《說文》曰：「垂，遠邊也。」非子之念^九，心孰爲悲？^{其八}向曰：非子交親使我思念，則我心誰能使悲也。^{一〇}

校勘記

「一」「於」 陳本下有音注「安乎」二字。

「二」「命此」 原作「生我」。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命此」，與《大雅·大明》文合。今據改。

「三」「飜飛惟鳥」 原「飜」作「翻」。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尤本改。按，此所引《毛詩》見《周頌·小毖》，今作「拚飛維鳥」。箋云：「翻飛為大鳥。」蓋鄭玄所見古本「拚」作「翻」。本書《張子房詩》、《答盧諶詩》

善注引亦作「翻」，則善所見乃古本也。又翻與飜音義同。此善注改作「飜」，以就正文耳。惟同維。

「四」「皮弁」原無「弁」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有，與《小雅·頍弁》傳文合。今據補正。

「五」「後漢書」原無「書」字。明州本、尤本同。贛州本則脫此三字。今從胡克家校補。下所引見《班固傳》。

「六」「借日未給」原「日」下、「洽」下皆無校語。贛州本「日」作「曰」，校語云：「五臣作「日」；下字亦作

「洽」，校語云：「善本作「給」。明州本與此本同，亦無校語，而在此善注「毛詩」上有「善作『借日未給』」六字，蓋後來所補也。然則各所見善本作「曰」作「給」可無疑也。今分別於此二字下各增其校語。又五臣「洽」當讀作「給」，字之借也。《說文》：「給，相足也。」此五臣翰注：「洽，猶足也。」以正字之義訓施之於借字，失之矣。尤本正文亦作「洽」，以五臣亂善非也。按此所引文見《議禮·鄉射禮》鄭注。

「七」「儀禮」原作「禮記」。尤本作「儀禮」，今據改。明州本、贛州本倒作「禮儀」。

「八」「望」今據原作蓋，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回。

「九」「非」原此下有校語「善本作悲」四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亦作「非」。按，作「悲」當各所見本涉下句「悲」字傳寫之譌。今刪此校語。

「一〇」「使悲」原無「使」字。陳本有，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補。

答賈謐

善本作長淵

一首

四言，并序「善曰：王隱《晉書》曰：「賈謐」，字長淵。」

陸士衡

余昔爲太子洗馬，善曰：《漢書》曰：「太子屬官有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也。」魯公善本無此二

字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

善本無一侍字

東宮積年。

向曰：賈謐任散騎常侍侍太子。謐食封於魯。

善曰：高誘《呂

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

《詩》曰：「東宮之妹。」

余出補吳王郎中令，銑曰：吳王，武帝子，封於

吳。郎中令，王府官名。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王出鎮淮

南，以機爲郎中令也。」元康六年，人爲尚書郎，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爲尚書中兵郎。」魯公贈詩一

篇，作此詩答之

善本有云爾字。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

翰曰：伊，惟；肇，始也。有皇，謂三皇。黎蒸，衆庶也。

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

璞曰：「發語辭也。」

《毛詩》曰：「有皇上帝。」

毛萇曰：「皇，君也。」

《封禪書》曰：「覺悟黎蒸。」

先天創物，景

命是膺。翰曰：先，猶尊也。創，始；景，大；膺，當也。言尊奉天時，始化萬物，大命是當，乃爲人主也。

善曰：《周易》

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毛詩》

曰：「戎狄是膺。」毛萇曰：「膺，當也。」

降及羣后，迭毀迭興。

翰曰：降，下；羣，衆；后，君；迭，遞；毀，亡也。三

皇之下，衆君迭有興亡。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小雅》曰：「遞，迭，更也。」

邈矣終

古，崇替有徵。

其一翰曰：邈，遠也。崇替，亦猶興亡也。

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國

語》：藍尹亹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六，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

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在漢之季，皇綱幅裂。

濟曰：季，末也。皇家綱紀，如帛幅分裂。謂其羣雄分其土地。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皇綱，以綱爲喻也八。《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毛萇《詩傳》曰：

「張之曰綱。」《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

火

善本作大字

辰匿暉，金虎曜質

九。

濟曰：匿，藏也。火

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昴，西方白虎宿也。太白，金精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則有亂兵，故火辰藏暉，

金虎曜質。謂漢亂也。善曰：《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昂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太昂，金虎相薄，主有兵亂也。」雄臣馳驚，義夫赴節。濟曰：英雄之臣馳走天下，義勇之夫赴其忠節，將救王室也。善曰：《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也。」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其二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釋去其守位，動用干戈，以謀匡救王室也。揮，動也。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居王于薨，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說文》曰：「揮，奮也。」《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王室之亂，靡邦不泯_平。向曰：靡，無；泯，平也。善曰：《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如彼墜景，曾不可振_平。向曰：墜，落；曾，則也。言漢室衰微，如落日之景，則不可振而起也。善曰：丁德禮妻《寡婦賦》曰「一〇」：「日豐豐以西墜。」《說文》曰：「振，舉也。」乃眷三哲，俾乂斯民。向曰：皇天乃眷曹操、劉備、孫權三哲，使理天下之人。俾，使；乂，理也。善曰：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帝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乂，治也。」啓土綏難「二」，改物承天。其三良曰：三哲開土宇，安患難，改漢物制，承奉天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明堂陰陽錄》曰：「王者承天統物也。」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向曰：爰，於；即，就；宮，居也。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善曰：《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尚書》曰：「周公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吳實龍飛，劉亦岳立。良曰：吳，孫權也。龍飛，九五位也。劉，劉備也。岳立，言如四岳諸侯之立也。云吳實龍飛者，士衡吳人，故有尊吳之意，不忘本也。善曰：《東京賦》曰：「乃龍飛白水。」干戈載揚，俎豆載戢。良曰：載，則；揚，舉；戢，藏也。俎豆，禮器也。言天下盛舉干戈，不暇尚禮也。善曰：《毛詩》曰：「載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民勞師興，國玩凱人。其四銑曰：言所玩習，但爲凱歌之樂，而入於

國「二三」。謂但尚戰勝也。善曰：《毛詩》曰：「民亦勞止。」《說文》曰：「翫，厭也。」玩，與翫同「二四」，古字通。《周

禮》曰：「師有功，則愷樂。」天厭霸德，黃祖

善本作祚字

告釁

許覲

銑曰：霸，謂魏也。魏土德，故曰黃祖。言天厭魏主

無德，乃告其凶釁，將有革也。

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干寶《搜神記》曰：「魏惟五德之運，

以土承漢。」《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二五」。」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言禍有兆。獄

訟違魏，謳歌適晉。翰曰：言決獄定訟，謳歌道德，皆違去於魏，而之於晉也。適，之也。善曰：《孟子》：萬章曰：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二六」。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陳留歸藩，我皇登禪

去。濟曰：魏帝禪位於晉，封魏帝為陳留王，故云歸藩。善曰：《魏志》曰：「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

奉皇帝璽綬策，禪位於晉嗣王。」《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庸岷稽顙，三江改獻。其五銑曰：庸岷，蜀也。三

江，吳也。稽顙，改獻，謂歸晉德為臣。善曰：庸岷，蜀境也。庸，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

三江，吳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向曰：赫，隆，皆盛美貌。奄，大；宅，居也。率土，天

下也。善曰：《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宅殷土芒芒。」又曰：「率土之濱。」對揚天人，

有秩斯祜。向曰：言對答揚舉天人之事，有其次，於此福矣。秩，次；斯，此；祜，福也。善曰：對揚，已見上文「二七」。司

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際已交。」《毛詩》曰：「嗟嗟烈祖「二八」，有秩斯祜。」《爾雅》曰：「祜，福也。」惟公太

宰，光翼二祖。翰曰：太宰，賈充也，謚之父。太祖為大將軍，以充為右長史，及武帝即位，復為太宰，故云二祖。光翼，謂充

為輔弼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晉太祖為大將軍，以賈充為司馬右長史，及世祖受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

論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五君。」誕育洪胄，纂戎于魯。其六良曰：洪胄，謂長子，即謚也。纂，繼；戎，大也。武帝

封謚爲魯公，故云繼大於魯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謚父韓壽，河南尹。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死後

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黎明子」^{一九}，襲封。槐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謚爲魯公。」《毛詩》曰：「誕彌厥月。」毛萇

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毛詩》曰：「續戎祖考。」鄭玄曰：「戎，汝也。」

《毛詩》曰：「俾侯于魯。」東朝既建，淑問戕戕。良曰：太子既立，美問甚高也。東朝，太子也。建，立；淑，美；問，

聞也。戕戕，高貌。善曰：謂愍懷太子也。《毛詩》曰：「淑問如皋陶。」我求明德，濟同以和。向曰：我，謂太子

也。言太子求明德之人，以濟王事，同心而和穆也。善曰：我求懿德^{二〇}，已見上文。《左氏傳》：齊侯曰：「唯據與我和。」

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羹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溲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杜預曰：

「梁丘，據也。」魯公戾止，衣服委蛇^{平蛇徒何}。銑曰：言賈謚至止，衣冠委蛇。委蛇，美貌。戾，至也。衣服，謂衣冠也。

善曰：《毛詩》曰：「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

公，委蛇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其七翰曰：媚，愛也。言謚思愛太子，高步於承華門也。皇儲，太子也。善曰：

王隱《晉書》曰：「謚以賈后之妹子，數入宮與愍懷遊處」^{二一}。《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媚于天子。」《漢

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二二}。承華，已見上文^{二三}。昔我逮茲，時惟下僚。翰曰：逮，及也。機爲太子洗

馬，故云下僚。善曰：下僚，謂洗馬也。及子棲遲，同林異條。銑曰：棲遲，游息也。同林，謂同事太子。異條，謂謚

先貴也。善曰：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隔，故曰異條。《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年殊志比，服殊^{善本作舛字}

義稠^{直留}。濟曰：謚少機老，故曰年殊。相與爲友，故曰志比。爵秩各異，故曰服殊。志相善，故曰義稠。善曰：服，章服

也。尊卑殊制，故曰舛也。《說文》曰：「稠，多也。」游跨三春，情固二秋。其八良曰：跨，越也。言同游經越三春，情

之堅固，亦已二秋也。祇承皇命，出納無違。向曰：祇，敬也。善曰：《尚書》曰：「祇承于帝。」《論語》曰：

「樊遲問孝，子曰：『無違也。』」往踐藩朝，來步紫微。向曰：出爲吳王郎中令，故云往踐藩朝。入爲尚書郎^{二四}，故

云來步紫微。紫微，天子宮也。

善曰：藩朝，吳也。紫微，至尊所居。謂爲尚書郎。

升降祕閣，我服載暉。翰曰：秘

閣，尚書郎所司也。載，則也。暉，猶光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嬰^{二五}，爲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

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序》云：「人爲尚書郎，作此詩。」然祕閣，即尚書

省也。孰云匪懼？仰肅明威。其九良曰：誰云非懼者？仰敬天子之明威也。

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

天明威。」分索則易，攜手實難。銑曰：分別則易，集會則難。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念昔良

游，茲焉永歎。

平。向曰：此重述出郎中令，在吳時相思也。

善曰：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輝。」《毛

詩》曰：「茲之永歎。」公之云感，貽此音翰。

平。濟曰：魯公感此分別之事，遺我此詩。音翰，謂詩筆也。

善曰：應

劭《漢書注》曰：「云，有也。」韋昭曰：「翰，筆也。」蔚彼高藻，如玉如蘭。

善本作之蘭字^{二六}。其十翰曰：蔚，歎美也。

藻，文也。魯公高文如玉之美，如蘭之芳。

善曰：蔚，文貌。《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

王逸曰：言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闌，力旦切，協韻，力丹切^{二七}。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

金，萬邦作詠。

向曰：江漢有木，謂橘也。言度北則爲枳，故云不踰境。此言物之有變質，人之有變節也。金剛而堅，百鍊

不銷，故萬國作詠也。蓋自勗如金之堅剛，不可變易也。謚贈詩戒士衡無爲變志故也。故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也。」

故以金答也。

善曰：木，謂橙也。賈謚《贈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故答以此。言木度北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

金百鍊而不銷，故萬邦作詠。謚戒之以木^{二八}，而陸自勗以金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賂

南金。」民之胥好，狷狂。

善本作狂狷字

厲聖。銑曰：胥，相也。狷狂之心，厲以作聖。喻不善人也。言謚之相好，贈我以言

相戒，使我狷狂之心，厲以作聖，人之道也。

善曰：《爾雅》曰：「胥，相也。」謂相戒勗以所好尚也。《論語》：子曰：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說文》曰：

「厲，石也。」言人之自勗，若金之受厲。

儀形在昔，予聞子命。

其十一翰曰：儀形在昔，謂以古之道相戒。喻我聞子之命。

善曰：《毛詩》曰：「儀形文王，萬邦作孚。」《左氏傳》：里克曰「二九」：「臣聞命矣。」

校勘記

「一」「謚」 原此下無校語。贛州本及尤本作「長淵」二字。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謚」。陳本、正德本正作「謚」。今增此校語。唐《文館詞林》卷一五六亦題《答賈謚一首》。此善本或不避唐高祖諱，稱其字不用名，而五臣避之改用名耳。

「二」「賈謚」 尤本上有「魯公」二字。按，此當尤見序中「賈長淵」上原抄脫「魯公」二字，修補於此耳。

「三」「或作」 原無「或」字。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尤本補。《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師古注引此亦有「或」字。

「四」「詩曰」 按，依善注例，當作「毛詩曰」。各本善注皆脫「毛」字。

「五」「無」 原作「蕪」。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集注本亦作「無」字。

「六」「世」 集注本作「代」。按，善注文，例避唐諱，今各本作「世」，當後人回改也。下善注引《尚書》「下民其咨」，集注本作「下人」，同此。

「七」「韋昭」 原下有「曰」字。明州本、贛州本及胡刻本同。尤本挖去此字，是也。集注本正無之。今據刪。

「八」「皇綱以綱」 原無「皇綱」二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又「綱」原作「綱」。今從胡克家校改。各本皆誤。集注本無「皇綱」以下七字。

「九」「曜」 原此下有校語云：善本作「習」。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亦作「習」。按，當作「曜」。各本所見善本作「習」者，傳寫譌也。集注本正作「曜」。今刪原校語。

「一〇」「丁德禮妻寡婦賦」原無「妻」字。胡克家曰：「前潘安仁《寡婦賦》屢引丁儀妻《寡婦賦》，其『日杳杳而西匿』句注引此文。然則『禮』下脫『妻』字。各本皆脫。」按，集注本正有，字作「婦」，即妻也。今據本書《寡婦賦》注引補。又《藝文類聚》卷三十四引有丁虞妻《寡婦賦》，此善所引之文正在其中。《初學記》卷十四引有丁儀婦《賦》，其文亦見於《藝文類聚》所引，「賦」上當省去「寡婦」二字。然則，作此賦者，或云儀妻，或虞妻，唐人所見已有歧異。梁章鉅引姜氏皋曰：「儀字正禮，虞字敬禮，史有明文。而此作『德禮』，蓋難定何人矣。」

「一一」「綏」原作「雖」。陳本、正德本同。明州本、贛州本亦作「雖」。皆非。集注本作「綏」，是也。按，上篇《贈馮文罷遷斥丘令》「羣黎未綏」，向曰：「綏，安也。」此句良以「三哲開土宇，安患難」釋之，則五臣自作「綏」字。善注中未及此字，然「啓土綏難」與下句「改物承天」對舉成文，知善亦必作「綏」。作「雖」者，蓋「綏」之音譌。今據集注本改。《藝文類聚》卷三十一引、《文館詞林》並作「綏」。

「一二」「商」原無此字。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有，與集注本同。今據補。按，所引《尚書》文見《多士》。

「一三」「凱歌之樂」原「歌」與「樂」二字互易。今據集注本乙正。各本鈔注皆誤倒。

「一四」「玩與翫同」原上無「《說文》曰：翫，習厭也」七字。按，此七字不可省，不然「玩與翫同」七字無着落矣。今據集注本補。各本善注皆脫。又集注本引《說文》原脫「習」字，此據今《說文》校添。

「一五」「高」原改作「焉」。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高」，與集注本同。今據改回。按，高，謂當塗高也。《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云：「當塗高者，魏也。」天下歸高，即天下歸魏也。

「一六」「故」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舜」，集注本亦作「舜」。按，此本蓋據今《萬章上》改，是也。

「一七」「已見上文」集注本作「已見贈馮文罷遷斥丘令詩」。贛州本改已見為複出，非。

「一八」「嗟嗟」原作「嗟爾」。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作「嗟嗟」。今據改。集注本亦作「嗟嗟」。按，此為《商頌

·烈祖》文。

「一九」「黎明」 原作「賈氏」。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黎明」，與唐《晉書·賈充傳》文合。今據改。按，黎明，賈充子，早亡。又，集注本作「黎民」，疑唐人避太宗諱改「民」為「明」。

「二〇」「我」 原作「謂」字。尤本作「我」，與集注本同。今據改。又下「已見上文」，集注本作「已見贈馮文罷遷斥丘令詩」。贛州本改已見為複出，非。

「二一」「遊處」 原無「遊」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補。

「二二」「副君」 原作「嗣君」。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作「副君」，與《漢書·疏廣傳》文合。今據改。

「二三」「已見上文」 集注本作「已見贈馮文罷遷斥丘令詩」。按，凡云「已見上文」，而集注本皆出具篇名，蓋善早期注本如此也。下類此者不復具論。贛州本改已見為複出，非。

「二四」「尚書郎」 原無「郎」字。今據集注本補。各本向注皆脫。

「二五」「嬰」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同。胡紹煥《文選箋證》曰：「《困學紀聞》十三引此亦作『嬰』。閻若璩曰：『《三國志·吳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嬰，漢尚書郎、徐令，弟承字偉平，武陵太守。則『嬰』當作『嬰』。』按，今點校本《吳志》作「嬰」。又《北堂書鈔》卷六十引此亦作「嬰」，而集注本則作「嬰」。此究作何字，未限敢遽定，存疑可也。」

「二六」「如蘭」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之蘭」字。明州本、贛州本正文及校語同。尤本作「之蘭」，胡克家據善引王逸注及善音「力旦切」，謂「蘭」當作「爛」。按，集注本亦作「之蘭」。蘭與「蘭」、「爛」三字古通，可不必改。胡氏又謂「之爛」五臣誤改為「如蘭」。按，集注本引李善曰：「『之』或為『如』，『蘭』或為『蘭』。」又引《鈔》曰：「如蘭，言馨香也。」知前於五臣已有作「如蘭」者，非五臣所改明矣。

「二七」「力丹切」 集注本無此三字。

「二八」「謚」 贛州本及尤本作「賈」。明州本作「潘」，與集注本同。按，善注引賈謚《贈詩》二句，在本書潘安仁《為賈謚作贈陸機詩》中，知為潘代賈作，然上既云賈謚詩，則此亦當作「賈」，或作「謚」，不得云「潘」矣。

「二九」「里克」原作「晉克」。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作「里克」，與《左傳》僖公十年文合。今據改。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五言良曰：承明，亭名。機從吳入洛，與弟士龍別於長林亭，作詩與士龍，述相思之

意。善曰：《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濟曰：嬰，纏也。駕言，謂駕車馬出游也。徂，往；征，行也。善曰：鄒陽上書曰：「豈

拘於俗，牽於世。」曹子建《責躬詩》曰：「舉挂時網。」《毛詩》曰：「駕言徂東。」飲餞豈異族^{〔二〕}？親戚弟與

兄。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禰。」又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婉變^{力轉}居人思，紆鬱游子情。良曰：婉

變，深思貌。居人，謂士龍也。紆鬱，失志貌。善曰：《方言》曰：「惋，歡也。」惋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變，慕

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變董公，惟亮天工。」紆鬱，已見上文^{〔三〕}。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銑曰：

明發，初曉時也。言將行，遺忘其安寐，乃覺寤而起，淚下而交於纓也。纓，衣領也。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又

曰：「獨寐寤言。」《淮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涕流霑纓。」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翰曰：長林、萬

始，並亭名。佇眄要遐景^{〔四〕}，傾耳玩餘聲。良曰：佇，立；眄，看；遐，遠；景，影也。言揮袂與士龍爲別，猶立看其遠

影，玩想其餘語之聲。善曰：《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翫，貪也。」南

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銑曰：南歸，謂弟也。北邁，自屬也。憩，息；頓，止也。永安、承明，皆亭名。善曰：毛萇

《詩傳》曰：「憩，息也。」頓，止舍也。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與，協韻。翰曰：言永安亭有兄弟二人昨日之跡，至承明則士衡獨止，不見其弟，故云棄予也。軌，跡也。善曰：《毛詩》曰：「棄予如遺也。」俯仰悲林薄〔五〕，慷慨含辛楚。向曰：俯仰於林薄之間，但有悲悽慷慨爲歎，含蓄辛酸痛楚也。善曰：范曄《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竊爲辛楚，泣血漣如。」楚，猶痛也。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濟曰：言懷思往時之歡，絕其端也。哀來則憂心成其亂緒也。善曰：言和悅纔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便成緒。毛萇《詩傳》曰：「懷，和也。」《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銑曰：言我感別鄉邑，慘然不能進行，汝將還歸〔六〕，樂循其洲渚也。慘舒翮，謂如鳥分飛，慘然不進飛，亦如我不能進行。舒，進也〔七〕。善曰：舒翮，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酈炎詩曰：「舒吾凌霄羽。」《毛詩》曰：「鴻飛遵渚。」

校勘記

〔一〕〔作〕 集注本下有「詩」字。

〔二〕〔異〕 陳本作「他」，贛州本校語亦云：五臣作「他」字。按，五臣當作「異」，正德本正作「異」。集注本亦作「異」，無校語，則五臣與善原無不同。贛州本校語有誤，陳本蓋從之而改，非是。

〔三〕〔已見上文〕 集注本作「已見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

〔四〕〔眇〕 贛州本作「眇」。按，眇為正字，眇為俗體。陳本、正德本作「盼」，尤本作「盼」，皆誤。

〔五〕〔林〕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外」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按，尤本亦作「林」，與集注本同。「林薄」，即指上「分塗長林側」之「長林」也。作「外」者，蓋所見傳寫譌耳。今刪其校語。胡克家以為「林」當

作「外」，云：「薄，迫也。言悲自外而來迫也。」則依誤本強為之解矣。集注本陸善經注此曰：「悲林薄，都（觀）林薄而悲也。」與向注之意合，是也。

「六」「還歸」原無「還」字。今據集注本補。各本銑注皆脫。

「七」「舒進也」原無此三字。今據集注本補。各本銑注皆脫。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五言 翰曰：顧彥先同為尚書郎，遇雨不相見，故贈此詩。 善曰：王隱《晉書》

曰：「顧榮，字彥先，吳人也，為尚書郎。」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向曰：大火，南方星也。貞，正也。朱光，日也。此仲夏之月，積陽為日氣也。熙，熾也。自南者，則南方為夏。 善曰：《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熙，興也。」《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良曰：望舒，月御也。畢星，西方宿，故云金虎也。謂月著于畢，畢星好雨，故雨師吐重陰而為滯。離，著也。屏翳，雨師也。 善曰：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觿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昂，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畢、昂之屬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

「并號起雨」^二。」王逸曰：「并，并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潤萬物。」淒風迂時序，苦雨遂成霖。銑曰：淒，寒；迂，逆也。爲人所患苦，故云苦也。三日雨爲霖也。善曰：《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爲人所患苦也。」《小雅》曰：「迂，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朝游忘輕

羽，夕息憶重衾。濟曰：輕羽，毛扇也。衾，被也。言寒風逆時，人寒故也。善曰：輕羽，謂扇也。傅毅有《羽扇賦》。

衾，已見上文。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翰曰：感此風雨逆序，遂生百憂也。纏綿，思亂貌。善曰：百憂、纏綿，並已見上文^三。與子隔蕭牆，蕭牆阻且深。良曰：蕭牆，院落之牆。善曰：《論語》：子曰：「吾恐季孫之

憂，在蕭牆之內也。」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向曰：託，寄也。聲音，謂信令往來。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善曰：《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

朝游游曾

善本作層字

城，夕息旋直廬。

濟曰：曾，重也。直廬，直宿之廬。

善曰：張晏《漢書注》曰：「直宿曰廬

也。」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

翰曰：宵，夜；激，震也。電光夜中舒布於目前也^四。

善曰：《論語》曰：「迅

雷風烈，必變。」

《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兮。」

玄雲

徒可

朱閣，振風薄綺疏。

良曰：地，曳也。綺疏，窓也。

善曰：《說文》曰：「地，曳也^五。」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

「薄，迫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是謂東觀^六。」豐注溢脩雷，黃潦浸階除^七。

銑曰：豐，

多也。注，雨水也。脩，高也。黃潦，雨水流於地者。除，庭也。言雨水溢於高簷之雷，黃潦又浸於階庭。

善曰：王逸《楚辭

注》曰：「雷，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八。」又曰：「除，殿階也。」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爲渠。

向曰：結不解，言雲不開也。衢，道也。

沈

善本作沉字

稼湮梁穎，流民泝荆徐。

翰曰：稼，謂田苗也。湮，沒也。梁、穎，二

郡名。言此郡田稼沈沒，人之流散，泝水上於荆徐二州。善曰：《廣雅》曰：「湮，沒也。」梁、潁川，二郡名也。《九》。毛萇《詩傳》曰：「泝，向也。」荆、徐，二州名也。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濟曰：機本吳人，其鄉國多水，今此尚爲沈渠，則懼彼已爲湮沒矣，故懷桑梓之人化爲魚也。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校勘記

「一」「白虎」原「白」作「曰」。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集注本亦作「白」。

「二」「莽號」原作「屏翳」。尤本同。贛州本作「莽翳」。皆非。明州本作「莽號」，與集注本同。與《天問》文合。今據改。又下王逸注「莽莽翳」，原二「莽」字並作「屏」。明州本則「翳」作「韓」。今據集注本、贛州本及胡克家校改。尤本誤刪上「莽」字，下亦誤作「屏」，然則下注「雨師名也」下宜有「屏、莽音義同」之語。

「三」「百憂纏綿並已見上文」集注本作「百憂，已見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纏綿，已見《贈馮文麗遷斥丘令詩》」。

「四」「舒布」原無「舒」字。今據集注本補。各本翰注皆脫。

「五」「拖曳也」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拖」皆作「拖」。按，今《說文》作「扞」，俗作「拖」、「拖」。又此下尤本有善音「徒可切」三字。按，此因其與五臣音同而刪。

「六」「是謂東觀」尤本下有「書籍林淵」四字。集注本則止於「綺疏外陳」句，疑是。

「七」「黃」正德本作「潢」。明州本、贛州本同。注亦同。按，陳本作「黃」。按，集注本、尤本並作「黃」，則善作「黃」。陳本據以改之，以善亂五臣也。

「八」「說文曰潦雨水也」集注本善注無此七字，而在《鈔》中。按，今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皆有此七字，蓋北宋本原如此也。蚩北宋人猶見及集注本，而取《鈔》注文入於此者哉？

「九」「梁潁川二郡名」原無「川」字，「郡」作「地」。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善注補改。

贈顧交趾公真一首

五言 翰曰：《晉百官名》云：「顧祕，字公真，爲交州刺史。」士衡思之，故贈此詩。

善曰：《晉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真。」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向曰：肅，嚴；邁，遠也。善曰：《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玄曰：「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發跡翼藩后，改授撫南裔。銑曰：公真初爲吳王郎中令，故云翼藩后。南裔，即交趾也。善曰：藩后，吳王也。《顧氏譜》曰：「祕爲吳王郎中令。」南裔，謂交趾也。《解嘲》曰：「驃騎發跡於祁連。」蔡邕《陳球碑》曰：「遠鎮南裔，近撫侯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良曰：伐，擊也。五嶺外，交州也。旌，旗也。擊鼓揚旌，言彼蠻夷之地有軍矣。善曰：《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旌萬里之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濟曰：績，功也。言遠有功績，不辭小位，立德成理，亦不在大國，小亦可爲之。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焉。」又：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翰曰：交州去帝京雖有高山，安足凌於上？言雖險亦易越也。大海如繞

帶，亦言度不難也。善曰：《古辨異博遊》曰：「衆星累累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銑曰：言惆悵瞻公真之駕，引領望其歸旆，冀相見也。此士衡思之甚矣。旆，亦旌屬。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校勘記

「一」「一」「五嶺外交州」原作「五嶺交趾」。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集注本改補。

「二」「遠績功」尤本「遠」下有「禹」字。按，明州本、贛州本亦無，與集注本同。此蓋尤據《左傳》昭公六年文校補之。

贈從兄車騎一首

五言善曰：《集》云：「陸士光。」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
向曰：孤獸離鳥尚思故林藪，而況人乎？此士衡思歸之意。善曰：《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爲心？
銑曰：翩翩，旅遊之貌。善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髣髴谷水陽，婉孌岷山陰。
濟曰：髣髴，似見不明之貌。婉孌，好貌。谷水、岷山，

並吳地山水。思之髣髴若見其在於目前也。婉孌，存思貌。水北曰陽，山北曰陰。善曰：《楚辭》曰：「時髣髴以遙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谷東二十里有岷山，父祖葬焉。」《穀梁傳》曰：「水北曰陽。」婉孌，已見上文。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善本作沉字「二」。銑曰：營，心府間也。言心府魂魄懷於吳土，而精爽若飛若沈，不定也。善曰：《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爲營，形氣爲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良曰：無安豫之志。欽，敬也。所敬，謂兄也。善曰：《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念。」《毛詩》曰：「願言思子。」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翰曰：言感彼歸塗艱難，謂人事阻難不遂所心，使我怨深也。善曰：《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塗順」也。安得忘歸草三，言樹背與襟善本作衿。向曰：忘歸草，謂忘憂草。言以其名忘歸，欲樹於前後，以忘憂也。善曰：《韓詩》曰：「焉得諠草，言樹之背。然衿，猶前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翰曰：謂此言不虛也。思侶之鳥且有悲聲，況人豈無之也？」

校勘記

「一」「沈」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沉」字。尤本正作「沉」字。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沈」字。胡刻尤本亦作「沈」字，以五臣亂善也。沈與沉同。

「二」「爲」 明州本、尤本誤作「謂」。

「三」「忘歸」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集注本此篇已佚。許巽行《文選筆記》曰：「『忘歸草』當

作「忘憂草」。《毛傳》云「諼草，令人忘憂。」《匡謬正俗》引此詩作「忘憂」。許說是也。按，本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善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諼草，忘憂也。」諼與諼通。又嵇康《養生論》亦云：「合歡蠲忿，諼草忘憂。」機詩亦當作「忘憂」，作「忘歸」者，蓋《文選》誤耳。又下句「言樹背與襟」，顏師古《匡謬正俗》卷一曰：「《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傳》云：『背，北堂也。』謂於堂北種之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便謂身體前後種之。此亦誤也。」

答張士然一首

五言良曰：孫盛《晉陽秋》云：「張俊，字士然，少以文章與士衡友善。」機從駕出游，士然贈詩，故有此答。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俊，七全切。

陸士衡

絜身躋祕閣，祕閣峻且玄。向曰：躋，升；峻，高；玄，深也。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絜身修思。」《吊魏武》曰：「機出補著作，遊乎祕閣。」然祕書省亦為祕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祕閣之幽遠也。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善本作瞑字。銑曰：遑，暇也。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瞑，古眠字。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翰曰：此機從駕出巡祭祀，致敬鬼神，祈年豐也。善曰：駕言，已見上文。《毛詩》曰：「敬恭明祀。」《禮記》曰：「拜至所以致敬也。」《毛詩》曰：「祈年孔夙。」鄭玄曰：「我祈豐年甚早也。」逍遙春王園，躑躅千畝田。濟曰：時晉有春王園，天子游焉。逍遙，閑樂貌。躑躅，漸進行貌。時天子藉田，躬推千畝。善曰：《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春王園。」躑躅與躑躅同。《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畝。」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銑曰：迴渠，曲渠

也。東西為陌，南北為阡。扶者，言水在阡上，若從下扶持而上也。善曰：《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銑曰：垂穎，穀穗。顛，樹梢也。善曰：《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顛，末也。」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泉善本作淵。向曰：水鄉，吳地也。臨其清泉，意慕也。善曰：水鄉，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墊爲池。」《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良曰：戚戚，憂也。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

校勘記

「一」「敬恭明祀」原作「恭」「祭」。按，此《大雅·雲漢》文，今作「敬恭明神」。《釋文》云：「明神，本或作『明祀』。」本書江淹《雜擬·袁太尉詩》注引此亦作「敬恭明祀」，則善用古本以就正文也。胡克家引陳校云「祀」當作「神」，非。「祭」則當作「恭」，各本皆誤。今據改。

「二」「名」原作「銘」。今從胡克家校改。各本皆譌。又下「春王園」之下，疑當有脫文，如「《廣雅》曰：蹢躅，踣踣也」，不然下注「蹢躅與蹢躅」同六字無所依憑矣。今各本善注皆與此本同，集注本此篇又已亡佚，無從訂之。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善曰：

《集》云：

「爲令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答，

而俱云贈婦，又誤也「二」。

陸士衡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

翰曰：悠悠，遠貌。

善曰：

《鸚鵡賦》曰：

「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曰：「悠悠三千

里「二」，何時復來會？」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濟曰：緇，黑色。

言塵染衣黑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

「緇，黑色。」脩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

向曰：悼，傷也。同懷，謂同懷抱之子，即其婦也。善曰：《孟子》曰：

「古之人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隆思亂心曲，沉歡滯不起。

良曰：隆，繁也。心曲，謂

中心也。歡情沉滯而不起。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

「時風又且暴，使己思益隆。」《毛詩》曰：

「亂我心曲。」歡

沉難剋興，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游江汜。

「三」。

銑曰：剋，猶可也。興，起也。翰曰：假，借也。汜，水

名。言歡沉難起，心亂難理，故願借歸鴻之翼，共飛游江水之涯，以見所思也。

善曰：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

鸞，舉六翮而輕飛。」《毛詩》曰：「江有汜。」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闔。

向曰：此詩代答前詩也。東南，謂吳也。充，滿也。幽闔，深闔也。

善曰：曹子建《七哀

詩》曰：「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西京賦》曰：「重閨幽闔。」借問歎何爲？佳人眇天末。

翰曰：婦自借問

以發詩情。佳人，則彥先也。眇然極望，若在天之末畔。蓋思遠也。善曰：《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游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良曰：游宦子仕於中朝。脩，長也。善曰：遊宦，已見上文〔四〕。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銑曰：形影相隨之理，夫婦之義，今如參辰之相乖，音書消息曠絕〔五〕。參商二星常出沒不相見。商，則辰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六〕，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爲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離合非有常，譬彼絃善本作弦字與箏音括〔七〕。濟曰：人生離合不可常定〔八〕，如弓絃與箭，箏暫著絃，乃釋遠去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夫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合則復離。」劉熙《釋名》曰：「矢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翰曰：金石，謂堅固也。軀，身也。言相思如飢渴思飲食也。善曰：金石，已見上文〔九〕。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校勘記

「一」「善曰」云云 按，善所見機《集》有誤。「令彥先」，尤本「令」作「全」，皆非。按此二首具見《玉臺新詠》卷三，又見翻宋本《陸士衡文集》卷五，題並與《文選》同。又《晉書·顧榮傳》：榮字彥先，吳人。吳平，與陸機兄弟同人洛，歷尚書郎云。集注本陸士衡《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題下引《鈔》曰：「榮復是機姊夫。」是機分別代其姊夫及姊作此贈答二詩。然則，詩題自作「顧彥先」，而善謂當作「令（一作全）彥先」，大誤，所以致誤者，疑善所見《陸機集》，此二首在《贈尚書郎顧彥先詩》之後，故而題作「為前彥先作」，「前」音近而誤。

為「全」，經傳寫又譌作「令」耳。又按，《玉臺新詠》卷三載有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其一、三兩首顧贈婦，為往；其二、四兩首婦答，為返。機此二首適與之相應，蓋與兄弟一時之作也。据此，知此題「贈婦」下當脫「往返」二字。善又知其有誤，而未審其所以誤也。

「二」「三千里」 原「三」作「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三」，與《後漢書·列女·蔡琰傳》文合。今據改。

「三」「游」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浙」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浙」。胡克家曰：「詳善但引『江有汜』為注而不注浙江，是江汜連文，非浙江連文，蓋亦作『游』，與五臣無異，傳寫誤也。」按，集注本正作「游」，校語云：「《鈔》、《音決》、陸善經本『游』為『浙』。」是善作「游」，與五臣同，胡氏所說是。作「浙」者，蓋各所見依別本改之，今刪原校語。

「四」「已見上文」 集注本作「已見《贈從兄車騎詩》」。

「五」「曠絕」 集注本作「曠然不達」四字。疑是。

「六」「二子」 原無「二」字。尤本有，與集注本同。今據補。

「七」「筭」 尤本作「括」。字同。集注本作「括」，即「括」之別體。

「八」「常定」 原無「定」字。今據集注本補。

「九」「已見上文」 集注本作「已見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

贈馮文罷一首

五言 翰曰：文罷爲斥丘令，前已贈詩，今此重贈也。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良曰：承華，太子所居門「二」。士衡與文罷同爲洗馬。善曰：二三子及承華，已見上文「二」。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銑曰：如鳥拊翼，同栖於枝條也。善曰：班固《漢書述》曰「三」：「撫翼俱起。」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四」。向曰：故林，太子官。言尚爲洗馬。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巔，巢折凌風而起。」慷慨誰爲感？願言懷所欽。濟曰：慷慨，歎也。欽，敬也。懷所欽，謂思文罷。善曰：所欽，已見上文「五」。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六」。翰曰：軫，車也。言發車洛陽也。水南曰汭。驅馬於黃河之南也。大河，黃河也。陰，謂河南。斥丘所在也。善曰：《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穀梁傳》曰：「水南曰陰。」佇立望朔塗，悠悠迥且深。向曰：朔，北也。悠悠，遠貌。迥，闊也。善曰：馮在斥丘，故云朔塗。《毛詩》曰：「佇立以泣。」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雖則固城，邈其迥深。」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七」。善曰：《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良曰：臨川結，謂水聲相感，志節之士多勤苦之言，隨風則增氣。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銑曰：雜佩，寶重之物。詩人所以贈行也。今愧無此物，而以善戒之，以代兼金。兼金，好金也。訊，猶戒也。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好金，其價兼倍於常者也「八」。」夫子茂遠猷，欵誠寄惠

音。翰曰：夫子，謂文麗也。茂，美；猷，德也。言夫子有美遠之德，款誠之志，寄惠我音信也。善曰：《尚書》曰：「遠爾猷。」秦嘉《贈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好色賦》曰：「絜齋俟兮惠音聲。」

校勘記

「一」「所居門」 原無「門」字。今據集注本補。

「二」「二三子及承華，已見上文」 集注本作「二三子，子見曹子建《贈丁翼詩》。承華，見《贈馮文麗斥丘令詩》」。

「三」「漢書述」 原無「述」字。今據集注本補。按，此所引見《漢書敘》，非《漢書》本文。

「四」「苟無凌風翻，徘徊守故林」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無此二句。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按，尤本有此二句，並有善注「《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巔，巢折凌風而起」十六字，與集注本全同。蓋各所見本此二句連善注並脫傳寫誤之。今刪原校語，並補善注。」

「五」「已見上文」 集注本作「已見《贈從兄車騎詩》」。

「六」「大」 原作「太」。今據陳本、正德本、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集注本亦作「大」。翰注同。

「七」「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 集注本校語云：「五家本無此二句。按，今陳本、正德本有此二句，明州本、贛州本亦有，蓋集注本所見傳寫脫。」

「八」「兼金」 原下無「好金」二字，又下「常者」，原作「惡金」。今據集注本及《孟子·公孫丑下》趙岐注補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脫誤。

贈弟士龍一首_{五言〔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怒**_溺焉傷別促。向曰：怒，憂心也。善曰：《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

詩》曰：「怨彼東路長。」《毛詩》曰〔二〕：「我心憂傷，**怒**焉如擣。」《方言》曰：「憫，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怒。」

並奴的切。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峙_{善本}

_{作峙字}岳。翰曰：言西入京〔三〕，如西流水，行不止；弟在家不游，如東止之山岳也。峙，止也。善曰：言已逝如西流之不息，

雲止類東岳之不移也。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_{〔四〕}。濟曰：慷慨，歎息往者之言多感，衡自謂也。徘徊，懷戀居人之

志情生，謂陸士龍。育，生也。善曰：逝，機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興戀，居者之志彌生。安

得携手俱，契闊成駢_非服。翰曰：俱，同也。駢服之馬常相隨也。願與兄弟雖契闊常同之也〔五〕。善曰：《毛詩》

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携手同行。」毛萇曰：「契闊，懃苦也。」《說文》曰：「駢，驂傍馬也。」鄭玄《毛詩

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

校勘記

「一」 「贈弟士龍一首」 按，集注本《鈔》曰：「初吳破入洛，士龍在家，將與之別，贈。至承明，又作（一）首前詩，此篇當合居前也。」謂按寫作時間，此詩當列於本卷《於承明作與士龍詩》前，今在其後，誤也。

「二」 「毛詩」 原無「毛」字。按，善引《詩》，或曰「毛詩」，或曰「韓詩」，未有單稱「詩」者。集注本正作「毛詩」。今據補。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脫。此《毛詩·小雅·小弁》文。

「三」 「京」 集注本作「帝京」二字。

「四」 「育」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徐復《文選雜志》曰：「疑『育』為『飲』字之通假。《廣韻·入聲一屋》：『飲，驚辭。余六切。』此句意謂居者之情，因徘徊興戀而中心驚懼，與上句言多感，文正相承。盧湛《答魏子悌詩》：『乖離令我感，悲歡使情惕。』惕謂驚惕，亦以『感』、『惕』二字對文矣。」按，依徐說，濟、善兩家訓育為生，皆未為確詁也。

「五」 「同之」 原無「之」字。今據集注本補。

爲賈謐作贈陸機詩一首

四言

潘安仁向曰：大意述晉平吳得陸生，與之同官，兼言離別勸戒之事「」。

肇自初創，二儀煙燭於云。銑曰：肇，始也。初創，猶草創也。二儀，天地也。煙燭，元氣也。善曰：《周易》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周易》曰：「二：『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粵有生民，伏羲始君。

結繩闡化，八象成文。翰曰：粵，於也。伏羲，古帝王也。八象，八卦也。言伏羲始為君，結繩闡化，後畫八卦，以成文

字。善曰：《劇秦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

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即伏羲也。^三《聲類》曰：「闡，大開也。」茫茫善本作芒芒九

有^四，區域以分。^其濟曰：茫茫，寬廣貌。九有，九州也。區域，猶都邑也。言都邑自此分也。善曰：《左氏傳》：魏

絳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杜預云：「芒芒，遠貌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

「九有，九州也。」神農更王，軒轅承紀。良曰：神農沒，而黃帝承其統紀。善曰：《史記》曰：「軒轅為天子，代神

農氏，是為黃帝，順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也。」畫野離疆，

爰封衆子。向曰：言分別州土疆界，以封衆子也。衆子，謂黃帝有九子，各封一國。善曰：《漢書》曰：「昔在黃帝，畫

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史記》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也。」夏殷既襲，宗周繼祀。銑曰^五：

襲，因也。言殷因於夏，而周繼之商，曰祀也。善曰：《楚辭》曰：「思堯舜兮襲與。」《毛詩》曰：「赫赫宗周。」綿綿

瓜瓞徒結，六國互峙。^其二翰曰：綿綿，不絕貌。瓜瓞，瓜蔓也。言六國如瓜蔓之引，交互而立也。善曰：《毛詩》曰：

「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六國，謂韓、燕、趙、魏、齊、楚也。彊善本作強字秦兼并，吞滅四隅。濟曰：彊，暴也。

秦兼六國四方也。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班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海隅。」《淮南子》

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曰：「隅，猶方也。」子嬰面覲，漢祖應符^六。良曰：子嬰，秦王也。面縛與覲，降

漢祖，乃應符運也。櫬，棺也。降者輿而自隨，以明必死也。善曰：子嬰、漢祖，並已見上文^七。《左氏傳》曰：「楚子圍

許，許儋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東京賦》曰：「高祖膺錄受圖。」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八〕。」靈獻微弱，在涅則渝。向曰：靈帝、獻帝也。言二帝微弱也。獻帝遭董卓遷之西京，天下亂也。善曰：范

曄《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桓帝崩，無子，即皇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

即皇帝位。」《曾子》曰：「白沙在泥〔九〕，」與之皆黑。趙岐《孟子章指》曰〔一〇〕：「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

「渝，變也。」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其三銑曰：三雄，魏曹操，蜀劉備，吳孫權。啓，開也。善曰：三雄〔一二〕，即三國之

主。班固《漢書述》曰：「三雄是敗。」《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南吳伊何？僭號

稱王。翰曰：孫權僭稱帝號。善曰：《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曆序》曰：「吳楚駒勝，僭號稱

王。」駒，景駒也。勝，陳勝也。《字書》曰：「僭，假也。」大晉統天，仁風遐揚。濟曰：大晉理天下，仁惠之風遠揚

也。善曰：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僞孫銜璧，奉

土歸疆。良曰：僞孫，謂皓。銜璧而降，奉國土歸我晉之封疆也。璧者，國寶，降者親奉於君。面縛，無手以執，故用口銜

也。善曰：僞孫，謂皓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立。晉命王濬伐皓，皓降於濬，濬受皓之降。」

銜璧，已見上句。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向曰：長離，鳳也。以喻君子。婉婉，美貌。陸機自凌江而來，亦猶鳳翔

也。善曰：長離，喻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麗前挾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

離，與麗古字通也。長離云誰？咨爾陸生。善曰：《毛詩》曰：「云誰之思。」又曰：「咨爾殷商。」鶴鳴九臯，

猶載厥聲。銑曰：鶴鳴九臯之上，其聲聞天，詩人猶記之。載，猶記也。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

又曰：「厥聲載路。」況迺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宰庭。其五翰曰：海隅，吳也。播，布；旌，招賢之

飾；撫，奮也。宰庭，天子之庭也。善曰：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范曄《後漢書》：沮授謂袁紹曰：

「將軍播名海內〔一二〕。」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孟子》

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三〕}。撫翼，已見上文。宰，謂駿也。宰，或爲紫^{〔四〕}，非也。儲皇之選，實簡惟良。濟曰：儲皇，副主也。言擇任賢良，以爲左右。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爾雅》曰：「簡，擇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臣用，則君顯明於世。」英英朱鸞，來自南岡。良曰：英英，鮮明貌。朱鸞，瑞鳥也。亦喻君子。岡，山也。南岡，謂機自南來也。善曰：鸞，亦喻機也。毛萇《詩傳》曰：「英，鮮明也。」王逸《楚辭序》曰：「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毛詩》曰：「我來自東。」曜藻崇正，玄冕丹裳。向曰：曜藻，文華也。崇正，殿名。太子講藝之所。機時爲太子洗馬，故曜文章於此殿。玄冕丹裳，大夫之儀服。善曰：謂爲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崇正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鞞。《環濟要略》曰：鞞以象裳色。如彼蘭蕙，載采其芳。其六翰曰：載，則；采，取也。言陸機如蘭蕙，太子則取其道德之芳也。藩岳作鎮，輔我京室。濟曰：藩岳，謂諸侯也。謂惠帝弟吳王晏，出爲大將軍以鎮吳，機爲郎中令，故云輔我京室也。善曰：謂吳王也。班固《盧縮述》曰：縮自同閭，鎮我北壘。《毛詩》曰：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旋反桑梓，帝弟作弼。良曰：機吳人，今與吳王同鎮吳，故云旋反桑梓，爲帝弟之輔弼也。善曰：桑梓，已見上文。作弼，謂爲吳王郎中令也。或云國官^{〔五〕}，清塗攸失。向曰：或有人云，自太子洗馬出爲郎中令，是失其清官之塗。善曰：《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六〕}。」吾子洗然^{〔七〕}，恬淡自逸。其七。銑曰：吾子，謂機也。洗然，肅敬之貌。言雖失清官之塗，而逾肅敬，自安逸也。善曰：《莊子》曰：「庚桑子之始來也，吾洒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淡，安也。」徒敢切。《毛詩》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陳太丘碑》曰：「澹然自逸。」廊廟惟清，俊乂是延。向曰：乂，理；延，進也。廊廟之官，惟擇其清俊能理之材，是進用也。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

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榱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然廊廟，君之居，臣朝覲之所，故曰俊又是延也。《尚書》曰：「俊又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擢應嘉舉，自國而遷。濟曰：機從吳王郎中令徵人為尚書郎。擢，拔也。國，吳國也。言拔應此舉，從吳國遷為此官。善曰：《方言》曰：「擢，拔也。」齊轡羣龍，光讚納言。良曰：羣龍，喻羣賢也。讚，明也。謂尚書郎與羣賢齊轡，以明出納天子之言也。善曰：謂為尚書郎也。楊雄《河東賦》曰：「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韋昭曰：「比羣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陸為郎「一八」，故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贊，佐也。」優游省闈，珥筆華軒。其八向曰：闈，門也。華軒，殿上曲欄也。珥，執也。言閑豫於省闈，執筆殿上，以待天子也。善曰：《毛詩》曰：「優游爾休矣。」崔駰奏記：寶憲曰：「珥筆持牘，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注》曰：「檻，殿上欄，軒上板。」昔余與子，繾綣東朝。濟曰：謚昔為散騎常侍侍東宮，機亦為太子洗馬。繾綣，不離散貌。善曰：《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也。」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舞《韶》。良曰：賓，敬也。雖以禮相敬，於情不殊友僚，常以絲竹鼓樂，以自嬉娛也。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曰：「鞞，小鼓也。」《尚書》曰：「《簫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舜樂名。」脩日朗月，携手逍遙。其九向曰：脩，長；朗，明也。逍遙，游往也。自我離羣「一九」，二周于今。銑曰：謚與機別經二年也。于今，贈詩時也。善曰：《禮記》曰：「子夏曰：『吾離羣索居。』」《毛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雖簡其面，分著情深。翰曰：簡，別；著，明也。言雖面別，分義之理明于深情。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袁紹《與公孫瓚書》曰：「分著丹青。」子其超矣，實慰我心。濟曰：超，謂為尚書郎。言子超升，實歡慰我心。善曰：《毛詩》曰：「實獲我心。」發言為詩，俟望好音。其十良曰：發言舒志為詩也。俟，待也。言待好音者，謂望機答此詩也。善曰：《毛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欲崇其高，必重其層。向曰：將崇高大之德，必須重其增益之事。言此以誠機也。善曰：郭

璞《山海經注》曰「二〇」：「層，重也。」慈登切。立德之柄，莫匪安善本作宣字恒「二一」。銑曰：言立德權柄，當安守其恒常也。善曰：《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恒，德之固也。」在南稱甘，度北則橙音澄，協韻。翰曰：甘，果木名。生之於江南則芳香，種於北地則為橙枳。言木以移而變，恐人亦同是而易節，故引為戒。善曰：言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居而變節，故謚引以誡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柚類甚多，甘、橙、枳皆是。」崇子鋒穎，不頽不崩。其十二「三」濟曰：崇爾道德鋒穎，勿使崩頽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摯伯陵《答司馬遷書》曰：「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校勘記

「一」「勸戒」原「勸」作「歡」。贛州本同。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改。集注本亦作「勸」。

「二」「周易」原無「周」字。今據集注本補。各本皆脫。

「三」「伏羲」原「義」作「犧」。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依正文此當作「義」，集注本正作「義」。今據改。

「四」「茫茫」此下原無校語。明州本同。按，五臣作「茫茫」，濟注可證。善本則作「芒芒」，善注可證。贛州本校語正云：「善本作「芒芒」。尤本正作「芒芒」，與集注本同。今據以增此校語。」

「五」「銑曰」原作「向曰」。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按，集注本作「張銑曰」，當是。今據以改為「銑曰」。

「六」「應符」原此下有校語云：「善本作「膺圖」。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膺圖」。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應符」。按，集注本亦作「應符」，同五臣。則各所見善本「膺圖」為後人，蓋即北宋本所誤改也。其不知善注引

《東京賦》「高祖膺錄受圖」，乃釋此句之事，又注引曹植《大魏篇》文則證「應符」二字之所本也。《藝文類聚》卷三十一引作「應符」。今刪此校語。

「七」「子嬰漢祖並已見上文」 集注本作「子嬰，已見《東京賦》。漢祖，已見《雨都賦序》」。

「八」「應靈符」 原「應」作「膺」，無「靈」字。各本善注同。按，本書孫子荊《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此作「應靈符」，與《曹植集·大魏篇》合。今據補正。集注本亦誤「膺」，而有「靈」字。

「九」「白沙」 原無「白」字。今據集注本補。各本皆脫。

「一〇」「章指」 原作「章句」。各本同。按，此所引為《孟子·滕文公下》趙岐《章指》文，不得云「章句」。今據改。集注本亦誤。

「一一」「三雄」 原無「三」字。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尤本及集注本補。

「一二」「將軍」 尤本下有「弱冠登朝」四字。按，此蓋尤所添，其修補之跡甚顯。集注本亦無此四字。

「一三」「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 原此九字作「招大夫以旌」五字。明州本、贛州本作「夫招士以旌」。皆非。今據尤本及集注本改補。按，此見《萬章下》，今本惟無前「夫」字。

「一四」「宰或為紫」 按，集注本《鈔》注云：「紫庭，天子庭。」則其所見本正文自作「紫」。《藝文類聚》卷三十一引亦作「紫」。善所言者，此也。

「一五」「官」 原此下有校語「善本作宦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文正作「宦」。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官」。按，集注本作「官」，則善亦當作「官」，與五臣同。此蓋各所見傳寫譌也。今刪此校語。」

「一六」「漢書曰」云云 原二「左官」並作「左宦」，又「尚右」作「尚左」。今據明州本、集注本及《諸侯表》改。

「一七」「洗」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胡克家據善注中二「洒」謂善當作「洒」。按，集注本亦作「洗」。《玉篇·水部》：「洒，今為洗。」則作「洗」未誤，惟善注引《禮記》注末宜添「洗與洒同」四字耳。

「一八」「陸」 尤本作「機」。集注本無此字。

「一九」「我」 原此下有校語云：善本作「成」。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作「成」，校語云：五臣作「我」。按，善引《毛詩》曰「自我不見」以證，則善自當作「我」。尤本正文正作「我」，與五臣同。《藝文類聚》卷三十一引亦作「我」。作「成」者，各所見傳寫誤耳。今刪原校語。

「二〇」「郭璞」 原下有「曰」字。明州本同。尤本初衍，後挖去。今據贛州本刪。

「二一」「安」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宣」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作「安」。胡克家曰：「作『宣』不可通，當是傳寫誤也。」集注本自「脩日朗月」二句以下悉已亡佚，無由訂之。

「一二」「其十一」 原無此三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一首

四言

潘正叔良曰：《文章志》云：「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及父

終，出仕，位至太常卿。」善曰：《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

以父老，歸供養，父終，乃出仕，位終太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濟曰：延州，謂延陵季子也。曩，昔也。延陵為東南昔時之美也。善曰：《爾雅》曰：「東南

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

曰：「延州來，季札邑也。」顯允陸生，於今鮮善本作勳儔「二」。銑曰：鮮，少；儔，匹也。言機有明信之德，於今少匹

也。善曰：《毛詩》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振鱗南海，濯翼清流。翰曰：南海，謂吳也。清流，謂晉也。凡言

鱗翼者，皆龍鳳也。君子比之，故作者單以鱗翼隨事宜以用之也。善曰：《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應德璉《建章臺集

詩》曰：「濯翼陵高梯。」**婆娑翰林，容與墳丘。**其一濟曰：翰，筆也。林，謂儒林也。墳，三墳；丘，九丘。皆古書也。

婆娑、容與，皆游放之貌^{〔二〕}。

善曰：《答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長楊賦》曰：「借翰林以為主人。」《左氏

傳》：楚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三〕}，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玉以瑜潤，隨以光融。良曰：瑜，玉之美

者。隨，隨侯珠也。玉以瑜而溫潤，珠以光色而明朗。言人加學亦如之也。善曰：《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

溫潤而澤，仁也；瑜不揜瑕，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間美者。」隨，隨珠，已見上文^{〔四〕}。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

也。」乃漸上京，羽

善本作乃字

儀儲宮。

玩爾清藻，味爾芳風。向曰：漸，進也。羽儀儲宮，謂機為東宮洗馬，為太

子羽儀也。玩，習；味，美也。清藻芳風，言機之文章也。善曰：《周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以為儀，吉。」玩，猶愛

也。彌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沖。其二銑曰：泳，游；廣，遠；挹，酌；沖，深也。言

游酌道德之源，彌覺深遠。

善曰：《毛詩》曰：「漢之廣矣。」「泳之游之^{〔五〕}。」毛萇曰：「潛行為泳。」又曰：「挹，斟

也。」《老子》曰：「大滿若沖。」《字書》曰：「沖，猶虛也。」**崑山何有？有瑤有珉。**翰曰：崑山，喻省閣也。瑤

珉，喻君子也。言省閣之內所有者，皆君子也。善曰：《新序》：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船人固

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之美者。」

又曰：「珉，石之美者。」**及爾同僚，具惟近臣。**濟曰：僚，官也。正叔嘗為太子舍人。言與機同官，俱為近臣。善

曰：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機侍東宮，已見上文^{〔六〕}。《毛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東京

賦》曰：「具惟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予涉素秋，子登青春。**良曰：素秋，喻老也。青春，喻少年也。

善曰：素秋，喻老；青春，喻少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辭》曰：「青春受謝^{〔七〕}。」愧無老

成，廁彼日新。^{其三。}向曰：正叔自云，愧無老成之風，而廁列日新之德。日新者，謂機也。善曰：《毛詩》曰：「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祁祁大邦，惟桑惟梓。**良曰：祁祁，衆多貌。大

邦，猶大國也。惟桑惟梓，喻衆多也。善曰：《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祁祁大邦，惟桑惟梓。良曰：祁祁，衆多貌。大

邦，則吳矣。謂是機之桑梓。機出為吳王郎中令，故云爾。善曰：《毛詩》曰：「采繁祁祁。」毛萇曰：「祁祁，衆多也。」穆穆伊人，南國之紀。銑曰：穆穆，美也。伊，是也。謂美是人，為吳綱紀也。善曰：《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所謂伊人。」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帝曰爾諧，惟王卿士。銑曰：諧，和也。惟王，謂帝弟吳王也。卿士，即機也。善曰：《尚書》：「帝曰爾諧。」俯俸從命，奚恤奚喜。其四翰曰：俯俸，屈身也。言屈身從於王命，無憂喜於懷也。善曰：《左氏傳》：孟僖子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授厲公^八，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其鼎銘曰：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莫余敢侮。」我車既巾，我馬既秣。濟曰：巾，車衣也。秣，飼也。言將飼車馬而行也。善曰：《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鄭玄曰：「巾，猶衣也。」秣馬，已見上文^九。星陳夙駕，載脂載轄。良曰：星陳夙駕，言早發也。脂，膏也，以滑車也。轄，車鍵也。善曰：《尚書大傳》：八伯歌曰：「爛然星陳。」《毛詩》曰：「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又曰：「載脂載轄，還車言邁。」婉孌二宮，徘徊殿闥。醪澄莫饗，孰慰饑渴。其五向曰：婉孌、徘徊，皆顧慕貌。二宮，謂帝及太子宫也。機經任之，故正叔眷慕二宮之內。醪酒之澄，無人饗宴慰我飢渴之情也。善曰：《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也。」昔子忝私^{一〇}，貽我蕙蘭。銑曰：陸先贈潘詩，故云忝私情於我，而遺我蕙蘭也。蕙蘭，香草，以喻文章之美。善曰：陸《集》有《贈正叔詩》。今子徂東，何以贈旃？翰曰：徂，往；旃，之也。善曰：徂東，謂適吳也。《毛詩》曰：「駕言徂東。」又曰：「何以贈之。」寸晷惟寶，豈無璵璠？濟曰：璵璠，寶玉也。言豈無寶玉，不足貴，以寸陰可為寶也^{一一}。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一二}。」《說文》曰：「晷，景也。」璵璠，美玉也^{一三}。彼美陸生，可與晤言。良曰：言陸機之美，可與申明晤之言。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猶對也。」

校勘記

「一」「鮮」 原此下無校語。贛州本作「𡵓」，校語云：「五臣作「鮮」。是善本作「𡵓」，尤本正作「𡵓」。今據以增此校語。𡵓，鮮俗字。集注本自首句至「濯翼清流」句已亡佚。

「二」「之貌」 集注本下有「言遊放於此也」六字。

「三」「良史」 原無「良」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胡克家引何、陳二氏校及集注本補。

「四」「已見上文」 集注本作「已見《西都賓》」。

「五」「泳之游之」 按，上引《毛詩》句見《周南·漢廣》，此句見《邶風·谷風》，是「泳之游之」上宜添「又曰」二字。各本皆脫。

「六」「已見上文」 集注本作「已見陸士衡《答賈長淵詩》」。

「七」「受」 原作「爰」。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尤本及集注本改。按，此《大招》文。

「八」「而」 尤本上有「其祖弗父何始有國」八字。按，集注本亦無此八字，據《左傳》昭公九年文。

「九」「已見上文」 集注本作「已見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

「一〇」「予」 原語作「子」。今據各本改正，集注本亦作「予」。

「一一」「不足貴以寸陰可為寶也」 集注本作「不足以為寶，寸陰可寶也」。

「一二」「時難得」 原無「時」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有，與《原道訓》文合。今據補。

「一三」「美玉也」 集注本下有「見曹子建贈徐幹詩」八字。

贈河陽一首

五言向曰：潘岳為河陽令，是尼從父，故不言名。

潘正叔

慮善本作密生化單父^{〔二〕}，子奇泣東阿。銑曰：慮子賤、子奇，並古良宰也。單父、東阿，二邑名。二君以風化臨之，其邑

稱理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密子賤治亶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亶父治^{〔三〕}。巫馬期以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

親之，而亶父亦治。巫馬期以問其故於密子^{〔三〕}，密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

「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

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

歌。翰曰：桐鄉，朱仲卿為桐鄉嗇夫，主稼穡之邑。武城，子游所理邑。或以遺愛為業，或以絃歌見美。以岳喻此四賢。善

曰：《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

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為邑^{〔四〕}，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

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逸

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濟曰：驥，良馬也。夷，平也。縱良馬於平路，躍潛龍於大波。喻得塗也。善曰：驥、龍，喻

岳也。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三河^{〔五〕}。良曰：年二十曰弱冠也。鼎，三公象也。鉉，鼎耳環也。岳二十為賈充府掾，故

云步鼎鉉也。年三十曰立。三河，河東、河內、河陽也。宰，理也。善曰：岳早辟賈充府，出為河陽令。《禮記》曰：「人生

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六〕}。」《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

《論語》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曰：「漢去三河之地，止霸澹以西。」流聲馥秋蘭，摘藻豔春華。向曰：馥，香；摘，發也。流其芳聲，香逾秋蘭，發其文藻，美於春華也。善曰：《家語》：孔子曰：「流聲後裔，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辭》曰：「秋蘭兮青青。」《說文》曰：「摘，舒也。」摘藻、春華，已見上文^七。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銑曰：仁義忠信曰天爵，公卿大夫曰人爵。所美者聰敏仁義，天姿之茂，豈言此人爵之多也^八？善曰：《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聰叡。」《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終亦必亡矣。」

校勘記

「一」「慮」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密」。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密」。按，今五臣正德本作「慮」，注同；陳本則作「密」，注亦同。又集注本作「密」，無校語，其銑注亦作「密」，則五臣原作「密」，與善本同。《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孔子弟子慮子賤為單父宰，即慮義之後，俗字亦為宓，或復加山」。據顏說，正字為「慮」，俗作「宓」、「密」。今校改，或其所見如此也。又此本校語中「密」及善注引《呂氏春秋》三「密」字，原皆作「宓」，今改回，以存善本之舊。

「二」「而竄父」原無「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補。又，竄與單同，今《呂氏春秋察賢篇》作「單父」。

「三」「其故」 尤本無此二字。集注本有。

「四」「共」 原下有「立」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引陳云「立」字衍。集注本正無「立」字。今據刪。今《漢書·循吏傳》亦無「立」字。

「五」「宰」原作「寄」。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此本原有校語云：「善本作「宰」字。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寄」。按，良注曰：「宰，理也。」則五臣文亦當作「宰」，與《藝文類聚》引及集注本、尤本同。作「寄」當傳寫之譌。今改正文作「宰」，並刪其原校語。

「六」「君」原作「居」。明州本及尤本同。今據贛州本及胡克家校改。集注本善本無「鄭玄曰」以下十五字，又無此注首「岳早」以下十一字。

「七」「已見上文」集注本作「已見張茂《答何劭詩》」。

「八」「多也」集注本「多」下有「而已」二字。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五言向曰：《周禮·大宗伯》：御史，掌書之官。至秦以為理獄之官。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厦構衆材。濟曰：廣，大；構，合也。崑山、大厦，以喻國也。瓊玉、衆材，以喻羣賢合成於國也。善

曰：崑山出玉，已見上文「二」。《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良曰：萃，聚；

希，望也。靈沼、天階，喻左右省閣也。鱗、翼，謂龍鳳，況君子也。言君子皆撫仁義之道，聚望天子之左右。善曰：遊鱗，龍

也。毛萇《詩傳》曰：萃，集也「二」。《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攀天階而下視。」膏蘭孰為銷？濟治

由賢能。奴來切。向曰：膏蘭為物，以明燭暗，以香變臭，自致銷爍，不辭其勞，賢能濟理，亦猶是也。孰，誰也。善曰：《漢

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來吊，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王侯厭崇禮，迴跡清憲臺「三」。銑曰：王侯，謂

貺也。崇禮，門名。王前為尚書郎，朝奏皆在此門。言今厭之，迴跡清肅憲臺。憲臺，即御史署。善曰：《漢書》：上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張孟陽《魏都賦注》曰：「聽政殿左崇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也。」蠖鳥縛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翰曰：蠖屈，喻聖人潛隱也。龍翔，聖人即位也。言蠖屈之時，喻賢人在外，故云小往。龍翔之時，喻君子入用，故云大來。善曰：《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往大來，吉。」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於縛切。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濟曰：協，合；毗，輔；畢，盡；讚，佐也。合心輔於聖代，盡力以佐康哉之風。善曰：《尚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尚書》：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校勘記

- 「一」「已見上文」 集注本作「已見《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詩》」。
- 「二」「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集注本善注無此八字。
- 「三」「迴」 集注本作「迴」，銑注同。按，疑是「迴」之形譌。

文選卷第二十四

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並李善注

贈答三

傅長虞 贈何劭王濟詩一首 并序

郭泰機 答傅咸詩一首

陸士龍 為顧彥先贈婦詩二首

答兄機詩一首

答張士然詩一首

劉越石 答盧湛詩一首 并序

重贈盧湛詩一首

盧子諒 贈劉琨詩一首 并序

贈崔溫詩一首

答魏子悌詩一首

謝宣遠 答靈運詩一首

於安城答靈運詩一首

謝惠連 西陵遇風獻康樂詩一首

謝靈運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詩一首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詩一首

酬五臣本從言從弟惠連一首

贈何劭王濟一首

五言，并序

傅長虞良曰：王隱《晉書》云：「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

司隸校尉。」善本注同「二」。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向曰：劭襲封朗陵郡公。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郡公。」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善曰：王隱《晉書》曰：「王濟為國子祭酒。」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善曰：《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善曰：《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銑曰：俄，頃也。有頃，武子亦遷侍中。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傅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人為侍中。」二賢相得甚歡，咸亦

慶之。然自恨閭劣，雖願其繾綣^二，而從之未由。翰曰：「二賢，謂何劭、王濟也。慶，善也。繾綣，猶親密也。」

咸自言恨閭劣，願與親密，而官爵去遠，從之未由，禮隔也。善曰：《漢書》曰：「灌夫、竇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左

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毛詩》曰^三：「邇洵從之。」歷試無效，且有家艱，濟曰：「歷試，謂

歷職。言無功效也。家艱，謂父母憂也。善曰：《尚書序》曰^四：「歷試諸難。」《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

于蓼。」心存目替^{善本無此一句五}，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良曰：替，廢也。心常在於何王，而目不相見，故申懷

以贈二君。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詩章句》曰：「云，辭也。」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向曰：太清，天也。列宿，二十八宿也。紫微，天帝宮也。謂列宿曜也。善曰：《鶡冠

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赫赫大晉朝，明明闕皇闈。

銑曰：赫赫，盛貌。謂晉朝之盛。闕，開；闈，門也。謂開門以待賓也。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是國，而君臨

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陳公誄》曰：「穆穆皇闈，公寔省之。」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

飛。翰曰：吾兄，謂劭也。王子，王濟也。鳳翔、龍飛，喻君子得用。善曰：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六，加以

公室枝庶，骨肉舊恩，其龍飛鳳翔，實其分也。」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濟曰：離之精為鸞鳳，喻君子也。蘭渚，比

中書省。揚，謂揚舉清風，以生光暉也。善曰：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楚辭序》曰：「虬龍鸞鳳，以託

君子。」《漢書》曰：「長麗前挾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也。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良

曰：玉階、丹帷，皆天子之殿庭。善曰：《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賓》曰：「玉階彤庭。」《毛詩》曰：「既見君

子，並坐鼓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曄以四張。」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向曰：璫，耳珠也。惠文，冠名。

煌煌，光也。言冠文彩增發於令善之姿容也。善曰：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漢書》

曰：「昌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瑱〔七〕。」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銑曰：此榮非庶幾所能及，但親密之情是所希望，豈不慕高軌？但蹤跡邈遠，難可追攀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庶，冀也。」《廣雅》曰：「希，庶也。」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邕《袁陽碑》曰：「邈矣高蹤，孰能剋茲？」《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臨川靡芳餌，何為守空善本作空守。抵？翰曰：餌，釣肉也。抵，河岸也。言釣者無餌，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己也。善曰：芳餌，以喻令德也。《歸田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任公為大鉤，犗牛以為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漁者不爭抵。」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濟曰：咸時出為冀州刺史，將發，如枯槁之葉待風之飄也。逝，往；違，離也。善曰：槁葉，自喻也。《毛詩》曰：「稇兮稇兮，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將去汝。」毛萇《詩傳》曰：「違，離也。」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良曰：離君豈能無眷戀，但自恨尸祿素餐，當歸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八〕：「何謂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飢。向曰：蓬蓽廬，草菴也。言歸此以樂先王之道，將忘其飢也。善曰：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蓽門圭竇。《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萇曰：言可以樂道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濟曰：云補，謂以言補闕。恤私，謂憂其家私。善曰：《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廣雅》曰：云，有也。《論語》曰：退而省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良曰：但願二子盛大美之道，為王之法度，日益清平。夷，平也。善曰：《東觀漢記》：陳元上疏曰：扶瑕擿釁，掩其弘美。《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校勘記

「一」「善本注同」 明州本同。尤本善注「晉書云」作「晉書曰」，注末有一「薨」字。贛州本併五臣入善注，云「五臣注同」，而其文則仍用良注，故注末缺一「薨」字。

「二」「其」 孫志祖《文選考異》引潘校改「共」。

「三」「毛詩」 原下有「傳」字。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刪。按，此所引《毛詩》為《秦風·蒹葭》文。各本皆衍。

「四」「尚書序」 原無「序」字。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無「尚」、「序」二字。按，此下所引為《尚書·舜典序》文。今據補「序」字。又按，善注引《尚書》「歷試諸難」，又引《毛詩》「未堪家多難」，而今正文作「艱」，《初學記》卷十二引亦作「艱」。五臣濟注曰：「家艱，謂父母憂也。」然則，此善注引書與正文失照矣。

「五」「心存目替」 此下校語云：「善本無此一句。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無此句。按，《初學記》卷十二引有此句，惟「目」作「日」。則咸詩原有此句，善所見本誤脫耳。」

「六」「曹烈」 原作「曹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按，曹休字文烈，曹真字子丹，此省稱曹烈、曹丹也。

「七」「耳珠」 原「耳」作「日」。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八」「薛君韓詩章句」 原作「韓詩」二字。按，當作「薛君韓詩章句」。本書《關中詩》、《七啓》引此正作「薛君韓詩章句」。今據補。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脫誤。

答傅咸一首

五言

郭泰機向曰：《傅咸集序》云：「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數作詩與咸，咸報詩恒激切戲之。」後因咸贈詩，故作此答之。善曰：《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為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沉沉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答其詩云。」

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銑曰：皎皎，潔白也。素絲，喻才也。寒女衣者，謂已賤而負美才。善曰：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傅咸《贈詩》曰「一」：「素絲豈不潔？寒女難為容。」崔駰《七言》曰：「皦皦練絲退濁汗。」曹植《閑居賦》曰：「願同衾於寒女。」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向曰：秉，執也。言雖巧，不得機杼執之，猶有才而不見用也。善曰：言不見用也。傅咸《贈詩》曰：「貧寒猶手拙，操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濟曰：言天寒日月速，而鴈南飛逐暖，所以多感也。善曰：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辭》曰：「鴈噦噦而南遊。」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良曰：衣工，謂傅咸也。刀尺，謂執政事也。執其刀尺，棄人之寒如遺者也。善曰：衣工，喻傅咸也。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毛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人不取諸身，世事善本作士字焉所希三？向曰：言人不能及身自求，當代之事焉所希冀也。善曰：言凡人皆不能恕己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安可冀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況

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銑曰：朝餐，謂咸先食祿也。曷，何也。何由知我飢者，刺咸不恕己及人也。善曰：言已朝餐，而忘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

校勘記

「一」「傳咸贈詩」 梁章鉅曰：「按，此『贈』字當作『答』。題注引《傳咸集》云云，當是郭先投傳，傳戲答郭，而郭重報此詩也。」按，「寒女」二句下善注引傳咸《贈詩》亦當與此同。

「二」「嚙嚙」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雍雍」。按，此所引《楚辭》見《九辨》，今作「靡靡」。舊校云：一本作「嚙嚙」。此蓋李氏家傳本避邕諱，而改為「雍」。此本則據一本改回耳。本書下魏文帝《燕歌行》、《雜詩》其一善注引與此同。

「三」「事」 原下無此校語。明州本、贛州本同。按，尤本作「士」，陳本、正德本作「事」，則善「士」五臣「事」，各所注亦可證。各合併兩家者皆失著校語。今增此校語。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二」善曰：《集》亦云為顧彥先。然此二篇並是婦答，而云「贈婦」，誤也。

陸士龍向曰：《集》云：「《為顧彥先贈婦二首》，為婦答亦二首。此是婦答，而云「贈婦」，集者誤也。」

悠悠君行邁，瑩瑩妾獨止。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又曰：「獨行瑩瑩。」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濟曰：瑩瑩，孤也。妖冶，美貌。粲粲，衣服鮮明貌。都，亦美也。人子，士女也。善曰：《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也。」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良曰：京室纖麗，良可美也。衰賤何足紀錄，妻自謂也。善曰：雅，閑雅。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婷。」《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也。麗，美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翰曰：遠蒙眷顧言，謂夫先寄詩也。銜恩，謂銜此恩德。不敢冀望如此者也。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己賦》曰：「蒙君子之博愛，垂過望之渥恩。」

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觀。銑曰：言夫在京，所見既廣，難為容態也。善曰：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為容色也。《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向曰：忌，畏；晏，晚也。言容色貴及其時。朝華，木槿也。木槿花暮落，故云畏日晚也。皎皎，明淨貌。彼姝，謂彼都美人也。灼灼，盛貌。懷春，如春華之美。善曰：《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三為粲。」賈逵曰：「粲，亦美貌。」西城善雅舞，摠章饒清彈。濟曰：西城、摠章，皆出伎樂。善曰：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孫盛《晉陽秋》：傅隆議曰：「其摠章技，即古之女樂。」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良曰：簧，笙也。朱絃，謂箏琴也。素

腕在上彈，故云繞也。善曰：《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皓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音善本作響字入雲漢。向曰：輕裾雙袂，運轉微速，猶電霧也。藻幄，謂飾之以文也。入雲漢，言哀響之遠也。善曰：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徘徊相侔，瞥若電滅。」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二人，秦國之善歌者。」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銑曰：希，少；讚，美也。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希，與稀通。《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也。」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向曰：北辰星不移動，喻己也。玄龍，喻美色。言棄不移之心，而問美豔之色。善曰：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棄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譏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彥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衆姬，即指西城、摠章宮人，不論於后也。龍色多玄，故取以喻。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濟曰：時暮，謂老也。復何言，自歎也。言容華衰落，於理當見賤也。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校勘記

「一」按 此題《玉臺新詠》卷三作《為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其一、三兩首為顧贈婦，其二、四兩首為婦答。《文選》只取其二、四兩首，故五臣與善並云「此是婦答，而云贈婦，誤也。」

「二」「滅」原作「伐」。胡克家引陳云當改「滅」，是也。《太平御覽》卷三八一引此正作「滅」。今據改。各本皆

誤。陳氏又云上句「相伴」之「伴」當作「佯」，按，相伴，謂舞妓相比而舞，未必誤也。若作「相伴」，則與「徘徊」義複矣。

「三」「秦國」原作「薛秦」二字。今據《列子·湯問》張湛注改。各本皆誤。

答兄機一首

五言二向曰：機自吳王郎中寄詩與雲，故有此答。

陸士龍

善曰：士衡前為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答之。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良曰：悠，行；極，至也。言行遠塗路可至，別則在近，所會之時則長也。善曰：機《贈

詩》曰：「行矣怨路長，慙焉傷別促。」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銜

思戀行邁三，興言在臨觴。翰曰：邁，行也。興此思戀之言在臨觴也。善曰：機詩曰：「指塗悲有餘，臨觴歡不

足。」《毛詩》曰：「念彼恭人，興言出宿。」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銑曰：南津、北渚，謂當時送別處。絕濟、無

梁，皆無橋也。善曰：言己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注》曰：「直渡為絕。」《爾雅》曰：

「濟，渡也。」機詩曰：「我若西流水，子為東跼岳。」故云南北，以報之。《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神往同逝感，

形留悲參商。向曰：魂神隨兄往而形留此，如參辰之不相見也。商，辰星也。善曰：言己形雖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

逝言之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不相能三，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

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四，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覩

參商之相比也五。」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濟曰：衡，輓也。軌，車後木也。牽牛，星也。箱，亦車也。兄弟相依

當如衡軌，而今殊迹。牽牛有名，不堪服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善曰：機詩曰：安得同攜手？契闊成駢服。故答云，衡軌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也。《毛詩》曰：「睨彼牽牛，不以服箱。」

校勘記

「一」「答兄機」各本同。按，此題恐有誤。《初學記》卷十七引題作「答見士衡」，是也。古人稱其兄自當用字，不用名。此用其名者，蓋摸集《文選》者之誤。又《藝文類聚》卷二十九引題作陸雲「贈兄詩」，首引「行矣怨踣常」至「契闊成駢服」，實為本書上陸士衡《贈弟士龍詩》，其下緊引「悠遠塗可極」云云，則是此詩。其題與詩皆為歐陽詢按《類聚》時傳寫之誤。

「二」「思」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恩」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恩」。按，善當無五臣同作「思」，本書陸士衡《赴洛道中作》「朝徂銜思往」亦可證。《類聚》、《初學記》引並作「思」。作「恩」者，蓋各所見北宋本傳寫語耳。今刪此校語。

「三」「不相能」尤本上有「居于曠林」四字，又下有「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九字。

「四」「是因」尤本下有「以服事夏商」五字。

「五」「覩」原作「見」。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改。按，今《法言》卷一亦作「覩」。

答張士然一首

五言良曰：張士然，平吳後入洛，有贈雲，雲故答之。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翰曰：激，急也。枉渚，曲渚也。丘，墓；榛，棘也。

善曰：《新序》：子張曰「一」：「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亟出行》曰「二」：「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記注》曰：

「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

「叢木曰榛。」脩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銑曰：脩，長；窮，極；循，順也。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

為邑。」《廣雅》曰：「循，從也。」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向曰：百城，郡也。千室，謂千室之邑。言風俗各異，

無親善之隣。謂吳、漢之異。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百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

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願有良鄰，則見君子也。」歡舊難假合，

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三，髣髴眼中人。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可假合虛親也。感此憶桑梓，而思見

親識也。眼中人，謂親識也。善曰：《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髣髴以遙見。」魏文帝詩

曰：「迴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良曰：靡靡，行貌。眷眷，顧之將深也。善曰：《毛

詩》曰：「行邁靡靡。」毛萼曰：「靡靡，行貌也。」《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輶軻長苦辛^四。」

校勘記

「一」「子張」原上有「孔」字。今據《新序·雜事五》刪。各本皆衍。

「二」「亟出行」原無「亟」字。胡克家曰：「『出』上當有『亟』字。各本皆脫。後《八公山詩》注引可證。」今從補。

「三」「域」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城」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城」。胡克家曰：「各本所見皆非，『城』但傳寫誤，善亦作『域』，非與五臣有異。」今從刪原校語。

「四」「苦辛」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倒作「辛苦」。按，袁本作「苦辛」，是也。此所引之句見本書《古詩十九首》其四「今日良辰會」，正作「苦辛」。

答盧諶

善本有詩字

一首

四言，并序，善本作并書

劉越石良曰：《晉書》云：「劉琨，字越石，漢中山靖王之後。初為博士，永嘉中為并州刺

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諶，琨先辟之，後中郎。段匹磾領幽州牧，諶求為匹磾別駕。諶有賡及詩與琨，故有此答。琨竟為匹磾所害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靖王之後也。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尋為博士，未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諶，琨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磾領幽州，求為別駕。諶賡詩與琨。」後琨為段匹磾所害也。」

琨頓首頓首

善本無頓首二字

損書及詩^{〔二〕}，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

然以悲^{〔三〕}，歡然以喜^{〔四〕}。

向曰：思事則悲，閱文則喜。

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對

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玩，猶愛弄也。昔在少壯，未嘗檢括，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喜

善本作嘉字

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

樂所由而至。銑曰：老子、莊周之書，以大小是非為一貫。阮生，阮籍也，執性不以法俗自拘。言少小縱誕，慕此齊物放

曠之事，以為厚薄哀樂不關於心。

善曰：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

《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

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

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

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之謂也。」自頃轉知由張，困於

逆亂，善曰：轉，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

轉，與侏古字通。家國破亡

善本作

國破家亡，

親友彫殘。

善曰：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

「遣子粲攻長安，陷之。」家亡，見下文。

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

此二句善本置在「負杖行吟」二句下；

負杖行吟，則百

憂俱至。

濟曰：塊然，獨居貌。哀，謂哀其國家殘喪。憤，謂憤其賊臣寇亂也。

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

然獨處。」《禮記》曰：「公叔禺人遇負杖者。」

《楚辭》曰：「屈原行吟澤畔。」《毛詩》曰：「逢此百憂。」時復相

與，舉觴對膝^{〔六〕}，破涕為笑。

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

可得乎？良曰：排，推；慘，憂也。刻，謂刻之數也。一日一夜一百刻。數刻，謂少時也。銷，除也。言舉酒破悲涕以為

笑，推一世之憂，求少時之樂，亦猶以一丸之藥而欲銷彌年之疾，豈可得也？善曰：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善曰：蘇武《答李陵書》曰：「每

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良曰：郢，楚也。隨，隨侯也。和璧明珠，雖出隨楚，其實玩亦不專在於隨、楚。此喻湛不得獨留於琨處也。

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

《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

善本作耳字。

然後知聃周之為虛

誕，嗣宗之為妄作也。^{〔七〕}銑曰：聃，老子名。周，莊子名也。我慕齊物縱誕之事，遭此逆亂，至於分析，始知彼為虛妄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昔騶驥倚輅於吳阪，鳴於良樂^{〔八〕}，知與不知也。翰曰：

騶驥，古之良馬也。輅，輅也。良樂，孫陽也。昔有人以驥馬駕鹽車，馬倚輅而不肯行，遇孫陽，以己馬易得，竟為天下駿。此喻琨不能知湛，而匹磾知之也。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騶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輅而不能進，遭伯

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輅而徘徊。」鄭玄《考工

記注》曰：「輅，輅也。」《古今地名》曰：「賓零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王良無遇驥之事^{〔九〕}，因伯樂

而連言之。孔融《薦禰衡表》曰：「飛兔騶裏，良樂之所急也。」百里奚非

善本無非字

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

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濟曰：百里奚仕虞，虞公不用其計而亡，後仕秦為大夫，而秦國霸，豈在虞時則愚，於秦

則智？用與不用也。今君遇之，謂湛見用於匹磾也。勗，勉也。戒令勉力無二心也。善曰：《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

「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漢書》曰：「楊雄以為遇不遇^{〔一〇〕}，

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勗，勉也。」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良曰：次，次序也。

琨自言文章久廢，無次序也。

善曰：鄭玄《儀禮注》曰：「屬，綴也。」想必欲其一反，故稱赤證指送一篇，適

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向曰：「諶寄詩於琨，故亦思琨一反報。指，意也。琨故稱諶意，報此一篇。言已詩鹵拙，但足益明來詩之美。」善曰：「稱旨，稱其意旨也。」毛萇《詩傳》曰：「祇〔二〕，適也。」久罹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言也。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銑曰：「遘，遇也。在六，謂乾卦第六畫。是爻之上九也，辭云：『亢龍有悔。』」喻天子運極，而有窮厄之災。善曰：「言晉之遇災也。」毛萇《詩傳》曰：「構〔一〕，成也。」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乾象棟傾，坤儀舟覆。翰曰：「棟，屋也。天覆如屋，地載如舟。天地傾覆，喻晉之崩亂。」善曰：「乾坤，謂天地。《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橫厲糾紛，羣妖競逐。濟曰：「厲，危也。羣妖，謂劉聰等為亂也。」善曰：「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糾紛，亂貌也。」《楚辭》曰：「擢舟航以橫厲。」范曄《後漢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濟曰：「神州、華域，皆帝鄉也。洪流，大水也。喻羣賊橫亂，競相奔逐，如大水燎火之漂焚，而為患於中國也。」善曰：「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天下。」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心目。善本作痛心在目。其一良曰：「離離，長大貌。育育，生長貌。皇，大也。哀我大晉，宗廟皆生黍稷，故痛心在於目前也。」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左氏傳》：「是用痛心疾首也。」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向曰：「塗，道；淫，過也。天地萬物同歸一道，為禍過者亦無驗，為福善者亦無徵。歎今盜賊為禍受福，而晉室為善受殃也。」善曰：「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同塗，謂皆為芻狗也。」已見下句。《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蘂夏落，毒卉冬敷。銑曰：「為逆者全其邑境，為義者亡其都郭。英

蘂，喻賢良也。毒卉，喻亂賊也。夏落，謂賢者失位「一五」。冬敷，謂寇賊橫盛。善曰：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蘂，以喻晉

朝。毒卉，以比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一六」，惡禽醜物以比讒佞也。」如彼龜玉，韞櫝毀

諸。銑曰：龜玉，謂國寶也。韞，藏；櫝，匱也。國寶在於天子，以賢爲匱匣，而今毀之者，輔佐之過也。善曰：《論語》：

孔子曰：「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之。」馬融曰：「韞，藏也。」芻狗

之談，其最得乎？其二翰曰：芻狗，草狗也。解者列於地，以祈福。其始也，被文繡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首，樵者

取爨。亦猶晉盛，人所貴，及衰，人所棄，故云此談最得其理。善曰：《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

以百姓爲芻狗。」結芻爲狗也。言天地不愛萬物，類祭祀之棄芻狗也。然此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咨余軟弱，

弗克負荷。濟曰：咨，嗟也。自歎軟弱，不能負荷家國之事，使存興也。善曰：《漢書》曰：「王尊之子伯」「一七」，爲京兆

尹，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

建，禍延凶播音波，協韻。良曰：愆，過；釁，瑕；仍，重；彰，明也。謂忠不能存國，孝不能存家，是瑕過重明也。榮寵數加，

謂爲太尉、并州刺史也。威之不立，謂被劉聰所敗，遭凶禍而遷播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魯，過也。」杜預《左

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威之不建，謂爲聰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琨自謂也。言遭凶禍而遷播「一八」。《聲類》曰：

「播，散也。」忠隕于國，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向曰：言喪國亡家之罪，其積如山河之高深也。善

曰：范曄《後漢書》：世祖誡馮勤曰「一九」：「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注》

曰「二〇」：「愆，失也。」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山如河。」斯釁善本作釁字之深，終莫能磨。其三銑曰：此瑕

至深，不可能磨滅也。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郁穆舊姻，嬖伊典婉新婚。濟曰：郁穆、嬖婉，和

美貌。姻，親也。舊姻，謂與婁父舊相親也。新婚，與婁如兄弟也。《詩》云：「嬖婉新婚，如兄如弟也。」善曰：臧榮緒

《晉書》曰：「琨妻，即婁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舊姻。」又曰：「嬖婉之求。」又曰：「覲爾新婚。」

不慮其敗，唯義是敦。

善本無此二句「二」。

裹糧攜弱，匍匐星奔。

良曰：慮，憂；敦，勉也。謂謀苟不憂敗亂，勉力於

義，提攜父母投於琨。星奔、匍匐，言困而急也。

善曰：《左氏傳》：晉趙穿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毛詩》曰：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

未輟爾駕，已墮

善本作墮字

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向曰：輟，止；

墮，壞也。爾之來駕，未止亂賊，已壞我家也。二族，謂琨、謀兩家俱被滅亡也。三孽，謂劉聰、劉曜、劉粲等作亂，同是一宗，故云

並根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琨求救猗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嶠反，應聰，逐

琨。琨父母年老，不堪鞍馬，步擔不免，為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謀父母。」三孽，謂琨之兄子也。張晏

《漢書注》曰「三」：「孺子為孽。」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

「孽，木斬而復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孽，猶樹之孽生者也。」長慙舊孤，永負冤魂。

其四銑曰：舊，久也。長恥久老為孤，未能復父之讎也，是負冤魂。善曰：結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冤魂，謂二族也。王

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領兗州，石勒圍演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廩丘，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為所虜也。」亭

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脩罕。翰曰：亭亭，孤直貌。以喻謀。幹，謂桐竹也。綠葉、柔條，言才能茂盛

也。善曰：孤幹，孤生之竹，以喻謀。宋玉《笛賦》曰：「奇篠異幹。」王逸《楚辭注》曰：「伴，侶也。」《說文》

曰：「繁縟，采飾也。」宋玉《笛賦》曰：「罕節簡枝。」朝採爾實，夕捋

零括

爾竿

協韻，公旦切。竿翠豐尋，逸珠盈

椀。濟曰：採、捋，皆取也。豐，多；尋，長；逸，置也。珠，桐、竹實也。言謀道德之多，採取盈椀。椀，小器。琨自喻也。善

曰：《字林》曰：「竿，木挺也。」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

尋。」珠，即以喻德也。逸，謂過於衆類。盈椀，言多也。寔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矣

善本作乎字

庭虛憤

滿。「二五」其五良曰：言我急憂，是用爾道消之令緩往，將去我矣，使憤怨之情滿於虛庭也。善曰：去，謂之匹磾之所也。逝

將，已見上文。《白虎通》曰：「哀痛憤滿。」

虛滿伊何，蘭桂移植

善本無此二句「二六」。

茂彼春林，瘁此秋棘。向

曰：蘭桂，喻君子也。春林，喻段匹磾也。秋棘，自喻也。言謀為匹磾左右，是茂。棄琨而去，是病也。善曰：春林，以喻匹磾。秋棘，琨自喻也。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銑曰：有鳥，喻謀也。言昔不暇休息於此。桐、竹，喻賢明之君也。棲、食，喻食祿也。善曰：鳥，謂鳳。以喻謀也。《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鳳皇食竹實。」永戢東羽，翰撫西翼。翰曰：戢，斂也。東，謂幽州也。翰，高飛也。撫，舉也。言高舉去并州也。善曰：戢，斂也。翰，高飛也。我之敬之，廢歡輟職。其六濟曰：輟，止也。廢歡止職，思之深也。善曰：《毛詩》曰：「我之懷矣。」又曰：「敬之敬之。」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良曰：暢，達；臻，至也。音聲為賞識者所奏，滋味以殊異而珍重，文章之作以明其言，其言之作以達於神。之子，謂謀。四美，音、味、文、言也。自謀之往，無相知，不復至此四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說者，情之導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隣。其七 光光段生，出幽遷喬。善本脫此二句「三七」。資忠履信，武烈文昭。向曰：醪，酒也。生塵，不執玩也。啓，開也。幄，帷帳也。談賓，辯論之賓。自謀之去，更不為酒樂書談之事，是孤闕我隣近之德也。銑曰：段生，段匹磾也。出幽，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也。言能資履忠信，明盛文武之道也。烈，盛也。昭，明也。善曰：澄醪、絲竹，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談賓，謂文言也。臧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寵以蕃傳。」《閑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故朱崖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旌善本作旌字 弓駢駢，輿馬翹翹。翰曰：旌，旗也。駢駢，調弓貌。輿，車也。

翹翹，遠貌也。善曰：《孟子》曰：「夫招大夫以旌^{二八}。」《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毛詩》曰：「駢駢角弓。」毛萇曰：「駢駢，調利也。」乃奮長縻，是轡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其八濟曰：奮，振也。長縻，喻厚祿也。以厚祿縻謚，使控鑣轡而往也。贈子，謂贈謚言也。竭，盡也。令盡心公朝也。叙懷，叙己懷也。引領，謂延頸望謚，而長歌也。善曰：《廣雅》曰：「縻，索也。」《說文》曰：「鑣，馬勒傍鐵也。」《毛詩》曰：「何以贈之。」《鸛鳴賦》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也。」《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校勘記

「一」「謚賤詩與琨」 贛州本下有「故有此答」四字。按，此四字為良注所有，當併五臣入善，其文仍用良注而誤。尤本自「段匹磾領幽州」至「後琨為段匹磾所害」全同良注文，蓋依贛州本照錄，亦非。明州本則併此一節入良注，但云「善與五臣同」。此本同袁本，最得善注之真。

「二」「損」 原作「捐」。今從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改。

「三」「悲」 原作「喜」，又下有校語云：「善本作『悲』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悲』。贛州本亦作『悲』，校語云：『五臣作『喜』。陳本、正德本正作『喜』。按，五臣亦當作『悲』，向注『思事則悲』可證。今刪此校語。詳見下。」

「四」「歡然以喜」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無此一句」。明州本校語云「善本有此一句」。贛州本校語云「五臣無此一句」。陳本、正德本正無此句。皆有誤。按，向注曰：「思事則悲，閱文則喜。」分釋「慨然」、「歡然」二句之義，則五臣原必有「歡然以喜」一句。蓋上句與此句，經傳寫脫去，或後人誤刪「悲歡然以」四字，遂使此句之

「喜」連接上句「慨然以」後，而成「慨然以喜」一句耳。尤本有此一句，則善與五臣原無異。今刪其校語。

「五」「寇」 原作「冠」。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又下句「古字通」下，尤本有善音「張由切」三字。此因五臣已有音注而刪。

「六」「膝」 原作「膝」。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改正。

「七」「妄」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忘」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按，各所見皆非。胡克家曰：「做『忘』不可通，必傳寫誤。」是也。尤本作「妄」，與五臣無有異。今刪此校語。

「八」「鳴」 尤本作「長鳴」二字。按，陳本、正德本作一「鳴」字，是五臣原如此也。明州本、贛州本同五臣，無校語，則所見善本亦無「長」字。疑尤見上句「倚轉於吳阪」，為與其對，於此添一「長」字；或各本所見之北宋本傳寫脫「長」字亦未可知。《藝文類》卷二十六引此書節去此二句，無從訂云。

「九」「事」 原作「車」。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

「一〇」「遇不遇」 原無「不遇」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有，與《漢書·揚雄傳》合。今據補。

「一一」「意旨也」 尤本下有善音「稱，赤證切」四字。此因其與五臣音注同而刪。

「一二」「祇」 原上有「適」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小雅·我行其野》傳文刪。各本皆衍。

「一三」「構」 明州本同。贛州本無「毛萇」至「成也」八字，蓋以「構」字與正文「遘」失照，故而刪之也。尤本則作「遘」。按，此所引乃《小雅·四月》《毛傳》文，尤則改字以就正文，非。胡克家亦以為作「構」是，然又據以謂此正文善亦當作「構」，但無版本可據。未敢遽從其說。胡紹煥《文選箋證》曰：「本書王仲宣《七哀詩》『豺虎方遘患』，注：『遘與構古字通。』此正文亦作『遘』，注當有『遘與構古字通』六字。今脫去。」其說近是。

「一四」「中國」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上有「其」字。

「一五」「失位」 原作「夭札」。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作「夭枉」。今從陳本改。

「一六」「鳥」 原作「馬」。今從胡克家引何校及今《離騷序》改。各本皆誤。

「一七」「子」 原作「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又注末「負荷」下，尤本有善音「軟，奴亂切」四字。此因其與五臣音注同而刪。

「一八」「遷播」 原無「播」字。尤本作「遷播。協韻，補何切」七字。今據補「播」字。按，明州本、贛州本亦無此字，蓋各本所見五臣已有此音及「協韻」二字，故刪省之，連累而及，又誤刪「播」字耳。

「一九」「馮勤」 原作「馮勒」。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按，所引見《馮勤傳》。

「二〇」「左氏傳注」 原無「注」字。今從胡克家校補。各本皆脫。

「二一」「不慮其敗，唯義是敦」 此下校語云：「善本無此二句。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無此二句。按，此詩每章皆十二句，無者當傳寫脫耳。又此二句下宜有善注，亦連同脫去。」

「二二」「漢書注」 原無「注」字。今從胡克家引何校補。各本皆脫。按，此張晏注亦見《史記·韓信盧縮列傳》裴駰《集解》引。

「二三」「奇」 原作「倚」。今從胡克家引何校改。各本皆譌。本書《洞簫賦》注引此亦作「奇」。

「二四」「木挺也」 尤本下有善音「協韻，公旦切」五字。此因其與五臣音注同而刪。

「二五」「憤」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情」字。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作「情」，校語云：「五臣作「憤」。按，善注引《白虎通》「哀痛憤滿」，則善本正文當作「憤」，與五臣同。作「情」者，各本所見傳寫譌耳。今刪原校語。」

「二六」「虛滿伊何，蘭桂移植」 此下校語云：「善本無此二句。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按，此二句當有，說已見上。無者，蓋各本所見傳寫脫耳。尤本有此二句，疑後來據五臣本補，句下不見有善注者，此也。」

「二七」「光光段生，出幽遷喬」 此下校語云：「善本脫此二句。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亦有此二句。按，此二句下各本皆有善注，則善本原當有，與五臣無有異，此各所見善本傳寫脫耳，故校語云「善本脫此二句」。

「二八」「旌」 明州本、贛州本作「旂」。尤本作「旌」，與所引《萬章》文合。旌與旂同。胡克家引陳云，此句上

「夫」字衍。按，本書潘安仁《為賈謐作贈陸機詩》各本注引《孟子》此文亦有「夫」字，或善所見與今《孟子》不同耳。

重贈盧諶一首

五言「二」良曰：前詩未盡，復有此贈，勸諶欲共輔晉室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

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二」，以常詞酬琨。」

劉越石

握中有玄璧

善本作懸璧

，本自荆山璆。

向曰：玄璧，瑞玉也。荆山，出玉之山。璆，美玉也，以喻諶也。

善曰：懸璧，懸

黎以為璧，以喻諶也。

《琴操》：卞和歌曰：

「攸攸沂水，經荆山兮。穴山采玉，玉難為功兮。」孔安國《尚書傳》曰：「璆，

玉也。」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

平，協韻。

向曰「三」：望，太公名也。叟，老也。太公隱釣於渭水之濱。濱，水際也。

善曰：

《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四」，田于

渭之陽，將大得，非龍非鼉，非熊非羆，兆得公侯「五」，天遣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答賓戲》

曰：「周望兆動於渭濱。」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銑曰：鄧生，鄧禹也。激，亦感也。光武襲河北，禹聞之，北渡

河，追上之鄴北，禹感光武千里來相求。

善曰：《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

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

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

留侯。翰曰：白登，平城傍高地名。漢高祖遭冒頓圍於此，用陳平計得出。曲逆，平所封地名。項羽入關，與高祖會鴻門，羽

將圖高祖，用張良計，謝羽得免。留，良所封地名。善曰：《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

食，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

淳曰：「平城旁高之地，若丘陵者也。」留侯，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六」。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濟曰：重

耳，晉文公名。任，仁用也。五賢，謂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小白，齊桓公名也。管仲射桓公中鉤，即位，仁管仲為

相。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

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犇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

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良曰：伯，長也。謂文公桓

公也。黨，朋也。謂五賢。讎，仇也。謂管仲。善曰：二伯，晉文、齊桓公也。黨，謂五賢。讎，謂射鉤也。中夜撫枕歎，

想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向曰：撫，持也。數子，謂上太公以下也。此數子皆能陳謀以靖亂，故中

夜撫枕歎息，想得與之同游。言我衰矣，不能夢聖人周公之徒，為我陳策以匡晉室。善曰：數子，謂太公以下也。言數子皆能

陳謀以靖亂，故已想之而共遊。《論語》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

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銑曰：誰言聖達之人知命無憂？若則孔丘亦抱麟而泣。麟，瑞獸，魯哀公時西狩獲之。狩，獵

也。宣，孔子諡。尼，字；丘，名也。善曰：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

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孔子曰：『孰為來

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翰曰：

琨思復晉室，故云功業未立也。夕陽，謂晚景。喻己之老也。歎時節易度，如雲過也。浮，過也。善曰：《家語》曰：「孔

子云：修事而能建業。」注曰「八」：「建功業。」夕陽西流，喻將老之人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雲浮，言疾

也。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濟曰：隕，落也。秋，西方白也，故曰素秋。朱實繁花將就而為勁風素秋摧落也。喻己事欲立而遭寇賊破敗傾倒也。善曰：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濟曰：華蓋，車蓋也。駭，驚；摧，折也。輶，車轅也。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說文》曰：「輶，輶也。」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濟曰：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經破敗而至柔弱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校勘記

「一」按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三十「劉琨盧湛贈答詩」條曰：「《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湛贈答詩止二一首，而琨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琨《重贈盧湛詩》有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今《選》、本傳俱載是詩，而不聞盧湛所答。按，《琨集》中有湛答曰：『誰言向日暮？桑榆猶啓晨』、『誰言繁英實？振藻耀芳春』、『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伸』。皆答其意也。」又王楙自稱有家藏《劉琨集》十卷。

「二」「湛素無」 原無「湛」字。今從胡克家引何校補。各本皆脫。

「三」「向曰」 原無此二字。明州本同。陳本、正德本此條連上向注「以喻湛也」句下。贛州本此節併入善，云「向同善注」。是此當為向注。今據增「向曰」二字。

「四」「史扁」 袁本同。尤本亦作「史扁」。明州本、贛州本作「史編」。按，今《六韜·文師篇》作「史編」。疑善所見作「史扁」。《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史扁」。作「史編」者或據今本改之。

「五」「非龍非鵬非熊非羆」 原作「非熊非羆非虎非狼」。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非龍非鵬非熊非羆」，與《文師

篇》文合。今據改。袁本作「非熊非羆非彪非彰」，亦非。又「兆」，原作「非」。今從胡克家校及今《文師篇》文改。各本皆譌。

「六」「宣遠」 原作「惠連」。尤本同。今從胡克家引何校及本書卷二十一謝宣遠《張子房詩》改。明州本併此善注入於翰注，贛州本則改已見為複出。

「七」「為」及下句「為」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謂」。此本蓋據今《公羊傳》哀公四年文改。

「八」「注」 原作「王」。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注」。今據改。按，《孔子家語》有王肅注，此本蓋欲改為「王肅」二字而忘著「肅」字耳。

贈劉琨一首

四言，并序，善本作并書「一」

盧子諒

良曰：諒在路，被劉聰破，遂將妻子往并州投琨，後在段匹磾處，憶琨前恩，故贈此

詩也。

故吏從事中郎盧諒：死罪！死罪！向曰：琨嘗辟諒，故稱故吏。從事中郎，昔嘗任此官也。 善曰：《傅子》

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

犯死罪而言。」諒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 銑曰：短弱，尫劣。罕，希；任，用也。言受性

尫劣，當世希用，故任自然以崇退靜。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鄭玄《周禮注》曰：「任，用也。」

《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也。」《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在木闕不材

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翰曰：山木以不材而壽，鴈以能鳴而全。方之於木，則闕其不材，比之於鴈，則乏其善鳴，退

不如木，進不如鴈也。善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

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

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能鳴死，

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曰：

「資，材量也。」分，謂己所當得也。卷異蘧子，愚殊甯生。濟曰：蘧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也。甯武子，邦

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也。善曰：《論語》：子曰：「蘧伯玉，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匠

者時眇，不免饌善本作饌，仕着賓。良曰：木既不能全不材，故時為匠者顧眇。鴈既不能為鳴，則不免充饌以饗賓，喻己

為匹磾時眇，恐不免充饌也。善曰：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眇。在鴈乏善鳴，故不免饌賓。《莊子》：惠子謂弟子曰：吾

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顧。《廣雅》曰：「饌，進食也。」饌，與饌同。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向

曰：得蒙接事，謂從事中郎也。善曰：宋衷《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

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善曰：《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

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謨明之效不

著，候人之譏已善本作以字彰。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謨明之功不能昭著，道路譏謗早已彰露也。善

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祿。」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銑曰：大雅，君子。謂琨也。含弘，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善曰：班固《漢

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宗伯謂晉侯曰：「

「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去運籌之謀，厠讌私之歡。翰曰：優，厚；款，愛；昵，

近也。言待接益厚，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

《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綢繆之旨，有同

骨肉，濟曰：綢繆，相親也。旨，意也。同骨肉者，謂琨以謀爲兄弟也。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

「綢繆，纏綿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其爲知己，古

人罔喻。良曰：言知己之道，古人無有比也。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昔聶政殉嚴

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糜善本作靡字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度善本作庶字。良曰：聶政

者，刺客也，嚴遂求之以殺韓相俠累。荆軻爲燕太子丹報讎於秦王。二人皆以意氣相感，糜爛其身亦不悔矣，雖無上聖達節，

可謂不失法度。善曰：聶政，已見《別賦》。荆軻，已見《西征賦》。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爲意氣刎頸。」

《楚辭》曰：「子胥諫而糜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達節，已見上文。然苟曰有

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銑曰：苟，且也。言且曰有情之人，誰能不思恩也。委身之日，謂事琨時

也。夷，平；已，與也。言平險與之同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

「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注》曰：「已，猶決竟

也。」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

翰曰：忝，辱也。外役，謂事匹磾，去琨之左右也。收迹府朝，謂琨爲司空，三公有府朝也。楊朱見歧路，乃歎曰：「本同末

異，人亦當然。」故興哀也。墨翟見素絲而泣曰：「人玄則玄，豈直絲染，人亦有焉。」諺言不能遂初始之情而變也。善

曰：役，謂別駕也。對琨，故謂之外。嵇康《幽憤詩》曰：「事與願違，遭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衡》

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可

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于善本作乎字茲。亦奚必

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歔哉？濟曰：歎，息也。言自古分離事皆然，至於感傷之道，有逼迫於此者，何必視歧路、覩素絲而後悲哭也。奚，何也。歔歔，悲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

《楚辭》曰：「泣歔歔而沾衿。」王逸曰：「歔歔，啼貌也。」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增眷。善本作眷戀。良曰：先情，謂亡者。今遇，謂見遇者。感念二途，逢物則重心增戀也。九。善曰：先，謂諫父也。今，謂琨也。

《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向曰：書本非能盡言，言本不能盡意，況有不得至於盡者？言有深心於琨也。善曰：《周易·繫辭》文「一〇」。不勝猥懣，莫本，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

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銑曰：猥懣，猶煩怨也。貢，獻；揄，引；揚，說；攄，舒也。言不勝煩怨，敬獻此詩，不足引說大美之事，但舒其所抱蘊結而已。弘，大也。善曰：《廣雅》曰：「猥，衆也。」王逸《楚辭注》曰：「懣，憤也。」

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弘美，已見上文。抱或為挹。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翰曰：肆，展；遂，行；錫，賜也。咳唾之音，謂幸琨答詩，慰此離闊之意。善曰：《左氏

傳》：王使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也。」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

報於魚目。濟曰：《咸池》，堯樂。《北里》，紂樂。夜光，寶珠也。言琨能酬詩，是以雅樂寶珠，而報其淫聲魚目也。善

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良曰：雖有所願，不敢望其益也。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止伊順。向曰：濬，深；哲，智；熙，興；振，舉；弛，解；雍，和；伊，是；順，從也。惟皇，謂懷帝也。言懷帝有深智之德，能紹興晉統，舉其已解之綱，開先帝之遠風，有來至者，皆和順而從之。善曰：皇，謂懷帝。《毛詩》曰：「濬哲維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蒼頡篇》曰：「闡，開也。」韻，謂德音之和也。《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三台，摘朗，四岳增峻。其一銑曰：三台，星名也。其色齊明，則君臣和。四岳，諸侯也。峻，高也。言琨為刺史，得人，故云高也。善曰：《漢書》：「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齊為和，不齊為乖。」《說文》曰：「摘，舒也。」《尚書》：帝曰：「諮，四岳。」《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也。伊陟佐商，山甫翼周。翰曰：伊陟，殷賢臣也。仲山甫，周賢臣也。佐，翼，謂輔弼也。善曰：《尚書》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也。」弘濟艱難，對揚王休。濟曰：對答；休，美也。賢者能大濟艱難之事，答揚王之美命也。善曰：《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徽猷。其二良曰：曠，遠；徽，美；猷，道也。且非異德，謂琨與伊陟、山甫不異。雖遠代，若同一流，又加忠正，宣揚帝王之美道也。善曰：言琨之德苟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詩》曰：「君子有徽猷。」伊謏陋宗，昔邁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向曰：陋宗，謂卑陋之姓。邁，遇也。婚姻，謀妹嫁琨弟也。著，明也。累世，從父至子也。善曰：《爾雅》曰：「邁，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其三向曰：義，善；戚，憂也。言相為好，憂美興廢皆同之。諧，和；契，合也。誰謂不能如樂聲之和合也。善曰：《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

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曰：「契，大約也。」王室喪師，私門播遷。銑曰：王室，晉室也。喪師，劉聰破洛陽也。播，散；遷，移也。謂謀散移奔琨也。善曰：喪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氏傳》：「會于洮，謀王室也。」《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輿、員嶠二山沉於大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望公歸之，視險忽艱。翰曰：謂望琨歸之也，將輕忽其艱險。善曰：《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其四翰曰：中路阻顛，謂被賊害父母也。仰悲父母遇害之事，乃身之過也。善曰：阻顛，謂謀父為劉粲所害也。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濟曰：大鈞，造化也。載，則；運，移也。言造化則移良時，日月之度迅疾，如俯仰之間也。善曰：《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良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俯也。」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疇曩。其五良曰：感傷今時，思昔在琨處，不離心口也。借，假也。疇曩，昔遠也。言日月假如昨時，忽成昔遠。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蒼頡篇》曰：「昨，隔日也。」《爾雅》曰：「曩，久也。」疇曩伊何？逝者彌踈。良曰：伊，是；逝，往也。疇曩是何，自問也。言已往之事，大理益踈也。《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踈。」溫溫恭人，慎終如初。銑曰：溫溫，寬柔貌。恭人，謂琨也。終始如初，不變易也。善曰：恭人，謂琨也。《毛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覽彼遺音，恤彼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其六翰曰：遺音，謂琨先遺謀詩，有憂恤之意。窮孤，謀自謂也。樛木，枝下曲者。蔓葛依此敷布也。謀自言附琨而起也。善曰：遺音，謂謀父之言也。窮孤，謀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

費，賑卹窮孤。」《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荆璞。濟曰：妙哉，歎美蔓葛得託樛木之上。不雲布，謂踈薄也。不星燭，謂不光明也。侔，齊也。

卞和，獻玉之人，因以爲玉名。言蒙琨奉承，齊卞和之玉，而我之質，非荆山之璞也。善曰：妙，猶微也。《封禪書》曰：

「雲布霧散。」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

璞玉於楚山之中，《九》，奉而獻之武王也。」眷同尤良，用乏驥騶。其七良曰：尤良，王良也。衛太子所親之臣。驥騶，駿

馬也。言我受眷顧同王良，才用乏於駿馬也。善曰：《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杜預

曰：「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同，古字通。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駑猥，方駕駿珍。向曰：駑猥，惡馬

也。以喻己也。駿珍，喻賢良也。方，齊也。言奉眷親厚，得方駕賢良同游也。善曰：《方言》曰：「凡相被飾亦曰獎。」

《禮記》曰：「凶年乘駑馬。」《廣雅》曰：「駑，駘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猥，摠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

饗。」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注》曰：「珍，寶也。」弼諧靡成，良謨莫

陳。《二〇》無覬黃狐趙，有與五臣。其八。銑曰：弼，輔；諧，和也。輔和之道不成，良謀妙策無可陳述。覬，望也。非敢

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彼五臣同履危厄也。狐、趙，晉文公臣也。五臣，則謂狐偃趙衰等也。善曰：《尚書》曰：「謨

明弼諧。」五臣之從晉文，猶謀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彼五臣具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覬，望也。」

五臣，已見上。五臣奚與？契闊百羅。善本作羅字。翰曰：奚，何也。百羅，謂百憂也。言五臣與文公同契闊，憂苦亦同。

我與琨身經危難也。善曰：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百羅。《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百

離。」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羅。身經險阻，足蹈幽遐。善曰：言己與五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

侯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其九濟曰：分，節；昵，近也。綢繆，纏綿

也。言蒙親愛，委心於琨，同於兄弟，故云匪他。善曰：分，猶節也。綢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

也。言蒙親愛，委心於琨，同於兄弟，故云匪他。善曰：分，猶節也。綢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

計，願子勿辭。」《毛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狹是節士^{〔二〕}。良曰：尤，非也。昔在閑暇之日，尋其通達之理，方知以意氣而忘宗，立節而隕命，皆非正道，故非而狹之也。理，道也。善曰：《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也。」言己昔日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狹之。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意氣，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士鮑昂，有鴻漸浮雲之志。」《慎子》曰：「世高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向曰：體，親也。情緣親生，感激之理，自情而起。善曰：言今乃知意氣節士之流，思情以體信，而乃生感。趣舍同^{善本作罔字}，要，窮達斯已。其十向曰：趣，進；舍，止也。言進止之理，不能激射而取也，但任窮通，於此而止。謂止於匹磾處也。善曰：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故於趣舍無所要求^{〔三〕}，窮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趨舍不同，喜怒不等。」趨，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修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三三〕}。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由余片言，秦人是憚。銑曰：由余，戎王臣也，使秦，怪穆公宮室壯大也。憚，難也。而穆公難之，以修德也。善曰：《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柰何也？」日磾效忠，飛聲有漢。翰曰：日磾，休屠王子，姓金氏。效，呈也。飛，忠孝之聲於漢。此喻匹磾也。善曰：金日磾，已見《西征賦》。《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三四〕}。」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其十一濟曰：桓桓，武貌。撫軍，謂匹磾為撫軍將軍、幽州牧。冠，謂在衆賢上也。塗，泥也。炭，火也。百姓遭亂，如陷墜於泥火之中，而匹磾能濟彼塗炭也。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磾。」《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漢書》曰：「陳遵張竦，為後進冠。」《小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德^{〔二五〕}，民墜塗炭。」塗炭既濟，寇挫民阜。良曰：挫，摧也。阜，盛也。善曰：《周禮》曰：「以阜人民。」鄭玄曰：「阜，盛也。」謬其疲隸，授之朝右。向曰：謬，誤也。右，上也。疲隸，惡賤，謙自比也。言誤以我為別駕，授任在衆人之上。善曰：朝右，謂別駕也。張璠《漢記》曰：「王堂為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共憲章朝右，委功曹

陳蕃也。」上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其十二銑曰：祇，敬也。高明，謂匹碑也。言實敬之，不

敢忘其職守。善曰：《漢書》：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毛詩》曰：

「高朗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相彼反哺，尚在翔

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翰曰：相，視也。視鳥鳥猶能反哺，誰是人而能忍此父母之讎而無心者？善曰：《毛詩》

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也。」斯心，謂謀父母見害之心也。《晉語》「二六」：國人

誦共世子曰：「是人斯而有是鼻也。」每憑山海，庶覲高深。翰曰：憑，依；覲，見也。高深，謂琨也。言每依山海，庶

得相見也。善曰：山海，以喻琨也。李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遐眺存

亡，緬成飛沈。其十三。濟曰：眺，視也。緬，遠也。言視存亡之理，遠然成其飛沈。眺，望也。善曰：韋昭《國語注》

曰：「緬，猶邈也。」長徽已纓，逝將徙舉。去。收跡西踐，銜哀東顧。良曰：徽，索也。纓，謂為匹碑所辟也。逝，

往也。言往將移舉，收彼西踐之跡，銜悲哀在東而顧也。善曰：長徽已纓，謂被匹碑所辟，類乎徽墨之繫於己也。《周易》

曰：「繫用徽墨。」《說文》曰：「纓，繞也。」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曷云途遼？曾不咫步。豈不夙

夜？謂行多露。其十四向曰：曷，何；遼，遠也。言何云途路之遠，我心為咫尺寸步之間也。豈不能早夜而行，恐彼多露濡

己。畏匹碑疑其一心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

多而不往，喻己懼威而不行。綿綿女蘿，施于松標。必遙切。銑曰：綿綿，長貌。女蘿，喻己弱而附於匹碑也。松標，喻匹碑

也。善曰：女蘿，自喻。松標，謂琨也。《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柏。」《廣雅》曰：「標，末也。」稟澤洪幹，

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飈。其十五翰曰：稟，受也。晞，乾；豐，茂；操，執也。纖

質，謂微能也。衝飈，謂機要之事也。言持己微能恐不堪衝機要之事也。善曰「二七」：《說文》曰：「幹，本也。」《楚辭》

曰：「夕晞余身乎九陽。」毛萇《詩傳》曰：「晞，乾也。」颺，喻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也。」織質

寔微，衝颺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濟曰：寔，是；值，逢；致，至；賞，識也。言誰謂我精麤至在識意也。

善曰：《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不見

得魚，亦忘厥餌。良曰：餌，鉤上食，以引魚。善曰：餌，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言者

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其十六向曰：言我遺喪形骸，投之遠識。深識，謂琨之意。善曰：

《莊子》曰：「申徒嘉，兀者也，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

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淵然深識。」先人善本作民字頤意，潛山隱几。良曰：先人，謂古人也。頤，養

也。潛山，巢許之徒也。隱几，謂南郭子綦也。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頤，養也。」《莊子》

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似喪其偶也。」仰熙丹崖，俯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美。良曰：熙，燥也。

澡，浴也。言如此之人，不和於人而人自和，不附於美而美自附。善曰：《說文》曰：「熙，燥也。」謂暴躁也。《莊子》

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慷慨遐蹤，

有愧高旨。其十七良曰：慷慨，歎也。歎此遐遠之蹤，不能追之也，故有慙高人之意。旨，意也。善曰：言心慷慨慕古賢之

遠蹤，而事與願違，故有愧高旨。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善本作殊字一轍。良曰：異論，謂有讒琨於

匹磾。肝膽，喻近。楚、越，兩國名。喻遠也。言平生親近之心遂為阻遠，琨常懷大觀之理，萬端為一轍也。善曰：謂琨被謗

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詩懷帝王大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

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同大觀，謂琨也。《鶡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遐。」《文子》曰：「聖

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同也。」《淮南子》曰：「萬殊為一也。」死生既齊，榮辱奚別？銑曰：以大觀之道，則榮辱死

生齊而無別。善曰：《列子》：楊朱曰：「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齊。」王仲宣《七釋》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

也。」處其玄根，廓焉靡結。其十八翰曰：玄根，無形，類自然之根。廓，空也。處此玄根，體空無結闕也。善曰：《廣

雅》曰：玄，道也。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爲先。《廣雅》曰：廓，空也。靡結，謂體道

虛通，心無怨結也。福爲禍始，禍作福階。濟曰：禍福相生，遞爲階始。善曰：言無常也。《韓詩》曰：利爲用本，福

爲禍先。《越記》曰：禍爲福先，福爲禍堂。天地盈虛，寒暑周迴。良曰：萬物滋繁爲盈，枯槁爲虛，寒盡則暑來，終而

復始，故言周迴也。善曰：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夫差不

祀，釁在勝齊。勾踐作伯，祚自會稽。其十九向曰：吳王夫差敗齊於艾陵而驕，爲勾踐所滅，故曰不祀。釁，兆也。亡

國之兆在於破齊。勾踐先爲夫差所敗，棲于會稽，而今之滅吳也，是棲會稽謂滅吳之福也。祚，福也。言琨亦當興復晉室也。

善曰：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艾陵。越王勾踐敗吳，吳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也。以喻琨也。《史記》

曰：勾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九命爲伯。又曰：勾踐以甲兵五千人三八，棲於會稽也。邈矣達度，唯道是杖。

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銑曰：邈，遠也。遠矣，美琨也。杖，據也。言據道而行，形體雖謂

人所屈，神智則無不通矣。川流，謂不閼也。淵量，喻其深也。善曰：達度，亦謂琨也。何晏《論語注》曰：泰，自縱泰也。

《漢書音義》曰：暢，通也。《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也。《家語》：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

之爲高，海淵之爲大也。」上弘棟隆，下塞民望。其二十翰曰：琨能興復晉室，上大國家梁棟二九，下滿萬人之望也。塞，

滿也。善曰：《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鄭玄《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校勘記

「一」按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三十「劉琨盧湛贈答詩」條曰：「按《琨集》，先是盧子諒《謹牋詣劉司空并贈司空詩》，然後劉司空《答盧子諒書與詩》云云。今《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按，《文選》諸詩，以作者年代為序，劉長於盧，故在其先，不可以失序責之也。

「二」「天年」 原無「天」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

「三」「饌」 原下無校語。尤本作「膳」。按，各本善注引《廣雅》曰：「饌，進食也。」又注曰：「饌與膳同。」謂《廣雅》之「饌」與此詩之「膳」同。則善本正文當作「膳」，與五臣不同。明州本、贛州本亦失著校語。今據增之。

「四」「饌與膳同」 尤本下有善音「士眷切」三字。此因其與五臣音注同而刪。

「五」「運會」 原無「會」字。今據梁章鉅校補。各本皆脫。

「六」校語「以字」 原作「以彰」。今據明州本、贛州本改。

「七」「宗伯」 原作「宋伯」。今從胡克家引何校及《左傳》宣公十五年文改。各本皆譌。

「八」「達」 原作「歧」。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達」。按，此所引《淮南子》見《說林訓》，今本作「達路」，高誘曰：「道九達曰達。」此作「歧」蓋據他本所改，已非善所見高本之舊。今據改。

「九」「重心」 原作「心重」。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乙轉。

「一〇」「周易繫辭文」 尤本脫「文」字。

「一一」「南國」 原無「國」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按，所引《國語》文見《周語上》。

「一二」「法言」 原作「法官」。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按，所引見《法言·孝至篇》。

「一三」「沉」 原作「流」。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按，所引《列子》文見《湯問篇》。

「一四」「良辰」 按，所引見《九歌·東皇太一》，作「辰良」。各本皆倒，蓋善改之以就正文耳。

「一五」「崔驪」 尤本「驪」作「曜」。按，此《莊子·在宥篇》文，今本作「瞿」。《經典釋文》云：「向、崔本作驪。」

向求朱反。」則善字用古本，尤本「曜」傳寫之譌也。明州本、贛州本作「瞿」，則據今本改之，失善注之舊矣。

「一六」「大理」 原作「理宜」。今據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回。陳本作「天理」。

「一七」「樛」 陳本、正德本字下有音注「吉留」二字。

「一八」「徽」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疑當作「微」。《呂氏春秋·審分》：「所知者妙矣。」高誘注：「妙，微

也。」形近而譌「徽」。此詩言蔓葛為輕微之物，用以自喻也。五臣襲用善注，亦以妙為歡美之辭，恐非。

「一九」「楚人」 原「人」作「卞」。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子」。皆非。按，本書《贈劉琨詩》、《七啓》注引

《韓子》作「人」，與今《韓非子·和氏》文合。今據改。

「二〇」「謨」 尤本作「謀」。按，善注引《尚書》曰：「謨明弼諧。」蓋善亦作「謨」，恐尤傳寫誤耳。

「二一」「狹」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使」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使」。胡克家曰：「各本所見皆

非也，善自作『狹』。注云：『故尤而狹之。』傳寫並注中皆譌為『使』，乃不可通。此即善、五臣無異。」胡氏校

是也。今刪原校語。此本善注作「狹」，不誤。蓋所見北宋本正文誤而注未誤也。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蓋以誤

本正文而改注，則誤中之誤矣。

「二三」「故於」 明州本作「救之」，當誤。贛州本及尤本作「故云」，疑是。

「二四」「亦樂」 原作「志也」。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呂氏春秋·慎人篇》改。本書《幽通賦》善注引此亦作「亦

樂」。各本皆誤。又下句「得」，原作「德」。明州本及尤本同。贛州本作「得」，與《慎人篇》文合。今據改。

「二五」「迹」 原作「遊」。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

「二五」「德」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虐」。按，此《仲虺之誥》文，字當作「德」。

「二六」「晉語」 尤本作「國語」。按，所引見《晉語三》。疑尤本得善注之真，作「晉語」恐是後人改耳。

「二七」「善曰」 原無此二字。此條原接在五臣翰注末，明州本同，則與五臣注相混也。今據贛州本及尤本補「善曰」二字。

「二八」「勾踐」 原作「夫差」。今從胡克家引何、陳二氏校及《吳太伯世家》改。各本皆誤。

「二九」「大」 原下有「夫」字。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陳本刪。

贈崔溫一首

五言善曰：

《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

「崔悅，字道儒。」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良曰：隅，城角也。眺，遠視也。沙漠，流沙也。垂，邊

也。舊京，洛陽也。洛陽被燒破，故云舊京。善曰：《毛詩》曰：「俟我於城隅。」暇日，已見上文。曹植《蟬賦》曰：

「始遊豫乎芳林。」《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

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向曰：陸，平地；岡巒，山也。挺，拔；厲，作；迅，疾也。飈，風也。山阿，山曲

也。善曰：厲，疾貌也。游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銑曰：湛旅宦幽州，故云游

子。偕，俱也。恨不得與嶠悅等俱游也。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爲懽？」

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朔鄙多俠氣，

豈唯地所固？翰曰：賢士風，謂古之良將之風也。務，取也。北稱朔也。鄙，邊也。言朔邊非但有游俠之氣，亦地之堅

固。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居曰鄙。」《漢書》

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濟曰：李牧，趙將，嘗屯鴈門，故云鎮邊城。荒夷，匈奴

也。善曰：《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

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

文》曰：「懷，念思也。」趙奢正疆場，秦人折北慮。濟曰：趙奢，亦趙將。疆場，趙之邊界。奢守趙界，秦軍自摧，

無侵北之慮也。善曰：《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敗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

而歸。」《左氏傳》曰：「疆場之患，一彼一此。」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良曰：諶自云寄客於匹碑，蒙寬容之政，

得委身事之，是與時遇也。善曰：《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

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恨以鴛蹇姿，徒煩非善本作飛字子御。向曰：非子，蒙造父之後，善御者。諶自言我

鈍鴛之姿，徒勞善御者御之。御者，以喻其匹碑也。善曰：《王命論》曰：「鴛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史記》曰：

「大維生非子，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亦

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荀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銑曰：弛，廢也。黔，庶人也。譽，聲美也。言廢負擔之

役，忝職理人，且免罪止身而已，何有容暇以收人之美聲也。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

又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翰曰：倪寬爲左內史，愛人，不忍急切，租

在後，當免官。人聞，恐失之，乃勉力相率，或載或擔，却爲衆賦之先也。殿，後；最，先也。善曰：《漢書》曰：「倪寬遷左

內史，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緼屬不絕，課更以最上。」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濟曰：何武，字君公，為楚內史，仁厚居官，無赫赫之名，去後常有遺愛為人思之。赫赫，盛貌。善曰：《漢書》曰：「何武為大司空，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良曰：古人，謂倪寬、何武。希，望也。短弱，謙自謂也。有素，謂素有仁厚之性。敷，布也。二子，崔、溫也。以知我情，故有此辭。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二子，謂崔、溫也。

校勘記

- 「一」「居代」 明州本、贛州本倒作「代居」，尤本同。按，此本與今《廉頗藺相如列傳》同。代、鴈門，皆郡名。
- 「二」「止」 陳本及明州本、贛州本作「至」。按，當以作「止」為是。
- 「三」「六官」 原作「公宮」。今從胡克家引何、陳二氏校及《左傳》成公十八年文改。各本皆誤。

答魏子悌一首

五言向曰：魏子悌，亦為劉琨從事，與諶同官。

盧子諒

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銑曰：崇，高；榦，枝也。為高臺，非一木之枝而就。狐腋下皮白，堪為裘。然為裘，非一狐

腋之能成，喻爲國亦資衆賢之力。

善曰：《慎子》曰：

「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

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

《埤蒼》曰：

「腋在肘後。」

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翰曰：成大業者，資衆賢以成大

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高祖征伐定天下，縉紳之徒騁其智辯，並成大業。」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跡。

翰曰：朝，謂琨府朝也。彥，謂悌也。言我蒙遇其時，得與悌齊跡事琨也。

善曰：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漢書》：蒯通

曰：「時乎時，不再來。」

顧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翮。

翰曰：舟人蓋胥對晉平公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

六翮也，腹背之毳，增之不能高，減之不能下。」

善曰：《韓詩外傳》曰：「晉平公

遊於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蓋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

門左千人，右千人，何為不好士乎？』

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

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寄身蔭四岳，託好憑三益。濟曰：四岳，諸侯。謂劉琨、匹磾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為三益。友，謂悌也。言我寄身於琨，得託於悌也。善

曰：四岳，謂劉琨也。四岳，已見上文。《論語》：孔子曰：

「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傾蓋雖終朝，大分邁

疇昔。良曰：昔孔子遇程子於途，雖傾蓋而語終朝，至於大論。分義，我與悌過於昔人。

善曰：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

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兵，終朝而畢。」李固《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羊斟

曰：「疇昔之羊子爲政。」

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

協韻，以赤切。

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向曰：晉昌，

郡名。爲石勒所攻。飛狐，塞名。嘗爲賊所得，劉琨與謀，悌往伐之，爲賊所敗，奔安次，故云同險易。厄，難也。善曰：易，夷

易也。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闊遠，分立晉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匹磾爲此

職，謀在磾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伐飛狐口，奔安次也。」恩由契闊生，義隨

周旋積。銑曰：契闊，厄難也。周旋，相追逐。言恩義之道自此深厚。

善曰：契闊，已見上文。《左氏傳》：晉公子重耳謂

楚子曰：「晉楚治兵，以與君周旋。」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翰曰：言我不因鄉曲之美譽，而謬充此幽州別駕也。湛涿郡人，涿郡屬幽州，故云本州役也。善曰：《燕丹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磾辟湛為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已見上文。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濟曰：悲今別離，欣昔同聚，令我情之驚懼也。然理迹苟通，不以形遠而為隔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忉忉也。」《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精神之不通。」形骸，已見上文。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蹟。恨無隨侯珠，以酬荊文璧。良曰：篤，厚；蹟，深也。悌之贈詩申其厚好，義貫幽蹟。言我恨無美才如隨侯珠，以酬悌之妙詩如荊文之璧也。卞和獻璞，至楚文王始剖得良玉，故云荊文璧。荊，楚也。善曰：《小雅》曰：「蹟，深也。」隨侯珠，已見上文。荊，楚也。《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焉，乃命曰和氏之璧也。」傳玄《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璧世所無。」

校勘記

「一」「時乎時」 原下有「乎」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刪。按，所引《漢書》見《蒯通傳》，亦無下「乎」字。

「二」「蓋胥」 原「蓋」作「孟」。今改正。說見下。

「三」「蓋胥」 原「蓋」作「孟」。今據本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善注引改。按，此所引《韓詩外傳》文，見卷六第二十七章，字作「盍」。許維通《集釋》曰：「盍、蓋音義同，通用。唐本作『蓋』，宋本作『盍』。」故疑各本所見原乃作「盍」，形近傳寫而譌作「孟」耳。五臣翰注因襲善，故亦同誤。

「四」「晉昌」 何焯云當作「晉陽」。其《義門讀書記》曰：「越石晉陽之敗，父母為令狐泥所害。湛父母兄弟亦為

劉聰所害。『陽』與『昌』音相近，傳寫誤也。」又曰：「況晉昌乃燉煌所分，遠在隴右，而匹碑方為幽州刺史，尤風馬牛之不相及也。」按，何說甚是，善與五臣皆就「晉昌」而作注，則其誤由來已久矣。

「五」「夷易也」尤本下有「協韻，以赤切」五字。按，正文「易」下，陳本、正德本原無音注，此本合併時蓋將此善音易為五臣音耳。明州本、贛州本同。

「六」「切切」原作「切切」。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詩·防有鵲巢》傳文改。各本皆誤。

答靈運一首

五言

謝宣遠向曰：靈運先寄《愁霖詩》於瞻，故有此答。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浩

善本作皓字

已盈。銑曰：霽，晴也。軒，門扇也。盈，滿也。言月

露之色太盛，盈滿内外也。

善曰：何敬祖《雜詩》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翼，清有餘也。」軒，牕

也。《蜀都賦》曰：「開高軒以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

銑曰：無物役，謂無事役己也。寧，安也。

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為物役也。」忽獲《愁霖》唱，懷勞

奏所誠

善本作成字。

翰曰：愁霖，謂靈運所寄也。懷勞，謂思劬勞，書其懇誠也。善曰：靈運《愁霖詩序》云：「示從兄宣

遠。」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濟曰：靈運既歎行旅，復深眷念於瞻。善曰：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迴

眷。」《毛詩》曰：「眷言顧之。」伊余雖寡慰，殷憂慙為輕。牽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良曰：慰，安也。

言我情雖少安，為得靈運詩，殷憂之情慙為輕也。生，有德之稱也。言雖牽率酬其所贈，然揖靈運之德而自愧也。善曰：

《長門賦》曰：「伊余志之慢愚兮」三。《韓詩》曰「四」：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左氏傳》：智伯曰：「牽率老夫，以至于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吾生，明德惟允。

校勘記

「一」「開」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脫此字。

「二」「之德」 原作「德德」。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正。

「三」「志」 贛州本作「懷」非。又「慢愚兮」，原作「兮慢愚」，尤本誤作「懷慢愚」。皆非。明州本贛州本作「慢愚兮」，與本書《長門賦》文合。今並據改。

「四」「韓詩」 原作「毛詩」。明州本、贛州本同。按，所引見《邶風·柏舟》，《毛詩》「殷憂」作「隱憂」，作「殷憂」者，《韓詩》也。本書《歎逝賦》、《詠懷詩》、《勸進表》、《養生論》善注引此並作「韓詩」。尤本正作「韓詩」。今據改。

於安成答靈運一首

五言「二」向曰：瞻爲安成守，靈運見贈，故有此答。

善曰：謝靈運《贈宣遠序》曰：

「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成，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答。」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

善本作愈字

濬

「二」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胤。銑曰：蔚，盛；濬，深；誕，生；紹，繼；

胤，緒也。之子，謂靈運也。言子孫之賢，益宗族深盛也。謂靈運能繼其緒。

善曰：阮德猷《答棗道彥詩》曰：「體直響

正，源深流清。」《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

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嗣

也。」綢繆結風徽，煙煴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靈

善本作雲字

臺與年峻

「三」其一翰曰：綢繆，纏綿也。徽，善也。

謂風雅相善也。煙煴，和氣也。芳訊，芳言也。謂贈詩也。漸，進也。隨事變，祿秩進變也。靈臺，喻德也。言靈運之德，年益高

峻也。善曰：綢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煙煴，萬物化醇。」《演連珠》曰：「肆義芳訊。」鄭玄《禮記注》曰：

「訊，問也。」鴻漸，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李頤《阮彥倫誄》曰：「累土

積功，以為雲臺。」《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華萼相光飾，嚶

鳴悅同響^四。濟曰：華萼，喻兄弟也。嚶鳴，兩鳥之聲也。言我與爾文章相和，亦猶鳥之嚶鳴，而悅其同聲響也。光明也。

華，飾也。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五。鄭玄曰：「興者，諭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也。」《毛詩》曰：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曰：「其鳴之志，似於求友也。」親親子敦余^六，賢賢吾爾賞。良曰：子以親而厚我。

賞，識也。我識爾之賢才也。善曰：《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七〕，尊祖故敬宗。」《論語》曰：「賢賢易色。」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向曰：比光景與汝，則在後鮮明。方年與我，則一日長於汝也。善曰：言比景後爾鮮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論語》曰〔八〕：「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其二銑曰：萎葉、涸流，自喻也。榮條、河廣，喻靈運之德茂深也。善曰：萎葉、涸流，自喻也。王逸《楚辭注》曰：「枝葉早萎痛絕落。」潘安仁《河陽詩》曰：「峻巖敷榮條。」《文賦》曰：「豁若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徇善本作殉字業謝成操〔九〕，復禮愧貧樂。翰曰：徇，營也。言營事業無成遂本志，不克己復禮，居貧樂道，故云愧也。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殉〔一〇〕，營也。《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曰：「不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南江善本作江南曲〔一一〕。濟曰：幸會得此祿，剖符守於安成。安成臨江，故云江曲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履運傷荏苒，遵塗歎緬邈。良曰：荏苒，流易也。緬邈，長遠也。言所履之運流易，遵常之道長遠也。善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先《勵志詩》云：「日與月與，荏苒代謝。」陸機《贈馮文罽詩》曰〔一二〕：「遵塗遠蹈。」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沉。」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其三向曰：布懷抱所敬於靈運也。言我相思為勞，實於爾厚也。善曰：嵇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答劉楨詩》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槩。銑曰：肇，始；允，信；槩，節也。言我初始信與爾同規摹，及騰舉之節各異也。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異槩，謂異量也。凡槩以平量，故言槩而顯量焉。《楚辭》曰：「一槩而相量也。」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翰曰：承明，殿名。宣遠守安成，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迢遞，遠貌。窈窕，深也。善曰：宣遠為安成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曰：「邦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

尋塗塗既睽，即理理亦

善本作已字

對。

濟曰：內外殊職，故云塗睽。賢者處內，不賢者居外，亦理之相對也。

善曰：外

內殊職，是塗睽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

絲路有恒悲，矧迺在吾愛。

其四良曰：楊朱、墨翟感於素絲歧路尚猶有悲，況

在我愛而乖別也。

善曰：絲路，已見上文。

又絲或為蹊也。

蹊，傾弭。

行安步武，

鍛殺

翻周數仞。

向曰：蹊，舉足也。言

我舉足而行，安於一迹之內。鍛翻而起，不過數仞之上。言志之小也。

善曰：《漢書》：公孫懼曰：「吳失與而無助，跬行

獨進。」

如淳曰：「跬，以一足行。」

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

《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

殘羽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爲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斥鷃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

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豈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

歲寒霜雪嚴，過半路逾峻

善本作愈

峻。銑曰：言我豈不知高遠之美，材德不及，違常而往，恐有悔吝。歲寒，喻老也。半路，謂五十已上也。逾，益；峻，難也。年

老至是，其情益難也。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儀。」

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於

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

曰：「或謂秦王曰：『日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銑曰：量其已材薄

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晏子春秋》曰：「上士難進而易退。」

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其五向曰：勵，勉也。

言勉汝善道，寫我誠心，以酬其來問也。言此以相誠酬對也。《一六》。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

曰：「賓寫爾誠。」曹植《與吳季重書》曰：「一七」：得所來訊，文采委曲。

校勘記

「一」「安成」原「成」作「城」，注中諸「成」字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當作「安成」。安成，郡名，晉

惠帝立江州，屬之。見《晉書·地理志》。《宋書·謝瞻傳》謂晉末瞻「為琅邪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又今《謝靈運集》有《贈安成詩》一首，《文館詞林》卷一五二題同。是也。作「城」者傳寫之譌。今據以改正，注同。

「二」「逾」 原下無校語。明州本、贛州本亦作「逾」，校語云：「善本作「愈」字。尤本正作「愈」字。今據增此校語。愈與逾通。」

「三」「靈」 原下無校語。明州本、贛州本亦作「靈」，校語云：「善本作「雲」字。尤本正作「雲」字，注同。今據以增此校語。」

「四」「嚶鳴」 明州本、贛州本校語云：「善本作「嚶嚶」。尤本亦作「嚶嚶」。胡克家曰：「各本所見皆非也。詳詩以「嚶鳴」與上「華萼」偶句，非善獨作「嚶嚶」，乃傳寫誤。」按，胡校是。《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引此亦作「嚶鳴」。

「五」「毛詩曰」云云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此所引《毛詩》見《小雅·常棣》，今作「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引此《毛詩》文則與善所引同，唯「韡韡」作「韡韡」。按，韡與韡字同。蓋初唐人所見者乃古本也。

「六」「余」 原作「予」。尤本同。按，陳本、正德本作「余」，則五臣作「余」。明州本、贛州本亦作「余」。此作「予」者蓋從尤本改之。今改回。

「七」「親親故」 原無「故」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此《禮記·大傳》文。

「八」「論語」 原上有「孔安國」三字。明州本及尤本同。今據贛州本刪。

「九」「徇」 此下原無校語。贛州本作「殉」，校語云：「五臣作「徇」。是善本作「殉」，尤本正作「殉」。今據以增此校語。明州本亦失著校語。」

「一〇」「殉」 原依五臣正文改作「徇」。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按，《莊子·駢拇》「小人則以身徇利」，

《釋文》引司馬彪注正作「殉」。又此節注末「者也」，原無此二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補。尤本無「也」字。

「一一」「南江」 原下無校語。贛州本作「江南」，校語云：「五臣作「南江」。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江南」。尤本正作「江南」。今據以增此校語。」

「一二」「羆」 原作「熊」字。今從胡克家校改。各本皆譌。

「一三」「毛詩曰」云云 按，此所引見《周頌·小毖》。今《毛詩》「羆」作「拊」。梁章鉅曰：「本書謝宣遠作《張子房詩》『羆飛指帝鄉』，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然則此引《韓詩》也。」按，此蓋善引《毛詩》改「拊」為「羆」，以就正文耳。

「一四」「邦」 原作「京」。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商頌·玄鳥》文改。各本皆誤。正文「封畿」即邦畿也。

「一五」「行」 尤本下有「為跬，空蕤切」五字。按，「為跬」二字當衍，下三字則為善音。

「一六」「誠」 原作「誠」。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

「一七」「吳季重」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脫「季」字。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注》曰：獻，猶

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濟曰：靈運襲封康樂公，惠連是靈運弟，尊之故云獻也。西陵，蓋所居之西「一」。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翰曰：指，擬；趣，

向也。成裝，謂裝束成就也。候，待也。良辰，安靜無風時也。漾舟，泛舟也。陶，樂也。嘉月，謂其春月也。善曰：趣，向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舉玉英兮自修。」《爾雅》曰：「陶，喜也。」瞻塗意少惊，還顧情多闕。其一良曰：惊，樂也。闕，謂闕常情也。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惊，樂也。」哲兄感化_{匹婢}別，相送越垌林。銑曰：哲兄，謂靈運也。化，亦別也。越，度也。林外謂之垌。善曰：兄，謂靈運也。《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化離，慨其嘆矣。」毛萇曰：「化，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林，林外曰垌。」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棧_曳，遠望絕形音。其二濟曰：袂，袖也。湖，水曲也。水南曰陰。留子，謂靈運住也。浮，行也。行客，惠連自謂也。悽悽、眷眷，悲戀貌。迴塘，曲岸也。艫，舟也。棧，楫也。言舟隱曲岸，望聽不見其形音也。善曰：《毛詩》曰：「飲餞于欄。」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韓詩》曰：「眷眷懷顧。」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文》曰：「艫，船頭也。」韋昭《漢書注》曰：「棧，櫂也。」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悲遙但自弭，路長當問_{善本作語字}誰？濟曰：靡靡，行貌。戚戚，憂傷也。既就長路，憂傷而抱遠悲。弭，止也。言悲久但自止，無人可語之也。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楚辭》曰：「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翰曰：行道雖遠，想戀之情遲遲然不能絕也。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外傳》曰：「孔子之去魯，遲遲乎其行也。」三。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其三良曰：浦陽、浙江，皆江名也。汭，水之交入也。湄，水岸也。善曰：酈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經上虞縣。」孔安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汭。」晉灼《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三。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銑曰：蔽，障也。曾嶺，高山也。飛流，謂浪起也。落雪，言二月半時尚有餘雪。灑，

謂散灑於林木之上也。

善曰：《毛詩》曰：「零雨其濛。」

浮氛晦崖巘，積素或

善本作惑字

原疇^{〔四〕}。

曲汜薄停

依^{善本作旅字}，通川絕行舟。

其四。

向曰：巘，山之險。積素，謂雪也。或，亂也。積雪之色亂於原野。曲汜，窮瀆也。謂窮瀆

之中，舟皆停之。通流之處，絕而不行。

善曰：《爾雅》曰：「重巘，險也。」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泊與薄古

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曲之汜也^{〔五〕}。」行旅^{〔六〕}，已見上文。《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魏

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臨津不得濟，佇楫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矚

善本作瞻字

興游歎，東睇起淒

善本作悽字

歌。翰曰：津，濟度處。佇，久立也。蕭條，空寂貌也。氣色少諧和，謂風雲錯逆也。

西矚，思與兄游^{〔七〕}，故起歎息。睇，視也。淒歌，即此詩也。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轅息鄒。」《爾

雅》曰：「佇，久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積憤成疾疴^{〔八〕}，無萱將如何？其五

〔八〕。

良曰：言累積憤怨，成其疾病也。萱草可以忘憂也。

善曰：《韓詩》曰：「焉得諠草^{〔九〕}？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

疴。」薛君曰：「諠草，忘憂也。」萱，與諠通。疴，音悔。

校勘記

「一」「西陵蓋所居之西」按，丘光庭《兼明書》卷四以此注為非，曰：「西陵，浙江東之西陵，驛名也。」余蕭客

《文選意義》卷六曰：「《水經注》：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會稽志》：西陵城，在蕭山縣西四十二里，吳越改曰西興。」

「二」「遲遲」原上有「曰」字。又「乎其」原作「吾」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刪改。按，所引見《韓詩外傳》卷三。

「三」「浙江」 尤本下有「音折」二字。按，此善音，合併兩家注時刪也。

「四」「或」 原下無校語。贛州本作「惑」，校語云：「五臣作「或」。是善作「惑」，尤本正作「惑」。今據以增此校語。明州本亦失著校語。惑與或通。

「五」「曲之汜」 原無此三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本書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詩》善注引補。各本皆脫。今《韓詩外傳》卷一亦有此三字，惟「隊」作「隧」，字通。

「六」「行旅」 原無此二字。今據明州本及尤本補。贛州本改已見為複出，非。

「七」「兄」 原作「造」。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

「八」「其五」 原無此二字。今據陳本、尤本及明州本、贛州本補。

「九」「韓詩」 原作「毛詩」。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下注引「薛君曰」，亦可知是《韓詩》。又「焉得誼草」之「誼」原依《毛詩》作「萱」，觀下注自明當作「誼」。今據改回。各本皆誤。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徵顏延之爲

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銑曰：顏延之、范泰俱爲中書侍郎。舊園，即會稽始寧之園也。宋太祖遣范泰與靈運

書，敦獎令仕，故有此作也。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向曰：張良貴極，願棄人間事。邴曼容免官，養志自修。

言我辭滿不謂多祿，謝病不待老年，偶然與二賢合意，輒自免官歸會稽山也。善曰：《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爲

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邴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每形之於言。」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縱炎煙。焚玉發崑峰，餘燎遂見遷。濟曰：聖靈，謂宋太祖也。迴眷，謂眷顧於己也。微，小也。謂己小為高尚之志，不及宣用也。衝飈，謂徐羨之等為亂，殺廬陵王，并及賢良，故云焚玉發崑峰也。靈運時為廬陵王司馬，初被遷永嘉守，故云餘燎遂見遷也。善曰：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吊魏武帝文》曰：「庶聖靈之響像。」魏文帝《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搆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衝飈，已見上文。《尚書》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翰曰：賈誼被出為長沙王傅，司馬相如謝病歸臨邛。言我被遷既逼迫，歸願亦失也。愆，失也。善曰：《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第，但也。長與歡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摠轡萬尋巔。銑曰：親愛緣為從頭斷絕也。千仞壑，謂江也。萬尋巔，謂山也。言所歷危險。善曰：緣，因緣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摠轡。」《琴賦》曰：「青壁萬尋。」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銑曰：呂梁之水流沫三十里。石林之險，山名也。以此比所經涉之處，此未足為艱難也。善曰：《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遊於堂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石林。」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向曰：閩中，東越之名。言彼邊不可安處，而日夜思歸。善曰：《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閩，東越之別名也。」事蹟兩如直，心慙三避賢。濟曰：蹟，頓也。兩直，謂邦無道如矢^四，邦有道如矢。三避賢，謂太祖三徵

不就也。言我遭困頓，亦猶抱二直，所以避三賢之路。善曰：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己有道則見召，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己雖遷，終無悔吝，心愜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躓，頓也。謂顛仆也。」《說文》曰：「躓，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罪也。」三避，三黜也。^五託身青雲上，栖巖挹飛泉。^六翰曰：託，寄也。青雲上，言所居高也。挹，酌也。飛泉，石上泉也。善曰：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嵇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遭。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良曰：盛明，謂太祖也。盪氛昏，謂平徐羨之也。貞，正；休，美也。言用正美之道以安屯難也。殊異之方皆成恩施，故我微細之物豫及采錄也。甄，錄也。善曰：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蕩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遭之俗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屯如遭如。」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七，徵靈運為祕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徵。」《文子》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扳。^八紉曰：言我感慮之深，然執操不能堅固，體質尪劣，易為扳纏也。言就徵也。善曰：謂應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脩之浩蕩，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衆。」扳纏，猶牽引也。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向曰：曾，則也。則是還其故園。語往，謂昔有此語。款然，謂歎其所欲。曩，昔也。言昔隱居之處，不如其穿築也。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款，愛也。」《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仲長子》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造于水者，穿池而養給也。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濟曰：所取土石，不勞遠引。善曰：劉韶《甘泉賦》曰：「桂木雜而成行。」《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

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翰曰：言此故園，雖非休憩之地，聊取永日閑暇，而攝衛自有其常也。亦猶畏影之人背之而走，不知就陰而止影也。所牽，謂俗務所牽也。善曰：《毛詩》曰：「且以永日。」鄭玄曰：「永，引也。」《莊子》：南榮趯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務也。已見《遊南亭詩》。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良曰：夫子，謂顏、范也。言二人明我情之本，故探己懷抱，寫誠授所往之篇。善曰：《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曰：「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

校勘記

〔一〕「形之」 原無「之」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

〔二〕「魏武帝文曰庶聖靈之響像」 原無此十一字。今從胡克家引何、陳二氏校補。各本皆脫。

〔三〕「名也」 尤本下有善音「閩音旻」三字。按，陳本、正德本正文「閩」下原無音注，而此本與明州本、贛州本皆有，恐合併兩家時移此善音於正文中耳。

〔四〕「無」與下句「有」 陳本二字互易。疑是。

〔五〕「三黜也」 尤本下有善音「躡音致」三字。

〔六〕「栖」 尤本作「棲」。按，蓋善本作「棲」，善注引《絕交書》「嚴棲」亦可證。棲字同栖，故此本與明州本、贛州本皆不著校語。

〔七〕「誅徐」 原無「誅」字。今從胡克家引何校及本傳補。各本皆脫。

〔八〕「扳」 原作「板」，下有音注「百蠻」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版」。皆誤。胡克家引何、陳二氏校

改作「扳」。是也。按，扳，普班切。《楚辭·哀時命》「往者不可扳援兮」，洪興祖注：「扳，與攀同，引也。」作「板」，形近而譌，尤本則又誤改為「版」耳。今改「板」為「扳」，注同，並改音注「百蠻」為「普班」。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可

善本无可字

見羊何共和之一首

五言銑曰：臨海，

郡名。嶠，山頂也。彊中，地名。羊，羊璿之「二」。何，何長瑜。此詩與惠連，令見羊何二人「三」，可共和之也。善曰：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嵎尖、彊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三」，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善曰：《楚辭》曰：「觀杪秋之遙夜。」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畛「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向曰：脩，長也。畛，田間陌也。袂，袖；判，別也。言於中流執袖就別，欲去而情不忍也。善曰：《說文》曰：「畛，井田間陌。」毛萇《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顧望脰，未悵於玄，汀曲舟已隱。濟曰：脰，頸也。悵，正也。汀，水岸也。言相望之頸未正，而舟已隱於曲岸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悵。」《說文》曰：「痠，疲也。」痠與悵通。《文字集略》曰：「汀，水際平也。」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游。翰曰：驚，疾也。抑，止也。并，共也。言欲止一生之歡，共汝奔千里游也。善曰：《海賦》曰：「驚浪雷奔。」言遠別已為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良曰：纜，船

索也。日暮栖薄，纜船於江樓之上。善曰：纜，維舟索也。《吳志》曰：「更增舸纜。」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銑曰：言夕色雖斂，憶汝之情轉增淹留也。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況乃協非端？向曰：追念昔歡，更增悲歎，以分思慮，況合秋序乎？悲端，謂秋序也。善曰：潘岳《哀永逝》曰：「憶舊歡兮增新悲。」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銑曰：猿鳴泉響感動人，使其憂傷，久念皆攢聚於心也。善曰：《爾雅》曰：「巒，山墮。」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蒼頡篇》曰：「攢，聚也。」攢念攻別心，旦發青谿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濟曰：聚念能攻激別離之心也。青谿，谿名。水南曰陰。暝，暗也。剡中，縣名。有天姥山。皆行歷處也。善曰：《楚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翰曰：人雲霓，言高也。那可尋，謂迷舊路也。善曰：《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良曰：浮丘公，古仙人。徽，美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子美音信。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大姒嗣徽音。」

校勘記

「一」「羊璿之」原無「之」字。今據《宋書·謝靈運傳》補。各本銑注皆脫。

「二」「令」原作「今」。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陳本改。

「三」「羊璿之以」原無「之」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有「之」字而無「以」字；又「賞」，原作「常」。今並從胡克家引何、陳校及《宋書》本傳改。

「四」「眇」尤本作「軫」，有注曰：「軫當為眇。」明州本、贛州本與此本同，皆無善注此四字，是也。

「五」「聚」原下有「之」字。胡克家引陳校云：「『之』字衍。」按，本書《西都賦》、《上林賦》、《江賦》善注引此《蒼頡篇》皆無「之」字。贛州本亦無。今據刪。

「六」「孟子曰」云云按，今《孟子》無此文。本書江文通《別賦》善注亦引之。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二謂此或是外書。

酬從弟惠連一首

五言銑曰：酬，報也。報前《西陵遇風獻詩》也。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向曰：瘵，病也。徒，衆也。言我卧病謝時人之衆，滅迹入於雲峯也。峯，山也。善曰：

《爾雅》曰：「瘵，病也。」《太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賞心

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胷。其一。濟曰：巖壑，山水也。歡愛，謂惠連也。寄情山水，與爾隔音容

也。翰曰：言無敢望有識我心者，長懷代人，無有堪與同事。末，衰也。衰老始得逢令弟，開解我心胷也。令弟，謂惠連。

善曰：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亨。《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披心腹。

心胷既云披，意得咸在斯。陵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良曰：散帙，謂開

書帙也。相問古今所知之事，欣然相樂，朝夕不疲，畏日月之流馳。忌，畏也。曠，日晚也。善曰：《莊子》：善卷曰「三：『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說文》曰：「帙，書衣也。」王逸《楚辭注》曰：「曠，黃昏時也。」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其二銑曰：以言悟相對無厭息也。然人理有聚散，遂成分離也。善曰：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其分離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也。」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向曰：西川，即惠連別處也。東山，靈運所居也。言迴別之光景，歸於東山也。遲，待也。傾心待爾音信，果然與我詩也。濟江篇，則惠連與靈運詩也。善曰：《爾雅》曰：「延，長也。」遲，猶思也。果，猶遂也。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其三善曰：風波，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思面敘款曲。」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攬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其四濟曰：務，趣也。言觀詩之趣，但合游宦之路，不存意山谷也。惠我之詩，祇足亂我之志。果歸言，惠連別時有歸言也。此言如果，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善曰：《廣雅》曰：「務，遽也。」三。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游俠窟。」《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攬我心。」陶，喜也。已見上文。暮春雖未交，仲春善游遨。善曰：未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也。」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翰曰：蕨，山菜也。漸，進長也。苞，叢生。紫，謂紫色也。善曰：《爾雅》曰：「檍，山桃也。」《毛詩》曰：「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色。」《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叢生也。」嚶鳴，善本作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良曰：鬱陶，哀思也。此時山鳥鳴悅，我幽居懷汝之情猶哀思也。善曰：鳴嚶，已見上文。《禮記》曰：「幽居而不淫。」《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澹自守。」《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孔安國曰：「鬱陶，哀思也。」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其五向曰：佇，待也。夢寐待之，還解我吝恨與憂勞。

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數日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校勘記

「一」「老子」 明州本及尤本同。贛州本作「孝子」，非也。按，《太平御覽》卷三八八引此亦作「老子」。

「二」「善卷」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善養」。皆非。按，此本與《讓王篇》文合，是也。

「三」「務遽也」 原「遽」作「遠」。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同。胡紹煥《文選箋證》曰：「今《廣雅》（釋詁）《遠》上無『務』字。按，『遠』當為『遽』。《衆經音義》六引《廣雅》曰：『務，遠也。』今『遽』上亦脫『務』字。曹憲音有『無住』二字，《疏證》謂即務字之音，是也。《說文》：『勵，務也。』勵與遽同。《廣韻》：『務，遽也。』當本《廣雅》。《說文》：『務，趣也。』趣、遽義近，趣之言促也。翰注：『務，趣也。』與許合，惟解為『詩之趣』，則反乖古訓矣。」按，胡氏說是也。今改「遠」為「遽」。

文選卷第二十五

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並李善注

贈答四

顏延年 贈王太常詩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一首

直東宮答鄭尚書詩一首

和謝監靈運詩一首

王僧達 答顏延年詩一首

謝玄暉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詩一首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詩一首

顰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詩一首

酬王晉安詩一首

陸韓卿 奉答內兄希叔詩一首

范彥龍 贈張徐州詩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詩一首

任彥昇 贈郭桐廬詩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 河陽縣作詩二首

在懷縣作詩二首

潘正叔 迎大駕詩一首

陸士衡 赴洛詩二首

赴洛道中作詩二首

為吳王郎中令時從梁陳作詩一首

陶淵明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詩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駕善本作假字還江陵夜行塗口作詩一首

謝靈運 初發都詩一首

過始寧墅詩一首

富春渚詩一首

七里瀨詩一首

登江中孤嶼詩一首

初去郡詩一首

初發石首城詩一首

道路憶山中詩一首

入彭蠡湖口詩一首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詩一首

贈答四^{〔二〕}

贈王太常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三〕}：「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向曰：太常，王僧達也。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濟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折，曲也。善曰：《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

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翰曰：水之蓄珠常有音聲，雖然祕密，光明亦通於上。喻君子之

道闇而彰也。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大人^{〔三〕}，而有名彰徹也。」聆龍際^{〔四〕}九

淵^{〔四〕}，聞鳳窺丹穴。良曰：聆，聽也。際，察也。九重之淵，龍所居也。丹穴，山名也。鳳鳥所從出也。善曰：《廣雅》

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領下。」《說文》曰：「際，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五采，其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歷聽豈多士^{善本作工字}，唯然覲時^{善本作世字}。

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烈。

^{善本作列字}

銑曰：覲，見；敷，布；烈，美也。言歷聽豈有多士，然獨見僧達可爲時哲

矣。舒其文章，布其言語，可以廣國朝之美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

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爲國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廁

朝列。」《小雅》曰：「列，次也^六。」

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耆。

向曰：懋，盛；被，加；耆，老也。言德輝可以盛邦

國之美，芳風可以加鄉老之化。

善曰：

《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

風。」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

^{音龜}

濟曰：側，不敢正，謙詞也。邑外曰郊。扉，門扉也。言我同僧達幽居於邑外，門

常晝閉。言無事也。

善曰：

《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殷仲堪誄》曰：「荆門晝掩，閑庭晏然。」林間時

晏開，

^器

迴長者轍。

翰曰：林間，里門。晏，晚；迴，數也。林中之門雖晚開，而數迴長者之車轍。

善曰：《爾雅》

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閉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

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

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良曰：惟，思；浹，及；徂，往也。靜思及於萬物

變化之理，傷我既往之年，入此窮暮之節。喻已年老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

「浹，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

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闕。

銑曰：豫，逸；歇，息也。逸樂之往，信歡之息也。

凡奏樂而喜，樂闕而悲。言今悲來自傷，不因樂闕。

善曰：《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

凶。」《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闕，終也。」屬美謝繁

翰，遙懷具短札。

^{阻黠切}

向曰：愧我無繁辭之翰，綴屬君之美事，然遠寫懷抱，具短札之中。札，筆也。

善曰：屬，猶綴

也。謝，猶慙也。《說文》曰：「懷，念思也。」又曰：「札，牒也。」

校勘記

「一」「贈答四」 原無「四」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袁本、叢刊本有「四」字，與卷目合。今據補。

「二」「沈約宋書」 原作「蕭子顯齊書」。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同。許巽行《文選筆記》曰：「何云：當作『沈約《宋書》』。案，孝建三年，王僧達除太常，延之即於是年卒，年七十三。僧達大明二年於獄賜死。」按，此蓋善注引書偶誤。今從何、許二氏校改。

「三」「以」 尤本作「若」。誤。按，此昭公三十一年文。明州本、贛州本未誤。

「四」「淵」 明州本、贛州本同，校語云：「善本作『泉』」。尤本正作「泉」。按，顏詩自作「淵」字。作「泉」者，唐人避高祖諱改，善注引《莊子》「九重之泉」同。五臣作「淵」，蓋後人回改矣。

「五」「鶴」 按，今《山海經·南山經》作「雞」。本書《東京賦》善注引此作「鵠」。鵠與鶴通。又按，善注引「山海經曰」云云，故克家曰：「此二十一字不當有。下云『丹穴，已見《東都賦》』，彼注所引即此文，無庸複出明甚。以此推之，善注失其舊者多矣。」胡氏所說是，然今明州本、袁本及尤本善注皆與此本同，疑善注初有此二十一字，訂注例後，遂於注末加「丹穴，已見《東都賦》」而未及刪原注二十一字，則此乃善自誤亦未可知也。贛州本改已見為複出，無「丹穴，已見」七字。

「六」「小」及「次」 原作「爾」及「業」。今從胡克家校改。按，《小爾雅·廣詁》：「列，次也。」《文選筆記》附嘉德曰：「李引《小爾雅》皆稱《小雅》。此引《小雅》當是也。正文作『列』，義當為『次』，與《爾雅》不相關涉。自『小』譌『爾』，因改『次』為『業』，致不可通。」各本皆誤。

「七」「牒也」 尤本下有善音「阻黠切」三字。按，陳本、正德本正文「札」下原無音注，而今有此音，蓋合併時由善音移入耳。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五言 濟曰：顏延年從兄顏敬宗也。車長沙，字仲遠。善曰：《集》

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紛。

翰曰：言正炎熱時，塵氣煩鬱，至夜曉乃息也。闕，猶息也。善曰：《淮南子》曰：

「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

「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闕，息也。」杜預《左

氏傳注》曰：「紛，亂也。」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良曰：闕偶，猶無對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偶，

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銑曰：薄，迫；

睇，視也。言聞風聲迫林木，視月從雲而開也。陰蟲，蛩也。先秋，謂秋前聞也。善曰：《法言》曰：「風薄于山。」孔安國

《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系

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向曰：雖在

夏中，聞蟋蟀鳴，則知時候過半。荃蕙，香草也。豈能久芬者，亦自傷也。善曰：《楚辭》曰：「時躋躋而過中。」又曰：

「荃蕙化而爲茅。」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濟曰：屏，退也。類，朋類也。謂敬宗、仲遠也。退居痛物之變化，思慕

朋類，而情殷憂也。善曰：《漢書》曰：「寶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鵬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敘。」桓玄《鸚鵡賦》曰：「眷儔侶而情殷。」殷，憂也。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翰曰：言我魂一夕九往，豈空自悲思？所思者君也。襄，反也。但恨七反而不成文章也。《詩》云：「睨彼牽牛，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善曰：《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遼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校勘記

「一」「埃鬱」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梁章鉅曰：「何曰：『埃』當作『煨』。《廣韻》：煨，熱甚。」今按，《說文》：「埃，塵也。」翰注「言正炎熱時，塵氣煩鬱」，五臣作「埃」自明。胡紹煥《文選箋證》曰：「『埃鬱』與下句『塵紛』一例，若作『煨』，則善有注。《藝文類聚·歲時部》引正作『埃』。梁朱超然《對雨詩》：『當夏苦炎埃』，亦有『埃』字。何校非。」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

五言良曰：鄭鮮之為都官尚書，延年時為太子舍人，故有此贈答。善曰：沈約

《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書。」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答詩，謝舍人之日。

皇居體環極，設險祇天工^二。銑曰：皇居，天子居也。體，象也。象衆星之環北極。設險，謂禁衛也。祇，猶敬也。工，官也。言守衛敬天子官也。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譬衆星之環極，叛赫羲以輝煌^三。」《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兩闌阻通軌，對禁限清風。向曰：兩闌，謂皇宮、皇太子宫也。俱在禁省，故云對禁也。限清風，謂不見鄭。善曰：兩闌，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濟曰：跂，舉踵也。旅客也。東館，謂東宮舍人居之。徒，空也。言思鄉空爲歌謠^三。墉，牆也。尚書省在南，故云南墉也。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爲中臺，在南，故曰南墉。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翰曰：鬱，思也。或病或起，思君之深也。辰，大火也。漢，河也。中，正南也。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恒漏窮。良曰：流雲，行雲也。藹，暗也。闕，門樓也。鑒，照也。踟躕，不安貌。清防，謂屏風也。密，靜也。徙倚，猶徘徊也。漏，刻漏也。漏盡，謂至曉不寐。善曰：《廣雅》曰：「鑒，照也。」《毛詩》曰：「搔首踟躕。」夏侯沖《答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漏窮，言曉也。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銑曰：君子，謂鄭也。芳訊，謂所贈詩也。言感物痛我之中心也。惜，傷也。高松，喻鄭公。言我傷無丘園之美，倣學彼高松貞堅之節^四。善曰：《演連珠》曰：「肆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陸機《演連珠》曰：「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

充。向曰：謂鄭所贈詩，有知言誠信之貫，我之才薄，不能充所贈詩之美價也。善曰：知汝之言，有誠實舊貫，美價難以克充也。《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濟曰：何以銘記嘉善之賜？將樹絲桐爲琴瑟，播之樂章。善曰：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

校勘記

「一」「工」 原作「子」，下並有校語云：善本作「工」字。明州本、贛州本作「工」，並無校語。陳本亦作「工」。是五臣與善本無異，皆作「工」，銑注「工，官也」亦可證。今改「子」爲「工」，並刪此校語。正德本此卷亡佚，後來蓋據別本補配，亦作「子」，其不知失此詩韻矣。

「二」「叛」 原作「泮」。今據本書《西京賦》改作「叛」。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

「三」「謠」 陳本作「謳」。

「四」「傲」 原作「故」。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

「五」「異」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陳云：異，與誤。是也。」按，所引見《田敬仲完世家》，今作「為乎」二字。此疑善改易其文，使之稍合顏詩之意耳。今仍其舊，不采陳、胡之說。

和謝監靈運一首

五言 翰曰：監，秘書監也。和前靈運贈顏、范二中書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

運爲秘書監也。」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之爲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爲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_{求隕}步懼先迷。

良曰：植，立；端，直；窘，急也。言少小立身，慕端直之操，急步追之，常恐先迷失其正

道也。

善曰：

《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

「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窘步。」《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

曰：寡於立身，不能擇方正之道以佐時，常刻其志意，假借幽棲，以成其節。

善曰：《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

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

《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伊

昔邁多幸，秉筆侍兩閨。向曰：伊，惟；邁，遇；秉，執也。兩閨，謂中書侍郎及太子舍人也。

善曰：陸機《答賈謐

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士茁謂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兩

閨，謂上臺及東宮也。事二宮，已見《曲水詩》。雖慙丹腹施，未謂玄素睽_{音奎}。」

言雖蒙榮祿之施，終不同素絲之變而別也。

善曰：丹腹，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湛《答劉琨書》曰：「始素終玄，墨

翟垂涕。」《周易》曰：「睽者，乖也。」《尚書》曰：「惟其塗丹腹。」徒遭良時詖_{彼義}，王道奄昏霾_{音埋}。」

翰曰：良時，明時也。詖，傾；奄，久；霾，暗也。言我但遭良時之傾覆，而王道久已昏暗。謂少帝之日。善曰：謂少帝之日也。潘

岳《河陽縣詩》曰：「徒恨良時泰。」《蒼頡篇》曰：「諛，諂佞也。」《方言》曰：「奄，遽也。」昏霾，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土爲霾。」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良曰：謂謝晦等作亂，絕其祭祀，朋好各出，如雲雨乖離也。

善曰：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

吊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銑曰：吊，問也。屈，屈原，忠而被逐，自投水而死。我今被出同之，故問於洲渚之間也。謁

帝，帝舜。蒼梧，山名，舜葬處。蹊，徑也。善曰：謂之始安郡也。賈誼有《吊屈原文》。《楚辭》曰：「蹇汀洲兮杜若。」

《文字集略》曰：「汀，水際平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倚

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萸。向曰：緒風，相續不斷之風。留萸，香草，緒結以贈遠人。善曰：《楚辭》曰：「倚石

巖以流涕。」又曰：「款秋冬之緒風。」又曰：「畦留萸與揭車。」王逸曰：「留萸，香草也。」跂予間衡嶠，曷月瞻

秦稽？濟曰：跂，舉踵也。衡，山名。嶠，山頂也。言我間隔此山，謂出爲始安守。曷，何也。瞻秦稽，謂秦望會稽山也。言何

月望此山也。謂謝公隱此山也。善曰：跂予，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

月余還歸哉。」孔曄《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

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翰曰：皇，太祖也。昭上天之德，而降豐霈之

澤。振，起也。起沈泥，謂誅謝而徵己也。善曰：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

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沈泥。」惜無雀善本作爵字雉化，

何用充海淮？良曰：惜，傷也。雀入海爲蛤，雉入淮爲蜃，自傷不能同此之化，將何用以充淮海。善曰：《國語》曰：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喻切。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

藜。采茨葺昔宇，翦棘開舊畦。銑曰：去國，謂去職仕也。幽門，謂幽隱之門。樹，種也。蓬藜，草也。茨，茅；

葺，修也。言采茅修昔時之屋，翦伐荒棘，理其舊田。五十畝曰畦。善曰：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

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間。」《楚辭》曰：「處玄舍之幽門。」陸雲《答兄書》曰：「修庭樹蓬。」鄭玄《周禮注》曰：「茨，闔苦也。」《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孟子》曰：「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向曰：「萬物退落，歲時既晚，年已往矣，而志不能俱遂。」善曰：「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偕，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親仁敷情昵，興玩究辭悽。^八濟曰：「親仁，謂靈運也。敷，布；昵，近；究，盡也。言靈運之詩，布情相近而我興玩，可謂盡辭之悽切也。」善曰：「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九玩，愛也。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翰曰：「蘭若，香草；琳珪，美玉也。言靈運之詩，芬芳清越，可以奪美玉香草之音氣。」善曰：《吳都賦》曰：「芬馥膴膴。」《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越泄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良曰：「盡我之言，非所以能報其文章，聊且布懷抱之所有也。」善曰：《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校勘記

「一」「寤步」 尤本下有善音「寤，求隕切」四字。按，五臣陳本、正德本正文「寤」下原無音注「求隕」二字。今此本有者，蓋合併兩家時用善音移入也。

「二」「音奎」 陳本、正德本無此音注。

「三」「乖也」 尤本下有善音「苦圭切」三字。又下「尚書曰惟其塗丹腹」八字，依正文順序當在上「喻君恩也」句下，蓋初鈔脫，後補於注末耳。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

「四」「諂佞也」 尤本下有善音「彼寄切」三字。此因其與五臣音注同而刪省。

「五」「平」 原無此字。今從胡克家校及本書《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善注引此補。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脫。

「六」「謂」 原無此字。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補。

「七」「闔」 原作「閣」。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

「八」「玩」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賦」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賦」。按善注「玩，愛也」，則善自作「玩」，與五臣無異。各本所見誤也。今刪其校語。又「棲」，明州本、贛州本同，並無校語。尤本作

「棲」。按，作「棲」與前韻複，蓋傳寫誤也。《初學記》卷十二引亦作「玩」、「棲」。

「九」「說文曰興悅也」 今《說文·女部》作：「嫺，說也。」說，即今悅字。胡克家曰：「依善例，當引作『嫺』，而下注『嫺與興音義同』。今本恐經後人竄改，致失其舊。」按，本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說文》曰：「興，悅也。」正與此同。《文選筆記》附嘉德疑「《說文》『興』下，古本當有『一曰說也』四字，而今逸之。李所據《說文》有此，故二引同耳。」

答顏延年一首

五言

王僧達銑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府參

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中賜死也。』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僧達，

琅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府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於獄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冠，謂在人上也。華陽，益州縣名。仲連，魯仲連也。擅，專也。海陰，海西畔。」善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濟曰：「珪璋，玉也。喻長卿。文府，謂文章爲府庫之富。精理，謂精微之理，至道之心。謂魯仲連也。」善曰：「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爲林。銑曰：「君子，喻延年。言高駕之軌與清塵，可並二賢爲林。」善曰：《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邵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也。」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翰曰：「崇，高；符，同；素，本也。高情同往賢之遠迹，清淑之氣自盈於本心。」善曰：《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結游略年義，篤顧棄浮沉。寒榮共偃暴，春醞時獻斟。良曰：「結游，謂結交游。略，謂簡略。取年德道義之人也。篤，厚也。相顧眄者，亦去浮薄，取沈深。榮，屋翼也。偃，卧也。暴，向日以炙背也。醞，酒也。獻斟，謂相獻而斟酌。」善曰：《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桓子新論》曰：「余與楊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銑曰：「聿，遂也。言遂來及此歲序之暄暖。東岑，東山也。」善曰：《毛詩》曰：「聿來胥宇。」鄭玄曰：「聿，自也。」麥隴多秀色，楊園流好音。向曰：「秀，美也。麥初秀而色美。楊，柳也。流好音，謂春鳥聲也。」善曰：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濟曰：「言歡樂乘此暇日之美，其光景忽忘逝日之侵我年也。」善曰：「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故謂之侵。」

〔四〕。《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翰曰：言我之深衷，何足可慰？但歌吟君之文章，以安我心也。善曰：《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良曰：鳳非梧桐不棲，言君文章如鳳，而我非梧桐，難爲待鳳之條。淑，善；貺，賜也。言不堪當所賜詩也。善曰：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爲也。誦以詠善本作永字周旋，匣以代兼金。銑曰：兼金，最好金也。言誦詠周旋，藏之於匣，以當好金也。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校勘記

〔一〕「行府」 尤本作「行軍」。今《宋書·王僧達傳》作「後軍」。按，時始與王為後軍將軍，僧達為其參軍。善改「後軍」為「行府」，義可通。尤改作「行軍」誤也。

〔二〕「交領」 原「交」作「衣」。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交」，是也。按，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五引此正作「交領」。今據改。

〔三〕「暴」 原下無校語。贛州本同。明州本字下校語云：善本作「曝」字。尤本正作「曝」字，善注引《桓子新論》「背日曝焉」，自明善作「曝」。今據以增此校語。

〔四〕「故」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侵」，誤也。此本為是。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

五言善曰：宣城郡「一」。

謝玄暉向曰：在宣城郡內高齋，謂安坐以靜心也。呂僧珍，齊王法曹也。先有贈，故答之。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濟曰：結構，作齋屋也。迢遞，高也。何者，自問也。曠，遠也。言遠望盡見高深也。善

曰：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

《短歌行》曰：「三：」「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

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翰曰：言所居，高窗中平對遠山，臨庭下視高樹。池上酌，謂酌酒池

上也。風中琴，謂致琴風中，令自鳴，聽之以爲樂也。善曰：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

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良曰：無度，謂不可量也。言

非君懷不可量之美，誰能勞寸心？謂詩以贈我也。善曰：《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忉忉。」《列

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銑曰：問，遣也。瑤華，玉也。

言能以恩惠好我，故遣我玉音。玉音，謂詩也。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

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遣也。」《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

居。」若遺金門步，見就此善本作玉字山岑。向曰：金門，謂金馬門也。言若能遺金門步，當見就我此山中也。善曰：

《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所謂冊府。」郭璞曰：「即

《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閭闔，步玉岑。」

校勘記

「一」「宣城郡」 尤本上有「郡是」二字。

「二」「短歌」 原作「善哉」。按，所引二句見本書魏武帝《短歌行》。胡克家引陳校亦云當作「短歌」。今據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

「三」「之所」 原無「之」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則脫「所」字。今據《穆天子傳》卷二補。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五言 濟曰：沈尚書，沈約也。

善曰：《集》曰：「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翰曰：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地，卿爲我卧理之。」在茲，謂在淮陽也。善曰：《漢書》曰：「季布爲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盛農節，臺_苔笠聚東菑_二。良曰：南山曲，謂宣城郡在山曲。言淮陽猶理，況此山曲，與幽棲何異乎？連陰，久雨也。盛農，則盛夏時。臺，以禦暑也。笠，以禦雨也。東，東臯也。菑，耕田也。善曰：謝靈運《南山詩》曰：「凝此永幽棲。」胡安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_三。」毛萇曰：「臺，所

以禦雨^{〔四〕}。」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颼。^楚嘉魴聊可薦，綠蟻^{善本作綠蟻字}方獨持^{〔五〕}。銑曰：諍，訟也。簟，竹席也。颼，風也。魴，魚名。綠蟻，酒也。言郡內無事，但獨爲飲宴而已。善曰：晝掩，已見上注。《楚辭》曰：「溢颼風而上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略也。」《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六〕}。」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向曰：朱李，果名。沈者，沈之於水中，使其涼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濟曰：許，處也。言我平生良時竟在何處？但夙昔思夢好期而已。善曰：佳，謂沈也。言會面良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朞。翰曰：後漢成瑨爲南陽太守，但坐嘯而已。爲邦，謂爲郡守也。言我坐嘯空久爲，已經一年，而無德化及人也。善曰：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晊，時人爲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璠音津。晊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絃歌終莫取，撫枕^{善本作机字}令自嗤。良曰：子游爲武城宰，以絃歌化。言我於絃歌之化亦無所取，唯知卧病持枕，令我自輕笑。善曰：《論語》曰：「子游爲武城宰，聞絃歌之聲。」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七〕}。」阮籍《詠懷詩》曰：「噉噉令自嗤^{〔八〕}。」

校勘記

「一」「善曰」云云 原此節併入濟注，但云「善注同」。明州本同。今據贛州本及尤本複出，以明善與五臣濟注非全

同也。

「二」「臺」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是五臣作「臺」，各本良注亦可證。贛州本作「簾」，無校語又善注同。尤本亦作「簾」，注同。按，善注引《毛詩》見《小雅·都人士》，今作「臺」，《毛傳》同。《釋文》云：「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是臺與臺同。此善改引書「臺」為「臺」以就正文耳。宋本《謝宣城集》亦作「臺」。蓋贛州本改從竹頭「簾」，尤則從之，恐非是。

「三」「笠」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笠」。

「四」「禦雨」 按，今本《都人士》《毛傳》曰：「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然則此處「禦雨」或當作「禦暑」，「禦雨」上脫「禦暑」。笠，所以「五」字。又或以為今本《毛傳》「暑」、「雨」二字後人傳寫誤倒，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引汪龍說。

「五」校語「蟻」 原作「蟻」，善注同。按，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正文及善注皆作「蟻」，校語亦作「蟻」。今並據以改正。

「六」「汎汎」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洗洗」，非。按，所引見《釋名·釋飲食》，今本作「汎汎」。此本據以改正，是也。

「七」「机」 本書《赴洛道中詩》作「几」。按，几與机同。此亦善引書改字以就正文之例。

「八」「令」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本書《詠懷詩》作「今」，此或就正文而改之。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五言 銑曰：朏為隨王文學，帝徵朏，還都。道

中為詩，寄西府同僚，即除新安王記室。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朏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

賦，數集僚友。朏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朏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朏可還都。朏道中為詩，以寄

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向曰：言客悲與江流俱未央息。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

《毛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徒念關山近，終知返善本作反路長「二」。善曰：古樂府有《度關

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顏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

蒼。濟曰：耿耿，明淨也。蒼蒼，秋色也。善曰：秋河，天漢也。耿耿，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引領見京室

「三」，宮雉正相望平。翰曰：京室，謂齊郡丹陽也。三版曰雉。宮雉，宮牆也。言與己正相望也。善曰：潘岳《河陽縣

詩》曰：「引領望京室。」《東京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

金波麗鵲，玉繩低建章。良曰：金波，月也。玉繩，星名。鵲，館名。麗，猶明也。建章，宮名。低，謂星下於宮

也。善曰：《漢書》：歌云：「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鵲觀在雲陽

甘泉宮外。」《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星。」《漢書》曰：「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驅車鼎門外，

思見昭丘陽。銑曰：鼎門，丹陽郡門也。荊州有楚昭王冢。冢南曰陽。言我驅車至都門外「三」，乃思見荊州也。善曰：

《古詩》曰：「驅車策駑馬「四」。」《帝王世紀》曰：「《春秋》，成王定鼎于郊廓，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

曰：「冢大者爲丘，丘南曰陽。」《荊州圖》曰：「楚昭王墓，《登樓賦》所謂昭丘也「五」。」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

鄉？向曰：旦至暮，日光馳度尚不可保交接，何況隔兩鄉也？善曰：馳暉，日也。眺《至尋陽詩》曰：「過客無留軫，馳暉

有奔箭。」毛萇《詩傳》曰：「鄉，所也。」風煙善本作雲字有鳥路，江漢限無梁。濟曰：風煙之中，有飛鳥來往，江漢之水限閼，無橋梁也。善曰：《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華也〔六〕。委，謂零落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善曰：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爵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七〕。」寄言爵羅者，寥廓已高翔。良曰：爵羅者，捕鳥之人。寥廓，空也。高翔，言遠去也。此喻讒人將害於己。善曰：《喻蜀父老》曰：猶鷦鷯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

校勘記

「一」「返」 原此下無校語。尤本作「反」。明州本、贛州本亦作「反」，無校語。按，據善注引顏延年《秋胡詩》，可知善自作「反」。今據以增此校語。五臣則作「返」。反與返通。

「二」「領」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顧」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顧」。按，善注引潘岳《河陽縣詩》「引領」，則善本原當作「引領」，蓋各本所見傳寫而譌為「顧」。今刪原校語。《藝文類聚》卷三十一引及宋本《謝宣城集》並作「領」。

「三」「都」 原作「東」。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

「四」「馬」 原無此字。明州本同。今據贛州本及尤本補。此所引見《古詩十九首》「青青陵上栢」。

「五」「荊州圖曰」云云 尤本「圖」下有「記」字，「曰」下有「當陽東有」四字，「昭丘」上有「西接」二字。

按，尤本與本書《登樓賦》善注引稍合。又「登樓賦」下，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衍「曰」字，胡克家引陳校

亦刪「曰」字，是也。此本不衍。

「六」「也」 陳本誤作「草」字。

「七」「申」 原作「中」。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

酬王晉安一首

五言 銑曰：晉安郡守王德元也。酬者，言先贈詩，今有答也。

善曰：《集》曰：「王晉安，

德元。」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泉州也。」

謝玄暉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向曰：稍稍，樹枝勁彊無葉之貌。塗塗，厚也。言厚露晚乾。晞，乾也。 善曰：《爾雅》

曰：「梢，梢櫂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櫂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

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濟曰：言晉安知有橘柚，而不知有鴻鴈。蓋答所贈詩意

也。 善曰：《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櫨，碧樹而冬生。」櫨，則柚字也。鴻鴈南棲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

寧知也。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翰曰：拂霧，言早也。青閣，朝堂也。旰，晚也。彤闈，宮門。謂尚書處也。 善

曰：《左氏傳》：趙鞅曰：「日旰矣。」《說文》曰：「旰，日晚也。」悵望一途阻，參差百慮依。良曰：悵望，恨也。

言但恨此一道阻隔之事，而參差因漸，百慮來相依也。 善曰：蔡邕詩曰：「暮宿河南悵望。」《周易》：子曰：「一致而

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爲至。」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銑曰：言春草至秋更加綠。公子，謂德元。言歲

時已改，君猶未歸。晉安在國東，則西可知也。善曰：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草秋而更綠，公子尚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向曰：贈詩蓋有相與幽棲之志，故言久滯京洛，使緇黑之塵染污素衣也。言此喻讒人將污己之貞潔也。善曰：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校勘記

「一」「河南」原作「何」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本書前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善注引蔡邕《初平詩》曰：「暮宿河南悵望，天陰雨雪滂沱。」則此注所引「河南」二字誤作「何」字矣。今據改正。

「二」「能」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所引見《檜風·匪風》，字作「將」。鄭箋釋「將」為「能」，蓋善依之而改經文，以就正文耳。

奉答內兄希叔一首

五言善曰：《顧氏家譜》曰：「盼，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

濟曰：蕭子顯《齊書》云：「陸厥，字韓卿，吳人也。好屬文，州舉秀才，後遷至太子

少傅。」「二」此詩爲內兄顧盼先贈詩，故有此答。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

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遷後軍行參軍。」「三」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四」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選太子太傅功曹

嘉惠承帝子，躡^{所綺}履奉王孫。翰曰：帝子，太子也〔五〕。言已承其嘉惠也。躡，步也。履，衣冠之履。奉，侍也。王孫，

謂太傅王晏也。善曰：帝子，謂竟陵王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六〕。《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

「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爲王。」《長門賦》曰：「躡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

孫，有異才。」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良曰：屬，會也。金馬，署名。銅龍，太子門名。言我無才，幸會叨預此中之

職，誠爲點污也。善曰：《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爲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

署。」點銅龍門，謂爲太傅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出入平津

邸，一見孟嘗尊。銑曰：公孫弘封平津侯，開東閣待士。邸，國舍也。田文封孟嘗君，亦好賓客也。謂已事太子，亦得出入

邸舍，爲公侯所尊敬也。善曰：孟嘗，喻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弘爲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與參謀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其一向曰：歸來，

謂歸其私家，翳桑柘也。涼溫，冷熱也。言朝去官，暮則冷也。善曰：左太沖《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

涼溫，喻貴賤也。徂落固云是，寂蔑終如斯〔七〕。銑曰：徂落，死也。寂蔑，猶寂寞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善

曰：徂落，猶凋落也。《羽獵賦》曰：「萬物徂落於外。」荀組《七哀詩》曰：「何其寂蔑。」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

池。翰曰：杜，塞；清，淨也。蔣詡門有三徑。檻，欄楯也。言感此涼溫之事，塞門絕交。善曰：《漢書》曰：「王陵杜

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鳬鵠嘯儔侶，荷芰

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汎漣漪。其二濟曰：鳬鵠，水鳥名。荷芰，水草名。嘯，鳴也。參差，初生不齊也。田田，

蓮葉貌。風吹水成文曰漣。及爾，謂與顧盼汎之也。漪，水文也。善曰：《蜀都賦》曰：「鴻儔鵠侶。」《古樂府詩》曰：

「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八。良曰：邢顒為平原侯植家丞，防閑以禮，與植不合，庶子劉楨有才華，而植重之。人問之，以為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九。家丞，亦家臣也。謂盼為邵陵王常侍，故有此言也。善曰：《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

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而禮遇殊特，顒反踈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人^{善本作民字}。良曰：王門，謂邵陵王門也。俊，賢俊也。善曰：鄒陽上書曰：

「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尚書》曰：「峻民用康。」峻與俊同。離宮收杞梓，華屋當^{善本作富字}徐陳。銑曰：離

宮、華屋，皆太子宫館也。收，取也。杞梓，良木名，喻賢才也。徐，徐幹。陳，陳琳。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時，並以才華為友善也。善曰：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卞壺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宫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

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塤簫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為五官郎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平明上林苑^{一〇}，日入伊水濱^{其三翰曰：言}

晨夕侍游，不常其所。善曰：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之間。」

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濟曰：阮瑀善書記。翩翩，輕舉貌。劉公幹善於詩賦。歌，亦詩之通稱。妙絕者，謂過人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一一}。」相如恧溫麗，

子雲慙筆札。銑曰：司馬長卿善為文章。恧，慙也。谷子雲妙於筆札。此人皆王侯賓客，對我兄盼則慙恧。善曰：《西

京雜記》曰：「枚臯文章捷疾，長卿制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恧，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駿足思長

阪，柴車畏危轍。向曰：駿，良馬也。良馬思遇長阪以騁其足。柴車，弱車也。畏，懼也。危轍，險路也。駿足，喻盼。柴

車，喻己也。善曰：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棗臺產《答杜育詩》曰：「二：」「矯矯駿足，繁纓朱就。」《韓詩外傳》：齊子曰：「臣賴君之賜，駕馬柴車可得而乘也。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其四濟曰：嵇康與向秀居山陽縣，常爲竹林之讌。石崇河陽有別業。言我愧無歡讌，空有別業。善曰：《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陽縣，與向秀遊於竹林，號曰七賢。」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翰曰：秦昭王遺平原君趙勝書曰：「幸君過寡人，與君十日之飲。」呂安、嵇康相思，命駕千里游也。中散大夫，康官也。善曰：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干寶《晉紀》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渤海方淫滯，宜城誰獻酬。良曰：勃海郡，文帝與吳質、徐幹所游處。宜城出美酒。喻兄吟事邵陵王，彼爲淫滯之樂，而此美酒無人相與獻酬也。善曰：言己之事竟陵，猶徐、吳之在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之所也。《國語》曰：「底著淫滯。」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銑曰：屏居，猶隱居也。臨此歲方秋，喻己之將老也。善曰：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其五良曰：惜，傷也。傷歲時不相待，日將暮矣，無輕舟以濟。喻己之老，不遇濟時之材。言此以傷時也。善曰：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子諒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校勘記

「一」「後遷至太子少傅」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濟注同。按，此五臣蓋襲用善注而有脫誤，見下「少傅」下無「主簿」

二字，則大誤矣。

「二」 「遷後軍行參軍」 原作「後至行軍參軍」。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南齊書·陸厥傳》改。

「三」 「令赦」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南齊書·陸厥傳》作「赦令」。皆作「令赦」亦可通。

「四」 「選」 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作「遷」。胡克家云作「遷」是。今按，厥既以秀才而銓錄為太傅功曹掾，則字當作「選」，不作「遷」也。

「五」 「帝子，太子也」 按，時太子為肅長懋，即文惠太子。善注：「帝子謂竟陵王也。」是也。五臣翰注非是。

「六」 「王孫，謂太傅王晏也」 按，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帝子、王孫，皆指竟陵。下『點銅龍』，乃言遷官平津，『孟當』始指王晏。」何氏說是也。善注非。

「七」 「蔑」 贛州本作「蔑」，校語云：「五臣作『蔑』。是善本作『蔑』，尤本正作『蔑』。注同。按，蔑乃蔑之俗字。又『如』，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始』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始』字。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如』。胡克家曰：『『始』字義未安，或各本所見善傳寫誤。』按，胡氏所校是，善亦當同五臣作『如』。今刪原校語。」

「八」 「家臣」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胡克家曰：「何校：『臣』改『丞』。陳云：『臣，丞誤。案：各本皆作『臣』。詳五臣良注：『家丞，亦家臣也。』是其本作『臣』，意與下『民』、『陳』、『濱』為協。然庶子同是家臣，而以『及』為言，殊乖文義。恐此詩自通協『丞』字，善並不作『臣』，故但引『家丞』，更無申說也。各本皆以五臣亂之。」許巽行《文選筆記》附嘉德謂：「通協之說未然。此詩義取『家丞』，固協用『臣』。家丞，古亦通稱家臣，非『丞』誤也。或云正文『家臣』，注作『家丞』，李必有申說丞、臣異同之注。然考任彥昇《代褚諮議表》，正文『家臣』，注引作『家丞』，亦無申說，與此正同。是可知以『丞』證『臣』，丞、臣二字通用不別，亦可證善本自作『臣』字。」按，當以許嘉德說為是。

「九」「丞」原作「臣」。陳本、正德本及袁本同。皆非。今據善注引《魏志》文改。此節良實用《魏志》文。下注云「家丞，亦家臣也」，謂《魏志》之「家丞」亦即此詩之「家臣」也，則字當作「丞」可無疑矣。

「一〇」「明」原此下有校語云：「善本作「旦」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旦」。按，據善注引《楚辭》「平明」，則善自作「明」。作「旦」者蓋各所見善本誤耳。今刪原校語。贛州本作「旦」，校語云：「善本作「明」，則「善本」當「五臣」之誤，叢刊本已改正之。又按，「平明」與下句「日入」並以疊韻為偶，則陸詩自當作「平明」可知矣。」

「一一」「也」原作「之」。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及本書《與吳質書》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

「一二」「棗臺產」原「臺產」作「道彥」。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臺彥」。皆非。按，《晉書·棗據傳》，據字道彥，其一子名嵩，字臺產。棗嵩與杜育善，《文館詞林》卷百五十七載其《贈杜方叔詩》，方叔即杜育字。然此所引答詩者亦當是「棗臺產」。各本所見誤「臺產」為「臺彥」，此本又誤改為「道彥」耳。今據改正。

贈張徐州謨

所六

一首

五言〔一〕

范彥龍

濟曰：范雲，字彥龍，武興人也。事齊為竟陵王子良文學，至梁為散騎侍郎。張謨為徐

州刺史，臨去，就雲別，不見。雲後作詩贈之。

田家樵采去，薄

博

暮方來歸。翰曰：樵采，謂采樵也。

善曰：《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雜詩》

曰：「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

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之文也。」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良曰：稚子，小子也。客，謂張謨也。」

扉，門也。善曰：《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葦門，荆竹織門也。」儋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銑曰：儋從，謂隨謏行者。玳，玳瑁也。裘，衣裘也。珠玳，言裝飾之盛，衣輕馬肥也。善曰：《吳都賦》曰：「儋從奕奕。」《廣雅》曰：「儋，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玳瑁簪^三，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軒蓋照墟落^四，傳瑞生光輝。向曰：墟，居，落，籬也。傳，驛馬也。瑞，節信也。謂軒蓋瑞節照所居，生光輝也。善曰：《說苑》：翟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闥？濟曰：以小子說，所以疑也。徐，徐州也。方牧，謂刺史也。言思舊之道，於今以微，凡人心，棄於卑賤，而君獨眷我於衡門之下。善曰：阮瑀《止欲賦》曰^五：「意謂是而復非。」《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也。」《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病也^六。」衡闥，衡門也。或以衡闥為絃韋，非也。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翰曰：揮，散也。言我恨不得殺雞蒸黍，與故人敘離散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懷情徒悵悵^{音草，善本作草草字}，淚下空霏霏。良曰：悵悵，憂貌。霏霏，淚下貌。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銑曰：鴈可傳書，故言之。徐州在西北，故云西北飛也。善曰：《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楊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

鍾離置徐州，齊以爲北徐州也〔七〕。」

校勘記

〔一〕「謬」 陳本、正德本同。是五臣作「謬」，濟注亦可證。明州本、贛州本亦作「謬」，並無校語，則所見善本亦作「謬」。尤本作則作「稷」。按，當作「稷」。張稷字公喬，齊末為北徐州刺史。《梁書》、《南史》並有傳。尤蓋據以校改之，是也。作「謬」者誤。詳見本書丘希範《侍樂游宴送張徐州應詔詩》題下校勘記。

〔二〕「循」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脩」，誤也。此本與本書張景陽《雜詩》同。

〔三〕「玳」 原作「璫」。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玳」。今據改。按，由正文可知善自作「玳」。作「璫」者，蓋各所見本依今《春申君列傳》而改，然失善之舊矣。

〔四〕「軒」 原作「輕」。正德本同。按，五臣當作「軒」，各本向注「謂軒蓋」云云可證。陳本正作「軒」。尤本作「軒」，明州本、贛州本同，亦無校語，是善本亦作「軒」。今據改。

〔五〕「阮瑀」 原「瑀」作「瑯」。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瑀」，是也。本書曹顏遠《思友人詩》注引此亦作「瑀」。今據改。

〔六〕「病」 原作「痛」。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爾雅·釋詁下》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譌。

〔七〕「以」 原下有「荊州」二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刪。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衍。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五言向曰：「古意，謂象古詩之意也。此贈中書監王融也。」善曰：《集》曰：

「覽古贈王中書融。」

范彦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濟曰：青瑣，門名。雲爲通直郎，不敢正言，故云攝。中書監曰鳳皇池。善曰：王融答詩

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爲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

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悲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

賀我耶！』誰云相去遠？眈眈阻光儀。翰曰：眈眈，不見貌。阻隔光景容儀。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

「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岱山饒靈異，淮善本作沂字

水富英奇。良曰：岱山，太山也。淮水，水名。二處並出琅邪王氏也。靈、英，並賢俊。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

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漢書》有琅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由秦遷于琅邪之

臯虞，後徙于臨沂。逸翮陵北海，搏飛出南皮。銑曰：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子皆蒙魏文帝深眷，故言地以明

人。言逸翮搏飛，陵出於徐幹、吳質者，謂王氏多才子也。善曰：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人

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

上。」司馬彪曰：「搏，圜也。圜飛而上，若扶搖也。」遭逢聖明后，來栖桐樹枝。向曰：以鳳喻賢人也。言鳳鳥與賢

人皆逢聖君而後出。桐樹，鳳所栖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

「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濟曰：莫莫，盛貌。離離，下垂貌。喻明君厚祿養賢。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可栖復可食，此外亦何爲？翰曰：桐樹可栖，竹實可食，喻中書省官祿可居食也。何爲，言何所爲，當止足也。善曰：《古詩》曰：「賤妾亦何爲^{〔四〕}。」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良曰：鷦鷯，小鳥也。一粒，一米也。言食少而易有餘貲。以此喻己也。善曰：《鷽鷽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校勘記

「一」「此」 陈本作「范彦龍」三字，無上下二「也」字。按，《南齊書·王融傳》，融永明中為中書郎，十一年兼主客郎，旋以寧朔將軍、軍主下獄賜死，未任中書監之職，「監」字不當有，或改作「郎」。

「二」「由」 原作「曰」。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从胡克家校改。胡氏又曰：「《王文憲集序》：『其先自秦至宋。』注引《琅邪王氏錄》云：『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云云。即所云『由秦遷』也。『漢紀』，漢世也。《集序》：『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注引《漢書》：『王吉，琅邪人。』即所云『漢遷琅邪』也。《琅邪王氏錄》者，何法盛《晉中興書》之篇目。此注所引《晉書》未稱何家，疑亦《琅邪王氏錄》文，與《集序》所引本相承接。」

「三」「栖」 原作「棲」。今据陈本、正德本及明州本改，以与五臣正文相应。下翰注中「栖」字同。栖与棲字同。

「四」「亦」 原作「擬」。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本書《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篇改正。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

五言善

曰：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溪立^{〔一〕}。」《劉孝標集》曰：「郭桐廬峙。」

任彥昇銑曰：昉爲新安太守，郭峙爲桐廬令，故伺候也。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蓄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則郭君也。善曰：

《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涿令行春返，冠蓋溢川坻^{音池}。濟曰：滕撫爲

涿令，風政修明也。行，視；返，還也。言峙之德有類於撫，故視百姓春田而還也。坻，岸也。溢川岸者，言冠蓋盛多也。善

曰：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

流愛于民^{〔二〕}。」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

也。」坻或爲湄^{〔三〕}。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翰曰：萃，聚會也。望久則悲，聚會則歡，應事而感，不能自執持

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四〕}。豐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良曰：

湍險自此而多。豐嶂，重山也。山深易爲音響，更增猿啼而益悲也。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銑曰：言我爲客之心

幸而暫止者，爲遇心期也。心期，謂峙也。善曰：《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親好自斯絕，孤游從此辭。向

曰：親好，亦謂峙也。孤游，自謂也。言從此告辭。善曰：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款。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校勘記

「一」「桐溪」原「桐」下有「廬」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輿地志》所云之富陽，即富春。《元和郡縣圖志》「江南道睦州」下云：「桐廬縣，本漢富春縣之桐溪鄉，（吳）黃武四年分置桐廬縣，以居桐溪地，因名。」然則，此「桐廬溪」當作「桐溪」，蓋涉上「桐廬縣」而誤衍耳。今據刪。又「立」，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作「也」，非。

「二」「流愛於民」原下無「謝承後漢書曰」云云十三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許巽行《文選筆記》曰：「下當脫『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淮陰太守』十三字。」按，許氏所說當是。善注「行春」以下十一字，見《後漢書·鄭弘傳》「遷淮陰太守」下，李賢注引謝承《後漢書》，文字稍有不同，而與《北堂書鈔》卷五十、《藝文類聚》卷四十六引同，唯《後漢書》「淮陰太守」彼作「臨淮太守」。（按，漢郡無淮陰，當以《書鈔》等為是，據《後漢書·郡國志》，臨淮郡漢武帝置。後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更為下邳國。鄭弘為臨淮太守，蓋在更名之前。《後漢書》誤，點校本改為「淮陽太守」亦未得。）善注無此十三字者，蓋後人因「臨淮太守」與所見《後漢書》不合，故妄刪之。致使鄭弘之事混為滕撫事矣。今據《書鈔》、《類聚》補此十三字。

「三」「坻或為湄」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梁章鉅引姜氏皋曰：「坻與湄古無通者。《說文》：『坻，小渚也。從土，坻聲。』《詩》曰：『宛在水中坻。』從土，坻聲。汭，坻，或從水、從久。渚，坻，或從水、從耆。《集韻》亦云：『坻或作渚。』疑『湄』是『渚』字，傳寫之譌。」

「四」「險」贛州本作「嶮」，校語云：五臣作「險」。今尤本作「險」，恐以五臣亂善。然善注中未及此字，無以訂之。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翰曰：旅，舍也。言行客多憂，故作詩自慰，次於贈答也。善曰：哀傷、贈答，皆潘居

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濟曰：蟬翼輕薄，以喻己微細也。弱冠，謂二十時。忝，辱。被辟為太祖掾也。善曰：岳

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在疾妨賢路，再升上宰朝。翰曰：

疾，病也。自謙以病敗不才之姿，再為上宰府掾，是妨賢明之路也。再，謂楊駿、賈充俱辟為掾。善曰：言已在病，以妨賢路

也。《毛詩》曰：「粦粦在疾。」《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羣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

尉府。猥荷公叔舉，違善本作連陪廁王寮二。良曰：廁，列也。魯公叔文子升公朝。言我猥荷，此時升於公府為掾，而

今遠離陪侍，列天子之外寮也。善曰：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太尉舉為郎，已見《閑居賦》。許慎《淮南子注》曰：

「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

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長嘯歸東山，擁耒耨奴豆時苗。銑曰：擁，執；耒，耕也。耨，除草也。言歡歸東山理農

業也。善曰：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銑曰：纖，細；隕，落；趾，根也。飛莖，直生枝也。喬，高也。纖葛生幽谷中而出於陵，榮條敷峻巖上而落於根。言高卑升降無常，在一朝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二者升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向曰：小人，自謙也。言逢時通泰，恨我道之獨消。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禰衡書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譬如野田蓬，幹鳥活流隨風飄。濟曰：皆自謂所似耳。幹，轉也。善曰：《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鵠冠子》曰：「幹流遷徙。」如淳《漢書注》曰：「幹，轉也。」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徭。翰曰：都邑游，謂昔爲尚書郎。河朔徭，謂河陽令也。徭，役也。善曰：《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尚書》曰：「王次于河朔。」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音消。良曰：凱風，長養萬物之風。綃，輕絲也。揚微綃，謂和而不猛。善曰：《毛詩箋》曰：「顧，視也。」《呂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縑也。」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峒嶢。銑曰：洪流，黃河也。浩蕩，廣也。脩芒，芒山也。峒嶢，高也。善曰：浩蕩或爲濟蕩。音唐。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向曰：京，洛陽也。邇，近也。言去京室雖近，而身不得往，實遼遠也。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又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平，協韻。向曰：恐不能劭繼先賢之令名。善曰：《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小雅》曰：「劭，美也。」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平聲？翰曰：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善曰：《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生年不滿百。」欸善本作頽字如敲善本作稿字石火五，瞥匹滅若截道飈。

良曰：敲，擊也。瞥，暫見也。言擊石之火，截道之風，暫見即滅，人之在世亦猶是也。善曰：《爾雅》曰：「頰，光也。」

《毛詩》曰：「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古樂府詩》曰：「鑿石見火能幾時。」

《說文》曰：「瞥，見也。」張衡《舞賦》曰：「瞥若電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齊都無遺

聲，桐鄉有餘謠。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是無遺聲也。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吏人愛而歌

焉。是有餘謠也。善曰：《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漢書》曰：「朱邑爲桐鄉嗇夫，

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邑人爲之起冢立祠也。」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向曰：純，專也。言天見約而謙

者則福之，矜驕而盈者則害之。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成罽曰：「在約思純。」孔安國

《尚書傳》曰：「自賢曰矜。」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忪。濟曰：忪，偷也。猶苟且也。言我雖無良宰之德，視養

人庶幾不爲苟且也。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忪，君子是則是倣。」毛萇曰：「忪，偷也。」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翰曰：洪河，黃河也。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濟師洪河。」川氣冒山嶺，

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詩音止九，游魚動圓波。良曰：冒，覆也。湍，急流也。激，衝也。巖阿，山曲也。小渚曰

詩。圓波，謂魚動波起而圓也。善曰：《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韓詩》曰：「宛在水中詩。」薛君

曰：「大渚曰詩。」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銑曰：厲，急也。菊，草名。至秋

始花，故云秋華。南路，謂京道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今言南路在近，伐柯亦不遠也。善曰：《禮記》

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左氏傳》：穆叔曰：

「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大夏緬無覲，崇芒鬱嵯峨。向曰：大夏，東京門名。緬，遠；覲，

視也。言大夏門遠而不見也。芒，山名。嵯峨，山高貌。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

尺。」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摠摠都邑人，擾擾俗化訛。五戈切。濟曰：摠摠、擾擾，皆衆也。言都邑人衆，俗化訛僞也。善曰：《楚辭》曰：「紛摠摠兮九州。」王逸曰：「摠，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僞也。」「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翰曰：萍之依水，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變，亦猶是也。善曰：《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良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風舒緩，博乃勅功曹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禮節皆如楚趙，百姓皆賴之。善曰：《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勅功曹官屬多衰衣大裙，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皆如楚趙。」裙，音紹。裙，袴也。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銑曰：蓬之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衆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善曰：《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婁護曰：「呂公託身於我。」《史記》曰：「秦更名人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向曰：處子賤理單父，常鳴琴而單父理。言我位即同之，化乃愧其不至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濟曰：豈敢以此官爲微小？但恐辱負荷之任也。

校勘記

「一」「違」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連」。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連」。贛州本亦作「連」，校語云：五臣作「違」。胡克家謂作「連」者非，曰：「違，去也。去陪臣而廁王寮也。『連』字不可通，傳寫誤耳。」

「二」「縑也」 尤本下有善音「音消」二字。按，陳本、正德本正文「縑」下原無「音消」二字音注，此蓋合併兩家注時移善音為五臣音耳。

「三」「音唐」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唐」作「西」。胡克家曰：「『浩蕩或為濟蕩，音西』不可通，必有譌錯。」按，此之誤在音注「西」字。此本改為「唐」，亦猶未得，疑原當作「蘊」字。據善注知「浩蕩」一本作「濟蕩」。「蕩」字有兩讀：一為蕩水之蕩，他郎切；一為浩蕩之蕩，徒朗切。善因「濟蕩」二字連文，恐人誤為二水名，故特於其下加音注「蘊」字，以明「濟蕩」即「濟濟蕩蕩」之省，狀水盛之貌也。蓋「蘊」字原版損壞上「蕩」，「皿」又譌為「西」耳。此本改為音「唐」，則仍誤為水名之「蕩」矣。因無版本依據，姑仍其舊，僅出一說，聊備參考。

「四」「生」 贛州本同。明州本及尤本上衍「人」字。按，所引見本書《古詩十九首》。

「五」「敲」 原下無校語「善本作槁字」。贛州本作「槁」，校語云：「五臣作『敲』」。尤本亦作「槁」，此二本與明州本善注亦同。是善本作「槁」。今據以增此校語，並改此本善注「敲」為「槁」。按，槁為敲之借。

「六」「塵」 尤本下有善音「瞥，孚說切」四字。

「七」「德」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得」。按，此所引見《季氏》。今《十三經注疏》本作「德」，阮元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作『得』。案，得與德字雖通，然此處自當作『德』。」本書《西征賦》注引亦作「德」。

「八」「由」 尤本作「猶」。猶與由古字通。

「九」「詩」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時』字。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作『時』，校語云：『五臣作『詩』，音止。尤本亦作『時』。胡克家引陳云：『『時』當作『詩』，見前謝叔源《遊西池詩》注。』」胡克家又曰：「《集韻》六『止』云：『沚、詩，或從寺。』又云：『詩、澍或從時。』然則必潘詩異本有作『澍』者，或用『詩』改『澍』，遂誤為『時』耳，非善、五臣之不同也。善注中二『沚』字皆當作『詩』。蓋《毛詩》作『沚』，訓小渚；《韓詩》作『詩』，訓大渚，故善引《韓詩》及薛君章句以注『詩』，不知者又誤改『詩』作『沚』，致與正文歧異。」

按，陳、胡二氏所校是也。今刪原校語，並改善注中「汴」為「詩」。又按，善注引薛君曰：「大渚曰詩。」疑「大」字當作「小」。《穆天子傳》卷一「飲於板詩之中」，郭璞注：「詩，小渚也。」是也。

「一〇」「偽也」 尤本下有善音「五戈切」三字。

「一一」「部」 今《漢書·朱博傳》作「郡」。

「一二」「史」 原作「吏」。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朱博傳》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譌。下「史」字同。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翰曰：岳自河陽令遷懷令，有思京之意。

南陸迎脩景^二，朱明送末垂。良曰：南陸，日道也。日行南道。脩，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日影長也。朱明，夏

也。送末垂，謂六月將盡之時也。善曰：《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

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

春之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曦^{善本作羲字}。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此時暑盛，故稱赫曦。赫曦，炎盛貌。

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柳樹賦》曰：

「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賦注》曰：「赫羲，盛也。」朝想慶雲興，夕遲^去白日移。揮汗辭中宇，

登城臨清池。向曰：慶雲，瑞雲也。遲，待也。謂苦熱，思待雲起日移也。宇，屋也。言出中屋，登城臨池以候涼氣也。

善曰：遲，猶思也。《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逵《國語注》曰：「揮，灑也。」《楚辭》曰：「爨土鬻于中宇。」

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濟曰：飈，風；圃，園也。華果，諸果實也。衢，道也。

列，行列也。椅，桐類也。善曰：靈圃，猶靈囿也。《東征賦》曰：「導通衢之大道。」椅，梓屬。瓜瓞蔓長苞，薑芋紛

廣畦。翰曰：瓞，小瓜也。苞，叢生也。薑芋，菜屬。言瓜引蔓於叢草之下，薑芋之屬紛滿於廣大之畦也。善曰：《韓詩》

曰：「綿綿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

也。」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良曰：芊芊，離離，長茂貌。善曰：《禮記》曰：「故栽者培之。」凡蒔

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

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銑曰：施用。虛薄，謂無才德，乏於時用也。兩邑，則河

陽、懷縣也。政，化；績，功也。京輦，謂天子所居輦轂之下也。迄，至也。善曰：《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

卑。」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器非

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向曰：廊廟，廟堂也。言無是材器，數出外職，固亦宜之。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非

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徒懷越鳥志，眷戀想

南枝。濟曰：越鳥在北地，則巢亦南枝。言我亦同是而戀京室也。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善曰：《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

得其序。」《楚辭》曰：「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爲思。去聲。翰曰：寵辱之事理當驚，我則易之，

以爲不足驚。然戀本鄉之深，實難爲情思也。善曰：《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也？爲下，得之若驚。」是謂寵辱若

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

熾。良曰：「泮，散；熾，盛也。謂早春已及於夏。」善曰：《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所吏。登城望郊甸，游目歷朝寺。銑曰：淹，滯；駛，急也。感還期之遲，傷年運之急，乃登城遠望，意歷京邑朝寺也。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也。」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向曰：小國，謂懷縣也。寂，閑也。善曰：《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音值。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濟曰：攪，猶亂也。善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祇攪我心。」《孟子》曰：「浩然有歸志。」眷然顧鞏洛^{〔七〕}，山川邈離異。翰曰：鞏洛，潘岳墳塋所在也。眷彼與此，山川遠而間殊也。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征賦》。《楚辭》曰：「終免獨離異。」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良曰：簡書，刑書也。言我願還鄉，而畏忌此刑書也。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萇曰：「簡書，戒命也。」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音伺。銑曰：祇，敬；恪，勤也。言我敬奉社稷，勤居所處職司也。善曰：《論語》：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敬恭朝夕^{〔八〕}，恪居官次。」

校勘記

「一」「陸」原作「陵」。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改正。

「二」「芊芊茂也」按，善本正文作「仟」，則此下宜有異同之注。

「三」「朝子」原作「鼃錯」。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按，《漢書·藝文志》有《鼃錯》三十篇，《隋書·經籍志》作《朝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鼃錯撰。檢本書陸士衡《齊謳行》善注引此作「晁錯新書」，又班孟堅《答賓戲》注引作「朝錯新書」，朝與晁同鼃，皆依《隋志》立目。而此本作「鼃錯」者，則依《漢志》而改書名，失善注之舊矣。

「四」「諭」原作「謂」。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

「五」「春秋代遷逝」四句 尤本屬前一首，叢刊本亦不提行另起，皆非。

「六」「何謂也爲下得之若驚」 尤本「也」作「寵辱寵」三字，又「得之若驚」下有「失之若驚」四字。胡克家曰：「此尤據王弼注本校添，未是也。」

「七」「眷」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卷」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卷」。按，據善注，善本當作「眷」，與五臣無異，各本所見傳寫誤矣。今刪此校語。

「八」「公鉏敬恭朝夕」 原「公鉏」下有「曰」字。今從胡克家校及《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文刪。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衍。

迎大駕一首

五言善曰：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永康二年〔二〕，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向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騎奔下邳。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

迎大駕還洛。尼時預焉，故有此詩。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繁被廣隰。濟曰：岑崟，峻貌。迅，疾；被，滿也。繁，蟠蒿也。下濕曰隰。善曰：《爾雅》曰：「繁，蟠蒿也。」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翰曰：順，從；集，止也。晝日從長道而行，至夜無所居止。此謂時之亂也。善曰：《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苦寒行》曰：「暮無所宿棲。」歸雲乘幘^{許偃}浮，淒風尋帷入。良曰：幘，車網也。淒風，悲風也。帷，車幔也。善曰：傅毅《七激》曰：「仰歸雲，愬遊風。」《說文》曰：「乘，覆也。」帷，車飾也。《子虛賦》曰：「張翠帷，建羽蓋。」然此雖無翠羽，而帷蓋即同也。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嶮澁。銑曰：深識士，虛設以發下詞也。夷，平也。世亂未平，崤谷函關之路尚嶮澁未通也。善曰：《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假爲深識之言也。《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崤函之固。」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向曰：狐狸、豺狼，皆喻貪亂之臣。夾轅、當路，謂親近執權勢也。善曰：《漢書》：侯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翔鳳嬰籠檻，騏驎見維繫。濟曰：翔鳳、騏驎，喻賢人也。籠檻、維繫，言被拘繫，不得施其用也。善曰：翔鳳、騏驎，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驎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鸚鵡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繫之維之。」俎豆昔常聞^五，軍旅素未習。翰曰：俎豆，禮事也。素，本也。言我禮儀之事，昔則聞也，軍旅之事，本未閑習。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良曰：託言深識之士，而實尼自謂也。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戢斂而行。此假言之，其實屬君也。善曰：既假爲彼人之辭，故自謂爲君也。《毛詩》曰：「載戢干戈。」

校勘記

「一」「永康二年」按，據唐《晉書·東海王越傳》及《通鑑》，越唱義奉迎大駕事在永興二年，「康」當「興」之誤。向注同。

「二」「苦寒」原作「短歌」。按，所引之詩見本書魏武帝《苦寒行》。今據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誤。

「三」「蘇秦」原「秦」作「武」。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秦策》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誤。

「四」「侯」原作「杜」。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侯」，與《漢書·孫寶傳》文合。今據改。又「寶」，原作「保」。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又下「當路」，《漢書》作「橫道」。《後漢書·張皓子綱傳》綱用侯語，改作「當路」，蓋善從改以就正文耳。

「五」「常」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嘗」。常與嘗通。

赴洛詩二首

五言「一」善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

誤也。

陸士衡銑曰：此詩赴太子洗馬時作也，後篇意乃在東宮作，蓋撰者合也。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列

善本作烈

心。向曰：高符，瑞命也。列，猛也。言望於世俗富貴則無瑞命，營道藝之術又無猛

心。善曰：《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反，憲不忍爲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靖端肅有命，假楫越江潭。音尋，協韻。濟曰：靖，清；端，正；肅，敬也。有命，君命也。假借舟楫以渡江潭。潭，江之深也。善曰：《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渡也。」《楚辭》曰：「遊於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翰曰：邁，行；揮，拭也。廣川陰，江南岸也。言親友贈行，拭淚而別於此處。善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良曰：膺，胷也。撫膺解手而離別也。言別後長歎鬱結，思其所遺之音信也。善曰：《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假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無迹有所匿，寂寞善本作漢字聲必沈。銑曰：謂離別後，迹無所見，聲無所聞。匿、沈，皆不見之貌。善曰：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漠，音之主也。」迹，或爲積，非也。肆目眇弗善本作不字及，緬然若雙潛。向曰：肆，縱；緬，遠也。言縱目遠視而不相見，故意相思，緬然若雙潛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緬，已見上文。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濟曰：玄渚，江中洲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北行已歷長林。善曰：《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臚臚孤獸騁，嚶嚶思鳥吟。翰曰：草木叢生曰薄。翳，蔽也。臚臚，獸行貌。嚶嚶，鳥聲。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臚臚，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羣。」《毛詩》曰：「鳥鳴嚶嚶。」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良曰：堂，謂母。室，謂妻。善曰：感物，已見上文。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佇立慨善本作憫字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銑曰：歎，息也。言歎息悲涕爲仕晉，故歎惜不

得有懷歸之志。辛苦羈旅，誰堪爲此心也。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慨我寤歎。」歸志，已見上文。

羈旅遠游宦，託身承華側。向曰：承華，東宮門名。善曰：謂爲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

《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陸機《洛陽記》曰：「四」：「太子宮有承華

門。」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祇肅。濟曰：撫，持也。銅輦，太子車也。振，整也。言整冠纓，盡祇敬也。善曰：《左氏

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祇肅舊禮。」銅，或爲彫。歲月一何

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翰曰：歲月何易流轉，冬夏忽焉已改。言離經年歲，感物變易而情

悽惻。善曰：《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慷慨遺安念善本作愈字「五」，永歎廢寢食善本作餐食。良曰：遺，

猶復也。安，何，永，長也。善曰：《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永歎，已見上文。《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

廢寢食。」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尅。銑曰：誘，進；尅，遂也。善曰：《國

語》：楚藍尹亹曰：「飲食思禮，同宴思樂。」《毛詩》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憂苦欲何爲？纏綿曾與臆。向

曰：言憂苦之事，但纏於曾臆之間。善曰：《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張升《與任彥堅書》曰：「六」：「纏綿恩好，庶蹈

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曾臆。」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濟曰：霄，空；羨，願也。言瞻望陵空之鳥，願

假爾翼而歸飛。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詩》曰：「拚彼鸛斯，歸飛提提。」

校勘記

「一」「赴洛詩二首」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陸機卷》云：「此詩言親友贈邁、攜手永歎，下篇言托

身承華、寒暑已革，顯非一時一地之作，《文選》同作「赴洛」，非是。」並依善所見機《集》分列此二首為《赴太子洗馬時作詩》與《東宮作詩》。

「二」「假」 贛州本同。明州本及尤本作「寤」，誤也。按，此所引《毛詩》見《小雅·小弁》，字作「假」。

「三」「寂漠」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漠」作「寞」，非。下引《淮南子》「漠」，原亦作「寞」。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齊俗訓》改。善正文作「漠」，其注亦作「漠」自明。

「四」「洛陽記」 原「記」作「宮銘」二字，非。明州本、贛州本無「記」字，當脫。今據尤本改。按，《隋書·經籍志》有陸機《洛陽記》一卷，此也。本書善注屢引之。

「五」「念」 贛州本作「愈」，校語云：「五臣作「念」。此本與明州本校云：「善本作「愈」。尤本正作「愈」，注同。許巽行《文選筆記》附嘉德曰：「《說文》：『念，喜也。』善注引《東京賦》『安念』，則正文自作『念』，不作『愈』，今注亦誤。五臣作『念』，亦『念』之譌。」胡克家說同。按，五臣「遺安念」，良以「復何念」釋之，知其所見如此，若改「念」為「念」，則正文與注不相照矣。善作「愈」，亦未必誤。宋本機《集》正作「愈」。愈與念音義同。《穆天子傳》卷五「使孟念如畢討戎」，洪頤煊校云：「吳氏本作『愈』。」是也。此善注引《東京賦》作「愈」，或為與正文想應，改「念」為「愈」，善注中多有此例，今姑存其舊。

「六」「升」 原作「叔」。今從胡克家引陳校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誤。按，張升字彥真，《後漢書》有傳。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翰曰：此詩意與前二篇同。

陸士衡

摠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良曰：摠，攬也。嗚咽，悲哀也。密，猶近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摠轡。」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銑曰：世網，謂官事。嬰，纏也。善曰：江偉《答軍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進退惟準繩。」《說文》曰：「嬰，繞也。」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向曰：遵，循也。北渚，向北之渚。南津，別處也。善曰：永歎，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濟曰：曠，空也。紛紆餘，屈曲貌。草木叢生曰薄。杳，遠也。阡眠，原野之色。善曰：《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上林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翰曰：哀風，謂悲哀之風。孤獸，失羣獸也。更，經也。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錄》曰：「鷄鳴高樹巔。」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良曰：沈，深；悽，悲也。善曰：纏綿、佇立，已見上文。丁儀《寡婦賦》曰：「賤妾粲粲，顧影爲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遠游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安善本作案字轡遵平莽二。銑曰：脩，長；振，舉；策，鞭；陟，升也。

崇丘，高山也。莽，草也。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秦嘉

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夕息抱影寐，

朝徂銜思往。向曰：徂，往也。善曰：《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頓轡倚高善本作嵩字巖，側聽悲風響。

濟曰：頓轡，駐馬也。高巖，高山也。善曰：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

撫枕善本作几字不能寐，振衣獨長想。翰曰：墜，落也。輝，謂露色也。振，整也。善曰：《新序》曰：「老古振衣而

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校勘記

「一」「進退惟」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此三字誤作「維退進」，胡刻尤本作「維進退」。亦非。

「二」「安」原下無校語。明州本、贛州本同。陳本、正德本作「安」，是五臣作「安」。尤本作「案」，各本善注引

《漢書》「案轡」，則善本作「案」。今增此校語。《爾雅·釋話下》：「安，止也。」郝懿行《義疏》：「安，

通案。」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五言良曰：梁、陳，二國名。機爲吳王郎中令，行過之，故作此詩也。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銑曰：矯，舉也。崇賢，太子門名。言己昔蒙嘉善之運，得舉迹入此門，爲太子洗馬。善曰：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闕。」《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向曰：鳳鳴於梧，龍升於淵。然龍鳳皆喻東宮也。假翼、濯足，機之謙詞。善曰：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鶉鷩棲翔鳳之條，黿鼉遊升龍之川，識真者所爲憤結也。」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翰曰：大夫玄冕也。冶服，美服也。妍，好也。言爲大夫者無醜惡之人，況服鮮美，益使我妍好。善曰：《周禮》曰：「大夫玄冕。」輕劒拂鞶厲，長纓麗且鮮。濟曰：鞶，大帶。厲，帶之垂。言輕劒拂此垂帶，而長纓又鮮明也。拂，飾也。善曰：《禮記》曰：「男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爲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良曰：伏事，謂伏事於太子也。契闊，勤苦也。踰，越也。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爲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銑曰：薄，辭；肅，敬也。敬天子之後命，以就藩臣也。言辭天子爲吳王郎中令。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禮。」夙駕尋清軌，遠游越梁陳。向曰：夙，早也。言早駕尋古人軌跡，經過於梁陳之國。善曰：《毛詩》

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遠遊，已見上文。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良曰：感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臣枚臯、馬卿之屬。善曰：《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五言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濟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爲

鎮軍、建威參軍，後爲彭澤令，解綬去職。」曲阿者，縣名。善曰：沈約《宋書》曰：「陶

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少有高趣。爲鎮軍、建威參軍，後爲彭澤令，解印綬去職，

卒於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翰曰：齡，年也。委，安也。言我少年之時，寄心於事物之外，以琴書自安而已。善曰：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

以條暢。」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良曰：褐，短衣也。屢空，謂貧無財也。言身雖被短衣，家貧無資，常晏然欣樂而

無憂也。善曰：《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

書》曰：「楊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擔石之儲。」晏如也。」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銑曰：宛，蓄也。言時命

既來，且宜與之相會。將行，徘徊蓄轡，息於通衢。善曰：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

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通衢，已見上文。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踈。

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向曰：投，捨；策，杖也。謂捨所拄之杖，命早行之衆，將赴職，與田園漸踈也。眇眇，遠

行貌。綿綿，不絕貌。紆，縈也。善曰：《七命》曰：「夸父爲之投策。」《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又曰：「縹綿綿之不可紆。」王逸曰：「綿綿，細微之思，難斷絕也。」我行豈不遙？登陟_{善本作降字}千里餘。目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銑曰：言我之行，勞此長路，念山澤隱逸之居，故慙於魚鳥之適性。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_{善本作迹字}拘？聊且憑化遷，終及班生廬。翰曰：真想，謂無爲之事。言此事久在胷襟，誰謂形之與蹟更被拘止，聊且復依憑運化之遷移，終當同班固里上仁所廬也。善曰：《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虧其身。」《老子》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_四。」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里上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校勘記

「一」「擔」 原作「礪」。明州本、贛州本作「擔」，尤本作「檐」。按，今《漢書》作「檐」，與檐、擔通。今從明州本、贛州本改。

「二」「宜」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許巽行《文選筆記》曰：「『宜』當作『冥』。江文通《擬劉太尉詩》『治亂惟冥數』，注引此詩作『冥』，云：『冥，幽冥也。』陶《集》作『冥』。」按，彼善注所引據陶《集》，然五臣作「宜」，銑注可證。合併兩家者皆無校語，蓋善亦作「宜」，則《文選》自與陶《集》不同也。

「三」「逝」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遊」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遊」。胡克家曰：「各本所見非

也。善亦作「逝」。逝，往也。「遊」，但傳寫誤耳。」按，胡氏所校是。今刪原校語。陶《集》作「逝」。

「四」「六十而」原無此三字。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有，與《莊子·寓言》文合。今據補。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五言良曰：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号，人宋所作者

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江陵，郡名。塗口，江口名。善曰：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

善本作世字

情^{〔一〕}。銑曰：閑居，靜居也。塵事，塵俗之事也。

冥，遠；敦，厚也。宿好，謂舊所好。有幽隱之事，而無俗塵也。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

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竊也。」又曰：「竊，深遠也。」《左氏傳》：趙襄曰：

「卻穀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

善本作西

荆。

曰：此謂林園也。南荆，荆州。遙遙，行貌。

善曰：西荆^{〔二〕}，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爲西也。

叩枻親月船

善本

作新秋月^{〔三〕}，

臨流別友生。

濟曰：叩，擊也。枻，船傍版。親，愛也。友生，朋友也。

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枻而

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涼風起將夕，夜

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

胡了

川上平。

翰曰：夜景，月也。湛，澄也。月有盈虛，故曰虛明。昭昭，清明貌。天

宇，謂天之覆地如屋宇也。闊，廣也。晶晶，謂月光照水上平淨貌。善曰：《淮南子》曰：「甘暝于大霄之宅，覺視于昭昭之宇。」李頤《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說文》曰：「通白曰晶。」晶，明也。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甯戚商歌車下，以干桓公。言此非我之事。長沮、桀溺耦而耕自逸，我心依依慕之也。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甯戚，衛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子》：卞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四〕}。銑曰：投此冠冕，將歸舊居，不以好爵為榮華也。善曰：《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五〕}。」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向曰：衡茅，茅屋也。言養無為之道於茅宇之下，庶幾以為善名^{〔六〕}。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茅，茅茨也^{〔七〕}。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校勘記

「一」「俗」 原下無校語。明州本同。尤本作「世」。贛州本亦作「世」，校語云：五臣作「俗」。是善本作「世」。今增此校語。按，此詩原當作「世」，《藝文類聚》卷二十七亦引作「世」。五臣避唐諱改之，善本正文則例不避也。

「二」「西荆」 原無「荆」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脫。今從胡克家校補。

「三」「親月船」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新秋月」。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新秋月」。是善作「新秋月」，五臣作「親月船」。今五臣陳本「親」作「新」，蓋據國子監善本改之，又改濟注作「新，愛也」，大誤。陶

《集》及《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引並作「新秋月」，與善本同。

「四」「榮」 陶《集》作「縈」。胡克家引何、陳校亦改作「縈」。胡氏云：「詳五臣銑注作『榮華』解，是其本作『榮』。善注無明文，未知與五臣異同。以義求之，似當是『營』。應劭注《漢書·敘傳》：『不營，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引《易》：『不可營以祿。』虞翻本正如此，今本《漢書》改引《易》作『榮』。又《隸釋》載《婁壽碑》『不可營以祿』，新刻亦改『榮』，是後人多知『榮』少知『營』故耳。《集》作『縈』，未可據。其《詠貧士》第四首『好爵吾不榮』，仍作『榮』，可見『縈』未必非又『榮』之誤者也。何、陳失之。」按，胡氏所引《詠貧士》詩「不榮」，《藝文類聚》卷三十五引作「弗營」，可為胡氏當作「營」字說添一證。然《晉書·夏侯湛傳》曰：「好爵見縈。」則作「縈」亦並非無所本。此詩作「榮」，或作「縈」，或作「營」義皆可通，今《文選》諸本既皆作「榮」，善又無注，從之可也。

「五」「縻」 原作「靡」。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縻」。按，所引《周易》見《繫辭上》，字作「靡」，陸德明《釋文》：「靡，本又作縻。」蓋善注原當作「縻」，此本以今《易》改之耳。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

「六」「爲善」 原作「善爲」。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作「爲善」。今據改回。

「七」「茅茨」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梁章鉅曰：「上應添『衡門』二字」。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爲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濟曰：謂高祖崩，少帝立，出靈運爲永嘉郡守，故有幽棲之志也。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翰曰：述職，述其職事。闌暑，謂夏末暑氣闌也。金，西方行，其色白，故云金素。言期在闌

暑，比及理棹，已變為秋時。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曰：「邵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

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秋岸澄夕陰，火旻團

朝露。良曰：夕陰，晚景也。火，心星，為秋候。旻，秋天也。團，謂露垂而團。善曰：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

火。」《爾雅》曰：「秋為旻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辛苦誰為情？游子值頽暮。銑曰：辛苦

之情已難堪，而又屬頽暮之時。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為心？」《楚辭》曰：「歲習習其若頽。」愛似莊

念昔，久敬曾存故。向曰：莊舄，越人，事楚執珪，有疾，為越吟。曾子耕太山下，遇雨，作憂思之歌。言我同此二人懷舊，

故愛敬之也。善曰：言游子多悲，觸物增戀，愛其似者，若莊生之念疇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

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

傳》曰：「子夏過，曾子曰：『人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

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如何懷土心，

持此謝遠度。濟曰：持此懷土之心，慙謝古人之遠度。善曰：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

《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思玄賦》曰：「願得遠度以自娛。」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躡步。翰曰：趙將李

牧臂短，故云愧長袖。晉大夫郤克跛，故云慙躡步。然趙、晉不以形陋而皆用之。善曰：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

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捫匕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

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捫，兩手擊也。」布

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

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

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

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

《魏都賦》曰：「邯鄲躡步。」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去聲。善曰：言雖有疾，皆不見棄遺也。良時，已見上文。《左

氏傳》曰：「醜蔑惡。」杜預曰：「惡，貌醜也。」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良曰：遇時，雖醜亦爲時所用。謂李

牧、郤克也。支離，毀瘁也。方，道也。言我形亦復毀瘁也，今將依常道有慕養形。善曰：《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

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

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

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人也。」郭象曰：「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

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況，惟予有慕。」會，音括。

撮，租括切。髀，步米切。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銑曰：言我生幸遇明盛之時，親蒙賢達所眷顧。善曰：《左氏

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英達，謂廬陵王也。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向曰：班，列也。子男執璧

也。趙氏璧，天下之寶，故此美言之。魏王貽惠子瓠，大容五碩，爲大而無用也。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無用於時也。貽，猶遺

也。善曰：言見珍同乎趙璧，爲用而乖魏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也。」趙氏璧，已見盧諶《覽古

詩》。《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

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爲其無用，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據以爲大罇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

布濩。落，零落也。枵然，大貌。掊，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一瓠落三，大貌。徐仙民：「戶郭

切；枵，許喬切；掊，方部切。」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銑曰：自從仕來，漸進得二十四年。傍，近也。言出爲永嘉

太守，始近歸家路。十二年曰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欲之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將

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晤。善本作悟字「四」。翰曰：晤，對也。言我將尋山水，窮盡其迹，與賞心之友長絕，不可復得相對而

言。善曰：言遠遊將窮山海之迹，賞心之對於此長乖。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校勘記

「一」「匕」 原作「上」。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刻尤本作「匕」，與《秦策五》文合。今據改正。

「二」「布」 原作「希」。今從梁章鉅引段校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譌。

「三」「一」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疑「一」下脫「曰」字。按，「一曰」下，當為善自注。陸德明《釋文》引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爾雅·釋詁上》：「廓，大也。」郭璞注：「廓落，亦為大也。」與善注意正合。胡克家據袁本謂「一」字衍，則此善自注而成司馬彪注耳，非也。

「四」「晤」 贛州本作「悟」，校語云：五臣作「晤」。此本與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悟」。尤本正作「悟」。許巽行《文選筆記》謂依善注，善自作「晤」，六臣據譌本為校語也。今按，本書前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翫月詩》「悟言不知罷」，善亦引此《毛詩》鄭箋文，又自注「悟與晤同，古字通」。蓋前既有此異同之語，故此從省，則善本自當作「悟」。《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引亦作「悟」。

過始寧墅一首

五言良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并有故宅。墅，墟也。此言自永嘉過故墟也「二」。善曰：沈

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修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銑曰：束髮，謂入仕。耿介，謂節操。言我入仕之時而懷節操，及後爲世事所迫，因而推遷，

不成宿心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夫人，爲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

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人生厚「二」，因物有遷。」

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薊奴結慙貞堅。向曰：言違我宿志如昨日，已經二十四年矣。緇，

黑；磷，薄也。玉之爲體，染之不黑，磨之不薄，喻君子處濁亂不易堅白。言我隨物遷變，故云慙謝清曠貞堅之士也。疲薊，困極

之貌。善曰：《廣雅》曰：「違，背也。」楊雄《解嘲》曰：「歷覽者茲年矣。」《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踈曠也。」《莊子》曰：「薊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薊，極貌

也「三」。」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五臣本無此二句「四」。善曰：拙，謂拙宦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

然。」韓康伯《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普口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濟

曰：凡爲太守，皆剖竹使符也。永嘉郡臨海，故云守滄海。枉帆，謂枉曲船帆來過舊居。善曰：《漢書》曰：「初與郡守爲

竹使符「五」。」《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翰曰：登頓，謂上下也。洄

沿，謂逆順也。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遡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繇。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良曰：峭，峻也。稠疊，重疊也。連繇，不絕貌。篠，竹箭也。漣，謂風吹水成文也。葺，構；曾，高也。言築觀於高山之巔。善曰：《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輔故事》曰：「連繇四百餘里。」清漣，已見上文。《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銑曰：揮，舉；告，辭也。言舉手辭鄉人，云三載秩滿，當期旋歸也。善曰：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爲限。且爲樹粉檣，無令孤願言。向曰：粉檣，木名。謂鄉人云，爲我樹此木於墳之上，無令孤我所願之言。善曰：《左氏傳》曰：「初，季孫爲己樹六檣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檣，欲自爲襯也。」

校勘記

「一」「此言自永嘉過故墟也」按，據上《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詩》，知靈運在言述職後赴永嘉任，必途經故居始寧。至始寧而有是作，則此「自」常作「之」。良注誤也。

「二」「人」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民」。按，此善注避唐諱改「民」為「人」。作「人」字者回改之，失善注舊矣。

「三」「貌也」尤本下有善音「藺，奴結切」四字。合併兩家者因見五臣已有此音而刪省。

「四」校語「五臣本無此二句」按，此校語原在善注之末，明州本、贛州本同。今移正於此。

「五」「為竹使符」原無「為」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補。尤本則脫「竹」字。按，所引見《文帝紀》，正作「為竹使符」。

富春渚一首

五言 濟曰：富春，渚名，在錢塘江也。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翰曰：宵，夜；濟，渡也。漁浦，浦名；富春，郡名也。善曰：《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良曰：定山、赤亭，皆江中山名。緬，遠也。言遠若雲霧之間。無淹薄，謂此中水急而不可停也。善曰：《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唐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江中，濤迅邁以避山難，辰發錢唐，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遡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銑曰：遡，向；圻，岸也。向流則懼驚濤急浪，臨岸則阻石參錯。亮，信也。伯昏瞀人，古有道者，臨履危而不懼也。呂梁之險，懸水三十仞，鼃鼃之所不能游。言我無伯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善曰：遡流，已見上文。《埤蒼》曰：「碕，曲岸頭也。」碕與圻同。參錯，謂碕岸之險，參差交錯也。《列子》曰：「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游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向曰：游，仍

也。言水相仍而至，兼有山險也。言今經險阻，宜便習於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善曰：《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縣絕，故水洊至也。不以坎爲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平生協幽期，淪躋困微弱。久露干祿請，翻始果遠諾。善本作始果遠遊諾。濟曰：往時已有幽隱之期，但以沈頓困於微弱，常不能就，猶此久露干祿之請，翻始遂於遠心矣。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畫諾以報之。二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翰曰：零落，棄捨也。宿昔幽隱之心漸得舒散，而人俗之事俱從棄捨。善曰：趙一《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曰：「唯草木之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良曰：昭，明；曠，遠也。言懷抱明遠，混齊萬物，雖龍騰蠖屈，不爲殊觀也。善曰：《莊子》：苑風謂淳芒曰：「願聞神人。」淳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校勘記

「一」「郡名」按，當作「縣名」。

「二」「畫」原作「盡」。今從胡克家引陳校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譌。

七里瀨一首

五言濟曰：瀨，水流沙上也。七里者，言長七里也。此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隱居。善曰：《甘州

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游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向曰：羈旅之心積於秋晨，秋晨游望展適懷抱。湍，急流。峭，峻也。言旅客奔往，皆多傷苦於此。善曰：《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適意。」曹植《九

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陀。」許慎曰：「陀，落也。」然奔，亦落也。《人彭蠡湖口詩》曰：

「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濟曰：潺湲，水聲。沃若，

茂盛貌。叫嘯，衆鳥相命聲也。善曰：《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貌也。」《毛詩》曰：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

叫嘯，詭色殊音。」遭物悼遷斥，存其得要妙。翰曰：遭，遇；悼，傷也。遷斥，謂貶出也。言遇時物則傷貶

出，存我幽隱之期則爲善要妙也。善曰：《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

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兮。」《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既秉上皇情善本作心，豈屑先結末代

諂二？良曰：秉，持；屑，顧；諂，讓也。言我既持上皇道德之心，豈顧末代人所責讓也。善曰：《莊子》曰：「監照下

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王逸《楚辭注》曰：「屑，顧也。」劉向《雅琴賦》曰：「末世瑣才兮智孔寡。」目覩嚴子

瀨，想屬任公釣。銑曰：瀨，灘名。世人傳云嚴子陵釣處。任公子，有道者，以大鉤巨綸釣於東海，而獲大魚，離而腊之，自

澗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喻道也。以道養人，故衆足。言經此釣處，屬想其人，以道濟衆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除爲諫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四〕}。」《莊子》曰：「任公子爲大鉤巨綸，五十犗以爲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昔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饜食若魚也。」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五〕}。向曰：古今不殊，自謂能與嚴陵、任公同其隱遁之調。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稽耀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声之和也。

校勘記

「一」「甘州記」至「嚴陵瀨」此十九字明州本無。贛州本及尤本有。按，有者是也。胡克家曰：「『甘』字疑當作『十』，與後《新安江水詩》注所引其文似相承接也。」許巽行《文選筆記》則疑《甘州記》爲《十州記》之誤。按，《隋書·經籍志》有東方朔《十洲記》一卷，又有闕駟《十三州志》十卷。前書記神仙之境及奇異虛幻之事，實屬小說家言，後者則爲地理書，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多引用之。當以許氏所說近是。

「二」「代」五臣作「代」，良注可證。明州本、贛州本同五臣。按，善注引劉向《雅琴賦》「末世」，則善正文亦當作「世」。尤本作「代」，以五臣亂善也。黃侃《文選平點》引何云：「代，宋本作世。」今未見此宋本。

「三」「瑣」原作「鎖」。今從胡克家引陳校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譌。按，《後漢書·呂強傳》：「陛下或其瑣才。」李賈注：「瑣，小也。」

「四」「不屈」原下無「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十五字。明州本此節併於良注，贛州本亦無此十五字，並下「莊子」二字。今據尤本補。按，此十五字必不可少，不然正文「嚴子瀨」三字失注矣，無者蓋所見傳寫偶

脫耳。

「五」「代」尤本作「世」。是善本作「世」，善注引《樂稽耀嘉》文亦可證。

登江中孤嶼一首

五言 濟曰：嶼，江中之山也。

善曰：永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

懷新

善本作雜字

道轉迴^{〔一〕}，尋異景不延。

亂流趨孤嶼

善本作正絕〔二〕

孤嶼媚中

川。良曰：懷想新知，其道轉遠，尋求奇異，則光景不長。正絕流曰亂。趨，向；媚，好也。

善曰：《長門賦》曰：「貫歷

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爾雅》曰：「迴，遠也。」又曰：「延，長也。」《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

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想象崑山

姿，緬邈區中緣。銑曰：言嶼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世物莫能賞接，誰復得爲傳述也。想象崑山上靈仙之姿，髣髴然有

似緣上此孤嶼之中矣。緬邈，髣髴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

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

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狹。」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向曰：安期先生，古仙人也。言我見

此山靈異，始信神仙之道得盡養生也。善曰：《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

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校勘記

「一」「新」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雜」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雜」。贛州本作「雜」，校語云：五臣作「新」。按，當以五臣為是。疑「新」形近而譌「雜」。《藝文類聚》卷二十八引作「新」。

「二」「孤嶼」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正絕」。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正絕」。贛州本亦作「正絕」，校語云：五臣作「孤嶼」。梁章鉅曰：「尋義作『趨孤嶼』為長。下句重上字，古詩常有。疑善注引《爾雅》但釋『亂』字，而後人沿注，故改重文耳。」按，《藝文類聚》卷二十八引此亦「孤嶼」重文，梁說是也。

初去郡一首

五言 濟曰：靈運在永嘉一年，稱疾去職，作此詩也。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翰曰：裁，少也。彭宣、薛廣德，皆御史大夫，上書乞骸骨，是少知恥也。貢禹與王陽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善曰：《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翁，琅耶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會有《遺榮賦》。或可優貪競，

豈足稱達生？良曰：「言此貪競之人則爲優，未足知達生之理。」善曰：《楚辭》曰：「衆皆競進以貪婪。」《莊子》

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傀讀曰塊。塊，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伊子秉微

尚^{〔三〕}，拙訥謝浮名。銑曰：秉，持；微，小；浮，過也。惟我持此小尚山水之節，又加踈拙蹇訥，故辭浮過之名。善

曰：《禮記》：孔子曰：「恥名之浮於行也。」廬園當^去栖巖，卑位代躬耕。向曰：廬，小屋也。善曰：嵇康《絕交

書》曰：「許由之巖棲^{〔四〕}。」《列女傳》：黔婁先生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顧

己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象^{善本作像}長卿^{〔五〕}。濟曰：情雖在棲隱，身尚居官，是迹未與心合

也。妨，害也。周任，古賢人也。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害周任之言也。司馬相如患消渴之疾，言我有疾似之。象，似也。

善曰：《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

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濟曰：尚子平男娶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

邴曼容養志自修，薄爲游宦而已。言我皆似類。善曰：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爲子嫁娶

畢，勅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勅斷家

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漢書》曰^{〔六〕}：「邴生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恭承古人意，俶^{善本}

^{作促字}裝返柴荆。良曰：恭，敬；承，奉；俶，始也。柴荆，謂柴門荆扉也。言敬奉尚、邴之意，始爲裝束，還於荆扉柴門。

善曰：《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簡元辰而促裝。」柴荆，已見上文。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

平。銑曰：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元興，晉安帝年号。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也。景平，宋少帝年号。言授官於元興，

謝職於景平。善曰：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興。」靈運初爲琅耶王大司馬

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爲

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七〕}。」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向曰：聖人之用

心若鏡，不將不迎，遇物則照，爲官臨人，亦如是焉。言我負幽隱之心二十年矣，而今始能廢於將迎之道。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爾雅》曰：「將，送也。」理棹遄還期，遵渚驚脩垆。遄，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蹇落英。戰勝

隳者肥，止鑒善本作監字流歸停。濟曰：遄，速；遵，依；垆，野；遄，向；曠，空；憩，息；挹，酌；蹇，取也。言去官還歸，酌泉取花自樂也。隳，勞也。幽居之道亦欲之，富貴之樂亦欲之，二者戰於胷中，而幽居之道勝，故使瘦者肥也。夫水爲人鑒照，以其不流而歸停止焉。今我將體而止之。善曰：潘岳《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遄，速也。陸機《赴洛詩》曰「八」：「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垆。」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王逸《楚辭注》曰：「蹇，采取也。」戰勝「九」，明貴不如義。止鑒，明語不如嚶也。《韓子》：子夏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胷臆，故隳。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隳，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即是義唐化，獲我擊壤情善本作聲字。翰曰：言無事之後，即是伏羲唐堯之化，而我得同擊壤老人之情。善曰：義，庖義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一〇」，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

校勘記

「一」「少翁」原作「少卿」。今據《漢書·貢禹傳》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

「二」「衆」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脫此字。按，此《離騷》文，有者是也。

「三」「予」 尤本作「余」。字同。

「四」「許由」 原作「子房」。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本書《與山巨源絕交書》改。按，此蓋涉《絕交書》下句「子房佐漢」而誤引。

「五」「象」 原下無校語。尤本作「像」。贛州本亦作「像」，校語云：「五臣作「象」。是善本作「像」。明州本與此本同，皆失著校語。今增此校語。

「六」「漢書曰」 原無此三字。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班固《漢書》曰」五字是也。然善引《漢書》例不加「班固」二字。今補「《漢書》曰」三字。又下「邴生曼容」，尤本無「生」字。按，有者蓋善照應正文而添也。

「七」「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 袁本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文」本上皆有「細」字。按，今《漢書》無此文，而見於《永樂大典》本漢衛宏《漢官舊儀》卷下，「文」上有「印」字。然則「又曰」二字似當作「漢官舊儀曰」，李善引此書多作「漢舊儀」。

「八」「洛」 原作「斥」。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

「九」「戰勝」 原無「勝」字。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補。又下「止鑒」，原作「心鑒」。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改。

「一〇」「長尺三四寸」 原作「長四尺三寸」。張湊《雲谷雜記》卷二曰：「《文選》注恐是書寫誤以『四』字置『尺』字上。蓋其形如履，使長四尺三寸，則不復有履形矣。」胡紹煥《文選箋證》曰：「按《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四引《風土記》作『長尺三四寸』，《廣韻》同，此注誤倒。」今從《御臨見》引改。名本皆誤。

初發石首城一首

五言良曰：靈運謝病東歸，會稽太守孟覬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

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至石頭城，故作此詩。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

太守孟顗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伏韜

《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畿」。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銑曰：珪玉有玷缺，可磨而滅，惡言及人，易爲污染，不可去也。緇，污也。善曰：《毛

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

詩。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云：「有孚攣如。」孚，信也。《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喻工者錯彩以成錦

文，讒者構言以作人過。言我雖抱忠信之德，猶勞此讒人構作此罪。善曰：《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

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鄭玄曰：「讒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功之集彩色，以成錦文也。」寸心若不亮，

微命察如絲。濟曰：言我寸心若不爲人信明，性命如絲之將絕也。善曰：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

「蜂蛾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日月垂光

景，成貸遂兼茲。翰曰：日月，喻天子。言天子垂照，貸借我性命，更得兼此內史。善曰：日月，喻太祖也。葛龔《薦黃

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出宿薄京

畿，晨裝搏團曾颺

楚持切「四」。

良曰：薄，至也。晨裝，旦飾行裝也。搏，持也。曾颺，高風也。謂張帆持高風而行。

善

曰：《毛詩》曰：「出宿于濟」。

《莊子》曰：「搏扶搖而上」。

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

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

銑曰：謂重與始平郡所居處別也。故山，謂所居舊山也。言今隨波而去，豈復有還時。謂

之臨川郡也。

善曰：再，謂前之永嘉，今適臨川。

《古詩》曰：「相去日已遠。」

《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

波之患。」

迢迢

善本作蒼蒼

萬里帆，茫茫終何之？向曰：迢迢，遠也。茫茫，廣大貌。言江水廣大，不知所之。

善曰：

《毛詩》曰：「洪水茫茫。」

《莊子》曰：「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濟曰：羅浮、廬、霍，

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善曰：

《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于羅山，故稱博羅。

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已見《江賦》。

越海陵三山，游湘歷九疑

善本作巖字。

翰曰：三山，蓬萊、

方丈、瀛州也。九疑，山名。湘，江也。言越江海，游歷於此也。

善曰：《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

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疑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

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疑。

懷賢，謂屈原沉湘江。朝暮，言近也。悽，悲也。其，助辭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

《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皎皎明發心，不爲

歲寒欺。銑曰：言我皎然明發之心，如松柏不爲歲寒所能欺損者。喻雖遭讒人，不能欺辱於己。

善曰：《毛詩》曰：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校勘記

「一」「往」原作「出」。明州本同。贛州本此節併入五臣注而刪省。尤本作「往」。按，作「往」是也，由上下文目

明。五臣良注襲用善亦作「往」，可為印證。作「出」者，蓋後人依《宋書·謝靈運傳》改，而不知其為誤本也。今從尤本改。

「二」「京畿」 原作「京師」。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引陳景雲云：「『師』當作『畿』。因詩有『出宿薄京畿』句，故既引伏《記》，復云爾。」按，陳、胡所校是，今從改。

「三」「且」 原下有「善」字。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刪。今本《老子》四十一章亦無「善」字。

「四」「曾」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魯』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魯』。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曾』。許巽行《文選筆記》曰：『曾颺，猶曾雲、曾暉、曾陰耳。作『魯』無謂。』」胡克家曰：「各本所見皆非，『魯』但傳寫誤，何校改『曾』，陳同。是也。」今刪原校語。《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引此亦作「曾」。

「五」「濟」 原作「涉」。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濟」。按，此本當依今《毛詩·邶風·泉水》改為「涉」。然本書顏延年《應詔讌曲水作詩》、陸士衡《挽歌》注引並作「濟」。今改回，以存善注之舊。又此字下原恐有「又曰」二字。明州本及尤本同。按，疑此「又曰」下原恐引有《毛詩·商頌·玄鳥》「邦畿千里」及《毛傳》「畿，疆也」為注，後刪之，而「又曰」二字則刪之未盡耳。今據贛州本刪此二字。

「六」「而上」 原下有「征」字。明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逍遙遊》刪。按，贛州本改下已見為複出，作「《楚辭》曰：『溢颺風而上征』」九字，疑善初亦有此注，後依所訂注例改作「颺，已見上文」，而刪原注未盡，故留此「征」字耳。

「七」「不」 原作「也」。今據陳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

道路憶山中一首

五言向曰：往臨川郡，憶始寧山中。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濟曰：《采菱》、《江南》，皆楚越歌曲也。善曰：《楚辭》曰：「涉江採菱

發陽阿」。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翰曰：楚

人，謂鍾儀也。遭晉幽囚而爲楚歌，其聲甚哀。越客，靈運自謂也。言聞歌思鄉，而心腸斷絕。善曰：楚人，屈原也。越客，自

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斷絕雖殊念，俱爲歸

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良曰：絕，謂鍾儀也。斷，自謂也。殊念者，鍾儀思鄉，靈運憶山。雖則殊念，然而

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善曰：《廣雅》曰：「款，扣也。」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情憤懣也。」追尋栖息

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己爲誰纂？銑曰：言本性好靜，非外求，學此乃從此而出，不知纂繼誰人也。

善曰：崔寔《答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卧。」縱誕「二」，縱恣而傲誕。言得性之

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爲誰之所繼哉？言不爲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

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不怨秋夕長，恒善本作常字

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上聲。向曰：秋夜可樂，故不怨其夕長。夏時可游，故苦其日短。濯流，謂水激

洗於湍瀨也。竿，竹挺也。謂倚密竹以就陰也。善曰：《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爲古旦切。故懷善

本作懷故回普火新歡，含悲忘春暖善本作暝字「二」。濟曰：回，不可也。言懷故山不可得爲新歡，常含其悲，忘至春暖。善

曰：言春暝當喜，爲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回，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三。《明月吹》，惻惻

《廣陵散》。翰曰：悽、惻，皆哀聲也。《明月吹》、《廣陵散》，並琴曲名。善曰：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

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良曰：訴，告也。危柱、促管，使其聲急而哀，以敘其

心。善曰：危柱，謂琴也。孫氏《箜篌賦》曰：陵危柱以頡頏。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也。

校勘記

「一」「縱誕」原無此二字。今從胡克家校補。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脫。

「二」「暖」此下原無校語。贛州本作「暝」，校語云：五臣作「暖」。尤本亦作「暝」。是善作「暝」，善注亦可證。

此本與明州本皆失著校語。今據以增此校語。

「三」「煖」原作「暖」。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煖」，與《莊子·大宗師》文合。作「暖」者，蓋此本因五臣正文而改也。今改回。煖、暝皆同暖。

人彭蠡湖口作一首

五言 銑曰：彭蠡，大湖名〔一〕。向臨川郡，從此過也。

謝靈運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向曰：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急，數見洲島迴曲會合，水激其岸，崩頽奔波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乘月聽哀狖，以秀，浥於及露馥芳蓀。濟

曰：狖，猿類，其聲哀也。浥，濕；馥，香也。芳蓀，草名。善曰：乘月，猶乘日也。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狖之響。濕露而行，爲

翫芳叢之馥。《廣雅》曰〔二〕：「狖，雌也。」《說文》曰：「浥，濕也。」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

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翰曰：秀，色；屯，聚也。千念、萬感，言多也。石鏡，山名。松門，澗名。

攀崖照、牽葉入，各因事而言之。善曰：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

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岸。」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良曰：我所經

三江九派之事已往，空有其理，因而存想。善曰：《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流九

派乎潯陽。」靈物吝珍怪，〔三〕異人祕精魂。銑曰：此中多靈怪神異之人，然皆祕其精魂，不可見也。善曰：孔安國

《尚書傳》曰：「吝，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祕，閉也〔四〕。」《江賦》曰：「納隱淪之列

真，挺異人乎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輟善本作綴字流溫。向曰：金膏，仙藥也。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

明光，止其溫潤而不見。善曰：《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溫，言水玉溫潤也。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濟曰：千里曲，謂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也。絃絕，謂曲終也。言曲終而別念彌厚。善曰：言奏曲冀以消憂，絃絕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校勘記

「一」「大」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皆作「太」。誤。按，此彭蠡，即今鄱陽湖，非太湖也。

「二」「廣雅曰」 此三字原置於「言乘月而遊」上。今從胡克家引何校移正。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誤。此《廣雅》文，見《釋獸》，本書《長楊賦》善注亦引。

「三」「靈」 明州本、贛州本並有校語云：「善本作「露」。尤本正作「露」。胡克家曰：「『靈物』與下『異人』偶句，作『露』，但傳寫誤。」

「四」「祕閉也」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同。按，《毛詩·鄘風·載馳》「我思不閔」、又《魯頌·閔宮》「閔宮有恤」，《毛傳》皆作「閔，閉也」。恐當據改「祕」為「閔」，下加注「祕與閔同」四字；或善所見《毛傳》與今本不同，亦未可知也。

人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五言 翰曰：華子期，角里先生弟子〔二〕，居此山頂，故稱焉。麻源，山

名。善曰：謝靈運《遊名山志》曰〔三〕：「華子岡，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弟子〔三〕，翔集此頂，故華子爲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良曰：謂南中炎暖，冬月樹木榮。善曰：《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

榮。」銅陵映碧澗〔四〕，石磴瀉紅泉。銑曰：銅陵、碧澗，山澗名。石磴，阪也。紅泉，謂水自沙中流出，故其色紅也。

善曰：銅陵，銅山也。楊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砂於紅泉〔五〕。」靈運自注云：「即近

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向曰：隱淪、肥遁，皆幽居者。枉，曲；棲，止也。客暫過，故稱

枉。賢久住，故云棲也。善曰：《桓子新論》曰〔六〕：「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周易》曰：「肥遁無不利。」險徑善本

作隱字無測度〔七〕，天路非術阡。濟曰：術阡，道也。言山徑高險，不可測度，故云天路非術阡。謂不知道路。善曰：

《爾雅》曰：「山絕，陁。」《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

登也。」遂登郡峯首，邈若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翰曰：登，升；筌，迹也。升衆山之高邈而入

雲煙也〔八〕。羽人，仙人也。言仙人不見，但空有蹤迹而已。善曰：《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

曰：「逝將升雲煙^九。」《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一〇}，留不死之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代後^{一一}，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摩滅，無人傳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無以驗矣。潺湲，水聲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恒^{善本作常字}充俄頃用^{一二}，豈爲古今然。銑曰：且充少時爲樂之用，不足爲久長之事。善曰：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己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爲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校勘記

「一」「角」 原作「角」。陳本同。今據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

「二」「遊名山志」 原作「山居圖」三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許巽行《文選筆記》曰：「六臣本作『謝靈運《遊名山志》』。按，今未見此六臣本。華子岡，在臨川郡。謝靈運有《山居賦並注》，文載《宋書》本傳，敘始寧一帶山川風物，與此無涉。《隋書·經籍志》著錄謝靈運撰《遊名山志》一卷，本書謝靈運《游赤石進帆海》、《登石門最高頂》等詩善注屢引此書。《太平御覽》卷九五七引《名山志》曰：「華子岡上杉千仞，被在崖側。」與此所引正相通，蓋各有刪節，當皆出謝靈運《遊名山志》。然則「山居圖」乃「遊名山志」之誤。今改正。

「三」「祿里」 贛州本下有「先生」二字。

「四」「澗」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潤」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潤」。胡克家曰：「各本所見皆非也。『潤』字不可通，但傳寫誤。」然則善亦作「澗」，與五臣無異。今刪原校語。

「五」「丹砂」 原「砂」作「沙」。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宋書》本傳作「丹陽」。皆非。本書江文通《雜體詩·謝臨川遊山》善注引此作「丹砂」，是也。今據改。

「六」「桓子新論」 原下無「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九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本書《江賦》善注引補。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脫。

「七」「徑」 原下無校語。尤本作「逕」，與「徑」字同。按，善注引《爾雅》曰：「山絕，徑。」今各本善注「徑」皆為「險」，誤也。此《釋山》文，邵晉涵正義：「凡兩山中斷以成隘道者，胥稱徑也。」是也。善注此既引《爾雅》「徑」，正文自當作「徑」，焦竑本《謝康樂集》正作「徑」。五臣則作「徑」，濟注可證。明州本、贛州本字用五臣，亦失著校語。今據增校語，並改善注中「險」為「徑」。

「八」「雲」 原作「靈」。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

「九」「逝」 原作「遊」。今從胡克家引陳校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譌。按，此與曹植《贈白馬王彪詩》「逝將歸舊疆」句式相同。

「一〇」「仍」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仰」字，非。按，此本與《遠遊》同，蓋據以改之。

「一一」「代」 贛州本作「世」，校語云：「五臣作「代」。尤本亦作「世」。是善本作「世」。五臣作「代」，避唐諱改也。

「一二」「恒」 原下無校語。陳本、正德本作「恒」，是五臣作「恒」。明州本、贛州本字用五臣，並無校語，則所見善本作「恒」。尤本正作「恒」。胡克家曰：「善本當作『常』，注引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可證。」

按，胡氏所校是也。本卷上謝靈運《道路山中詩》「恒若夏日短」，校語云：「善本作常字。」則此善本亦自作「常」。今作「恒」者，蓋各所見之北宋本以五臣亂善，非也。今增此校語。

文選卷第二十六

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並李善注

行旅下

顏延年 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三〕}

鮑明遠 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三〕}

江文通 望荆山一首

丘希範 旦發漁浦潭一首

沈休文 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 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 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四首 善本作三首字「三」

班婕妤 怨詩行 善本作謫行 一首

魏武帝 樂府二首

魏文帝 樂府二首

曹子建 樂府四首

石季倫 王明君辭一首

校勘記

「一」「始安」 原「安」作「平」，又下有校語云：「善本作「安」字。尤本正作「始安」。明州本、贛州本亦作「始

安」，校語云：「五臣『安』作『平』。正德本正作『始平』，而陳本則作『始安』，蓋據善本校改。按，當作『始安』。《宋書·顏延之傳》曰：延之「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一始。』」《南史》同。今作「始平」者，蓋涉史傳中阮咸事而誤改，五臣本篇題則未誤。今據以改正，並刪原校語。

「二」「京路」 原作「京洛」，又下有校語云：「善本作『路』字。尤本正作『京路』。明州本、贛州本亦作『京蹠』，校語云：五臣『蹠』作『洛』。陳本、正德本正作『京洛』。按，當作『京路』，作『京洛』者傳寫而誤。五臣本篇題亦作『京路』，未誤。今據以改正，並刪原校語。

「三」「古樂府四首」 原下無校語。尤本「四」作「三」。明州本、贛州本同此本，贛州本校語云：「善本無一篇。按，善本所無者，即《君子行》一篇。此篇今尤本在正編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下，以「古詞君子行一首」爲題，依五臣本所載補入之。失善本之真矣。胡刻尤本無此篇是也。然則，此《古樂府》五臣爲四首，善爲三首，今據以增此校語。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五言

顏延年銑曰：「宋高祖北伐，府遣一使起居，延之與府參軍北至洛，道中作是詩也。善曰：沈

約《宋書》曰：「延之爲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

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二〕}，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

改服飭^勅徒旅，首路跼險艱。

善本作難字。

向曰：改服，改常服。旅，行旅也。飭，整；首，初；跼，履；艱，難也。善曰：

《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

『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毛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毛萇《詩傳》曰：

「跼，曲也。」鄭玄曰：「跼^{〔三〕}，可畏懼之言也。」振楫發吳

洲^{〔三〕}，秣馬陵楚山。

翰曰：楫，棹；秣，粟也。言自水登陸行也。吳、楚，皆國名。善曰：阮籍《詠懷詩》曰：「朱鼈

躍飛泉，夜飛過吳洲。」《毛詩》曰：

「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

濟曰：梁、宋、周、鄭，皆國名。善曰：《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

由碭也。」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銑曰：陽城，縣名。三川，河、洛、伊，即洛陽也。善曰：《漢書》曰：「汝南

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

「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在昔輟期運，經始闢聖

賢。銑曰：闢，猶無也。在昔晉亂，期運輟息，無聖賢經理。

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

而光赫。」蔡邕《陳寔碑》曰^{〔四〕}：

「應期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闢五百歲。」伊穀絕津

濟^{〔五〕}，臺館無尺椽。

向曰：伊、穀，皆水名。由時亂，故津濟斷絕。臺館盡毀，故無尺椽。善曰：伊、穀，二水名也。曹

植《毀故殿令》曰：

「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六〕}。」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

煙。翰曰：言其荒蕪如此。

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濟曰：言宋高祖之德被八方之外，嗟我之行值冬時，冒寒氣而

苦辛。

善曰：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摯虞《尚書令箴》曰：「補我袞闕，闡我王猷。」《毛詩》曰：「嗟行之

人。」又曰：「歲聿云暮。」

陰風振涼野，飛雲^{善本作雪}。窮天。濟曰：猷，亂；窮，終也。謂終歲之天時。善曰：

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銑曰：引，發也。善曰：引，猶進也。《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隱憫善本作閔字，眉隱徒御悲八，威遲良馬煩。向曰：隱憫，憂歎貌。威遲，馬行貌。煩，勞也。善曰：《楚辭》曰：「隱閔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威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游役去芳時，歸來屢徂魯。翰曰：游，行也。芳時，春時；徂魯，失期也。言我以冰雪所苦，故歸來屢失期也。善曰：言當歸來，而更數有所往，而魯本期。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濟曰：蓬非直達者，然成也。言已隨俗之心久已除矣，而猶被牽制於時，尚勞於行役，而當此窮歲之節，如蓬之性非自直達，復為飄迫，殊不特成我志也。飛，飄；薄，迫也。善曰：言已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亦然之。」

校勘記

- 「一」「一首」 按，今《宋書·顏延之傳》作「二首」，而《文選》但錄其中一首，故善引此改「二」為「一」也。
- 「二」「跼」 原「跼」下有「曲」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刪正。
- 「三」「洲」 明州本、贛州本同，並無校語。尤本作「州」，注同。按，字當作「洲」，「吳洲」與「楚山」偶，善本當與五臣無異。又善注引阮籍《詠懷詩》「吳洲」之「洲」，原作「州」。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阮籍集》改。然則尤蓋據此善注誤本校改正文，非是。

「四」「寔」 原下有「命」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刪。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衍。按，此所引之句在本書《陳太丘

碑文》中。陳寔曾爲太丘長。

「五」「穀」 原作「澌」。明州本、贛州本及正德本同。陳本與尤本並作「穀」，與尤本同。按，《山海經》、《水經》所載作「穀水」，「澌」爲晚出字。今依陳本、尤本改。注同。

「六」「尺椽」 按，《文館詞林》卷六九五載曹植《毀鄼城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椳。」此作「尺椳」者，乃善改字，以就正文耳。

「七」「爾雅曰」云云 按，所引《爾雅》及郭注見《釋天》。陸德明《釋文》：「霧，本亦作霿。」《說文》：「霿，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霿。霿，晦也。」假借又爲瞽。則此注「言昏冥也」下宜有「瞽與霧同，古字通」之語。

「八」「憫」 原下無校語。陳本、正德本作「憫」，是五臣作「憫」。明州本、贛州本字用五臣，無校語。尤本亦作「憫」。胡克家曰：「此善『閔』、五臣『憫』，而各本亂之，注中字不誤，可證也。」今從胡氏說增此校語。

「九」「威遲」 胡克家曰：「此恐有誤。《遊天臺山賦》、《琴賦》、《金谷集詩》皆引《韓詩》作『威夷』，是『遲』當作『夷』。《秋胡詩》『行路正威遲』，善兩引毛、韓而云其義同。此與《秋胡詩》俱顏作，正文『遲』字無疑。恐善引《韓》，而其下別有『遲夷同字』之注，今失去也。」按，遲、夷古通用。此如同上注引《毀故殿令》，亦善改引書字以就正文之又一例，不必謂其有誤也。

「一〇」「亦然之」 《魏志·陳思王植傳》裴注引、《曹植集》皆作「何獨然」。此亦爲與正文相應而改，而不害其義也耳。

還至梁城作一首

五言 良曰：自洛還也。梁，國名。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銑曰：眇默，遠貌。軌，車跡也。征，行；戍，守；勤，勞也。善曰：《楚辭》曰：「登石巒兮遠望，路眇眇兮默默。」又曰：「顏色憔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昔邁先祖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向曰：昔邁，謂前北使時，在北伐之前師也。今來蓋至後軍也。翰曰：言雖揚鞭視歸路而欲疾，然道路險阻，不能前及其羣。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振策陟崇丘。」《楚辭》曰：「肩傾側而不容。」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濟曰：徒，徒侶也。梁、陳，二國名。分，分界首也。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機《從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良曰：故國，謂梁城也。喬，高也。善曰：《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丘隴填郭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闔，黍苗延高墳。銑曰：謂遭晉亂也，墳墓毀撤，銘誌遺失，木石交橫，塞於泉戶，如有關閉。延，滿也。善曰：《說文》曰：「扃，門之闕也。」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良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言貴賤賢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息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汝兮。《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曷爲久游客？憂念坐自殷。翰曰：曷，何；殷，深也。善

曰：《毛詩》曰：憂心殷殷。

校勘記

「一」「門之關」 各本善注同。按，本書《南都賦》、《蕪城賦》、《北山移文》善注引此皆作「外閉之關」，與今《說文》同。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五言 濟曰：延年爲始安太守，徵爲侍郎，與湘州刺

史張邵登巴陵郡城樓，而作是詩也。都，謂建鄴也。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爲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徵爲中書侍郎。」《集》

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良曰：江、漢，二水名。衡、巫，二山名。奠，定也。善曰：《左氏傳》曰：「楚昭王曰：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定也。」三湘淪洞庭，七澤

藹荆牧。銑曰：淪，猶會也。江、湘、沅水，皆會巴陵，至洞庭陂，號爲三江。三湘，蓋謂三江也。《子虛賦》云：「楚有七澤，

常見其一。」藹，草盛貌。荆，亦楚也。牧，則陶牧，地名。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

《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

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曰牧。」經塗延舊軌，登闔伊人訪川陸。向曰：延，猶追也。軌，迹；闔，城也。善曰：《周禮》曰：「國中經塗九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闔，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三〕}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險^{〔四〕}，河山信重複^{〔五〕}。翰曰：周，帀；複，疊也。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呂氏春秋注》曰：「鄉，國也。」地險，已見上文。《左氏傳》^{〔六〕}：子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于目}。濟曰：雲夢，澤名。京臺，臺名。囿，園也。此二者皆楚游觀之地。善曰：《尚書》曰：「荊州，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舍櫺檻而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荊臺，司馬子期諫曰：『荊臺左洞庭，右彭蠡。』」荊或爲京^{〔七〕}。清雰芳云霽岳陽^{〔八〕}，曾暉薄瀾澳^{於六}。向曰：雰，氣也。霽，雨止也。曾暉，日光也。瀾，水波；澳，水曲也。善曰：《說文》曰：「雰，亦氛字也。」^{〔九〕}杜預《左氏傳注》曰：「氛，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爾雅》曰：「澳，隈也。」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銑曰：遠風，謂古跡也。《楚辭》云：「目極千里傷春心。」善曰：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颺自遠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一〇〕}，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向曰：往還起伏，其來遠矣。陳，設；勞，倦也。善曰：起伏，即倚伏也。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翰曰：炯，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德獨流於吉善之士。善曰：《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迴切。請從上世人，歸來蓺桑竹。濟曰：上世高上之人也^{〔一一〕}。蓺，種也。善曰：《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曰：「蓺，樹也。」

校勘記

「一」「常見」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按，善注引《子虛賦》。作「嘗見。」此或爲五臣所改。

「二」「說文曰延長也」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今《說文·彳部》：「延，長行也。」《爾雅·釋詁文》：「延，長也。」此「說文」似當作「爾雅」，本書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陸士衡《長歌行》善注引此皆作「爾雅」可證。

「三」「舊軌」至「進也」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此二十三字似非善注所當有。上注已引《周禮》、《說文》則此無須再出，《蜀都賦》及鄭玄《周禮注》，且「延」字上訓「長」，此訓「進」，注同一句詩上下重疊而又義訓相乖，必非李善自所爲。又正文「經塗延舊軌」，軌，即車轍，道也，義與上字塗同，意謂顏此次返京所經乃就任始安時之舊路也。而此注曰：「舊軌，謂張劭也。」亦不合時意。疑此二十三字恐是後人旁記他家，如《鈔》之注經抄寫而混入者也。

「四」「險」 尤本作「嶮」，注同。字同。

「五」「複」 尤本作「復」。字同。

「六」「左氏傳」 原無「氏」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善引《左傳》例稱《左氏傳》，今據補。此蓋傳寫脫耳。

「七」「爲京」 尤本下有善音「囿，于有切」四字，與五臣音切不同。

「八」「霽」 陳本、正德本同，是五臣作「霽」。明州本、贛州本字用五臣，並無校語。尤本作「氛」。胡克家曰：「善引《說文》『霽』字爲注，其本作『霽』明甚。」按，胡氏說是，尤本蓋傳寫誤耳。

「九」「霽亦氛字也」 原「霽」、「氛」二字誤作「氛」、「氣」，尤本同。胡刻尤本此二字皆作「氛」，誤之尤甚，按

《說文》曰：「氛或從雨。」故此引申而曰「雰亦氛字也」。今據明州本、贛州本改正。

「一〇」「兮」原下有「江」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下有「河」字。按，各本所見蓋原有「河」字，此本又改爲「江」耳。皆誤衍，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及《招魂》刪。

「一一」「上」陳本及明州本、贛州本作「尚」。

還都道中作一首

五言善曰：《集》曰：「上潯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良曰：昭爲臨海王參軍，從荊州還也。都，謂揚州也。

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銑曰：南陵，地名。蘆洲，洲名。善曰：《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

十里。」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向曰：惜日月，務疾還也。崩波，猶奔波也。善曰：《江賦》曰：「駭崩浪而相礪。」

言客行既惜日月，兼崩波之上，不可少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晚
善本作曉字風遒。疾由。

翰曰：早路，早取路也。畢景，落日也。儔，侶也。濟曰：鱗鱗，雲貌。獵獵，風聲。遒，疾也。善曰：《廣雅》曰：「遒，急

也。」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良曰：騰，飛也。言飛沙鬱然若黃霧也，翻浪有似白鷗鳥也。善曰：鷗，水鳥也。

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荆流。銑曰：艫，檣軸也。眺，視也。掩泣，憶臨海王也。荆流，楚水也。善曰：《漢書音

義》：李斐曰：「艫，船前頭刺櫂處也。」《楚辭》曰：「長太息而掩涕。」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向曰：絕，極

也。善曰：絕，猶盡也。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翰曰：倏忽俄頃之際，悲思已合於心，若經三秋也。此皆言憶臨

海王。善曰：兼，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向曰：昭自責己離親遠游之悲。善曰：《周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三〕}。銑曰：古節，古人高尚之節。越，違也。皆昭責己之詞。善曰：《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左氏傳》：宋人曰：「懷璧不可以越鄉。」

校勘記

〔一〕「崩」原作「瀾」。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本書《江賦》改。

〔二〕「鱸」原作「樓」。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改正。

〔三〕「鄉」原作「如」。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改正。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五言}善曰：酈善長《水經注》曰：「江水經三山，又湘浦出焉^{〔一〕}。」

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向曰：新林，浦名。朓時爲宣城郡太守，故出於此。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善曰：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蒙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大水

小水，東流歸海也。」《上林賦》曰：「東西南北，馳驚往來。」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善曰：楊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應劭《風俗通》曰：「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翰曰：永，長也。搖搖，不定貌。屢，數也。善曰：《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遊非情歎。」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濟曰：滄洲，洲名，隱者所居。言我既懽得祿，復合此趣矣。善曰：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楊雄《檄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滄洲^二，精神養性，與道浮遊。」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向曰：囂，喧也。至此乃與塵游隔絕，而與心事遇會。善曰：《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湫隘囂塵。』」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三。」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銑曰：陶答子始不修德，家富三倍，其妻泣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將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也。犬豕不擇食，故肥而死。」無幾被誅也。眺言我雖無豹姿，且終得隱居養性。善曰：《列女傳》曰：「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爲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毛衣，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替年，答子之家果被盜誅。」

校勘記

「一」「湘」 胡刻尤本作「幽」。按，此一節不見今《水經注》。疑此字當作「淮」即秦淮水也。又按《景定建康志》卷十六：「新林市在城西南二十里。板橋市在城西南三十里。」李詳《文選拾瀋》曰：「新林、板橋皆沿江津渡之所。玄暉自都下赴宣城，故先經新林，後向板橋也。」

「二」「滄」 原作「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蒼」。皆非。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正文改。

「三」「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此十三字原在上「既懷」二句善注末，當錯簡而誤置。今移正於此。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誤置。

敬亭山一首

五言「二」善曰：《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向曰：亘，長也。合沓，高貌。善曰：《方言》曰：「亘，竟也。」賈誼《旱雲賦》

曰：「遂積聚而合沓，相紛薄而慷慨。」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隱淪既已託，靈異居

善本作俱字

然棲。

翰曰：隱淪，隱逸也。靈異，靈仙也。居，安也。善曰：《桓子新論》曰：「天

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海賦》曰：「棲百靈。」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濟曰：屬，及；迴，曲也。善曰：《子

虛賦》曰：「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交藤荒且蔓，

居幽枝

聳復低。向曰：穆，長；聳，舉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木曲曰穆。」獨鶴方朝唳，飢鴈此夜啼。銑曰：

方，當也。鴈，鼠名。啼，鳴也。善曰：《八王故事》曰：陸機歎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得也。」鴈鼠，已見上文。

泄

善本作濞字

雲已漫漫

四

善本作多字

雨亦淒淒。

向曰：泄，猶舒也。漫漫，雲布貌。淒淒，雨落貌。善曰：《魏都

賦》曰：「窮岫濞雲，日月常翳。」《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冥以多雨。」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翰

曰：言我此行，雖紆帶郡守之組綬，然而兼得尋幽隱之跡。善曰：楊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說文》曰：「紆，

屈也。一曰縈也。」又曰：「組，綬也。」幽蹊，山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緣源殊未極，歸徑窅鳥皎如迷。良曰：緣，亦尋也。源、徑，路；窅，深也。善曰：《聲類》曰：「窅，遠望也。」於鳥切。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濟曰：要，約也。奇趣，謂仙奇也。丹梯，謂山高，峯入雲霞處也。善曰：丹梯，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美，游駕陵丹梯。升嶠既小魯，登巒且悵齊。」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席善本作庶字無睽。銑曰：若天子之恩，於我終竟止矣，此登山之理無乖也。善曰：《西京賦》曰：「皇恩溥。」《周易》曰：「睽，乖也。」王粲《從軍詩》曰「五」：「茲理不可違。」

校勘記

「一」「敬亭山」 《謝宣城集》上有「遊」字。

「二」「早雲賦」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早」作「旱」。按，當作「旱」，本書陸士衡《從軍行》善注引此正作「旱」。作「早」者，蓋所見傳寫譌耳。此賦見《古文苑》卷三，「合沓」作「給沓」。

「三」「歎」 原作「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胡克家引何、陳校「歌」改「歎」，是也。《世說新語·尤悔》載此事，正云陸機「臨刑歎曰」云。今從改。

「四」「泄」 此下原無校語。明州本同。贛州本作「溲」，校語云：「五臣作「泄」。尤本亦作「溲」。是善本作「溲」，善注亦可證。今據增此校語。

「五」「從軍詩」 原「軍」下有「行」字。今從胡克家校刪。此詩見本卷「軍戎」類。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五言「二」良曰：休沐，謂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

善曰：休，假也。沐，洗也。《漢

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五日得下一沐。

謝玄暉

薄游弟從告^{〔三〕}，思閑願罷歸。翰曰：薄游，薄宦。弟，且也。從告，休謁之名。閑，靜也。善曰：《孫綽子》

曰〔三〕：「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遊於朝乎？」《漢書》曰〔四〕：蘇林曰：「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

之田〔五〕。」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又：韋賢乞骸骨，罷歸。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濟曰：司馬相如歸，家貧，素與

臨邛令王吉善，於是相如往王吉舍臨邛都亭，而相如工於文章歌賦，以自樂也。許邵，字子將，汝南人，爲郡功曹。同郡袁紹豪

俠，休濮陽令，車騎甚衆，入郡界，曰：「吾與服豈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騎歸家。朮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騎乃非袁紹

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邛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邛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

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爲郡功曹。同郡

袁紹去濮陽令歸〔六〕，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灞池不可別〔七〕，伊川難

重違。良曰：灞池，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此二京不可違別者，以喻丹陽亦不可暫去也。善曰：《枚乘集》有《臨霸

池遠訣賦》。伊川，已見上文。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汀葭稍靡靡，江荻他

敢復依依。銑曰：汀，水際平處也。葭、荻，皆水草名。靡靡、依依，隨風貌。善曰：《毛詩》曰：「葭、荻揭揭。」毛萇

曰：「葭，蘆也。荻，藎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鷁保忽爭飛。

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向曰：鵠，水鳥。翰曰：表，外也。岫，亦山也。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猶外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八〕}濟曰：征，行；徒，侶也。鄉淚，望鄉之淚。善曰：《古詩》曰：「淚下沾衣裳。」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良曰：賴此盈罇酒，含光景而望芳菲之節，稍得解其鄉思。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九〕}：「旨酒盈罇。」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曰^{〔一〇〕}：「清川含藻景。」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閨闈。^{善本作重字}銑曰：徽，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爲天子之澤霑潤，我仰清美之道所致。向曰：閨，門也。閨門，天子重門也。言我志狹不重軒冕，蒙主恩甚，故戀重門。善曰：《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熟，衣以初服，偃息於故居之門庭也。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一一〕}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閉。」

校勘記

- 「一」「重還」 《謝宣城集》下有「丹陽」二字。《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引題與《文選》同。
- 「二」「弟」 原作「第」，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作「弟」，翰注同。是五臣作「弟」。贛州本作「第」，尤本亦作「第」，善注同。則善作「第」。弟與第古今字。此本正文以善本改五臣。今改回，以存五臣之舊。翰注同。
- 「三」「孫綽子」 按，《隋書·經籍志》子部道家類著錄有《孫子》十二卷，孫綽撰。即此也。
- 「四」「漢書曰」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梁章鉅引段校改「曰」爲「注」。恐未得。按，據下「又曰」引《漢書》曰：「高帝嘗告歸之田」而後引李斐之注，皆見《高帝紀上》則此「漢書曰」下似當引有《漢書》中含「第」字之文，今檢《漢書·陳勝項籍列傳》中有「藉第令毋斬」句，顏注正引蘇林曰：「第，且也。」則此「漢書曰」下宜當補「藉第令毋斬」五字。

「五」「嘗」 原作「常」。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又下「休謁」，原作「休謂退」三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高帝紀》注引李斐曰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誤。

「六」「去濮陽令歸」 原作「爲濮陽令」四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濮陽令」三字。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許劭傳》改補。

「七」「灞」 陳本、正德本同。則五臣作「灞」，良注亦可證。明州本、贛州本字用五臣。尤本作「霸」，注同。是善作「霸」。加水旁之「灞」，晚出字。

「八」「霑」 尤本作「沾」，注同。是五臣「霑」，善「沾」。字同。下「霑沐仰清徽」句之「霑」同此。

「九」「贈秀才詩」 原脫「贈」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脫。今從胡克家引陳校補。此所引見本書《贈秀才入軍五首》其五。

「一〇」「日出東南隅行曰」 原「日」上有「曰」字，「隅」下無「行曰」二字。今從胡克家校刪補。此所引詩句，見本書陸機樂府《日出東南隅行》。

「一一」「初服」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脫「服」字。此本蓋據《離騷》校補之，是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五言 濟曰：三山，山名。京邑，謂丹陽。善曰：山謙之《丹陽記》曰：「江

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爲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灞，望長安^二，河陽視京縣。良曰：喻登山望丹陽也。涘，岸也。京縣，洛陽也。善曰：王粲《七哀詩》曰：「南

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白日麗飛薨，參差皆可見。銑曰：薨，屋簷也。參差，連綿貌。善曰：《吳都賦》曰：「飛薨舛互。」李尤《洪池陂銘》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三暄善本作喧字鳥覆春洲^四，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向曰：覆，蓋；英，華也。翰曰：言思歸未果，故罷歡宴。善曰：邯鄲淳《答伍處玄詩》曰：「行矣去矣，別易會難。」王粲《七哀詩》曰：「何爲久滯淫^六。」《毛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予旋歸哉。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濟曰：佳期，謂友朋也。悵，恨也。何許，謂不見也。霰，雨雪相雜也。善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鬢軫，善本作縝字不變？向曰：言人情有望鄉者，誰能髮不變白乎？鄉，謂丹陽。鬢，黑也。《詩》云：鬢髮如雲。縝，黑也。縝、鬢同義。善曰：盧湛《與劉琨書》曰：「苟曰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縝，黑也。」《古詩》曰：還顧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萇《詩傳》曰：「鬢，黑髮也。」縝，與鬢同。

校勘記

「一」「灞」按，此五臣作「灞」，善作「霸」，與上篇「灞池不可別」同。又善注中「霸」字，原依五臣正文改作「灞」。今據尤本及本書《七哀詩》改回。

「二」「洪池陂銘」原無「陂」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藝文類聚》卷九引張載《洪池陂銘》，曰：「開源東注，出自城池」云云，此善注所引「漸臺」二句莊其中。又《水經·穀水注》亦引有李尤《鴻池陂銘》曰：「開源東注，出自城池。」鴻與洪同。然則《藝文類聚》李尤誤爲張載，而善所引銘題則脫「陂」字。今補正。

「三」「靜」 原作「淨」。陳本、正德本作「靜」，是五臣作「靜」。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亦作「靜」。則善本與五臣字同。此本作「淨」，既非五臣，亦非善，恐據別本所改耳。非是。《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引亦作「靜」字。今據改回。

「四」「喧」 原下無校語。明州本同。贛州本作「喧」，校語云：「五臣作「喧」。按，陳本作「喧」，正德本則作「喧」，五臣注中未明言此字，無以定五臣正文。尤本亦作「喧」。是善本作「喧」，今增此校語。《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引作「誼」，同「喧」。以文義似作「喧」字爲長。

「五」「邯鄲淳答伍處玄詩」 原「淳」作「湛」，「答」作「贈」。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皆非。按，《藝文類聚》卷三十一引魏邯鄲淳《答贈詩》，其中有此所引二句。又有云：「餞我路隅，贈我嘉辭。既受德音，敢不答之。」知此爲答詩，非贈詩也。今一并據以改正。又下「行矣去矣」，原「去矣」作「去言」，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亦據《藝文類聚》所引改，適與正文「去矣」相應。

「六」「滯淫」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倒作「淫滯」。此本蓋據本書王仲宣《七哀詩》校改，是也。

京路夜發一首

五言 銑曰：又自丹陽之宣城郡。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二。向曰：擾擾，卒迫也。肅肅，嚴敬也。徂，往也。兩，車也。善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廣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

子注》曰：「裝，束也。」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烏郎泱莫蕩反。翰曰：寥落，稀疎貌。泱泱，不明貌。善曰：寥落，星稀之貌也。《字書》曰：「泱泱，不明之貌。」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良曰：團，露垂貌。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故鄉邈已復，山川脩且廣。濟曰：復，遠；脩，長也。善曰：班固《燕然山銘》曰：「復其邈兮巨地界。」陸機《赴洛道中詩》曰：「三：「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勅躬每跼躅，瞻恩唯震蕩。銑曰：文奏，謂官簿書也。懷人，懷友人也。向曰：勅，誠；躬，身也。跼躅，危懼也。瞻恩，天子之恩也。震蕩，不安也。善曰：曹子建《聖皇篇》曰：「侍臣省文奏」四，陛下體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鮑照《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鉤命決》曰：「勅躬未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五。謂地蓋厚，不敢不躅。」《楚辭》曰：「心怵惕而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翰曰：稅，息；鞅，駕也。善曰：陸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頸韉也。」又曰：「鞅，柔革也。」鞅，於兩切。韉，都達切。

校勘記

- 「一」「戒」 尤本作「戎」，蓋涉善注引《尚書》「戎車」而誤。胡刻尤本已改正，而注則未及改，仍誤爲「戎車」。
- 「二」「燕然山銘」 原無「然」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本書《燕然山銘》補。
- 「三」「赴洛道中」 原無「道中」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此二句見本書陸士衡《赴洛道中二首》其二，其《赴洛詩》則無。今據補。又下「越山川」，原作「遊山川」。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本書《赴洛道中詩》改。

「四」「省」 原作「首」。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當作「省」，傳寫譌作「首」。《宋書·樂志四》、宋本植《集》正作

「省」。今據改。

「五」「跼」今《毛詩·小雅·正月》作「局」。陸德明《釋文》曰：「本又作『跼』。」善注蓋引用古本以就正文耳。

望荆山一首

五言

江文通良曰：淹時校建平王景素五經，而作是詩。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濟曰：奉義，慕義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爲右將軍、荊州刺史，江淹

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荊楚之境也。盛弘之《荊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南關繞桐

栢，西岳

善本作嶽字

出魯陽。

銑曰：南關，謂所居之南有關也。桐栢，山名。西岳，謂西有山。魯陽，縣名。

善曰：《尚

書》曰：「導淮自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

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

善本作曉字

重林，雲霞肅川漲。

向曰：言秋暮氣寒日短也。翰曰：肅，清明貌。漲，水也。

善曰：《周易》曰：「橈萬物者，莫疾

于風。」《說文》曰：「橈，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漲，水大之貌也。

歲晏君如

何？零淚霑衣裳。濟曰：歲晏，喻年老。君者，淹自謂也。淹懼年老，故落淚也。

善曰：《古詩》曰：「淚下沾衣

裳。」《楚辭》曰：歲既晏兮。

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

良曰：玉柱，玉徽琴也。掩露、含霜，謂秋夜。

善曰：

袁淑《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

而掩露。一聞《苦寒》奏，載善本作再字使《豔歌》傷二。銑曰：言琴酒既無情撫持，當此時若一聞奏《苦寒》之曲，則使美豔之歌，亦悲傷也。《苦寒》、《豔歌》，皆古歌曲。善曰：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

校勘記

「一」「衣裳」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衣裳』當作『裳衣』。後《燕歌行》注引亦然。善注之例，但取義同，無嫌語倒也。」按，所引《古詩》見本書《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正作「裳衣」。善注常有引書改字而不傷其義，以就正文之例，胡氏之意亦在此，則此二字不必乙轉。

「二」「載」 贛州本作「再」，校語云：五臣作「載」。此本與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再」。尤本則作「更」。胡克家曰：「『再』字是也。『再使』與『一聞』偶句，五臣改爲『載』，以『則』解之，殊失作者之意。尤本作『更』乃誤字耳。」

旦發漁浦潭一首

五言

丘希範向曰：遲爲新安郡太守二，經此潭宿，明日早發，至中流作此詩也。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翰曰：赤亭，山名。善曰：漁潭、赤亭，已見謝靈運《富春渚詩》。櫂歌發中流，鳴

鞞響沓嶂

善本作障字。

翰曰：權歌，鼓權而歌也。鞞，小鼓也。沓嶂，重山也。

善曰：馬融《廣成頌》曰：「發權歌，縱水

謳。」《字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上正曰障。」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

嶄絕峯殊狀。良曰：詭，怪；幽，奇也。嶄絕，嶮峻貌。

善曰：張衡《七辯》曰：「蹊路詭怪。」森森荒樹齊，析

析寒沙漲。銑曰：森森，長密貌。荒樹，野樹也。析析，風聲。漲，起也。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

起，將成嶼也。」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

向曰：島、嶼，皆水中山也。陟，升；傍，近也。善曰：《說文》曰：

「島，海中有山。」劉淵林《吳都賦注》曰：「三：「嶼，海中洲，上有山石。」《說文》曰：「傍，附也。」信是永幽棲

善本作棲

字，豈徒暫清曠。翰曰：信可長往，豈徒暫游而已。善曰：謝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永幽棲」又《田南山詩》

曰：「清曠招遠風。」《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坐嘯昔有委，卧治今可尚

濟曰：後漢岑晊，字公孝，有幹

國之器，太守成瑨請為功曹。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漢武使汲黯卧理淮陽。遲言坐嘯之事，昔人已委得

賢才，卧理之事，我今自庶幾也。善曰：坐嘯、卧治，並見謝玄暉《在郡卧病詩》。

校勘記

「一」「遲為新安郡太守」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梁章鉅曰：「按《梁書》、《南史》皆云：『遲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非新安也。向注誤。」

「二」「山上」原無「上」字。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補。胡克家曰：「有『上』字是也。此引《釋山》文，彼無『山』字，善添之，如前卷引『水正絕流曰亂』，『水』字亦添。」按，本書顏延年《應詔讌曲水作詩》注引作「上正，嶂也。」亦無「山」字，而有「上」字。此本與尤本蓋傳寫脫耳。

「三」「吳都賦注」原無「注」字。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尤本補。

「四」「棲」原作「栖」。明州本及尤本同。皆非。由正文中校語善本作「棲」可證。本書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善本亦作「棲」。今據改。

「五」「今」原作「令」，下有校語云：「善本作「今」字。明州本同。尤本正作「今」字。贛州本作「今」，校語云：五臣作「令」。按，五臣亦當作「今」。各本濟注可證。陳本、正德本正作「今」。作「令」者乃傳寫誤也。今據改正，並刪原校語。

早發定山一首

五言善曰：《梁書》曰：「約爲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良曰：約爲東陽太守，宿于定山而早發。

夙齡愛遠壑，晚泣見奇山。銑曰：夙齡，謂少年時也。晚泣，謂暮年臨職。善曰：毛萇《詩傳》曰：「泣，臨也。」

標峰綵虹外，置嶺白雲間。善曰：《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

出。」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剝。」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

《詩傳》曰：「山頂曰冢。」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音濺，善本作淺淺字。向曰：漫漫，平流貌。濺濺，淺流急貌。善

曰：歸海，已見上文。《楚辭》曰：「石瀨兮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貌也。」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翰

曰：棠、櫻，皆果木名，而開發其花也。花朱色，如火欲然也。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濟曰：蘭杜、芳荃，皆香草也。

言我至此忘歸，屬於此草，雖懷祿而去，長寄其心。善曰：《楚辭》曰：「遊子憺兮忘歸。」懷祿，已見上文。《楚辭》曰：

「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良曰：三秀，芝草名。九仙，仙法名。言我終當顧此採芝草而服，以望九仙之道。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朮，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校勘記

「一」「貌也」 尤本下有善音「音儻」二字。「儻」疑當作「牂」。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

五言「一」銑曰：新安，郡名。京邑，丹陽。善

曰：《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善曰：《廣雅》曰：「珍，重也。」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四，百丈見游鱗。向曰：皎鏡，清明如鏡。七尺曰仞。千仞，言高也。喬，高；鱗，魚也。善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滄浪^平有時濁，清濟涸無津。翰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夏禹竭洛涸濟，瀝淮於澤。言濟水亦有涸時，滄浪水有濁時，此江

水不曾濁，不曾涸。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涸濟，瀝淮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也。」涸，胡落切。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濟曰：斯，謂此水。磷磷，水中石貌。善曰：《鵬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五〕}。願以潺湲沫^{善本作水字}，霑君纓上塵。良曰：紛吾，約自謂也。君，即京邑游好也。言我至此已隔喧囂，濁穢無假浣濯衣巾，請以流沫霑洗京邑游好纓上塵。善曰：囂滓，謂去京師囂塵之地以往東陽，自然隔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既有此內美^{〔六〕}。」《雜字》曰^{〔七〕}：潺湲，水流貌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校勘記

〔一〕此題《藝文類聚》卷八、《文苑英華》卷百六十二並作「渡新安江貽京邑友好」。

〔二〕「十洲記」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許巽行《文選筆記》云疑作「十三州記」。胡克家則改「洲」爲「州」，當以許校是也。說見本書卷二十《新亭渚別范零陵詩》題下校勘記。

〔三〕「浙江」原作「折江」。明州本同。按，當作「浙江」。《說文》稱「浙江」。《山海經·海內東經》亦云：「浙江出三天子都。」郭注：「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贛州本及尤本亦作「浙江」。今據改。

〔四〕「喬」原作「停」，下有校語云：「善本作「喬」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喬」。贛州本作「喬」，校語云：五臣作「停」。正德本正作「停」。按，五臣亦當作「喬」，各本向注「喬，高也」可證。陳本亦作「喬」，蓋據善本注，是也。今從改并刪原校語。

〔五〕「衣巾」原下有校語「善本作布衣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按，各本善注解此句云：「亦不須濯衣巾。」

是善本原亦當作「衣巾」。尤本正作「衣巾」。胡克家謂作「布衣」絕不可通，且與上下不協韻矣。《藝文類聚》、《文苑英華》亦作「衣巾」。作「布衣」者，蓋各所見本傳寫誤耳。今刪原校語。

「六」「既有此内美」原此五字作「又曰可以濯我纓」七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惟無「又曰」二字。按，此涉下注而舛錯，「又曰」二字則爲此本所增。今從胡克家校及《離騷》改。

「七」「雜字曰」原無此三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有，唯「字」皆作「子」。按，本書謝靈運《七里瀨詩》引此作「雜字」，是也。《隋書·經籍志》著錄周氏撰《雜字解詁》四卷、郭顯慶《雜字指》一卷、鄒里《要用雜字》三卷，此《雜字》不知何屬。今據明州本補此三字，并改「子」爲「字」。

軍戎

從軍詩五首

五言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曹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銑曰：漢相曹操出師征張魯及孫權，時粲作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但問善本作聞字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向曰：謂曹公神武，必不勞師旅也。善曰：

《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程不識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樂。」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翰曰：關右，關西也。赫，盛也。天威，天子之威。善曰：曹操爲丞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語》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濟曰：獯虜、羌夷，皆遠蕃名。善曰：《漢書》曰：「獯鬻虐老獸心。」服虔曰：「獯鬻，堯時匈奴號也。」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良曰：邊賊，謂張魯。拾遺，言易也。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銑曰：陳，布；越，過也。丘山、川坻，言酒肉多也。善曰：《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晉侯投壺，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向曰：飫，厭；饒，餘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飫，馱也。」《說文》曰：「饒，飽也。」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良曰：徒，步；乘，騎也。善曰：《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拓地三千里，往返速如善本作若字飛。翰曰：拓，開拓也。善曰：虞丘壽王《騁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曰：「疾如飛也。」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濟曰：鄴，魏都也。獲，盡也。善曰：《漢書》：魏郡有鄴縣。《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必從。」晝善本作盡字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向曰：大朝，天子朝也。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爲犧，良苗實已揮。銑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爲犧也。」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矣。」晉公子謂秦伯曰：「重耳之事君也，若黍苗之仰膏雨也。若君庇蔭膏澤之，使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粲言我雖有雄雞懼犧之情，亦欲不爲

人用，而沐曹公之德，如陰雨之庇黍苗，是以復願仕也。禽獸，鳥獸之通名。良苗，五穀之通名。實，謂沐恩之實也。揮，布也。善曰：《左氏傳》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為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矣。」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相。」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崔駰《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潤良苗。」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善本無此二句「一〇」。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向曰：伊尹負鼎以干湯，長沮、桀溺耦而耕。言我竊慕伊尹之負鼎，不學沮溺之耦耕。厲朽鈍，桀子，夫子及河，聞鳴犢與寶犝之見殺，乃迴車而旋，為操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此謂夫子詩也。桀將厲鈍朽以求仕，夫子翱翔以退居，以桀之情則夫子之言非也。善曰：《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及河，聞鳴犢與寶犝之見殺也，迴輿而趣，為操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乖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

涼風厲秋節^{「三」}，司典告詳刑。濟曰：孟秋之月，涼風至。言將順秋氣而行殺罰，故主司告以詳刑之事。厲，嚴也。

善曰：《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桀從征吳，作此四篇。」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向曰：我君，曹公也。桓桓，武貌。東南征，謂征孫權。善曰：《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四」}。」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于征，逖彼東南。」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垆。銑曰：被，徧也。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垆。」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善本作戀字}情？拊衿倚舟檣，眷

眷思鄴城。向曰：時粲從軍。善曰：《漢書》：公孫瓚曰：「累足撫襟。」《埤蒼》曰：「帆柱曰檣。」《韓詩》曰：

「眷眷懷顧」^{「一五」}。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翰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

于垤，婦歎于室。」粲自言念室家之意。喟，歎聲。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

于垤，婦歎于室。」毛萇曰：「垤，螳冢也。」鄭玄曰：「鶴，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垤，徒頡

切。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善本作常字}寧？濟曰：此粲自解之詞。獲，得；恒，常；寧，安也。善曰：《國語》：姜氏

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銑曰：《詩》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齡，

年；徂，往也。善曰：《毛詩序》曰「^{「一六」}：「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今我神武師，^{善本作暫}往必速平。棄余親

睦恩，輸力竭忠貞。銑曰：神武，謂曹公也。速平，謂平孫權也。親睦，親戚也。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

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懼無一夫用，報我素

餐誠。向曰：無能而食祿曰素餐。報，猶雪也。善曰：《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夙夜自^{普庚}性，思

逝若抽縈。翰曰：併性，歎息也。逝，往也。抽縈，如緝縈也。善曰：《廣雅》曰：「併，忼慨也。」將秉先登羽，

豈敢聽金聲。良曰：漢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一七」}。言我

將被羽先登而破敵，豈敢聽金聲而止。善曰：《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

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秉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濟曰：謂孫權爲夷者，務願毀敵。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銑曰：方，並也。安

坻，謂繫舟於岸。善曰：《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善曰：

《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餘暉，言將夕也。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飛貌。

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曰：「謂蟋蟀也。」征夫心兩善本作多

懷「一八」，悽愴令吾悲。善曰：《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

良曰：高防，謂戍守之地。

善曰：《說文》曰：「防，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

覺露之沾衣。」迴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善曰：《楚辭》曰：「居愁期誰告。」《古詩》曰：「愁思當告誰。」身

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一九」？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戟；干，盾也。」所私，情所親也。即戎有授命，

茲理不可違。翰曰：即，就；戎，兵也。授命，授君命也。善曰：《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向曰：白馬津，河津名。善曰：《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逍遙河隄

上，左右望我軍。善曰：《毛詩》曰：「河上乎逍遙。」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良曰：言連舫、兵甲之多也。

艘、舫，船名。善曰：《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爲右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

萬人也。」《說文》曰：「舫，併舟也。」又曰：「艘，船摠名也。」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勲。銑曰：率，循；勲，功

也。將定一舉平權之功也。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

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向曰：幄「二〇」，帳也。聖君，謂曹公。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

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濟

曰：「粲自恨無應時之謀，猶無才而具官位之臣。善曰：《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

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良曰：漢光武賜陳俊以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然中堅，卒伍之名。鞠躬，敬懼貌。言我但敬懼於卒伍之中^{〔三二〕}，微少畫策亦無能陳設。善曰：《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許歷爲完士^{〔三三〕}，一言猶^{善本作獨字}敗秦。銑曰：趙

奢將兵救韓，軍士許歷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敗。」奢曰：「諾。」即使萬人趨上北山，秦軍後至，爭山不得，趙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完士，猶凡士也。善曰：《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

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鎖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三四〕}。」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

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

「西門豹、董安于誠爲完具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向曰：《詩》云：「坎坎伐檀

兮^{〔三五〕}，實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我無德受祿，有愧於此也。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

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漢書》：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翰曰：言我雖無

鉛刀一割之用，庶幾奮微薄之身，願以立功事。善曰：《東觀漢記》：班超曰：「冀立鉛刀一割之力。」班孟堅《答賓戲》

曰：「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三六〕}。」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濟曰：悠悠，長也。靡靡，愁貌。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善曰：《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火煙^{〔三七〕}。」城郭生榛

棘，蹊徑無所由。良曰：榛，叢；由，從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八〕}：「聚木曰榛。」藿^桓蒲竟廣澤，葭

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鵒摩天游。銑曰：藿蒲、葭葦，皆水草名。向曰：

鶴、鵠，皆鳥名。摩天，言高也。善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古鳥生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翰曰：曹公譙人，故粲美之。善曰：《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濟曰：言村落相次，稼穡竟野。善曰：《孟子》曰：「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館宅充鄴里，士女善本作女士字滿莊音仇，協韻，善本作廋字。良曰：充，亦滿也。郭外曰鄴。莊、廋，皆道也。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韓詩》曰：「肅肅免置，施于中廋。」薛君曰：「廋，九交之道也。」自非賢聖善本作聖賢字，誰能享斯休？銑曰：賢聖，謂曹公。「享，當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享，當也。」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向曰：《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謂有德之國也。客，粲自謂也。願留，願留於譙也。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校勘記

- 「一」「士」 原作「事」。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此《李廣傳》文。
- 「二」「曹操爲丞相故曰相公也」 按，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四曰：「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黃汝成《集釋》引錢氏曰：「曹操以丞相封魏公。」則善釋「相公」義稍嫌不周。
- 「三」「新語」 原作「新論」。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皆誤。今從胡克家校改。
- 「四」「中」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人」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人」。胡克家曰：「各本所見非也。『人』但傳寫誤。」按，此不當與下句「人馬」疊用「人」字，胡校是。《魏志·武帝紀》注、《藝文類聚》卷五十九引並作「中」字。今刪此校語。

「五」「漢書」 原下有「曰」字。又「鄴」下有「城」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衍。今從胡克家校刪。此《地

理志》文。

〔六〕「必從」 原作「志從之」三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家語·論理》刪改。

〔七〕「晝日」 「晝」下校語云：「善本作「盡」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盡」。胡紹煥《文選箋證》曰：「按，《晝日》見《易》彖辭。仲宣或本此，作「晝」較勝。善無注，則所據自作「盡」耳。」按，《魏志》注、《藝文類聚》所引並無此句。《周易·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孔疏：「晝日三接者，言非惟蒙賜蕃多，又被親寵頻數，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胡氏云作「晝」較勝者，是也。若作「盡日」，則言其王事之勞也，與詩意未洽。疑「盡」乃善所見本傳寫之譌。

〔八〕「左氏傳曰」至「人異於是矣」 原無此四十四字，蓋因其與五臣注同而刪略，而又未注明善同五臣。明州本與此本同，袁本亦同，蓋合併兩家之初已如此矣。贛州本及尤本有。今據補。

〔九〕「子餘相」 原無「相」字。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補。此《晉語》文，有節略。

〔一〇〕「竊慕」二句 此下校語云：「善本無此二句。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無此二句。胡克家曰：「今案，此恐各本所見善傳寫脫正文並注一節也。下節注『仲宣欲厲節而求仕』，蓋即指此。」許巽行《文選筆記》附嘉德補記曰：「胡說爲是。考《樂府（詩集）》卷三十二作《從軍行》有此二句，是李本未必誤，六臣校語未可據。」

〔一一〕「粲自謙」 原「粲」作「蔡」。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正。

〔一二〕「孰」 明州本、贛州本作「熟」，陳本、正德本作「孰」，尤本亦作「孰」。蓋五臣與善皆作「孰」，合併六家時改作「熟」耳。孰、熟古今字。

〔一三〕「涼風」句 此下另起一首，陳本、正德本誤連上首。

〔一四〕「桓」 尤本誤作「還」。此《左傳》桓公十八年文。

〔一五〕「顧」 原作「歸」。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當作『顧』。」按，所校是也。本書《登樓賦》、《思玄賦》、陸士龍《答張士然詩》、謝惠連《西陵遇風詩》善注引此《韓詩》皆可證。今據改。

「一六」「毛詩序」原「毛」下有「萇」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此《毛詩·豳風·東山》小序文。陸德明《釋文》：「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毛公是大毛公亨，抑小毛公萇，尚不得而知，則此「萇」字實可疑。且善注中凡引大序與小序均通作「毛詩序」，唯《舞賦》注作「毛萇詩序」，與此同。彼衍「萇」字已見校勘記。胡克家引陳云此「萇」字衍。是也。今據刪。

「一七」「漢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至「聞金聲而退」原無此三十一字。贛州本同。陳本、正德本有，是五臣原當有，此因避善注複而刪。明州本亦有。今據補。

「一八」「兩」原作「多」，又校語「善本作多」作「五臣作兩」。明州本正文作「兩」，校語云：「善本作「多」字。尤本正作「多」。陳本、正德本則作「兩」。按，此本各篇正文皆用五臣，而獨此用善，已自違其例矣。今據明州本改正文及校語。又《藝文類聚》卷五十九、《樂府詩集》卷三十三引此並作「兩」。兩懷者，即詩所謂「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即懷公事與私情也，則五臣「兩」字爲優。

「一九」「得」原下有校語「五臣作能」。贛州本同。明州本作「能」，無校語。按，陳本、正德本作「得」，尤本亦作「得」，是五臣與善本無異。《太平御覽》卷三二八、《樂府詩集》引亦作「得」，則此詩原當作「得」字。別本未見有作「能」者。今袁本亦作「得」，無校語，是也。今據刪原校語。

「二〇」「幄」原作「帷」。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陳本、正德本改。按，《左傳》昭公十三年孔疏引鄭玄《周禮注》「幄，王所居之帳也」。

「二一」「中」原作「巾」。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正。

「二二」「完士」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史記》：『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完』當作『軍』，傳寫之誤也。善以爲『全具』，張銑又解爲『凡士』，六臣之庸妄如此。」又曰：「司馬貞《史記索隱》載江邃解完士之語云：『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亦後遇於迂曲。然相仍作完，固已久矣。』許巽行《文選筆記》曰：「案《說文》：『髡，鬻髮也。』《王制釋文》：『髡，五忽反。本又作完，

音同。徐戶官反。』《漢書·惠帝紀》：『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鬻也。』《刑法志》：『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志》又云：『完爲城旦，舂。』江邃說非迂曲也。」按，《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司馬貞《索隱》引此王粲詩亦作「完士」，唐人所見皆如此，恐許歷罪曾至髡，惟史書缺載也。

「二三」「胥」 原作「有」。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及《廉頗藺相如列傳》改。

「二四」「坎坎」 原作「伍坎」。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正。

「二五」「皆能一斷」 原脫此四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脫。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本書《答賓戲》補。

「二六」「火煙」 原作「煙火」。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乙轉。

「二七」「淮南子注」 原無「注」字。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補。又下「聚」字，原作「藁」。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二八」「爾雅曰六達謂之莊」 原此八字在注引《韓詩》「施於中馗」句下。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此引《爾雅》，以注正文「莊」字；又引《韓詩》及薛君注，以注正文「馗」字。又《韓詩及薛君》注，同出一書，自應相逢不分，今據以移正。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二〕

顏延年

翰曰：宋文帝時，郊祀天地，使延年作詞。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濟曰：夤，敬；威，畏也。寶命，天命。言天子敬畏天命，尊敬先祖。善曰：《尚書》曰：周公

曰：「嚴龔寅畏〔二〕。」又曰：王無墜天之降寶命。帝，上帝；祖，先祖也。炳海表岱，系唐胄楚。良曰：炳，明也。胄，

猶承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即彭城東界。宋高祖本彭城人，故以此明表海岱之地也。宋承唐堯及楚元王後，故云系承也。善

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曰：「楚元王交〔三〕，高祖同父少弟

也。爲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徐州之境。靈監睿文〔四〕，民屬睿武。

銑曰：靈，神；監，察；睿，聖也。善曰：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奄受敷錫，宅中拓宇。向曰：敷，大；

錫，賜；宅，居也。言宋高祖奄受天之大賜，故居中開拓疆宇。善曰：《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斂，是五

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宇。」亘地稱皇，罄

天作主。翰曰：亘，徧；罄，盡也。善曰：《燕然山銘》曰：「負其邈兮亘地界^五。」曹植《玄暢賦》曰：「罄天壤而

作皇。」《孝經鈎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曰：「陛下膺期，順乾作主。」月竈充芮來賓，

日際奉土。濟曰：竈，窟也。月窟，西極。日際，東極。言遠國皆來賓王庭，奉獻土物。善曰：《長楊賦》曰：「西壓月

蟾，東震日域。」服虔曰：「音窟。月蟾，月所生也^六。」《尚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

南陽人名穿地爲竈^七。」曹植《玄暢賦》曰：「絙日際而來王。」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曰：「奉土歸疆。」開元首

正，禮交樂舉。良曰：元，首，皆始也。正者，正月上日。言天子布開政教之始，起於正月上日也。禮交樂舉，和之至也。

善曰：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六典聯事，

九官列序。銑曰：《周禮》有六典之官，以掌萬邦。舜命九官以理天下。若斯之官，皆接聯而事於此，羅列皆有次序。

善曰：《周禮》曰：「以官府之六聯^八，合邦治，一曰祭禮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治邦國，一曰治

典，二曰教典^九，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

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也。」有牲全在

滌，有絜在俎。向曰：犧牲體完曰牲。在滌，謂在牢中也。絜，清絜之物也。俎，祭器也。善曰：《周禮》曰：「充人

掌繫祭祀之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

鄭玄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以薦善本作薦饗王衷二〇，以答神祐。翰曰：薦，進；衷，善；祐，福也。

言進我天子之善以答神靈之福。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衷，中心也。《長楊賦》曰：「受神人之

福祐。」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濟曰：維，繼；帝，天；饗，祭也。善曰：《禮記》曰：「維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皇乎備矣，有事上春。良曰：言天子備聖孝之道。有事，謂有祭祀之事。善曰：《漢書》：《郊祀歌》曰：「大孝備

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郊。」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稷秬之種。」禮行宗

祀，敬達郊裡。銑曰：禮行、敬達，謂徧禮也。宗祀，謂先祭於祖。郊裡，謂祭祀於郊。精意以享，謂之裡。善曰：《禮

記》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

意以享，謂之裡。」金枝中樹，廣樂四陳。向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廣樂，天子樂也。善曰：《漢書》曰：「金枝

秀華。」應劭曰：「金枝，銅鐙百二十枝。」《史記》曰：「趙簡子病，寤曰：『我與百神聽於鈞天廣樂矣。』」陟配在

京，降德在民。翰曰：陟，升也。《詩》云：「三后在天，王配在京。」謂大王、王季、文王既沒，精氣在天，武王能配行

其道於鎬京。言天子升祖考以配天下，以德及衆庶也。善曰：《毛詩》曰：「三后在天，王配在京。」《禮記》曰：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兆民。」奔精照夜，高燎煬晨。濟曰：漢家以正月上辛祠甘泉，以昏時及夜祠，到明而終也，常有流

星經於祠壇。奔精，即流星也。燎，焚柴；煬，煙也。言焚柴之煙達于晨也。善曰：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常以

正月上辛祠甘泉，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颺檣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一。」陰明浮

爍，沈滌深淪。銑曰：宋水德，主北方辰星，辰星爲陰。明浮爍，謂其光上浮也。滌，祭名。深淪，謂致誠信於

水也。淪，深水也。善曰：言宋爲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而揚光。沈滌，所祭深淪而沈靜也。《尚書考靈耀》曰：

「氣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曰沈。」鄭司農《周禮注》曰：「滌，祭名

也。」告成大報，受釐元神。良曰：告其成功，以報於天，遂受福於天神矣。釐，福；元，大也。善曰：《禮記》曰：

「升中于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

宣室。」臣瓚曰：「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僖。」呂安《鬻馱賦》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甘泉

宮賦注》曰：「釐，福也。」月御案節，星驅扶輪。向曰：言天福之降下於國，使月御車，使星驂乘。善曰：月御、案

節，並見上文。言天神降，月御爲之案節，星驅爲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濟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曾魯不足使扶輪」^{一四}。」張衡《羽獵賦》曰：「風颯颯其扶輪」^{一五}。」遙興遠駕，曜曜振振。翰曰：興，起也。天神起自於天，故云遙興也。下至於地，故云遠駕也。曜曜振振，光明威盛貌。善曰：《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電曜曜。」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振，盛貌。」遠駕，神駕也」^{一六}」。

校勘記

「一」「宋郊祀歌二首」 《宋書·樂志一》：「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詔御史中丞顏延之造歌詩。」又《樂志二》載顏延之造宋南郊雅樂登歌三篇，其一曰「天地郊夕牲歌」，其二曰「天地郊迎送神歌」，其三曰「天地饗神歌」。此二首，即其一與其二。

「二」「龔」 原作「恭」。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作「龔」。按，此所引《尚書》見《無逸》，今本作「恭」。胡克家曰：「『龔』字決非後人所爲，乃善之舊。其作『恭』者，蓋依今《尚書》改。」胡氏說是。今據明州本、贛州本改回。又孫志祖《文選考異》曰：「按注，正文『寅威』當作『寅威』。」胡克家曰：「善引『嚴龔』，注『嚴恭』，『寅威』，注『寅威』，其下當更有音義異同之注，各本皆刪削失之，以致正文與注不相應。或欲改正文作『寅威』以就之，亦非。」

「三」「交」 原作「亥」。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漢書·楚元王傳》正作「交」。

「四」「睿」 尤本作「叡」。下句「睿」字同。蓋善本作「叡」。睿、叡古今字。

「五」「兮」 原作「于」。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本書《封燕然山銘》改。

「六」「長楊賦曰」至「月所生也」 原「長楊賦」作「甘泉賦」，又下「月蟠」作「兔窟」。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

同。今據《漢書·揚雄傳》及本書《長楊賦》改。許巽行《文選筆記》附嘉德曰：「此注先引《長楊賦》為證，則正文自作『蠅』字，各本因後注而誤為『竈』。」按，謂善本正文原作「蠅」，是也。而今正文作「蠅竈」者，恐是善後來依《宋書》改，復於注中添引杜子春《周禮注》云云，以釋「竈」字。然則，「杜子者」上當有善自注「或作竈」三字，蓋各本所見傳寫脫耳。

「七」「竈」 尤本下有善音「充芮切」三字。此蓋合併時避五臣音複而刪。

「八」「之六聯」 原無「六」字，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則脫「之」字。今據《天官·小宰》補。

「九」「教典」 原與下「禮典」互倒。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今據《天官·太宰》乙轉。

「一〇」「以薦」 原下無校語。明州本、贛州本校語並云：「善作『薦饗』字。尤本正作『薦饗』。今據增此校語。《宋書》作『以薦』，與五臣同。胡紹煥《文選箋證》曰：『按善不注『饗』字，則作『以薦』是也。』」

「一一」「寤」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下衍「寐」字。此本與《趙世家》同。又下句「聽」，《趙世家》作「遊」。

「一二」「在」 原作「于」正德本同。陳本及明州本、贛州本作「在」。按，此所引《毛詩》見《大雅·武下》，今本作「于」。作「在」者，蓋襲用善注，見下。作「于」者，又依今《毛詩》改，今改回，以存五臣舊。

「一三」「王」 原作「陟」。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引陳校云：「『陟』，『王』誤也。」胡氏曰：「此但涉正文誤耳。」今據改。又下「在」字，陳、胡二氏並云當據今《毛詩》改作「于」。然此或善改引書之字而不變其義以就正文耳，可不必改。

「一四」「齊桓」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下衍「公」字。又「扶輪」，本書楊子雲《羽獵賦》作「扶轂」。按，此亦善改字以就正文之例耳。

「一五」「張衡羽獵賦曰」云云 原無「張衡」二字，「颯颯」作「詡詡」。胡克家曰：「『羽』上當有撰人姓名。此非楊子雲作。」按，本書魏文帝《芙蓉池作詩》善注曰：「張衡《羽獵賦》曰：風颯颯其扶輪。」即此也。今據補「張衡」二字，並改「詡詡」為「颯颯」。颯颯，風疾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脫誤。

「一六」「神」 尤本作「乘」。

樂府上

善曰：《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四首 古辭

「二」濟曰：漢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散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也。名字磨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 善曰：言古詩「三」，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三」銑曰：長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征人路出於此而傷悲矣。言天

下征役軍戎未止，婦人思夫，故作是行。行，曲也。 善曰：酈善長《水經注》曰「四」：「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爲《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畔

善本作邊字

草，緜緜思遠道。

銑曰：此謂自春而相思也。綿綿，心不絕貌。

善曰：言良人行役，以春爲期，期

至不來，所以增思。王逸《楚辭注》曰：

「綿綿，細微之思也。」遠道不可思，宿

善本作夙字

昔夢見之

「五」。善曰：《廣

雅》曰：「昔，夜也。」

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

善本作輾字

轉不相

善本作可字

見

「六」。向曰：

昔，夜也。展轉，反側也。善曰：《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人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翰曰：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葉，則不知天風。海水不凝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雖有親戚之家，皆入門而自愛，誰肯相爲訪問而言者乎？亦喻朝廷食祿之士各自保己，以爲娛游，不能薦於賢才。善曰：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但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爲言乎？皆不能爲言也。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向曰：相思之甚，精誠感通，若夢寐之間，似有所使自夫所來者，遺我雙鯉魚。魚者，深隱之物，不令漏洩之意耳。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夫書也。尺素，絹也。古人爲書多書於絹。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善曰：《說文》曰：「跪，拜也。」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銑曰：何如，謂何言也。夫知婦相思不能下食，故言加餐也。

校勘記

「一」「四首」 尤本作「三首」，無其二《君子行》一首，是善本如此也。又其下原注有「五言」二字，尤本則在「古辭」下。皆非。按，此二字不宜在此，當分注於各首題下。今從胡克家校刪。

「二」「言古詩」 梁章鉅曰：「『詩』當作『辭』。案《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也。』」按，「言古詩」三字實注題中「古辭」二字，即「古辭，言古詩也」，可不必改。又下「他」字，原作「也」。明州本同。今據贛州本及尤本改。

「三」「五言」 原無「五言」二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皆脫。今從胡克家校增。《玉臺新詠》卷一

載此爲蔡邕作，疑誤，見下。

「四」「水經注曰」至「信不虛也」「水經」下原無「注」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水經注·河水三》云：「余每讀《琴操》，見《琴慎相和雜歌錄》云「飲馬長城窟」，及其扳（戴改板作跋）陟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楊守敬《疏》引趙一清云：「李善《文選注》引酈善長《水經注》曰云云，蓋隳括其辭，此引書鈔變之例也。」今據補「注」字。又，觀酈注可知，《飲馬長城窟》，出《琴操》所錄《相和雜歌錄》。《琴操》，蔡邕所撰也。疑《玉臺新詠》所收此詩采自《琴操》，而誤題蔡邕耳。

「五」「宿」原作「夙」，下無校語。陳本、正德本作「宿」。明州本同，校語云：「善本作「夙」字。尤本正作「夙」。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宿」。然則，此本以善改五臣正文，又失著校語，非也。今據明州本改回，並增此校語。

「六」「展」原作「輓」，下亦無校語。陳本、正德本作「展」，向注：「展轉，反側也。」是五臣作「展」。又據善注引《字書》，則善作「輓」，尤本正作「輓」。明州本、贛州本字用五臣，皆無校語。此本又以善改五臣字，非也。今據明州本改回，並增此校語。輓，爲展之後起字。又「相」，下，原無校語。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可」。尤本正作「可」。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相」。陳本、正德本正作「相」。此本失著校語，今據明州本增此校語。

「七」「中」尤本作「上」。按，字當作「中」，《玉臺新詠》亦作「中」。作「上」者，蓋上有「中有尺素書」，避重而改之也。

君子行

五言，平調，善本無此一篇。「一」向曰：「言君子之道宜守謙撝，不履見猜之地。瑟有三調：平調、清調、側調。此

曲處於平調。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二，李下不正冠。翰曰：「納，取也。取履疑盜瓜，正冠疑盜李也。嫂

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銑曰：行合於禮。授，謂傳物也。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濟曰：《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柄。《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言此理甚難明。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銑曰：白屋，草屋，庶人居也。若此之人，周公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士，故天下士皆歸心焉，故後世乃稱其聖賢。

校勘記

「一」校語「善本無此一篇」原無此六字。明州本、贛州本有，在題下向注末。今據補，並移正於此。胡刻尤本正無此一篇。尤本則有，錄入於本卷之末，白文無注，云：「李善本古詞止三首，無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于後。」知爲後來所補，已非善本之舊。按，《樂府詩集·相和歌辭·平調曲》載此以爲古辭，與《文選》同。《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引此詩爲曹植作。宋吳子良《林下偶談》卷一云：「《文選》樂府四首稱古辭，不知作者姓氏。然《君子行》李善本無之，此篇載於《曹子建集》，意即子建所作也。」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云：「初讀『君子防未然』，以爲類曹氏兄弟作，及觀子建集中亦載此首，則非漢人信矣。」善本《文選》刪除此篇，良有以也。

「二」「履」孫志祖《文選考異》曰：「何云：邱光庭《兼明書》云：『諸經傳無納履之語。按《曲禮》曰：俯而納履。正義曰：俯，低頭也。納，猶著也。低頭著履則似取瓜，故爲人所疑也。履無帶，著時不必低頭，故知履當爲履，傳寫誤也。』」

傷歌行

五言，側調「二」向曰：傷日月代謝，年命道盡，離絕知友，傷而爲歌。

昭昭素明月^{〔三〕}，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翰曰：燭，照也。耿耿，夜深長貌。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颻。善曰：毛萇《詩傳》曰：「闥，內門也。」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善曰：《長門賦》曰：「屣履起而彷徨。」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濟曰：闥，門；安，何也。徘徊、彷徨，皆時行不止貌。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銑曰：穹蒼，天也。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鬱於家^{〔三〕}，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校勘記

「一」「側調」原此二字入於題下向注之首。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按，「側調」二字乃昭明撰《文選》時所加之注，與「五言」二字同。入向注者乃各本所見傳寫誤耳。今移正於此。尤本無「五言，側調」四字，非是。

「二」「明月」尤本作「月明」。胡克家曰：「作『明月』是也。陳云：前《月賦》注、後何敬祖《雜詩》注皆作『明月』可證。」

「三」「抑鬱」原無「鬱」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抑』下當有『鬱』字。此所引《永傳》

文，《漢書》可證。」今據補。

長歌行

五言，平調。〔一〕良曰：「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有定分。〔二〕，不可妄求，當早崇樹事業，無貽後時之歎。」善

曰：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文帝《燕歌行》曰〔三〕：「短歌微吟不能長。」傅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

善本作行字

日晞。

向曰：晞，乾也。

善曰：

《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

「晞，乾也。」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翰曰：爲事當及少年之時。善曰：《楚辭》曰：「恐死不見乎陽春。」

《淮南子》曰：「光暉萬物。」

常恐秋節至，焜

胡本

黃華葉衰

〔四〕。

濟曰：恐至暮年，志氣銷歇，焜黃華葉色壞。善

曰：焜黃，色衰貌也。〔五〕。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銑曰：言年一過，不可再來。

善曰：

《尚書大傳》曰：「百

川赴東海。」少壯不努力，老大徒

善本作乃字

傷悲。

銑曰：理固無益。

校勘記

〔一〕「五言側調」 尤本無此四字，非。贛州本校語云：五臣有「平調」二字。陳本、正德本正有。

〔二〕「壽」 原作「受」。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改正。

〔三〕「魏文帝」 原作「魏武帝」。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引陳校改。按，所引見本書魏文帝《燕歌

行》。

「四」「葉」胡刻尤本作「藥」，非。按，下《怨歌行》善注引此亦作「葉」。尤本未誤。

「五」「貌也」尤本下有善音「胡本切」三字。此當合併兩家時因與五臣音同而刪。

怨歌行一首

五言「二」善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三」。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漢書》

曰：「婕妤」三，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小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陵，薨。」

班婕妤

向曰：《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小使，俄而大幸，爲

婕妤。」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故有是篇也。婕妤，后妃之位名也。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彪之姑，少有才學。

新裂齊紈素，鮮

善本作皎字

絜如霜雪。翰曰：紈素，細絹。出於齊國。

善曰：《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

曰：「紈素爲冬服。」《范子》曰：「紈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絹，天子爲三官服也。」

裁成

善本作爲字

合歡扇，

團團似明月。良曰：皆喻盛美，加之刻飾。

善曰：《古詩》曰：「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

出入君懷袖，動搖

微風發。濟曰：君愛幸有如此。

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此謂蒙恩幸之時也。

常恐秋節至，涼颼

善本作

風字奪炎熱。

銑曰：懼寵之移。

善曰：《古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炎，熱氣也。

棄捐篋笥中，

恩情中道絕。向曰：果見遺擲矣。篋笥，盛扇之箱。

校勘記

「一」「怨歌行」 陳本、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正德本作「怨詩行」。按，《玉臺新詠》卷一題作「怨詩」，其序云：「昔漢成帝班婕妤失寵，供養於長信宮，乃作賦自傷，並爲《怨詩》一首。」本書鮑明遠樂府《白頭吟》善注曰：「班婕妤失寵，已見班婕妤《怨詩》。」即謂此詩也。又謝玄暉《和王主簿怨情詩》、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班婕妤詠扇》善注引此皆作「怨詩」。蓋《怨詩》入樂，故稱《怨詩行》，或稱《怨歌行》。《藝文類聚》卷四十一樂部論樂引此亦作「怨歌行」，其文字與今善本全同。

「二」「怨歌行古辭」 按，《樂府詩集》卷四十一《相和歌辭·楚調曲上》載有《怨詩行》古辭「天德悠且長」云一首，此也。

「三」「婕妤」 原上無「漢書曰」三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此所引爲《漢書·外戚傳·孝成班婕妤傳》文。向注引亦可印證。今據補。

樂府二首

魏武帝「二」翰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

舉孝廉而爲郎，遷頓丘令」二。後封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從軍三十餘年，手不捨卷，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文帝立，追謚爲武皇

帝。」善曰：《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爲郎，遷頓丘令。封魏王，文帝追謚曰武皇帝。」

短歌行

四言三

濟曰：言人壽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爲樂，並自戒勗之意。凡樂府詩，古皆有詞，此則擬而作

之。已下盡類此。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善曰：《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銑曰：如朝露，

言短促也。去日，逝去之日。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慨當以慷，憂思難忘。銑曰：慨慷，

歎也。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向曰：杜康，古之造酒者。在此篇斷以爲酒名，未知孰是。善曰：《毛詩》曰：「微

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宰人」^四，號酒泉

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翰曰：《子衿》，《詩·國風》也。俱

在學校之中。青衿，青領者也。其心悠悠，謂相思也。但爲君故，沈吟至今」^五。良曰：君，爲知友也。沈吟，喻深思之

意。善曰：《古詩》曰：馳車整巾帶，沈吟聊躑躅」^六。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濟

曰：《詩·小雅》也。苹，萍也。鹿得萍草，呦呦而鳴，相呼而食。喻人有善賓來，即舉樂以相樂。魏武帝思此事，故引是詩以

結義，於文之意無妨害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苹，萍也。鹿得萍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喜樂賓客，相招

以盛禮也。鄭玄云：苹，蘋蕭也。明明如月，何時可掇」^{丁括七}？銑曰：相思之心如明月之光，誰能掇去。憂從中來，

不可斷絕。向曰：中，謂中心。善曰：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不可絕也」^八。《說文》曰：「掇，拾取也。」豬劣切。越

陌度阡，枉用相存。翰曰：阡、陌，皆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枉，曲也。存，問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爲客主。』」《長門賦》曰：「孔雀集而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良曰：契闊，勤苦也。言勤苦於談讌者，念舊情也。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漢書》曰：「張賀思念舊恩。」月明星希，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銑曰：以喻大賢出而小人削，而忠信之士游行^九，當擇其棲託之便矣。若不得其所依，則患害之必至，亦如烏鵲市樹，求其可託之枝。善曰：月明已下四句^{二〇}，喻客子無所依託也。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向曰：山海所以不辭土、不拒水者，是不厭高深。周公以聖人之姿，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使歸其心，亦猶此也。魏武有慕此，因爲戒焉^{二一}。善曰：《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校勘記

「一」「魏武帝」原此三字在《短歌行》題下。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非是。五臣陳本、正德本則在大題「樂府二首」下，是也。今據移正。其下五臣「翰曰」、「善曰」皆爲注魏武帝，亦移正於「魏武帝」下。下魏文帝《樂府二首》、曹子建《樂府四首》、下卷陸士衡《樂府十七首》、鮑明遠《樂府八首》、陸士衡《挽歌三首》誤同，皆仿此而改，不再一一出校。

「二」「頓丘」原作「南頓」。又下善注「頓丘」，原亦作「南頓」。今並從胡克家引陳校及《魏志·武帝紀》改。

又下自「創造大業」至「皆成樂章」乃取《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文。

「三」「四言」 尤本無此二字，非。

「四」「黃帝」 尤本「黃」作「皇」，誤。

「五」「但爲君故，沈吟至今」 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皆有校語，云：「善本無此二句。胡克家曰：『所見非也。此詩四句一換韻，『今』與『心』協，不容善獨無之，蓋亦脫正文共注一節。尤延之知其誤，據五臣補正文，故此處有添改痕跡，但疑終失注耳。』」按，胡氏謂各本所見脫此二句是也，然以爲連善注共脫則未審。尤本此二句下明有善注：「《古詩》曰：『馳車整巾帶，沈吟聊躑躅。』」以證正文「沈吟」二字，胡氏失之眉睫也。此本與明州本、贛州本亦有此注，惟因五臣與善本正文分段不同，合併兩家時將其錯置於上「青青子衿」二句下，而此二句下則無善注矣。胡氏所謂「失注」者，其誤可知也。

「六」「善曰」云云 此節注原置於上「青青」二句下。明州本、贛州本同。今依尤本移正，說見上。

「七」「掇」 《樂府詩集》卷三十作「輟」。疑善本亦作「輟」，此善注「豬劣切」，即輟字音，可證。《爾雅·釋詁下》：「輟，已也。」已，止也。然善注上文「言月之不可掇」之「掇」，原亦當作「輟」，始與下句「由憂之不可絕也」之「絕」義相通。又善注引「說文曰」云云，原或引作如本書《蜀都賦》善注「鄭玄《論語注》：輟，止也。」蓋後人，即北宋本依五臣改正文「輟」爲「掇」，又改其注文，而「豬劣切」三字則改之未書，致使所注之音不合「掇」字矣。

「八」「由」 通「猶」。

「九」「而忠信」 原誤作「言而言」，據陳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正。

「一〇」「下四」 原作「上四」。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見上」。皆非。今從胡克家校改。

「一一」「因」 陳本下有「而」字。

苦寒行

五言，清調〔一〕翰曰：「謂因行遇寒而作也。古曲有清調。」善曰：《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濟曰：艱，難也。巍巍，高貌。山阪屈盤如羊腸之形，登

陟此山，車輪爲之摧毀。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土有九山〔二〕。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

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然坂在太

行〔三〕，山在晉陽也。

樹木何蕭索

善本作瑟字〔四〕

，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

落何霏霏。善曰：《毛詩》曰：「雨雪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向曰：延頸，猶引領。善曰：《呂

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奉踵也。」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良曰：怫鬱，憂患之貌。善曰：《楚辭》

曰：「怫鬱兮不陳。」東歸，言望舊鄉也。

水深橋梁絕，中道

善本作路字

正徘徊〔五〕。

迷惑失故路，

善本有薄字

暮無所

善本無所字

宿栖〔六〕。

善曰：楊雄《琴情英》曰：「當道獨居，暮無所宿。」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采

薪，斧冰持作糜。向曰：囊，謂袋也。薪，謂柴也。天寒水凍，故斫冰以作糜粥也。善曰：《莊子》曰：「擔囊而趨。」

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翰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言行役未還，故感此詩而哀也。善曰：

《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校勘記

「一」「苦寒行」《藝文類聚》卷四十一、《樂府詩集》卷三十三引此爲魏文帝作。《宋書·樂志三》載此謂是魏武

帝詞，與《文選》相合，是也。又下「清調」，陳本無此二字。非。

「二」「土」 原作「上」。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呂氏春秋·有始篇》云：「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善注「天地之間」，隱括《呂氏春秋》之詞。「上」則爲「土」之譌。今據改。

「三」「然」 原下有「則」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則』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凡善注之『然』，即今人之『然則』，前後例如此，不知者誤添之。」按，胡氏所校甚是，今據刪。

「四」「索」 原下無校語。明州本、贛州本並有校語云：「善本作『瑟』」。尤本正作「瑟」。今增此校語。按，《宋書·樂志》、《藝文類聚》、《樂府詩集》皆作「瑟」。

「五」「道」 原作「路」，下亦無校語。陳本、正德本作「道」，是五臣作「道」。明州本、贛州本字用五臣，並校云：「善本作『路』」。尤本正作「路」。此本以善改五臣字，非。今改回，並增此校語。按，據《樂府詩集三》所載，本辭作「路」，晉樂所奏作「道」，與《宋書·樂志》同。

「六」「暮」 原上無校語。贛州本上「薄暮」二字，校語云：「五臣無『薄』字。陳本、正德本正無『薄』字。明州本『暮』上有校語云：『善本有『薄』字。』又『所』，原下亦無校語。贛州本作『無』，校語云：『五臣有『所』字。』明州本，校語云：『善本無『所』字。』是五臣此句作『暮無所宿栖』，善則作『薄暮無宿栖』。此本皆失著校語，今據以各增校語。」

樂府二首

魏文帝

苦哉行

善本作善哉行，四言。〔二〕銑曰：謂山林之人，節行危苦，欲其人仕，以取逸樂。善曰：《歌錄》曰：「《善

哉行》，古詞也。〔三〕《步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四〕向曰：薇，草藥名。可以食之。善曰：《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

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谿谷多風，霜露霑衣。〔五〕善曰：《說苑》

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野雉羣雛，古豆猴猿相追。善曰：《毛詩》曰：「雉之朝雛。」還望故鄉，鬱何壘

壘。翰曰：壘壘，山重貌。善曰：《廣雅》曰：「壘，重也。」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

濟曰：言山崖木枝，衆皆知之。憂自心來，人不能知。善曰：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憂來仍無定方，而

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人生如寄，多

憂何爲？良曰：人之一生，若寄於世，同朝菌蜉蝣，山林之士自取其憂，以何爲也？善曰：《尸子》曰：「老萊子曰：

『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今我不樂，日善本作歲字月如馳。銑曰：我，文

帝自稱也。言我所以不樂者，但爲其日月之速耳。善曰：《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湯湯傷中流，

中有行舟。隨波轉薄。善本作迴轉二字，有似客游。向曰：湯湯，流貌。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翰曰：言山林之士可以如此行樂忘憂也。載，則也。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毛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媮娛以忘憂。」又《毛詩》曰「七」：「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校勘記

「一」「苦哉行」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善哉行」。是五臣作「苦哉行」，陳本、正德本正如此。按，《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引與五臣同。《宋書·樂志三》、《樂府詩集》卷三十六《相和歌辭·瑟調曲一》載此並作「善哉行」。「苦」疑「善」之譌，善本是也。又尤本此首在《燕歌行》之後，誤也。

「二」「古詞也」 按，曹丕此詩非《善哉行》之古詞。《樂府詩集》卷三十六《善哉行》題下郭茂倩引《樂府解題》曰：「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唇乾。』」是也。

「三」「步」 原作「古」。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樂府中未見有「古出夏門行」者，「古」字必有誤。上引《樂府解題》此節作「魏明帝《步出夏門行》曰」云云，與善注所引全同，知「古」當作「步」。又，郭茂倩《善哉行》解題曰：「按魏明帝《步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弦歌樂我情。』然則『善哉』者，蓋歎美之辭也。」《宋書·樂志三》亦載魏明帝此《善哉行》，惟第二句無「我」字。今據改「古」爲「步」。

「四」「饑」 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飢」，各本善注亦作「飢」。是善本作「飢」。字同。

「五」「霑」 贛州本作「沾」，校語云：五臣作「霑」。是善本作「沾」，各本善注亦可證。尤本正作「沾」。字同。

「六」「固歸」 原無「歸」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尸子》卷下補。

「七」「又毛詩」明州本、尤本同。贛州本無「毛詩」二字，非。

燕歌行

七言濟曰：燕，地名。此婦人思夫之意。善曰：《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言古

辭，起自此也。佗皆類此。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善曰：《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

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羣鸞善本作燕字辭歸鴈南翔。念君客游多思善本作思斷字腸，良曰：憂思結於心腸。

善曰：《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鴈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又曰：「鴈

噦噦而南遊。」慊慊苦簾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他方？銑曰：慊慊，心不足貌。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慊，恨不滿之貌也。」口簾切。賤妾瑩瑩守空房，善曰：瑩，單也。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向

曰：婦人自謙而稱妾。瑩瑩，孤獨貌。善曰：《古詩》曰：「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

長，翰曰：援，引也。清商，秋聲。善曰：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

徵。」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濟曰：星漢，天河；央，極也。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

照我羅牀帷。」《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恨河梁？銑曰：牽牛、織女，二星

名，隔天河相望。婦人自恨與夫離絕，故問此星，何辜復如此矣。牽牛星，河鼓星是也。善曰：《史記》曰：「牽牛爲犧

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

同矣。」

校勘記

「一」「諷賦」原「諷」作「風」。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本書《月賦》、《長門賦》注引此作「諷賦」，賦載《古文苑》卷二，此所引之句在其中。今據改。

「二」「牲」原作「女」。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改。所引見《天官書》。

樂府詩四首

曹子建

箜篌引

五言「二」濟曰：箜篌，樂器名。引，曲也。此詞亦欲使知友存交情，爲善事，及時行樂，以保其天年。善

曰：《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箜篌。」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游。善曰：《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良曰：膳，食；烹，煮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時美物

曰珍。」《聲類》曰：「宰，治也。」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銑曰：秦人善彈箏，齊人亦善鼓瑟。慷慨，猶激揚也。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瑟也。」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向曰：漢成帝趙皇后，屬陽阿公主家學舞者。京洛之人皆善謳歌。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翰曰：爵，酒杯也。庶羞，衆味也。善曰：《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濟曰：古人之宴有奉金爲壽者，或稱萬歲者，賓主故以此相酬焉。善曰：《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爲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良曰：久要，久交也。薄終，薄行於終，義所非也。尤，非也。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向曰：磬折，曲躬也。言君子以謙德曲躬於人，固無所求。善曰：《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再來。善本作可再字百年忽我邁。善本作在字生存善本作在字華屋處，零落歸山丘。良曰：言白日之奔流，如驚風之飄疾也。光景，日色也。翰曰：邁，猶疾也。濟曰：零落，謂亡爲，沒也。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嬉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邁零落，下歸山丘。」毛萇《詩傳》曰：「邁，終也。」先民誰不死？知命復善本作亦字何憂。良曰：先民，古人也。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校勘記

「一」「箜篌引」《宋書·樂志三》作「野田黃雀行」，曰：「《箜篌引》亦用此曲。」又「五言」二字，原注於「樂府詩四首」下。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今仿以下三篇例，移正於此。

「二」「之」原作「也」。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漢書·高帝紀下》改。

「三」「存」此下校語云：善本作「在」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在」。梁章鉅曰：「《宋書》作『存』，《晉書·謝安傳》羊曇引亦作『存』。」胡紹煥《文選箋證》曰：「此『生存』二字連讀，與下『零落』句對。」按，《藝文類聚》卷四十二引、《樂府詩集》卷三十九皆作「存」。疑善本作「在」乃傳寫之譌。

名都篇

五言「二」銑曰：名都，邯鄲、臨淄之類也，居篇之首，故以爲名。刺時人騎射之妙，游騁之樂，而忘憂國之

心。善曰：《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善本作光字且鮮。向曰：妖，美也。京洛，都也。被，衣；鮮，新

也。善曰：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世稱利劍，有千金之

價。」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翰曰：郭外曰郊。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善曰：《漢書》：「眭弘少時好鬪

雞走馬二。」馳馳未能半三，雙兔過我前。濟曰：未至半路也。攬弓捷鳴鏑善本有長字驅上彼善本無彼字南

山。銑曰：捷，引也。鳴鏑，箭名。善曰：《儀禮》曰：「司射搢三挾一个。鄭玄曰：搢，插也。」楚甲切四。《漢書》

曰：匈奴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良曰：縱，射也。兩禽連，謂連中雙兔也。禽者，鳥獸通稱。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也。毛萇《詩傳》曰：發矢曰縱。兩禽，雙兔也。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向曰：接，射也。鳶，鴟也。善曰：《毛詩》曰：鳶飛戾天。鄭玄曰：鴟之屬也。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翰曰：咸，皆；工，能；妍，美也。善曰：《舞賦》曰：觀者稱麗。歸來善本作我歸字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濟曰：平樂，觀名。言酒美，故價貴。善曰：平樂，觀名。膾鯢臠子充胎鰕，炮善本作寒字鼈炙熊蹯音煩。良曰：鯢，魚名也。臠，臠也。鰕，魚名。鰕腹有胎在腹也。炮，燒也。熊蹯，熊掌也。善曰：《毛詩》曰：「炮鼈膾鯢。」《蒼頡解詁》曰：「臠，少汁臠也。」《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爲。」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宰夫臠熊蹯不熟。」鳴儔嘯匹侶善本作旅字，列坐竟長筵。濟曰：鳴、嘯，皆命呼也。儔，匹侶，皆友朋也。列，引；竟，盡；筵，席也。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向曰：連翩，輕迅貌。擊鞠，今之打毬。捷，疾也。萬端，言多妙也。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在塞外，尚穿域踞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可蹋戲。鞠，巨六切。《史記》曰：魏公子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良曰：攀，留也。言此者，以喻少壯不可留。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濟曰：如雲之散也，明晨復來於長楸、平樂也。終日若此，其奈國之事何。善曰：《舞賦》曰：駱驛而歸，雲散城邑。

校勘記

「一」「名都篇」 尤本此首在《白馬篇》之後。按，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篇次與此本同，尤本誤也。

「二」「睦弘」原「睦」作「陸」。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袁本則譌作「睦」。

「三」「馳馳」原作「馳騁」。明州本、贛州本同，亦無校語。陳本、正德本作「馳馳」，尤本同，是五臣與善本無異。胡克家曰：「馳，行也。馳馳，猶行行也。『騁』字蓋後人改之。」按，胡氏說是也。作「馳騁」者，恐後人依宋本植《集》校改。觀袁本作「馳馳」，當秀州本原如此。今據改回。《藝文類聚》卷四十二引此作「驅馳」，《樂府詩集》卷六十三作「馳驅」，所見並與《文選》不同。

「四」「儀禮曰」至「楚甲切」原「狹」下無「个」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脫。今從許巽行校及《儀禮·鄉射禮》補。又「鄭玄曰措插也」，原作「捷」，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插」，與今《鄉射禮》鄭注合，下「楚甲切」即「插」之音。今據改。

「五」「少汁臞也」尤本下有善音「子兗切」三字。按，此合併兩家時因與五臣音同而刪。又《資暇錄》卷上「非五臣」條曰：「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臘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後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是李濟翁所見善注尚有「今之臘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十五字，今各本善注皆無之。

美女篇

五言 銑曰：以美女喻君子。言君子既有美行，上願明君而事之，若不得其人，雖見徵求，終不能屈。 善

曰：《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西

音先，協韻。善本作問字。向曰：妖，美，閑，麗也。

善曰：《說文》曰：「閑，雅也。」《上

林賦》曰：「妖冶閑都。」閑，幽閑也。

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翰曰：柔條，嫩枝也。冉冉，動貌。翩翩，飛貌。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銑曰：攘，宣；皓，白；約，結也。善曰：攘袖，卷袂也。環，釧也。 頭上金爵釵，腰

佩翠琅玕。良曰：釵頭施金爵，故以名之。琅玕，石而似玉。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尚書》曰：

「厥貢惟球琳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良曰：交，絡也。珊瑚，亦珠也。木難，碧色珠也。善曰：《南方

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

色珠也，大秦國珍之。」羅衣何飄飄善本作飄飄字，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向曰：還，轉也。言

蘭者，取其芳香。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翰曰：休，止也。善

曰：《慎子》曰：「毛廛、西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杜篤《楔祝》曰：「懷季女使不餐」四。借問女安居？乃在

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濟曰：端，隔也。重關，重門。言結閉也。善曰：《爾雅》曰：「安，止

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漢書》：枚叔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列子》

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向曰：希，慕；令，善也。善曰：《神女賦》

曰：「耀乎若白日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

美」五，如東方之日出也。」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銑曰：言媒氏何所營求，而不及此時安定此親以玉帛者乎？

善曰：《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濟曰：佳人慕義求賢，志實難

拔。以喻君子非禮不苟合。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衆人徒善本作何字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

處房室，中夜起長歎。翰曰：衆人徒嗷嗷喧嘩也，安知佳人之所觀采。向曰：盛年之人，既不與偶，則中夜起歎息矣。言

中才之人雖有慕士之心，而勞其志，則賢者竟不至矣。善曰：蘇武《答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邕

《霖雨賦》曰：「中宵夜而嘆息。」

校勘記

「一」「閑雅也」今《說文》「閑」作「嫻」。

「二」「閑都」今《上林賦》「閑」亦作「嫻」。嫻通閑。此皆善注引書改字以就正文之例。又下「閑幽閑也」，原上有「又曰」二字。按，此非《上林賦》所有，實爲善自注。今刪此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衍。

「三」「南方草物狀」胡克家曰：「案『物』當作『木』，各本皆誤。此嵇含所撰。」按，珊瑚，古屬珍寶類，非《南方草木狀》所當有。查今本嵇含此書，亦未見有此所引之文。《初學記》卷二十七寶器部珠類、三十鱗介部魚類引有徐衷《南方草物狀》，蓋此也。胡氏說非。

「四」「季」原作「秀」。胡克家曰：「『秀』當作『季』，各本皆譌。《洛神賦》注引不誤。」今據改。

「五」「盛美」原作「盛也言美」四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謂「也言」二字不當有。按，本書《洛神賦》注引此作「詩人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日出」。又顏延之《秋胡詩》、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善注引同，惟「美盛」作「盛美」。胡氏所校是也。今據刪。

白馬篇

五言良曰：見乘白馬者，故有此曲。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爲國，不可念私。 善曰：《歌錄》曰：

「《白馬篇》，《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銑曰：羈，轡也。連翩，馬馳貌。 善曰：《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

《說文》曰：「羈，絡頭也。」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向曰：幽、并，二地名。善曰：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翰曰：揚其騎射之聲名。沙漠，西北地名。善曰：《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濟曰：秉，執也。楛矢，^二竹箭也。參差，未射在手時也。善曰：《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人深。」《家語》：孔子曰：「肅慎氏貢楛矢。」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良曰：控，引也。左的，射的；月支，射帖也。言妙皆能摧破。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絃貫石，威動北鄰。」《毛詩》曰：「發彼有的。」的，射質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爲月支三枚，馬蹄二枚。」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銑曰：猱，猿類；俯，低也。散馬蹄，言馳驚也。善曰：凡物飛迎前射之曰接。猱，猿屬也。狡捷過猴猿，勇剽^{匹妙}若豹螭^{勑知}。向曰：狡，健；捷，疾也。剽，猛也。螭，猛獸也。善曰：螭，猛獸也。已見《西都賦》。《方言》曰：「剽，輕也。」邊城多警急，虜騎^{善本作胡虜字}數遷移。翰曰：謂匈奴逼邊也。善曰：《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濟曰：羽檄，徵兵之書也。厲，策也。登高隄，望寇也。銑曰：蹈，踏；陵，侵也。鮮卑，匈奴也。善曰：《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戎，或云鮮卑。」《蒼頡篇》曰：「陵，侵也。」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向曰：端，際；懷，惜也。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名在^{善本作編字}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良曰：捐，棄也。善曰：《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臣不若王子城父^二。」

校勘記

「一」「楷」原與末句「在手時」之「在」因錯簡而互易位置。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移正。

「二」「父」原作「也」。胡克家曰：「『也』當作『父』，各本皆誤也。此所引《呂氏春秋·勿躬篇》文。」今據改。

王明君辭一首

五言，并序

石季倫銑曰：臧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卿。

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於是秀乃勸倫殺崇，遂遇害也。」善注同「二」。

王明君者，本爲

善本作是字

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

善本作焉字

向曰：昭君，后妃之位也。晉文帝諱昭。

善

曰：《琴操》

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

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

匈奴盛，請婚於漢，

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

善本作昭字

君配焉。

善曰：

《琴操》

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

《漢書》

曰：「詔采良家女也。」

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翰曰：烏孫，國名。其王使獻

馬於漢，願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爲公主，以妻焉。琵琶，樂名。

善曰：

《漢書》

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

遣江都王建女爲公主^二，以妻烏孫焉。」其送明君，亦善本有必字爾也。其造新之善本無之字曲，多哀怨之聲，濟曰：自是造爲新樂曲也。故敘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向曰：我，爲明君稱也。單于，匈奴之君號也。善曰：《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諸

長少會單于庭祠。」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銑曰：訣，別也。前驅，引路者。抗，舉也。旌，旗類。舉之引路，則發

行也。善曰：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燧，後乘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良曰：流離，涕流貌。轅，

車轅。善曰：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

哀鬱傷五內，泣淚霑善本作濕字珠纓。善曰：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沾纓，已見郭璞《遊仙詩》。」行

行日已遠，遂造七到匈奴城。翰曰：造，至也。善曰：魏武帝《苦寒行》曰^三：「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延

我於穹廬，加我闕於延氏名。向曰：穹廬，氊帳也。闕氏，單于后名。善曰：《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

『吾家嫁我今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音義》曰：「旃，帳也。闕氏^四，如漢皇后。」殊類非

所安，雖貴非所榮。善曰：殊類，異類。李陵《答蘇武書》曰：「但見異類。」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良

曰：羞以女嫁匈奴，故對之慙驚。善曰：《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皋立，爲復株絛若鞮單于^五，復妻王昭君，生

二女也。」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濟曰：默默，隱忍貌。苟，且也。善曰：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

難。」賈誼《吊屈原》曰：「吁嗟默默^六。」《墨子》曰：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

子曰：曩與汝爲苟生，今與汝爲苟義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翰曰：盈，滿也。善曰：《楚辭》曰：「蓄怨

乎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慮憤鬱。」蔡琰詩曰：「心吐思兮曾憤盈。」願假飛鴻翼，棄之以遐征^七。翰曰：

假，借；遐，遠；征，行也。善曰：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八，舉六翮而輕飛。」高誘《呂氏春秋注》曰^九：「征，飛也。」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銑曰：不我顧，不顧我也。屏營，迴行貌。良曰：玉、英，皆喻明君。匣中，喻漢。糞上，喻匈奴也。英，花也。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銑曰：其憂思之心，見春朝之華不足與歡樂，甘以其身與秋草俱凋隕，不願生居匈奴之中。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委。」《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也。」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善曰：《漢書》：張禹曰：「有愛女，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

校勘記

〔一〕「善注同」 明州本併善注入於濟注。尤本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云云，與此銑注所引文字小有異同，彼「渤海南皮人」無「南皮」二字，又「於是秀」無「於是」二字，又「遂遇害」作「遂被害」。贛州本則併五臣入善，而其善注文全同銑注，非也。

〔二〕「江」 原作「漢」。今據贛州本及尤本改。明州本此一節併入翰注。

〔三〕「魏武帝苦寒行」 原「武」作「文」，「寒」作「哉」。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引陳校改。

〔四〕「闕氏」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闕」上有「蘇林曰」三字，「氏」下有「音焉支」三字。按，「蘇林曰：闕氏，音焉支，如漢皇后」，見《史記·陳丞相世家》裴駰《集解》引，蓋亦出自《漢書音義》。此六字疑後人依《集解》而添。袁本亦無此六字，諒所見北宋本原如此也。

〔五〕「株象」 原作「系」字。各本善注同。今從胡克家校及《匈奴傳下》改。

「六」「默默」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下「默」字皆誤作「言」。此本蓋據本書賈誼《吊屈原文》校改，是也。

「七」「棄」 陳本、正德本同。尤本作「乘」。蓋五臣「棄」，善「乘」。明州本、贛州本亦作「乘」，並無校語。按，「棄之」，謂棄積思也；「乘之」，謂乘飛鴻也，兩皆可通，終以作「乘」爲長。然《藝文類聚》卷四十二引及《樂府詩集》卷二十九並作「棄」，翰與善注中又未明言此字，無從訂之矣。

「八」「鸞」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袁本作「鷺」，胡克家謂當據改。按，《藝文類聚》卷二引曹丕此賦亦作「鸞」，胡氏所校未允。

「九」「呂氏春秋注」 原無「注」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脫。今從胡克家引陳校補。

文選卷第二十七

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並李善注

樂府下

陸士衡 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 樂府一首

鮑明遠 樂府八首

謝玄暉 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 挽歌一首

陸士衡 挽歌三首

陶淵明 挽歌一首

雜歌

荆軻 歌一首 并序

漢高祖 歌一首 并序

劉越石 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陸士衡

猛虎行

雜言銑曰「二」：

《古猛虎行》云：「飢不從猛虎食。」但取發首爲名，不必以篇中意義。他皆類此。觀

其大體，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

善曰：《古猛虎行》曰「三」：「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

無巢，遊子爲誰驕。」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

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翰曰：整其車駕，肅敬時君之命，執鞭以將遠適焉。善曰：《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時命，時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槓也。」《廣雅》曰：「將，欲也。」飢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濟曰：言路多彊暴姦邪之人。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銑曰：由此使日屢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三。歲陰，猶歲暮也。善曰：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曰：「秋冬爲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銑曰：崇，高；駭，驚也。善曰：《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向曰：經過山谷之間而靜思長嘯。善曰：《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翰曰：絃急則調高，故無懦弱之響。貞亮之節，亦難擬其德音。善曰：侯瑾《箏賦》曰^四：「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襟。善本作衿？濟曰：涉於世路，誠爲至難，何爲開此遠役之心？善曰：言人生既多難苦，誠爲未易，何爲開此行役之衿乎？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五。」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良曰：眷此正直之懷而不得施展，故愧於古今之人。善曰：夫蘊耿介之懷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六。《蒼頡篇》曰：懷，抱也。

校勘記

「一」「銑曰」原無此二字。陳本、正德本同。明州本、贛州本有，不知其所據爲五臣何本。今姑從之而增。

「二」「古猛虎行」原上有「雜言」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同。按，此二本題下無小注「雜言」二字，而誤入於此。尤本未誤，今據移正。

「三」「立矣」原無「矣」字。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補。

「四」「侯瑾」原作「侯璞」。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改。說已見本書《月賦》校勘記。

「五」「難」原下有「人」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刪。

「六」「今乃愧不隨」原作「而不隨今乃」。尤本作「今乃而不隨」。今從明州本、贛州本改。

君子行

五言 翰曰：前有此篇，其意略相類。 善曰：《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

善本作嶮

而難。向曰：夷，平；簡，易也。天道無私，故平易，人道多僻，故險難。 善曰：《莊子》

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略也。」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向曰：休咎，福禍也。瀾，大波也。 善曰：《尚書》有休徵、咎徵^二。杜預《左氏傳注》

曰：「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平，協韻。翰曰：疾，惡也。言美惡相去不遠，事

有疑似則生禍患。 善曰：《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

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近火固宜熱，履冰豈

惡寒？ 銑曰：近冰火必罹寒熱之患，近讒佞亦致禍難。 善曰：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

之纔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掇蜂滅天

道，拾塵惑孔顏。 良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爲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

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吉甫使追之，以投于河矣。掇，拾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滅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攪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絮欲饋。」回曰：「不可。向者食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因攪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食煤，煙塵也。因拾煙塵，孔子、顏回於是疑惑。善曰：《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於王曰：『伯奇愛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十數置衣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其甑中而飯之，少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絮欲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食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飯之。』孔子笑曰：『所信者目矣，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矣，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夫孔子所以謂知人難也。」高誘曰：「食煤，煙塵也。」食，讀作臺。人，猶墮也。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銑曰：父子與顏孔猶滅天道，生疑惑，逐臣棄友，比之何有可恨，固不足歎也。善曰：傅毅《七激》曰：「閭君逐臣，頑父放子。」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在沅湘之間。」《毛詩·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者，棄恩舊也。」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向曰：兆，象也。善曰：言禍福之至，而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銘曰：「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歡。善本作懼字。翰曰：天損之至，非己所招，故安之而不辭也。人益之來，非己所召，故受之可爲歡也。善曰：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己所招，故安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己所求，故受之可爲懼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朗鑒豈遠假？取

之在傾冠。濟曰：朗，明；鑒，鏡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外求乎？但驗之在禍福而已也。善曰：荀悅《申鑒》曰：「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矣。」《抱朴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遞相祖述，故引之。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良曰：淺近之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心，防慮未然，是以受福也。善曰：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

校勘記

「一」「有」 尤本作「曰」。按，此見《洪範》，「曰休徵」、「曰咎徵」分在兩處，以作「有」爲長。

「二」「取蜂十數置衣中」 原「十數」作「數十」。今據《後漢書·黃瓊傳》注引乙轉。尤本此七字作「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十一字。按，尤本蓋依五臣良注改之，失善注舊，非也。此一節注，明州本、贛州本併入良注。今本《說苑》佚此節，向宗魯《說文校證》從善注並校以《漢書·馮奉世傳贊》注、《後漢書·黃瓊傳》注錄入《佚文輯補》中。

「三」「就袖中」 向宗魯曰：「『就』下疑脫『視』字。」

「四」「斟」 原作「糝」。尤本同。胡克家曰：「袁本『糝』作『斟』，是也。此所引《呂氏春秋·任數》文，高誘有注，可證。」梁章鉅曰：「按今本《呂氏春秋·慎人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則字作『糝』。」今按，明州本、贛州本此節併善注入良注。蓋尤依《慎人篇》改作「糝」，此本因之校改，非也。今據袁本改回。

「五」「飯」 今《呂氏春秋》作「食」，善所見或不同也。

「六」「少選間食熟」今《呂氏春秋》無「少」字。又下「欲饋」，袁本及尤本「欲」作「故」，今《呂氏春秋》作「而後」二字，此本則與《太平御覽》卷八三八引同。

「七」「灸煤」今《呂氏春秋》作「煤灸」，下高誘注同。

「八」「而」明州本、尤本同。袁本亦同。贛州本無「而」字，蓋後來刪也。

「九」「無受天損易」原作「天損未易辭」。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

從軍行

五言 濟曰：苦天下征伐也。

苦哉遠征人，飄飄

善本作飄字

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向曰：飄飄，遠行貌。四遐，四方也。五嶺、長

城，皆地名。陟，升；巔，上；戍，守也。

善曰：《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

謫遣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

谿

善本作深字

谷深無底，崇山鬱嵯峨。翰曰：崇，高也。嵯峨，高貌。善

曰：《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跡

善本

作迹字

涉流沙。濟曰：《詩》曰：「南有喬木。」《書》曰：「西被流沙。」振，舉也。善曰：《史記》曰：武臣曰：

「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毛詩》曰：「南有喬木。」《尚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

苛。夏條焦鮮藻，二，寒冰結衝波。良曰：疊上文也。隆暑、夏條，南方也。涼風、寒冰，北方也。慘，毒；苛，酷；藻，

華也。焦鮮藻，木焦爲條。結衝波，水結爲冰也。言經寒炎而辛苦。善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文》

曰：「慘，毒也。」宋均《春秋緯注》曰：「苛者，切也。」《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寘之寒冰。」胡

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銑曰：胡，北方。越，南方。如雲之聚，如星之布。善曰：鄒陽書曰：「胡馬遂進闕於邯

鄂。」杜篤《論都賦》曰：「斬白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爲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也。」《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向曰：鋒，謂兵刃也。鳴鏑，髀箭名。善曰：張衡《髀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曰：「如今鳴箭也。」朝餐善本作食字不免胃，夕息常負戈。翰曰：免，脫也。胃，兜鍪也。善曰：《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胃橫戈而進。」李陵《答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苦哉遠征人，拊善本作撫字心悲如何二。善曰：《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

校勘記

「一」「焦」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集」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集」。贛州本亦作「集」，校語云：五臣作「焦」。胡克家曰：「當作『焦』。『集』字於文義全乖，各本但傳寫誤，非善如此。」孫志祖《文選考異》亦曰：「『焦』字勝『集』。」按，胡氏所校是，《樂府詩集》卷三十二亦作「焦」。作「集」者乃形近而譌。今刪原校語。

「二」「拊」原下無校語。明州本同。尤本亦作「拊」。贛州本作「撫」。按，各本善注引《列子·湯問》「撫心高蹈」，則善本當作「撫」。贛州本是也，惟與明州本皆失著校語。尤本作「拊」，以五臣亂善也。今據增此校語。

豫章行

五言 濟曰：本以豫章郡而爲之，以敘人代苦辛之意。

善曰：《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

章山。」

汎舟清川渚^{〔一〕}，遙望高山陰。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川陸殊

途軌，懿親將遠尋。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遠別也。軌，迹也。善曰：《廣雅》曰：「軌，道也。」《左氏

傳》：富辰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二〕}，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良曰：三荆，三枝共本也。

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將別，無以分。明日欲分，庭有荆樹，荆樹經宿萎黃，乃相謂曰：「荆樹尚然，況我兄弟乎？」

遂不分，荆復悅茂。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聞哭者甚哀，問顏回曰：「汝知此何哭？」回曰：「此哭非但爲死而已^{〔三〕}，又爲

生離者也。」昔岨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爲其往而不返，竊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

悲異林。善曰：《古上留田行》曰：「出是上獨西門^{〔四〕}，三荆同一根生。一荆斷絕不長，兄弟有兩三人，小弟塊摧獨貧。」

《家語》曰：「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何爲者？』」回曰：「此哭之聲非但爲

死者而已矣，又爲生離別者。」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完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

之，哀聲有似於此，爲其往而不返。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問哭者，果曰：「夫死，家貧，賣子葬之，與之長訣。」子曰：

「回善於識音矣。」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向曰：悼，傷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

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翰曰：昃，日暮

也。無停陰，言日月之速。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

幾何？」《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濟曰：前路，謂日月。

後塗，謂性命。善曰：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已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促促薄暮景，疊疊鮮克禁。良曰：促促，短貌。疊疊，進貌。薄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制也。善曰：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時疊疊而過中。」曷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銑曰：何爲復用離別之事，則是懷愁苦之心。善曰：言何爲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苦心，見上文。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向曰：有遠大之節，嬰物累必淺。有短近之智，能不至於深乎？善曰：《說文》曰：「嬰，繞也。」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翰曰：行矣，謂去也。但當自保善福，人之別有如影滅，唯繼以音徽矣。善曰：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惠音。

校勘記

「一」「川」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山」字。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作「山」，校語云：五臣作「川」。陳本、正德本正作「川」。按，據此詩文義及善注，善本必當作「川」，與五臣無異，作「山」者，蓋各所見傳寫誤耳。尤本正作「川」。今刪原校語。

「二」「昔周公」 尤本下有「吊二叔之不咸故」七字。按，此節引《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文。本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昔周公吊管蔡之部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善注引與尤本所引此注全同。此七字彼不可省，此則贅矣。明州本、袁本「周公」下有「故」字，此本與贛州本同本書曹子建《責躬詩》善注引，是也。

「三」「哭」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良注皆作「者」。

「四」「獨」 胡克家曰：「當作『留』。」胡氏恐臆測，諒別無根據。按，「善曰」云云一節，明州本、贛州本併善注入

五臣良注，大誤。

苦寒行

五言良曰：前有此作，意與是同也。

善曰：或曰《北上行》。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艱。

善本作難字「二」。

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

向曰：北稱幽也。朔，北方也。穹，窮；

陟，升也。盤者，山首盤道「三」。

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曰：「北方寒涼也。」《韓詩》

曰：「在彼穹谷。」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凝冰結重澗，善本作澗字「三」，積雪被長巒。

向曰：被，

覆；巒，山也。

善曰：《爾雅》曰：「巒，山墮也」四。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

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嚙。

善本作喧字，歡「五」。

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

平。銑曰：憑，依也。嘯、嚙，皆

歡聲。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曰：「玄猿素雌。」夕宿

喬木下，慘愴恒鮮歡。

向曰：喬，高也。慘愴，寒貌。恒，常；鮮，少也。

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

翰曰：言

飢渴而飲冰食露也。然冰時無露，蓋文之疎也。

善曰：《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團兮」六。離

思固已矣。

善本作久字

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

苦簞

恒苦寒。

濟曰：莫，無；劇，甚也。慊慊，憂不足貌。言

別離已久，遇此苦寒，故寤寐增悲。

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說文》曰：

「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貌也。」

校勘記

「一」「艱」原下無校語。贛州本作「難」，校語云：「五臣作「艱」。明州本字用五臣，校語云：「善本作「難」字。尤本正作「難」。今據增此校語。」

「二」「首」陳本作「有」。疑是。

「三」「礪」原下無校語。贛州本作「澗」，校語云：「五臣作「礪」。明州本字用五臣，校語云：「善本作「澗」字。尤本正作「澗」字。今據增此校語。」

「四」「墮」贛州本同。明州本及尤本作「墮」。袁本亦作「墮」。按，蓋各所見原作「墮」，贛州本依《爾雅·釋山》改「墮」爲「墮」。此本從而校改，是也。

「五」「嚙」此下原無校語。贛州本作「喧」，校語云：「五臣作「嚙」，音歡。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喧」。尤本正作「喧」。今據增此校語。」

「六」「漚」原作「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團」。按，此所引《詩》見《鄭風·野有蔓草》，今《毛詩》作「漚」。《釋文》：「漚，本亦作團。」本書謝靈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詩》、謝玄暉《京路夜發詩》、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善注引皆作「團」，用古本也。而此以今本校改之，失善之舊。今改回。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向曰：蓋與前意不異。

驅馬陟陰山，山陰

善本作高字

馬不前。

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

良曰：陟，升也。陰山，山名。候，伺望者。

勁，彊也。虜，匈奴也。燕然，山名。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解嘲》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銑曰：戎車，兵車也。軌，迹也。旌旆，旗類。徂，往；遷，徙也。善曰：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綿。向曰：憑，猶登也。翰曰：邈，遠；綿，長也。善曰：邈，遠也。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良曰：獫狁，匈奴名。亮，信；夷，平也。徒，猶空也。豈徒旋者，言賊未平。善曰：獫狁，匈奴也。《毛詩》曰：「赫南仲，獫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翰曰：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大呼也。兵者，凶器，與敵相持，必有一傷。善曰：《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銑曰：克，勝；捐，棄也。善曰：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守節。」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良曰：遵，奉也。漢甘延壽爲諫議大夫，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收，取也。單于，匈奴君也。旃，旗類也。善曰：《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人也。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爲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仗節，收功大夏。」旃，旌旗也。振旅勞歸士，受爵橐街傳。向曰：師人曰振旅。橐街，蠻夷邸門。將士受爵賞，傳匈奴之首於橐街。善曰：《穀梁傳》曰：「人曰振旅。」《毛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

校勘記

「一」「邈」 原作「綿」。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尤本改。五臣翰注此襲用善注，亦可印證。

門有車馬客行

五言翰曰：言念舊鄉而有是作。雖曰擬古，機意自屬。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濟曰：皆假言之。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

湘。向曰：君，謂機也。濡跡，漬足也。涉，度也。江、湘，水名。善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投袂赴門塗，

攬衣不及裳。銑曰：謂出見於客也。投袂，奮袖也。不及裳，言不暇整衣服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

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拊膺攜客泣，掩淚叙溫涼。**向曰：叙別

離之歲月。善曰：《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

「春秋，言溫涼也。」**借問邦族間，側愴論存亡。**翰曰：邦族，謂鄉親也。善曰：《毛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

族。」《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濟曰：舊齒，耆老也。善曰：曹子建《箜

篴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齒，萬事乃理。」

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銑曰：謂吳之市朝城闕。善曰：《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

詩》曰：「在城闕兮。」**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向曰：謂機家墳壟也。芒芒，盛貌。善曰：《仲長子昌言》

曰：「古之葬，樹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翰曰：崇，興；替，廢也。善曰：《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濟曰：慷慨，歎息也。惟，思也。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間。」

校勘記

「一」「古出夏門行曰」疑當作「古步出夏門行」。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銑曰：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古之賢哲。與前《君子行》有異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良曰：謂登北邙，望晉都。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楚辭》曰：

「結幽蘭而延佇。」塵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向曰：一塵，一家之居也。五隣爲里。漠漠，布列貌。善曰：鄭德

《漢書注》曰：「塵，謂城邑之居也。」甲第崇高闔，洞房結阿閣。翰曰：甲第，第一宅也。崇，重；闔，門；洞，通；

結，連；阿，大也。善曰：《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姱容脩態絀洞房。」《尚書中候》

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濟曰：湛

湛，水平貌。草木叢生曰薄。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邃宇列綺窻，蘭室接羅幕。銑曰：邃，

深；宇，屋也。綺窻，窻爲錦綺之文也。蘭室，取其香也。羅幕，羅帳也。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

曰：「交疏結綺牕。」又曰：「盧家蘭爲室，桂爲梁。」《楚辭》曰：「蒨阿拂壁羅幃張。」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升進於君，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聲色冒於上。哀音，亡國之音也。善曰：言淑貌以色列斯而見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人生誠行過善本作邁字，容華隨年落。向曰：言人生處世實如行過，容色隨年歲而凋落也。善曰：《楚辭》曰：「生天地之若過。」《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博。翰曰：善哉，歎美之。因以譏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富貴食此。精肥之士，營生深奧且廣博矣。善曰：《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宴安消靈根，酖毒不可恪三。濟曰：《黃庭經》云：「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喻身也。《傳》云：「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也。言懷此二者，自取消毀其身，今之貴者曾不警懼。善曰：《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老子《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謂身也。《左氏傳》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也。」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藿。良曰：無以肉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藿貧賤之士。善曰：《說苑》曰四：「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校勘記

「一」「過」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邁」字。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亦作「邁」，校語云：五臣作「過」。按，五臣作「過」，向注可證。尤本作「邁」。胡紹煥曰：「按善注引《楚辭》曰『生天地之過』，則善本亦作『過』，與五臣

同。此殆傳寫誤。」按，《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引及宋本陸士衡《集》作「邁」。蓋各所見本疑是後人依機《集》而改，恐非傳寫之誤，然究失善本舊矣。

「二」「正」原作「止」。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國語·晉語七》改。下賈逵注中「正」字同。

「三」「不可恪」孫志祖《文選考異》曰：「《敬齋古今註》（卷七）云：『不可』當倒。恪，慎也。可不恪，言不可不慎。」黃侃曰：「不可恪，猶言不可懷，改以就韻。李治以爲當作『可不恪』，非。」

「四」「說苑」原作「說文」。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改。此所引見《說苑·善說篇》，文有節略。

齊謳行

五言銑曰：此爲齊人謳歌國風也。其終篇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善曰：《漢書·禮樂

志》曰：「齊謳員六人。」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向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負，背；爽，明也。善曰：《禮記》曰：「太公封於營

丘。」鄭玄曰：「齊曰營丘。」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

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洪川控河濟，崇山人高冥。

翰曰：控，引也。冥，昧，極高之處。善曰：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傅毅

《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鵠，連軒翥之雙鷗。」崇，或爲嵩，非也。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濟曰：姑、尤，二水

名。聊、攝，二縣名。皆齊境也。善曰：《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杜預曰：「姑、

尤，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

各舉一隅言之也。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銑曰：錯，雜也。萬類、千名，言所出非一種。善曰：《尚書》曰：

「海岱惟青州，海物惟錯^{〔二〕}。」《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禮記》曰：「恒豆之菹^{〔三〕}，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孟諸吞楚夢，百二倖秦京。良曰：孟諸，齊之澤名。《子虛賦》云：「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胃中，曾不蒂芥。」故云吞楚夢。雲夢，楚澤名。田肯賀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理秦中，若秦、齊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齊得十二焉。」故云百二倖秦京^{〔四〕}。倖，等也。善曰：《子虛賦》曰：「齊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胃中，曾不蒂芥。」《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倖，齊等也。」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濟曰：《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五〕}。」謂太公也。季札觀樂，乃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恢，大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云定周傾也。后，君也。言君者，尊之也。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爲謠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僖公也。齊侯，桓公也。《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翰曰：迭，遞；盈，滿也。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符《潛夫論》曰：「廉頗、翟公，再盈再虛。」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向曰：齊景公游牛山，北臨其國，曰：「若何去此而死乎？」晏子曰：「使賢人若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吾君安得此位也？而爲流涕，是不仁也。鄙之，以爲未得至人之情^{〔六〕}。善曰：《論語》：荷蕢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守之^{〔七〕}。使勇者常守，則莊公守之^{〔八〕}。吾君安得治而則爲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也。」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良曰：齊侯飲酒樂，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季荊、逢伯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若古而無死，則爽鳩之樂，非君所願也。」苟，且；徂，往也。吾子，

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善曰：《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而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荊，助革切。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銑曰：行行，漸去貌。長存之事，非由經營而得也。善曰：《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羽獵賦序》曰：「禁御所營。」

校勘記

「一」「之地」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引陳云：「『之地』當作『者』。」按，所改與《左傳·昭公三年》文合。胡氏曰：「當作『者也』，引末綴以『也』字，善每有之。」按，作「之地」未害文義，可不必改。

「二」「海物惟錯」 原上有「禹貢曰」三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梁章鉅校刪。按，此與上句皆爲《尚書·禹貢》文。

「三」「蒞」 原作「俎」。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譌。今從胡克家校及《禮記·郊特牲》改。

「四」「子虛賦云」至「故云百二倖秦京」 明州本、贛州本此一節併良注入善注。袁本脫「曾部帶芥」至「又理秦中」二十九字。

「五」「時」 原作「特」。今據陳本及明州本改正。

「六」「向曰」云云 此一節原並入善注，作「向注與李善同」六字，明州本、贛州本同。非也。今據陳本、正德本復五臣舊貌。

「七」「守」 尤本作「有」。今《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亦作「守」。

「八」「守」 原作「有」。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改。又「莊公」下，《內篇諫

上》有「靈公」二字。

「九」「蒲」原作「薊」。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刻尤本作「蒲」，與《左傳》昭公二十年文合。今據改。

日出東南隅行 五言「一」

或曰羅敷豔歌

向曰：《陌上桑》，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羅敷，爲邑人王仁妻。仁爲趙王家令。

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其言。其後轉相擬述也。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爲邑人千

乘王仁爲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翰曰：扶桑，日所出處。暉，日也。端，上也。善曰：《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

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三，猶室端也。高臺多妖麗^三，濬房出清顏。淑貌

耀皎日，惠心清且閑。濟曰：妖，美；濬，深；淑，善也。清顏，清絜之顏。惠，好也。閑，謂舒緩。善曰：《呂氏春

秋》曰：「列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雍門

周曰：「廣廈邃房。」《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

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閑，正也。」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平。翰曰：目若玉之光澤，眉象翡翠之羽翰

也。善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蛾眉曼睞目騰光^四。」王逸曰：「曼，澤也。睞，視貌也。言美女

之貌，蛾眉玉貌，好目曼澤^五。」睞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鮮

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良曰：「窈窕、婉媚，皆美貌。」善曰：張衡《七辯》曰：

「淑性窈窕，秀色美豔。」《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向曰：服，衣

也。粲粲，鮮明貌。綺、紈，繒類。善曰：《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粲粲衣服。」金雀垂

藻翹，瓊珮結瑤璠。濟曰：金雀，釵名。藻翹，謂有文章之羽。瓊，玉名。瑤璠，寶名。善曰：《釋名》曰：「爵釵，釵

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珮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

曰：「璵璠，美玉也。」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銑曰：方，並；駕，車也。瀾，波也。善曰：《西京賦》曰：

「方駕授綬。」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楊雄《太玄賦》曰：「踞弱

水而濯足。」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良曰：藹藹，盛貌。佳人繁多，若風雲之會。善曰：風雲，言多也。《過秦

論》曰：「天下雲會響應。」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軒。銑曰：崖，岸也。軒、軒，皆車也。善曰：《蒼頡篇》

曰：「輶，衣車也。」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向曰：藻，草也。藻景，日光有文也。被，覆也。華丹，丹華也。

善曰：藻景，華景也。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翰曰：馥馥，香氣也。揮，舉也。泠泠，謂箏聲。善曰：蘇武詩

曰：「馥馥我蘭芳。」又曰：「誰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良曰：播，揚；雅，美也。幽

蘭，曲名。善曰：悲歌，已見上文。《韓詩》曰：「舞則纂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銑曰：九秋，

曲名。七盤，楚舞。妍，美；陵，過也。善曰：《洛神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

「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向曰：迅，急也。

驚鴻、集鸞，舞之狀。善曰：卞蘭《七牧》曰：「飜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

逝，似鸞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鸞集。」綺態隨顏變，沈姿無定。善本作乏字源。向曰：綺美之態隨舞容而變，

沈深之姿縱橫而出，其源不定。善曰：乏，或爲定。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良曰：阿那，柔弱貌。咸，皆也。

善曰：張衡《七辯》曰：「蝓蟻之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視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遺

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銑曰：結，束；飈，風也。舞影映於波瀾。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飈。」《說文》

曰：「湍，水疾也。」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良曰：《易》云：「冶容誨淫。」言事雖不足歌詠，然芳春之游良可

歎美。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校勘記

「一」「日出東南隅行」《玉臺新詠》卷三作「艷歌行」，此下「或曰羅敷艷歌」即此也。尤本列此首在《短歌行》後，爲十七首其十五，下《長安有狹邪行》爲其十，《長歌行》爲其十一，《悲哉行》爲其十二，《吳趨行》爲其十三，《短歌行》爲其十四，《前緩聲歌》爲其十六，《塘上行》爲其十七，與五臣本次序不同，各合併兩家者從五臣而不著校語，蓋所見善本與五臣同。考敦煌鈔本陸士衡《短歌行》下即接以謝靈運樂府《會吟行》，正同五臣次序，則尤本亂其編次明矣。又「行」，尤本誤作「作」，胡刻尤本未誤。

「二」「端」原無此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

「三」「妖」陳本、正德本同。是五臣作「妖」，濟注亦可證。明州本、贛州本字同五臣，無校語。尤本亦作「妖」。胡克家曰：「『妖』當作『姣』，注同。善引《呂氏春秋》『公姣且麗』，在《達鬱》。又王逸《楚辭注》『姣，好也』，在《大招》『姣麗施之』下，作『姣』明甚。各本以五臣亂善，又盡改注中『姣』字作『妖』，而幾於莫可

辨識矣。」按《玉臺新詠》卷三、《北堂書鈔》卷一百六引《陸機集》、《樂府詩集》卷二十八此字皆作「妖」，未見有作「姣」者。姣與妖古字通，《楚辭·九歌·東皇太一》「靈偃蹇兮姣服」，舊注：「姣，一作妖。」《毛詩·小雅·白華》鄭玄箋：「妖大之人。」陸德明《釋文》：「妖，本又作姣。」皆是其證。然則，此詩當作「妖」，善或改引書之字以就正文，或所引之書出自古本，未可知也。又下句「濬」，五臣作「濬」，濟注可證。明州本、贛州本字用五臣，無校語。尤本亦作「濬」。胡克家曰：「案詳注引『廣廈濬房』，是善正文作『濬』。此恐亦五臣亂善。」胡紹煥《文選箋證》同胡克家說，曰：「按本書《招魂》『高堂濬宇』，彼以『濬宇』與『高堂』對，此以『濬房』與『高堂（臺）』對，作『濬』是也。五臣乃改爲『濬』耳。」按，《玉臺新詠》此字作「洞」，《北堂書鈔》引《陸機集》亦作「濬」，則六朝時用字已有歧異，非善與五臣擅改也。疑善注「廣廈濬房」下當有「濬，深也。與濬義同」之注。

〔四〕「娥」 按，今《楚辭·大招》作「蛾」，舊注曰：「一作娥」。此善所引乃古本，不得視爲依注改正文之例。

〔五〕「好目」 原上有「曼」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大招》王逸注刪正。

〔六〕「岸」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崖』字。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作『崖』，校語云：『五臣作『岸』。尤本亦作『崖』。胡克家曰：『各本所見皆非，『崖』字傳寫涉上而誤耳，非善如此。』」按，《玉臺新詠》、《樂府詩集》並作「岸」，胡氏所校是也。今刪原校語。

〔七〕「芳」 陳本作「香」。疑涉翰注而誤。

〔八〕「纂」 原作「選」。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莫」。袁本亦作「莫」。胡克家引陳云：「『莫』，『纂』誤。」胡氏曰：「所校是也。前《舞賦》注引不誤，可證。」按，本書《日出東南隅行》善注引此亦作「纂」。蓋各本所見傳寫誤作「莫」，此本則依《毛詩·齊風·猗嗟》改作「選」，亦非。今從胡氏說改。

長安有狹邪行

五言向曰：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矣。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翰曰：貴者朱其車輪，交於歧路。善曰：《爾雅》曰：「三達謂之歧旁。」郭璞曰：

「歧，道旁出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行》曰：「輜輶飛轂交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

塵。濟曰：華景，日光也。躡飛塵，言輕疾也。善曰：華景，日也。《漢書》云：「日華曜也。」鳴玉豈樸儒？憑軾

皆俊民。濟曰：珮玉之人皆非樸實儒士，乘軒憑軾者皆輕俊之子。善曰：《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

曰：「君子行則鳴佩玉。」《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與君憑軾而

觀之。」《尚書》曰：「俊民用章。」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銑曰：烈，猛；厲，嚴也。言朝廷輕薄之人，其心

猛暴嚴毅甚於勁秋，其服鮮麗有如芳春。善曰：厲，嚴貌也。《西京賦》曰：「麗服颺菁。」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

親。向曰：自謂亦與朝廷之士有舊親也。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遊。」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

良曰：傾蓋，新相逢者。芳訊，美言也。而有新知之人見我如此，以美言勸我，須早進仕，猶雞之鳴及於朝也。善曰：《家

語》曰：「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以喻人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郵》曰：「雞應旦明。」明

與鳴同，古字通也。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翰曰：守貞一之道，自取苦辛，何足矜也。當遵世步中之路，委曲從

人，然後可也。善曰：《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塗路而哭

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爲天下法

式。」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銑曰：若行步中乎規矩，不可致曠遠之迹，而逮及前人者。矩行以正直之道，將求

仕進亦如此。皆新知者之詞。善曰：楊雄《覲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蘇子》曰：「行務應規，步慮投矩。」

《廣雅》曰：「曠，遠也。」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向曰：言我試投足於邪路，其事果然，寒暑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緒，事也。善曰：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七〕}。翰曰：津者，會合之所。答新知者詞也^{〔八〕}。言我自試不能履於邪徑，理終殊塗而同迹，竟與子歸乎會合之地。善曰：《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校勘記

「一」「章」 原作「康」。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尚書·洪範》改。

「二」「郵」 原作「記」。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梁章鉅曰：「『記』當作『郵』。下卷陸士衡《擬古詩》注引可證。」今據改。

「三」「明與鳴同古字通也」 梁章鉅曰：「此他無所證，惟陸士衡《擬古詩》注同。」按，本書李康《運命論》「里社鳴而聖人出」，善注曰：「明與鳴古字通。」又一例也。

「四」「逵」 原作「歧」。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

「五」「矩」 原作「蓋」。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銑注改回，又下「皆新知」，原作「言皆難致」四字。今亦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改回，以存五臣舊貌。

「六」「蘇子」 按，《舊唐書·經籍志》子部道家類著錄《蘇子》七卷，蘇顏撰。蓋此也。

「七」「子」 尤本作「予」。誤。

「八」「也」 原作「如」。今據陳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正。

前緩聲歌

五言向曰：將前慕仙游，冀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中也。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翰曰：曾城九重，王母所居處，在崑崙山上也。仙靈聚族高會於曾城之曲。阿，曲也。善

曰：《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

峩。良曰：慶雲，瑞雲也。嵯峩，雲盛貌。善曰：慶雲，已見上文。宓妃興洛浦^二，王韓起太華。銑曰：宓妃，洛

水之神。王子晉與衛叔卿於華山博^三。劉根於華山見神人，謂根曰：汝聞韓終乎？根曰：聞。曰：我是也。興，起也。太華，

即華山也。善曰：《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

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曰：『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

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衆不？』答曰：『實聞有

之。』神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華。」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良曰：《楚辭》云：「望瑤臺

之偃蹇，見有娥之佚女^三。」故謂瑤臺女也。堯之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沒於湘水。言衆仙神皆見徵要，會於曾城之

曲。善曰：《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西京賦》曰：「懷湘娥。」王

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墮湘水之中，爲湘夫人也。」肅肅霄^{善本作宵字}，駕動^四，翩翩翠蓋羅。翰曰：肅

肅，車行貌。霄駕，謂薄天而行。翩翩，輕貌。似以翡翠羽爲蓋而羅列。善曰：《毛詩》曰：「肅肅宵征。」曹植《飛龍篇》

曰：「芝蓋翩翩。」《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羽旗栖^{善本作棲字}，瓊鑾^{善本作鸞字}，玉衡吐鳴和。濟曰：鑾、

和，皆鈴也。栖，倚；瓊，玉；衡，軛也。皆在於車上。善曰：《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以瓊爲鸞，以

施於旗上。鸞，鳥，故曰棲也。鸞旗，已見上注。《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枉玉衡於炎火。」王逸曰：「衡，

車衡也。」鄭玄《周禮注》曰：「鑾、和，皆以金爲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鑾在軾，和在衡。」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向曰：太容，黃帝樂師也。揮，發也。高絃，謂高張琴瑟絃也。洪崖，三皇時樂人。後皆登仙，故得作樂于曾城。

善曰：《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注曰：「太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良曰：衆仙會畢，乘霞而去。善曰：《毛詩》

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遙興輕舉，登霞倒景。」揔轡扶桑底善本作枝字，濯足暘善本作湯字谷波六。濟

曰：揔，整也。扶桑，暘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此，而整轡濯足。善曰：《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揔余轡乎扶桑。」

又曰：「朝濯髮於湯谷。」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翰曰：羣仙飛舉，溢滿天門，垂降慶福，惠賜我皇家。善曰：

《淮南子》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七。乘雲車，排閭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

校勘記

「一」「宓妃」原「宓」作「慮」，注同。陳本、正德本作「宓」，是五臣作「宓」。明州本字用五臣，並無校語。尤本亦作「宓」。按，善注所引《楚辭》，見《九歎·愍命》，作「宓妃」，可明善本必作「宓」字，與五臣同。贛州本改作「慮」，此本蓋從之而校改。今據明州本改回，以存五臣之舊。注同。

「二」「於華山博」原「於」作「歸」。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銑注改回。又「博」，原作「列仙傳」三字。袁本作「傳」字，與陳本、正德本同。皆非。按，此當作「博」字，謂博奕也。此本蓋見五臣誤本爲「傳」，即依善注校改作「神仙傳」三字，誤甚。今據明州本、贛州本改回。

「三」「有娥」原「娥」作「娥」。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陳本改。善注「娥」字同。此《離騷》文。

「四」「霄」原下無校語。明州本、贛州本同。陳本、正德本作「霄」。翰注曰：「霄駕，謂薄天而行。」是五臣作

「霄」。贛州本校語云：善本作「霄」。尤本正作「霄」。今據增此校語。又善注引《毛詩》「肅肅宵征」，原依五臣正文改「宵」爲「霄」。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回。

「五」「鸞」原下無校語。明州本、贛州本同。按，尤本作「鸞」，各本善注自「瓊鸞」至「鳴玉鸞之啾啾」亦明善自作「鸞」，下善注引鄭玄《同禮注》及《漢書注》則釋下句正文「鳴和」二字，而合併兩家者蓋據此以爲善本正文亦當作「鸞」，故不著校語，失之矣。今增此校語。然此善注引《漢書注》末似宜有「鸞與鸞同，古字通」之語，或傳寫脫耳。

「六」「湯」陳本作「湯」，注同。蓋據善本校改。湯爲湯之借字。

「七」「丙」原作「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禹』當作『丙』。此所引《原道訓》文，高誘有注云：『丙或作白。』不得爲『禹』明甚。後《廣絕交論》注引作『丙』，不誤。」今據改。

長歌行

五言向曰：前有是篇，其意相類。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良曰：逝，往也。日行經于天，川流帶于地。善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云：

「日月經天，河海帶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銑曰：日景不留，川流不反。謂寸、尺者，以少言之。善

曰：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

《說文》曰：「晷，景也。」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向曰：年往時來，其迅疾，信如急弦之發勁矢也。弦，弓弦也。

矢，箭也。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

「時乎時乎不再來。」急弦，已見上文。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翰曰：遠期，謂上壽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之，滿盈此數者固希全矣。希，少也。希全，謂無一也。善曰：《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濟曰：夙，早；零，落也。體澤，身之光潤。捐，棄也。善曰：無故自捐曰坐也。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良曰：茲物，謂容華體澤也。苟，且也。延，長也。善曰：《爾雅》曰：「延，長也。」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銑曰：言歲月俯仰，則往將過，人命倏忽，能幾何時也。善曰：俛仰，已見上文。《毛詩》曰：「逝將去汝。」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向曰：慷慨，歎息也。焉，亦何也。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翰曰：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及素帛。宣，述也。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濟曰：迨，屬也。歲未暮，喻將老也。言屬及我未老，以承閑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迨，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閑而自察。」

校勘記

「一」「上黨太守」 尤本上有「范曄《後漢書》曰」六字。明州本、贛州本皆無。胡克家曰：「無者是也。善例如引太子《報桓榮書》之在《榮傳》，谷永《與王譚書》之在《谷傳》，初不稱范、班二史也，其類甚多。」又下「河海」，原作「山河」。明州本同。今據贛州本及尤本改。又贛州本「經」、「帶」二字上皆有「之」字。

「二」「承」尤本作「乘」。誤。此《九章·抽思》文。

吳趨行

五言良曰：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謠其

地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良曰「二」：楚妃，楚姬也。歎，歎其德。齊娥，齊后也，善爲謳歌，人皆採以爲曲。善曰：

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曰：『歌辭《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勲，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謠。」《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謳，齊歌也。」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閭善本作

昌字門起三。向曰：吳王闔閭立閭門，象天閭闔門。善曰：《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閭闔風，亦名破楚

門也。」閭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翰曰：峩峩，高貌。飛閣，高閣也。跨，猶帶也。帶通波，謂連江海也。善曰：

《吳地記》曰：「昌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爲閭闔門，高樓閣道。」《西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銑曰：欒，拱；游，浮；極，棟也。回軒，長窗；阿，角也。言開窗於曲屋之角。善曰：

《西京賦》曰：「跼游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軒，長牕也。言長牕開於屋之曲阿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藹藹慶雲被，泠泠鮮善本作祥字風過四。翰曰：藹藹，雲貌。慶雲，瑞雲也。

泠泠，風聲也。鮮風，清風；被，覆也。過，度也。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

雲。」《風賦》曰：「清清泠泠。」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良曰：藏育，謂包容生長也。嘉，善也。善曰：《左

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向曰：太伯、仲雍，周太王之子，季歷

之兄也。季歷有聖子昌，太王意欲以季歷爲太子^{〔五〕}，二人逃於荊蠻以避之，季歷果立。故謂導仁風也。荊蠻義而歸之，立爲吳太伯，太伯早卒，仲雍有後，遂啓於吳。故云揚其波。善曰：《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波。」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翰曰：穆穆，美也。延陵子，吳公子季札也。季札聘諸華夏，觀樂以知盛衰，灼灼然有暉光於華夏。善曰：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王迹頹^{善本作隕字}陽九，帝功興四遐。濟曰：謂後來王道頹壞，由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之極。重陽無陰，萬物不交，理之困極，而天下亂矣。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與吳並立也。善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向曰：吳王孫權，謚曰大皇帝，富春人也。矯，舉；頓，下也。謂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用。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薨，謚曰大皇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濟曰：國之美士，應時運而至，粲然如春林之發榮。善曰：《毛詩》曰：「彼己之子^{〔六〕}，邦之彥兮。」《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良曰：十縣爲屬城。咸，皆也。八族，陳、桓、呂、寶^{〔七〕}、公孫、司馬、澹臺、徐、傅也。四姓，朱、張、顧、陸也。言此八族猶未足侈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言此者，機吳人，以重吳也。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寶、公孫、司馬、徐、傅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敬曰：「徙齊諸田豪桀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八〕}。翰曰：熙，廣；淳，厚；懿，美；侔，等也。侔此山河者，謂長久也。善

曰：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承《後漢書》曰「九」：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濟曰：濟濟，衆盛貌。滂沱，充溢貌。善曰：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淑美難窮紀，商推^角爲此歌。良曰：淑，善也。商推，粗略也。善曰：《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推，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

校勘記

「一」「良曰」 陳本作「濟曰」。

「二」「右」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袁本『右』作『后』，是也。上注云：『齊娥，齊后也。』此作『后』明甚。」并疑《孟子》別本有作「后」者。梁章鉅、胡紹煥皆同其說。按，作「后」字非也。此所引二句見《告子下》，其上尚有「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二句，焦循《正義》云：「河西、齊右，言其相化者衆，若善歌僅一齊后，非髡之指也。」其說甚是。善注引書之用大抵有二端：一以證文之所自出，一以明文之所含義。此引《孟子》當屬後者，意謂齊娥以其生於齊右之地，故善爲謳歌者也。又檢《藝文類聚》卷四十三、《初學記》卷十五引《孟子》皆作「右」，本書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注亦引作「右」。作「后」者惟袁本一見，蓋涉上善注「齊后也」而誤改爲「后」耳。

「三」「閭」 原下無校語。明州本同。贛州本作「昌」，校語云：五臣作「閭」。正德本正作「閭」，而陳本則作「昌」，向注各相同。是五臣一本作「閭」，別本作「昌」。又尤本作「昌」，各本善注引《吳越春秋》「昌門」同，

則善本自作「昌」字。五臣陳本作「昌」得蓋據善本校改。是五臣「閭」善「昌」。今增此校語。

「四」「鮮」此下校語云：善本作「祥」字。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鮮」。梁章鉅曰：「五臣『祥』作『鮮』是也。何氏焯曰：《樂府》『祥』作『鮮』，兌爲閭闔風，鮮風也。本書江淹《雜擬·許徵君篇》注引此句作『鮮』。」胡紹煥曰：「按鮮風，西風也。《尚書大傳》：『西方者何？鮮方也。』古鮮、西音同。」孫志祖亦曰：「善本作『祥』，或後人謬改。」

「五」「太王」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皆無此二字。贛州本略去此句。按，此本與《史記·吳太伯世家》合，是也。

「六」「己」原作「其」。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己」。按，《毛詩·王風·揚子水》「彼其之子」，鄭箋曰：「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本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毛詩》亦作「彼己之子，邦之彥兮」。蓋善所引乃古本《毛詩》，此本則依今《鄭風·羔裘》改作「其」，已失善注之舊。今改回。

「七」「寶」原作「尚」。陳本、正德本同。今據明州本改。按，五臣良注八姓實際有九，比善注多一複姓澹臺，蓋誤多一姓耳。

「八」「功」原作「公」。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改正。

「九」「謝承」原「承」作「丞」。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譌。今從胡克家校改。

塘上行

五言銑曰：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爲歌也。塘，堤也。善曰：《歌錄》曰：「《塘上行》，古辭。」

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江薜生幽渚，微芳不足宣。濟曰：江薜，香草也。宣，布也。婦人自喻，本在父母家，居幽閑之室，謙以德微，不足以奉君子。善曰：張揖《漢書注》曰：「江薜，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薺也。」被蒙風雲會^二，移居華池邊。翰

曰：喻自家適人。善曰：《周易》曰：「潤之以風雨。」《楚辭》曰：「鼃鼃遊乎華池。」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平泉。良曰：藻，花也。玉臺，以玉飾臺。滄浪，取其清，以喻婦人清貞。善曰：《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霑善本作沾字潤既已渥三，結根奧且堅。向曰：渥，厚；奧，深也。自謂沐君子之德有如此也。善曰：《毛詩》曰：「既沾既渥」四。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奧，猶深也。四節逝不處，繁華善本作華繁字難久鮮。淑氣與時隕善本作殞字五，餘芳隨風捐。銑曰：淑，美；隕，落；捐，去也。言容顏亦隨歲時而毀。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善曰：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六，人理促兮。男權智傾愚，女愛衰避妍。向曰：妍，美也。善曰：《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智者欺愚也。」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翰曰：蒼蠅能變易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己身退棄，但懼讒人毀我於君前。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七。鄭玄曰：「蠅之爲蟲，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翰曰：薄暮，喻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善曰：《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

校勘記

- 「一」「葉何一離離」《玉臺新詠》卷二、《樂府詩集》卷三十五「葉」上有「其」字，無「一」字。
- 「二」「風雲」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紹煥《文選箋證》曰：「《玉臺新詠》『雲』作『雨』。按注引《周易》，則善本亦作『雨』，後人多見風雲會，少見風雨會，故因以改之。」按，敦煌鈔本亦作「風雲」，則非後人改之可知也。

「三」「霑」 原下無校語。贛州本作「沾」，校語云：「五臣作「霑」。是善本作「沾」，尤本正作「沾」，注同。明州本無校語，蓋以沾與霑字通之故。今增此校語。善注中「沾」字原亦依五臣正文改作「霑」，今據贛州本及尤本改回，以存善注之舊。

「四」「既沾既渥」 按，所引見《小雅·信南山》，今作「既霑既足」。此善改字以就正文之例。

「五」「隕」 原下無校語。贛州本作「殞」，校語云：「五臣作「隕」。是善本作「殞」，尤本正作「殞」。今據增此校語。

「六」「悠」 原作「幽」。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悠」，與本書張平子《歸田賦》、司馬紹統《贈山濤》善注引同。袁本亦作「悠」。今據改。按，《藝文類聚》卷三十引「悠昧」作「微哉」，與善引不同。

「七」「止于樊」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樊」上皆衍「丘」字。按，此《小雅·青蠅》文。

悲哉行

五言 良曰：客游感物，憂思而作焉。

善曰：《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銑曰：鮮雲，輕雲，蕙草，香草也。淑，美也。時鳥，春鳴之鳥。善曰：《毛詩》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翩翩鳴鳩羽，啾啾倉庚吟。向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翩翩，飛貌。倉庚，亦鳥名。啾啾，鳥聲。長引聲曰吟。善曰：《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喈喈。」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翰曰：蘭生於幽，故云幽蘭。盈，滿也。通谷，深谷也。長秀，謂草木長茂者。被，覆也。岑，山也。善曰：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女蘿亦有託，

蔓葛亦有尋。濟曰：女蘿託松樹而長，蔓葛尋山嶺而生。言萬物皆有依附，而客游獨無也。善曰：言女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鄭玄曰：「葛藟纍而蔓之。」尋，猶緣也。傷哉客游士^{〔二〕}，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良曰：草色隨氣序而生，故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月而變，故耳聞其悲詠也。善曰：言已客遊，不如蘿葛，故幽思愈深也^{〔三〕}。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銑曰：緬，邈也。其心邈然若魚鳥之飛沈，是傷心也。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飛沈，言殊隔也。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向曰：遺，與也。所欽敬者，謂知友也。善曰：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校勘記

「一」「吟」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音」字。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作「音」，校語云：「五臣作「吟」。尤本亦作「吟」，與各所見善本不同。按，上已有「時鳥多好音」，此不當重「音」字，但傳寫誤耳。尤所見不誤，或尤校改之，亦未可知。今刪原校語。」

「二」「客游」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遊客」字。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作「遊客」，校語云：「五臣作「客游」。尤本亦作「遊客」。胡紹煥曰：「依善注則正文當作「客遊」。按，胡氏校是也。今刪原校語。」

「三」「愈」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逾」。字通。

短歌行

四言 翰曰：前有此詞，意旨相類耳。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向曰：觴，酒器也。良曰：言人壽促也。逝，往也。朝霜見日而

消。善曰：《列子》曰：「秦青撫節悲謠。」王逸《楚辭注》曰：「悲歌，言愁思也。」《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善本作陽字濟曰：言一歲之內，時之一

過，無有重來者；花一落，無有再發者。以喻一生之中，年一衰老，無復少年矣。善曰：《論語摘輔像識》曰：「時不再

及。」宋均曰：「及，亦至也。」蘋以春暉，蘭以秋芳。向曰：蘋生於春，蘭茂於秋，榮華有時，反覆相代。善曰：《禮

記》曰：「季春，萍始生。」鄭玄曰：「萍，萍也。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來日苦短，去日苦

長。翰曰：將來之日苦少，已去之日苦多。謂漸老也。善曰：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魏武帝《短歌行》

曰：「去日苦多。」今我不樂，蟋蟀在房。良曰：《詩》云：「蟋蟀在堂，歲聿云暮。」房，即堂。感此時，故不樂

也。言思深也。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樂以會興，悲以別章。向曰：

歡會則起其樂，別離則明其悲。豈曰無感？憂與善本作爲字子忘。銑曰：言我豈不感年命之促邪？但得與子歡會，遂忘

其憂也。子，謂知友。我酒既旨，我有既臧。向曰：旨，美；肴，肉；臧，善也。善曰：《毛詩》曰：「爾酒既旨，爾

肴既嘉。」短歌可善本作有字詠，長夜無荒。翰曰：相與詠短歌，飲長夜也。荒，廢也。言雖歌詠樂飲，無得廢於政事。

善曰：《史記》曰：「紂爲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

校勘記

「一」「楚辭注」 原無「注」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脫。今從胡克家校補。

「二」「壽」 按，本書《送應氏二首》其二作「命」。此亦改字以就正文之例。

「三」「揚」 原下無校語。贛州本作「陽」，校語云：「五臣作「揚」。是善本作「陽」。尤本正作「陽」。明州本失著校語。今據增此校語。按，陽與揚通。《釋名·釋天》：「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

「四」「萍始生」 原「萍」作「萍」；又「萍萍也」原作「萍華」二字。明州本及尤本同。今據贛州本改。按，今本《禮記·月令》經文亦誤作「萍」，鄭注則不誤。贛州本則與惠棟校宋本合。

「五」「魏武帝」 原「武」作「文」。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

樂府詩一首

謝靈運

會吟行

五言 銑曰：會，謂會稽也。吟，猶詠也。意與《吳趨行》同類。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良曰：六引，古歌曲名。凡曲有三調，惟所奏之緩。佇，謂稍息。善曰：沈約《宋書》

曰：「控擗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曰：

「佇，久也。」郭璞曰：「稽久也。」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濟曰：列筵，謂四坐也。咸，皆也。聆，聽

也。善曰：《廣雅》曰：「聆，聽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向曰：文命，謂禹也。敷，布也。《書》

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禹會諸侯於塗山，故首稱也。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

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翰曰：禹

理水之功，壺口、冀州爲始。刊木，謂斬木通道，至於江之汜也。水復流曰汜。此言禹迹在於吳也。善曰：《尚書》曰：

「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

「江有汜。」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向曰：星紀吳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炳，明；負，背也。言後背海水，橫

鎮於地理。善曰：《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晏列宿炳矣。」負海，已見上文。宋衷

《易緯注》曰：「天文，謂三光；地理，謂五土也。」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良曰：山峯連接，爭爲千仞之高。水

流背向，動有百里之曲。善曰：《上林賦》曰：「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漉池溉粳稻，輕雲暖松杞。

銑曰：漉池，蹙水灌田池也。暖，猶臙也。杞，亦木名。善曰：《毛詩》曰：「漉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漉，流貌

也。」王逸《楚辭注》曰：「暖，闇昧貌也。」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向曰：兩京，東、西京也。三都，吳、蜀、

魏也。言皆不及會稽之美豔。善曰：兩京，東、西二京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

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翰曰：層，高也。中天，半天也。墉，牆也。三丈曰雉。積雉，言高也。善曰：《楚辭》

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

曰：「崇，重也。」王肅《家語注》曰：「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飛鷲善本作燕字躍廣途，鷁首戲清沚〔七〕。銑

曰：飛鷲，良馬名。鷁首，舟名。沚，小渚也。善曰：《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鷲。」《淮南子》

曰：「龍舟鷁首。」毛萇《詩傳》曰：「沚，渚也。」肆呈窈窕客善本作容〔八〕，路曜嬈善本作便娟子。向曰：肆，市也。

窈窕、嬈娟，美好貌。善曰：《周禮》曰：「立市爲其肆。」鄭玄曰：「陳物處也。」《毛詩》曰：「窈窕淑女。」枚乘《兔

園賦》曰：「若採桑之女，連袖方路。磨拖長髻，便娟數顧。」阮籍《詠懷詩》曰：「路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傾。」王逸《楚

辭注》曰：便娟，好貌也。自來彌世善本作年字代〔九〕，賢達不可紀。濟曰：自，從；彌，多；紀，記也。言不能具記，將

略述之。善曰：《爾雅》曰：「彌，終也。」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良曰：吳伐越，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後句踐

平吳。故云善廢興。當越棲會稽之時，句踐欲往朝吳，有一老人勸不許往〔一〇〕。故云識行止。叟，老人也。善曰：《史記》

曰：「吳伐越，越王栖於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賜句踐胙命。」越叟，蓋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就李〔一二〕，闔閭

傷焉，軍敗而還。欲復其讎，師事越公，錄其述。」《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范蠡出江

湖，梅福入城市。翰曰：范蠡既佐句踐平吳，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故云出江湖。漢梅福，九江人也，

少學長安，王莽篡政，一朝棄其妻子而去。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爲吳市門卒。故云入城市。善曰：《史記》曰：

「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

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

今傳以爲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向曰：《列仙傳》云：「東

方朔，楚人，漢武帝時爲郎，至宣帝時，置冠幘官舍中，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五湖。」旅，獨也。言獨爲隱逸。後漢梁鴻，平

陵人，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鴻著書十餘篇。是去其桑梓。善曰：《列仙

傳》曰〔一二〕：「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爲郎。至宣帝初，棄官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之

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爲客而放逸也。杜預《左氏傳注》云：「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向曰：殫，窮，已，止也。善曰：《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校勘記

「一」「控揜」 原作「箜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控揜」。袁本亦作「控揜」。今據改回。按，《宋書·樂志一》作「空侯」，加「才」旁、「竹」頭者，皆後起字。又「控揜」下贛州本及尤本有「宮」字，當衍。按，此一節不見於今《宋書》。《樂府詩集》卷二十六《相和六引》，郭茂倩解題引《古今樂錄》曰：「張永《技錄》相和有四引：一曰箜篌，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又曰：「古有六引，其宮引、角引一曲闕。」與此所引相符。

「二」「側也」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疑當作「瑟也」。按，沈約《宋書·樂志三》依荀勗撰舊詞施用者，錄清商三調歌詩，有平調、清調、瑟調，又大曲十五曲及楚調瑟詩並列於瑟調，而無側調。《舊唐書·音樂志二》亦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靈運所謂「三調」者，此也。

「三」「久」 原作「立」。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誤。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爾雅·釋詁下》改。

「四」「紀」 原作「記」。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正。

「五」「漢書」 原下有「曰」字。明州本同。尤本作「前漢書」三字，亦非。今據贛州本刪「曰」字。

「六」「楚辭注」 原無「注」字。明州本及尤本同。今據贛州本補。

「七」「鷁」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鷁」字。按，字當作「鷁」。明州本、贛州本作「鷁」，無校語。尤本亦作「鷁」，與敦煌寫本同。是也。作「鷁」者，蓋各所見傳寫誤耳。今刪此校語，并改善注引《淮南子》「鷁」爲「鷁」。

「八」「肆」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敦煌寫本作「津」。按，當作「津」爲最是。《說文》：「津，水渡也。」「津」字承上「鷁首戲清沚」句，下「路」字又承上「飛鷁躍廣途」句，文脈頗順。若作「肆」則失照應矣。然善與五臣兩家並作「肆」，注皆釋其爲市，則所見已誤如此耳。今姑存其舊。又「客」，敦煌本作「容」，與善本同。今各本五臣作「客」，疑是傳寫之譌，或是後人見下句「嬖媚子」爲求其對而改之。惟向注無明言，無從訂之。《樂府詩集》卷六十四亦作「容」。

「九」「世」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年」字。尤本正作「年」。敦煌寫本作「世」，缺末筆。善本蓋亦避唐諱改「世」爲「年」。

「一〇」「一」 原無此字。正德本同。今據陳本及明州本、贛州本補。

「一一」「就李」 原「就」作「携」。尤本作「雋」。皆非。明州本、贛州本作「就」，與今《越絕書·外傳計倪》文合。今據改。又下「焉」，原作「馬」。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越絕書》改正。

「一二」「列仙傳」 原「仙」作「子」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又下「楚人」，今《列仙傳》卷下作「平原厭次人」，與《漢書·東方朔傳》、本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所言同。

樂府詩八首

鮑明遠

東武吟

五言 銑曰：人有少壯征伐，年老被棄，游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耳，故託遠以言之。東武，太山下小山名。善曰：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士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向曰：賤子，人之謙稱。善曰：《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自稱賤子。」僕本寒

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一〕}。翰曰：寒鄉，北土也。銑曰^{〔二〕}：張騫爲校尉，從大將軍擊匈

奴。占募，謂投募也。善曰：《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

自隱度也^{〔三〕}。自隱度而應募，爲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班固《漢書贊》曰^{〔四〕}：「自張騫使大

夏之後，窮河源也。」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銑曰^{〔五〕}：李蔡爲輕車將軍^{〔六〕}，從大將軍擊右賢王^{〔七〕}。塞垣，長城

也。善曰：《漢書》曰：「李廣從弟蔡爲郎，事文帝^{〔八〕}。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九〕}，封樂

安侯。」范曄《後漢書》曰：「耿夔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一〇〕}：「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密

途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良曰^{〔一一〕}：密，近；亘，長也。寧歲，無寇賊也。言其行近途猶長萬里，無寇亦一歲七度奔

命^{〔一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

子之行，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人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向曰：言苦辛多年歲也。善曰：《孟子》曰：「既竭心思矣。」涼溫，已見上文。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翰曰：下世，謂死也。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言將軍既死，其下部曲與俱焉，希有存也。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惜哉，乃下世兮。」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濟曰：孤績，獨有功也。時事既異，誰復爲論。善曰：《答客難》曰：「時異事異。」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婁護曰：「呂公窮老，託身於我。」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善曰：《說文》曰：「鎌，鋏也。」鋏，古頡切。昔如古侯上鷹，今似檻中猿。良曰：言少時如鷹在韝上，擬攻禽獸，既老如猿在檻中，無所施巧。韝，以皮蔽手而臂鷹也。善曰：《東觀漢記》：桓虞謂趙勒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韝即中。」《淮南子》曰：「置猿檻中，則與狔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徒積善本作結字千載恨「一六」，空負百年怨。向曰「一七」：念見棄之深。善曰：言怨在己，若荷負之「一八」。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濟曰「一九」：晉文公歸，至河上，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舅犯哭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面目犁黑、手足胼胝者有功勞，而君後之。」文公乃止。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而問焉，其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出而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乃以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言願得同晉主不棄席蓐，如田子方更收老馬，雖復死沒，不愧於魂也。幄，帳也。善曰：言己窮老而還，同夫棄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兼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謂之魂「二〇」。《韓子》曰：「文公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二二」，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

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校勘記

「一」「占」 原作「召」，又下有校語云：善本作「占」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占」，注同。贛州本作「占」，校語云：五臣作「召」。陳本正作「召」，正德本則作「名」。按，集注本作「占」，其劉良曰：「占募，投募也。」則其所見五臣與善無異。敦煌寫本亦作「占」。作「召」或「名」者，當傳寫之譌。今據集注本改正文及銑注「召」爲「占」，並刪原校語。

「二」「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則作「良曰」，下類此者同。

「三」「謂自隱度」 原下無「也自隱度」四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補。按，「占謂自隱度也」，蓋本《漢書》郭璞注，見《史記·平準書》司馬貞《索隱》引，下「自隱度而應募爲占募也」，則善自釋正文「占募」二字。

「四」「漢書贊」 原無「贊」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補。此所引《張騫李廣利傳贊》文。

「五」「銑曰」 集注本作「呂延濟曰」。

「六」「李蔡」 原作「李廣」。今據陳本改。善注亦可證。

「七」「右」 原作「左」。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銑注同。按，當作「左」，善注未誤。今據改。

「八」「事文帝」原無「文帝」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及《漢書·李廣附從弟蔡傳》補。

「九」「從大將軍」原無此四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有，與《李蔡傳》合，五臣銑注襲用善注，亦有此四字，則善本必有。今據補。又下「中率」二字，原作「卒」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今據集注本及《李蔡傳》改。

「一〇」「上疏」今《蔡邕集》題作「難夏育請伐鮮卑議」。又下句「長」下贛州本及尤本衍「安」字。

「一一」「良曰」集注本作「張銑曰」。

「一二」「一歲」明州本、贛州本脫「一」字。

「一三」「反」原作「友」。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反」，與集注本同。此《左傳》成公七年文。今據改正。

「一四」「部有校尉」原無「部有」二字；又下句「部下」原無「下」字。今據集注本補。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脫。

「一五」「牧」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收」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則作「牧」字。贛州本作「收」，校語云：「五臣作「牧」。按，作「收」者，各所見傳寫之誤。集注本脫此字。敦煌寫本、《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引並作「牧」。今刪原校語。」

「一六」「積」此下校語云：「善本作「結」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及集注本正作「結」。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積」。陳本、正德本正作「積」。按，敦煌寫本作「結」，疑作「積」者後來改之。《藝文類聚》卷四十一、《樂府詩集》卷四十一並作「結」。

「一七」「向曰」集注本作「張銑曰」。

「一八」「荷」原作「何」。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改。

「一九」「濟曰」集注本作「呂向曰」。

「二〇」「言己窮老而還」至「故謂之魂」集注本無此五十七字。按，此五十七字蓋善定本時所增。

「二二」「令」原下有「曰」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無之，與今《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文合。今據刪。

「二二」「咎」原作「舅」。今據贛州本及尤本改。下「咎」字同。

出自薊北門行

五言 翰曰：薊北，地名^二。敘征戰苦辛之意。善曰：《漢書》曰：「薊，故燕國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濟曰：羽檄，徵兵書也。有寇則舉烽火。至咸陽，謂及京都。善曰：《漢書》：高祖曰：

「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三：「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銑曰^三：屯，聚也。廣武，縣名。朔方，郡名。皆在邊也。善曰：臣瓚《漢書注》

曰：「律說，勒兵而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四。」又：酈食其曰：「楚人聞則分兵救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善本作彊字。良曰^五：嚴秋，謂秋氣

嚴厲。筋，謂弓；竿，謂箭也。勁，亦堅也。虜，謂匈奴也。善曰：《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蹕林。」《周禮》曰：「弓人爲弓。筋也者，所以爲深也。」竿，箭幹也。並公旱切。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善曰：《說苑》曰：「秦帝

按劍而坐。」《漢書》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向曰：鴈行、魚貫，皆陣勢也。石徑，山石嶮峻處。飛梁，絕水爲浮橋以度也。善曰：《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爲鴈行，上石山先登。」

《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翰曰：胡，匈奴也。礫，石也。善曰：《易通卦驗》曰：「大

風揚沙。」《春秋命曆序》曰：「大風飄石。」馬毛縮如蝟^六，角弓不可張。向曰^七：言天寒也。蝟，蟲名，毛如針

刺。善曰：《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蹇縮如蝟。」《韋曜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霑衣裳。角弓持急絃，鳩鳥化爲鷹。」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向曰〔八〕：猶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善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九〕。」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良曰〔一〇〕：殤，非命也。言以死報國矣，豈爲非命。善曰：國殤，爲國戰亡也。《楚辭》祠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校勘記

〔一〕「地名」 原作「門名」。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翰注同。今據集注本改。

〔二〕「風俗通」 集注本上有「應劭」二字。

〔三〕「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四〕「縣」 原作「郡」。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集注本亦作「縣」字。又下「武帝開」，集注本下有「西部都尉治」五字。

〔五〕「良曰」 集注本作「張銑曰」。

〔六〕「毛」 原作「步」，又下有校語云：「善本作『毛』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毛』。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步』。陳本、正德本正作『步』。按，集注本作『毛』，無校語，是五臣與善同作『毛』，向注亦可證。作『步』者，當後人妄改也。今改回，並刪原校語。敦煌寫本、《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引、《樂府詩集》皆作『毛』。」

〔七〕「向曰」 集注本作「呂延濟曰」。

〔八〕「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九〕「有忠臣焉」 集注「臣」字在「有」上。今《老子》無「馬」字。

「一〇」「良曰」 集注本作「張銑曰」。

結客少年場行

五言 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爲游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 善曰：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常爲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翰曰「二」：以錦爲帶。吳鉤，劍類，頭少曲。白刃，刀劍之屬。此皆言豪俠之士。 善曰：《古日出東南行》曰「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禮記》曰：「居士錦帶。」《吳都賦》曰：「吳鉤越棘也。」桓範《世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之間「三」，乃反爲鬪而相傷，三族結怨。」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游。濟曰「四」：追兵，即邊郡徵兵也。故感義而行。 善曰：追兵，謂捕己也。遠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丹子》曰「五」：「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拔。』」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向曰「六」：舊丘，謂舊里也。 善曰：《廣雅》曰：「丘，居也。」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良曰：凡帝都「七」，四面皆有關也。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爲成臯「八」，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猶内外也。《左氏傳》：子范曰：「表裏山河。」九塗平若水「九」，雙闕似雲浮。銑曰：大達可並九軌，故云九塗。塗，道也。浮雲，言高也。 善曰：《周禮》曰：「匠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爲宮闕，望之如雲。」崔駰《達旨》曰：「冠蓋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翰曰「一〇」：扶，亦夾也。羅，亦列也。皆王侯將相之宅。 善曰：《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者夾道陳也。」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一一」。 善曰：《周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張協《襍詩》

曰：「車馬膠葛，川流波亂。」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翰曰：貴者鼎食，食必擊鐘，亦並車而相尋求也。善曰：《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方駕，已見上文。《古詩》曰：「冠帶自相索。」今我獨何爲？^{苦感}堦^{洛感}懷百憂。向曰「三」：百憂，言多也。善曰：嵇康《幽憤詩》曰：「予獨何爲。」《楚辭》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校勘記

「一」「翰曰」 集注本作「呂向曰」。

「二」「日」 原作「月」。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集注本亦作「日」。

「三」「盈」 原作「盃」。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及集注本皆作「盈」，與今《詮言訓》文合。今據改正。又下句「乃反爲」三字，集注本作「乃及鬪」，今《詮言訓》作「反生鬪」。

「四」「濟曰」 集注本作「李周翰曰」。

「五」「燕丹子」 原「丹」下有「太」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及胡克家校刪。《隋書·經籍志》子部小說類著錄有《燕丹子》一卷，即此也。又「燕丹子」下原無「曰」字，亦據集注本補。

「六」「向曰」 集注本作「呂延濟曰」。

「七」「都」 原作「鄉」。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今據集注本改。

「八」「成臯」 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及集注本「成」作「城」。按，此二字作地名常可通用。

「九」「塗」 敦煌寫本作「衢」。

「一〇」「翰曰」集注本作「呂向曰」。

「一一」「若」敦煌寫本作「如」。

「一二」「楔飲賦」疑當作「洛楔賦」。按，《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皆引有張協《洛楔賦》，可證。本書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善注引作「楔賦」，當脫「洛」字；此處則於「楔」下臆補一「飲」字耳。又「亂」，原作「辭」。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及集注本皆作「亂」。今據改正。

「一三」「向曰」集注本作「呂延濟曰」。

「一四」「憂毒」原作「獨憂」。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憂獨」。皆非。按，此所引乃《九歎·怨思》文，作「憂毒」，今據改。又集注本善上引「《楚辭》曰」下有「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句，乃《九辨》文，而無「又曰」及下「惟鬱鬱之憂毒，志坎壈而不違」二句。又下注「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九字，今《楚辭》在《怨思》文下，不在《九辨》文下。今所見各本為李善後來改定之，刪去《九辨》「坎壈兮」三字，以注正文句意，又增補《怨思》二句，以明王注之所出。

東門行

五言良曰「二」：東都門，長安城門名。別離之地，故敘去留之情焉。 善曰：《歌錄》曰：「《出東門

行》「二」，古辭也。」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翰曰「三」：禽傷於弓，惡於聞弦。客倦於別，惡聞離聲。 善曰：《戰國策》：魏加對春申

君曰「四」：「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五」：「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六」，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

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隕也〔七〕。』今臨武君常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銑曰：賓，謂送別之人。御，御車者。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善曰：訣，與決同〔八〕。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向曰：訣，亦別也。一息，言少間也。善曰：《說文》曰〔九〕：「息，喘也。」遥遥征駕遠，杳杳落日晚。翰曰：遥遥，行貌。杳杳，暮貌。善曰：《左氏傳》：童謠曰：「鸛鵒之巢，遠哉遥遥。」《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頹。」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一〇〕。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良曰〔一一〕：梅不可療飢，葛非寒服。言羈客衣服不得其所。善曰：《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爲百人酸。」《毛詩》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毛萇曰：「淒，寒風也。」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向曰〔一二〕：不解顏者，無樂情也。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

校勘記

- 〔一〕「良曰」 集注本作「呂向曰」。
- 〔二〕「出東門行」 原上有「日」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集注本刪。
- 〔三〕「翰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 〔四〕「魏加」 原「加」作「嘉」。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及集注本作「加」，與《戰國策·楚策四》文合。今據改正。
- 〔五〕「加曰」 原作「嘉曰」。按，此一節所引見《戰國策·楚策四》，有「加曰」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脫，與集注本同。今據改。又下原無「異日者」二字，集注本有，與《楚策四》文合。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異

日」。今據集注本補。按，此本或因「異日」與「嘉日」形近而誤，故無「異日」二字。又下「處京臺」，原作「劇廩」二字。明州本同。集注本誤作「處稟」二字。今據贛州本及尤本改。

「六」「間」 原作「鴻」。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及集注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今《楚策四》文改。

「七」「隕也」 原作「怯」。尤本及集注本同。明州本、贛州本作「隕」，皆無「也」字。胡克家曰：「今《楚策》作『隕』，此『怯』當是『抔』字之譌。抔、隕同字，不知者改之。陳云：下脫『也』字，今《楚策》有。」今從明州本、贛州本改，並從陳校補「也」字。

「八」「訣與決同」 集注本此四字作「復還訣，請再三不忍別也」十字。

「九」「說文曰」 集注本上有「一喘息之間，死生尚或不相知者，何況異鄉乎」十八字。

「一〇」「飯」 原下與校語云：「善本作『飲』字。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作『飯』，無校語。尤本亦作『飯』，與敦煌寫本、集注本並同。按，蓋善本與五臣皆作『飯』，與上『晚』字韻。作『飲』者，乃傳寫之譌耳。今刪原校語。

「一一」「良曰」 集注本作「呂延濟曰」。

「一二」「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苦熱行

五言 翰曰：謂於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征伐，而國家賞之太薄。 善曰：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

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曝露^二，越夷水中藏。」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銑曰：西域有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血。南荒外有火山，其中生木，晝夜火起。阻，阪也。赫，盛貌，為南方之威色。 善曰：《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三，

火不滅。」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向曰：「飛鳶過熱，陷墮水中。」《楚辭》云：「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善

曰：《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烏鳶跼跼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雕題黑

齒，得人肉以祀^三，其骨爲醢。」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翰曰：雲潭、石圻爲湯泉、焦煙者，蓋熱之甚也。雲潭，山

泉也。石圻，石岸也。善曰：王歆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煙，蓋熱氣

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燄蒸之^四，熱恒數四丈。」《楚辭》曰：「觸石礚而衡遊。」《埤蒼》

曰：「礚，曲岸頭^五。」礚與圻同。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常^{善本作嘗字}晞^六。濟曰：歊暑之氣上蔽日月，而越嶺地有漏

天，冬夏常雨露不乾。晞，乾也。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渫雲，日月恒翳。」曹植《感時賦》曰：「惟淫雨之永降，

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萇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上霧。」

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銑曰^七：皆南方有之。丹，赤；踰，過；玄，黑；盈，滿也^八。十圍，三丈也。善曰：

《外國圖》曰：「楊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曰：「赤蟻若象，玄蜂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含沙

射流影，吹蠱病^{善本作痛字}行暉。良曰^九：江中有物，名曰水弩，於中流含沙射人之影，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吹

蠱，飛蠱也。江南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行人，置之食飲中，人不覺，其家遂滅者，則飛游安逐，行客中者皆病死。此言病行客，

使無光輝也。善曰：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

《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一名射影。」吹蠱，即飛蠱也。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

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安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一〇}。瘴^{善本作瘴字}氣晝熏體^{一一}，茵^音

露夜霑衣。向曰：瘴氣，毒熱氣也。茵草上露，人觸之肉即潰爛。善曰：《吳志》：華覈表曰：「蒼梧、南海，歲有癘風

鄣氣。」《宋永初山川記》曰：「寧州鄣氣茵露，四時不絕。」茵，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茵，音岡。飢餒莫下

食，晨禽不敢飛。翰曰：畏毒氣也。善曰：《南越志》曰：「營石縣有銅澗，泉源沸涌，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

殞。」營音勞。《列女傳》：陶答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鄴氣，晨鳥不得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二二〕}。濟曰：涇、瀘，二水名。晉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具，俱；腓，病也。寧止俱病^{〔二三〕}，皆至於死。言此毒中人甚於彼二處也。善曰：言秦人毒涇，尚或多死，況今毒瀘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生軀蹈^{善本作陷字}死地^{〔二四〕}，昌志登禍機。良曰：言使生軀與昌盛之志蹈此死亡之地，翻爲禍之機兆也。登，升也。善曰：《列女傳》：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爲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銑曰：漢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竟不得大官。後漢馬援擊交趾，還師^{〔二五〕}，位纔列卿。言皆輕此炎方，盡忠効勤，而榮薄賞微者，是國家報之輕也。善曰：《漢書》曰：「歸義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後漢書》曰：「交趾女子徵側反，拜馬援爲伏波將軍，擊交趾，斬徵側，振軍旅還京師。朝見，位次九卿。」君輕君尚惜^{〔二六〕}，士重安可希？向曰：小臣計倪對越王句踐曰^{〔二七〕}：爵祿，君之輕也。性命，士之重也。此言君所輕者尚惜不與，士所重者安可望乎。希，望也。善曰：《韓詩外傳》曰：「宋燕相齊還逐^{〔二八〕}，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宋燕曰：『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執素錦繡從風，而弊士曾不得緣衣。夫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

校勘記

「一」「曝露」原「露」作「霜」。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集注本改。

「二」「雖」 集注本作「得」。今本《神異經》此二句作「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

「三」「人肉」 原無「肉」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補。此《招魂》文。

「四」「焦」 集注本作「燃」。

「五」「曲岸頭」 原無「頭」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本書《江賦》、謝靈運《富春渚詩》注引《埤蒼》有，集注本亦有。今據補。

「六」「常」 原下無校語。陳本、正德本作「常」。集注本、尤本作「嘗」。是五臣作「常」，善作「嘗」。明州本、贛州本字用五臣，皆失著校語。今據增此校語。按，常爲嘗之假，然此處當作「嘗」。嘗，猶云曾也。敦煌寫本亦作「嘗」。濟注「冬夏常雨露不乾」以「常」之本義釋之，未確。集注本濟注此句作「冬夏雨露也」，疑是。

「七」「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八」「滿」 原作「長」。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銑注同。今據集注本改。按，盈十圍，言其大。

「九」「良曰」 集注本作「張銑曰」。

「一〇」「行暉」云云 孫志祖《李注補正》曰：「楊慎《丹鉛錄》曰：南中畜蠱之家，蠱昏夜飛出飲水，光如曳慧，所謂行暉也。注非。」

「一一」「瘴」 梁章鉅曰：「《淮南子·墜形訓》：『障氣多暗。』《後漢書·楊終傳》：『障毒。』古書皆不作『瘴』字也。」按，敦煌寫本作「鄣」。今作「瘴」者，蓋後來改之。瘴通障。宋本鮑《集》、《樂府詩集》卷六十五並作「瘴」。

「一二」「腓」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肥」。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作「肥」，校語云：五臣作「腓」。按，尤本作「腓」，與集注本同。是善本作「腓」，各本善注亦可證。腓與肥通。蓋各所見改「肥」，失善舊矣。今刪原校語。敦煌寫本亦作「腓」。

「一三」「俱」 原作「於」。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濟注同。又「病」下原有「也」字。陳本、正德本及贛州本則作

「其」字。皆非。今據集注本改。

「一四」「蹈」 原下無校語。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亦作「蹈」。按，集注本作「陷」，其校語曰：「五家、陸善經本「陷」爲「蹈」也。是五臣作「蹈」，善原作「陷」。今善本作「蹈」者，蓋各所見北宋本以五臣亂善，非。今據增校語。敦煌寫本亦作「陷」。

「一五」「師」 集注本作「歸」。

「一六」「君」 原作「爵」，下有校語云：「善本作「財」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亦作「財」。按，陳本作「君」，是五臣作「君」。銑注釋此句云「此言君所輕者尚惜不與」自明。各本所見蓋後人因銑注中有「爵祿，君之輕也」而誤改爲「爵」耳。正德本因之而誤。又集注本亦作「君」，無校語，則善本當作「君」，善注引《韓詩外傳》文亦可證。是善與五臣無異。各所見作「財」者，蓋因善注中有「夫財者，君所輕」之語而誤改。今改回，並刪原校語。敦煌寫本、《藝文類聚》卷六十五引並作「君」字。

「一七」「倪」 原作「然」。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向注改回。此當本《越絕書·外傳·計倪》。

「一八」「宋燕」 集注本陸善經注曰：「《說苑》爲『宋衛』也。」又「還逐」，原「逐」作「遂」。今從胡克家校及集注本改。胡氏曰：「還逐，當謂旋被斥逐。今《外傳》作『見逐』，『逐』字是，『見』字恐非。」

白頭吟

五言 濟曰：疾人相知，以新聞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爲名。 善曰：《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

聘茂陵一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悽悽重悽悽，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 翰曰：朱絲繩，瑟之朱絲也。玉壺冰，取其潔淨也。^二 善曰：朱絲，朱絃也。《禮記》

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桓子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秦子》曰：「玉壺必求其以盛，干將必求其以斷。」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向曰「三」：言我清直，不慙昔時之意，而君疑恨，坐而相仍。善曰：馮衍《答

任武達書》曰：「敢不略陳宿昔之意。」《東觀漢記》：段熲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方言》曰：「猜，恨也。」《爾雅》曰：「仍，因也。」猜，千才切。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銑曰：謂人世輕薄。善曰：《毛詩

序》云：「朋交道絕。」鄭玄曰：「道絕者，棄恩舊也。」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良曰「五」：言人之情移，縱見瑕

隙，如毫髮之小，則以爲如丘山之大，不可勝載。善曰：李尤《戟銘》曰：「山陵之禍，起于毫芒。」《仲長子昌言》曰：

「事求絲髮之釁。」孫盛曰：「劉琨、王浚睚眦起於絲髮，釁敗成於丘海。」《文子》曰：「禍福之至，雖丘山無由識之矣。」

食苗實碩鼠，點

善本作玷字

白信蒼蠅。翰曰：《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又云：「營營青蠅，止于樊。」皆喻

讒佞也。鼠能害田苗，蠅能變白黑。言君心移易，亦由讒佞也。善曰：《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爲蟲，

汙白使黑。已見上文「七」。

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濟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有五德，君所以烹而食之者，以

其所從來近矣。夫黃鵠無此五德，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而君貴之者，以其所從來遠也。今臣將去君高舉矣。」故謂遠

者成美。鳧，亦鵠類。故連言之。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故謂前者見陵。芻，亦草也。善曰：《韓詩

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鬪，勇也；有食相呼，仁也；

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瀾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粱，無此五者

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

薪燎，後者處上也。」《蒼頡篇》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申

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銑曰「九」：周幽王黜申后而愛褒姒，日以淪溺迷惑。漢成

帝去班婕妤而寵趙飛鸞，益用嗟歎稱美。此由忘故賞新，竟招後議。善曰：《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孔安國《尚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失寵，已見班婕妤《怨詩》。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良曰：假如深心相賞猶難恃也，美貌外恭豈足憑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尚書》曰：「貌曰恭。」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向曰：膺，胷也。善曰：《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恨。」

校勘記

「一」「淨」 原作「靜」。今據陳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回。集注本亦作「淨」。

「二」「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三」「略」 原作「露」。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改正。又下「段穎曰」，原「穎」作「穎」。明州本同。今據贛州本及尤本改。按，《後漢書·段穎傳》所載與此所引之言相符。集注本無此三字。

「四」「恨」 原作「疑」。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當作「恨」。按，《方言》卷十二：「猜，恨也。」若作「疑」則爲《廣雅》文矣。集注本善引此正作「恨」。今據改。

「五」「良曰」 集注本作「呂向曰」。

「六」「起」 原作「越」。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集注本改。

「七」「已見上文」 集注本作「已見陸士衡《塘上行》」。

「八」「史記曰」云云 集注本無此二十二字。按，上引《文子》已具此意，恐後人增添此二十二字於注末耳。

「九」「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一〇」「恨」 原作「歎」。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集注本作「恨」，與《列子·說符篇》文合。今據改。

放歌行

五言 翰曰：敘放臣之心也。

善曰：《歌錄》曰：「《孤子生行》，古辭曰《放歌行》。」

蓼^{來鳥}蟲避葵藿，習苦不言排。

善本作非字。

小人自齷齪，

初角

安知曠士懷？濟曰：小人不知曠士之心，亦猶蓼蟲不

知葵藿之美。言京都貴人競相趨逐，以有德者不與己同，陰共排棄耳。蓼，辛菜；葵藿，甘菜也。蟲有好蓼者，不能知他菜也。齷齪，短狹貌。善曰：《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王逸曰：「言蓼蟲處辛辣，食苦惡，不徙葵藿，食甘美者也。」

《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也。」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善曰：《史記》曰：「雞三號平明。」

《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闕拾遺。」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

埃。良曰：素帶，紳也。飈，風也。纓，冠纓也。結，聚；埃，塵也。善曰：《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爲此焱。飈

與焱同，古字通也。《七啓》曰：華組之纓。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銑曰：鐘鳴，謂暮也。善曰：日中爲市，已

見上文。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夷世不可逢，賢君言^{善本作信字}愛才。明慮

自天斷，不受外嫌猜。向曰：夷，平；天，君也。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魏

犇傷於晉，公欲殺之，而愛其才。」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也。」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翰曰：士有一言合理，片善應時，則必分珪與之，使

辭去草萊。珪，公侯所執者。爵，則五等爵也。善曰：《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嘲》曰：

「折人之珪，擔人之爵。」《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向曰：「三：言行合於

賢主，豈惟賜白璧而已？亦將起黃金之臺以待焉。虞卿一說趙孝成王，賜白璧一雙。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善曰：《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

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既異，故俱引之。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銑曰「四」：君，謂被放者。疾，患也。遲迴，不行貌。若逢明時，君則無患，當今宜去，何不行之有也？

校勘記

「一」「補闕拾遺」 明州本作「補拾遺」三字。尤本作「補拾遺闕」。贛州本作「補缺拾遺」。按，此本蓋依贛州本改，與集注本合，是也。今《東觀漢記》及《後漢書·伏湛傳》亦作「補闕拾遺」。

「二」「莊子注」 原無此「莊子」二字。明州本及尤本同。贛州本有，與集注本合。今據補。

「三」「向曰」 集注本作「呂延濟曰」。

「四」「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升天行

五言 銑曰：言學仙也。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

善本作宦字

王城。

向曰：宅，居也。關輔，謂關中三輔也。勝帶，謂勝冠帶時也。

善曰：關，關中

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

情。翰曰：兩漢都兩京，各十餘帝，其中情事盡已知之。

善曰：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曰：「漢家三百歲，十帝耀

德。」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濟曰：驟，頻；屯，難也。

善曰：《周易》曰：「屯，難也。」翩翩類迴

掌^二，恍惚似朝榮。濟曰：翩翩、恍惚，謂須臾間也。如迴掌之反覆，朝榮之開落也。榮，華也。善曰：迴掌，言疾也。

《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二。」潘尼《朝菌賦》曰：「奈何兮繁華，朝榮兮夕斃。」窮塗悔短計，

晚至^{善本作志字}重長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從師

人遠岳，結友事仙靈。善曰：《莊子》曰：「從師不囿。」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囿之也。」《楚辭》曰：「與赤松

結友兮，比王喬而爲偶。」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良曰：采芝法有五，故云五圖。出《太清金匱記》。發，開也。

仙經有九轉金液丹法，籥可以盛書，故云隱丹經。善曰：《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尚於三皇文《五岳真形

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金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

曰：「啓籥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然籥以藏經^三，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也。

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銑曰：風餐，餐風；雲卧，卧雲也。言委任風雲所之，或宿於松，或行於天。善曰：《莊

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向曰：冠霞

冠，謂從仙也。解玉珮，謂去仕也。綵閣、椒庭，皆仙居也。飲，飲玉醴也。善曰：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

禮絳霄。」陸機《雲賦》曰：「似長城曲蜿，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蹔游越

萬里，近別數千齡。翰曰：齡，年也。善曰：《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

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女還岱^四，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于安息，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鳳臺無還駕，

簫管有遺聲^五。翰曰：有簫史者^六，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妻之，教弄玉作鳳鳴，鳳皇來止其屋，爲作鳳

臺，夫妻止其上，一朝隨鳳皇飛去。故秦作鳳女祠，其上每有簫管之聲。善曰：《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

吹簫。繆公有女字弄玉^七，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

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八，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何時與

爾曹，啄腐共吞腥？良曰：一從仙游，永與世隔，不可復與俗輩相會也。啄腐、吞腥，謂酒肉之人。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晁也。」

校勘記

「一」「翩翩」 陳本、正德本同。是五臣作「翩翩」，濟注亦可證。明州本、贛州本字用五臣，無校語。尤本亦作「翩翩」。按，集注本作「翩翩」，校語云：五家、陸善經本「翩翩」爲「翩翩」也。則善本原當作「翩翩」。《樂府詩集》注云：一作「翩翩」。即此也。今各本所見作「翩翩」者，疑北宋本依五臣而改之，已非善舊矣。

「二」「運之掌」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無「之」字。袁本、集注本同。此本或據今《孟子·公孫丑下》校改之。又下「潘尼」原作「潘岳」。按，當作「潘尼」。本書陸士衡《歎逝賦》、郭景純《游山詩》善注引有潘尼《朝菌賦序》，與此所引之賦蓋同在一篇。集注本正作「潘尼」。據以改。今各本善注皆誤。

「三」「然籥」 原無此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脫。今據集注本補。

「四」「神女還岱」 原「女」作「士」。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引何校及集注本改。又「岱」，原作「代」。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改。按，岱，泰山也。《太平御覽》卷七〇六引此正作「還岱」。

「五」「聲」 集注本作「絃」，與上下不協韻，當誤。

「六」「蕭史」 原「蕭」作「簫」。今據陳本改。善注同。按，今《列仙傳》亦作「蕭」。

「七」「字弄玉」 原「字」作「號」。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及《列仙傳》改。

「八」「祠」 集注本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誤作「詞」。此本與《列仙傳》文合，是也。

鼓吹曲一首

五言善曰：

《集》云：「奉隋王教，作《古人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篇

饒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謝玄暉銑曰：「朮奉隋王教，作古人《入朝曲》。鼓吹，短篇也」，所謂歌軍樂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向曰：金陵，地名。

善曰：《爾雅》曰：「江南曰楊州。」佳麗，已見上文「二」。《吳錄》

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陵也。』」曹

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透迤帶綠善本作淶字水「三」，迢遞起朱樓。翰曰：透迤，長貌。迢遞，

高貌。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透迤，長貌也。」《吳都賦》曰：「亘以淶水。」劉逵注曰：「迢遞，遠望懸絕也。」馮

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英。」飛薨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向曰「四」：飛薨，屋檐也。馳道，天

子出行之道。御溝，長安有之，金陵擬而作也。善曰：《吳都賦》曰：「飛薨舛互。」《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

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於其

上。」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輶。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銑曰：凝笳，其聲凝咽也。疊鼓，其聲重疊也。

笳，簫也。翼，扶也。華輶，謂刻畫車之轅也。向曰：羣臣有功，則圖畫其形於雲臺之上。言獻納忠直於君父，則功名可收錄

也。善曰：徐引聲謂之凝。《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曰：「龍輶

華轡。」《兩都賦序》曰「五」：「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

嘲》曰：「藺先生收功於章臺。」

校勘記

「一」「鼓吹短簫」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按，「短簫」下疑脫「鐃歌」二字。此本善注引蔡邕說。集注本作「鼓，鐃鼓；吹，簫也」六字，無下「所謂歌軍樂也」六字，則分釋字義。不知何者爲真。

「二」「佳麗已見上文」 明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作「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十八字。按，據善注例，凡同卷再見者，改云「已見上文」。此「已見上文」，指本卷前謝靈運《會吟行》「兩京愧佳麗」，其善注所引正與集注本此十八字同，則集注本之善注爲訂例前早期注本可知也。然今此本、明州本及尤本於此節注末又複出此十八字，蓋爲後人不明善注體例者妄增之，今刪去。贛州本改已見爲複出，非。

「三」「綠」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淥」字。尤本正作「淥」。贛州本字用善，校語云：五臣作「綠」。按，集注本作「綠」，其善注引《吳都賦》亦作「綠」，與本書《吳都賦》合。是善原亦作「綠」，與五臣不異，各本所見並注作「淥」者，或善後來自改，或後人所改，未可知也。

「四」「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五」「兩都賦序」 原「都」作「京」。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及胡克家校改。按，集注本無下所引《解嘲》文。

挽歌

挽歌詩一首

五言善曰：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音焉。」

亡又

繆伯翰曰：

《魏志》云：「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

勲。」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悲歌^二，以寄其情。後廣之，爲《薤露》、《蒿里》，歌以送喪也。至李延年分爲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爲挽歌。善曰：《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魏志》曰：「襲，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勲。」

生時游國都，死沒棄中野。善曰：《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三。」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翰曰^四：高堂，生所居。黃泉，死所葬。善曰：《論衡》曰：「親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也。」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良曰：虞淵，日入處。言人之死如日沒於虞淵矣。懸車息馬，不復乘之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湯

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爲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銑曰：我，爲亡者稱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五〕}，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生謂之存，已見上文^{〔六〕}。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善曰：《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校勘記

「一」「善曰」云云 此一節注原在卷目「挽歌」下。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皆非。今據集注本移正於篇題下。

「二」「漢高祖召田橫」至「故爲悲歌」 集注本作「田橫自殺，從者爲悲歌」九字，文有節略。文集注本引陸善經曰：

「《左傳》云：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注曰：葬歌曲也。則古已有其事，非起田橫也。」按，陸氏此說本《世說新語·任誕篇》劉孝標注，與善注引譙周說不同。

「三」「葬」 原作「送」。集注本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葬」，與今《周易》同。今據改。

「四」「翰曰」 集注本作「呂延濟曰」。

「五」「大丈夫」 原無「大」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脫。集注本有，與今《原道訓》文合。今據補。又「無爲」及下句「逍遙」，集注本同。今《原道訓》作「無思」及「者俱」。疑善引誤，或所見與今本不同。

「六」「生謂之存已見上文」 原「生」與上句「也」字互倒，又無「謂之」二字。明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改補。集注本「已見上文」作「已見陸士衡《門有車馬客行》」。

挽歌詩二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翰曰：卜擇葬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云在此中。善曰：《儀禮》曰：「筮若不從，筮

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衆《周禮

注》曰：「大貞，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一。向曰：夙駕，早駕也^二。警，

戒也。徒御，御車者。結，連也。謂馬轡相連而駕也。頓，上下也。重基，山也。謂轎車上下於山阜之間。善曰：《毛詩》

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警。」《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龍幌被廣柳，前驅矯輕旗。濟

曰：《禮記》云：飾棺，君龍帷，蜃容，黼幌。幌，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幌。皆所以衣柳也。輿棺之車，其蓋曰柳。前驅舉

旗以引路，將啓殯也。善曰：《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三，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

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畫龍於荒也。被，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

車，其蓋曰柳。」晉灼《漢書注》曰^四：「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

賀循《葬禮》曰：「杠，今之旛也。古以緇布爲之，絳繒題姓名而已，不爲畫飾。幌，與荒同，古字通^五。」殯宮何嘈嘈，

哀響沸中闈。良曰：嘈嘈，衆哭聲。闈，殯宮之門。善曰：《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

殯宮。」中闈且勿誼^{善本作謹}，聽我《薤露詩》^六。銑曰：代歌者言。《薤露》、《蒿里》，古挽歌詩。一曰：「薤上

朝露何易晞，明朝更復露，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去何催促，人命不得少踟

蹶。」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鼈露》、《蒿里》」〔七〕，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鼈上之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鼈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二曲，《鼈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爲挽歌也。」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翰曰〔八〕：倫，理；祖，始也。祖載，謂移柩車爲行之始。善曰：范曄《後漢書》：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乖。」《周禮》曰：「喪祝，掌大喪也。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爲行始也，其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始載於庭，輜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輜音而。翰曰：舍，置也。爵，酒器也。楹，柱也。位，祭位。《儀禮》云：「遷于祖，用軸」〔九〕，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初。」靈輜，喪車也。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軸，正柩於兩楹間，奠設如初。」又曰：「請啓期。」鄭玄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曰：「輜，喪車也。」《禮記》：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夢坐於兩楹之間」〔一〇〕，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爲凶也。」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濟曰：飲餞、出宿，謂相送也。言逝者莫能舉酒，復無歸期也。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帷衽善本作衽字曠遺影一二，棟宇與子辭。向曰〔一二〕：言不復見舊居也。衽，席也。曠，猶無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衽，卧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良曰〔一三〕：皆奔遠至，來此相送。周，至也。善曰：《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若仁人。」孔安國曰：「周，至也。」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一四〕。《論語》：子曰：「友朋自遠方來」〔一五〕。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向曰：親友之車馬也。翼翼，車輕貌。飛，馳也。駸駸，馬奔貌。策，捶也〔一六〕。騏，良馬名。善曰：《毛詩》曰：「乘其四旗，四旗翼翼。」又曰：「駕彼四騂」〔一七〕，載驟駸駸。」又曰：「有騂有騏。」毛萇曰：「蒼白曰騏也。」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一八〕。翰曰：遵，循也。草木叢生曰薄。子，謂亡者。謂墳墓一閉，無復見明，故云長夜臺。善曰：《漢書》曰：「天子按轡徐

行。」阮瑀《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楚觀側，念我疇

昔時。濟曰：送者詞也。言疇昔游從之時矣。櫬，棺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一九」：「櫬，棺也。」楚鎮切。《左

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濟曰：《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若

此之念，猶足可收，萬世永絕，安可思也。善曰：《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殉，沒身易亡，救子非所能

夷。良曰「二〇」：欲以身殉子，亡沒甚易，獨恐救子不能致焉。善曰：臣瓚《漢書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殉，或爲

殞「二二」。含言言哽咽，揮淚淚善本作涕涕字流離「三二」。向曰：含言，欲言也。哽咽，悲哀貌。流離，淚散貌。善曰：劉

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存若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橫。」

流離親友思「三三」，惆悵神不泰。翰曰：惆悵，痛恨也。泰，通也。善曰：流離，已見上文。《楚辭》曰：「惆悵兮而

私自憐。」素驂佇轎軒，玄駟驚飛蓋。良曰「三四」：驂，駕也。玄駟，四馬也。轎車，喪車也。佇，立；驚，馳也。皆葬之

儀注也。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向曰「三五」：興，起也。迴遲，迴轉遲留也。善曰：殯宮，已見上文。魂輿寂

無響，但見冠與帶。銑曰：魂輿，魂車也。中有平生冠帶也。善曰：周遷《輿服志》曰「三六」：「《禮》：『葬有魂

車。』《儀禮》曰：『薦車直東榮。』鄭玄曰：『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爲

旆？向曰：明器備物而不可用，而皆象平生所服御者。長旌，銘旌也。誰爲旆者，言爲亡者之旆。善曰：《禮記》曰：

「孔子謂爲明器者「三七」，備物而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悲風鼓善本作徽字行軌「三八」，傾雲結流藹。翰

曰：悲風者，聽風有似助悲，故云悲風。鼓，擊也。軌，車也。哀響震雲，有似傾側，故曰傾雲。結，聚；流，行；藹，蓋也。善

曰：《爾雅》曰：「徽，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集略》曰：「霽，雲雨狀也。」藹，與霽古字同。振

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濟曰：振，舉；策，鞭也。靈丘，墓也。逝，往也。言從此一往，無復還期也。善曰：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向曰：重阜，重岡阜也。崔嵬，高貌。玄廬，謂墓也。竄，藏也。善曰：曹植《曹嗇誄》

曰〔二九〕：「痛玄廬之虛廊。」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銑曰：旁薄，地之形也。穹，天之形也〔三〇〕。於壙中，儀象天地也。四極，四方也。蒼天，青天也。善曰：《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鈐，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裹地。」側聽陰溝涌，卧觀天井懸。濟曰〔三一〕：壙中

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卧觀之。涌，謂波涌也。懸者，在於上，如懸也。善曰：古之葬者，於壙中爲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魯靈光殿賦》曰：「玄醴騰涌於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驪山，以水銀爲江河，上具天文。」《天

官星占》曰〔三二〕：「東井，一名天井。」壙善本作廣字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翰曰：宵、暮，皆夜。謂壙中也。寥，

深；廓，空也。安可晨，不可見明也。善曰：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人往有返善本作反字歲，我行

無歸年。向曰〔三三〕：生人往者，皆返其家，死者一去，無歸時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

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向曰：四民，士、農、

工、商。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三四〕。」《海外經》曰〔三五〕：「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

桃樹，東北庫枝名曰鬼門〔三六〕，萬鬼所聚。」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善曰：《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

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李尤《九曲歌》曰：「肌骨消滅隨塵去。」金玉素所佩，

鴻毛今不振平。良曰〔三七〕：素，昔；振，舉也。如金玉之珍，昔者所佩服。如鴻毛之輕，今不能勝舉。善曰：《漢書》：

《郊祀歌》曰：「曳阿錫^{三八}，佩珠玉。」鄭玄《喪服注》曰：「素，故也。」鴻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豐肌饗螻蟻，妍骸^{善本作姿字}永夷泯^{平三九}。向曰：豐肌、妍骸，平生之美好也。今以此饗食螻蟻，長為夷滅也。

螻蟻，土中蟲名。泯，盡也。善曰：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

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四〇}。』弟子曰：『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爾雅》曰：「泯，盡也。」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翰曰：壽堂，祭祀處。言

祭祀之處，獨有螭魅與虛無相延為賓主^{四二}。螭魅，邪鬼也。善曰：《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王逸

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魍魎，莫能逢之^{四三}。』」杜預曰：「魑，山神，獸形。

魅，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螻蟻爾何怨，螭魅我何親？濟

曰：言螻蟻何怨而饗食於我，螭魅何親而憑附於我。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向曰^{四三}：皆假亡者詞也。荼毒，苦

也。善曰：拊心，已見上文^{四四}。《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又曰：「假寐永歎。」

校勘記

「一」「結」 陳本、正德本同。是五臣作「結」，向注亦可證。尤本亦作「結」。明州本、贛州本同，無校語。是各所見善本作「結」，同五臣。按，集注本作「揜」，其善注曰「《楚辭》曰：揜余轡於扶桑。王逸曰：揜，繫也」十五字；又有校語云：「五家、陸善經本「揜」為「結」。可知善原作「揜」，蓋後來依五臣改作「結」，並刪去十五字注文耳。

「二」「夙駕早駕」 集注本無二「駕」字。

「三」「三池」 集注本無此二字。按，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亦有，蓋各本所見依今《禮記·喪大記》而添之。

「四」「漢書注」 原無「注」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無晉灼此條。按，《漢書·季步傳》「置廣柳車中」，顏師古注引晉灼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今據補「注」字。晉灼此注實本《周禮·天官·縫人》鄭玄注。

「五」「古字通」 原下有「用」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刪。袁本、集注本亦無此字。

「六」「薤」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集注本亦作「薤」。胡克家據各本善注中字皆作「薤」，以爲善「薤」，五臣「薤」。恐非。說見下。

「七」「薤露」 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薤」改「薤」，下所見三字仍作「薤」。胡克家曰：「作『薤』是也。此尤誤改而改之未盡耳。」按，集注本善注作「薤露」。今本《古今注》卷中《音樂》亦作「薤露」。然則善本原作「薤露」。又《禮記·內則》「膏用薤」，陸德明《釋文》：「薤，俗本多作薤，非也。」蓋各本所見依陸氏說改「薤」爲「薤」，尤則復改此首出字爲「薤」，以應正文之字，以下三字則仍其舊而未改，此也。

「八」「翰曰」 集注本作「呂向曰」。

「九」「軸」 原作「軼」。陳本、正德本同。明州本、贛州本作「輻」。皆非。集注本作「軸」，與《儀禮·既夕禮》文合。今據改。此善注中引《儀禮》亦作「輻」。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及《既夕禮》改。

「一〇」「夢坐」 原下有「奠」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衍。今從胡克家校及《禮記·檀弓上》鄭玄注刪。按，集注本無「《禮記》：孔子曰」以下之文。

「一一」「衽」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衽」。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衽」。按，集注本作「衽」，其善注同。是善本原作「衽」，蓋各本所見依五臣改爲「衽」，衽同衽。

「一二」「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一三」「良曰」 集注本作「張銑曰」。

「一四」「聚」 原作「衆」。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作「聚」，與《九歎·逢紛》注合。今據改。

「一五」「友」 原作「有」。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友」。胡紹煥曰：「此士衡用古本《論語》，《釋文》：『有』或作『友』。注引當同。此作『有』，後人以今《論語》改也。」按，集注本注引《論語》正作「友」。今據改。

「一六」「捶」 原作「搖」。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正。集注本亦作「捶」。

「一七」「四駱」 原上無「四旗，四旗翼翼」。又曰：「駕彼」十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此十字不當無，由正文自明，蓋各所見傳寫脫耳。今據集注本補。

「一八」「臺」 集注本《音決》：「臺，協韻，狄夷翻。吳俗言。」

「一九」「左氏傳注」 原無「注」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脫。今據集注本補。

「二〇」「良曰」 集注本作「張銑曰」。又注中「獨恐」，原無「恐」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脫。今據集注本補。

「二一」「殉或爲殞」 集注本引陸善經注有「言殞歿從子」，則其所見本自作「殞」。

「二二」「淚淚」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涕涕」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涕涕」。贛州本作「涕涕」，校語云：「五臣作「淚淚」。按，集注本作「淚淚」，與今各所見善本異。然善注引《長門賦》「涕流離」，疑正文亦當作「涕涕」。《樂府詩集》卷二十七亦作「涕涕」，云：「一作「淚」。」

「二三」「流離親友思」 尤本此一首列爲第三，與集注本同，則善本原如此。集注本在下首「重阜何崔嵬」句下，有校語云：「《音決》、五家、陸善經本以此一篇爲第三也。」是其所見五臣本與今五臣本同。按，由此句「流離」重言第一首末句二字視之，當以，五臣本是。

「二四」「良曰」 集注本作「呂延濟曰」。

「二五」「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二六」「周遷輿服志」 集注本無「周遷」二字。按，《隋書·經籍志》史部儀注類有梁周遷撰《古今輿服雜事》二十卷，此也。

「二七」「謂爲」 原無「謂」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檀弓下》補。集注本則脫「爲」字。

「二八」「鼓」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徽」字。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作「徽」，校語云：「五臣作「鼓」。按，集注本作「鼓」，其善注中無「《爾雅》曰」至「車也」十二字，有「曹植《仲雍哀辭》曰：「陰雲迴於素蓋，悲風動而扶輪」十九字。又有校語云：「《集》本「鼓」作「徽」。是善原亦作「鼓」，今善本作「徽」者，蓋後來復依《陸機集》改爲「徽」，並改易注文耳。」

「二九」「曹階誄」 按，曹階，字仲雍，曹丕之中子。《太平御覽》卷五九六引《文章流別論》曰：「哀辭者，誄之流也。」又曰：「建安中，文帝、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藝文類聚》卷三十四引有曹植《仲雍哀辭》，惟此所引句不在其中。或疑此誄即哀辭。然本書劉休玄《擬古詩》善注亦引有曹植《曹仲雍誄》，則植既作哀辭，又作誄，亦未可知也。

「三〇」「天之形」 原上有「蒼」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集注本無此字是也。今據刪。

「三一」「濟曰」 集注本作「呂向曰」。

「三二」「天官星占」 原「占」作「古」。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集注本亦作「占」。

「三三」「向曰」 集注本作「呂延濟曰」。

「三四」「石民」 原「石」作「正」。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改。按，此所引《小匡篇》文，房玄齡注曰：「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

「三五」「海外經」 原「外」作「水」。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水』疑『外』字，形近之譌。」集注本正作「外」。今據改。梁章鉅曰：「但今《山海經》無此語，惟《後漢書·禮儀志》注引《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索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與此略同。」

「三六」「庫」 原作「庖」。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作「庫」，字通「卑」，是也。今據改。

「三七」「良曰」 集注本作「張銑曰」。

「三八」「阿」 原作「珂」。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漢書·禮樂志》改。

「三九」「骸」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姿」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姿」。按，集注本作「骸」。是善原作「骸」，與五臣同。《初學記》卷十四引亦作「骸」。宋本機《集》則作「姿」。各本所見蓋依《陸機集》改耳。

「四〇」「棺槨」 原無「槨」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作「棺槨」，與《列御寇》文合。今據補。

「四一」「獨有」 原無「有」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補。

「四二」「之」 原作「旃」。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按，旃有「之」之義，然此乃《左傳》宣公三年文，字作「之」。集注本亦作「之」。此本恐依本書張平子《西京賦》「莫能逢旃」而誤改耳。

「四三」「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四四」「已見上文」 集注本作「已見《從軍行》」。

挽歌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銑曰「二」：「茫茫，廣大貌。蕭蕭，風吹聲。」善曰：《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

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三。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良

曰「三」：「代亡者稱我也。遠郊，百里也。」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四面無

人居，高墳正嶢。慈遙嶢音堯。翰曰：嶢，高貌。善曰：《字林》曰：「嶢，高貌也。」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濟曰：助其悲哀。良曰：幽室，墳墓也。不復朝，無生期也。善曰：蔡琰詩曰：「馬爲立踟躕。」《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銑曰：皆歸於此，故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向曰：言情有厚薄。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翰曰：大陵曰阿。善曰：言同依山曲也。

校勘記

「一」「銑曰」 陳本作「良曰」。

「二」「楚辭曰」云云 集注本無此十字。

「三」「良曰」 集注本作「呂向曰」。

「四」「字林曰嶢，高貌也」 此八字善注原在正文「馬爲仰天鳴」四句下，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集注本及尤本移正於此。

「五」「善曰言同依山曲也」 原無此八字注文。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補。按，此一節不當省，蓋各本所見傳寫脫耳。

雜歌

歌一首

七言，并序

荆軻

濟曰：《史記》云：「荆軻，衛人，好讀書擊劍，爲燕太子刺秦王，不剋，而誅於秦。」

善曰：《史記》曰：「荆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劍，之燕〔二〕。」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向曰〔二〕：燕丹，太子名。秦王，秦始皇也。丹祖送於易水上，銑曰：祖者，將祭道以

相送。

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三〕。

良曰〔四〕：高漸離、宋如意，皆壯士，而軻之友也。筑，樂器名。

善曰：鄧展《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

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五〕。」

歌曰〔六〕：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翰曰：蕭蕭，風聲也。易水，水名。壯士，軻自謂也。自言爲事成敗，俱不還也。

校勘記

「一」「荆軻者」至「之燕」 尤本此十三字作「荆軻，衛人。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三十二字。按，明州本、贛州本亦作此十三字。胡克家曰：「此尤延之增多而誤。」集注本善注正無此二十三字。

「二」「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三」「宋如意」 集注本無「如」字，其所引呂向注同，又有陸善經注曰：「《燕丹子》云：『宋臆和之，爲壯聲，則士髮皆衝冠。』臆、意同也。」是善本原作「宋意」。按，今《燕丹子》、宋玉《笛賦》、《淮南子·泰族訓》、陶淵明《詠荆軻詩》皆作「宋意」，惟《水經·易水注》作「宋如意」。疑「如」字後人所添也。當以集注本爲是。又《戰國策·燕策》、《史記·刺客列傳》俱載此歌而未言宋意事。此節所謂「序」，蓋出自《燕丹子》，實乃記事之文，非此歌原有序也。

「四」「良曰」 集注本作「呂向曰」。

「五」「善曰」云云 集注本無此一節。按，此注，見《漢書·高帝紀下》師古注引，疑是善所見本原有之舊注，非善自注。

「六」「歌曰」 贛州本及尤本無「歌」字。集注本則無此二字。

歌一首

七言，并序

漢高祖

濟曰：

《漢書》云：

「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爲漢王，

後平羽，立爲天子」，謚曰高皇帝，爲漢之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

善本有酒字

沛宮

〔二〕，

銑曰〔三〕：

擊黥布還也。

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

悉召故人父老子弟

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

善本有曰〔四〕。

銑曰：佐酒，助飲酒也。向曰：上，

謂高祖也。

善曰：

應劭《漢書注》曰：

「助行酒也。」

應劭《漢書注》曰：

「酣，洽也〔五〕。」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翰曰：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

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六〕。

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

鎮之。

校勘記

〔一〕「立爲天子」

陳本無「立」字，與集注本同。

〔二〕「置沛宮」

原「置」下無校語。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置」下有「酒」字，與集注本同。按，有「酒」字

者，與《史記》、《漢書·高帝紀》文合，是也。陳本、正德本無「酒」字，各本及集注本銑注曰：「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則知五臣所見乃誤本也。明州本、贛州本失著校語，與此本同。皆非。今據增此校語。

「三」「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四」「自歌」 此下校語云：善本有「曰」字。尤本正有「曰」字。贛州本校語云：五臣無「曰」字。按，集注本無

「曰」字，蓋善原無此字，後來依《漢書》添耳。《史記》作「自爲歌詩曰」五字。然則此一節所謂「序」，當本《漢書》，亦乃史家記事之言。

「五」「善曰」云云 集注本無此一節注。按。

「六」「以喻羣凶競逐而天下亂也」 集注本無「羣凶競逐而天下」七字。又下「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十三字，作「御亂以武」四字。

扶風歌一首

五言

劉越石良曰「二」：扶風，地名。蓋古曲也，琨擬而自喻也。《集》云：「《扶風歌》九首。」以

兩韻爲一首，今合而爲一者，誤也。善曰：《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爲

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銑曰「三」：廣莫門，洛陽城門名。謂首發晉都。丹水，出瑯谷「三」，故因言山也。善曰：

《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曰：「高都縣瑯谷，丹水所出也。」瑯音管。左手彎繁弱，右手揮

龍淵。良曰「四」：繁弱，弓名。龍淵，劍名。謂晉被胡虜所逼，意欲掃滅之。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

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劍戟，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向曰：俯仰，猶高下也。御，猶駕也。飛軒，廊宇也。言顧見晉宮。善曰：

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翰曰：發，

去，岳，山也。冽冽善本作烈烈，悲風起六，泠泠澗水流。向曰七：冽冽，風聲。泠泠，水聲。揮手長相謝，哽咽不

能言。濟曰八：謂別晉都也。哽咽，哀聲未出也。善曰：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哽咽，已見上文。浮

雲爲我結，飛善本作歸鳥爲我旋。銑曰：雲結鳥旋，言助我戀宮闕也。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

風爲我吟，浮雲爲我陰。」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善曰：《古詩》曰：「相去日已遠。」韋弘嗣《秋風篇》曰：

「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向曰：慷慨，歎聲也。摧藏，憂傷也。善曰：《琴操》：

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體摧藏九。」麋鹿游我前，猴猿戲我側。翰曰：羨其遊戲得志。資糧既乏盡一〇，

薇蕨安可食？濟曰：薇蕨，藥菜名。安，何也。善曰：《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攬轡命

徒侶，吟嘯絕巖中。善曰：《楚辭》曰：「攬騂轡而下節。」李陵書曰：「吟嘯成羣。」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

窮。良曰：當君子道消之時，孔子猶有窮厄。此自慰之詞。善曰：《周易》曰：「君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

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

窮，小人窮斯濫矣。」惟昔李愆善本作騫字，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銑曰：愆，過也。愆

期，謂李陵與匈奴戰，失利，遂降之，而實執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於漢，而武帝不明其心，乃誅其親族也。琨誓將立功，故引此

歎息。善曰：李陵降匈奴，已見《恨賦》。《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王肅曰：「愆，過也。」騫，與愆通也。

我欲竟此曲一一，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良曰一二：此曲，則此歌也。悲且長，言其心不可

述也。棄置之事不可重陳，重陳徒令人心傷也。善曰：宋子侯歌曰：「言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賜。」魏文帝《雜詩》曰：「棄置勿重陳」三。」

校勘記

「一」「良曰」 集注本作「呂延濟曰」。

「二」「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三」「莞」 原作「葛」。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銑注同。今據集注本改。善注引《漢書》亦可證。

「四」「良曰」 集注本作「張曰」。按，張則張銑也。

「五」「善曰」云云 集注本無此一節。

「六」「冽冽」 原下無校語。明州本同。贛州本作「烈烈」，校語云：「五臣作「冽冽」。是善本作「烈烈」，尤本正作「烈烈」。今據增此校語。五臣正德本作「冽冽」，而陳本則作「烈烈」，蓋據善本校改。按，集注本作「烈烈」，無校語，其五臣注亦作「烈烈」，然則五臣原當作「烈烈」，與善本初無異，作「冽」者疑後人改之耳。《樂府詩集》卷八十四作「冽冽」。

「七」「向曰」 集注本作「呂延濟曰」。

「八」「濟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九」「身體摧藏」 原無「體」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有，與今《琴操下》合。今據補。

「一〇」「既乏盡」 集注本校語曰：「陸善經本「既乏盡」爲「既已乏」。《藝文類聚》卷四十三引亦作「既以乏」，以通已。」

「一一」「竟」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競」字。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作「競」，校語云：五臣作「竟」。尤本亦作「競」。胡克家曰：「各本所見皆非。『競』即『竟』傳寫誤，非善如此。」集注本正作「竟」，與五臣不異。今刪原校語。

「一二」「良曰」 集注本作「呂向曰」。

「一三」「重陳」 原作「復陳」。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復」作「重」。今據改回。按，本書魏文帝此詩作「復陳」，此善引之改字而不變其義，以就正文也。今各本所見依原詩改之，失善用心矣。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五言 翰曰：

《漢書》云：詔賜中山靖王噲子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一〕}。

孺子，宮人也。厥作是歌，以刺人情變移也。

善曰：《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噲子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

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妾，宮人也^{〔二〕}。

陸韓卿^{〔三〕}

如姬寢卧内，班婕坐同車。濟曰：如姬常出入魏王卧内，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此皆謂寵盛之時。善曰：《史

記》：侯嬴謂魏公子毋忌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魏王卧内，而如姬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

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銑曰^{〔四〕}：洪波，趙簡子臺也。林光，秦之殿名。漢因之，故曰

餘。言相與飲宴於宮觀。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京賦》曰^{〔五〕}：「覩往昔之遺

館，獲林光於秦餘。」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遊，疑陸誤也。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蕖。向曰^{〔六〕}：歲暮飈及，

喻年歲催其老也。芙蕖，芙蓉也。喻人之美色秋衰而落^七。善曰：《爾雅》曰：「荷，芙蕖也。」郭璞曰：「別名芙蓉

也。」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向曰：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子瑕母病，聞之，夜矯君車

以出，君聞之，曰：「孝哉！爲母而刑也。」魏王與龍陽君並船而釣，龍陽君泣曰：「始臣得魚小而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

前所得者。今以臣醜惡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必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小魚也，將必棄

矣。」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滅之。」今言安陵，蓋誤也。善曰：《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

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母病，人聞，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於門。君聞，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罪。」刑，古

刑字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棄之，泣下，王曰：『有

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

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

魚也，亦將棄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陸誤也。賤妾恩^{善本作終字}已

畢^{善本作矣字}，君子定焉如？翰曰：言我衰謝，將失子瑕、龍陽君寵，不知君王之意竟如何也。善曰：《楚辭》曰：「已

矣哉。」王逸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思玄賦》曰：「穆天道其焉如。」

校勘記

「一」「噲子」原無「子」字，又「冰」原作「并」，「歌詩」無「詩」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翰注同。

按，尤本善注亦同。今並從胡克家引何、陳校及《漢書·藝文志》改補。集注本善注作「冰」未誤，餘皆與尤本同。明州本、贛州本併善入翰注。

「二」「妾宮人也」原「妾」作「孺子」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亦作「孺子」。皆非。今據《樂府

詩集》卷八十四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二首》郭茂倩解題引如淳曰改。

「三」「陸韓卿」此三字原在篇題下。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移正於兩家注後。集注本下有「李善曰：厥，齊時爲撫軍行參軍也」十三字。

「四」「銑曰」集注本作「劉良曰」。

「五」「西京賦」原作「西都賓」；又下「視」作「視」。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同。今從胡克家校及本書《西京賦》改。按，集注本「視」字未誤，然「西京賦」亦作「西都賓」，是必善自誤也。

「六」「向曰」集注本作「張銑曰」。

「七」「落」集注本上有「色」字。

文選卷第二十八

文選卷第二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並李善注

雜詩上_三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 與蘇武詩三首

蘇子卿 詩四首

張平子 四愁詩四首_{并序}

王仲宣 雜詩一首

劉公幹 雜詩一首

魏文帝 雜詩二首

曹子建 朔風詩一首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嵇叔夜 雜詩一首

傅休奕 雜詩一首

張茂先 雜詩一首

情詩二首

陸士衡 園葵詩一首

曹顏遠 思友人詩一首

感舊詩一首

何敬祖 雜詩一首

王正長 雜詩一首

棗道彥 雜詩一首

左太沖 雜詩一首

張季鷹 雜詩一首

張景陽 雜詩十首

校勘記

「一」「雜詩上」原無「上」字。明州本、贛州本同。按，「上」字當有，下卷之卷目作「雜詩下」可明。此蓋各所見本傳寫脫耳。尤本正有。今據補。

古詩十九首

五言「二」向曰：不知時代，又失姓氏，故但云古詩。

善曰：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

不能明也。詩云「驅車上東門」^{「三」}，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行行重行行^{「三」}，與君生別離。銑曰：此詩意爲忠臣遭佞人讒譖，見放逐也。善曰：《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

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善本作一天涯，音宜^{「四」}。

翰曰：涯，畔也。

善曰：《廣雅》曰：「涯，方也。」道路阻

且長，會面安可知？善曰：《毛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胡馬依北

風，越鳥巢南枝。翰曰：胡馬出於北，越鳥來於南，依望北風，巢宿南枝，皆思舊國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

「《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

顧返。良曰：白日，喻君也。浮雲，謂讒佞之臣也。言佞臣蔽君之明，使忠臣去而不返也。

善曰：《古樂府歌》曰：「離

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返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

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古楊柳行》曰：「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義與此同也。鄭玄

《毛詩箋》曰：「顧，念也。」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翰曰：思君，謂戀主也。恐歲月已晚，不得効忠於君。棄捐

勿復道，努力加餐飯。濟曰：勿復道，心不敢望返也。努力加餐飯，自勉之辭。

青青河畔草^{「五」}，鬱鬱園中柳。銑曰：此喻人有盛才，事於暗主，故以婦人事夫之事託言之。言草柳者，當春盛時

也。善曰：鬱鬱，茂盛也。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向曰：盈盈，不得志貌。皎皎，明也。樓上，言居危苦。當窻

牖，言潛隱伺明時也。善曰：草生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當窻牖也。《廣雅》曰：「羸，容也。」盈，與羸同，古字通。娥

娥紅粉裝善本作粧字，纖纖出素手。翰曰：娥娥，美貌。纖纖，細貌。皆喻賢人盛才也。善曰：《方言》曰：「秦晉之

間，美貌謂之娥。」《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毛萇曰：「摻摻，猶纖纖也。」昔

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濟曰：昔爲倡家女，謂有伎藝未用時也。今爲蕩子婦，言今事君好勞人征役也。婦人比夫爲蕩

子，言夫從征役也。臣之事君，亦如女之事夫，故比而言之。善曰：《史記》曰：「趙王遷，母倡也。」《說文》曰：「倡，

樂也。」謂作妓者。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翰曰：言君好爲征役不止，雖有忠諫，終不見從，難以獨守其志。善

曰：《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爲狂蕩之人也。」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銑曰：陵，山也。磊磊，石貌。此詩歎人生促迫多憂，將迫宴樂之理。善曰：言長存也。

《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楚辭》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衆石

也。」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向曰：柏、石皆貞堅之物，人生之促若客寄於時，其死之速反如赴歸，信不如柏、石二

物也。善曰：言異松石也。《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列子》曰：「死人爲歸人，則生

人爲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良曰：

人且以相厚爲本，不爲輕薄者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

翰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時後漢都此南都也。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漢書》：南陽郡

有宛縣。洛，東都也。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所格。向曰：鬱鬱，盛貌。索，求也。言冠帶之人自相追求也。善

曰：《春秋說題辭》曰：「齊俗，冠帶以禮相提。」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銑曰：衢，四達之道。傍羅列小巷，巷中多王侯之宅。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濟曰：洛陽有南北兩宮，相望七里。雙闕，闕名。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極宴娛心意，感感善本作戚戚字何所迫。翰曰：言於此宮闕之間樂其心意，則憂思何所相逼迫哉。感感，憂思也。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可解。」

今日良宴會^九，歡樂難具陳。向曰：此詩賢人宴會，樂和平之時，而志欲仕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良，善也。」陳，猶說也。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良曰：奮，起也。善曰：劉向《雅琴賦》曰：「窮音之至入於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濟曰：令德，謂妙歌者。高言，高歌也。識曲，謂知音人聽其真妙之聲。善曰：《左氏傳》：宋昭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莊子》曰：「是以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一〇}。」《廣雅》曰：「高，上也。」謂辭之美者。真，猶正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翰曰：齊心同志，願得知音。包含此意俱未見申，謂未達也。善曰：所願，謂富貴也。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銑曰：奄忽，疾也。風塵之起，終歸於滅。善曰：人生若寄，已見上注。《方言》曰：「奄，遽也。」《爾雅》曰：「飈，飄謂之猋^{一一}。」《爾雅》或爲此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向曰：何不者，自勉勸之詞也。策，進也。要路津，謂仕宦居要職者。亦如進高足，據於要津，則人出入由之。善曰：高，上也。亦謂逸足也。無爲守窮賤，坎善本作轆字軻苦賀長苦辛。善曰：《楚辭》曰：「年既已過太半，然軻軻而留滯。」王逸曰：「軻軻，不遇也^{一二}。」軻，與軻同，苦閤切。

西北有高樓^{〔一三〕}，上與浮雲齊。翰曰：此詩喻君暗，而賢臣之言不用也。西北，乾地，君位也。高樓，言居高位也。浮

雲齊，言高也。善曰：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人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居也。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良曰：交通而結縷文綺，以爲窻也。疏，通也。阿閣，重閣也。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說文》

曰：「綺，文繒也。」此刻縷以象之。《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閣

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殿前三階也。」上有絃歌

聲，音響一何悲。銑曰：言樓上有絃歌亡國之音，一何悲也。謂不用賢，近不肖，而國將危亡，故悲之也。善曰：《論

語》曰：「子游爲武城宰，聞絃歌之聲。」《說苑》：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

濟曰：既不用直臣之諫，誰能爲此曲？賢臣乃如杞梁妻之惋歎矣。昔杞梁妻歎曰：「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子，何以更生？」

援琴鼓之，赴水而死也。善曰：《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

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翰

曰：清商，秋聲也。秋物皆衰，以比君德衰，隨此風起。徘徊，志不安也。善曰：宋玉《笛賦》曰：「〔四〕：『吟清商，追流徵。』」

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向曰：不惜歌者苦，謂臣不惜忠諫之苦，但傷君王不知

也^{〔一五〕}。善曰：《說文》曰：「歎，太息也。」又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孔

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願爲雙鴻鵠^{善本作鳴鶴字}^{〔一六〕}，奮翅起高飛。良曰：君既不用計，不聽言，不忍見此

危亡，願爲此鳥，高飛於四海也。善曰：《楚辭》曰：「將奮翼兮高飛。」《廣雅》曰：「高，遠也。」涉江采芙

蓉^{〔一七〕}，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翰曰：此詩懷友之意也。芙蓉、芳草，以爲香美比德君子也，

故將爲辭贈遠之美意也。善曰：《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

憂傷以終老。向曰：同心，謂友人也。憂能傷人，故可老矣。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周易》曰：

「二人同心。」《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毛詩》曰：「假寐永歎，維憂用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濟曰：此詩刺友朋貴而易情也。述時而後發其志。促織，蟲名。言鳴東壁者，隨其時所

述。善曰：《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禮記》曰：「季夏，

蟋蟀在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翰曰：玉衡，斗柄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

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

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

適？銑曰：上言孟冬，此述秋蟬者，謂九月已入十月。節，氣也。安，何；適，之也。言驚往何之，怪歎節氣速遷之意也。善

曰：《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列子》曰：「寒暑易節。」《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

玄鳥歸。」鄭玄曰：「玄鳥，鷺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復云秋

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向曰：同志曰友，同門曰朋。高舉，謂登高位。六

翮，鳥羽之飛者。言其高舉如鳥也。善曰：《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鄭玄曰：「同門曰朋。」《韓詩外

傳》：蓋桑曰：「夫鴻鶴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翰曰：不念攜手同游之好，相棄如遺

行足之跡，不迴顧也。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鬬且語其弟曰：「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

之如遺迹焉。」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鳥格。良曰：南箕，星也。雖名箕，不可得以簸揚也。北斗，星也。雖名斗，

不可量用也。牽牛，星也。雖名牛，不可以得負車軛，亦如友朋雖貴，而不施惠於我。善曰：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曰：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良無磐。善本作盤字石固，虛名復何益？濟

曰：言其心不能固如磐石，虛有朋友之名，復何益也。盤石，大石也。善曰：良，信也。《聲類》曰：「盤，大石也。」

冉冉孤生竹^{「一八」}，結根泰山阿。翰曰：冉冉，漸生進貌。此喻婦人貞潔如竹也。結根泰山，謂心託於夫，如竹生於泰山

之深也。阿，曲也。泰山，衆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故以喻之。善曰：竹結根於山阿，喻婦人託身於君子也。《風賦》

曰：「緣太山之阿。」與君爲新婚，菟^{善本作兔字}絲附女蘿。濟曰：菟絲、女蘿，並草，有蔓而密。言結婚情如此。善

曰：毛萇《詩傳》曰：「女蘿，松蘿也。」《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聯草上，黃赤如金，與

松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附也。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善曰：《蒼頡篇》曰：「宜，

得其所也。」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向曰：此意謂結婚之後，夫將遠行。陂，水也。善曰：《說文》曰：「陂，

阪也。」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銑曰：夫之車馬來歸何遲也。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翰曰：蕙蘭，香

草也。英，潤色也。此婦人喻己盛顏之時。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良曰：萎，落也。言蕙蘭過時不采，乃隨秋草落

矣。喻夫之不來，亦恐如此草之衰也。善曰：《楚辭》曰：「秋草榮其將實，微霜下而夜殞。」君亮執高節，賤妾亦

何爲。濟曰：亮，信也。言君執貞高之節，其心不移，則賤妾亦何爲憂也。賤妾，婦人之謙卑。言此以傷時。善曰：《爾

雅》曰：「亮，信也。」

庭前^{善本作中字}有奇樹^{「一九」}，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翰曰：此詩思友人也。美奇樹華滋，思友

人共賞，故將以遺之也。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宮中種嘉木奇樹。」遺所思，已見上文。馨香盈懷袖，路遠

莫致之。向曰：思友人德音，如此物馨香滿於懷袖，而路遠莫能致相思之意。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

《毛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說文》曰：「致，送詣也。」此物何足貴^{善本作貢字}？但感別經時。翰曰：非

貴此物，但感別離而時物有改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貢，獻也。」物，或爲榮。貢，或作貴。

迢迢牽牛星^{二〇}，皎皎河漢女。濟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

能，不得事君，而爲讒邪所隔，亦如織女阻其歡情也。迢迢，遠貌。皎皎，明貌。善曰：牽牛，已見上文。《毛詩》曰：「維天

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萇曰：「河漢，天河也。」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銑曰：纖纖擢素手，喻有禮儀節度也。札札弄機杼，喻進德修業也。擢，舉也。札札，機杼聲。善曰：纖纖，已見上文。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向曰：終日不成章，喻臣能進德修業，有文章之學，不爲君所見知，不用於時，與不成何

異^{二二}。泣涕，謂悲王室微弱，朝多邪臣，恐國之亡也。善曰：不成章，已見上句注。《毛詩》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二三}。良曰：河漢清且淺，喻近也，能相去

幾何也。盈盈，端麗貌。脈脈，自矜持貌。喻端麗之女在一水之間，而自矜持，不得交語，亦猶才明之臣與君阻隔，不得啓沃

也。善曰：《爾雅》曰：「脉，相視也。」郭璞曰：「脉脉，謂相視貌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悠悠南行。」又曰^{二四}：「順彼長道。」四

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濟曰：茫茫，廣遠也。東風，春風也。善曰：《莊子》曰：「方將四顧。」王逸《楚辭注》

曰：「茫茫，草木彌遠，容貌盛也。」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向曰：言物皆去故而就新，人何得不速衰老。盛衰

各有時，立身苦不早。銑曰：恐盛時將遷，而立身不早。立身，謂立功、立事也。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

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翰曰：奄忽，疾也。人非金石，將疾隨萬物同爲化滅矣，將求榮名以爲寶，貴揚名於後世，亦爲

美也。善曰：《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化，謂變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物而化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東城高且長^{〔二四〕}，透迤自相屬。銑曰：此詩刺小人在位，擁蔽君明，賢人不得進也。東，春也，所以養生萬物。城，所以

居人，比君也。高且長，喻君尊也。相屬，德寬遠也。透迤，長遠也。善曰：城高且長，故登之以望也。王逸《楚辭注》曰：

「透迤，長貌也。」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向曰：迴風，長風也。風爲號令也。地，臣位也。號令自臣而出，故云迴

風動地起。秋草既衰，盛草綠^{〔二五〕}，謂政化改易疾也。萋，盛貌。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翰曰：此亦寄情於政令數

移之速也。善曰：《周易》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毛詩》曰：「歲聿云暮。」《尸子》曰：「人生也亦少矣，而歲

往之亦速矣。」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濟曰：晨風，鷹鷂屬，志逐鳥也。而賢人懷苦心，將欲逐小人，如鷹之逐鳥

也。《蟋蟀》，《詩》篇名，刺儉不中禮也。言君局促不中禮，不能去小人，使其蔽賢而不知之。善曰：《毛詩》曰：「鴻彼

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蒼頡篇》曰：「懷，抱也。」《毛詩序》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漢

書》：武帝曰^{〔二六〕}：「局促效轅下駒。」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良曰：君當去讒佞行威惠^{〔二七〕}，是蕩滌情志也。

左右置小人，佞讒不止，是自結束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翰曰：燕、趙，二國名。佳人，賢人也。如玉，謂有美

德也。所以言燕、趙者，非獨此二國有賢，蓋爲其國出美女，故託言之，以隱文意。善曰：燕、趙，二國名也。《楚辭》曰：

「聞佳人兮召予。」《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銑曰：羅裳衣，喻有禮儀也。當戶，

謂志慕明也。理清曲，謂修學業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也。」音響一何悲，絃急

知柱促。向曰：響悲，謂悲君左右小人也。絃急，謂政令急也。知柱促，恐君祚將促也。馳情整巾^{善本作中字}，帶，沈吟聊

躑躅。翰曰：整其衣冠將進用，復懼邪臣所中，故復沈吟也。躑躅，行不進貌。善曰：中帶，中衣帶。整帶將欲從之。毛萇

《詩傳》曰：「丹朱中衣。」《說文》：「躡躡〔三八〕，住足也。」躡躡，與躡躡同。思爲雙飛鷺，銜泥巢君屋。良曰：鷺，馴善之鳥，故人臣自比。願得親君。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濟曰：上東門，東都門名。善曰：上東門，已見阮籍《詠懷詩》。應劭《風俗通》曰：

「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也。」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向曰：杳杳，幽暗也。即，就也。長暮，謂墓中長暗也。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也。」郭象曰：「陳，久也。」《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寐潛善本作潛寐字黃泉下，千載永不寤。銑曰：寤，覺也。善

曰：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翰曰：浩浩，流貌。陰陽流轉，人命如朝露之易乾。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漢

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良曰：忽忽，不知所終，皆如寄住於時。固，堅也。善曰：如寄，已見上文。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濟曰：萬歲，謂自古也。自古于今，而生者送死，更遞爲之，

雖賢聖不能度越此分也。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悞〔三九〕。不如飲美酒，被服紬與素。向曰：服藥失性，反害生也。紬，羅；素，帛也。善曰：《范子》曰：「紬素出齊〔三〇〕。」

去者日已善本作以字疎，來善本作生字者日已善本作以字親。翰曰：去者，謂死也。來者，謂生也。不見容貌，故疎也。歡愛終

日，故親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善曰：《白虎通》

曰：「葬於城郭外何？死生異別，終始異居。」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銑曰：薪，柴樵也。謂年代久遠無主矣。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間，欲歸道無因。翰曰：或曰人事迫窄，或遭亂國，故爾也。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秋風兮蕭蕭。」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向曰：人生不滿百年，而營千歲之計，常以爲憂也。善曰：《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良曰：秉，執也。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濟曰：來茲，謂後期也。善曰：《呂氏春秋》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翰曰：嗤，笑也。至愚之人，皆愛惜其財不爲費用，一朝所滅^{〔三二〕}，爲後世所笑。善曰：《說文》曰：「嗤，笑也。」仙人王子喬^{〔三三〕}，難可以^{善本作與字}等期。向曰：王子喬，仙人名。難可與之同爲不死也。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凜凜歲云暮，^婁蛄^孤多^{善本作夕}鳴悲。銑曰：凜凜，寒也。蛄，寒吟蟲也。此喻婦人思夫也。善曰：《說文》曰：

「凜，寒也。」歲暮，已見上注。《方言》曰：「南楚或謂蛄蛄爲蛄。」《廣雅》曰：「蛄，蛄蛄也^{〔三三〕}。」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良曰：厲，嚴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毛詩》

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濟曰：遺，與也。洛浦，宓妃，喻美人也。同袍，謂夫婦也。言錦被贈與美人，而同袍之情與我相違也。善曰：《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善本作懽字〔三四〕}，枉駕惠前綏。翰曰：婦人呼夫爲良人，尊之也。惟，

思；古，舊；惠，授也。獨宿累夜，夢想見夫，思我舊歡初合之日也。壻爲婦駕車授綏，故云惠前綏。凡初婚之禮，壻御婦車而婦授綏與壻，稱綏而上，同坐車中而御車也。綏，條繩也。善曰：良人念昔之懽愛，故枉駕而迎己。惠以前綏，欲令升車也，故下云攜手同車。《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馱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禮記》曰：「壻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向曰：同車爲御，願得常愛巧笑，同車而歸。婦人謂嫁曰歸。善曰：《毛詩》曰：「巧笑倩兮。」攜手同歸，見上注。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銑曰：既夢中見與同車，不經須臾之間乃去，又不處重闈之中也。闈，閨門也。善曰：《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亮無晨風翼，焉能陵善本作凌字風飛？良曰：亮，信也。晨風，鳥名。飛，疾也。信無此鳥疾翼，何能陵風而飛以隨夫去。善曰：《爾雅》曰：「晨風，鵲也。」《莊子》曰：「鵲凌風而起。」眄睐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善本無此二句「三五」。濟曰：眄睐，邪視也。言邪視以寬適其意，引領遠相望也。睇，望也。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翰曰：徙倚於門，自懷傷感，垂涕淚以霑雙扉。扉，門扇也。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

力失。

良曰：慘慄，寒極也。此詩婦人思夫也。

善曰：

《毛詩》曰：

「二之日栗冽。」毛萇

曰：「栗冽，寒氣也。」

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向曰：愁多不眠，故知夜長。列，羅列也。

三五明月滿，四五

蟾

善本作詹字

兔缺

「三六」。

銑曰：三五，謂十五日也。四五，謂二十日。

蟾兔，月中精形，至二十日缺。此感時月屢改，行人不至，

喻人盛衰不常。

善曰：

《禮記》曰：

「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四五而闕。」《春秋

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設以詹諸與兔「三七」。」然詹與占同，古字通。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銑曰：札，筆也。謂書也。

善曰：

《說文》曰：

「札，牒也。」

上言長相思，下言

久離別。翰曰：上，謂書初首。下，謂書末後。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向曰：言置於懷袖，久而不滅，敬重之

至。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爲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

書於左袂，令誦習焉。」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銑曰：識，知也。敬重之心常抱區區，懼夫之不知察也。善曰：

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爾。」《廣雅》曰：「區區，愛也。」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翰曰：綺，

羅之類。善曰：綺，已見上文。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良曰：相與雖遠，故心尚爾然也。善曰：鄭玄《毛詩

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也。」三八。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三九。濟曰：綺上文綵爲鴛鴦文。

合歡被，以取同歡。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翰曰：言被中著綿，謂長相思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

解之意。善曰：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著，張慮切。鄭玄《禮記注》曰：「緣，飾邊也。」緣，以絹

切。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向曰：以膠和漆，堅而不別也。善曰：《韓詩外傳》：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

與漆，君子不可不留意也。」

明月何皎皎^{四〇}，照我羅牀帷。銑曰：羅綺爲帷，故曰羅牀帷。善曰：《毛詩》曰：「月出皎兮。」憂愁不能

寐，攬衣起徘徊。濟曰：徘徊，緩步於月庭也。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翰曰：夫之客行雖以自樂，不如早歸以解我愁。善曰：《毛詩》曰：「言旋言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良

曰：彷徨，行迴旋、心不安貌。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引領還入房，下淚^{善本作淚下}霑裳衣。善曰：

引領，已見上文。

校勘記

- 「一」「古詩十九首」 按，此十九首，《玉臺新詠》卷一錄其中四首，亦作「古詩」，又錄其中八首，作枚乘《雜詩》。《文心雕龍·明詩篇》亦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此善注曰：「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謂此也。李審言《魏生叢錄》卷三云：「案《世說新語·文學篇》：王孝伯問其弟睹：『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所稱古詩，自晉已然，昭明故仍其舊。」
- 「二」「車」 原作「馬」。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今從胡克家校及此十九首其十三改。
- 「三」「行行重行行」 按，此首《玉臺新詠》作枚乘詩。
- 「四」「天一涯」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一天涯」。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作「天一涯」。胡克家曰：「此所見不同。李陵詩云『各在天一隅』，蘇武詩云『各在天一方』，句例相似，恐「一天」誤倒，或尤校改正之也。」
- 「五」「青青河畔草」 按，此首《玉臺新詠》作枚乘詩。
- 「六」「狂」 原作「在」。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
- 「七」「青青」 原作「常青」。贛州本及尤本作「常青青」三字。今據明州本、袁本改。按，此《養生主》文。
- 「八」「且略之辭」 原「且」作「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當作「且」。此所引鄭玄《毛詩箋》，見《邶風·泉水》，又見《魏風·園有桃》，並云：「聊，且略之辭。」本書顏延年《秋胡詩》、左太冲《招隱詩》善注引此亦作「且」。作「粗」者，各所見妄改也。今改回。

- 「九」「今日宴良會」 按，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校曰：「此詩《書鈔》（卷百十）引作曹植詩，當有所據。《詩品》謂古詩舊疑是曹、王所著，爲說與《書鈔》合。」《玉臺新詠》古詩八首未收此篇。

「一〇」「心」原作「口」。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所引《莊子》見《天地篇》，今本作「心」。蓋各所見善本誤「心」爲「口」，今改正。

「一一」「颺颺」原作「飄飄」。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飄』當作『颺』。颺颺即扶搖，《釋文》可證。」今從胡克家說改。

「一二」「年既已」原無「已」字，又「輶軻」下無「而留滯」。王逸曰：「輶軻」八字。今從胡克家校及《七諫·怨世》補。

「一三」「西北有高樓」按，此首《玉臺新詠》作枚乘詩。

「一四」「笛賦」原「笛」上有「長」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刪。宋玉《笛賦》，見《古文苑》。

「一五」「但」原作「仍」。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向注改回。

「一六」「鴻鵠」原下無校語。贛州本作「鳴鶴」，校語云：「五臣作『鴻鵠』。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鳴鶴』。尤本正作『鳴鶴』。今據增此校語。《玉臺新詠》亦作『鴻鵠』，與五臣同。胡紹煥《文選箋證》曰：『當作『鴻鵠』。本書蘇子卿古詩云『願爲雙黃鵠』句同此，因鵠古通鶴，或本作『鴻鶴』，後人遂改爲『鳴』耳。』按，本書曹子建《送應氏詩》「願爲比翼鳥」句善注引此作「鳴鳥」，當是改「鶴」爲「鳥」以就正文。然則善本所見作「鳴鶴」可知也。胡氏說似嫌迂曲也。」

「一七」「涉江采芙蓉」按，此首《玉臺新詠》作枚乘詩。

「一八」「冉冉孤生竹」按，《文心雕龍·明詩篇》謂此首爲傅毅之辭。

「一九」「庭前有奇樹」按，此首《玉臺新詠》作枚乘詩。

「二〇」「迢迢牽牛星」按，此首《玉臺新詠》作枚乘詩。

「二一」「不成」原下有「章」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向注皆無。今據刪。

「二二」「脈脈」此下校語云：「善本作『脉』字。尤本作『脉脉』。按，孫志祖《文選考異》曰：『《說文·目部》

「脈」字注：「目財視也。」徐鍇《繫傳》引《古詩》「脈脈不得語」。則五臣作「脈脈」本《說文》，善本作「脉」本《爾雅》。今《爾雅·釋詁下》「覩」，俗作「脉」。《玉臺新詠》亦作「脉」。

「二三」「又曰」原無此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脫。今從胡克家校增。按，上句見《小雅·黍苗》，下句見《魯頌·泮水》，兩不得相連不分。

「二四」「東城高且長」按，此首《玉臺新詠》作枚乘詩。

「二五」「盛」原作「而」。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向注改。

「二六」「武帝」原作「景帝」。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灌夫傳》改。

「二七」「君」原作「我」。正德本同。今據陳本及明州本、贛州本良注改。

「二八」「躑躅」原作「躑躅」。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梁章鉅曰：「今《說文》：『躑，住足也。』『躅，躑躅也。』按此引『躑』亦當作『躑』，下云『躑躅與躑躅同』可證。」今據改「躑」爲「躑」。

「二九」「悞」尤本作「誤」。字同。

「三〇」「紈素」原上有「白」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本書班婕妤《怨歌行》善注引刪。

「三一」「所」原作「死」。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翰注改。

「三二」「仙」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山」字。明州本、贛州本亦作「仙」，校語云：「善本作「小」字。按，善本亦當作「仙」，善注引《列仙傳》可證。尤本正作「仙」字。作「小」或作「山」者，皆「仙」字之壞體。今刪原

校語。

「三三」「螻蛄也」尤本下有善音「螻，力侯切。蛄，鼓胡切」八字。

「三四」「惟」古鈔本作「懷」。

「三五」「眄睐以適意，引領遙相睇」此下校語云：「善本無此二句。明州本、袁本校語同。贛州本有此二句，無校語及善注。尤本亦有此二句，亦無善注。胡克家曰：「此所見不同。但依文義，恐不當有。」按，《玉臺新詠》有此

二句。

「三六」「蟾」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詹」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詹」。又此善注引「《春秋元命苞》」至注末一節，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同。胡克家曰：「案，『詹』當作『占』。注云：『然詹與占同，古字通。』善意謂《元命苞》至『詹』與此詩之『占』同，而古字通也。其作『占』明甚。後《七命》注所引正是『占』字。各本所見善作『詹』皆誤用《元命苞》『詹』改正文『占』，而注語不可通矣。」按，胡氏謂善本當作「占」，今檢古鈔本正作「占」，其所校甚是。然以為各本正文作「詹」乃用《元命苞》「詹」而誤改，則未然也。本書《吳都賦》、《月賦》善注引《春秋元命苞》此文皆作「蟾」，此引之不當別作「詹」也。「詹諸」，典籍中常見，如《尚書大傳》、《淮南子·說林訓》、《說文》等，俗作「蟾蜍」，《北堂書鈔》卷一五〇引此詩亦作「詹」。疑各本所見之北宋本因「占諸」未經見，故改正文為「詹」，又改注中「蟾」為「詹」，而下注「占」字則未便改之，遂使正文與注難通矣。又，胡氏所見《七命》注引此詩作「占」，當得其真。今各本皆作「詹」，蓋亦後人所改也。

「三七」「設」 原作「說」。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本書《吳都賦》「籠鳥兔於日月」善注及《太平御覽》卷四引改。又「詹諸」，當作「蟾蜍」，上句「詹」字亦當作「蟾」，說見上。

「三八」「詞」 原下有「之終」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此二字衍。後《王主簿怨情詩》『故人心尚爾』句注引作『爾，詞也』可證。」今據刪此二字。

「三九」「歡」 尤本作「權」。字同。

「四〇」「明月何皎皎」 按，此首《玉臺新詠》作枚乘詩。

與蘇武詩二首

五言

李少卿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善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

為騎都尉，與蘇武善。」武將使匈奴，故贈此詩。五言詩自陵始也。善曰：《漢書》曰：

「李陵，字少卿。少時為侍中建章監，善射，愛人，降匈奴為右校王，病死。」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善曰：《論語摘輔像識》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須臾，已見上文。

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翰曰：屏營，志恐懼也。善曰：《周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毛詩》

曰：「執子之手。」又曰：「搔首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向曰：踰，

過也。言人之離別，亦如浮雲飛馳，風波失所，各在天之一角，相去彌遠也。善曰：言浮雲之馳，奄忽相踰，飄飄不定，逮乎因

風波蕩，各在天之一隅。以喻人之客遊，飛薄亦爾。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銑曰：陵言此別當久，且復立斯須之間

以叙言也。善曰：《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欲因晨風發，送子以

賤軀。良曰：陵自言欲以賤身乘晨風以送。子，謂武也。善曰：晨風，早風。言欲因風發而已乘之以送子也。《楚辭》

曰：「乘回風兮遠遊。」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濟曰：言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此積數言之。善曰：《琴操》

曰：「《鄒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臨河濯長纓，念別善本作子字悵悠悠。向曰：纓，衣領

也。濯之者，自紮之意。悠悠，遠貌。善曰：夫冠纓，仕子之所服，濯之以遠遊。今因遠遊而感逝川，故增別念也。遠望悲

風至，對酒不能酬。銑曰：酬，謂酬酢。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翰曰：言行人志急於往路，何以相慰，乃樽酒相與，結綢繆之密情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之貌也。」

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良曰：河梁，橋也。假問游子，曰：「暮矣，將何之也。」善曰：《楚辭》曰：「浮雲兮容

與，導予兮何之也。」徘徊蹊路側，恨恨不能辭。向曰：蹊，道也。恨恨，相戀之情，不能為別。善曰：

《廣雅》曰：「恨恨，悲也。」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銑曰：各相戒以相思之意。安知非日月，弦望自

有時？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也。善曰：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

若張弓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

期。銑曰：陵戒武當崇明友朋之情，白首為期也。善曰：《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

「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聲類》曰：「顓，白首貌也。」皓，與顓古字通。

校勘記

「一」「恨恨」原作「恨恨」，又校語「善本作恨恨」原作「五臣作恨恨」。贛州本同。明州本作「恨恨」，校語云：「善本作「恨恨」。尤本正作「恨恨」。按，此本正文皆用五臣，蓋校理者以為善本作「恨恨」文義為長，故用善本正文而著五臣異同。今據明州本、袁本改。又「能」，尤本作「得」，胡克家曰：「此蓋所見不同，或善與五臣之異，今無以考之。」

「二」「悲」 原作「恨」。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當作「悲」。今《廣雅·釋訓》：「悵悵，悲也。」本書《與山巨源絕交書》「顧此悵悵」，善注引《廣雅》亦作「悲」。今據改。

「三」「施」 原作「弛」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譌。今從胡克家校及《釋名·釋天》改。畢沅《疏證》曰：「《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皆無『施』字。」

詩四首

五言

蘇子卿銑曰：《漢書》云：「蘇武，字子卿，京兆人，爲典屬國。」此詩別從昆弟。善

曰：《漢書》曰：「蘇武，字子卿。」爲移中監，使匈奴十九年，歸，拜爲典屬國，病卒。」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良曰：結交爲友，情亦相親。因，親也。善曰：骨肉，謂兄弟也。《漢書》：帝謂燕王旦

曰：「今王骨肉至親。」《古詩》曰：「結交莫羞貧。」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濟曰：天下四海，道合則親，誰爲

行路之人，相疎者也。善曰：《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家語》曰：「子

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也。」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向曰：兄弟如木連枝而同本。昔爲鴛與鴦，今爲參

與辰。翰曰：鴛鴦匹鳥，常不相離，故云昔爲也。參辰二星常出沒不相見，故今將別，亦如此星。善曰：《毛詩》曰：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鄭玄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

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

銑曰：邈，遠也。胡、秦相去遠也。

善曰：《淮南子》曰：「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居南方。」然胡、秦之義，

猶胡、越也。惟念當離別，思情日已

善本作以字新。

良曰：念離別之後，相思之情日日新也。

《鹿鳴》思野草，可

以喻嘉賓。

向曰：《鹿鳴》，《詩》篇名。食野草，以喻會嘉賓鼓瑟吹笙也。

善曰：《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

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翰曰：遠人，即此行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濟曰：願行子少留與斟酌，以敘離意也。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翰曰：以人喻黃鵠，言鳥飛高遠也。徘徊，不進

貌。言相思未去。

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

依。向曰：胡馬失羣，恒思北風依依。然言人之離別亦如之。善曰：胡馬，已見上文。依依，思戀之貌也。何況雙飛

龍，羽翼臨當乖。

銑曰：言鳥尚如此，何況我之羽翼臨當乖別之情也。龍，美喻也。善曰：雙龍，喻己及朋友也。幸

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向曰：絃歌可以散憂，故以喻釋離懷。言請為吟之，泠泠

然一何悲也。

善曰：《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三年，思歸故鄉，望楚而長歎，故曰《楚引》。」《蒼頡

篇》曰：「吟，歎也。」絲竹厲清音

善本作聲字

，慷慨有餘哀。良曰：厲，作也。餘哀，言哀多也。

善曰：《禮記》

曰：「絲竹，樂之器也。」王逸《楚辭注》曰：「厲，烈也。」謂清烈也。《古詩》曰：「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

心愴以摧。濟曰：激烈，聲高也。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翰曰：展，申也。清商曲，謂秋聲而多悲也。故云欲

申此曲，恐更思念不能歸也。

善曰：清商，已見上文。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銑曰：言淚多，揮之不禁也。善

曰：《爾雅》曰：「揮，竭也。」郭璞曰：「揮，振，去水亦為竭。」《莊子》曰：「俛仰之間。」《家語》曰：「公父文伯

卒」，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涕也。」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嫵婉及良時。向曰：「此詩意者，武將使匈奴之時，留別妻也。嫵婉，歡好貌。」善曰：「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爲義也。」《漢書》：李廣曰：「結髮而與匈奴戰也。」《孟子》曰：「霸者之民，懽虞如也。」《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嫵婉之永。」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良曰：「武自云懷往路，起視夜之早晚何如也。其，辭也。」善曰：《毛詩》曰：「駉駉征夫。」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毛萇曰：「其，辭也。」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善曰：參辰已沒，言將曉也。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善曰：《毛詩》曰：「嗟余季行役。」《戰國策》曰：「綴甲勵兵，効勝於戰場。」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翰曰：言以淚爲生別之後益相思也。滋，益也。善曰：《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生別，已見上文。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濟曰：武勗其妻善愛儀容，莫忘平生歡樂之時。善曰：春華，喻少時也。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銑曰：此言人於匈奴，死生未知。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

向曰：此詩贈別友人也。燭燭，月光也。謂平曉之際月猶在。馥馥，香氣也。善

曰：《蒼頡篇》曰：「燭，照也。」《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芳，善本作芬字馨良夜發，隨風

聞我堂。濟曰：蘭芳之香，隨風而至於堂中。

善曰：秋月既明，秋蘭又馥，遊子感時，彌增戀本也。征夫懷遠路，游

子戀故鄉。翰曰：見明月與蘭芳，征夫游子感於時物。

善曰：《漢書》：高祖曰：「游子悲故鄉。」寒冬十二月，

晨起踐凝

善本作嚴字

霜。善曰：《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改正之後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

翰曰：江漢流、浮雲翔，皆喻客游不止。善曰：江漢

流不息，浮雲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託。《楚辭》曰：「仰浮雲而永歎。」山隔海，善本作海隔中州，相去

悠且長。銑曰：中州，帝都也。悠，遠也。善曰：《楚辭》曰：「蹇誰留兮中州。」嘉會難兩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良曰：兩遇，再遇也。此戒友人，言嘉會難以再遇，歡樂之事殊不可止，願君崇令德之美，隨其時物賞愛光景，勿以我爲憂也。善曰：嘉會、令德，已見上文。景光，即光景也。《楚辭》曰：「借光景以往來。」

校勘記

〔一〕「爲典屬國」 原無此四字。贛州本同。按，此蓋合併兩家時因見善注已有而刪之。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複出。

〔二〕「漢書曰蘇武字子卿」 原僅有一「武」字。贛州本同。明州本作「漢蘇武字子卿」六字，袁本又誤作「漢武子字子卿」六字。按，此蓋合併兩家注時，因避五臣注複而刪節李善注，皆非。今據尤本複出。

〔三〕「移」 原作「移」。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譌。按，《漢書·蘇武傳》：「稍遷至移中廩監。」師古曰：「移中，廩名，爲之監也。移音移。」胡刻尤本未誤。今據改。

〔四〕「昔爲」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作「昔之」。按，此本爲是，正文可證。

〔五〕「畢」 原作「畢」。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畢」，與今《毛詩·小雅·鴛鴦》文合。今據改。按，袁本亦作「畢」，蓋秀州本如此。畢與畢通，然究非毛也。

〔六〕「相思」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贛州本作「顧之」，疑是。

〔七〕「公父文伯」 原無「父」字。明州本及尤本同。贛州本有，與《孔子家語·子夏問章》合。今據補。

〔八〕「季」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子」。袁本亦作「子」。按，所引《毛詩》見《魏風·陟岵》，曰：「父曰嗟予子行役。」又曰：「母曰嗟予季行役。」作「季」、「子」皆可通。

「九」「長」原作「場」。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改正。

「一〇」「我」劉履《選詩補注》曰：「當作『秋』。」按，劉氏所校蓋依下善注「秋月既明，秋蘭又馥」而發，然無版本可證其說。

四愁詩四首

七言，并序

張平子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一〕}，翰曰：時爲太史令，主天文玄象，故稱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向曰：陽嘉元年，

出爲河間王相。河間王，和帝子。善曰：范曄《後漢書·順帝紀》曰：「改永建七年爲陽嘉元年^{〔二〕}。改陽嘉五年爲永

和元年。」又曰：「順帝初，衡復爲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爲河間相。」而此云陽嘉中，誤也。時

國王驕奢，不遵法度，翰曰：謂河間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和帝申貴人生河間孝王開，立四十二年。

順帝永建六年薨，子惠王政嗣，傲狠不奉法憲。」然考其年月，此是惠王也。又多豪右并兼之家。濟曰：豪，謂富家

也。右，謂權勢交者。富者取利於貧人曰并兼也。善曰：《漢書》曰：「魏郡豪李竟^{〔三〕}。」文穎曰：「有權勢豪右大

家也。」《漢書》曰：「禁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民^{〔四〕}，富者兼役貧民也。」衡下車，治威嚴，能內

察屬縣，向曰：下車，謂始至之時。衡政理威嚴，內明屬縣也。察，明也。善曰：《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其

下車作威，吏民竦息。」奸猾^{善本作姦滑二字}行巧劫，皆密知名，銑曰：猾，亂也。行巧詐之人，皆自知其名。下吏收

捕，盡服擒。向曰：「下命於獄吏，使收取之，盡服其罪，皆為擒繫。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銑曰：出河間境也。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良曰：謂政教衰，禮義薄，小人在位，君子在野。鬱鬱不得志，善曰：《楚辭》曰：「心鬱鬱之憂思，獨永歎而增傷。」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也。」為《四愁詩》，依善本無依字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五〕}，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濟曰：雰，氣也。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良曰：貽，遺也。而懼讒邪，不得以通。銑曰：懼不得通此意也。其辭曰：

一思曰：翰曰：題首為愁，而此為思者，愁出於思故也。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甫艱，良曰：太山，東岳

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主，致於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難也。梁父，太山下小山名。善曰：言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太山，故思之。太山，以喻時君。梁父，以喻小人也。《漢書》有泰山郡。又曰^{〔六〕}：「武帝登封太山之梁父。」《音義》曰：「梁父，太山下小山也。」側身東望涕霑翰平。濟曰：意愁王室，志所不安，故側身而望也。翰，衣襟也。言如鳥之有羽翰。善曰：《楚辭》曰：「願側身而無所。」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

英瓊瑤。向曰：美人，君也。古者諸侯王佩刀，以金錯鏤其環。英瓊瑤，美玉也。喻君榮我以爵祿，願報以仁義之道，以成君德也。下文類此者，以此意推之。善曰：《漢書》曰：「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毛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曰：「尚之以瓊英乎而。」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翰曰：小人在位，必不容賢者所入，讒邪執權，忠臣莫致，故雖欲報君以仁義，讒邪所疾，如路遠不可致也。倚立而逍遙，不得志也。煩勞，謂憂王室也。但以此意，下文皆可知也。善曰：《古詩》曰：「路遠莫致之。」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銑曰：桂林，南郡，舜所游也。託思明君矣。湘水，江名，深不可涉。善曰：《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側身南望涕霑襟。善曰：《楚辭》曰：「泣歔歔而沾襟。」美人贈我琴，善本作金字琅玕^{〔七〕}，何以報之雙玉盤。良曰：琴，雅器也。以美玉飾之。琅玕，美玉也。玉盤，美器，可以致食。言雙者，美其偶也。善曰：《尚書·禹貢》曰：「厥貢惟球琳琅玕。」《古詩》曰：「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平，何爲懷憂心煩傷。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濟曰：漢陽，岐西也。謂西伯行化之所，故思之。岐西有隴阪，言長不可行也。善曰：《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阪。」《秦州記》曰：「隴阪九曲，不知高幾里。」側身西望涕霑裳。善曰：《古長歌行》曰：「泣涕忽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昌詹}，何以報之明月珠。向曰：襜褕，衣服之飾。善曰：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蟬。」《說文》曰：「直裾謂之襜褕。」《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曰：「明月珠也。」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翰曰：踟躕，行而不進也。煩紆，思亂也。善曰：《楚辭》曰：「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翰曰：鴈門，郡名，在北帝顓頊之位也。北方多雪。紛紛，雨雪貌。善曰：《漢書》有鴈門郡。《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側身北望涕霑巾。善曰：《說文》曰：「巾^{〔八〕}，佩巾也。」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良曰：玉案，美器，可以致食。善曰：錦繡，有五采成文章。玉

案，君所憑倚。喻大臣亦爲天子所恃「九」。《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銑曰：惋，怨也。善曰：《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雷。」

校勘記

「一」「張衡不樂久處機密」云云 梁章鉅曰：「《學林》云：『此序非衡自序，豈有爲相而斥言國王驕奢，又自稱下車威嚴、郡中大治者？按《後漢書·張衡傳》，知此乃史詞也。詞有不同，蓋撰《後漢書》者非一家，編《衡集》者增損之耳。』《玉臺新詠》無序，蓋彼書例不應有。」

「二」「永建」 原作「元嘉」。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改。按，范曄《後漢書》，順帝永建七年三月改元陽嘉。

「三」「豪」 原下有「右」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宣帝紀》刪。又下「文穎」，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文類」，誤。此文穎注文，亦見《宣帝紀》師古注引。

「四」「大家兼」 原無「兼」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武帝紀》師古注引補。

「五」「依」 此下校語云：善本無「依」字。按，五臣本有「依」者是也。

「六」「漢書有泰山郡又曰」 原「曰」字在「漢書」下。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移正。

「七」「琴」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金」字。胡紹煥《文選箋證》曰：「按《御覽》七百五十八引作『翠琅玕』，當從之，曹植《美女篇》『腰佩翠琅玕』可證。蓋即《本草》之青琅玕，一名石闌干，又名青珠。善作『金琅玕』，而『金』字無注，疑涉下『今錯刀』而誤。五臣作『琴琅玕』，而云『琴，雅器，以美玉飾之』，直謬說耳。」按，《藝文類聚》卷三十五引亦作「翠」，《玉臺新詠》卷九則作「琴」，與五臣同。古鈔本作「金」，又與善本同。蓋各所見不同，異文並存可也。

「八」「巾」 原無此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脫。今從胡克家引陳校及《說文·巾部》補。
「九」「天」 原作「大」。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

雜詩一首

五言善曰：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王仲宣翰曰：興致不一，故云雜詩。此意思友人也。

日暮游西園，寫我

善本作冀寫二字

憂思情。

向曰：西園，鄴都之西園。

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

銑曰：列，行；

敷，布也。丹榮，花也。

善曰：《楚辭》曰：

「坐堂伏檻臨曲池。」

《列女傳》：津吏女歌曰：

「水揚波兮杳冥冥。」上有

特栖鳥，懷春向我鳴。

良曰：特，孤也。懷春，謂盛春而思儔侶。喻人亦然。

善曰：《毛詩》曰：「有女懷春。」褰

衽

善本作衽字

欲從之，路險不得征。

濟曰：褰，舉也。衽，衣襟也。言欲舉衣襟以取此鳥，鳥飛高遠，路乃懸險，不可行之。

喻思友人，遭遇亂代，故不得行也。

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衿，音今。

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

飄

善本作颿字

揚塵起，白日忽已冥。

向曰：飄，舉也。風起舉揚塵埃，喻兵戈暴起。冥，暮也。

善曰：《毛詩》曰：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鄭玄《毛詩箋》曰：「冥，夜也。」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

合并？翰曰：何懼不逢聖君，合并其道，以忠事之。

善曰：《幽通賦》曰：「精誠發於宵寐。」《尚書》曰：「人之所

欲，天必從之。」

雜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

職事煩

善本作相字

填委，文墨紛消散。

銑曰：言事煩，填積於目前也。文墨，謂案牘。紛亂而多，或見消散。謂疏理

也。

善曰：

《漢書》：功臣皆曰：

「蕭何徒持文墨，顧居臣上。」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

晏，息也。

善曰：翰墨，已見上文。

《尚書》曰：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

良曰：事繁，令人沈迷昏亂。簿領書，謂文書也。回回，心亂貌。

善曰：簿領，謂文簿而記錄之。《史記》曰：「問上林尉諸禽

獸簿。」司馬彪《莊子注》曰：「領，錄也。」《楚辭》曰：「腸回回兮盤紆。」

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翰曰：去

此煩亂，出爲游望也。

方塘含白水，中有鳬與鴈。

善曰：《楚辭》曰：「乘

白水而高鶩。」

《毛詩》曰：

「弋鳬與鴈。」安得肅肅羽，爾從游

善本作從爾浮三字

波瀾

去，協韻。

銑曰：肅肅，飛貌。言厭

煩亂，願得羽翼與此鳥同游波瀾中，以爲樂也。

善曰：

《毛詩》曰：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雜詩二首

五言善曰：

《集》云：「枹中作〔二〕。」下篇云：「於黎陽作。」

魏文帝

濟曰：此詩帝未即位，尚爲漢行征伐也。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善曰：《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毛詩》曰：「冬日烈烈。」又曰：「北風其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良曰：展轉，卧不安貌。嗟時亂，有志於天下故也。善曰：《毛詩》曰：「展轉不寐〔二〕。」彷徨，已見上文。彷徨忽已久，白露霑我裳。善曰：白露，已見上文。《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向曰：天漢，河也。《詩》曰：「嘒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從橫，言多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萇曰：「三心五曜，四時更見也。」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善曰：《毛詩》曰：「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毛萇曰：「草蟲，常羊也。」《楚辭》曰：「鴈噙噙而南遊〔三〕。」鬱鬱多愁善本作悲字思，綿綿思故鄉。良曰：感時物，思故鄉也。善曰：《古詩》曰：「綿綿思遠道。」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濟曰：願飛，思歸速也。欲濟無梁，謂志欲濟時而無人共也。善曰：葛洪《與梁相張府君牋》曰：「悠悠夢想，願飛無翼。」《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翰曰：向北而思歸也。善曰：《楚辭》曰：「長向風而舒情〔四〕。」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翰曰：此意爲漢征吳之時。西北浮雲，自喻也。亭亭，高貌。車蓋，言雲似也。善曰：亭

亭，迴遠無依之貌也^{〔五〕}。《易通卦驗》曰：「太陽雲出，張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向曰：不遇平時，征伐不止，如雲與風相會。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吹我東南行，行^{善本作南字}行至吳會^{〔六〕}。銑曰：雲隨風去，至於吳會。謂伐吳也。善曰：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今言至者，據已入其地也。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向曰：棄置伐吳之役，勿復陳設。意思歸也。畏人，謂吳兵彊而退也。善曰：《楚辭》曰：「然輶軻而留滯。」

校勘記

〔一〕「枹」 原作「抱」。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朱珔《文選集釋》曰：「案枹中即枹罕也。《漢志》枹罕屬金城郡。注引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師古曰：『枹，讀曰膚，本枹鼓字也。其字從木。』」

〔二〕「展轉不寐」 梁章鉅引朱氏珔曰：「《詩》無此語。當作『《毛詩》曰：展轉反側。又曰：耿耿不寐。』而今本有脫文耳。」

〔三〕「噫噫」 原作「離離」。今據本書郭泰機《答傅咸詩》善注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雍雍」，其原由亦詳見彼篇校記，此不贅。

〔四〕「長向」 原作「向長」。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倒。按，今《遠游》作「晨向」，舊校云：「晨，一作長。」善所引當據一本。今據乙轉。

〔五〕「迴」 原作「迴」。贛州本同。今從明州本及尤本改。

〔六〕「行行」 此下校語云 善本作「南行」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南行」字。胡克家曰：「案

上句言『東南行』，則下不得單言『南行』甚明。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非善如此。」

朔風詩一首

四言

曹子建翰曰：時爲東阿王，在藩，感北風思歸，故有此詩。朔，北也。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良曰：騁，馳也。代馬，胡馬也。倏忽，疾也。徂，往也。言馳胡馬疾行而北往也。謂胡馬依北風，與人同思也。善曰：代馬，已見上文。凱風永至，思彼蠻方。濟曰：凱風，南風。東阿在魏南，故自比於蠻方。在藩感北風，懷魏也。在魏見南風，思藩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南風謂之凱風。」《禮記》曰：「南方曰蠻。」《毛詩》曰：「用邊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銑曰：越鳥思南越故也。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四氣代謝，懸景運周。翰曰：四時代去，日行已周，謂終一歲也。謝，去也。懸景，日也。運，行也。善曰：《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別如俯仰，脫若三秋。向曰：別兄弟俯仰之間，忽如三秋也。脫，猶忽也。善曰：《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二。良曰：初遷，謂遷出藩時也。朱華未希，言未凋落也。今我旋止，素雪云飛^三。銑曰：旋，還；止，至也。善曰：《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希，與稀同，古字通也。俯降千仞，仰登天阻。濟曰：並言向東阿路險也。天阻，謂山高若登天也。喻時有讒謗，身在危險亦如此也。善曰：《莊子》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天阻，山也。范曄《後漢書》「三：郭林宗論蘇不韋曰：「城闕天阻，宮府幽絕。」風飄

蓬飛，載離寒暑。翰曰：植自云如風飄蓬飛，常不定止也。善曰：《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

勢也。」《毛詩》曰〔四〕：「載離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銑曰：言險事亦易爲也，

而嗟我兄弟乖別。同袍，共被之義。善曰：同袍，已見上文。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向

曰：子，謂諸兄弟。芳草，喻道德也。言子好道德，豈忘遺汝也。而道德已茂，爲讒邪所毀，以致離別，故云繁華將茂，秋霜悴之。

悴，傷也。善曰：《古詩》曰：「蘭澤多芳草。」《方言》曰：「悴，傷也。」君不垂眷，豈云其誠？良曰：謂文帝信

讒，不垂眷兄弟，豈可申其誠信也？善曰：言君雖不垂眷，已則豈得不言其誠〔五〕。《蒼頡篇》曰：「豈，冀也。」秋蘭可

喻，桂樹冬榮。翰曰：秋蘭，香草。可喻德馨不歇也。桂樹冬榮，志不移也。善曰：蘭以秋馥，可以喻言。桂以冬榮，可

以喻性。《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又曰：「麗桂樹之冬榮。」絃歌蕩思，誰與銷愁善本作憂字？臨川暮思，何

爲泛舟？濟曰：兄弟既各分別，雖有絃歌，可以蕩洗憂思，誰與同之？日暮臨川而增思，何以爲能泛舟？言不能也。善

曰：言絃歌可以蕩滌悲思，誰與共奏，以消憂也。言臨川日暮，而又相思，何爲汎舟而不濟，以相從乎？《國語》曰：「秦汎舟

乎河。」豈無和樂？游非我鄰。銑曰：絃歌豈無和樂？蓋爲游非我鄉鄰也。善曰：言豈無和樂以蕩思乎？爲遊非我

鄰，故不奏也。誰忘泛舟？愧無榜班孟人。翰曰：誰忘此泛舟之樂？今兄弟別離，憂思之情不濟，故以榜人託詞。「榜

人，行舟人也。」善曰：言豈忘汎舟以相從乎？愧無榜人，所以不濟也。榜人，喻良朋也。張揖《漢書注》云：「榜人，船

長也。」

校勘記

「一」「朱」 原作「未」，良注同，又其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朱」字。明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朱」字。贛州

本亦作「朱」，校語云：「五臣作「未」。正德本正作「未」，注同。陳本則作「未」，注亦同。按，作「未」、「末」，皆傳寫之譌。「朱華」與下「素雪」相偶爲文，五臣不當與善有異。今改正文及良注「未」爲「朱」，並刪原校語。宋本植《集》亦作「朱」。

「二」「云」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雲」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雲」。按，善本亦當作「云」，與五臣無異。各所見善本作「雲」者皆誤。胡克家曰：「『云飛』與『未希』偶句，假令作『雲』，殊乖文義，非善如此也。」今刪原校語。宋本植《集》亦作「云」。

「三」「范曄後漢書」 原無此五字。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尤本補。按，此所引見《後漢書·蘇章附曾孫不韋傳》，蓋所見傳寫脫耳。

「四」「毛詩曰」 原上有「寒暑已見鸚鵡賦」七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無之。今據刪。按，此七字袁本亦無，蓋誤增，致使已見與複出兩者并存也。

「五」「豈得不言其誠」 朱珔《文選集釋》曰：「此注蓋以『豈』爲『覬』，故引《蒼頡篇》以證。『得』下『不』字乃衍字，殆後人習見『豈不』文法而誤增之，非善意也。果若此，則與下引《蒼頡》相矛盾，不可通矣。」

雜詩六首

五言

曹子建 善曰：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人爲人竊勢。別京已後，在鄆城思鄉而作「二」。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善曰：高臺，喻京師。悲風，言教令。言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狹。此喻小人「二」。《新

語》曰：「高臺百仞^{〔三〕}。」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良曰：此意思友人也。之子，友人也。迴，遠也。善曰：江湖，喻小人隔蔽^{〔四〕}。《毛詩》曰：「之子于征。」《爾雅》曰：「迴，遠也。」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向曰：方，猶行也。極，至也。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毛萇《詩傳》曰：「極，至也。」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銑曰：翹，舉也。見孤鴈南度，過其庭而飛舉，思慕遠人，願託附鴈之遺音傳示友人。謂友人在南，鴈飛既速，形影忽復不見，乃傷心也。善曰：鴈南遊，已見上文。翹，猶懸也。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濟曰：此詩自喻遭邪譖逐出帝都也。善曰：《說苑》曰：魯哀公曰：「秋蓬惡其本根，

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

何意迴

善本作迴字

飈舉，吹我入雲中。向曰：迴，遠也。我，即此轉蓬也^{〔五〕}。善

曰：《爾雅》曰：「扶搖謂之猋。」飈，與猋同。

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六〕}？翰曰：蓬隨風而上下，不可窮極。謂

輕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風乎其高無極也。《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其所登，子若昇天路也。

類此游客子^{〔七〕}，捐軀遠從戎。良曰：蓬似客游，遠從戎事，心之警亂不定也。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翰

曰：毛，皮裘也。褐，短衣也。薇藿，草菜之食也。而此衣不掩覆我形，此食不充飽我腹。謂情理迫窄如此也，非植真然，蓋以刺時。善曰：《淮南子》曰：「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言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列女傳》曾子謂黔婁妻曰：「先

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文子》曰：「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向曰：去去莫復道，言道之不益，但憂令人老而已。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沉憂結^{〔八〕}。」《古詩》曰：「思君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銑曰：綺縞，素帛之類。繽紛，言亂多。善曰：《小雅》曰：「繒之精者曰縞。」古老切。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向曰：言愁思多亂，故自晨朝執其機杼，至暮竟不成文章。善曰：言憂甚而志亂。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濟曰：悲愁聲哀，故人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良曰：良人，夫也。善曰：良人，謂夫也。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善曰：一歲三春，故以三年爲九春。言已過期也。《纂要》曰：「九十日，故九春。」飛鳥繞樹翔，嗷嗷鳴索羣。翰曰：嗷嗷，鳴貌。索，求也。鳥且求羣，而況於人乎。善曰：《楚辭》曰：「聲嗷嗷以寂寥。」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銑曰：南流景，日也。日光遠近皆同，人無不見，故願託馳光見其夫也。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翰曰：以佳人喻賢人不見重於時也。善曰：《楚辭》曰：「受命不遷生南國。」王逸

曰：「南國」，謂江南也。佳人，已見上文。《毛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善本

作日夕宿湘沚。向曰：湘，亦江水名。「沚，渚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沚，渚也。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銑

曰：朱顏、皓齒，皆喻賢人美才也。時俗既薄之，誰爲相起發而用也。善曰：《楚辭》曰：「容則秀雅稚朱顏。」又曰：

「美人皓齒嫋以姱。」俯善本作俛字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翰曰：國不理多時，故云將暮。君之榮耀在於用賢，今既薄

而不用，難久恃其尊也。善曰：歲暮，已見上文。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耀春華。」

僕夫早嚴駕，吾將行遠游。善本作遠行字遠游欲何之？吳國爲我仇。銑曰：僕夫，御車人也。早命嚴整其駕，將

伐吳也。善曰：《楚辭》曰：「僕夫懷兮心悲。」又曰：「嚴車駕兮出戲遊。」又曰：「願輕舉兮遠遊。」《說苑》：楚王

謂淳于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能爲吾報之乎？」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向曰：爲國家者當馳騁萬里之外，以開土宇。言吳亦安足所由於心「一」。善曰：《廣雅》曰：「由，行也。」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良曰：介，間也。淮、泗，二水名。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泗，水名也。《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也。」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濟曰：若濟此水，惜無行舟。喻心雖願爲，而不見用。所以志不閑居者，意常憂國而君不知。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范曄《後漢書》：梁竦歎曰：「閑居可以養志。」《毛詩》曰：「甘心首疾。」

飛觀百餘尺，臨牖仰

善本作御字

櫺軒。

翰曰：觀，樓也。仰，憑倚也。

善曰：《古詩》曰：「雙闕百尺。」《爾雅》

曰：「觀謂之闕。」御，猶憑也。《說文》曰：「櫺，楯欄也。」韋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遠望周千里，朝

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

善本作偷字

自閑。

良曰：勇士見國未安，故多悲心。小人狹志，苟偷朝夕以自閑樂，

終無所成也。

善曰：《風俗通》曰：「烈士者，有不易之分。」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向曰：亮，信；塞，滅；

元，首也。言國讎信今未滅，甘爲喪亡其首，以爲國也。

善曰：塞，謂杜絕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拊劍西

南望，思欲赴太山。銑曰：太山，東岳也，主人魂魄。將爲國申死力，故赴之也。而言西南望者，謂從吳望，乃在西南

也。善曰：《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太山，東岳，接吳之境。西，喻蜀。《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

岳。」意與此同也。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濟曰：絃急，以喻情切，而聲悲發於此，人當聽我此歎言也。聆，聽

也。善曰：《古詩》曰：「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

校勘記

「一」「鄆城」 原「鄆」作「郢」。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考曹植生平未嘗居郢，《魏志》本傳云：「黃初二年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爲鄆城王。」「郢」字當「鄆」形近而譌。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改。許巽行《文選筆記》曰：「善注『此六篇』云云三十字，五臣注誤入。」胡克家亦曰：「此三十字於善注例不類，必亦併善於五臣而如此。各本盡同，無可校正。」按，今五臣陳本、正德本皆無題注，則恐非合併兩家時誤五臣入善，疑是後人取他家《文選注》，如《鈔》或陸善經注誤入，亦未可知。

「二」「高臺」至「此喻小人」 原此二十五字上有「新語曰」三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此二十五字乃注家釋義之文，非子書《新語》所當有，蓋傳寫誤入。今刪此三字。許巽行謂此二十五字乃五臣注誤入。按，今五臣各本皆無此注，疑亦誤取他家《文選注》耳。又「言日」，尤本及袁本同。明州本、贛州本作「朝日」。

「三」「新語曰高臺百仞」 原「新語」作「新序」，「臺」作「堂」。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並據《新語·本行篇》改。許巽行所見本已作「新語」、「臺」，是也。按，此疑原本作「新序」，後知其誤，遂於書眉批「新語曰」三字，過錄者不審，誤入此節注首，而「新序」二字又未及改之，乃成今所見者也。

「四」「江湖喻小人隔蔽」 按，此七字疑亦非李善注。今五臣本皆無此注，或他家注也。

「五」「即此轉蓬」 原無「此」字。今據陳本及袁本補。明州本、贛州本及正德本作「比」字，亦通。

「六」「可」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何』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則作『可』，與五臣同。按，『安』、『何』二字意重，當作『可』。《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太平御覽》卷九九七引及宋本植《集》並作『可』。各本所見『何』者乃傳寫誤耳。今刪原校語。」

「七」「游客」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按，本書袁陽源《傲古詩》善注引作「客遊」。又良注曰：

「蓬似客游。」疑五臣原亦作「客游」。《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則作「流宕」。

「八」「沉憂結」 原無「結」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脫。今從胡克家校及《古文苑》宋玉《笛賦》補。

「九」「纂要曰九十日故九春」 胡紹煥《文選箋證》曰：「此與前注不合，疑出後人所增。」

「一〇」「王逸曰南國」 原無此五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九章·橘頌》補。

「一一」「言」 陳本作「此」。

「一二」「一何」 原作「何太」。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本書《古詩十九首》其十二改。

情詩一首

五言「二」

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 翰曰：陽景，日也。微陰翳日者，佞臣蔽君明，而教令偏促於下，以多征役。風，爲教令也。

衣者，近人之體。謂教令偏人也。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爲日。」《楚辭》曰：「陽杲杲其未光」二。游魚

潛綠水，翔鳥薄天飛。 向曰：此各得其志。 善曰：言得所也。《大戴禮》曰：「魚遊于水，鳥飛于雲。」眇眇客行

日，遙役不得歸。 良曰：言不如魚鳥之得志。 善曰：言不如魚鳥也。《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始出嚴

霜結，今來白露晞。 銑曰：始出，謂初出征時。徭役久經歷時也。晞，乾也。 善曰：嚴霜，已見上文。《毛詩》曰：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游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 翰曰：游子，謂行役者。《黍離詩》，閔宗周之衰也。

《式微詩》，刺不歸也。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曰：「式微式微，胡不歸？」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良曰：嘉賓，友人也。言與友人慨歎相對，悲國政也。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又曰：「我心傷悲。」

校勘記

「一」「情詩」 《玉臺新詠》卷二、《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引題作「雜詩」。
「二」「未光」 原作「朱光」。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楚辭·遠游》改。

雜詩一首

四言

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向曰：扇，動；除，去也。善曰：《漢書》：張竦爲陳崇作奏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銑曰：亮，明；隅，角也。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亮，明也。《周禮》曰：「城隅之制九雉。」興命公子，攜手同車。翰曰：起命公子，將同遊也。善曰：攜手同車，已見上文。龍驤翼翼，揚鑣踟蹰。濟曰：龍驤，馬也。翼翼，飛也。揚鑣踟蹰，謂緩行也。言疾緩自任也。善曰：《毛詩》曰：「四牡翼翼。」《舞

賦》曰：「揚鑣飛沫。」肅肅宵征，造我友廬。良曰：肅肅，靜而獨行貌。造，至；廬，宅也。善曰：《毛詩》曰：「肅肅宵征。」光燈吐曜善本作輝字，華幔長舒。翰曰：言宿友人家，乃張燈帳也。舒，張也。鸞觴酌醴，神鼎烹魚。銑曰：鸞觴，盃也。刻爲鸞鳥之文。醴，美酒也。神鼎，鐵器，不汲自滿，不炊自沸，故曰神鼎。烹，煮也。善曰：《毛詩》曰：「且以酌醴。」又曰：「誰能烹魚。」絃超子野，歎過綿駒。翰曰：絃，琴；歎，歌也。子野，古之善鼓琴者。綿駒，古之善歌者。今並超而過之。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曠字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流詠太素，俯讚玄虛。銑曰：太素、玄虛，皆自然也。讚，亦詠也。善曰：《列子》曰：「太初，形之始；太素，質之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應用，變化無方。」孰克英賢？與爾剖符。銑曰：孰，誰；克，能；爾，汝也。剖符，謂合契也。言詠讚自然，誰能騁我英賢，與汝俗士合契而爲仕乎？善曰：言詠讚妙道，遊心恬漠，誰能以英賢之德，與爾分符而仕乎？班固《漢書述》曰：「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校勘記

「一」「虛無無形」原作「玄虛無形」。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虛無形」三字。皆非。今據《管子·心術篇上》改。

雜詩一首

五言

傅休奕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遷司

隸校尉。」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

稍遷至司隸校尉，卒。」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良曰：進德修業，故惜日短。夜愁不寐，故知夜長。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

人，無求生以害仁。」《古詩》曰：「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濟曰：夜攝去寢衣，步於

前庭。善曰：《漢書》：「沛公攝衣迎酈食其。」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向曰：景，影也。謂鴈影映於月光，而

色玄也，影又隨其形而動。鴈響逐風，歸於空房，謂下文述清風與微月，故此先言之也。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善

曰：《禮記》曰：「月生於西。」繁星衣去聲，善本作依字青天，列宿自成行。翰曰：繁星布於天，如人身著衣也。喻邪

佞小人也。列宿，二十八宿也。喻正位備員也。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銑曰：鳥鵲之類皆曰野鳥。驚於月光而號

吟也。東廂，庭之東也。善曰：《古詩》曰：「秋蟬鳴樹間。」王逸《楚辭注》曰：「牆序之東爲東廂也。」纖雲時髣

髴，渥露霑我裳。銑曰：纖，輕也。髣髴，似有不分明貌。渥，濃也。善曰：曹植《魏德論》曰：「纖雲不形，陽光赫

戲。」劉楨詩曰：「皦月垂素光，玄雲爲髣髴。」露沾裳，已見上文。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向曰：時之不停，夜

忽已久，故北斗迴轉而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翰曰：上文所云繁星，謂小人在位者多讒邪之道，浸潤如渥露

初霑人衣也。復恐讒積至甚，如凝露之結爲霜。

善曰：《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

光。濟曰：讒邪既成，則身危也，如霜露木葉隨風而摧，則身之滅絕，如月光流沒矣。流光，日也。此說夜，故云月也。

校勘記

「一」「秀才」原作「奇才」。陳本、正德本及袁本同。今依善注引改。明州本、贛州本此節已併入善注。

雜詩一首

五言

張茂先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良曰：晷，日也。度，度數也。善曰：《說文》曰：「晷，景也。」《孫卿子》曰：「四

時代御。」東壁正昏中，涸

善本作固字

陰寒節升。向曰：東壁，星名。孟冬之月，日昏東壁中。涸陰，謂此時有堅冰也。

升，進也。

善曰：《禮記》：「仲冬之月，日昏東壁中。」《左氏傳》：申豐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繁霜降當

夕，悲風中夜興。

善曰：《毛詩》曰：「正月繁霜。」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銑曰：朱火，燈也。青無光，謂

寒氣迫之也。蘭，炷也。寒氣盛，故燈夜凝也。

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楚辭》曰：「蘭膏明

燭華容備。」王逸注曰：「以蘭香煉膏也。」

無故自凝曰坐。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濟曰：衾，被也。纊，細綿

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孔安國《尚書傳》曰：「纊，細綿也。」伏枕終遙昔，寤言莫予應。翰曰：遙，長；昔，夜也。寤言，謂卧而語，無人應我也。善曰：《韓詩》曰：「寤寐無爲，展轉伏枕。」《廣雅》曰：「昔，夜也。」《毛詩》曰：「獨寐寤言。」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向曰：長思人事，慮興亡之理，慨然有歎，而獨撫膺也。崇，興；替，廢；膺，胷也。善曰：《楚辭》曰：「永思兮內傷。」《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列子》曰：「撫膺而恨。」

校勘記

「一」「日昏」原無「日」字。明州本及尤本同。皆非。今據贛州本及胡刻尤本上補「日」字。

情詩二首

五言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燭

善本作照字

幽房。

銑曰：晨月，謂夜將曉時。燭，照也。此二詩閨情也。佳人處遐遠，蘭室無

容光。向曰：佳人，謂夫也。蘭，香也。無容光，言寂然也。

善曰：《古詩》曰：「盧家蘭室桂爲梁。」曹植《離別詩》

曰：「人遠精魂近，寤寐夢容光。」

襟懷擁虛

善本作靈字

景，輕衾覆空牀。翰曰：擁，抱也。言襟懷之中但抱虛影，而

輕被覆於空牀也。

善曰：擁，猶抱也。

居歡惜

善本作揭字

夜促，在戚

善本作感字

怨宵長。

濟曰：謂夫未行之時，居歡愛之

情，懼其夜促。今在憂念，怨此夜長。惜，懼；戚，憂；宵，夜也。

善曰：一云居歡惜夜促。《爾雅》曰：

「惕，貪也。」苦蓋

切。

撫善本作拊字

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二。

游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向曰：逍遙，緩步貌。佇，立也。

善曰：《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曰：「結

幽蘭而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銑曰：蘭蕙，香草，緣清渠而出。繁華莖葉，蔭覆綠渚也。佳人不在茲，

取此欲誰與？翰曰：夫行不在，今取賞蘭蕙，誰與同之？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

侶？向曰：巢居，鳥也。穴處，蟲也。言蟲鳥豫知風雨，由其久處巢穴，習性所知。喻人若不曾爲遠別，何知慕侶之憂甚

邪？善曰：《春秋漢含孳》曰：「穴藏先知雨。陰曠未集，魚已噉喁。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搖，鳥已翔。」《韓詩》曰：

「鶴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鶴，水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鶴鳥見之，長鳴而喜。」

校勘記

「一」「虛」此下校語云：善本作「靈」字。黃侃《文選平點》曰：「五臣作『虛』疑是也。言徒想其形容，正承

『蘭室無容光』而言。如作『靈』，善當有注。《玉臺》亦作『虛』。」

「二」「感慨」《玉臺新詠》卷七作「綿綿」。

園葵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翰曰：葵之爲物，傾心向陽，如臣事君，以心敬也，故託之爲詩也。

善曰：《晉書》：

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譖機爲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死^{〔二〕}，故作此詩，以葵爲喻，謝穎。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

向曰：鬱，盛也。萋萋，茂貌。

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

銑曰：葵性衛足，朝日出，則東榮，葉向東傾，夕陽在西，則傾心向日。穎，心；晞，日也。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出，則東榮，葉向東傾，夕陽在西，則傾心向日。」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出，則東榮，葉向東傾，夕陽在西，則傾心向日。」

與終始哉^{〔三〕}，而其鄉之誠也。」

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三〕}。

良曰：零，落也。言

露垂鮮澤以沐之，月舒光輝以照之。蓋喻君之恩及臣也。

善曰：

《毛詩》曰：「零露瀼瀼。」

時逝柔風戢，歲暮商

飈^{善本作衆字}。

濟曰：逝，往也。柔風，春風也。戢，藏也。商飈，秋風也。

善曰：《管子》曰：東方曰春，柔風甘雨乃至。

《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

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

向曰：曾雲無溫液，謂重雲無夏雨也。此上四句皆喻在吳被

破而來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

《漢書》曰：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

幸蒙高墉德，玄景

蔭素蕤。

翰曰：至晉，蒙天子之德以祿我，亦如高墉玄陰之影庇蔭素蕤。蕤，花；墉，牆也。玄，謂墉陰之色。玄，黑；景，影

也。

善曰：《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蕤，草木華盛貌也。

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

慶彼晚彫

福，忘此孤生悲。

向曰：言葵之豐條並於春盛之時，落葉後於秋時而衰也。心喜晚彫以爲福，而且忘孤生之悲也。謂從吳

來至此，孤宦故也。

校勘記

「一」「免死」 尤本無「死」字。

「二」「終始哉」 原無「哉」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有，與《說林訓》文合。今據補。

「三」「朗月」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按，《北堂書鈔》卷百十二引作「明日」，《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引作「朗日」。疑此詩「月」當作「日」，或傳寫譌為「月」耳。良注「月」同。

思友人詩一首

五言

曹顏遠良曰：臧榮緒《晉書》云：「曹攄，字顏遠，譙國人也。篤志好學，參南國中郎將，遷

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逌等侵掠城邑，遇戰，軍敗，死之。」攄與歐陽建俱以名稱相得，故作此詩思之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曹攄，字顏遠，譙國人。篤志好學，參南國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逌等寇掠城邑，攄與戰，軍敗而死。」

密雲翳陽景，霖潦浩

善本作淹字

庭除。

銑曰：翳，掩也。陽景，日也。霖潦，雨水也。除，階也。善曰：《周易》曰：

「密雲不雨。」《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嚴霜凋翠

草，寒風振纖枯。良曰：「纖，細也。枯，槁木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疎。善曰：《古詩》曰：「凜凜歲暮。」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毛萇《詩傳》曰：「卉，草也。」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翰曰：《蟋蟀》，《詩》篇名，感歲暮也。《白駒》，《詩》篇名，思賢人也。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又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毛萇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鄭玄曰：「絆之繫之，欲留也。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飈俱。」濟曰：「情隨玄陰閉塞不通，爲懷人也。與迴風俱飛，願遠去見友人也。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向曰：歐陽建也。善曰：顏遠《贈歐陽堅石詩》曰：「嗟我良友，惟彥之選。」然此歐陽，即堅石也。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銑曰：「精爽之義，若測鬼神之深奧，文思清機變動，發妙理也。」善曰：《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廣雅》曰：「奧，藏也。」機，樞機也。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良曰：「十日爲旬，月初曰朔。微妙之言，絕于我耳。」善曰：《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子駿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禮記》曰：「聲不絕于耳。」寒裳不足難，清陽未可俟。^四翰曰：《詩》云：「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溱，水也。故此事不足爲難，蓋友人眉目不可待而見之。清陽，人之眉目間也。俟，待也。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萇曰：「清陽，眉目之間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向曰：「引領出望，但益想其形似也。階，庭階也。檐，屋檐也。」善曰：阮瑀《止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兮，意謂是而復非。」《莊子》：徐無鬼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者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

校勘記

「一」「善曰」云云 原作「善注同」三字。按，此合併時善注入於五臣良注。明州本同。然良注中「攄與歐陽建」以下十七字，實非善注所當有。贛州本則併良注入善，而其文全用良注，又以五臣亂善也。皆非。今據尤本補此善注，惟「王道」二字尤本作「王道之」三字。今據胡刻本刪「之」字。

「二」「飈」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飄」字。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作「飄」，校語云：「五臣作「飈」。按，字當作「飈」，作「飄」者於義未允，蓋各本所見傳寫誤耳。尤本正作「飈」，與五臣無異。今刪原校語。」

「三」「贈歐陽堅石詩」 《文館詞林》卷百五十七作「贈歐陽建詩」，其首二句，即此注所引。

「四」「陽」 原作「揚」，五臣翰注與善注引《毛詩》及《毛傳》並作「揚」。按，陳本、正德本作「陽」，翰注同。是五臣本原作「陽」。又尤本作「陽」，注同。是善本原亦作「陽」。明州本、袁本、贛州本亦作「陽」，注同。是合併兩家者皆作「陽」。此本蓋依今《毛詩·鄭風·野有蔓草》改正文及注為「揚」，非是。今改回。又按，《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引魏文帝《善哉行》曰：「有美一人，婉如青陽。」蓋用三家詩，故與毛不同。曹攄正與曹丕同。陽與揚古字通。本書《舞賦》「紆青陽」，《洛神賦》「迴清陽」，善注引此《毛詩》並作「陽」。此等皆善引書改字而不害其義，以求與正文相應之例。此引《毛詩》正與彼同也。

感舊詩一首

五言

曹顏遠

善曰：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二。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濟曰：富貴者雖不肖，人皆附之，以有所請求，故雖他人亦合也。貧賤者雖賢，人皆恥之，以無所窺望，故雖親乃離也。善曰：《鸚冠子》曰：「家富踈族聚，居貧兄弟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銑

曰：廉頗失權，而門下賓客皆移於藺相如門，後復位，門客復來。漢竇太后兄丞相竇嬰，勢歸於太尉田蚡，蚡雖去職，以太后故，言事多效，人趨勢利者皆去嬰歸蚡也。勢利相奪，有如此者。善曰：《史記》曰：「藺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

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二？』臣等不肖，請辭去。』《漢書》曰：「竇太后怒，免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嬰、蚡以侯居家。蚡雖不任

職，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晨風集茂林，栖鳥去枯枝。良曰：晨風，鷦也。其集於

茂林，則栖鳥皆懼而去，飛就枯枝也。善曰：《毛詩》曰：「歟彼晨風，鬱彼北林。」《國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

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三，已獨集于枯。」黃石公《兵書》曰：樹杙者，鳥不棲也。今我唯困蒙，羣^{善本作郡字}士皆^{善本作}

背馳^四。翰曰：言我困於蒙暗，而羣賢士子皆背我而走。善曰：《周易》曰：「困蒙，吝。」鄉人敦懿義，濟濟

蔭光儀。向曰：敦，重；懿，美也。言鄉人重美義，濟濟盛多，為我庇蔭，假與我光儀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

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向曰：《詩》云：「有客宿

宿。」則為頌美客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鄉人情重，皆頌詠此詩。善曰：《毛詩》曰：「有客

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又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五〕}。」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歧。濟曰：今臨歡樂，何所爲歎也，蓋恐素絲逐染，人心有易也。路歧，與之多失其所以據也。善曰：《禮記》曰：執紼不笑，臨樂不歎。《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

校勘記

「一」「此篇」云云 許巽行曰：「此條五臣注誤入。」胡克家說同，云：「上『善曰』之『善』誤。」按，今五臣各本皆無此注，似亦據他家注誤入者。

「二」「相」 原作「軍」。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此所引見《廉頗藺相如列傳》。

「三」「人」 原作「鳥」。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晉語三》改。

「四」「羣」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郡」字。明州本、袁本校語同。尤本正作「郡」。贛州本同，校語云：五臣作「羣」。胡克家引何、陳校謂「郡」字當從五臣作「羣」。按，所校或是，然善注未明言此字，今姑存其舊。又「皆」字下校語中「作所」二字，原作「無皆」。今據明州本、袁本改。尤本正作「所」。

「五」「無歸」 尤本下有「今鄉人情重皆頌詠此詩」十字。按，此實五臣向注。蓋贛州本并此節善注入向注，但云「善同向注」，尤氏失察，以此十字誤入善注耳。

雜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善曰：贈答，何在陸前，而此居後，誤也。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乘，陵也。」陵，亦侵也。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

翰曰：清氣，微風也。暉素，月色也。

善曰：暉素，月光也。《古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靜寂愴

然歎，惆悵忽

善本作出字

游顧。

向曰：秋物凋落，閑夜無友，故愴然發歎，出戶游望也。顧，望也。善曰：惆悵，已見上文。

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

良曰：垣，牆也。俯察，下視也。善曰：垣草易凋，階露易隕。言可傷也。心虛體自

輕，飄飄若仙步。銑曰：感此時物，見草露之理，心達於虛無而覺體輕，故若仙步。善曰：言既悟一物，故當全形養生。

《列子》曰：「南郭子綦充心虛。」張湛曰：「心虛則形全。」劉梁《七舉》曰：「霍爾體輕。」瞻彼陵上栢，想與神

人遇。翰曰：栢之耐寒而不凋，故想與神仙之人，與之遇合，求長生也。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栢。」《文子》

曰：「天地之間，有神人真人。」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濟曰：大道深遠，難可期知，精微之理，亦非敢所慕也。

善曰：魏武帝《秋胡行》曰：「道深未可得，名山歷觀行。」《禮記》曰：「德產之緻也精微。」鄭玄曰：「緻，密也。」勤

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向曰：勤，勞；遙，長也。善曰：《尚書》曰：「歌永言。」

校勘記

「一」「古傷歌行」原「傷」作「長」。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本書樂府類《古傷歌行》改。惟此所引「明月」彼作「月明」，蓋互易其字以就正文耳。

雜詩一首

五言

王正長

〔二〕翰曰：臧榮緒《晉書》云：「王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

散騎侍郎，卒〔二〕。」善注同。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向曰：感離別也。朔，北也。邊馬，胡馬也。

善曰：蔡琰詩曰：「北風厲兮肅冷冷，胡笳

動兮邊馬鳴。」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濟曰：胡，何；寧，安；析，離也。靡靡，漸進也。言何能安此分離之情，漸

進時序，忽至今日。

善曰：《毛詩》曰：「胡寧忍予。」又曰：「行邁靡靡。」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良曰：

國家之事離別我志，殊方隔絕過於商參之星，不可相望。商，則辰星也。

善曰：《毛詩》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

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

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爲晉星。」參辰更見，已見上文。昔往鵲鵲鳴，今來蟋蟀吟。翰曰：昔往春時，

相思忽已秋矣。鵲鵲，春鳥。蟋蟀，秋蟲。善曰：《毛詩》曰：「春日遲遲，倉庚喈喈。」《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

秋吟。」人情舊鄉客，鳥思棲故林。

善本作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銑曰：鳥去巢而游者，必還棲故所。

善曰：《文子》

曰：「鳥飛反鄉，依其所生。」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向曰：師涓，古之善鼓琴者。以喻不見所思之人，誰復能宣通我心志也。善曰：《韓子》曰：「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而說之，召師涓而告之曰：

『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

校勘記

「一」「王正長」 尤本「長」誤作「良」。胡刻尤本未誤。

「二」「臧榮緒晉書云」云云 明州本同。按，陳本、正德本翰注「俊才」作「才」字，又無句末「卒」字，蓋五臣本翰注原如此也。又此本與明州本併善注入五臣。尤本善注除「晉書云」作「晉書曰」，餘全同翰注。贛州本則併五臣入善注，而善注則與此翰注全同，非。

雜詩一首

五言

棗道彥

翰曰：《晉書》云：「棗據，字道彥，潁川人。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

遷尚書郎、中庶子。」善曰：《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太尉賈充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向曰：吳寇，孫氏也。殄，絕；象，道也。言亂我家國正道，勞吾軍旅。善曰：《左氏

傳》：晉侯問於士弱曰「二」：「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天子命上宰，

作蕃于漢陽。良曰：上宰，賈充也。征吳，都督江漢，而道彥爲之從事。善曰：上宰，賈充也。《毛詩》曰：「价人維

藩」二。毛萇曰：「价，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穀梁傳》曰：「水北曰陽。」

漢陽，漢水之陽也。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濟曰：賈充招聘賢士，立於軍旅而用之。建，立；元，善也。玉帛，聘賢

之重禮。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記》曰：「天子八十一元士。」王逸《楚辭注》

曰：「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呂氏春秋》曰：「聘名士。」高誘曰：「聘，問之也，將與興化致治也。」予非荆

山璞，謬登和氏場。銑曰：道彥自謙才非荆山之玉。和氏，知玉者。謂謬當進用，如非玉登於玉場。善曰：《韓子》

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羊質服虎文」三，驚善本作燕字翼假鳳翔。翰曰：人之非材，如羊有虎文色也，驚

鳥假爲鳳皇之飛。善曰：《楊子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也。」既懼非所任，

「怨彼南路長。」向曰：謂賈充用我，懼不當所任。怨嗟不堪任重致遠，故云怨彼南路長。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

詩》曰：「怨彼東路長。」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向曰：悠邈，遠也。限，隔；梁，橋也。善曰：《楚辭》曰：

「關梁閉而不通。」僕夫疲善本作罷字遠陟善本作涉字，車馬困山岡。翰曰：僕夫，駕車馬人也。陟，升也。善曰：僕

夫」四，已見上文。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銑曰：暨，至也。穹蒼，天也。善曰：《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

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爾雅》曰：「穹蒼，天也。」豐草停滋潤，霧露霑

衣裳。翰曰：豐，長也。言草上停霧露之滋潤，行人拂之，乃霑衣裳。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露沾

衣裳，已見上文。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銑曰：林深而黑，故云玄林。善曰：《高唐賦》曰：「玄木冬榮。」

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善曰：《廣雅》曰：「感，傷也。」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翰曰：弧，弓也。人生男子，則懸弓於門左，示有志在四方也。善曰：《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韓詩內傳》曰：「男子生，桑弓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安得恒逍遙，端坐守閨房？翰曰：人生志在四方，何得恒常逍遙閨房之樂。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翰曰：但爲義道相引，割情行於外，而內之感別難可忘也。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校勘記

「一」「士」原作「卜」。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此《左傳》襄公九年文。

「二」「維」原作「惟」。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爲」。皆非。袁本作「維」，與《大雅·板》文合。今據改。

「三」「服」尤本作「復」，誤。

「四」「夫」原作「天」。今據明州本及尤本改正。贛州本改已見爲複出。

雜詩一首

五言

左太冲 善曰：冲于時賈充徵爲記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詩「一」。

秋風何烈烈善本作冽冽，白露爲朝霜。善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

黃。良曰：柔條，木之生榮，至秋節而成勁也。霑於霜露，葉復黃也。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銑曰：崖，畔也。皦皦，明貌。善曰：劉楨詩曰：「皦月垂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濟曰：披，開；軒，戶也。嗷嗷，聲也。善曰：軒，長廊之牕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翰曰：言高志以四海爲局小，而終不遂志，獨守空堂也。塊，獨也。善曰：《尸子》曰：「八極爲局。」《淮南子》曰：「塊然獨處。」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向曰：壯齒，謂少年也。言少年顏色不常居住，忽即衰老，故常爲歎。歲暮，謂衰暮之年也。慨慷，歎聲也。善曰：《廣雅》曰：「齒，年也。」

校勘記

「一」「沖于時」至「故作此詩」 許巽行曰：「此一條五臣注誤入。」胡克家曰：「此二十字於例不類，非善之舊，必亦并五臣也。今無以考之。」按，今各本五臣皆無此注，或取他家注耳。

「二」「齒，年也」 尤本「齒」作「歲」，非是。按，今《廣雅》無「歲，年也」之文，其《釋詁》云：「齒，年也。」此善注引《廣雅》實注正文「壯齒」，不注「歲暮」之「歲」甚明。明州本、贛州本同此本，是也。

雜詩一首

五言

張季鷹濟曰：《晉書》云：「張翰，字季鷹，吳人也。有清才，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爲東曹掾。」善曰：《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文藻新

麗，齊王罔辟爲東曹掾，觀天下亂，東歸，卒於家。」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

善本作總字

翠，黃華如散金。良曰：總，集也。言木之青條蒙密，若集翡翠

之鳥也。華，花也。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良曰「二」：雖嘉卉信有可觀，見其榮，必有衰，難久耽樂，感之於心

也。善曰：《西京賦》曰：「嘉卉灌叢。」《爾雅》曰：「耽，樂也。」毛萇《詩傳》曰：「耽，樂之久者也。」延頸無

良塗，頓足託幽深。翰曰：引領望榮宦之路，既已絕矣，乃復頓足下流，託幽深之居。善曰：《呂氏春秋》曰：「天下

莫不延頸舉踵。」頓，猶止也。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向曰：

壯，少也。貧賤衰老之至，若故來而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濟曰：既以衰暮，貧賤歡樂之色不照於顏，故悲

而發此歌吟也。謳，歌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翰曰：貧賤不遇，天之常理，亦何謳吟嗟歎所能及也。但古人有

甘貧賤知天命者，可以自慰也。善曰：《毛詩》曰：「嘷其泣矣，何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

「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

校勘記

「一」「良曰」 陳本作「銑曰」。

雜詩十首

五言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良曰：蕩，洗也。蜻蜩^{精列}吟階下，飛蛾拂明燭。銑曰：蜻蜩，秋蟲也。燭，燈

也。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蜩鳴。」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火也。」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瑯

獨。濟曰：佳人，婦人也。瑯，孤也。善曰：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佳人，已見上文。離居幾何

時？鑽燧忽改木。向曰：言與夫離別而居，幾時也。燧，火也。忽，疾也。改木，謂改其鑽火之木也。謂經久時也。善

曰：離居，已見上文。《論語》曰：「鑽燧改火。」《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鄒子》曰：「春取榆

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房櫳無行跡，庭草萋已。善本作以字綠。翰曰：

櫳，亦房之通稱。萋，盛貌。善曰：《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古詩》曰：「秋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

蛛網四屋。善曰：《淮南子》曰：「窮谷之沍，生以蒼苔。」《說文》曰：「鼃鼃，蜚也。」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牖，

野草當階生。」《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良曰：感此時

物，憂氣結之於心也。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沈憂，已見上文。《毛詩》曰：「亂我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翰曰：大火，心星名，七月即見西南。西南坤位，故曰坤維。秋則日行於西道。陸，道

也。善曰：《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淮南子》曰：「坤維在西南。」又曰：「斗指西南維爲立秋。」《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大火。」杜預《左傳注》曰：「陸，道也。」浮陽映翠林，迴飈善本作森字扇綠竹二。向曰：浮陽，日光也。飈，風；扇，動也。善曰：陽，日也。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銑曰：蘭、菊，並香草，而露露其上，如栖止也。龍蟄直立暄氣凝，天高萬物肅。良曰：七月，龍蛇蟄藏，而夏暄之氣凝，而爲霜露，秋物凋落，天地廓然而高，萬物皆被肅殺之氣。善曰：《周易》曰：「龍蛇之蟄，以求伸也。」《禮記》曰：「仲秋之月，蟄蟲壞戶。」《廣雅》曰：「凝，止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天高而氣清。」《毛詩》曰：「九月肅霜。」毛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尸子》曰：「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草木肅，敬禮之至也。」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翰曰：木之弱條未堅者，已爲霜殺，不復重結其勁，芳草之華豈能再香也。蕤，草木華也。馥，香也。善曰：《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時難得而易失。」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濟曰：九州外有瀛海，以繞人國。言人居於此中，死生之疾如鳥飛於目前也。忽，疾也。善曰：《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也。」三。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之三，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外也。」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向曰：孔子在川上云：「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此前賢所以自勗勉也。前脩，猶前賢也。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楚辭》曰：「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蔡琰詩曰：「竭心自勗厲。」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銑曰：金風，秋風也。秋爲白藏，故云素節。赤雲起則雨，能開陰之氣候也。啓，開；期，候也。善曰：西方爲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陰而赫然。」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彩善本作采字，秋草含綠滋。翰曰：寒

花，菊也。彩，色也。秋草，蘭也。滋，潤也。閑居翫善本作玩字萬物，離羣念善本作戀字所思。銑曰：此持感物，則離羣之

情想戀所思之人也。善曰：閑居，已見上文。《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

綦音其。良曰：蕭育與朱博爲友，王陽與貢禹爲密交。述此兩事，思友人不相往來也。牘，書也。綦，行跡也。善曰：《漢

書》曰：「蕭育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時人爲之語曰：『蕭朱結綬，貢禹彈冠。』」往者有王陽貢公。」《說文》曰：「牘，書

版也。」班婕妤賦曰：「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晉灼曰：「綦，履跡也。」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向曰：基，

本也。高尚不仕，離去王侯，道積於身，自成基本也。善曰：《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文子》曰：「積道德

者，天與之，地助之。」《莊子》曰四：「無爲無治，謂之道基也。」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翰曰：至道之人不嬰

亂於物，其餘風足以染學於此時也。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南郭子綦曰：「吾與之乘天地之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嬰。」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善本作湯字谷。濟曰：日出之際，東方有赤氣，若迎日也。暘谷，日出處。朝霞，亦丹氣也。善

曰：丹氣，謂赤水之氣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良曰：翳翳，雲初出貌。森森，

雨散貌。善曰：《毛詩》曰：「暘暘其陰。」毛萇曰：「如常陰暘暘然五。」翳，與暘古字通。《論衡》曰：「初出爲雲，

繁雲爲繁。」蔡邕《霖雨賦》曰六：「瞻玄雲之曖曖，懸長雨之森森。」輕風推善本作摧字勁草七，凝霜竦喬善本作高字

木。銑曰：竦，猶驚也。善曰：《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密葉日夜踈，叢林森如束。翰曰：木葉密則枝

重，葉既踈落，條輕上指，森森然如束也。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向曰：疇昔，少時。歎歲時來遲。晚節，衰暮。悲

年華促也。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歲暮懷百憂，將

從季主卜。銑曰：「百憂，言多也。將求季主卜之，吉凶安在也。司馬季主善卜也。」善曰：《史記》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遊於市中，謁司馬季主，請卜。」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濟曰：章甫，冠也。資，貨也。言將此冠適越而貨。善曰：章甫，以喻明德。諸越，以喻

流俗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敦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資，取也。章甫，冠名也。

諸，於也。」《爾雅》曰：「適，往也。」行行人幽荒，甌駱從祝髮。八。翰曰：人行經於幽荒險阻之路，而越人之俗皆

斷髮，而此冠則無用矣。甌，越名。駱，越王姓也。祝，斷也。善曰：《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先越王勾踐之後也，姓

騶氏。搖率越人佐漢，漢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遂號爲東甌王。」徐廣曰：「騶一作駱。」《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

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也。」鄭玄《毛詩箋》曰「九」：「從，隨也。」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向曰：冠不

用於越，將何所設之。此疾時君不用賢之甚也。善曰：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効也。《西京賦》曰：「窮年忘歸。」瓠零甌

的夸璵璠^{上余下煩}，魚目笑明月。銑曰：瓠甌，瓦也。璵璠，良玉也。魚目，魚之目精白者也。明月，寶珠也。今越人以斷

髮爲美，時君以小人爲賢，亦猶以瓦質夸於良玉，甌魚物笑於寶珠。善曰：言流俗之失也。《爾雅》曰：「瓠甌謂之甕。」

《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明月珠，已見上文。不見郢中歌，

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翰曰：郢中之歌有《陽春》、《巴人》二曲，《陽春》高曲，

和者甚少，《巴人》下曲，和者數千人，故知能否斯別，亦猶章甫與斷髮之異，而賢者與小人不同。善曰：宋玉《對問》曰：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者，

其和彌寡。」《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然別矣。」《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翰曰：人皆不識賢愚之甚殊也。善曰：《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良曰：魯陽，關名。其山峻阻路狹也。峭，峻也。善

曰：庾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關之屬也。」酈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魯陽關分頭山。」《說

苑》：齊王曰：「大國之樹必巨圍。」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濟曰：咆，號鳴

也。窮山，空山也。聒，聲多也。善曰：《說文》曰：「咆，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謹也。」淒風爲我

嘯，百籟坐自吟。良曰：淒，寒也。嘯，風聲也。百籟，謂諸孔穴草木，風所激而爲聲。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

辭》曰：「秋風爲我吟。」《莊子》：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無故自吟曰坐也。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

心。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翰曰：感此山藪之物思情多，在此險阻復有所懼，故易恒常之心。濟曰：竭，去也。

見險阻，恐有顛墜，故戒不虞。虞，度也。險事不可測度，恐有非常也。挺，猶舉也。飛岑，高山也。善曰：劉向《七言》

曰：「竭來歸耕永自疎。」《周易》曰：「君子以治戎器，戒不虞。」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崟音吟。向曰：王陽爲益

州刺史，至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周文王行過險阻則走，如避風雨也。岑崟，險阻貌。善曰：《漢書》曰：

「琅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笮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王遵爲刺史，至其阪，

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然此言王陽驅九折，

蓋驅馬而去之也。」《公羊傳》曰：「百里奚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殽之廐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處也。』」

何休曰：「其處阻險，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也。」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向曰：經阻勿遲，恐墜也。言思

往古王陽、文王之事，故戒之於今日也。善曰：《漢書》：杜業上書曰：「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銑曰：旅心不定，如懸旌於風，翩翩而飛。是時從軍行

也。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終無所泊。」出覩軍馬陣，入聞鞀鼓聲^{〔一四〕}。良曰：鞀，大鼓也。善曰：《禮記》曰：「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率之臣^{〔一五〕}。」陣，或爲塵。《周禮注》曰：「鞀，小鼓也。」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濟曰：羽檄，軍書相通者。神武，天子也。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班固《漢書·高紀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翰曰：長鋏，神劍名。寇敵將至，則必鳴於鞘中。烽火，所以警候遠近也。善曰：《楚辭》曰：「帶長鋏之陸離。」王逸曰：「長鋏，劍名也。」曹植《結客篇》曰：「利劍鳴手中，一擊兩尸僵。」《說文》曰：「烽，燧，候表。邊有警則舉也^{〔一六〕}。」捨我衡門衣^{〔一七〕}，更被縵胡纓。向曰：衡門衣，謂野服。今將捨而去之。縵胡纓，軍旅之服。更易而被之。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莊子》：趙太子悝曰：「吾王所好劍士，皆蓬頭突鬢，垂縵胡之纓。」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銑曰：有微妙之志，運籌帷幄，亦心之所經習也。善曰：帷，謂謀於帷帳也。《兵書》曰：「將軍於營張幕也。」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翰曰：何必操干戈乃爲用兵，坐於廟堂之上以運籌策，勦敵必滅，可謂奇兵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士尹施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牆，攀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鞀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鞀而食三葉矣，今徙，求鞀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利^{〔一八〕}，故不禁也。』」荆適興兵攻宋，尹施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曰：「攀，出也。鞀，履也。」孫武《兵法》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也。」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良曰：折者，折挫前敵。衝者，衝突於鋒銳也。制勝，謂制謀必勝也。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觴之，昭曰：「請君棄酌。」公令侍者酌樽進之，昭以飲。晏子令撤去樽而更之，昭不悅，起舞，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曠不習也^{〔一九〕}。」范昭歸，謂平公曰：「齊不可伐。吾欲慙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禮，太師識之。於是不伐齊。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樽，酒樽也。俎，致肉盤也。兩楹，謂階間也。言爲籌策

於此，乃可制勝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僂，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敵之軍能陷破也。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注》曰：「制，折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兩楹，賓主之位也。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翰曰：兵權不尚巧遲，尚拙速也。垂名，謂彊也。善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不睹工久。」陸賈《新語》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濟曰：羈束，猶拘束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患。」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向曰：下車，謂始至也。望舒，月也。四五圓，謂經四五月也。善曰：下車，已見上文。《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銑曰：欲明時候，故自發問此何時也。胡蝶飛，謂春時。南園，謂故鄉宅之南。善曰：《莊子》曰：「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司馬彪曰：「蝶，蛺蝶也。」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翰曰：閩、越國人皆刻鏤其身爲蛇文，如人衣服也。胡馬本北方，故心願度燕也。且土風何所習哉，蓋由來有之固然也。善曰：《漢書》曰：「漢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悽愴傷於心。」度燕，即依北風也。《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東京賦》曰：「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濟曰：結構屋宇於深山之曲。耦，謂耕田之器。幽藪，謂幽遠之藪澤也。澤北曰陰。窮，

深；岡，山也。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周禮注》曰：「藪，大澤也。」荒庭寂已善本作以字

閑，幽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二〇。良曰：荒庭，謂草木生於庭也。幽遠之處，山峯峭峻，人之復

深也。向曰：渰，雲起貌。言有雲起於南岑也。善曰：《毛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毛萇曰：「渰，雲興貌。」

渰，與弇同。《說文》曰：「山有穴曰岫。」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銑曰：箕星主風，畢星主雨。期，會也。月與

箕會則風，畢會則雨。言雖無此星月之會，但起膚寸之雲以成霖雨也。四指曰膚。霖，三日雨也。善曰：《尚書》曰：「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

者二二，唯太山雲也。」何休曰：「膚寸，四指為膚二三。」澤雉登隴善本作隴字，雝，寒猿擁條吟。翰曰：雝，鳴也。擁

條，謂抱樹也。善曰：《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硤善本作從水，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向曰：荒，

草也。木叢生曰楚。鬱，盛多也。蕭森，條長貌。善曰：《長笛賦》曰：「人迹罕到。」《說文》曰：「楚二三，叢木也。」

投耒盧會循岸垂，時聞樵采音。濟曰：投，棄也。耒，耕具也。言棄耕而循其岸邊，時聞樵采之人歌音也。善曰：

《左氏傳》曰：「楚公子棄疾過鄭，禁芻牧樵采不入田二四，不樵樹，不采蓺。」杜預曰：「蓺，種也。」重基可擬志，迴

淵可比心。良曰：重基，山也。其高可以擬志。迴淵，深淵也。其清而深，可以比心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

「山者，地基。」《顧子》曰：「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沈。翰曰：養真，謂任性縱逸，

所尚於無爲也。道勝，謂之勝者，所貴隱身也。陸沈，謂無水而沈淪於山林也。善曰：曹植《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

也。」王逸《楚辭注》曰：「守真，玄默也。」《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人孰得

無爲哉？」《韓子·解老子》曰：「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慎子》曰：「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

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又曰：「道勝則名不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郭象曰：「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沈也。」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銑曰：竹、素，皆古人所用書之者。言游思古人典籍也。言園，謂廣也。翰，筆也。謂寄文辭於筆墨之林。言林者，謂多也。善曰：《風俗通》曰：「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二十五》。今東觀書，竹素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長楊賦》曰：「籍翰林以爲主人。」

黑蜺麗躍重淵^{〔二六〕}，商羊舞野庭。向曰：蜺，蛇也。生於深淵，若踊出則致雲雨。商羊，鳥。亦致雨水也。皆天將降雨

候。善曰：《淮南子》曰：「犧牛粹毛^{〔二七〕}，宜於廟牲。其於致雨，不若黑蜺。」高誘曰：「黑蜺，黑蛇也。潛於神泉，能致

雲雨。」《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訪諸孔子。孔子曰：『此名

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臂而跳^{〔二八〕}，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二九〕}，其應至矣。告趣治溝

渠，修堤防，將有大水爲災。』須臾大霖^{〔三〇〕}，水汎溢諸國，傷害民人，唯齊備不敗也。」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翰

曰：飛廉，風神。應於南箕星，謂好風故也。豐隆，雷神。號屏，雨師。故雷神迎之，風、雷、雨相成助也。善曰：《楚辭》

曰：「後飛廉兮使奔屬。」飛廉，風伯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雷師也^{〔三一〕}。」《楚辭》曰：

「屏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屏，屏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呼，則雲起而雨下也。」雲根臨八

極，雨足灑四溟。良曰：八極，四方四角也。四溟，謂四海也。謂天下雲徧起也。善曰：《淮南子》曰：「八紘之外

有八極。八極之雲，是雨天下。」高誘曰：「八極，八方之極也。」四溟，四海也。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翰曰：

言霖雨過二十日也。散漫水大，亞次於堯時洪水九年也。善曰：言今淫雨霖瀝已過二旬，水流散漫亞乎九齡也。鄭玄《詩

譜》曰：「堯之末，洪水九年，萬國不粒。」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良曰^{〔三二〕}：伏，潛也。善曰：高誘《淮南子

譜》曰：「堯之末，洪水九年，萬國不粒。」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良曰^{〔三二〕}：伏，潛也。善曰：高誘《淮南子

注》曰：「蒼苔，水衣也。」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向曰：洪，大也。潦，雨水也。割，害；墊，溺也。言大水浩浩然方爲患害，下人懷昏溺之情也。善曰：《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水方爲害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瞽；墊，溺。皆病水災。」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父秋莖。銑曰：沈液，雨水也。言漱蕩草根，皆陳萎也。而木葉之莖，以水久注，亦以腐爛也。善曰：漱，蕩也。鄭玄《毛詩箋》曰：「陳根可拔。」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翰曰：閭里室宇皆已頽壞，則竈之曲突，水所奔流，故無煙也。水深塗泥，車輪不行，故無聲也。善曰：《漢書》：徐福上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環堵自頽毀，垣間不隱形。良曰：環堵，人之小室也。垣，牆也。閭，里門也。皆頽毀，故人室家不復隱形也。善曰：《禮記》曰：「儒有環堵之室。」《廣雅》曰：「墉，垣，牆也。」《釋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良曰：燼，薪也。紅粒，米也。謂有水災，生者失業，故一尺之薪價重於一尋之桂，而米亦貴於玉也。善曰：《說文》曰：「燼，薪也。」《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也。」君子守固窮，大善本作在字約不爽貞。銑曰：君子雖處約儉之代，不爽貞正之志。善曰：《論語》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左氏傳》：晉成鯨曰：「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爾雅》曰：「爽，差也。」《周易》曰：「貞，正也。」雖榮田方贈，慙爲溝壑名。向曰：子思貧居，田子方贈狐白裘，不受，子方曰：「吾與人物，隨而忘之，若棄耳。」子思曰：「吾聞忘施，猶棄物於溝壑。吾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也。」君子固窮，雖有贈惠之榮，慙爲此名也。善曰：《說苑》曰：「子思居衛，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曰：「伋聞忘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身爲溝壑，故不敢當。」卒不肯受。」取志於鳥陵子，比之善本作足字黔婁生。翰曰：於陵仲子隱於陵地，楚王聞其賢，使持百金聘之，不受。黔婁先

生亦賢人，魯公使致禮粟三十鍾，將用爲相，先生辭而不受。故景陽慕也。善曰：『《孟子章句》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仲子織屨，妻辟纊以易之。」趙岐曰「三三」：「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蠶，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仲子自織屨，妻紡纊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纊也「三四」。』《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子吊之曰：『先生何以爲諡？』妻曰：『以康爲諡。』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諡爲康乎？』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諡爲康，不宜何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清節，不求進。」

校勘記

「一」「飈」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焱」。明州本同。贛州本作「焱」，校語云：五臣作「飈」。按，今陳本、正德本正作「飈」，而尤本亦作「飈」，蓋尤以五臣亂善，或所見善本與五臣不同。焱與飈同，已見本書《長笛賦》、曹子建《贈徐幹詩》善注。

「二」「神州」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作「中州」，又下句「神州」脫「神」字。此本蓋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校改，是也。

「三」「裊海」 原作「瀛海」。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孟子荀卿列傳》作「裊海」，《索隱》曰：「裊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裊是小海也。」今據改。

「四」「莊子」 明州本、贛州本作「列子」。尤本亦作「莊子」。按，今《莊子》、《列子》並無此所引之文。

「五」「瞠瞠然」 原作「瞠」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邶風·終風》毛傳改。

「六」「霖雨賦」 原作「霖賦」。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當作「霖雨賦」。本書曹植《美女篇》善注引有蔡邕《霖雨賦》，當同出一篇。今據補一「雨」字。

「七」「推」 陳本作「吹」字。

「八」「甌」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歐」字。明州本校語本同。尤本正作「歐」。贛州本亦作「歐」，校語云：「五臣作「甌」。按，善亦當作「甌」，與五臣無異，各本善注可證。作「歐」者，蓋各本所見傳寫誤耳。今刪原校語。」

「九」「毛詩箋」 原無「箋」字。今據贛州本補。按，此鄭箋見《大雅·既醉》。明州本、袁本及尤本皆脫。

「一〇」「失俗」 原「失」作「天」。今據贛州本及尤本改。此所引見《禮記·射儀》。明州本作「末俗」，亦非。

「一一」「是已」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無「已」字。此本蓋據今《莊子·齊物論》補之。

「一二」「熨」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今《漢書·王尊傳》作「邾」，然《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七、《太平御覽》卷五三引《漢書》亦作「熨」，蓋古本如此也。

「一三」「王遵」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今《漢書》作「王尊」。本書《漢高祖功臣傳》善注引有《漢書·王遵贊》，則與此同作「王遵」，又《太平御覽》引《漢書》亦作「王遵」，蓋古本與今本《漢書》不同也。

「一四」「聞」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間」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作「聞」。按，字當作「聞」，各所見作「間」者，蓋傳寫誤耳。今刪原校語。」

「一五」「率」 尤本作「帥」。按所引《禮記》見《樂記》，今作「帥」。《釋文》曰：「帥，本又作率。」蓋尤則以今本改之。

「一六」「舉也」 按，今《說文》「也」作「火」字。

「一七」「衣」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依」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依」。梁章鉅引何校云：「當從五臣。」按，何校是也。此「衡門衣」與下句「縵胡纓」對，則善亦自當作「衣」。作「依」蓋傳寫之譌。今刪

原校語。古鈔本亦作「衣」。

「一八」「利」 原作「今」。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今從胡克家校及《呂氏春秋·召類篇》改。

「一九」「曠」 正德本同。陳本作「瞑」。按，今《晏子春秋·雜上》作「冥臣」二字。太師曠目盲，故自稱冥臣，或改之曰瞑。蓋良注原作「瞑」，一本改作「曠」耳。

「二〇」「渰」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胡克家引陳云：「據（善）注『渰與弇同』，則（善本）詩中『渰』當作『弇』，兼有三十一卷江文通《擬張黃門詩》並注參證。」今按，善本自當作「渰」。若按陳說善本作「弇」，則此善注依例當云「弇與渰同」，即善本之「弇」與注引《毛詩》之「渰」同，實謂《毛詩》之「渰」別本有作「弇」者。《毛詩》「有渰」云云，見《小雅·大田》，《釋文》曰：「渰，本有作弇。」是也。又本書江文通《擬張黃門詩》善注引《毛詩》作「弇」，江詩正文作「弇」。此皆善注引書改字以就正文之例也。陳氏未明善注例，其說誤矣。

「二一」「徧天下者」 按，今《公羊傳》僖公三十年「徧」下有「雨乎」二字，又下句無「雲」字。

「二二」「膚寸四指爲膚」 按，今《公羊傳》何休注中無此六字，作「側手爲膚，案指爲寸」。考本書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扶寸肴脩」，善注引《尚書大傳》鄭玄曰：「四指爲扶，扶音膚。」疑此以鄭玄之注誤爲何休矣。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

「二三」「楚」 原作「森蕭」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紹煥《文選箋證》曰：「按《說文》：『楚，叢木也。』善引以注『楚』字。此傳寫誤。」今據改。

「二四」「禁」 原作「楚」。明州本及尤本同。今據贛州本改。此《左傳》昭公六年文。

「二五」「繕」 原作「善」。今據明州本及尤本改。

「二六」「黑」 正德本同。陳本則作「墨」。按，五臣究作何字，因向注無明文，無以訂之。明州本作「黑」，贛州本作「墨」，並無校語。善本當作「黑」，注引《淮南子》文及高注可證。尤本正作「黑」。《藝文類聚》卷二引此作「墨」。

「二七」「粹」原作「駢」。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淮南子·齊俗訓》改。《說文》：「粹，不雜也。」又下引高誘注「黑蛇」，今《齊俗訓》作「神蛇」。

「二八」「臂」今《家語·辨政篇》作「眉」。李善所見蓋出古本。

「二九」「今」原作「大」。明州本同。贛州本及尤本作「今」，與《家語·辨政篇》文合。今據改。

「三〇」「霖」今《家語》下有「雨」字。

「三一」「雷師」原「雷」作「雲」。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離騷》王逸注改。

「三二」「良曰」陳本作「濟曰」。

「三三」「趙岐曰」原作「劉熙曰」。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俞正燮《癸巳雜稿》卷十二謂乃「趙岐曰」之誤。檢《滕文公下》，此所引正是趙岐之注。今據改。

「三四」「麻」尤本作「絲」，誤。

文選卷第二十九

文選卷第三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並李善注

雜詩下

盧子諒 時興詩一首

陶淵明 雜詩二首

詠貧士詩一首

讀山海經詩一首

謝惠連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一首

搗衣詩一首

謝靈運 南樓中望所遲客詩一首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一首

齋中讀書詩一首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谿石瀨茂林脩竹詩一首

王景玄 雜詩一首

鮑明遠 數詩一首

翫月城西門廨中詩一首

謝玄暉 始出尚書省詩一首

直中書省詩一首

觀朝雨詩一首

郡內登望詩一首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一首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和徐都曹詩一首

和王主簿怨情詩一首

沈休文 和謝宣城詩一首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詩一首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詩一首

善本世子字下作車中五韻詩一首

直學省愁卧詩一首

詠湖中鴈詩一首

三月三日率爾成詩一首

雜擬上

陸士衡 擬古詩十二首

張孟陽 擬四愁詩一首

陶淵明 擬古詩一首

謝靈運 擬鄴中詠八首并序

雜詩下

時興詩一首五言

盧子諒

名諒「二」翰曰：時興，感時物而興，喻情也。亦雜詩之類。

𩇛𩇛尾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向曰：𩇛𩇛，行進也。悠悠，遠也。圓象，天也。方儀，地也。運，動；廓，大也。善曰：

《楚辭》：「歲𩇛𩇛而過中。」《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在天成象，故曰圓象。天地曰兩儀，故曰方儀也。」賈逵《國語注》曰：「悠悠，長也。」《爾雅》曰：「廓，大也。」忽忽歲云暮，游原采蕭藿。銑曰：游於原野也。蕭，香蒿也。藿，豆苗也。惜時逝之意也。善曰：《楚辭》曰：「歲忽忽而遒盡。」《毛詩》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菽。」毛萇

曰：「云，言也。」又曰：「蕭，蒿也。菽，藿也。」北踰邱善本作芒字與河，南臨伊與洛。良曰：踰，度也。邱，山名。

伊、洛，水也。善曰：芒，山名也。河及伊、洛，皆水名。凝霜沾蔓草，悲風振林薄。撼撼所隔芳葉零，藥藥善本作

藥藥芬華落。濟曰：撼撼，葉落聲。零，落也。藥藥，垂落貌。善曰：《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又曰：「哀江

介之悲風。」撼撼，已見《射雉賦》。《字書》曰：「藥，垂也。」如捶切。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遼索。向曰：下泉，流

泉也。激，急；冽，寒；曠，寬；增，益也。言流泉至於秋，則急流而清澈也，寬野之中益以遼遠踈索然也。^三善曰：《毛

詩》曰：「冽彼下泉。」毛萇曰：「冽，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流急曰激。」《毛詩》曰：「率彼曠野。」毛萇

曰：「曠，空也。」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嶠五各反。翰曰：遐，遠也。荒，謂野中多草也。崖嶠，邊畔也。善曰：

《文字集略》曰：「嶠，崖也。」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銑曰：萬物形變，隨時而化，神思感之，因此而作也。善

曰：《莊子》曰：「形變而有生。」又曰：「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爾雅》曰：「感，動也。」《老子》曰^四：「萬物並

作，吾以觀其復。」王弼曰：「作，生長也。」又曰：「以虛靜觀其反覆也。」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濟曰：至人

真性澹乎恬然，無所營爲，唯在玄然寂漠而已。善曰：言已澹乎同彼至人，意存玄漠而已。《莊子》曰：「澹而靜乎，漠而清

乎^五。」王逸《楚辭注》曰：「澹，安也。」澹與澹同。《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

《淮南子》曰：「恬然則縱之。」《廣雅》曰：「恬，靜也。」張華《勵志詩》曰：「大猷玄漠。」《廣雅》曰：「玄，道也。」

又曰：「漠，泊也。」《說文》曰：「泊，無爲也^六。」

校勘記

「一」「盧子諒」下小注「名諶」二字，陳本、正德本無，是五臣無此二字。明州本、贛州本亦有。尤本則注一「諶」

字。按，依全書各篇所題作者衡之，不當有此二字。且本書卷二十一盧子諒《覽古詩》題下，善與五臣並注引徐廣《晉紀》，敘其名字事歷，此處更注「名諶」二字，豈非多餘？今集注本「盧子諒」下緊注有「□□名諶范陽方城」云云，□□二字已漶漫不清，尚存殘跡，經辨認，當是「鈔曰」。然則「名諶」二字恐各本所見之北宋本據集注本《文選鈔》誤增，尤本又刪去「名」字耳。果若此，則集注似本北宋人猶見及焉，或以爲此書撰成於日人，其說實可疑也。

〔二〕「漱」 原作「激」。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據集注本改。此《九章·橘頌》文。又「紛紛」，今《楚辭》作「雰雰」。雰與紛古通。又下「撼撼已見射雉賦」，集注本作「徐愛《射雉賦注》曰：撼，彫柯貌」。按，此亦可證集注本所見之善本，乃李善訂注例前最期注本。

〔三〕「踈索」 原作「蕭索」。今據陳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

〔四〕「老子」 尤本作「莊子」，非。此所引文見《老子》第十六章。下「又曰」，原「又」作「子」。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誤。今從胡克家校及《老子》王弼注改。集注本自「爾雅曰」至注末作「又曰萬化作盛衰之煞」十字。

〔五〕「漠」 尤本作「莫」，非是。按，集注本引此亦作「漠」，與《知北遊》文合。

〔六〕「無爲」 原無「爲」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本書《景福殿賦》、嵇康《養生論》善注引補。按，集注本作「《說文》曰，怕，無□□。」所空缺二字當作「爲也」與今《說文·心部》同。本書《子虛賦》「怕乎無爲」，善注曰：「泊與怕同。」恐此善注原作「怕」，後來改爲「泊」耳。又集注本此節善注無首「言已」以下十四字，又無「王逸《楚辭注》曰」以下十三字，且「莊子曰不離」至「若鏡」在此「莊子曰澹而」云云上。此爲善早期注本不同於今本也。下類此者，皆不再出校。

雜詩二首

五言「二」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良曰：結，構；廬，室也。善曰：結，猶構也。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銑

曰：問君何能如此者，自以發問，將明下文也。遠，謂心自幽遠，雖處喧境，如偏僻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爾，助

語也。」《琴賦》曰：「體清心遠，邈難極。」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三」。向曰：菊，香草，黃華，可以泛酒。悠然，

遠貌。此得性自縱逸也。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有真意「三」，欲辯已忘言。翰曰：日暮山氣蒙翠，所

謂佳也。飛鳥晝游，而夕相與歸于山林，此得天性自任者也。而我欲言此真意，吾亦自入真意也，故遺忘其言，而無言也。善

曰：《管子》曰：「夫鳥之飛，必還山集谷也。」《楚辭》曰：「狐死必首丘，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四」。」王逸注曰：「真

情「五」，本心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秋菊有佳色，裛^{於劫}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濟曰「六」：掇，采；英，花也。菊有佳色，故乘裛露而

采之，泛之於酒，自飲，天性故遠達，世上之情不若我也。忘憂物，謂酒也。善曰：《文字集略》曰：「裛，盆衣香也。」然露

盆花亦謂之裛也。毛萇《詩傳》曰：「掇，拾也。」《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邀以遊。」毛萇曰：「非我無酒可以忘憂

也。」潘岳《秋菊賦》曰：「汎流英於清醴，似浮萍之隨波。」《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一觴雖

獨進，盃盡壺自傾。良曰：獨酌，獨進杯也。又自傾壺而滿也。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銑曰：衆物之運動

者^{〔七〕}，日人皆息，故歸鳥趨飛於林而喧鳴也。此自合其真理，故言之。善曰：《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尸子》曰：「晝動而夜息，天之道也。」杜育詩曰：「臨下覽羣動。」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歸鳥赴喬林。」嘯傲^{善本作傲字}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向曰：嘯傲，超逸貌。軒，檐也。言自超逸於東檐之下，聊復得此達生之樂也。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嘯傲遺俗羅^{〔八〕}。」得此生^{〔九〕}，謂自得於此一生也。劉瓛《易注》曰：「自無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

校勘記

「一」「雜詩二首」按，此二首乃陶《集》「飲酒詩」二十首中之第五、第七首。《藝文類聚》卷六十五引此二首亦作「雜詩」，蓋從《文選》題也。

「二」「望」今陶《集》作「見」。按，蘇軾《東坡題跋》曰：「因採菊而見南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然《藝文類聚》卷六十五引亦作「望」，白居易《效陶潛體詩》有「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之句，作「見」者，蓋唐以後人所改。

「三」「還」原作「間」。按，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皆作「還」，集注本亦作「還」，是五臣與善本不異。此作「間」者，恐據東坡和陶本所改，已失《文選》之舊。今改回。

「四」「不反」原無「不」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亦無「不」字。今據《九諫·息悲》補。

「五」「真情」原無「情」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有，與《九諫·息悲》文合。今據補。

「六」「濟曰」原作「良曰」。陳本作「濟曰」，集注本作「呂延濟曰」，則此條當作「濟曰」。今據改。

「七」「運」原作「羣」。五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陳本作「運」，與集注本同。今據改。

「八」「羅」原作「網」。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羅」。集注本亦作「羅」。《初學記》卷二十三引此亦作「羅」。是則此本誤改爲「網」。今據改回。

「九」「得此生」原上有「聊復」二字，又下原無「謂自得於此一生也」八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但作「得此生」三字。皆誤。今據集注本刪補。

詠貧士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翰曰：萬類各有所託附，而孤雲迴出，獨無所依。蓋以喻貧士也。善曰：孤雲，喻貧士

也。陸機《鼈賦》曰：「摠美惡而兼融，播萬族乎一區。」《楚辭》曰：「憐浮雲之相佯。」王逸注曰：「相佯」，無依據之貌也。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輝？良曰：曖曖，暗貌。言暗昧游於虛中，終以消滅，何復見有光輝也。謂貧士無榮富

之望。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昏昧貌。」陸機《擬古詩》曰：「照之有餘輝。」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

飛。銑曰：早朝夜氣已開，衆鳥皆飛，喻衆人各有所營爲也。朝霞，謂早時。宿霧，謂夜氣也。善曰：喻衆人也。遲遲出

林翮，未夕復來歸。向曰：此謂困鳥遲遲緩舉其羽，未夕來歸。謂不及衆鳥之次，貧士亦不及衆人也。善曰：亦喻貧

士也。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濟曰：貧士量其微力，守其故跡，不爲營求，常

苦飢寒，知我者且無矣，則爲歎何所悲也。轍，跡也。知音，謂知我者也。苟，且也。已矣，歎也。善曰：《左氏傳》：晉荀吳

曰：「量力而行。」又：向戍曰：「三：『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也。』」《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楚辭》曰：

「已矣，國無人兮莫我知。」

校勘記

「一」「相伴」 原無「相」字。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集注本亦有此二字。

「二」「向戌」 原「戌」作「秀」。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正。此《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文。集注本無「向戌」十三字。

讀山海經一首

五言 翰曰：

《山海經》者，所記衆山百川草木禽獸之書。潛讀之，因而發詠。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銑曰：此先述時候。扶疎，謂枝葉四布貌。善曰：《上林賦》曰：「垂條扶疎。」衆

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良曰：衆鳥皆欣此茂

林之扶疎，而我亦愛我所居。蓋各得其所。向曰：大路車馬行多，故轍跡深也。頗，少也。言窮巷之曲，隔此大路，少能迴故人之車以過我也。謂所居幽僻。善曰：《漢書》曰：「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

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歡言酌春酒，摘善本作摘我園中蔬。濟曰：蔬，菜也。善曰：張協

《歸舊賦》曰：「苦辭既接，歡言乃周。」《毛詩》曰：「爲此春酒。」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翰曰：夏之暑熱，風

雨俱來，清滌煩氣，故曰好風。善曰：《閑居賦》曰：「微雨新晴。」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銑曰：泛，溥也。《周王傳》，謂《周穆王傳》也。穆王車轍馬跡遍於天下，故先溥覽之，然後流目於《山海經》也。圖，象也。善曰：《周王傳》，《穆天子傳》也。《山海圖》，《山海經》也。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向曰：讀此書，俛仰之間終見天下之事，可謂樂也。善曰：《莊子》：老聃曰：「其疾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又：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毛詩》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校勘記

「一」「溥」 集注本作「普」。溥與普通，古字同。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

五言善曰：

《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

謝惠連

落日隱欄楹，升月照簾櫳。翰曰：楹，柱；櫳，窗也。善曰：《毛詩》曰：「如月之升。」《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良曰：團團，露貌。析析，風聲。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

團兮。」《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蹠**^蹠**足**循廣除，**瞬**^瞬**目**矚^{力帝}曾穹。向曰：蹠足，謂案步也。除，庭也。瞬目，謂動目也。矚，視也。曾穹，天也。案步循行於庭，動目以視高天。善曰：《呂氏春秋》曰：「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歎。」《聲類》曰：「蹠，蹠也。」《登樓賦》曰：「循階除而下降。」《說文》曰：「除，殿階也。」又曰：「瞬，開闔目也。」《蒼頡篇》曰：「矚，索視之貌也。」穹，天也。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銑曰：雲漢，天河也。靈匹，謂牛女相匹耦也。彌，終也。謂終年闕於相從會合也。善曰：《毛詩》曰：「倬彼雲漢。」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夫，織女爲婦」三，七月七日得一會同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遐川阻矚^{善本作昵字}愛，脩渚曠清容。翰曰：遐，長；矚，親；脩，遠；曠，隔也。謂長川阻其親愛，遠阻隔於清容四。容，容儀也。長川、遠渚，皆天河也。善曰：曹植《九詠注》曰：「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之旁。」《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弄杼不成藻，聳轡驚前蹤。濟曰：弄杼，謂織也。藻，文；聳，踴也。言憂此久曠，故織不成文，聳踴龍轡，馳赴前蹤也。善曰：《古詩》曰：「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王逸《楚辭注》曰：「蹤，軌也。」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良曰：今夕一聚，明晨復離，故云今聚夕無雙也五。善曰：昔離迄今會，而秋已兩，今聚便別，故夕無雙也六。傾河易迴幹，款情^{善本作顏字}難久棕^{音琮}。向曰：傾，邪；幹，轉；款，愛；棕，樂也。天河將斜，易爲迴轉。謂向曉也。故愛情難爲久樂，即見分離。善曰：傾河，天漢也。陸機《擬古詩》曰：「天漢東南傾。」邊讓《章華臺賦》曰：「天河既迴，淫樂未終」七。如淳《漢書注》曰：「幹，轉也。」《字林》曰：「款，誠也。意有所欲。」《廣雅》曰：「棕，樂也。」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翰曰：沃若，龍行貌。靈駕旋，謂牛女龍駕各還歸也。寂寥，空虛貌。靈幄，帳也。此會合於天，而言雲者，故其宜也。言別離之後，雲幄已空也。善曰：《毛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若。」陸機《雲賦》曰：「藻帟高舒，長帷虹繞。」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翰曰：謂牛星留情，顧戀華寢之處，遠心逐織女之龍車也。善曰：龍，仙者所駕，故遙心以逐之。《莊子》曰：「神人乘雲氣，御飛龍也。」沈吟爲爾感，情深

意彌重。向曰：此惠連沈吟爲之感生，故情深而意彌多也。重，猶多也。善曰：《古詩》曰：「馳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鄭玄《毛詩箋》曰：「爾，汝也。」《廣雅》曰：「感，傷也。」鄭玄《儀禮注》曰：「彌，益也。」

校勘記

「一」「續齊諧記」原無「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按，《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著錄宋東陽旡疑《齊諧記》七卷，又吳均《續齊諧記》一卷。《藝文類聚》卷四、《初學記》卷四引此並作吳均「續齊諧記」。此所引正見於今本《續齊諧記》中。今據補「續」字。集注本、北宋本亦脫「續」字，蓋善原如此也。又「桂陽」原作「桂楊」，「成」原作「城」。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今並從《續齊諧記》改。集注本亦誤作「桂楊」，「成」字不誤。按，成武丁，蓋即成仙公，名武丁。見《太平廣記》卷十三引《神仙傳》。

「二」「蹠躡也」尤本下有善音「徒頰切」三字，與北宋本同。明州本、贛州本皆無此三字，蓋合併兩家時避五臣音複而刪。

「三」「牽牛爲夫織女爲婦」原作「牽牛爲婦」四字，與北宋本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牛女爲夫婦」五字。皆非。今據集注本於「牽牛」下補「爲夫織女」四字。本書《洛神賦》、魏文帝《燕歌行》善注引此未脫誤。

「四」「遠阻」原作「長」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集注本作「遠阻」二字。按，翰注上「脩」字既訓「遠」，釋文義即用所訓之字，乃是五臣注通例也。今據集注本改。

「五」「故云今聚夕無雙」集注本作「故無雙夜」四字。

「六」「夕無雙」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北宋本亦同。集注本「夕」作「日」，亦通。

「七」「淫樂」原「淫」作「歡」。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北宋本亦同。集注本作「淫」，與《後漢書·邊讓傳》

合。今據改。

「八」「益」原作「盡」。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胡克家曰：「『盡』當作『益』。此所引《士冠》注，各本皆誤。」今從胡克家校改。北宋本亦誤作「盡」。集注本無此條注。

擣衣詩一首

五言 良曰：婦人擣帛裁衣，將以寄遠也。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修如催。銑曰：衡紀，玉衡星也。度數遷轉，無復淹停，日行倏忽之疾，有如相催。善曰：《漢書》

曰：「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晉灼曰：「衡，斗之中央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也。」《漢書音義》曰：「二十

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也。」《說文》曰：「晷，日景也。」《周易》曰：「日月運行。」白露滋園菊，秋風

落庭槐。濟曰：滋，潤也。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蟬啼。翰曰：肅肅，羽動聲。莎雞，促織蟲。烈烈，聲多貌。寒

蟬，蟬也。善曰：《毛詩》曰：「六月莎雞振羽。」崔豹《古今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論

衡》曰：「夏末寒蟬啼」，蜻蛚鳴，將感陰氣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寒蟬，蟬屬也。」夕陰結空幕，宵善本作宵

字月皓中閨。良曰：夜陰之氣，結集空帷，月照於閨房之中也。夕，晚；幕，帷；宵，夜；皓，照也。美人戒裳服，端

飾相招攜。向曰：戒，備；端，整也。謂美人之徒相與備整裳服，裝飾以相招攜也。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

嫋以姱。」《左氏傳》曰：「招攜以禮。」何休《公羊傳注》曰：「攜，提將也。」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濟

曰：簪玉，首飾也。鳴金，佩飾也。步南庭，將擣衣也。善曰：《魏臺訪議》曰：「以玉爲笄也。古曰笄，今曰簪。」繁欽

《定情詩》曰：「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櫺高砧響發，櫺長杵聲哀。銑曰：室之高深，動聲響切也。櫺，柱也。櫺長，故櫺高也。善曰：郭璞曰：「砧，木質也。」然此砧爲搗帛之質也。《文字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猪金切。《爾雅》曰：「砧謂之虔」七。「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翰曰：芳，香也。運杵用力，故有微汗。題，額也。言雙者，兩人對爲之。善曰：《說文》曰：「題，額也。」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向曰：紈素，謂帛也。君子，謂夫也。善曰：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裁用笥四中刀，縫爲萬里衣。良曰：笥，箱也。夫在遠方，故云萬里衣。善曰：《古詩》曰：「相去萬餘里。」盈篋^{苦類}自余手，幽緘^{善本作候字}俟君開^八。濟曰：篋，亦箱也。盈，滿也。自，猶出也。幽，密；緘，封；俟，待也^九。言衣之滿箱，出於余手，今密封待君開。善曰：《說文》曰：「篋，笥也。」又曰：「緘，束篋也。」古咸切。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翰曰：衣腰與帶，尺度長短准舊所裁，不知今是與非也。疇昔，謂舊日。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

校勘記

「一」「崔豹古今注曰莎鷄」原無此八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據集注補。按，此所引見崔豹《古今注·魚蟲篇》。

「二」「寒蜩啼」原無「蜩啼」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據集注本補。按，此所引《論衡》見《變動篇》，有此二字，恰與正文相應。

「三」「蟬屬也」尤本下有善音「子羊切」三字，與北宋本同。按，此爲「蜩」字音注，明州本、贛州本亦無之，當合併兩家者因見五臣已有此音注而刪省。

「四」「宵」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霄」字。明州本校語同。贛州本作「霄」，校語云：「五臣作「宵」。尤本亦作「霄」，與北宋本同。按，集注本作「宵」，無校語。是善本原亦作「宵」，《玉臺新詠》卷三亦作「宵」。良注曰：「宵，夜也。」是五臣作「宵」。善作「霄」，乃後來所改。霄與宵通。」

「五」「裳服」 原作「衣裳服」三字。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陳本、正德本及袁本刪「衣」字。按，正文「裳服」，向注亦當作「裳服」。集注本此作「衣服」。

「六」「提將」 原「提」作「持」。明州本、贛州本同。尤本作「提將」，與集注本、北宋本同。今據改。按，今《公羊傳》襄公二十七年「攜其妻子」，何休注：「攜，猶提也。」與善所引有不同。

「七」「爾雅曰」 「曰」上原有「質」字。又「虔」原作「據」。今據北宋本、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集注本無此條注。胡紹煥曰：「今《爾雅》『砧』作『榘』，『虔』作『榎』。陸德明《釋文》：『榘，本或作砧。』榎，本亦作虔。爲善所本。」

「八」「俟」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候」字。北宋本、尤本正作「候」字。按，集注本作「俟」，與五臣同，無校語。《玉臺新詠》亦作「俟」。今善本作「候」者，疑傳寫之誤也。」

「九」「俟待也」 原下無「言衣之滿箱，出於余手，今密封待君開」十五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集注本有。按，此十五字不當省，蓋各所見傳寫脫耳。今據集注本補。

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五言善曰：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始寧又北轉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園南

門樓，自南樓百許步，對橫山。」

謝靈運

翰曰：靈運登樓，望所待客未至，故作是詩。遲，待也。

杳杳日西頹^二，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銑曰：杳杳，遠貌。漫漫，長貌。迫，近也。喻衰

老，而長逝之路近也，故云登樓爲誰思，但臨江待客，以寫憂思^三。善曰：《楚辭》云：「日杳杳以西頹，路長遠而窘迫。」

王逸注曰：「言道路長遠，不得復還，憂心迫窘，無所舒志也。」《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遲，猶思也。與我別所

期，期在三五夕。善曰：陸機《贈馮文舉詩》曰：「問子別所期，耀靈緣扶木。」三五，謂十五日也。《禮記》曰：「月

者，三五而盈也。」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向曰：客與我別時，所期十五日也，今已至期，猶復未至也。三五，十五

日也。圓景已滿，謂至期也。佳人，謂君子也。適，謂適所意也。善曰：曹子建《贈徐幹詩》曰：「圓景光未滿，衆星粲已

繁。」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杜預《左氏傳注》曰：「適，歸也。」即事怨睽^{苦圭}，感物

方悽戚。善曰：即事，即此離別之事也^四。《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周易》

曰：「睽，乖也。」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孟

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良曰：即事，即此事也。睽攜，乖離也。感物，謂上頹日、長路也。悽戚，憂也。心有所待，時必

易久，故自夜至明若隔於一歲也。善曰：《楚辭》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兮若歲。」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

摘^五。翰曰：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爲美，將以贈遠。未堪折，謂孟夏時未花也。蘭

苕，亦香草，比君子。故屢摘以相思，欲贈遠。苕，英也。善曰：《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又曰：

「援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先歷反}？善曰：《楚辭》曰：「媒絕路阻。」言不可

結而贈也。毛萇《詩傳》曰：「問，遺也。」又曰：「慰，安也。」杜育《金谷詩》曰：「既而慨爾，感此離析。」搔首訪

行人，引領冀良覿。濟曰：雖蘭苕屢摘，而道路遠阻，莫能贈而問之，何以慰分離之情也。登樓望遠，訪於行路之人，引領

之間，冀良友之可見也。善曰：《毛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爾雅》曰：「覲，見也。」良覲，謂見良人也。

校勘記

「一」「汀」 原作「河」。今據北宋本、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集注本作「汗」，疑亦「汀」字之譌。

「二」「日西頹」 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同。北宋本亦同。集注本則作「西頹日」，無校語，則善與五臣原並作「西頹日」。按，下正文「感物」句，良注曰：「感物，謂上頹日、長路也。」是五臣原作「西頹日」之證。古鈔本亦作「西頹日」。今作「日西頹」者，疑後人所改。

「三」「憂思」 陳本作「憂也」，與集注本同，疑是。

「四」「事」 原作「意」。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據集注本改。

「五」「摘」 贛州本作「摘」，校語云：善本作「摘」。尤本正作「摘」，與集注本、北宋本同。按，摘爲本字，摘乃假借字。胡刻本已改用本字。此本與明州本並無校語者，此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五言「二」銑曰：田南，靈運所居之南也。樹，立；植，種也。引流水，種木爲援，如牆院也。援，衛也。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丘

善本作亦字

園中。

向曰：樵採隱逸之人俱在於山，所爲不同，亦

有養病園中者也。痾，病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

則異，豈不信之乎？」高彪《與馬融書》曰：「公今養痾傲士。」《說文》曰：「痾，病也。」園中屏氛雜二，清曠招

遠風。濟曰：屏去氛穢喧雜，招求幽遠之風。善曰：范曄《後漢書》：仲長統曰：「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廣雅》

曰：「曠，遠也。」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良曰：卜，度；倚，背；阜，山；啓，開；扉，門也。善曰：《西都賦》

曰三：「臨峻路而啓扉。」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翰曰：激澗蹙水上高處，用之代汲水於井，栽插槿木以爲周墉

也。列，周；墉，墻也。羣木既羅戶，衆山亦當善本作對字窗。向曰：羣木羅列於門，衆山當窗而見也。靡也趨下

岫善本作田四，迢遞瞰高峯。銑曰：靡也，細走貌。迢遞，高遠貌。趨，走；瞰，視也。善曰：《西京賦》曰：「澶漫靡

迤。」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濟曰：思之少欲，不期爲勞，就此山事，希用人力也。即，就；罕，希；功，力也。善

曰：《老子》曰：「少私寡欲。」即事，即此營室之事也，已見上文。唯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蹤。良曰：蔣詡隱於杜

陵，唯開三徑，唯故人羊仲、求仲從之游。故將開此徑，長懷此蹤也。善曰：《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

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賞心不可忘，妙善冀皆善本作能字同。

翰曰：賞心之樂不可忘者，則妙善之道所望同於古人也。善曰：《莊子》：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也，八

年而不知死生，九年而大妙。」郭象曰：「妙善同，故無往而不冥也。」

校勘記

「一」此詩題下 集注本有校語，云：「《鈔》、《音決》、五家本以此詩次《齋中讀書》之後。」按，北宋本、尤本此二詩

編次同集注本，是善本如此也。陳本、正德本亦與此所說五家本編次相符。今合併兩家之本編次皆同善本。

「二」「園中」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中園」。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正作「中園」，與北宋本同。按，集注本作「園中」，校語云：《鈔》、陸善經本「園中」爲「中國（疑當「園」之譌）」。然則善與五臣原並作「園中」。此「園中」疊用上句末二字，與上「不同」二字疊用上句末二字，句例正同。作「中園」者蓋後來北宋本誤倒，已失善本之舊，各合併兩家者從之而誤矣。今刪原校語。

「三」「西都賦」 集注本「賦」作「賓」。按，作「賦」者，後來所改也。說已見上。

「四」「岫」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田」。集注本正作「田」，校語云：《鈔》「田」爲「岫」。不言五家本，蓋所見五臣亦作「田」，與今五臣陳本、正德本作「岫」者不同。

齋中讀書一首

五言 銑曰：齋，靜室也。

善曰：永嘉郡齋也。

謝靈運

昔余游京華，未嘗廢丘壑。向曰：京華，帝都也。言昔游帝都，丘壑之情不忘也。丘，山；壑，水也。善曰：郭璞

《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漢書》：班嗣書曰：「夫嚴子者，一漁釣於一壑，萬物不干其志，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

樂也。」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漠。二。良曰：矧，況；跡，事也。寂漠，閑靜也。言心及所爲事跡皆歸閑靜也。善

曰：《爾雅》曰：「矧，況也。」《楚辭》曰：「野寂漠其無人。」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翰曰：無俗理喧諍訟言

之事，但見鳥雀來遊。善曰：張衡《四愁詩序》曰：「諍訟息。」《鸛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也。」卧疾

豐暇豫，翰墨時閒作。濟曰：卧疾，養疾也。豐，多也。翰墨，文章也。善曰：《國語》：優施曰：「我教茲暇豫之事君。」三。韋昭曰：「暇，閑也。豫，樂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兩都賦序》曰：「時時閒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良曰：觀古今，謂讀書也。戲謔，樂也。善曰：《文賦》曰：「觀古今於須臾。」《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已疲，耕稼豈云樂。向曰：讀書見長沮、桀溺之耕，笑其苦也。見楊子雲校書天祿閣，又哂其勞也。哂，亦笑也。向曰：執戟，即子雲，爲郎執戟宿衛。耕稼，即桀溺也。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漢書》曰：「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源，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理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爲之語曰：『惟寂惟漠，自投於閣。』」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執戟疲楊。」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翰曰：萬事有分，不可並得歡樂，且達生理，自守真性，乃可託於時也。善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司馬彪曰：「傀，大也。情在無，故曰大。」傀音瑰。

校勘記

「一」「嚴子」即莊子，漢人避明帝諱改。

「二」「漠」原作「寞」。陳本及贛州本同，注亦同。正德本及明州本、袁本作「漠」，蓋秀州本原如此。北宋本、尤本亦作「漠」。按，集注本作「漠」，注同。是善與五臣原並作「漠」。漠通寞。作「寞」者，當後來所改。今據明州本、袁本改回，注同，以存舊貌。

「三」「茲」原無此字。集注本、北宋本、尤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補。又「事君」原作「士」字。今據集注

本、北宋本、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此《國語·晉語二》文。尤本句末衍「幸之」二字。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礮

善本作溪字

石瀨茂林脩竹

善本作脩竹茂林

一首

五言〔一〕向曰：

新營所住，則前篇激流植援之處也。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

銑曰：躋，升也。築，謂築土爲室。

善曰：《方言》曰：「躋，登也。」《論衡》曰：

「幽居靜處，恬澹自守。」

《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

捫？濟曰：苔，石上青苔。雜以泉水，故滑也。誰能步者，言不可行於上。葛之條蔓細弱，上高下深，恐有顛墜也。捫，攀

也。

善曰：《遊天台山賦》曰：「踐莓苔之滑石。」又曰：「援葛藟之飛莖。」毛萇《詩傳》曰：「捫，持也。」

嫋嫋奴

了秋風過，萋萋春草繁

〔二〕。翰曰：嫋嫋，風吹貌。萋萋，草盛貌。

善曰：《楚辭》曰：「嫋嫋兮秋風。」王逸注曰：

「嫋嫋，風搖木貌也。」

《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

美人游不還，佳期何由敦？翰曰：美人，友也。敦，厚也。言

友人遠游不還，而佳期何時復得敦厚而相叙也。覽此，故思友人也。

善曰：《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佳

期兮夕張。」

《方言》曰：「敦，信也。」

芳塵凝瑤席，清醕滿金罇

善本作樽字。

向曰：芳塵，輕塵。謂人不在，輕塵徧席

如凝瑤，美言之也。醕，酒也。

善曰：庾闡《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疏。」《楚辭》曰：「瑤席兮玉瑱。」《毛詩》曰：

「飲此醕矣。」

《埤蒼》曰：「酒〔三〕，美貌也。」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

洞庭空波瀾，桂

枝徒攀翻。銑曰：洞庭空波瀾，謂秋時至也。故《楚詞》云：「洞庭波兮木葉下。」洞庭，湖名也。桂樹貞芳，可以翫游。今友人不還，故徒爲攀援，誰與共之。翻，援也。善曰：《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攀桂枝兮聊淹留。」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音喧。銑曰「四」：結念近於高遠，故云屬霄漢。漢，天，屬，近也。我之孤影，無友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諼，言也。善曰：言所思念邈若霄漢，孤影獨處，莫與忘憂。蔡琰詩曰：「粲粲對孤影，怛咤糜肝肺。」毛萇《詩傳》曰：「諼，忘也。」張翰詩曰：「單形依孤影。」俯濯石下澗音祕，善本作潭字，仰看條上猿。良曰：俯則洗心神於石水，仰則看猴猿於木條也。濯，洗也。澗，水暴至聲。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暎土論反。翰曰：山林深暗，故雖早，風如夜也；雖晚，見日如朝時初出光也。暎，日初出貌。善曰：《楚辭》曰：「暎將出兮東方。」王逸注曰：「始出，其形暎暎而盛大也。」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向曰：山崖欹傾蔽日，光難久留也。林木深遠，振動風響，易奔急也。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翰曰：感往昔之事，而思慮有所反復，恐物理之失也。至於真理來合，得喪同也，故情無所存繫。善曰：言悲感已往而天壽紛錯，故慮有迴復，妙理若來，而物我俱喪，故情無所存。往，謂適彼可悲之境也。庶恃善本作持字乘日用五，得以慰營魂。向曰：庶，近也。日出而游，日入而息，恬澹無爲，不知所用於心，謂之日用。此道可以近恃於身，乘而行之，以慰心府魂神也。善曰：《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爲居。《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鍾會《老子注》曰：「經護爲營也。」匪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銑曰：此道不可與俗人說之，當與智者談也。善曰：司馬遷書曰：「可爲智者說，難爲俗人言。」

校勘記

「一」「石門」 按，集注本《鈔》曰：「靈運《遊名山志》云：石門在永嘉。」

「二」「春」 集注本校語云：五家本「春」爲「青」。與今所見五臣本不同。

「三」「渭」 原作「滑」。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善注同。胡克家曰：「此疑作『渭』。胃，胥之別體字。」胡氏所校是也。《玉篇·水部》：「渭，美貌。」蓋本《埤蒼》。作「滑」者乃傳寫之譌，今從正字改爲「渭」。又按，集注本善注無此所引《埤蒼》文。而上《毛詩》亦作「渭」，梁章鉅曰：「《詩·伐木》『醕』作『渭』。《釋文》於『有酒渭我』句云：『渭』本又作『醕』。是渭、醕本通。」考本書後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阮瑀詩》善注曰：「清醕、金樽，已見上。」即謂此詩也。可知今注作「醕」者，乃善後來依《毛詩》古本改，以與正文相應耳。然則此「埤蒼曰」云云下，如胡氏所云「善仍有『渭』、『醕』異同之注，而未全也」。

「四」「銑曰」 集注本作「呂延濟曰」。

「五」「庶恃乘日用」 原「恃」作「持」，其下有校語云：善本作「特」字。明州本同。贛州本作「特」，校語云：五臣作「持」。與陳本、正德本合。按，各本所見五臣與善皆非。集注本作「持」，校語云：五家本「持」作「恃」。其向注同。是原善作「持」，五臣作「恃」。各本所見五臣作「持」者，乃傳寫之誤。又善本作「特」者，實因北宋本而誤，尤本校改作「持」是也。今據集注本改正文及向注中「持」爲「恃」，並改校語「特」爲「持」。又「日用」，與集注本同。北宋本作「日車」，尤本從之，非是。按，此蓋北宋本失考，涉善注引《莊子》之文及注語「車或爲居」，而誤改「用」爲「車」耳。胡克家曰：「『乘日』二字連文。『乘日用』者，乘日之用。靈運所作《擬王粲詩》云『豈顧乘日養』，句例正同，亦言乘日之養也。又此注云『車或爲居』者，乃說所引之

《莊子》，非謝詩有「車」字。《莊子釋文》云「元嘉本作居」，最爲明證。」胡氏說甚是。此本與明州本、贛州本仍作「日用」字，且不著校語者，蓋其所本之秀州本已知北宋本爲誤矣。

雜詩一首

五言

王景玄良曰：沈約《宋書》云：「王微^二，字景玄。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十六舉秀才，除右軍諮議。微素無宦情，徵並不就。」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微，字景玄。少好學，無不通覽。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微素無宦情，並陳疾不就。江湛舉爲吏部郎，卒。」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濟曰：臨高臺、憑華軒，長想夫也。軒，樓上鉤欄也。言華者，有華飾文彩也。善曰：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曰：「東南有思婦。」《舞賦》曰：「遠思長想。」《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曰：「珥筆華軒。」韋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弄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翰曰：相思之苦言也。善曰：左太沖《詠史詩》曰：「哀歌和漸離^三。」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也。」箕箒留江介，良人處鴈門。翰曰：箕，所以簸揚物者。箒，掃除地者。此婦人所執，以事夫也。今言執此物留居江間，夫在北塞，相去遠也。介，間也。良人，夫也。善曰：箕箒，婦人所執也。《國語》曰：「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句踐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句踐請盟，一介適女執箕箒，以備姓於王宮。』」《說文》曰：「箕，簸也。箒，糞也。」《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馱酒肉。」劉熙曰^三：「婦人稱夫曰良人。」《漢書》有鴈門郡。詎憶無衣

苦，但知狐白溫^{〔四〕}。向曰：夫不憶無衣之苦，但知自服狐白之裘而爲溫也。亦喻君之自溫而不知下人之寒苦也。狐白，謂狐腋之白毛以爲裘也。善曰：曹植《贈丁儀詩》曰：「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日暗牛羊下，野雀滿空園。

銑曰：日暗，牧牛羊之人皆下而歸，野鳥皆滿空園，咸有匹偶，安其栖息，而我且孤也。善曰：《毛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古猛虎行》曰：「暮不從野雀棲^{〔五〕}。」孟冬寒風起^{〔六〕}，東壁正中昏。良曰：東壁，星名。十月則日昏，

時見於南，故云中昏。傷歲暮也。善曰：《禮記》曰：「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平。濟

曰：朱火，燈也。景，影也。言燈獨照人，抱影多愁也。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楚辭》曰：「廓抱景而獨

倚。」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翰曰：所思不見，復何論也。善曰：《毛詩》曰：「亂我心曲。」《古詩》曰：

「所思在遠道。」

校勘記

「一」「王微」原「微」作「微」。陳本、正德本注同。明州本、贛州本良、善二注亦作「微」。按，當作「微」。今《宋書》、《南史》皆作「王微」是也。集注本、北宋本、尤本作注未誤。今據改。下「微」字及善注中「微」字同。

「二」「哀歌」原無「哀」字，與北宋本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皆有「哀」字，與集注本同。今據補。

「三」「劉熙」原「熙」作「渠」。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胡克家引何、陳校改爲「熙」，集注本正作「劉熙」。今據改。

「四」「但」原作「粗」，下有校語云：善本作「但」字。明州本校語同。北宋本、尤本正作「但」字。贛州本亦作

「但」，校語云：五臣作「粗」。正德本正作「粗」。然陳本作「但」，蓋據善本校改。按，集注本亦作「但」，無校語，則五臣原與善同作「但」，各本向注「但知」亦可證。作「粗」者句意不順，當傳寫之誤。今改正，並刪原校語。《玉臺新詠》卷三亦作「但」。

「五」「暮」 原上有「日」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集注本刪。

「六」「孟」 原作「猛」。今據集注本、北宋本、陳本、正德本、尤本及明州本、贛州本改正。

數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翰曰：數從一爲首，累至十，以爲文理，述其所情也。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善曰：《家語》：孔子曰：「恭敬忠信，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漢書》：王衛尉曰：

「蕭何守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所有。」又曰：「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也。」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銑

曰：漢有甘泉宮，祈祭之所也。善曰：《漢書》曰：「元延二年，行幸甘泉。」《甘泉賦》曰：「正月，從上甘泉。」蔡

邕《獨斷》曰：「不敢指斥天子，故但言車駕。」《漢書》曰：「武帝作甘泉宮，中爲臺，置祭具以致天神也。」三朝國慶

畢，休沐還舊邦。向曰：三朝，謂正朝也，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是也。國慶，謂朝會。既畢，乃止息還於舊國也。休

沐，止息也。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國有福事，即慶賀之。」《漢書》曰：「張

安世休沐未嘗出。」王粲《贈蔡子篤詩》曰：「言戾舊邦。」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向曰：四牡，四馬也。富

貴榮華，故光曜長路，其蓋輕疾如鴻鴈飛。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石崇《還京詩》曰：「迅風翼華蓋，飄飄若

鴻飛。」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良曰：漢成帝封舅王氏五人，謂之五侯。新豐，邑名。善曰：《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並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曰：「漢王置酒高會。」《三輔舊事》曰：「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商人，立為新豐也。」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濟曰：六樂，謂六代樂也。組，綰綬之屬，以繫帳也。善曰：《周禮》曰：「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鄭玄曰：「此周所以存六代之樂。」《史記》：侯嬴曰：「公子自迎侯嬴羣衆廣坐之中。」嵇康《贈秀才詩》曰：「組帳高褰。」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良曰：七盤，舞名。列，行也。善曰：七盤^五，已見陸機《羅敷歌》。《韓子》曰：「長袖善舞。」歌鐘^六，已見《魏都賦》。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翰曰：周官食醫，掌和八珍之齊。盈，滿也。彫俎，器也。肴，膳也。謂其肴色多名，如綺文粉飾。重，言多也。善曰：《周禮》：「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莊子》：祝宗人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應璩《與滿公琰書》曰^七：「繁俎綺錯，羽爵飛騰。」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濟曰：遲，待；徽，美也。善曰：《尚書》曰：「敦叙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張載《送鍾參軍詩》曰：「善建理不拔^八，闡道播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銑曰^九：學十年曰大成。言無就者，謙也。善，猶良也。十者，小數之極，故數詩至此而止。善曰：《漢書》曰：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又曰：司馬安巧善宦，四至九卿。

校勘記

「一」「甘泉賦」原無「甘泉」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據集注本及胡克家校補。下所引「正月」六字見本書《甘泉賦序》，實為史家之文。

「二」「既畢」集注本上有「朝會」二字，與上重。

「三」「言戾舊邦」原無「言」字，又「邦」下有「也」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據集注本及本書《贈蔡子篤詩》改。

「四」「周」原作「固」。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據集注本及《春官·司樂》鄭注改。

「五」「七盤」原上有「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十一字。北宋本、尤本及明州本同。胡克家曰：「此十字誤衍。」按，胡校是也。集注本有此十一字，而無「七盤已見陸機羅敷歌」九字，蓋李善初注時如此。後來則自定注例，其中有云「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見《東都賦》善注）。然則，善注定本兩者不當兼有。贛州本複出與集注本同，不符善注定本例，非是。今刪此十一字。

「六」「歌鐘」原上有「《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按集注本下有『歌鐘一肆』四字）」十字。按，此為誤衍，與上條類同。胡克家校刪此十字，今從刪。

「七」「滿公琰」原無「滿」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按，下所引見本書應璩《與滿公琰書》，集注本正有「滿」字。今據補。

「八」「建」尤本作「見」，非是。集注本亦作「建」字，北宋本同。

「九」「銑曰」原作「良曰」。正德本同。明州本、贛州本作「向曰」。陳本作「銑曰」，集注本作「張銑曰」，今據改。

翫月城西門廨

善本作解字

中一首

五言「二」翰曰：廨，公府也。時昭為秣陵令「二」。

鮑明遠

始出

善本作見

西南樓，纖纖如玉鉤。

向曰：月初出於西南，纖纖然有似玉鉤。

善曰：《西京雜記》：公孫乘《月賦》

曰：「值圓巖而似鉤，蔽脩堞如分鏡。」王逸《楚辭注》曰：「曲瓊，玉鉤也。」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向曰：出於西南，固宜映東北階也。娟娟，明媚貌。此月初出光微也。蛾眉，婦人之眉也。善曰：《說文》曰：「墀，塗地也。」

《禮》：「天子赤墀。」《上林賦》曰：「長眉連娟。」《毛詩》曰：「螭首蛾眉。」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窗。翰

曰：蔽隱於欄檻，阻於窻牖。珠者，飾之以珠；瑣者，畫之以文也。善曰：珠櫳，以珠飾疏也。瑣窗，窗為瑣文也。范曄《後

漢書》曰：「梁冀第舍，窻牖皆有綺疏青瑣也。」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銑曰：謂從微至明也。三五，十五日。

二八，十六日也。千里與君同者，言思友朋，遠與同也。善曰：二八，十六日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三。月大十六

日，月小十五日。《淮南子》曰：「道德之論，譬如日月，馳驚千里，不能改其處。」夜移衡漢落，徘徊入善本作帷字戶

中。翰曰：衡，北斗也。漢，天河也。夜久，將迴旋入於帷戶之中也。善曰：衡，斗中央也。漢，天漢也，已見上文。曹植

《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向曰：此言翫月之時，見草木華葉皆早委風

露而落也。歸，別，皆落也。委，著也。亦如人從微至著，終見衰謝也。善曰：言歸華先委，為露所墮四，別葉早辭，為風所

隕。華落向本，故曰歸本五。葉下離枝，故云別葉。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

歸末。」客游厭苦辛，仕子倦飄塵。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飄飄冒風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

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繞善本作發字《陽春》六。濟曰：休息公務之日，宴樂私家之辰，奏此琴曲以自娛也。

澣，謂洗濯神思也。辰，亦日也。蜀都司馬相如善鼓琴，故云蜀琴。抽，猶奏也。《白雪》、《陽春》，並曲名。郢，國名。繞，猶弄

也。善曰：《禮記》曰：「晏子澣衣以朝。」《字林》曰：「醺，私宴飲也。」《方言》曰：「慰，居也。」相如工琴而處

蜀，故曰蜀琴。客歌郢中，故稱郢曲也。宋玉《笛賦》曰：「師曠將為《白雪》之曲也。」又《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

者，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肴乾酒未缺七，金壺啓夕淪八。迴軒駐輕蓋，留酌待

情人。良曰：肴膳已乾而酒情未終，金壺之水已開滴漏。言夜將盡矣。軒，車也。言迴車將歸，復駐輕蓋而留酌，以待情人。

情人，友人之別離者。缺，終也。金壺，貯刻漏水者。以銅爲之，故曰金壺。啓，開也。淪，猶盡也。善曰：肴雖乾而酒未止，金壺之漏已啓夕波。杜預《左氏傳注》曰：肴乾而不食。《爾雅》曰：小波爲淪。陸機《漏賦》曰：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揖。

校勘記

「一」「解」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解」字。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是五臣作「解」。按，今五臣陳本作「解」。解，蓋據善本校改。解、解古今字。

「二」「昭」 按，《宋書》、《南史》皆云鮑照字明遠，唐人避武后諱改「照」爲「昭」。

「三」「月滿」 原無「月」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據集注本補。此《釋名·釋天》文。

「四」「爲」 集注本作「由」。

「五」「歸本」 原「本」作「華」。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北宋本亦作「本」。集注本此條字有脫誤。

「六」「繞」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發」。明州本同。北宋本、尤本正作「發」。贛州本云：五臣作「繞」。陳本、正德本正作「繞」，注同。按，集注本作「繞」，無校語，則善與五臣同作「繞」。《玉臺新詠》卷四亦作「繞」。今作「發」者疑北宋本所改，然善注中未明此字，無以訂之。

「七」「缺」 原作「闕」，下有校語云：善本作「缺」。明州本同。北宋本、尤本正作「缺」。贛州本云：五臣作「闕」。正德本正作「闕」，陳本則作「缺」，蓋據善本校改。按，五臣當作「缺」，各本向注：「缺，終也」，可證。又集注本作「缺」，即「缺」之異體字，無校語，則五臣與善無異也。《玉臺新詠》卷四亦作「缺」。今據改作「缺」，並刪原校語。

「八」「壺」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臺」字。明州本同。贛州本作「臺」，校語云：五臣作「壺」。按，北宋本、尤本作「壺」，是善本原作「壺」，善注亦可證。集注本作「壺」，即「壺」之別體，與「臺」字易混，各本所見作「臺」者，此也。是善本與五臣無異。《玉臺新詠》亦作「壺」。今刪原校語。

始出尚書省一首

五言

謝玄暉

翰曰：朏爲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朏爲諮議，領記室，故出尚書省。善曰：蕭子

顯《齊書》曰：「朏兼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朏爲諮議，領記室。」高宗，明帝也。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翰曰：惟，思也。休明，謂武帝時。雲，五雲殿也。「二」。陛，階也。善曰：休明，謂齊武皇

帝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蕭子顯《齊書》曰：「朏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然王，故朝也。左思《七牧》

曰「三」：「開甲第之廣袤，建雲陛之嵯峨。」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銑曰：金閨，金門也。謂懸名於門，乃通出入，

所謂禁門也。瓊筵，謂天子宴羣臣之席。言瓊者，珍美言之。醴，酒也。善曰：金閨，即金門也。《解嘲》曰：「歷金門，上

玉堂。」應劭《漢書注》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袁宏《夜酣賦》

曰：「開金扉，坐瓊筵。」《漢書》曰：「楚元王敬禮穆生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也。」宸景厭照臨，

昏風淪繼體。向曰：宸，帝居也。景，日也。天子比於日，以照臨天下也。言厭者，謂武帝崩也。武帝既崩，鬱林王昭業即

位，昏亂淪溺，不紹帝體也。善曰：宸，北辰。以喻帝位也。厭照臨，謂武帝崩也。繼體，謂鬱林王昭業也。蕭子顯《齊書》

曰：「鬱林王，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王即位。」《毛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尚書》曰：「遠耆德，比頑童，時謂

亂風。」《廣雅》曰：「昏，亂也。」又曰：「淪，沒也。」《公羊傳》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三，守文王之法度。」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濟曰：紛虹邪陰之氣，亂蔽朝日，而濁河之水穢清濟之水^四。皆喻鬱林王之昏濁不紹也。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虹霓耀今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也。而有照耀，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五，忠良浸微也。」《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清濟濁河，足以爲阻。」孔安國《尚書注》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清濁異色，混爲一流。」亦喻讒邪之穢忠正也。防口猶寬政，餐茶更如薺。良曰：厲王暴虐，殺國人以止謗者，召穆公諫曰：「防人之口，甚於防川。」王不聽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比之於鬱林王，則猶爲寬政矣。人苦其政，甚於餐茶，方之苛法，則餐茶草如薺焉。茶，苦草。薺，甘草。善曰：言防衆口，實猶寬政，雖遇餐茶之苦，更同如薺之甘。時明帝輔政，故曰寬也。《國語》：召公諫厲王曰：「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左氏傳》：陳公子完謂齊侯曰：「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仲長子昌言》曰：「有軍興之大役焉，有凶荒之殺用焉，如此則清脩絜皎之士，固當食茶鹽膽，枕籍菁棘」^六。《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英衮暢人謀，文明固天啓。向曰：衮，三公服也。暢，通也。時明帝爲丞相，輔國政，故云英衮也。通於人謀，謂國人謳謠，願明帝即位，而明帝文明之德，故天啓之也^七。謂受太后教，廢鬱林，而明帝立。善曰：英衮，謂明帝也。初爲尚書令，故曰英衮。蕭子顯《齊書》曰：「明帝以太后令，廢鬱林王及海陵王，而即帝位。」《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青精翼紫軼，黃旗映朱邸。翰曰：青精，星也。黃旗，瑞雲也。皆王者將興之符應也。翼，輔也。紫軼，天子車也。朱邸，明帝所居。謂青精、輔車、黃旗映於帝宅。此謂明帝將即位之時瑞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然青即蒼也。齊木德，故蒼精翼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方言》曰：「韓楚之間，輪謂之軼。」徒計切。天子之車以紫爲蓋，故曰紫軼。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蓋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楊州之君子。」《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漢書》曰：「代王入代邸。」諸王朱戶，故曰朱邸。還覩司隸章，復見東都禮。銑曰：章，儀也。

更始將軍以光武爲司隸校尉，三輔府吏皆迎光武於洛陽也。言明帝自丞相即位，下人願之，亦如漢光武也，故還復見此儀禮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爲司隸校尉。三輔官府吏東迎雒陽，見更始諸將過者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之衣，大爲長安所笑。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宛然復見官府儀體，賢者蟻附也。」中區咸已

泰，輕生諒昭洒

音洗。

良曰：中區，中國也。泰，大也。言明帝即位，聖政流通下人，信可昭明洗滌穢濁也。輕生，謂下人

也。諒，信；昭，明也。

善曰：《文賦》曰：「佇中區以玄覽。」《說文》曰：「洒，滌也。」

趨事辭宮闕，載筆陪

旌榮

音啓。

濟曰：朏自尚書殿中郎，明帝以爲諮議，領記室，故云載筆陪旌榮。旌榮，門之列戟也。筆，謂朏以文吏職用筆爲務

也。初趨走王事，既見功成，將歸邑里，故辭宮闕也。語合在旌榮之下「九」，今在上者，逐文之便也。載，用也。善曰：謂出殿

中而爲記室也。《漢書》曰：「朱博夜寢早起，妻希見面，趨事如是。」《慎子》曰：「趨事之有司，賤也。」《禮記》曰：「史

載筆，士載言。」司馬彪《續漢書》曰：「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皆帶劍榮戟爲前行。」韋昭《漢書注》曰：「榮，戟

也。」邑里向疏蕪，寒流自清泚。向曰：朏之邑里人物向疏，居處荒蕪。謂別離久也。清泚，秋水流貌也。善

曰：《鶚冠子》曰：「士之居邑里。」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說文》曰：「泚，清也。」且禮切。衰柳尚沈

沈，凝露方泥泥

上。

翰曰：衰柳，自喻也。沈沈，茂盛也。泥泥，濡也。謂雖衰老，尚爲君王所顧，猶爲茂盛，恩澤霑濡

也。善曰：沈沈，茂盛之貌也。《毛詩》曰：「蓼彼蕭斯，零露泥泥。」《廣雅》曰：「方，正也。」毛萇曰：「泥泥，沾濡

也。」零落悲友朋，歡娛宴

善本作虞讌字。

兄弟

一二。

銑曰：久辭邑里，朋友零落，故悲也

《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虞，與娛通。《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

良曰：秉，執；丹，赤；石，堅也。既執忠赤堅貞之心，安能爲素絲之變而流淚涕也。寧，安也。善曰：丹石，言不移也。《呂

氏春秋》曰：「石可破而不奪其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赤。」《韓子》曰：「上下相德，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素絲隨染涕，墨

子所悲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曹顏遠《感舊詩》

曰「三」：「素絲與路歧。」因此得蕭散善本作乘此終蕭散一句「四」，垂竿深澗底。翰曰：蕭散，逸志也。垂竿，釣魚也。

善曰：孫惠《龜言賦》曰「五」：「泛舟於清泠之淵，垂竿於巖澗之下。」如淳《漢書注》曰：「乘，因也。」

校勘記

「一」「五雲殿」按，集注本《鈔》曰：「《漢武故事》云：武帝時有三雲殿。此雲陛，即雲殿之陛也。」翰注蓋襲用《鈔》，疑「五」爲「三」字之誤。

「二」「左思七牧」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集注本、北宋本亦同。四庫本善注《文選》作「左思七歌」。許巽行引何焯校改作「卞蘭七牧」，又云卞蘭《七牧》，引見本書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注。按，何、許所校似未得。本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善注引「左思《七略》曰」云云，與此所引之文正同。嚴可均《全晉文》卷七十四云：「《七略》當從《文心雕龍·指瑕篇》作《七諷》。」恐以嚴氏所說是也。

「三」「文王」原無「王」字。明州本、贛州本同脫。集注本、北宋本亦脫。今據尤本補。此《公羊傳》文公九年文。又尤本此句上脫「是子也」三字。

「四」「濟之水」集注本「水」作「流」字。

「五」「云」原作「方」。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集注本正作「云」，與《息夫躬傳》注引合。今據改。

「六」「菁」集注本作「茨」。又下引《毛詩》「誰謂荼苦」之「謂」，原作「爲」。今據集注本改。此《邶風·谷風》文。

「七」「故」原無此字。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今據集注本、陳本補。按，「故」與正文「固」字通。

「八」「滌也」北宋本、尤本下有善音「桑禮切」三字。按，此合併兩家時因見已有五臣音而刪省。

「九」「語」 集注本上有「此」字，語意更明。

「一〇」「戟也」 北宋本、尤本下有善音「音啟」二字。按，此亦合併兩家時因見已有五臣音而刪省。

「一一」「娛宴」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虞讌」字。明州本校語同。北宋本正作「虞讌」，尤本同。贛州本字用善，校語云：五臣作「娛宴」。陳本、正德本正作「娛宴」。按，集注本作「娛讌」，下有李善曰：「《孟子》曰：驩虞如也。虞與娛通。」此證正文「歡娛」二字，並謂《孟子》之「虞」與此詩之「娛」通。是善原亦作「娛」，蓋後來刪去善注引《孟子》文，但留「虞與娛通」四字，因改正文「娛」為「虞」，恐已失善本及謝朓詩舊貌矣。今朓《集》亦作「娛」字。

「一二」「悲」 集注本下有「之」字。

「一三」「感舊詩」 原「舊」作「時」。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集注本、北宋本同。皆非。今據本書曹顏遠《感舊詩》及胡克家引陳校改。

「一四」「因此得蕭散」 原「蕭」作「肅」，翰注同。正德本同。今並據陳本及明州本改正。又此下校語云：善本作「乘此終蕭散」。明州本校語同。北宋本、尤本正如此。按，集注本此句作「乘此得蕭散」，校語云：《鈔》、五家、陸善經本「乘」為「因」。然則原善本之「得」，北宋本則改作「終」，疑誤。今朓《集》亦作「得」字。

「一五」「龜言賦」 原無「言」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脫。今據集注本補。按，《初學記》卷三十亦引有孫惠《龜言賦》，亦可證。

直中書省一首

五言 銑曰：直，謂宿於禁中，以備非常。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朏轉中書郎。」

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向曰：紫殿，天子居也。彤庭，謂禁中多赤色。肅，嚴也。陰陰，沈貌。赫，盛也。弘敞，高大貌。善曰：紫殿，紫宮也。《漢書·成紀》曰：「神光降集紫殿。」《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西都賓》曰：「玉階彤庭。」《西京賦》曰：「赫眈眈以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良曰：萬年，木名。承露掌，謂起高臺爲仙人形，以掌承盤，盤承甘露也。華，謂日光照也。善曰：《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漢書》曰：「日華曜宣明。」又曰：「武帝作栢梁、銅柱、承露盤、僊人掌也。」玲瓏結綺錢，深沉映朱網。濟曰：綺錢，朱網，並宮殿之飾也。玲瓏，踈貌。沉，亦深也。善曰：晉灼《甘泉賦注》曰：「玲瓏，明見貌也。」《東宮舊事》曰：「窻有四面，綾綺連錢。」《楚辭》曰：「罔戶朱綴刻方連。」王逸注曰：「罔戶，綺文縷也。」綴，緣也。網，與罔同，而義異也。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銑曰：紅藥，謂所植草色紅者。翻，亂；蒼，青也。善曰：《淮南子》曰：「窮谷之污，生以蒼苔。」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翰曰：翔，集也。鳳池，中書省也。鳴佩，所佩玉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悲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邪？』」《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向曰：中書信爲美，然非居室也。思丘園以自偃仰也。善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良曰：不見友

朋，鬱陶心憂之也。駘蕩，春光色也。善曰：《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莊子》曰：「惠施之材，駘蕩而不得，逐物不反。」司馬彪曰：「駘蕩，猶施散也。」安得陵善本作凌字風翰，聊恣山泉賞五。翰曰：願如鳥飛，恣平生所尚也。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翰也。」

校勘記

「一」「西都賓」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集注本改作「西都賦」。按，《西都賦》，善注往往稱引《西都賓》，已見上。

「二」「踈」 原作「光」。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濟注改回。集注本亦作「踈」。

「三」「罔戶」 原「罔」作「網」。明州本、贛州本同。北宋本、尤本亦作「網」。皆非。集注本作「罔」，是也。今據改。按，所引《楚辭》見《招魂》，今本作「網戶」，舊校云：「網，一作罔。」又下注「網與罔同」，謂此詩之「網」與《楚辭》之「罔」同。然則善所引《楚辭》當出別本。各本所見作「網」者，蓋依今本改之，而王逸注「罔」字則未改，遂使《楚辭》正文與注兩不相合矣。今改回。又下王逸注「罔戶」二字，原無「戶」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集注本善注無此「王逸注曰」以下十三字。今據《招魂》注補。

「四」「翔」 集注本《鈔》曰：「翔，集也。古本作『集』，此恐昭明改之。」

「五」「賞」 集注本校語云：五家本「賞」作「響」。按，其所見五臣本恐誤。上有「鳴佩多清響」句，此不當重出「響」字爲韻。《初學記》卷十一引、宋本《謝宣城集》亦作「賞」。

鶴朝雨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銑曰：朔，北也。蕭條，雨足。灑，水而隨風貌。百常觀，高闕也。九成臺，謂九層臺也。言雨灑集於此也。善曰：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西京賦》曰：「通天眇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薛綜曰：「臺名也。」《爾雅》曰：「觀謂之闕。」《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九成臺，飲食必以鼓。」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濟曰：空濛、散漫，雨微貌。埃，塵也。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向曰：振，舉也。重門，帝宮門也。善曰：《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新序》曰：「故老振衣而起。」《周易》曰：「重門擊柝。」耳日慙善本作暫字無擾，懷古信悠哉。向曰：未理事也。擾，煩也。思古人榮衰之理，信遠哉也。善曰：《東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毛詩》曰：「悠哉悠哉。」毛萇曰：「悠，思也。」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翰曰：戢，斂；希，望也。驤，舉也。龍門之水，魚上者則爲龍，不得上者，曝鰓於水次。曝，露也。眺自喻斂翼而退，復望舉首以求貴盛，又思失勢，如乘流曝鰓者也。善曰：成公綏《慰情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以匿影。」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鵬鳥賦》曰：「乘流則逝。」《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水陸不通，龜魚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上則爲龍，不得上，曝鰓水次也。」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銑曰：動息，猶出處也。出處之道不可兩兼而遂之，則歧路甚多，不知所從，故徘徊。中心不安定也。

善曰：動息，猶出處。言出處之情有疑，譬臨歧路而多惑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謂其可以南可以北。」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向曰：子夏肥，而或有問之者，子夏曰：吾戰勝。人問曰：「何爲戰勝？」曰：「吾人見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胷臆，而夫子之義勝，故肥也。」眇欲同之，以不仕爲勝，故將去采北山之草。萊，草也。明雖草之賤物，亦不棄也。善曰：言隱勝仕也。方，猶將也。《韓子》：子夏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胷臆，故臞也。」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毛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毛萇曰：「萊，草也。」

校勘記

「一」「此」 原作「水」。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銑注同。今據集注本改。

「二」「徑」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作「勁」，非。按，此本據本書《西京賦》校改之，是也。又按，此善注引「西京賦曰」云云及「薛綜曰：臺，名也」共二十二字，似非原有。本書《西京賦》「通天」二句下，綜曰：「通天，臺名。」又曰：「倍尋日常。」此注則刪去「通天」二字，意以正文「百常」爲臺名也。然「百常」，上注引《七命》已具，據綜注此言其高也，非臺名，可知此注既贅且誤。今檢集注本善注正無此二十二字，而其《鈔》則引有「《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莖耀」十字，以明正文「百常」之所本。蓋後人，或即北宋本，見《鈔》有此注，又妄自增補而入爲善注耳。

「三」「娥」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集注本、北宋本皆作「娥」。此本據《呂氏春秋·意初篇》改之，是也。

「四」「擊柝」 原「擊」作「繫」。贛州本與集注本同。今據明州本及尤本改。北宋本此字不甚清晰，或亦作「擊」。

「五」「𩑦」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暫」字。北宋本、尤本正作「暫」。集注本作「𩑦」，並無校語，蓋善原亦作

「慙」，與五臣不異。作「暫」蓋後來改之。暫與慙通。

「六」「向曰」 集注本作「劉良曰」。

「七」「鰓」 陳本下有音注「先來」二字。

「八」「翰曰」 原作「向曰」。陳本作「翰曰」，與集注本作「李周翰曰」同。今據改。

「九」「驤舉也」 原無此三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按，集注本有。由下五臣釋之以「復望舉首以求富貴」亦可知當有。今據集注本補。

「一〇」「一名龍門」 集注本下有「去長安九百里」六字。

「一一」「驪」 原作「憂」。北宋本作「曜」，袁本同。明州本、贛州本刪此注所引《韓子》文。皆非。尤本作「驪」，與集注本同，是也。今據改。按，《說文》：「驪，少肉也。」北宋本「曜」當「驪」字之譌，此本改作「憂」，誤甚。

郡內登望一首

五言 翰曰：眺出爲宣城太守，郡內登望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眺出爲宣城太守。」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良曰：自問下車始至之日，非直一月。謂已經時序也。望舒，月也。 善曰：張景陽詩

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濟曰：秋氣寒而登城上，故云寒城。眺，望也。平楚，木

叢也。蒼然，草木色也。

善曰：《毛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說文》曰：「楚，叢木也。」鄭玄《毛詩箋》曰：

「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也。」山積陵陽阻，善本作溪字碕

流春穀泉。銑曰：陵陽，山名。阻，險也。言山之積重者，有

陵陽之險。碕中所流，有春穀之泉。春穀，水名也。

善曰：《江賦》曰：「幽澗積阻。」沈約《宋書》曰：「宣城郡，太康

中分丹陽立。陵陽子明得仙於廣陽縣山。」《戰國策》曰：「飲茹溪之流。」《漢書》曰：「丹陽郡有春穀縣。」《水經注》

曰：「江逕春穀縣北」，又合春穀水。」威紆距遙甸，巉岳帶遠天。向曰：威紆，長曲貌。巉岳，高貌。二。謂山川長

曲至於遙甸，山高之勢帶於遠天也。距，至也。甸，謂去王城五百里也。三。

善曰：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距，至也。」《廣雅》曰：「巉岳，高也。」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翰曰：桑柘，木名。遠望煙生於中

也。悵望心已極，善本作憊字憊

怳魂屢遷。銑曰：憊怳，魂神不安貌。

善曰：悵望，已見上文「四」。《楚辭》曰：「招憊

怳而永懷。」招，勅驕切。憊，兄壤切。怳，怳往切。結髮倦爲旅，平生早事邊。向曰：結髮，謂弱冠時也。旅，客也。

平生早事於邊疆戎馬之事也。

善曰：《漢書》曰：「霍光結髮內侍。」《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誰規鼎

食盛，寧要狐白鮮？良曰：規，猶取也。寧，無也。要，猶取也。狐白，裘也。鮮，麗也。

善曰：《家語》曰：「子路

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晏子春秋》曰：「景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濟曰：後漢宗

資爲汝南郡守，每事委功曹范滂，時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但畫諾。」謂宗資委事范滂，但唯諾而已。今方棄之

也。管寧至遼東，或人有牛暴寧田者，寧牽牛爲飼之，其人大慙，於是禮讓大行海表。眇志欲追蹤此事也。善曰：《續漢書》

曰：「汝南太守南陽宗資，任用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

海外，遂至于遼東。」皇甫謐《高士傳》曰：「人或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自飲食之也。」五。

校勘記

「一」「逕」 原作「連」。明州本、贛州本及北宋本、尤本同。今據集注本改。

「二」「高貌」 集注本上有「山」字。

「三」「五百里」 集注本下有「之地」二字。

「四」「悵望已見上文」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按，集注本善注作「蔡雍（邕）《初平詩》曰：暮宿河南悵望，天陰雨雪滂滂。」此複出本書卷二十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善注引，又卷二十六《酬王晉安詩》亦注引有蔡詩上句，皆不在同卷。依李善注例，則此「上文」二字宜當改爲篇名。

「五」「飲」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集注本、北宋本同。胡克家曰：「『飲』當作『飮』。」按，飮，今作飼。然「飲食之」，謂飲之食之，亦通。《魏志·管寧傳》注、《太平御覽》卷九〇〇引並作「飲食」。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

五言 翰曰：伏曼容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孫權都在此郡。眺

聞曼容作此詩，遂遙和之。 善曰：徐勉《伏曼容墓誌序》曰：「曼容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

謝玄暉

炎靈遺劔璽，當途駭龍戰。
銑曰：炎靈，漢也。遺劔璽，謂失位也。當途，魏也。駭龍戰，謂用干戈圖天下也。 善

曰：「炎靈，謂漢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漢禮儀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蛇寶劍授。」《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斬白蛇劍。」《吳書》曰：「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尚璽投井中。」《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微^二，當塗在世，名行四方。」《獻帝紀》：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聖朝缺中壤，霸功興寓縣。銑曰：千年一聖人出也。謂漢末聖期缺失於中國^三，但有霸功起於區寓郡縣。謂吳、蜀、魏並起也。善曰：

《論衡》曰：「孟子云：『五百年有王者興。』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蒼頡篇》曰：「宇，邊也。」《說文》曰：「寓，籀文字字也。」鵠起登吳山^四，鳳翔陵

楚甸。翰曰：《莊子》云：「君子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鵠起。」鳳翔，謂飛高，故比於帝王之興也。陵楚甸，謂吳并楚地得之也。善曰：《莊子》曰：「鵠上高城之堦^五，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時也，得時則義行^六，失時

則鵠起。」司馬彪曰：「堦，最高危限之處也。起，飛也。」《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孫氏初基武昌，後都建鄴，故云吳山、楚甸也。堦，居毀切。衿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七。向曰：吳國以巖險爲衿帶，帷幄謀人盡其妙選。帷

帟，謂帷幄也。善曰：《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左氏傳》：爲

啓彊曰：「趙成、中行吳，皆諸侯之選也。」鄭玄《毛詩箋》曰：「選者，謂於倫等之中最上也。」北拒溺驂鑣，西戡^{善本}

收組練^八。良曰：吳北拒江淮，故溺驂鑣而難度，此所以隔限中國也。驂，馬；鑣，轡也。吳西伐楚，戰勝，收其組練三

千。組、練，皆甲也。戡，勝也。善曰：北拒，謂禦曹操。西龕，謂敗劉備也。《春秋感精符》曰^九：「強傑並侵，戰兵雷合，

龍門溺驂。」宋均曰：「龍門，魯地名也^{一〇}。」時與齊、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驂馬。」《尚書序》曰：「西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龕與戡音義同。」《左氏傳》曰^{一一}：「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被練爲甲裏也^{一二}。」

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眄^{善本作盼字^{一三}}。濟曰：江海無波，謂國內清平也。將欲圖中原，故曰流英眄。善曰：《禮

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平，則江海不揚波。」《好色賦》曰：「竊視流盼」^{一四}。」裘冕類裡郊，卜揆崇離殿。翰曰：裘冕，謂衣冠也。將肆類羣后，裡祭郊廟山川也。卜度其事，崇其離宮別館宮殿之屬，以爲洪業也。揆，度也。善曰：《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孔安國《尚書傳》曰：「類，事類也。」又曰：「精意以享曰裡。」《毛詩》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毛萇曰：「凡建國，必卜之。」《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爲楚室。」毛萇曰：「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西東，南視定」^{一五}，北準極，以正南北。」毛萇《詩傳》曰：「崇，立也。」《西都賦》曰^{一六}：「外則離殿別寢。」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向曰：釣臺，臺名。臨之講武閱兵車也。樊山，山名。於此廣爲宴樂也。善曰：《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歡。」《國語》：號文公曰：「一時講武。」《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水經注》曰^{一七}：「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顏延年《釋奠詩》曰：「即宮廣讌。」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銑曰：文物、聲明，謂衣冠禮樂也。葳蕤、葱蒨，盛貌。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夫德，儉而有度，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翰曰：謂三國厭分其土地，欲使文書軌迹同爲一統^{一八}，以進於晉矣。薦，進也。善曰：《三國名臣頌》曰：「三光參分，宇宙暫隔。」《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參差代^{善本作世字}祀忽^{一九}，寂寞^{善本作漠字}市朝變^{二〇}。濟曰：參差，時不停貌。忽，疾也。寂寞，空虛也。善曰：《魏都賦》曰：「非有期乎世紀。」忽，謂忽忽然而去也。《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人，千載墓平。」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囀^{善本作轉字}^{二一}。良曰：妙歌者發聲，聲繞梁而塵起，故見梁則想其餘聲。善曰：《蕪城賦》曰：「歌堂舞閣之基。」《西征賦》曰：「覓陛殿之餘基。」歌有繞梁，故曰歌梁。《淮南子》曰：「秦、楚、燕、魏之歌也」^{二二}，異轉而皆樂。」高誘曰：「轉，音聲也。」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睭。翰曰：吳國英雄之圖謀悵然若此，而曼容深思遠有睭想，爲之發詠也。善曰：茂宰，謂伏武昌也。言孫氏雄圖，悵然如此，伏氏感之而深遠睭。幽客滯江

皐，從賞乖纓弁。良曰：幽客，眇自謂也。纓弁，屬曼容。言我留滯於江畔，而相從賞樂，遂乖於衣冠之列也。皐，澤畔也。纓弁，衣冠也。善曰：幽客，眇自謂也。言從賞而乖纓弁之遊也。《楚辭》曰：「朝馳騁兮江皐。」王逸注曰：「澤曲曰皐。」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濟曰：清卮，酒盃也。相阻不得為獻酬之禮，而良書不同披讀也。良書，謂先王典籍也。善曰：良書，謂伏詩也^{二三}。鄭玄《禮記注》曰：「卮，酒漿器也^{二四}。」《毛詩》曰：獻酬交錯。《墨子》曰：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幸藉芳音多^{二五}，承風采餘絢。良曰^{二六}：芳音，謂曼容言也。言承其雅風，采詠餘美。絢，美也。善曰：《楚辭》曰：「聞赤松之青塵，願承風之遺則。」馬融《論語注》曰：「絢，文貌也。」于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翰曰：言行役若期至於武昌，則當同為游樂也。于役，行役也。鄂渚，武昌渚名也。衍，樂也。善曰：《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楚辭》曰：「乘鄂渚而反顧兮。」王逸注曰：「鄂渚，地名也。」《毛詩》曰：「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毛萇曰：「游，行也。衍，溢也。」鄭玄曰：「常與汝出入往來^{二七}，游溢相從也。」

校勘記

「一」「漢禮儀志」原「禮儀」作「儀禮」。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集注本無此條注。今從胡克家校乙轉。胡氏又曰：「此司馬彪《志》文。『漢』上疑尚脫『續』字。」按，今司馬彪撰《續漢書·禮儀志》無此所引之文。《禮儀志上》劉昭注引謝沈《（後漢）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依以為志，譙周後改定以為《禮儀志》。」疑善注引者，乃譙周《漢禮儀志》，亦未可知也。

「二」「漢以魏微」原「微」作「徵」。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誤。今據集注本改。此謂漢因魏興而衰微也。

「三」「缺失」 原無「缺」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銑注同。今據集注本補。

「四」「吳山」 按，《顏氏家訓·勉學篇》引此句作「吳臺」，宋本《謝宣城集》同。

「五」「高城」 原無「高」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北宋本同。集注本有，與《藝文類聚》卷八十八、九十二引同。今據補。

「六」「義行」 原「義」作「蟻」。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集注本、北宋本亦作「義」，與《藝文類聚》引同。此所引爲《莊子》逸篇。

「七」「帟」 原作「奕」。正德本及明州本同。今據陳本改，向注同。按，集注本亦作「帟」，贛州本及尤本同。是善與五臣皆作「帟」。帟，帳也。此北宋本始誤作「弈」，後又譌爲「奕」耳。

「八」「戡」 陳本作「龕」，良注同。是五臣一作「龕」，與善本同。龕同戡。

「九」「春秋感精符」 原「精」誤作「情」。今改回。

「一〇」「地名」 集注本「地」作「門」。又下句「與齊」，原作「齊與」。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倒。今據集注本乙轉。

「一一」「左氏傳」 原無「氏」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北宋本同。今據集注本補。按，善引《左傳》例稱《左氏傳》。

「一二」「馬融曰」云云 集注本「被練」下重「練」字。按，《左傳》襄公三年「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孔疏引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善注節略引之。

「一三」「眇」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盼」字。北宋本、尤本正作「盼」，善注同。眇與盼通。贛州本亦作「盼」，校語云：五臣作「眇」。眇，俗作「眇」。集注本及陳本、明州本、袁本正作「眇」。

「一四」「盼」 北宋本作「盼」，尤本及明州本、袁本從之。贛州本作「盼」，「盼」俗體。本書《登徒子好色賦》作「眇」。此善注引改「盼」，以就正文也。

「一五」「南」 原無此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北宋本同。今據集注本及《鄘風·定之方中》毛傳補。

「一六」「西都賦」 集注本作「西都賓」。

「一七」「水經注」 原無「注」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北宋本同。今據集注本補。按，此《水經·江水注》文。

「一八」「使」 集注本作「俟」。

「一九」「代」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世」字。北宋本、尤本正作「世」。贛州本亦作「世」，校語云：五臣作「代」。按，作「代」者，五臣避唐諱「世」字而改。善本文則例不避，今集注本亦作「代」，蓋後人者追改耳。

「二〇」「寔」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漠」字。北宋本、尤本正作「漠」。贛州本亦作「漠」，校語云：五臣作「寔」。按，集注本作「寔」，並無校語。蓋善初亦作「寔」，與五臣不異，後來改作「漠」耳。寔與漠通。

「二一」「轉」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轉」字。北宋本、尤本正作「轉」。贛州本亦作「轉」，校語云：五臣作「轉」。按，集注本作「轉」，校語云：《音決》「轉」爲「轉」。是其所見善與五臣並作「轉」。

「二二」「魏」 原作「趙」。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誤。集注本作「魏」，與《脩務訓》文合。今據改。

「二三」「伏」 集注本下有「氏」字。

「二四」「酒漿」 原無「漿」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北宋本同。今據集注本及《禮記·內則》鄭注補。

「二五」「藉」 北宋本、贛州本及尤本誤作「籍」。

「二六」「良曰」 集注本作「呂向曰」。

「二七」「出入往來」 原無「出」、「來」二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集注本、北宋本同。今據及胡克家引陳校及

《大雅·板》鄭箋補。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五言 翰曰：王著作，融也。八公，山名也。王融登是山有作，眺和之，述王導、

謝玄破苻堅事也。

善曰：

《淮南子》曰：

「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中有高才八人：蘇非、李上、左吳、陳由、伍

被、雷被、毛被、晉昌，爲八公。」

《神仙傳》曰：「雷被誣告安謀反，人告公曰：『安可以去矣。』」乃與

登山，即日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之馬跡存焉。」

謝玄暉

二別阻漢坻

直尼

雙嶠望河澳

於六

銑曰：二別，大別、小別二山也。爲漢水所阻鎮也。雙嶠，二山名，爲標望於河曲，以

爲固也。澳，曲也。

善曰：

《左氏傳》曰：

「吳子伐楚，子常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於大別。」穀有二陵，已見《西征賦》。

《爾雅》曰：「小汜曰泚。」又曰：「隩，隈也。」

茲嶺復嶠

在九

嶠

五九

分區奠淮服。良曰：茲嶺，八公山也。上說二

別、雙嶠之阻，此述八公之險也。嶠，高峻貌。分其區域，以定此淮服之地也。奠，定也。

善曰：

《字林》曰：

「嶠，銳

山也。」潘岳《贈陸機詩》曰：「區域以分。」孔安國《尚書傳》曰：「奠，定也。」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向

曰：渤海間有琅邪臺。孟諸，澤名。距，至；陸，澤也。

善曰：

《山海經》曰：

「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孔安國《尚

書傳》曰：「距，至也。」

《周禮》曰：

「正東曰青州，其藪曰孟諸。」

《爾雅》曰：

「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

縣東北。」然孟諸澤，在八公山東，而云西距者，謂澤西距山，以避上文耳，非謂山在澤東也。

阡

善本作仟

眠起雜樹

檀

樂蔭脩竹。濟曰：阡眠，遠望貌。檀樂，竹美貌。登此遙望，諸山川而生雜樹，復蔭脩竹也。起，猶生也。

善曰：《楚辭》曰：「遠望兮仟眠。」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樂夾池水。」日隱澗疑空，雲聚岫如複。翰曰：山林幽

邃，日光隱蔽，澗暗如空也。雲氣集聚繁鬱，峯岫若重複也。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日。銑曰：雉，城也。山之曲直高

下不一，行陟出入，以見樓城，遠近皆送目，則以望之也。^{〔八〕}善曰：王肅《家語注》曰：「高丈、長丈曰堵^{〔九〕}，三堵曰雉。」

《呂氏春秋》曰：「客出，田駢送之以目。」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良曰：戎州，謂秦苻堅也。亂華，謂亂其華夏

也。言苻堅伐晉時，見八公山上草木皆是兵^{〔一〇〕}，苻堅乃敗，登此山，故述堅事也。素景，晉也。晉金德王，故云素景。淪，沒

也。晉道淪沒，去洛陽而渡江也。伊、穀、洛，三水名也。善曰：亂華，謂苻堅也。《左氏傳》曰：「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

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又：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素景，謂晉也。干寶《搜神記》曰：「金者，

晉之行也。」《漢書》曰：「穀水出穀陽谷，東北入洛也。」伊水，已見上文。𡵓^{〔一一〕}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翰曰：𡵓，

臨也。宗袞，謂王導，爲三公也^{〔一二〕}。宗，謂王融同宗，和融詩，故云宗也。袞，三公服也。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也。

牧，謂謝玄爲兗州刺史，亦同破苻堅。微，無也。謂無王導、謝玄，猶齊之無管仲，則國不理，故云微管也。善曰：宗袞，謝安

也。明牧，謝玄也。《晉中興書》曰：「時盜賊強盛^{〔一三〕}，侵寇無已，朝議求文武良將可以鎮北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兄子

玄可堪此任。』於是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漢書》：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𡵓危者若是。」臣

瓚曰：「臨危曰𡵓。」或曰：「𡵓，屋檐也。」《論語》：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

暴^{〔一四〕}。向曰：長蛇害人，固能翦滅之也。奔鯨，大魚。吞食小物。喻不義也。而此魚亦已殺而暴曬之，皆謂已破苻堅

也。善曰：八公山，謝玄敗苻堅之處也。長蛇，喻融。奔鯨，喻堅也。《陳郡謝錄》曰^{〔一五〕}：「玄領徐州，苻堅傾國大出，玄

爲前鋒，射傷苻堅，陣殺苻融。」《左氏傳》：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

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道峻芳塵流^{〔一六〕}，業遙年

運倏。翰曰：峻，高；遙，遠；倏，疾也。謂王導、謝玄，道高而芳塵流於後世，功業遠大而年運倏疾也。善曰：陸機《大暮

賦》曰：「播芳塵之馥馥。」《莊子》：老聃曰：「予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一七〕}？」平生仰令圖，于嗟命不

淑「一七」。向曰：「眇自言平生之志，仰王謝美謀，將爲國效功，以清海內，然嗟命不善遇「一八」，未能致也。謂不居要職也。令美，圖，謀，淑，善也。」善曰：「平生，眇自謂也。」《左氏傳》：「汝叔齊曰：『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一九」。薛君《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毛詩》曰：「子之不淑。」楊泉《五湖賦》曰：「底功定績，蓋寓令圖。」不淑，已見嵇康《幽憤詩》「二〇」。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濟曰：「浩蕩，不得志也。別親知，謂任宣城太守也。征軸，行車也。連翩，如鳥飛貌。言已似之。」善曰：《楚辭》曰：「志浩蕩而傷懷。」《思玄賦》曰：「續連翩兮紛暗曖。」再遠館娃於佳宮，兩去河陽谷。良曰：「館娃，宮名。河陽谷，皆謂眇行歷處也。」善曰：《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石崇《思歸引序》曰：「肥遯於河陽別業。」風煙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濟曰：「眇四出外職，而四時皆犯風煙，晝夜皆霑霜雨也。沐，霑也。」善曰：曹植《亟出行》曰「二一」：「蒙霧犯風塵。」《淮南子》曰：「禹沐淫雨，櫛疾風。」高誘曰：「以雨爲沐浴也，以疾風爲梳篦也。」《魏書》：公令曰：「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三二」。翰曰：「謂年已衰老，故云春秀已凋。秋場庶能築，謂告老將歸田也。」《詩》云：「九月築場圃。」故言之也。善曰：《孫子》曰：「秋霜被，不凋其秀。」《毛詩》曰：「九月築場圃。」

校勘記

「一」「淮南子曰」云云 按，此一節所引之文，不見於今本《淮南子》。「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一句，蓋本《漢書·淮南王安傳》。「中有高才八人」之名，見高誘《淮南子序》，彼「蘇非」作「蘇飛」，「李上」作「李尚」，「陳由」作「田由」，蓋古字通用。疑善湊合此兩書之文，而稱之爲「淮南子」耳。

「二」「雷被」 集注本下有「伍被」二字。按，《太平廣記》卷八引《神仙傳》所敘亦有此伍被，今葛洪《神仙傳》

則無之。

「三」「人告公曰安」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集注本作「八公告安曰」，與今本《神仙傳》同。蓋善注原如此也。後來因見上注八公中既有「雷被」名，故改爲今之所見者，各本從之而改也。

「四」「非謂山在澤東也」 原作「謂山在澤東是也」。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胡克家曰：「此七字不可通。蓋後來駁善注之語而誤入耳。否則當作『非謂山在澤東也』而誤。」胡氏說正與集注本善注相合。今據改。

「五」「阡」 原作「仟」，下無校語。明州本、贛州本同。按，北宋本、尤本亦作「仟」，是善本作「仟」，善注引《楚辭》亦可證。又集注本作「仟」，校語云：「《音決》、五家、陸善經本「仟」爲「阡」。則五臣原作「阡」，與善本不同。今正德本作「仟」，以善亂五臣。陳本已校改作「阡」是也。今改「仟」爲「阡」，並增此校語。

「六」「阡眠」 原「阡」作「仟」。今據集注本、陳本及明州本改。

「七」「疑」 陳本、正德本同。是五臣作「疑」。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作「凝」，與北宋本同。胡克家曰：「『凝』當作『疑』。此『疑空』與『如複』偶句，各本作『凝』，但傳寫誤耳。」集注本、宋本謝《集》正作「疑」，是善與五臣用字相同。誤作「凝」者，蓋始自北宋本。

「八」「則」 原作「所」。今據集注本、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銑注改。

「九」「長丈」 尤本脫「丈」字。

「一〇」「是」 原作「晉」。今據集注本、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良注改正。

「一一」「王導」 原無「王」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今據集注本補。

「一二」「盜」 胡克家引陳校改「氏」。按，集注本亦作「盜」。

「一三」「暴」 尤本作「曝」，與集注本、北宋本同。是五臣作「暴」，善本作「曝」。曝與暴同。

「一四」「陳郡謝錄」 原「陳郡」作「羣」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胡克家引何、陳校改作「郡」字，與集注本正合。本書謝靈運《述祖德詩》善注引亦作「陳郡謝錄」。今據改。按，《陳郡謝錄》爲何法盛《晉

中興書》篇目，如本書《讓中書令表》注引何法盛《晉中興書·潁川庾錄》、《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啟》注引《濟陰卞錄》等是也。

「一五」「道」 明州本作「導」，校語云：「善本作「道」字。北宋本、尤本正作「道」。贛州本亦作「道」，校語云：「五臣作「導」。與陳本、正德本合。導與道通。按，集注本作「道」，無校語，且各本翰注曰：「道高而芳塵流於後世」，知五臣原與善本同作「道」。作「導」者，蓋涉翰注「謂王導」而誤改也。」

「一六」「哉」 贛州本及尤本作「乎」，與今《天運篇》文合。然集注本、北宋本亦作「哉」今姑存其舊。

「一七」「于」 贛州本作「吁」，校語云：「五臣作「于」。陳本、正德本正作「于」。明州本作「于」，校語云：「善本作「吁」字。按，北宋本、尤本正作「吁」，注同。集注本則作「于」，其善注亦作「于」，則善本原作「于」。于、吁古今字。蓋北宋本改用今字，各本所見者從之。」

「一八」「然」 原無此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今據集注本補。

「一九」「所」 原無此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脫。今據集注本及《左傳》昭公元年文補。

「二〇」「楊泉」至「幽憤詩」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按，此二十三字不當有。上注既引《左傳》「令圖」及《毛詩》「不淑」，此再引楊泉《五湖賦》「令圖」，又謂「不淑」已見嵇康《幽憤詩》，如此重床疊屋，必非善注自當有。今檢集注本，善注中無「楊泉」以下十四字，而見於《鈔》，疑北宋本取之而誤入於善注，又誤增「不淑」已見嵇康《幽憤詩》九字，各本從之而誤矣。若然，此又爲北宋人見及集注本之一證也。

「二一」「亟出行」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集注本「亟」作「氣」。又下文「蒙霧」，集注本下有「露」字，本書《答張士然詩》注引亦無此字。

「二三」「庶」 原作「廣」。陳本、正德本同。北宋本、尤本作「庶」。按，當作「庶」。集注本作「庶」，無校語，其翰注亦作「庶」。作「廣」者當傳寫之譌。明州本、贛州本皆作「庶」，並無校語，是也。今據改。翰注同。

和徐都曹一首

五言 銑曰：都曹郎徐勉也。

善曰：《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亭渚。」

謝玄暉

宛洛佳遨游，春色滿皇州。銑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皇州，帝都也。時都在江東，而言宛洛者，舉名都以言之也。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鮑照《結客少年場》曰：「表裏望皇州。」結軫青郊路，迴

瞰蒼江流。向曰：軫，車也。車馬相從如結。迴，遠，瞰，視也。善曰：《楚辭》曰：「結余軫於西山。」《周禮》曰：

「東方謂之青。」《蜀都賦》曰：「列綺疏以瞰江。」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翰曰：風本無光，草上有光色，風吹動之，如風之有光也。善曰：日華，已見上文。《楚辭》曰：「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曰：「光風，謂日出而風，草木有光

色也。」桃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二。濟曰：人皆好桃李之色，共游其下，故成蹊徑。三。桑榆茂盛，陰於道路，皆市

也。周，市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楚辭》曰：「鳴鳩棲於桑榆。」《毛詩》

曰：「有杕之杜，生于道周。」毛萇曰：「周，曲也。」東都已俶載，言歸望綠疇。良曰：俶，始；載，駕也。東都，門

名。謂二疏告老歸田所別處也。眺將欲襲古人之跡，故云已始駕也。將歸田里，以望綠疇。疇，田也。善曰：《毛詩》曰：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毛萇曰：「覃，利也。」王肅曰：「俶，始也。載，事也。言用我之利耜，始事於南畝也。」《毛詩》

曰：「言旋言歸。」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

校勘記

「一」「新亭渚」原無「亭」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集注本、北宋本同。今從胡克家校及宋本謝朓《集》補。

「二」「陰」原作「蔭」，濟注同。今並據陳本、正德本改回。按，集注本校語云：「陸善經本「陰」爲「蔭」。則其所見善與五臣並作「陰」。今各本皆作「陰」是也。宋本朓《集》則作「蔭」，此本蓋據以改「陰」爲「蔭」。失五臣舊矣。蔭與陰通。

「三」「共游其下」原無「共」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今據集注本補。又「蹊徑」，原無「徑」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濟注同。集注本作「蹊逕」。按，「逕」與「徑」同。今據此正文補「徑」字。

「四」「利耜」原無「耜」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據集注本及胡克家引陳校補。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

五言 翰曰：王主簿，名季哲。此詩言婦人怨曠，以自託也。善曰：《集》云：「王主簿季哲」。

謝玄暉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向曰：掖庭、長門，二宮名。聘絕國，謂昭君嫁於匈奴。失歡宴，謂陳皇后失寵，幽閉長門宮。此自喻失位也。善曰：《漢書·元紀》曰：「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廡爲閼氏。」應劭曰：「名廡，小字昭君。」娶女曰

聘，據單于而言也。《琴道》：雍門周曰：「一赴絕國。」掖庭，王昭君所居也。長門，陳皇后所居也。《南都賦》曰：「接歡宴於日夜。」相逢詠靡善本作靡字蕪二，辭寵悲團善本作班字扇三。良曰：《古詩》云：「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失寵者相逢，各詠此詩也。班婕妤失寵悲怨，作《團扇詩》，言秋至則扇見棄捐故也，臣之失位亦然也。善曰：《古樂府詩》曰：「上山採靡蕪四，下山逢故夫。」班婕妤《怨詩》曰：「新裂齊紈素，鮮絜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花叢亂數蝶，風簾人飛鷺善本作雙燕二字五。銑曰：蝶、鷺，皆比小人在位也。婦人之意，則數蝶雙燕皆有耦，而我獨失儔匹。喻小人尚且在位，而我獨見棄置也。徒使春帶賒，坐惜紅裝善本作粧字變六。濟曰：徒懷憂憤，使衣帶已緩，年逝顏衰，坐自惜。言何時復用於時也。善曰：賒，緩也。平生善本作生平字一顧重，宿昔千金賤。翰曰：平生，謂少年日。宿昔，衰老時也。少年日顧顏色以相重，衰老恩移，則千金之軀忽見捐棄，亦猶時君不顧舊臣，有功不錄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迴首也。」《列女傳》曰：「楚成鄭子晉者，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子晉不顧，王曰：『顧，吾與汝千金。』子晉遂行不顧。」曹植詩曰：「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錢七。」阮籍《詠懷詩》曰：「宿昔同衾裳。」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八。向曰：故人心尚爾，謂君心不迴也。故心人不見，謂婦人之心戀於夫也，忠臣之志懇於君也。善曰：《古樂府》曰：「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也。」

校勘記

「一」「善曰集云王主簿季哲」原作「善注同」三字，謂同翰注也。贛州本則刪脫此注。今據集注本、北宋本複出。尤本「季哲」上有「名」字，當因翰注而誤增。

「二」校語「靡」，原作「糜」。明州本、贛州本校語同。尤本亦作「糜」。按，北宋本正文作「糜」，即是各本所見之善

本也。然北宋本注則作「麋」，與集注本正文及注相合，是善本原作「麋」，蓋北宋本正文誤改爲「麋」，各本從之而誤也。今據集注本改。

「三」「團」 贛州本作「班」，校語云：「五臣作「團」。陳本、正德本正作「團」。此本校語云：「善本作「班」字。明州本校語同。與北宋本、尤本相合。按，集注本作「團」，無校語，蓋善與五臣原同作「團」。《玉臺新詠》卷四亦作「班」，北宋本恐依《玉臺新詠》而改，已非善本之舊矣。」

「四」「麋」 原作「靡」。明州本、贛州本刪去此節注，以五臣良注已有之故也。袁本作「麋」，與集注本、北宋本、尤本善注合。今據改。

「五」「飛鷺」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雙燕」二字。明州本校語同。北宋本、尤本正作「雙燕」。贛州本亦作「雙燕」，校語云：「五臣作「飛燕」。與正德本合。按，五臣陳本作「雙燕」，集注本亦作「雙燕」，無校語。又各本鈔注曰「數蝶雙燕皆有耦」，然則五臣原當作「雙燕」，疑正德本及各所見「飛鷺」爲五臣誤本耳。《玉臺新詠》、宋本眇《集》並作「雙燕」。

「六」「裝」 原下無校語。陳本、正德本作「裝」，是五臣作「裝」。明州本亦作「裝」，贛州本作「粧」並無校語。北宋本作「粧」，尤本作「粧」。集注本作「莊」，亦無校語。按，《玉篇》：「粧，飾也。」粧與粧、莊、莊三字同，是善本作「粧」。通裝。今據北宋本增此校語。

「七」「錢」 原作「賤」。今據集注本、北宋本、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改。此當因正文「千金賤」而誤改之。

「八」「心人」 原下有校語云：「善本作「人心」。明州本校語同。北宋本、尤本正作「人心」二字。按，集注本作「心人」，無校語。《鈔》釋此詩二句云：「故人，婦人自謂。言心尚自如故，故心不爲君子之所見也。」然則眇詩原作「心人」。蓋北宋本誤倒爲「人心」，各本因之而誤矣。贛州本作「心人」，不著校語，蓋知其誤而改正也是也。宋本眇《集》原注云：「一作「故人心不見」。似亦據北宋誤本而云。今刪原校語。」

和謝宣城一首

五言 翰曰：謝朓爲宣城太守，作《卧疾詩》，約今和之。

善曰：《集》云：「和謝宣城朓

《卧疾》「二」。

沈休文

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非善本作不字避喧。翰曰：王喬爲葉令，每月朔望，常詣臺朝。帝

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使人密候之。言其臨至，乃有雙鳧鳥東南飛來。至則舉網張之，但得一隻舄。舄，履也。此則從宦非宦侶也。東方朔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此則避世非避喧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

人也，顯宗時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鳥東南飛來。於是伺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隻舄。」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史記》曰：「武帝時，齊人有

東方生名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揆余發皇鑒三，短翮屢飛翻。濟曰：揆，度也。

皇鑒，天子鑒也。言天子度我才器，以發明鑒，而短才屢見稱用，如鳥之短翮，屢爲飛翻也。善曰：《楚辭》曰：「皇鑒揆予

于初度。」丁儀《周成王論》曰：「振短翮與鸞鳳並翔。」晨趨游善本作朝字建禮四，晚沐卧郊園。濟曰：建禮，門名。

晚節休沐，歸卧於郊園也。善曰：《漢官典職》曰五：「尚書郎，晝夜更直於建禮門內。」沐，休沐也。賓至下塵榻，

憂來命綠罇。銑曰：徐稚，字孺子，豫章人也。時陳蕃爲太守，而不接賓客，唯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來則下之。言塵

者，榻上有塵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徐稚，字孺子，豫章人。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不

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唯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應休璉《與曹長思書》曰：「紅塵蔽於机榻。」傅玄《雜

《詩》曰：「机榻委塵埃。」《漢書》：東方朔曰：「臣聞銷憂者莫若酒也。」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良曰：《孟子》云：「君子之化，齊時雨。」侔，齊也。今守，眇也。馥，香也。蘭蓀，香草也。善曰：《字林》曰：「侔，齊等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今守，即眇也。潘正叔《贈河陽詩》曰：「流聲馥秋蘭。」王逸《楚辭注》曰：「蓀，香草也。」**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向曰：夢有六候，皆魂神所交也。與謝朓相去既遠，但神交而已，故疲於夢寐，而思慮所存也。善曰：《列子》曰：「夢有六候，此六者神所交也。」《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說文》曰：「交，會也。」《毛詩》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牽拙謬東汜，浮惰反西崑**。^八翰曰：東汜，日初出處。比少壯也。西崑，日入處。比衰老也。謂少壯之時牽於拙才^九，謬入王事，而浮惰踈昧，歸於衰老也。反，歸也。善曰：《梁書》曰：「隆昌中，約出爲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爲五兵尚書。」以日之早晏，喻年之少老也。牽拙，牽率庸拙也。東汜，謂湯谷，日之所出也。浮惰，浮名惰懈也。西崑，謂崦嵫，日之所入也。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濟曰：菲，輕；儷，偶也。約謙言自顧循揣良爲輕薄之才，何以偶於良玉之美也。璵璠，良玉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廣雅》曰：「儷，偶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一〇}杜預曰：「璵璠，美玉也。」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向曰^{一一}：願如鳥游渤澥之水，蕩刷羽毛^{一二}，汎弄清波，以自取性。善曰：《解嘲》曰：「若江湖之雀，渤澥之鳥。」《吳都賦》曰：「刷蕩漪瀾。」《說文》曰：「刷，刮也。」劉公幹詩曰：「方塘含清源。」

校勘記

「一」「善曰集云和謝宣城眇卧疾」原作「善注同」三字，明州本同。贛州本則刪去此注。皆非。今據集注本善注複

出。北宋本、尤本「謝宣城」上脫「和」字。按，宋本眇《集》有他人唱和之作附入其間，其《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後，附有沈約此詩，題作「答謝宣城」。此所云《集》，即《沈約集》也。

〔二〕「一隻」 原作「二隻」。贛州本及尤本作「一隻」。明州本此一節併入翰注。皆非。集注本、北宋本作「一隻」，與《後漢書·方術·王喬傳》合。今據改。按，作「二隻」者，蓋據五臣翰注而誤改。

〔三〕「鑒」 各本同。胡克家曰：「何校『鑒』改『覽』。注同。是也。」按，今《楚辭·離騷》「皇覽揆余初度兮」，舊校云：「覽，一作鑒。」何、胡二氏以今本校改之，非也。集注本、北宋本作「鑒」，《藝文類聚》卷三十一引、宋本眇《集》亦作「鑒」，是沈詩自作「鑒」字。又此善注引《離騷》作「鑒」，乃用古本以就正文耳。本書《西征賦》「皇鑒揆」，善注引此同。

〔四〕「游」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朝』字。北宋本、尤本正作『朝』。贛州本亦作『朝』，校語云：『五臣作『游』，與正德本合。然陳本作『朝』，又集注本亦作『朝』，無校語。則五臣原亦當作『朝』，與善同，疑各本所見及正德本作『游』乃五臣之誤本耳。《藝文類聚》卷三十一引、宋本眇《集》亦並作『朝』。」

〔五〕「漢官典職」 原「官」作「書」。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據集注本及胡克家引何校改。按，《隋書·經籍志》史部職官類有漢衛尉蔡質撰《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蓋此也。

〔六〕「香草」 尤本下衍「名」字。

〔七〕「此六者」 尤本下有「皆魂」二字。胡克家曰：「無者是也。所引《周穆王》文。五臣向注乃有此二字，尤延之誤取之耳。」按，集注本、北宋本正無此二字。明州本、贛州本此善注併入五臣向注。

〔八〕「反」 贛州本作「及」，校語云：「五臣作『反』。此本與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及』字。北宋本、尤本正作『及』。按，集注本作『反』，無校語。是善本原亦作『反』，與五臣本同。疑作『及』者乃傳寫之譌耳。古鈔本亦作『反』。然作『及』字亦通。」

〔九〕「牽於」 原無「於」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翰注同。今據集注本旁注補。

「一〇」「陽虎」原「虎」作「唐」。北宋本、尤本同。今據集注本、明州本、贛州本改。按，此《左傳》定公五年文。

「一一」「向曰」集注本作「張銑曰」。

「一二」「蕩」原作「薄」。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向注同。今據集注本改。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

五言 良曰：王思遠爲御史中丞，有詠月之作，約和之。善曰：蕭子顯《齊

書》曰：「王思遠爲御史中丞。」

沈休文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翰曰：氛埃，塵也。善曰：魏明帝詩曰：「靜夜不能寐。」《楚辭》曰：「辟氛埃而清

涼。」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翰曰：光照逐門方「二」，故云方暉，竟，盡也。隙穴圓，故影亦圓也。善曰：《淮南

子》曰：「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說文》曰：「隙，壁際也。」高樓切思婦，

西園游上才。向曰：高樓思婦見月而思切也。西園，謂魏氏鄴都之西園也。文帝每以月夜集文人才子共游於西園。善

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

游，逍遙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網軒映珠綴「三」，應門照綠苔。銑曰：軒，屋檐也。以網及珠綴而飾之。

應門，門名。幽閑之所，故多綠苔。月光照之，增其思也。善曰：《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下云綠苔，此當爲朱

綴，今並爲珠，疑傳寫之誤。《漢書》：班婕妤《自傷賦》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闔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三」，中庭

萋兮綠草生。」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良曰：洞，深；悠，遠也。善曰：《楚辭》曰：「姱容脩態亘洞房。」毛

萇《詩傳》曰：「悠，遠貌也。」

校勘記

「一」「光照」 集注本上有「月」字。

「二」「珠」 贛州本同，校語云：「善本作「珠」。按，校語「珠」當「朱」之誤，不然，則此校語無謂也。此字五臣與善本並作「珠」，集注本、北宋本及各本皆可證。蓋贛州本因善注中有「下云綠苔，此當爲朱綴，今並爲珠，疑傳寫之誤」，遂以善疑似之言而定善本作「朱」也。《玉臺新詠》卷五、《藝文類聚》卷一、《初學記》卷一亦作「珠」。

「三」「禁闔」及「玉階」 原「禁」作「楚」，「階」作「陞」。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據胡克家校及《外戚傳》改。集注本「禁」字不誤，「階」亦誤作「陞」。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一首

五言二 翰曰：「冬節，冬至日也。齊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

也。薨，贈丞相。嶷子廉，嗣爲世子，約往吊之，傷其悶寂，還於車中作是詩也。第，宅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也。」二。薨，贈丞相、楊州牧。長子廉，字景藹，爲世子。」蔡邕《獨斷》曰：「諸侯適子稱世子。」

沈休文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向曰：廉頗失權，門下客皆去，是虛也。及復位，賓客復來，是盈也。善曰：《史記》曰：「廉頗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爲將，又復至。」王符《潛夫論》曰：「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三，移於冠軍；廉頗、翟公，再盈再虛。」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良曰：且生者時貴賤四，猶復如此，而況沒死者矣。曲池已平，謂無人游也。善曰：《漢書》曰：「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五。濟曰：高車，車上蓋高也。珠履，謂門客皆以珠飾履也。車行則塵起，履步則有聲。塵未滅者，思昔日之車行若在目也。故餘聲者六，思昔時之履步若在耳故也。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七。』」《釋名》曰八：「高車，其蓋高，立載之車也。」《史記》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銑曰：綠錢者，青苔也。紫苔，亦同也。無人行，故此物皆生也。賓階，相揖而上者。客位，客所居處。善曰：《家語》曰：「公自阼階，孔子由賓階升堂，立侍。又曰：醺於客位，加其有成也。崔豹《古今注》曰：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又曰：殯於客位，祖於庭。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翰曰：九原，卿大夫葬地也。鬱鬱，松柏盛貌。佳城，墓之塋域也。善曰：《禮記》：趙文子曰：以從先大夫於九原。鄭玄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西京雜記》曰：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皆以前脚跼地。久之，滕公懼，使卒掘馬所跼地，入三尺所，得石槨，有銘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其即安此乎？遂葬焉。《漢書》曰：夏侯嬰，號滕公也。

校勘記

「一」「車中作」 陳本、正德本同。尤本無「作」字，與集注本、北宋本同。是五臣有「作」字，而善則無。明州本、

贛州本題亦用五臣，無校語。按，《藝文類聚》卷三十四引題作「蕭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有「作」者是也。

「二」「第二子」 原作「第三子」。北宋本、尤本同。集注本及明州本、贛州本作「第二子」，與今《南齊書》合。今據改。

「三」「長平之吏」 原「長」作「張」，與北宋本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則作「長」。又「吏」，原作「利」，與北宋本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亦皆作「利」。按，此二字當作「長」與「吏」。長平，即長平侯衛青。下句之「冠軍」，即冠軍侯霍去病。《漢書·衛青霍去病傳》曰：「令票騎將軍（去病）秩祿與大將軍（青）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善所引《潛夫論》「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即此之謂也。集注本正作「長」與「吏」。今據改。

「四」「貴賤」 原「貴」下有「時」字。今據集注本、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良注刪。

「五」「餘」 原作「無」，下並有校語云：「善本作「餘」字。贛州本作「餘」，校語云：「五臣作「無」。陳本、正德本正作「無」字。按，據五臣濟注「餘聲者」云云，則五臣原當作「餘」，作「無」者乃五臣誤本也。集注本作「餘」，無校語，亦可證。今改「無」為「餘」，並刪原校語。《藝文類聚》卷九十一引亦作「餘」。

「六」「故」 原與上句末之「也」字互倒。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同倒。今據集注本乙正。按，五臣濟注上句釋「塵未滅」，本句釋「故餘聲」。

「七」「高蓋車」 原無「車」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脫。今據集注本及《漢書·于定國傳》補。

「八」「釋名」 原作「說文」。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集注本、北宋本及各本同。今從胡克家校改。按，此所引乃《釋名·釋車》文。

直學

善本無直字

省愁卧一首

五言良曰：齊帝即位，遷約爲國子祭酒，故謂國子爲學省。

善曰：學省，國學

也。《梁書》曰：「齊明帝即位，約遷國子祭酒。」

沈休文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闌。向曰：陌，道也。蕭瑟，清風貌。闌，門也。善曰：《廣雅》曰：「陌，道也。」愁人掩軒卧，高窻時動扉。濟曰：軒，門也。扉，窻扉也。善曰：《楚辭》曰：「愁人兮奈何。」掩，猶閉也。軒，長廊也。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銑曰：室宇深高，清陰之氣自滿神宇。謂其華飾如神也。曖微微，不明貌。善曰：謝靈運《齋中詩》曰：「虛館絕諍訟。」曹植《九詠》曰：「蔓葛滋兮冒神宇。」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暗昧貌。」《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檐飛。善曰：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戶屋。」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牖。」纓佩善本作佩字空爲忝，江海事多違。良曰：纓佩，官服飾也。忝，叨忝也。江海事，謂隱逸不仕。善曰：《爾雅》曰：「忝，辱也。」《莊子》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廣雅》曰：「違，異也。」謂乖異也。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銑曰：桂樹芳香而貞堅，故君子尚之。年將衰老，可以歸休。善曰：山中有桂樹，即攀桂枝而聊淹留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校勘記

「一」「韓詩」曰「暮」及薛君注「暮」原此二「暮」字並作「莫」。明州本、贛州本及北宋本、尤本同。按，此正文「暮」，則善注亦應作「暮」。今作「莫」者，蓋北宋本依《毛詩·唐風·蟋蟀》校改，非。本書張景陽《詠史》、沈休文《鍾山詩》、《游沈道士館詩》、陸士衡《長歌行》、江文通《雜體詩》、任彥昇《王文憲集序》、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善注引此《韓詩》及薛君注皆作「暮」可證，今據改。

詠湖中鴈詩一首

五言

沈休文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銑曰：塘，池；翔，飛也。善曰：劉公幹《雜詠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鳬與鴈。」

謝靈運《戲馬臺集詩》曰：「旅鴈違霜雪。」《楚辭》曰：「孔雀兮迴翔。」《穀梁傳》曰：「掩禽旅。」范甯曰：「衆禽

也。」所甲 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向曰：唼，入水鳥食貌。牽，以口牽之。弱藻，草蔓也。藻，水草也。鴈不巢而宿，

故帶霜也。善曰：《楚辭》曰：「鳬鴈皆唼夫梁藻。」應瑒《建章臺集詩》曰：「遠行蒙霜雪。」羣浮動輕浪，單汎

逐孤光。銑曰：日照平湖，汎汎有光，故鴈之單者，逐儔侶浮行於遠光也。孤，猶遠也。善曰：《上林賦》曰：「鴻鴈鵠

鵠，浮乎其上。」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向曰：懸，高也。亂起，驚起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羣鳥翔而不下。」《白虎通》曰：「鴈飛則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濟曰：刷，理也。搖漾，飛貌。故鄉，鴈門山也。善曰：搖漾，飛貌也。《韓詩外傳》：田饒曰：「黃鵠一舉千里。」烏孫公主歌曰：「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校勘記

「一」「則成行」 尤本「則」下有「乃」字。按，此所引《白虎通》見疏證本卷八《瑞質》，作「大夫以雁爲贄者，取其飛成行」，善注引變其文也。

「二」「田饒」 原「田」作「曰」。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善注改正。北宋本亦作「田饒」。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一首

五言良曰：率爾，率疾也。

沈休文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銑曰：元巳，上巳也。具，備；斯，此也。善曰：《南都賦》曰：「暮春之楔，元巳之辰。」開花日善本作巳字，流鶯善本作嚶字，復滿枝。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翰曰：逐勢背義，志在矜

夸，曰輕薄也。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

武聞，告鄧禹曰：『孝孫素謹，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嘉字孝孫。嚶，於耕切。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向

曰：千金，堰名。在洛陽東。鴈鶩陂，在長安西。善曰：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

有穀水塢。」朱超石《與兄書》曰：「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塢。」《廣雅》曰：堰，潛堰也。謂潛築土以

壅水也。一作竭，音竭。塢，烏古切。堰，一建切。然三字義同而音則異也。《漢宮殿疏》曰：長安有鴈鶩陂，承昆明下流也。

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文照曜，紫鸞光陸離。^三濟曰：綠幘，寵臣冠。其文照曜於日。紫

鸞，良馬也。裝飾有光色也。陸離，光色貌。善曰：《漢書》曰：董偃與母以賣珠爲事，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因留第中。偃

謁上，綠幘傳鞶。毛萇《詩傳》曰：日出照耀。紫燕，已見《赭白馬賦》。《楚辭》曰：「玉佩兮陸離。」清晨戲伊水，薄

暮宿蘭池。良曰：蘭池，宮名，在長安。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清晨復來還。」《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

憂。」《廣雅》曰：「薄，至也。」《漢書》曰：「渭城有蘭池宮。」象筵鳴寶瑟，金瓶汎羽卮。銑曰：象筵，簞也。金

瓶，貯酒器也。羽卮，盃也，上飾以鳥羽文也。善曰：《吳都賦》曰：「桃笙象簞，輶於筒中。」《漢書》曰：「莽何羅行觸

寶瑟。」瓶，酒器也。《古樂府辭》曰：「金瓶素綆汲寒漿。」羽卮，卽羽觴也。《楚辭》曰：「瑤漿密勺實羽觴。」寧憶春

蠶起，日暮桑欲萎。向曰：謂婦人翫游，不憶蠶之事。蠶食曰起。萎，死也。善曰：枚乘《兔園賦》曰：「桑萎蠶飢，

中人望奈何。」長袂屢以拂，彫胡方自炊。翰曰：《楚辭》云：「長袂拂面善留客也。」言屢以拂者，美人留客之義。

彫胡，草名。其實凝味，美人自爲客炊之。善曰：《楚辭》曰：「長袂拂面善留客。」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爲臣

炊彫胡之飯，露葵之羹，來勸臣食。」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且當忘情

去^四，歎息獨何爲？濟曰：事有所阻，各據其分，故雖情甚愛之，有不可見者，而宿昔之憂可損人儀容，且遺忘於情愛，違

而去之，亦何歎息也。善曰：《毛詩》曰：「愛而不見。」《公孫尼子》曰：「衆人役物而忘情。」郭象論曰：「忘情於無

有之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太息將何爲。」

校勘記

「一」「日」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已」字。北宋本、尤本正作「已」。明州本、贛州本亦作「已」，校語云：「五臣或作「日」字。正德本正作「日」，而陳本則作「已」，蓋據善本校改。按，集注本此篇已佚，據《藝文類聚》卷四、《初學記》卷四所引並作「已」，五臣作「日」者，恐後人所改耳。」

「二」「千金塢」 胡紹煥曰：「『塢』疑『塌』字之誤，善偶未檢耳。」按，善注下曰「一作塌」，則善所見有作「塌」者，亦有作「塢」者，非未檢也。

「三」「驚」 陳本作「燕」，注同。按，北宋本、尤本作「燕」，此陳本亦據以校改。燕與驚字同。

「四」「去」 原作「至」。陳本、正德本同。按，五臣本當作「去」，各本濟注「違而去之」可證。作「至」者乃誤本也。北宋本、尤本亦作「去」，是善與五臣同。明州本、贛州本亦作「去」。今據改。

雜擬上

擬古詩十二首

陸士衡

良曰：雜，謂非一類。擬，比也。比古志以明今情。

擬行行重行行

濟曰：此明閨婦之思。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向曰：悠悠，遠貌。邁，亦行也。戚戚，憂也。言懷其行人，憂思之深也。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銑曰：徽，美也。言思君美德及音信也。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沉。翰曰：緬邈，遠也。飛沉，喻高下懸隔也。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良曰：王鮪，魚名。晨風，鷓鴣屬。言魚鳥猶思所居，而君何不思歸。善曰：王鮪，已見《東京賦》。晨風，已見上文。遊子眇天末，遠善本作還字期不可尋。濟曰：遊子，謂行人也。眇，遠也。言眇在天末，久遠之期不堪尋理於心。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向曰：褰，絕也。驚風之來，絕其反信，歸

雲之去，難以寄音。善曰：《楚辭》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銑曰：佇，久立也。想，謂思遠方君所居也。沈，深；萃，聚也。謂深憂聚於我心也。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良曰：帶長衿寬，言思君而消瘦。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濟曰：去去遺情累，謂棄所思之累。安居而撫琴，言自寬也。

校勘記

「一」「河」 原作「何」。今據陳本、正德本改回。北宋本與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亦作「河」。

擬今日良宴會

向曰：此蓋勸人仕進，以趨歡樂。

閑夜命懽友，置酒迎風館。銑曰：迎風，館名。言閑夜無事，置酒命賓友歡宴於此。善曰：迎風，已見《西京賦》。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翰曰：齊僮、秦娥，皆古善歌者。《梁甫吟》、《張女彈》，皆樂府曲名。善曰：《南都賦》曰：「齊僮唱兮列趙女。」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應瑒《神女賦》曰：「夏姬曾不足以供妾御，況秦娥與吳娃。」《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張女彈，已見《笙賦》。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良曰：棟，梁也。韓娥之歌，餘聲繞梁。薛譚之歌，聲遏行雲。言清遠之妙。善曰：《列子》：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又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三人，薛、秦、韓，「二」，善歌者也。四坐咸同

志，羽觴不可筭。濟曰：同志，謂得意也。羽觴，置鳥羽於杯，以急飲也。不可筭，言多也。高譚善本作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向曰：爛，明也。言豈獨譚話綺美，人物繁盛亦如朝霞之明也。善曰：霞或爲華。人生無幾何，爲樂常苦晏。銑曰：晏，晚也。言人生在世，苦知爲樂之道晚。善曰：秦嘉《答婦詩》曰：「憂艱常早至，爲樂常苦晚。」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翰曰：譬如雞之伺晨當及早，人之爲樂須及少也。善曰：《尸子》曰：「使雞伺晨。」《春秋考異郵》曰：「鶴知夜半，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曷爲恒憂苦，守此貧與賤？良曰：曷，何也。何須憂苦守道，以居貧賤。善曰：《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校勘記

「一」「薛秦韓」 北宋本及各本「韓」下有「之」字。按，《湯問篇》張湛原於「昔韓娥」下注曰：「韓國善歌者也。」又於「薛譚學謳於秦青」下注曰：「二人，秦國之善歌者。」善括引之，作「三人，薛、秦、韓之善歌者也」，則失張注意矣。此本校刪「之」字，改國名爲人名，庶幾得之。

擬迢迢牽牛星

濟曰：此述思婦之情，託牽牛以明之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良曰：昭昭，明貌。清漢，天河也。粲粲，衣服鮮絜貌。行於天上，故云光天步。善曰：

《晏子春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毛萇《詩傳》曰：「粲粲，鮮盛也。」步，行也。言行止之盛，微步而光耀於

天。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濟曰：牽牛在西北，織女自然依東南，乃星之常分。此喻隔闊。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向曰：冶，媚也。素，練也。華態既多姿媚，奮舉其手，如練之白。善曰：冶，或爲綺「二」，非也。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企。彼無良緣，睨戶板焉不得度。向曰：梁，橋；睨，視也。歲暮，謂秋也。跂，舉踵也。謂舉踵望彼牽牛，無其良緣，但相視而不得渡河也。善曰：跂彼，已見上。《毛詩》曰：「睨彼牽牛。」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翰曰：大川，天河也。霑露，零露也。

校勘記

「一」「冶或爲綺」《玉臺新詠》卷三正作「綺」。

擬涉江采芙蓉

良曰：芙蓉，水草，其花美。此言思婦盛年，其夫遠遊，采此以自傷也。

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濟曰：瓊蘂，玉英也。芳蘭，香草也。上山采玉英，欲以自高潔。下入穹谷，見香草處幽而美，感而采之。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向曰：掬，把也。言采之未及盈把，悠然懷遠人，思與之同歡也。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平。銑曰：曠，遠；鍾，注也。躑躅，不安貌。感此阻闕，注思萬里，情之不安，獨爲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翰曰：此喻情人感時，思遠行也。

靡靡江離

善本作離字

草

「二」

熠以人耀生河側。

良曰：靡靡，細弱貌。

江離，香草也。熠耀，光色盛也。

善曰：江離，已見

《子虛賦》。

皎皎彼姝女，阿上那當軒織。

向曰：皎皎，明絜貌。

姝，美也。

阿那，柔順貌。當軒，當門也。

織，織素也。

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銑曰：良人，夫也。

偏，獨也。空房，謂獨居無人也。風入空房，益令人悲，故曰悲風。中夜，半夜也。

校勘記

「一」「離」此下校語云：善本作「離」字。明州本校語同。北宋本、尤本正作「離」。胡克家曰：「考《史記》、《漢書》、《子虛賦》『離』字皆不從『艹』，《楚辭章句》及補注亦然，必善『離』、五臣『離』也。前第七卷（《子虛賦》）及後三十二卷（《離騷》）諸「離」字，疑各本以五臣亂善矣。」胡氏所說恐未必然。按，《說文·艸部》：「江離，靡蕪。從艸，靡聲。」「離」，古借假爲「離」，則古本如此也。今本書卷七《子虛賦》、卷八《上林賦》及卷三十二《離騷經》皆作「江離」，乃昭明撰《文選》時改從《說文》。而此善本作「離」者，疑後人，或即北宋本校理者復依古本改回之，失昭明舊矣。又贛州本作「離」，校語云：五臣作「離」字。按，今五臣正德本作「茝離」；而五臣陳本作「江離」，蓋據北宋誤本校改。然則贛州要一校語亦有誤。

擬明月何皎皎

翰曰：此謂閨人對月，思行人之意。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濟曰：寢，卧也。安卧之時，明月入於我窗牖之中，照則光暉有餘，攬而取之，不盈於手。喻夫空有名而不能見。善曰：《淮南子》曰：「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惚恍，不能攬其光也。」高誘曰：「天道廣大，手雖能微其恍惚無形者，不能攬得日月之光也。」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良曰：涼風、寒蟬，七月時候也。踟躕志感此節物，而夫壻行久不歸，悲之深矣。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向曰：言遠遊仕宦，不得成名，抱此離別之思，常難守之。

擬蘭若生朝陽

銑曰：蘭、若，皆香草。古詩取興閨中，守芳香之氣以待遠人。機以松柏堅貞，取之爲比。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翰曰：嘉樹，松柏也。山東曰朝陽。封，著也。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凋。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濟曰：言我執持其心，同松柏經寒而不凋落也。美人，謂夫也。曠，遠也。灼灼，中心明憶之貌。在雲霄，言所憶遠也。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颺。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良曰：彌，終也。天末，遠也。謂思想之盛，終於年月，長爲嘯聲入於飛風，冀達遠情也。翹，英之秀者。曠遠之心，亦猶葵藿傾翹以向日也。

擬青青陵上栢向曰：栢生於高陵而色青蒨。言得性而不可攀仰。蘋，靈草，生於高山，亦猶是焉。故機取以

爲比。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平。銑曰：冉冉，進長貌。習習，數飛貌。翰，羽也。善曰：《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

草，名曰蘋，如葵。」《字書》曰：「蘋，亦蘋字也。」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

翰曰：濁水，謂潢潦水也。戚戚，憂也。所歡，朋友也。言人生如濁水之易竭，何多憂滯，而不置酒與朋友爲歡？善曰：言濁

水之波易竭也。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濟曰：方駕，並駕也。名都，即長安

也。綺，美也。闕，樓觀也。鬱，積也。盤桓，廣大貌。善曰：《史記》曰：公仲謂韓王曰：「不如和秦，賂以一名都。」飛

閣纓虹帶，曾臺冒雲冠。濟曰：飛閣，閣道。曾臺，高臺也。纓，繞；冒，覆也。言虹雲之依臺閣，如冠帶焉。善曰：

虹帶，已見《吳都賦》。虹或爲垂，非也。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良曰：高門，王公之宅。羅，列；闕，門也。甲

第〔二〕，謂第一宅也。椒蘭，將以塗室，取其溫香。善曰：《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椒蘭，蓋取其嘉名，且芬

香也。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向曰：俠客，遊人也。絕景，馬名。驂，駕也。玉軒，以玉飾車。善曰：《列子》

曰：「晉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使其俠客以鄙相攻。」《魏書》曰：「張繡降而復反，上所乘馬名絕景，爲流矢所中。」都

人，已見上。《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能金玉其車。」遨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平？銑曰：感彼遊樂，各稱所

願。慷慨之志，誰歎息也。

校勘記

「一」「甲第」原無「甲」字。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良注同。按，當作「甲第」，下釋此「謂第一宅也」自明。本書《蜀都賦》濟注正作「甲第」。今據補。

擬東城一何高

翰曰：言高城常存，而人易老，不如早爲行樂。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濟曰：峻，高；曾，重也。崔嵬，高大貌。彌，徧也。蕙，香草也。憑，依也。言零露徧天而下，香草皆依林而衰悴。善曰：《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寒暑相因

襲，時逝忽如積。

善本作頽字。

三閭結飛轡，大耋

大結嗟落暉。

良曰：襲，重也。言寒暑相重，時節之往，忽如積落也。

三閭大夫，謂屈原也。結飛轡，言將遠遊，以求長生。耋，老也。言大老之人嗟歎日暮，而惜其時。

善曰：《離騷引》曰：

「屈原者，爲三閭大夫。」《離騷》曰：「飲余馬乎咸池，搃余轡於扶桑。」《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凶。」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向曰：曷，何也。言何爲牽於時事，而違歡賞之心。善曰：《毛詩》曰：「行道

遲遲，中心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銑曰：侔，齊也。瓊蕤，玉花也。言妖麗之顏，齊於玉花。善曰：《古

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翰曰：惠，順

也。言琴聲順和也。調急曰高。言歌之哀響，逐琴調而急也。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濟曰：萬夫歎，言稱美者衆

也。再，重也。重發其聲，清韻繞梁，動於飛塵也。善曰：《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思爲河曲鳥，雙遊澧善本作豐字水湄二。良曰：河曲鳥，謂鴛鴦。此鳥常雙遊。澧，水名。湄，水次也。言我思與美人同遊，如河曲之鳥。

校勘記

「一」「澧」原作「澧」。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同。贛州本作「豐」，校語云：五臣作「澧」。是也。今據改。良注同。澧，亦作「豐」。梁章鉅引紀文達曰：「良注謂河曲鳥謂鴛鴦，非也。豐水周南之地，正謂河洲睢鳩耳。」《玉臺新詠》作「豐」，與善本同。

擬西北有高樓向曰：此明賢才不見用也。

高樓一何峻，迢迢善本作蒼蒼峻而安二。綺窻出塵冥，飛陛躡雲端。銑曰：峻，高也。迢迢，遠貌。綺窻，結綺爲窻網也。飛陛，閣道也。出塵冥，昏塵外也。躡，履也。雲端，雲上也。善曰：綺窻、飛陛，已見上。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翰曰：佳人，喻君子。撫琴瑟，喻有才德也。清閑、芳氣，言德之美也。若蘭，香草也。言雖不見用，哀歎之音猶馥於若蘭。玉容誰能善本作得字顧？傾城在一彈。濟曰：玉容，喻美才也。言誰能眷顧我之才，爲一彈撫，當傾於城國而視也。善曰：玉容、傾城，並已見上。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平。不怨

佇立久，但願歌者歡。良曰：佇立，久立也。日昃，喻年老也。言少壯既不被用，故再三歎也。歌者，謂唱和之人。言我不怨待時之久，但願知己之人歡也。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平。向曰：鴻鳥一舉千里。言我將駕之，與同其心者俱去。

校勘記

「一一」「迢迢」 正德本同。陳本作「苕苕」。按，此陳本蓋據善本校改之《玉臺新詠》亦作「苕苕」。

擬庭中有奇樹

銑曰：此言友朋離索相思之情。

歡友蘭時往，迢迢

善本作苕苕字

匿音徽

二。

翰曰：蘭時，春時也。匿，亡也。音徽，言文章書信。

虞淵引絕景，四節

逝若飛。

濟曰：虞淵，日入處也。言虞淵引日，使四節之往如飛。

善曰：虞淵，已見上。

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

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

良曰：言芳草久已茂盛，而友人竟未歸也。躑躅思念，循於林池之上，惠和之風入我

襟懷。

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向曰：感此春物，思戀所歡。所歡未至，采此芳草，知將貽誰。貽，遺也。

校勘記

「一」「迢迢」 正德本同。陳本作「苕苕」。詳見上篇校勘記。

擬明月皎夜光

濟曰：此喻權臣用事。時氣迅速，人情漸壞，在貴忘賤之意。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良曰：涼風，七月時也。發，起；昊，大也。言大天之氣，嚴而至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向曰：招搖，斗柄前星。天漢，天河也。東南、西北，各當時所轉。善曰：《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招搖指戌。」《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者，直戶也。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銑曰：蟋蟀，蟲名，秋則鳴於戶庭。翻翻歸鴈集，嘒嘒^{呼桂}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翰曰：嘒嘒，鳴也。戾，至；翰，羽也。飛至高冥，喻友朋名位高也。冥，天邊也。善曰：歸鴈，已見《鸛鷖賦》。嘒嘒，已見《秋興賦》。寒蟬，已見上文。《毛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高冥，已見《齊謳行》。服美改聲聽，君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濟曰：位高則衣服美，改昔時聲聽，安於愉樂，棄友人故情也。織女，星名。大梁，昴星也。言皆空有梁、織之名，不堪操杼、架楹。喻人空有相知之名，不爲相知之用。善曰：言有名無實也。織女，已見上。《爾雅》曰：「大梁，昴也。」

擬四愁詩一首^{七言}

張孟陽良曰：《四愁》凡四首，今一首入此。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向曰：分幽州爲營州。阻，隔；脩，長也。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銑曰：崖，岸也。在目曰涕，在鼻曰泗。言登高遠懷，思望聖君，故傷憂之也。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翰曰：佳人，喻賢德也。綠綺，琴名。喻要術也。南金，喻忠義也。言賢德之人遺我要術，我將忠義贈之。善曰：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焦尾」二，皆名器也。」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濟曰：流波，喻信也。重深阻險，喻讒佞也。言我願以忠信超度讒佞之代，終不能致，故增長歎也。

校勘記

「一」「焦尾」原與上句之「綠綺」互易其位，與北宋本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改作「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焦尾」。梁章鉅曰：「《宋書·樂志》：『琴，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事出傅玄《琴賦》。』世云焦尾是伯喈琴，《伯喈傳》亦云尔。以傅氏言之，則非（伯喈）。」據此，則善注所引傅《賦序》有誤。」梁氏所謂善注，即尤本也。按，《後漢書·蔡邕傳》李賢注引傅玄《琴賦序》作「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初學記》卷十六引

梁元帝《纂要》說亦與之同，則《宋書》及善注原引之傳《賦序》乃誤本耳。今據明州本、贛州改。又下句「器」字，尤本誤作「琴」。

擬古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良曰：此言榮樂不常。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向曰：佳人，謂賢人也。美，猶愛也。樂酒曰酣。言天清風和，賢人愛此良夜，至明酣歌也。善曰：《尚書》曰：「酣歌于室。」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銑曰：樂極悲來，故歌竟歎息。言是事多感於人心也。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翰曰：灼灼，明也。言月滿則缺，花盛則落，好惡暫時，此安能久。當如何，言不可奈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

五言，并序

謝靈運

濟曰：魏太子，曹丕也。鄴，魏都也。此代當時諸賢之意。

建安末^{〔二〕}，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良曰：余，代丕自謂也。究，盡也。言朝夕讌樂，盡歡娛之

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向曰：四者，謂上良辰等事。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彦，備善本

作共字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銑曰：昆弟，謂子建。友朋，謂王粲、陳琳等。美士曰彦。盡，謂盡其

娛樂。言古來君臣，未有相得如此者也。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翰曰：宋玉、唐勒、景差，皆楚大夫，並以辭賦見美。

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濟曰：梁孝王，漢景帝弟，封於梁。鄒陽、枚乘、嚴忌、司馬相

如，皆梁王賓客，為遊者美之。其主不文，謂梁王無文學。善曰：《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

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見而悅之，客遊梁。」漢武帝時善本無時字徐樂諸才二，備應對之能，良曰：徐

樂、東方朔、枚臯，皆武帝文章應對之臣。善曰：徐樂，已見《別賦》。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向曰：武帝

剛彊疑忌，亦不得明晤言之善。善曰：晤言，已見上文。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銑曰：我所述不作誣誑，

庶使後代以我今日為賢矣。歲月如流，零落將盡，翰曰：零落，謂應瑒、劉楨等死也。撰文懷人，感往增愴。

濟曰：言不撰定其文，思其人而悽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其辭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眾星環北辰。向曰：環，繞也。北辰，北極星也。百川以海為尊，故赴之。眾星以北辰為主，故繞之。萬

民歸君，亦猶是焉。善曰：百川、北辰，已見上文。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天地中橫潰，家皇善本作王字拯

生民四。銑曰：爛，文貌。遙裔，遠也。天地中橫潰，以水喻亂也。家皇，謂魏武也。潰亂生民皆如此焉，而武帝拯拔之。

善曰：橫潰，以水喻亂也。家王，謂魏太祖也。陳思《行女哀辭》曰：「家王征蜀漢。」司馬相如《難蜀文》曰：「拯生民

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爲拯。」區宇既滌蕩，羣英必來臻。翰曰：滌蕩，謂清淨也。羣英，則王粲、陳琳之類。臻，至也。善曰：《東京賦》曰：「區寓乂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五，爲羣英之表。」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濟曰：忝，辱；欽，敬也。言我辱此敬賢之性，常思見仁德之人。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良曰：衆君子，謂王、陳等。傾心，謂傾己之心，以盛日新之德。論物靡浮說，析^{先曆}理實敷陳。向曰：言著論析理，必布陳其實，不爲浮說也。善曰：《莊子》曰：「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向曰：羅，列；縷，述也。謂列述文章，無有闕遺，皆盡天人之理。善曰：王延壽《王孫賦》曰：「羌難得而羅縷。」羅，或爲覲。天人，已見應吉甫《華林園詩》。澄觴滿金罍，連榻設華茵。銑曰：澄觴，清酒也。金罍，樽也。榻，牀；茵，褥也。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翰曰：急絃，謂急調也。飛聽，謂感飛鳥來聽。清歌，言清妙歌聲，動於梁上塵也。善曰：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詞改曲。」《抱朴子》曰：「瓠巴操琴，翔禽爲之下聽。」梁塵，已見陸機《擬東城一何高詩》。莫^{善本作何}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濟曰：言歡賞可珍重也。

校勘記

- 「一」「建安末」 梁章鉅引何（焯《義門讀書記》）曰：「『末』當作『中』。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在二十二年。」按，何說是。丕與鄴中諸文士遊宴賦詩，當是建安十五、十六年間事，詳見拙作《建安七子年譜》。此靈運誤記也。
- 「二」「時」 此下校語云：善本無「時」字。贛州本校語云：五臣有「時」字。胡克家引陳云善本「帝」下脫「時」字。胡氏則謂「此非善傳寫脫，句例自不與上同，無煩依五臣添」。北宋本正無「時」字。

「三」「都」 原作「却」。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從胡克家引何、陳校及本書魏文帝《與吳質書》改。
「四」「皇」 此下校語云：「善本作「王」字。贛州本校語云：「五臣作「皇」。按，建安時不得稱曹操爲「家皇」，五臣本誤。

「五」「黃向」 原「向」作「香」。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改正。按，本書范蔚宗《宦者傳論》善注引此條，亦作「向」，惟「策」下有「以」字。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良曰：幽、厲，周二王也。桓、靈，漢二帝也。崩亂、板蕩，皆喪敗貌。 善曰：幽、厲，周二

王也。桓、靈，後漢二帝也。已見上。《毛詩》曰：「上帝版版。」鄭玄曰：「版，反也，反先王之道也。」《毛詩》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伊洛既燎煙，函崤沒無象。善本作像字。 向曰：燎，焚也。伊、洛，二水名。謂

東都也。言東都宮室遭董卓所燒也。崤，山名。謂秦地。象，道也。言陷沒無政理之道。 善曰：曹子建《送應氏詩》曰：

「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像。」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銑曰：整，齊；秣，飼

也。楚壤，荊州也。謂粲避西京之亂，投荊州也。 善曰：王粲《七哀詩》曰：「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魏明帝《自惜

薄祜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洛。」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翰曰：沮、漳，二水名。獎，勸也。言粲中心

懷歸，非外物所能留勸。 善曰：沮、漳，已見《登樓賦》。《小雅》曰：「獎，勸也。」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濟

曰：式微式微，胡不歸？言榮常感此，而無由得歸往。善曰：式微，已見曹子建《情詩》。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

良曰：上宰，謂曹操。皇靈，謂獻帝。咸，皆，宗，尊也。言曹公奉獻帝威以征，諸侯皆尊而為長。善曰：上宰，魏太祖也。棗

道彥《雜詩》曰：「天子命上宰。」雲騎亂漢南，宛善本作紀字郢皆掃盪。向曰：雲騎，言多如雲也。漢南，謂漢江之南

也。宛、郢，楚二縣名。掃盪，猶平定也。善曰：王肅《格虎賦》曰：「羽騎雲布，蘭車星陳。」《漢書》曰：「郢，楚別

邑。」紀，見下文。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良曰：雲、霧，喻昏亂。盛明、清朗，喻曹公也。言我披排昏亂，得見曹

公，亦猶青天白日也。善曰：盛明、清朗，喻太祖也。王隱《晉書》曰：「樂廣為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

『每見此人，瑩然若開雲霧而覩青天。』」阮瑀《謝太祖牋》曰：「一得披玄雲，望白日，唯力是視，敢有一心？」慶泰欲重

疊，公子特先賞。翰曰：慶，善，泰，通，欲，猶欣也。重疊，謂遇曹公及太子丕也。公子，謂曹植也。特，獨，賞，識

也。善曰：公子，謂曹植也。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濟曰：武帝既明，而太子又明，故謂太子為明兩也。言初遭

喪亂，但願息肩，不謂今日遇太子恩厚也。善曰：息肩，已見《東京賦》。明兩，謂文帝也。明兩，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

並載遊鄴京，方舟汎河廣。良曰：言太子同車船而遊樂。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同乘並載，以遊後園。」

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向曰：綢繆，親重貌。寂，靜，寥，深。言清讌娛樂於靜深之宇，歌聲響於梁棟。善曰：

《陸機集》有《皇太子清宴詩》。梁棟響，則歌聲繞也。已見陸機《擬今日良宴會詩》。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銑

曰：顧，惟，養，樂也。言常為長夜之賞，豈惟乘日而樂。善曰：《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乘日，已見上。《廣雅》

曰：「養，樂也。」

校勘記

「一」「自惜薄祜行」原「祜」作「祐」。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誤。今據胡刻尤本改。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叙

善本作述字

喪亂事多。良曰：袁紹，字本初。陳琳先事之，以掌書記。

皇漢逢屯邚，天下達

善本作遭字

氛慝。

翰曰：屯邚，難也。氛，不祥氣。慝，惡也。皆喻亂賊。

善曰：《西都賓》

曰：「皇漢之初經營也。」屯如邚如，已見上。

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

濟曰：長安爲董卓所沒，袁紹起兵據河

北。擁，持也。

善曰：董卓、袁紹，並已見上。

單人

善本作民字

易周章，窘身就羈勒。向曰：單人，獨人，謂琳也。周

章，惶懼貌。窘，束也。言我孤獨，易爲惶懼，故束身就紹羈勒。

豈意事乖己，永懷戀故國。

向曰：豈直所事乖離於己

身，而已亦長思戀故鄉。

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螫

音牟賊。

銑曰：相公，謂曹公也。勤王，謂勤於王事也。螫賊，蟲名。食

苗曰螫，食節曰賊。言紹、卓之徒毒害百姓亦猶是焉，故以爲比。言曹公能平定之。

善曰：相公，魏太祖也。王仲宣《從軍

詩》曰：「相公征關右。」勤王，已見《西征賦》。《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杜

預曰：「螫賊，喻災害也。食根曰螫，食節曰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

翰曰：言我今歸曹公，得再見洛陽輝光，

漢朝法則。善曰：已見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餘生幸已多，矧迺值明德。濟曰：言已遭亂當死，今蒙遺餘命，其

幸已深，況值太子明德之遇。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良曰：疲，倦；遺，忘也。景刻，謂刻漏也。晝夜一百刻。言

太子愛客無倦，相與飲讌，忘其日夜。善曰：曹子建《公讌詩》曰：「公子愛敬客，終讌不知疲。」刻，漏刻也。夜聽極

星闌善本作爛「三」，朝遊窮曛黑。向曰：聽，謂聽音樂也。極，至；闌，稀；窮，盡也。曛黑，黃昏時。善曰：《毛詩》

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曛，已見上。哀哇鳥佳動梁埃，急觴盪幽默。銑曰：哇，淫聲也。埃，塵；盪，滌也。言哀

淫之聲動於梁塵，促觴滌其深默之趣。善曰：《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梁塵，已見上。張敏《神

女賦》曰：「既澹泊於幽默，揚覺寐而中驚」四。」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翰曰：古人以酒色爲惑，我今以極一日

歡娛，安知古人爲惑義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校勘記

「一」「西都賓」 即「西都賦」，見本書《西都賦》校勘記。

「二」「從軍詩」 原「軍」下有「戎」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按，所引之句見本書《從軍詩五首》其一。今據刪。

「三」「闌」 此下原無校語。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爛」。贛州本作「爛」，校語云：五臣作「闌」。按，善本作「爛」者，善注引《毛詩》可證。北宋本作「闌」，尤本同，以五臣亂善，非是。明州本、贛州本知其誤，而著校語。此本則仍依誤本，與五臣同。故不著校語。今據增校語。

「四」「揚」 明州本、贛州本與北宋本皆同。袁本作「楊」，尤本同。胡克家曰：「皆非。當作『惕』。《長門賦》

『惕寤覺而無是兮』句，略相似，可借爲證。」胡氏說疑是。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向曰：箕，山名。潁，水名。許由、巢父隱處。言幹無仕宦情，慕古人隱逸之事，故人仕於時，多有質素之言也。善曰：《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

伊昔家臨淄，提携弄秦瑟。

善本作齊瑟。

濟曰：伊，惟也。臨淄，齊所都，幹舊居也。提携，謂與朋友攜手，而弄秦瑟。瑟，箏

類，出於秦。

善曰：臨淄，已見《魏都賦》。

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良曰：膠東、高密，皆齊郡國名。憩，息也。

置酒淹留，叙平生之道。

善曰：《漢書》：膠東國，故齊，高帝別爲國。又曰：「高密國，故齊，宣帝更爲高密國。」此歡謂

可終，外物始難畢。

向曰：外物，世事也。謂此處歡樂可終年，爲牽於世事，不畢所願也。善曰：《莊子》曰：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比干僂焉。」

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銑曰：蕩，動也。箕，山名，許由隱處。濮，水名，莊周隱

處。言本心將隱，至末年逢亂，爲憂懼所迫。

善曰：箕，山名，許由所隱也。濮，水名，莊周所釣也。《莊子》：季徹曰：「搖

蕩人心。」又曰：「憂慄乎廟堂之上。」末塗幸休明，棲集逮薄質。

三。已免負薪苦，乃

善本作仍字

游椒蘭室。

翰曰：言臨幸太子休明，延及我薄陋之質，以同棲集。負薪，賤役也。椒蘭室，貴人之居也。善曰：《禮記》曰：「君使士

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陸

機詩曰：「甲第椒蘭。」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濟曰：清雅議論，究盡萬端，美善之譚，信非一理。善曰：曹

植《四言詩》曰：「高談虛論，問彼道原。話，已見《秋興賦》。行觴奏悲歌，永夜繼白日」^{〔四〕}。良曰：「觴，酒也。本無宦情，故有悲歌」^{〔五〕}，悲歎交集於懷，長夜繼日，而不歇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白日既匿，繼以朗月。』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向曰：「華屋，謂飾畫也。髦，俊也。言我當居蓬廬，與野人爲偶。」善曰：「華屋，已見陸韓卿《贈顧希叔詩》。髦士，已見上文。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銑曰：「中飲，謂半酣也。言至半酣，顧昔隱逸之心，悵望然若有所失。」善曰：《說苑》曰：「晉靈公欲殺趙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淮南子》曰：「悵然有喪。」《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

校勘記

「一」「國語」至「余懼及焉」 梁章鉅曰：「此注十七字，與本文無涉。」按，「余懼及焉」下疑脫「何所可以逃死？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之言。此《國語·鄭語》文，善節引之，以注正文「箕潁之心事」耳。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善注同脫。

「二」「畢」 胡克家曰：「『畢』當作『必』，善引《莊子》『外物不可必』爲注，作『必』明甚。其五臣向注云：『不畢所願。』是五臣作『畢』。」胡紹煥曰：「畢，必古字通。然『畢』與上『終』字對，當作『畢』。注引《莊子》以注『外物』字，非解『必』義也。」

「三」「逮」 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皆作「建」。胡克家引何校云：「翰注中有『延及』之語，則『建』者『逮』字訛耳。」按，何校是。此本蓋依翰注而校改之，是也。疑善本亦當作「逮」，後譌爲「建」耳。

「四」「繼」 此下原有校語云：「善本作『繫』字。明州本校語同。北宋本、尤本正作『繫』字。贛州本同，校語云：『

五臣作「繼」。與陳本、正德本相合。按，善注引丕《與吳質書》明作「繼」，則正文不當作「繫」。胡克家引何校曰：「以善注觀之，『繫』當爲『繼』。」是也。作「繫」者乃誤改也。今刪原校語。

「五」「有」 原作「長」。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良注改。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翰曰：卓犖，高絕貌。偏人，謂文才偏美於人。善曰：潘勗《玄達賦》

曰：「匪偏人之自遜，訴諸衷於來哲。」

貧居晏里閭，少小長東平。濟曰：晏，安也。里閭，鄉曲也。東平，所居縣名。善曰：《漢書》泰山郡有東平縣。

《音義》曰：「泰山郡屬兗州。」河充當衝要，淪漂善本作飄字薄許京。良曰：河，濟河也。衝，通；薄，至也。獻帝遷許

州，故稱許京。言我因通津，淪漂至於許都。善曰：謝承《後漢書》：李燮曰：「涼州，天下要衝。」廣川無逆流，招納

廁羣英。向曰：廣川，喻魏公。細流，喻己也。言曹公不逆我之微細，招納間廁於羣英之中。善曰：《管子》曰：「善爲

君者，宜法江海。江海不逆細流，故爲百谷長。」羣英，已見《擬太子詩》。北度善本作渡字黎陽津，南登宛善本作紀字郢

城。銑曰：黎陽，津名。北度者，謂從太祖征袁紹。宛、郢，二縣名。南登，謂從征劉表。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

「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記》曰：「黎陽，津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既覽

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翰曰：究，盡也。言我知古今治亂之體，歡愛之情相爲解說，

進達爲官，得充陳奏之事，盡平生之才。善曰：解達，言相談說而進達也。《方言》曰：「解，說也。」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濟曰：矧，況；哲，智也。明哲，曹公也。言我蒙曹公顧盼，知恩至深，覺身命之輕也。善曰：王隱《晉書》「二」：孔垣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楊桀鳴。良曰：牛羊下來，謂日暮時也。楊，雞棲木。括楊鳴，謂雞鳴時也。言朝遊至暮，暮坐至明。善曰：《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萇曰：「雞棲於杙爲括」二。括，至也。桀與楊音義同。終歲非一日，傳卮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并。唯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向曰：言歡宴之樂終歲爲之，非一日也。卮，酒盃也。新聲，妙曲也。辰，時；諧，和也。言明時難遇，而今得并合也。肅肅，羽聲也。繽紛，飛貌。戾，至；冥，遠也。歡遇既備，唯願整其羽翰，飛至高遠。喻將求貴仕。

校勘記

- 「一」「王隱」原「隱」作「逸」。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從胡克家引陳校改。
- 「二」「雞棲於杙」原無「雞棲」二字，又「杙」作「我」，與北宋本同。今據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補正。按，善所引見《毛詩·王風·君子于役》毛傳。

應場

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銑曰：嗷嗷，哀鳴之聲。自，從也。委羽，北方山名。善曰：《毛詩》曰：「鴻鴈于飛，

哀鳴嗷嗷。」《淮南子》曰：「燭龍，在鴈門北，第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高誘曰：「第，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求涼

弱水湄，違寒長沙渚。翰曰：弱水，水名，在北方。湄，水次也。違，避也。長沙，國名，在南方也。渚，水曲也。言鴈春則

向北，以求涼也，冬則向南以就溫。喻瑒逢亂遷移也。善曰：成公綏《鴈賦》曰：「濱弱水之陰岸。」弱水，已見上。《列

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漢書》曰：「長沙國，屬荊州。」然則彭蠡之所在也。顧我梁川時^二，緩步集潁

許。濟曰：大梁、許、潁，皆魏分，郡國名。顧，惟也。言我於大梁，遇其明時，從容於許、潁之地。善曰：《漢書》曰：汝

南、潁川、許，皆魏分也。魏徙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良曰：世難，謂漢末遭亂。淪，漂；薄，

迫也。言我逢亂，漂迫爲客於荊州也。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向曰：言喪亂未定時，而我先託身於曹公，故言得

所。官渡^{善本作度}，廁一卒，烏林預艱阻。銑曰：官渡、烏林，皆謂曹公戰爭之所。言我亦充士卒，參預其艱阻。善

曰：《魏志》曰：公還軍官渡，袁紹進臨官渡，公斬淳于瓊等，紹衆大潰。《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爲鴻溝，即

今官渡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薄圻縣^二，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於此乘大艦^三，以破魏武兵於烏林。

烏林、赤壁，其東西一百六十里。晚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翰曰：晚節，猶暮年也。衆賢，謂應、劉等。庇，蔭也。天

宇，謂武帝之德，能蔭于天下。列坐蔭^{善本作廕}，華棖^衰，金樽盈清醕^{思與}。良曰：蔭，庇也。華棖，華屋也。醕，酒也。

善曰：馬融《樛蒲賦》曰：坐華棖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金罇、清醕，並已見上。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

良曰：《延露》，曲名。闌，閑也。謂繼夜而語。善曰：《延露》，已見上。《說文》曰：闌，閑也^四。調笑輒酬答，嘲

謔非^{善本作無字}，慙沮^{慈與}。向曰：沮，止也。言調笑嘲戲，輒相酬答，非有慙耻而止之也。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叙。

銑曰：軀，身也。言我委公，無遺思慮，在心之事皆已申叙。

校勘記

「一」「梁」 原作「涼」，其下並有校語云：善本作「梁」字。明州本校語同。北宋本、尤本正作「梁」。贛州本同，校語云：五臣作「涼」。與陳本、正德本作「涼」字合。按，據濟注，則五臣原當作「梁」，與善同，各本五臣作「涼」者皆傳寫誤。今改「涼」爲「梁」，並刪原校語。

「二」「圻」 原作「沂」。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從梁章鉅校改。

「三」「於此」 原無「於」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從胡克家引何校補。

「四」「說文曰闌閑也」 北宋本同。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脫此六字。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 翰曰：洲，水灘也。風悲，謂風急而悲也。黃雲，謂兼埃塵之色黃。此喻亂也。 善曰：繁

欽《述行賦》曰：「茫茫河濱^{「二」}，實多沙塵。」《古詩》曰：「白楊多悲風。」《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金

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濟曰：羈，馬絡頭。以金裝之。馳逐、聯翩，皆馬奔走之貌。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良曰：慶雲，瑞雲也。喻太祖也。惠，恩也。優渥，厚也。微薄，自謂。言蒙恩厚，得攀衆賢。善曰：慶雲，喻太祖也。王逸《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也。」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沚。向曰：渤海，郡名。南皮，縣名。沚，猶渚也。善曰：《漢書》曰：「渤海郡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今復河曲游，鳴葭汎蘭汜。似「三」。向曰：魏近河，故云河曲。葭，笛也。汎，漬也。植蘭其傍，謂之蘭汜。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葭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四。躡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銑曰：躡，履；丹，赤；梯，階也。謂階陛赤色。並坐，謂與諸賢並侍太子。善曰：躡步、並坐，並已見上。丹梯，丹墀也。妍譚善本作談字既愉心，哀音善本作弄字信睦耳。翰曰：妍，美；愉，樂；睦，和也。言語之美，足可樂心，哀弄之音，信可和耳。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高談娛心，哀箏順耳。」傾酤姑係芳醕思與，酌言豈終始？濟曰：酤、醕，皆酒也。係，續也。酌言豈終始，謂宴樂無休息也。善曰：《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自從食萍來，唯見今日美。良曰：萍，苹也。食萍之詩，天子宴諸侯而歌之。言我自預嘉賓以來，唯見今日之美。善曰：《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萇曰：「苹，萍也。」

校勘記

「一」「故有」 尤本無「故」字。按，明州本、贛州本與北宋本皆有，此蓋尤傳寫脫也。

「二」「茫茫」 尤本作「芒芒」。按，明州本、贛州本與北宋本皆作「茫茫」，蓋尤誤改也。

「三」「葭」 原作「筴」。今據北宋本、尤本及陳本改，注同。胡克家曰：「『葭』即『筴』之假借字，向注：『筴，笛也。』改字從竹，最不足憑。又按《西京賦》『校鳴葭』，王元長《曲水詩序》『揚葭振木』，《答蘇武書》注：『《說文》作葭』，可以彼此互證。」按，此善注引魏文帝《與吳質書》「鳴葭」，本書所載此書則作「鳴筴」，蓋善引書改字以就正文耳。

「四」「託」 原作「記」。明州本及尤本與北宋本同。今據贛州本改。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向曰「二」：鳳閣，內省也。華沼，謂宴樂之處。沼，池也。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

草^{〔二〕}。徙^{所綺}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銑曰：弱枝，柳也。蕙，香草也。徙倚，移行貌。騁，平也。討，尋也。言平望

盡見所討^{〔三〕}。善曰：《楚辭》曰：「白蘋兮騁望。」又曰：「目極千里。」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善曰：太

行，已見上。《漢書》曰：「文帝指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平衢脩且直，白楊信裊裊。奴了反，善本作裊裊

字。翰曰：邯鄲，郡縣名。裊裊，弱貌。善曰：裊裊，風搖木貌。副君命飲讌^{善本作宴字}，歡娛寫懷抱。濟曰：副君，謂

太子也。言爲天子之副。善曰：副君，謂文帝也。《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

早？衆賓悉精妙，清辭蘭蒲^{善本作儷蘭二字}藻。良曰：遊樂無日夜早晚也。衆賓，謂徐、陳之屬。言辭之清雅，如藻之

麗，如蘭之芳。蒲，水草而有文。蘭，香草也。哀音下迴鵠，餘哇鳥佳徹清昊。向曰：師曠奏清徵之聲，而玄鵠下舞。哇，淫歌也。徹，通也。清昊，天也。善曰：下迴鵠，謂師曠也。徹清昊，謂秦青也。並已見上文。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銑曰：中山，出美酒。言飲宴不知其醉，但覺飽於道德。善曰：中山有美酒，已見《魏都賦》。《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翰曰：黃髮，老人也。言我願及此期，存養生之理，以念將老。善曰：《左氏傳》：隱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

校勘記

「一」「向曰」 陳本作「良曰」。

「二」「蕙」 原作「惠」，其下並有校語云：善本作「蕙」字。明州本校語同。北宋本、尤本正作「蕙」。贛州本亦作「蕙」，校語云：五臣作「惠」。正德本正作「惠」。按，五臣原當作「蕙」，陳本作「蕙」，蓋據善本校改之，是也。作「惠」者，當傳寫之譌。今據改「惠」爲「蕙」，並刪原校語。

「三」「見」 原作「己」。今據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銑注改正。

文選卷第三十